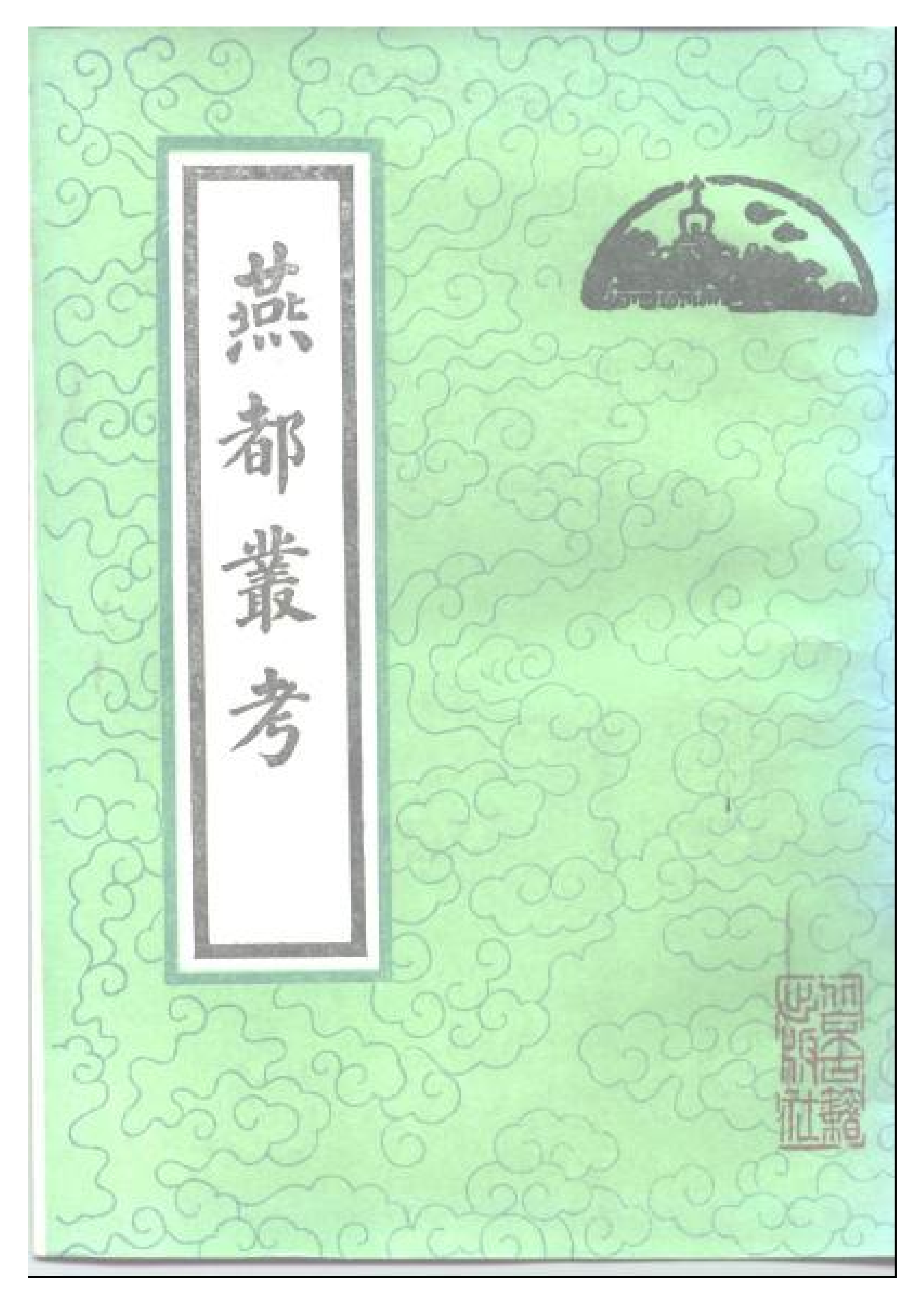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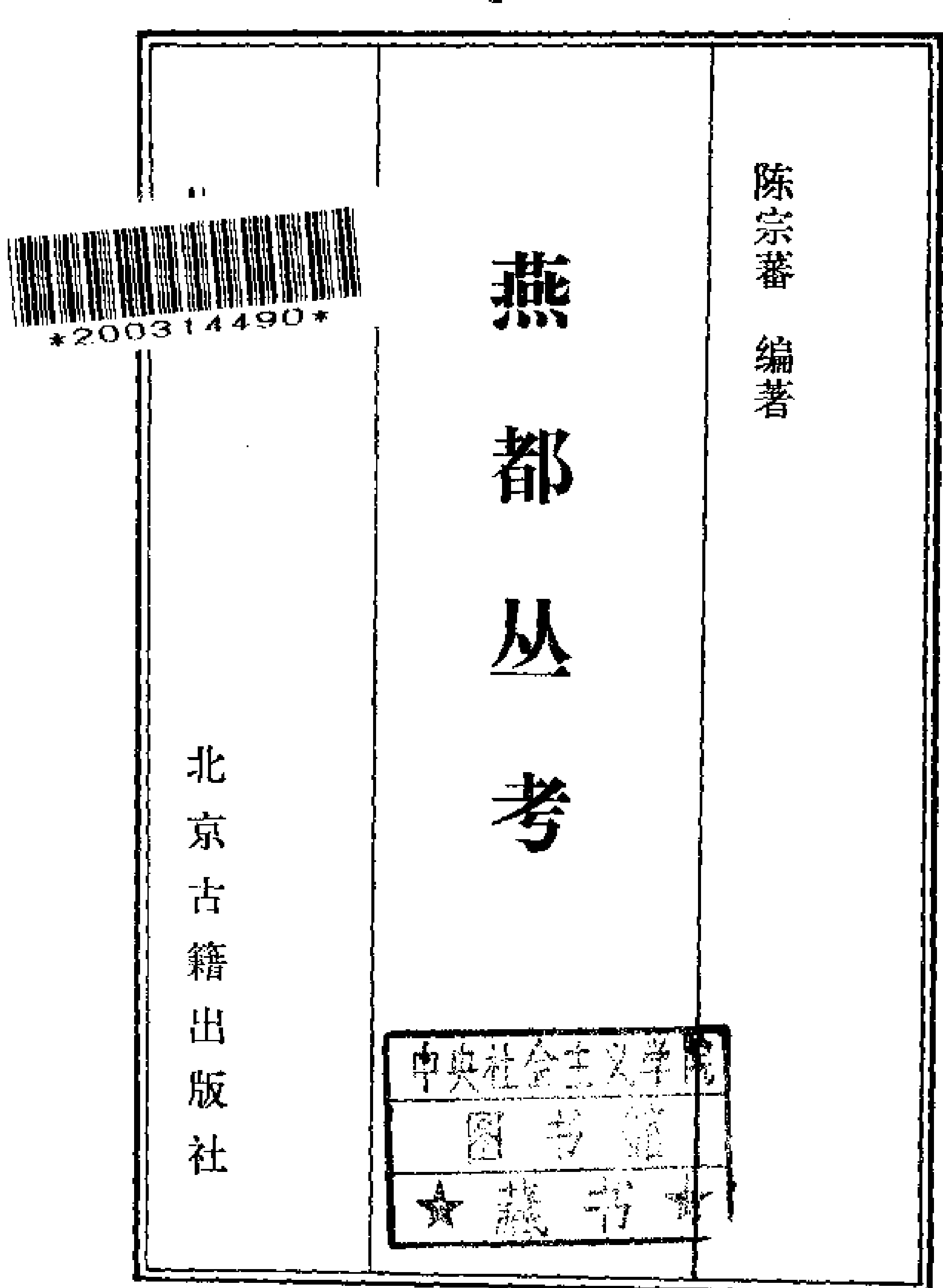

燕都叢考



陈宗蕃 编著

燕都从考

北京古籍出版社

（京）新登字206号

燕　都　丛　考

陈宗蕃　编著

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
新 华 书店北京发行所经 销
北京昌平马池口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22印张　414 000字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95册
ISBN 7-5300-0051-9/K·25
定价：12.40元

内容提要

本书分三编十八章，记述了北京城区宫殿苑囿、坛庙衙署的建置沿革，重点是记述近四千条街巷胡同的变迁，包括它们的名称、位置，其中的重要衙署、王府、名人故居、祠庙、会馆、古迹，以及有关的轶闻掌故、诗文、碑刻等等。「排比前书，网罗近事」，引用各类文献资料二百多种，辅以实地调查，并附有地图。本书是全面系统记述古代至民国前期北京城区变迁最详尽的著作，对研究古都北京的历史、名胜和城市发展，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前言

《燕都丛考》三编，陈宗蕃编著。

陈宗蕃，字莼衷，福建闽侯人。生于清光绪五年（一八七九年）。自幼好学，十五岁时不幸失去双亲，在贫困中发愤攻读，学业优异。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考中举人，三十年（一九〇四年）考中进士，任刑部额外主事。后官费留学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法政经济。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毕业回国后在邮传部任职。辛亥革命后，曾返福州任教，不久赴审计院任职。一九一七年秋，任国务院参事。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九年，先后任中华懋业银行北京行经理等职。一九三〇年，在卫生局任职。翌年，任银行公会秘书。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任北平市参议员。一九三八年后，主要从事讲学和研究工作。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央文史馆工作。一九五四年病逝，享年七十五岁。主要著述有《燕都丛考》、《淑园文存》及《新北京赋》等。

陈宗蕃家住北京地安门内米粮库胡同一号，取名「淑园」。他自撰《淑园记》，附在本书第二编第七章。文中自述「旅京二十年，节衣缩食，薄有余积」，于一九二三年在米粮库胡同购地十余亩，改建住宅，园内有「大木数章，荫可蔽亩」。间以松、槐、榆、柳等树，桃、杏、李、梨等果，海棠、

玫瑰、紫薇、芍药等花。并将余土堆积为小山，辟小池种植荷花。园内还有菜圃，杂植瓜、豆等蔬菜。又说：『淑者，善也。非徒景物清淑之谓，因将以淑其身，且以淑吾子孙』。由此可见其取名『淑园』的涵义。《燕都丛考》这部书，就是在他居住『淑园』期间陆续写成并自费出版的。

《燕都丛考》是一部记述北京城区建置沿革、宫殿苑囿、坛庙寺观、街巷胡同、衙署府邸、名人故居、风俗人情等内容的著作。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编，每编一册，共三册。第一编初版于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年），修订再版于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专载沿革、城池、宫室、苑囿、坛庙之属，并附鼓楼和钟楼。书首有林志钧《序》，瞿宣颖《序》以及陈宗蕃《自序》。第二、三编初版于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未见再版。第二编专载内城街市，第三编专载外城街市。各编依次附有宫阙图、苑囿图以及内外城分区地图等。编著者称，『其四郊以外，留俟将来』。

《燕都丛考》义例严整，取材广博。全书由正文、附注及按语三部分组成，这三部分互为补充，浑然一体，造端宏大，有条不紊。书中共引各类书籍报刊二百余种，包括正史野史、地方志书、私家笔记、档案文牍、碑刻资料、会典事例、诗词杂记、专题论文等。记事约截止于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书末附有引用书目，便于读者查阅。

《燕都丛考》注重调查考证。书中重点记述北京城区街巷胡同的变迁，其中包括街巷名称、曾用名称、街巷位置、沿街重要衙署和古迹、历史掌故、传说轶闻、现在状况等。北京城区街巷胡同约有四千余条，纵横交叉，名称复杂，不经过长期艰苦细致的实地踏勘是无法如实记录的。陈宗蕃编写《燕都丛考》时，已经『居京师前后几三十年』，他亲见『朝市之一盛一衰』和『达官贵人之倏

得倏丧』，因而『未尝不泣然而流涕』。于是『排比前书，网罗近事，续春明之旧梦，补日下之琐闻』，终于写成了《燕都丛考》。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旧籍记载失实之处，一一进行考证，使之『语必有征，信今垂后』。《燕都丛考》是迄今所见记述民国时期北京城区街巷胡同变迁最为详尽之书，对研究北京的历史、地理、城市发展以及名胜古迹等均有重要史料价值。

陈宗蕃学识渊博，见闻很广，但难免还有记述疏舛及考证失实的地方。如书中全文抄录震钧《天咫偶闻》所载《辽金元明都城考》和地图，文中所记金中都的宫苑位置不实。据考证，金中都同乐园不在今钓鱼台，而是在中都城内，宫城以西，逶迤至玉华门外一带。其部分遗迹，当在今宣武区西南部青年湖一带。因此，这次点校，将原书所附《辽金元明都城合图》删去。由于抄录和校对不精，《燕都丛考》原印本错误较多，这次点校将正文及附注等资料，尽量与所引原书核对，对一些明显的错字或笔误，则径行改正，其余的校改见《校勘记》。有的增补字、改正字用〔 〕号，但正文中的注码仍保留带〔 〕号的数字。作者引用的材料，文字常加以删节，有的前后次序颠倒，望读者注意。《燕都丛考》原附地图错误较多，今特请北京市测绘院俞美尔等同志重新绘制，又请郭久祺先生撰写《陈宗蕃先生传略》一文，附于书末，在此一并谨致谢忱。

限于点校者的水平，错误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王灿炽　张宗平

一九八九年十月于北京

林序

光绪丁未，余始北游京师，寓宣武门外老墙根，与老友莼衷居同院，客中多暇，则翻阅笔记集部诸书以自遣，其涉及北京掌故，可为史实考证之资者，尤喜读焉。老墙根地旷多坎陷，其接连上下斜街处，则低峻之度悬绝，考辽金故城者，辄指此为辽南京、金中都北城墙址。（日本那波利贞氏近著《辽金南京燕京故城疆域考》，一反旧说，定为老墙根乃唐幽州镇子城之西北隅，说详高濑还历《纪念支那学论丛》。今人奉宽氏著《燕京故城考》，谓金于辽城外别筑四小城，老墙根为四城之一之北面。原文载《燕京学报》第五期。）余居其地，每当清晓出门，驼群前后相属，铎声琅琅焉，四望固与城市殊异矣。老墙根无名胜可纪，上斜街则为顾侠君小秀野堂所在，时石陈遗丈居街北，背郭临河，云即侠君故居，同人酬唱诗亦多及之。然戴菔塘《藤阴杂记》已云小秀野堂址莫考。近人震钧《天咫偶闻》据顾集定为所居在上斜街三忠祠内，此说近确可信。南则为下斜街，土地庙在焉，亦为考故城遗址者所常道。庙每月逢三之日，则百货罗列，游人摩肩接踵，与七、八两日之西城护国寺，九、十两日东城隆福寺，同为都人趁集之地，其从来久矣。下斜街，旧名槐市斜街，为朱竹垞［垞］、查初白之故居。竹垞［垞］《移居槐市斜街诗》：「老去逢春心倍惜，为贪花市住斜街」。今日斜街花市如故也。竹垞［垞］自海波寺街移此，海波寺即今西茶食胡同内之海北寺街，竹垞［垞］所居古藤书屋，屡见《曝书亭集》及同

时诸人题咏。顾梁芬从成容若所携仿制昕松庵僧住海竹火炉，过海波寺竹坨［垞］寓，适姜西溟、周青士、孙恺似三子亦至，坐青藤下，烧炉试武彝茶联句，即其地也。龚芝麓亦曾寓海波寺街，龚之香严斋在宣武门左，未知是否其地。妙光阁，顾横波建，遍植丁香，横波恒礼佛阁上。相传顾横波殁，殡妙光阁，非是。今日荒凉满目，非复人境矣。莼衷既自老墙根他徙，余亦移居米市胡同果子巷，后又迁南半截胡同，至于今居之前后二十余年，所居不离所谓宣南者。米市胡同为王敬哉青箱堂所在，程鱼门亦尝居之。果子巷北通保安寺街，则王渔洋曾寓此。邵青门与渔洋对门居，施愚山寓相距亦仅数十武，翁覃溪亦曾居保安寺街，近人李蒓客居街北，后为余中表陈微宇寓，尤为晨夕常过之地。半截胡同则汤西厓、查查浦、秦鉴泉、齐次风、钱萚山皆尝居之。西厓又居烂面胡同接叶亭，张南华、沈椒园亦曾寓此。洪北江居左近之莲花寺，今为余友姚茫父居。何东洲居西砖胡同，后为余友余越园居。半截胡同通丞相胡同，今之休宁会馆即徐健庵之碧山堂。陈乾斋亦居丞相胡同，钱晓徵、戴醇士、曾涤生皆寓此。吴柳堂故宅则在南横街，皆比邻也。往尝杂记京师坊巷、第宅、遗闻逸事，附以前人集中移居题图游赏诸作。拟辑成一书，人事卒卒，迄今未竟。而近年以来，街市数更，新名林立，如鞑子桥之为达智桥，奶子府之为遒兹府，驴市胡同之为礼士胡同，灵济宫之为灵境，既随意赋名，失之不典。民国十七年国都南迁以后，旧京街名，又经剧变，如定府大街之为定阜大街，地安门内内府库之为纳福胡同，内宫监之为内恭俭胡同，西安门内赃罚库之为永祥里，东安门内宗人府东西巷之为孔德东西巷，宗人府原在前门内，后迁东安门内。乃至张秃子胡同张文龙故居。之为长图治胡同，西官房、中官房地皆以宛平县官房得名。之为五福里、福寿里，类皆蹈袭前失，不知何所取义，历史观念之薄弱，亦不学无术有

以致之，此非细故也。北京地名凡某库、某司、某监、某局者，（如米粮库、惜薪司、司礼监、织染局之类。）皆有关史乘，居今日而知数百年前，某时代之有某机关，并知其适在某地，宁非事之至有趣味者。前年秋，孔德学校掘地得一碑，考知其地为明光禄寺，闻者转相告语，谓可为志书添一资料。此与去年中国大学（大木仓旧郑王府。）发掘唐仵钦墓志，载葬于城东北五里之平原，证知唐幽州城东北城址所在。又如康熙二十年，西安门内掘得唐故濮阳卞氏墓志，考知其地为唐幽都东北五里礼贤乡。（见周宾所识小录。）乾隆三十五年，琉璃厂掘得辽李内贞墓石，知其地为辽京东燕下乡海王村（见朱筠《笥河集》）。同为留心掌故者所珍视。则吾人丁兹朝市变置之秋，掇拾今闻，留贻来者，傥亦征求文献者所不弃者乎。吾友莼衷殆有同感，近者草成《燕都丛考》凡三编：首纪沿革，次城池，又次宫阙、苑囿、坛庙；其第二编内城；第三编外城。皆详记市区衙署街道第宅之属。是书义例之严整，取材之广博而审密，其为可传之作无疑尔。既脱稿，以余之尝有事于是也，属之为序，余方愧所纂初未成，即成，亦仅稍详于前所云者，特于《两京城坊考》、《坊巷胡同集》之外，略备一体已耳。以视莼衷之作，殆如蕞庐圭窦之拟诸总章太室之营建，又讵可同日以语哉。独是六百余年庄严巍焕之名都，今日城阙依然，徒供游眺。人情久处则相习，盛衰兴废之际，目击焉不能无所怅触，其亦人心之所同然也耶！因莼衷之请，书此聊抒余之所怀。

林志钧　十九年一月廿五日

瞿序

居今日而谈故都之事者有二难：建置兴废，多据旧籍，而沧桑数改，陈迹已非，非一一躬履而目验之，不足以为信，一也；东京梦华，武林遗事，前尘梦影，一去无踪，求之闾巷黄骀，则语近齐东，说乖大雅，别白从违，莫知所可，二也。若夫博稽载籍，网罗旧闻，语必有征，信今垂后，此真今之有意著述者所宜急起而从事也。余居燕京前后十七、八年，目之所及觏若变若不变，变之巨者、细者，每一出游，历历于心而感不绝，故蓄意研寻燕京史迹，实越岁年，诵读之暇，凡遇涉及燕京之故实者，必撮写而存之。顾念成书不易，援笔构思而复辍者屡矣。我友莼衷先生夙有同嗜，乃先我而成此书，方今时彦渐注意于故都文献，此书一出，传播之广，可以预言。余虽不与其功，亦且引为荣幸。莼衷以余为孤竹之老马，知此中艰辛，其敢辞一言以当喤引。十九年岁首，兑之瞿宣颖识耑。

自序

呜乎！人生盛衰之数，岂有常哉！当其方盛，朱门华屋，鼎食钟鸣，宾从如云，车骑如水，岂不曰子子孙孙继继承承无相夺也。乃曾几何时，而亭园夷为邱墟，林木摧于樵牧。月明华表，伤城郭之已非，春满平芜，问王孙其安在？是岂其才智之不能守，抑亦世运迁流，固有必致欤。盖尝旷而观之，承平之代，朝野上下，礼法防闲，骄奢淫佚之端，无自而入。故世家乔木，恒能历数百年而勿替，洎乎晚近，纲纪不张，上习于侈，下忘乎僭，于是天子不能保其宗社，士夫不能有其身家，即二三巧取豪夺者流，亦复祸乱相寻，此仆彼颠，岌岌不可终日。呜呼！予居京师前后几三十年，见夫朝市之一盛一衰，与夫达官贵人之倏得倏丧，未尝不泣然而流涕也。夫下泉之什，徒形寤叹，黍离之作，只写心忧。不有述者，后将奚志。是用排比前书，网罗近事，续春明之旧梦，补日下之琐闻，庶资于故实，犹留两都三辅之规，俾昭诸来兹，永垂殷社周宗之鉴。

中华民国十八年十二月，闽侯陈宗蕃序于旧京之淑园

凡例

一、本编分为上、中、下三编：第一编专载沿革、城池、宫室、苑囿、坛庙之属；第二编专载内城街市；第三编专载外城街市。其四郊以外，留俟将来。

二、本编所采书籍，自明清著述以及现代名人著作，偶有见及，无不分类排列。但编者见闻有限，自不无举一漏百之讥。

三、本编引据书籍，俱仍原书，不加改窜，如本朝或前清等语，多仍其旧。

四、本编以正文与附注相资发明，并于正文之下载明次叙，以便检阅。

五、本编所采诸家记述，以事实为主，不重艺文，故于诗词文章，仅录一二，余多从略。

六、本编街市，系按坊间发行之《北京街市图》所列界线划分区域，其中管辖不免或有差误，容俟随后订正。其一街而分属两区管辖者，只能列于一区之内，不另他见。

七、各处游览处所，本可系属于各区街市之间，且故宫已改为故宫博物院，景山、三海、天坛、社稷坛、先农坛已改为公园，而以历史关系，故列宫阙、苑囿、坛庙与沿革、城池并为一编，并以钟楼、鼓楼附于编末，以便考古者之研究，余仍各从其地。

八、胡同应作衚衕，但以今人书写俱作胡同，故暂从俗例。

九、各区胡同，或昔无而今有，或昔有而今废，或今昔名称不同，或记载所写不一，皆于逐条之末，分别说明，以广异闻。

十、本书考证区域，虽非甚广，而近年事变繁多，编者见闻有限，调查疏略，殊多不免，尚希高明随时指示，以便续版订正。

目录

第一编

第一章 沿革

北平为《禹贡》冀州之域，在颛顼时曰幽陵，尧时曰幽都，舜时分冀为幽州，夏、商时皆为冀州地，殷复曰幽州，周因之。武王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召公于北燕，燕盛并蓟，遂迁焉。后与六国俱称王。秦灭燕，以燕之西陲为上谷郡。楚汉之际为燕国，后属汉，仍为燕国。武帝时改为郡，元狩六年更为国，又改为幽州。元凤元年，改燕国为广阳郡，宣帝时又改为国。莽曰广有。光武时为广阳国，其后省入上谷郡。和帝永元八年复置广阳郡，建安十八年改属冀州，又复立幽州。魏黄初中，改广阳为燕郡，太和六年改为国。晋幽州初治涿，后治燕国之蓟。晋永嘉后陷于石勒，于蓟置幽州。后慕容儁建都于此，苻坚、慕容垂代有其地。后魏道武破慕容宝，于蓟立燕郡。北齐置东北

道行台，后周置总管府。隋炀帝时废总管，唐初复为幽州，仍置总管府，其后改曰大都督府。天宝元年改为范阳郡，乾元元年复改郡曰幽州。安禄山僭号，以范阳为大都，史思明改范阳为燕京，其后仍为幽州。晋天复［福］中，割入于辽。①太宗会同元年改为南京，以幽都府置南京道，开泰元年改燕京，曰析津府。宋宣和四年地入于金，五年归宋，改为燕山府。七年，复入于金，仍名曰燕京。贞元元年改燕京为圣都，寻改中都，自会宁迁都于此。元太祖十年为燕京路，至元元年改建中都，四年徙都之。九年，改曰大都。明洪武元年改为北平府，隶山东行中书省。二年，置北平行省，以北平府隶焉。九年，为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治。永乐元年升为北京，改府为顺天府，称为『行在』，罢北京［平］布政使司。②十九年，改北京为京师。仁宗洪熙元年，仍称『行在』。英宗正统六年，定名京师。清顺治元年，建都京师，仍称顺天府。［一］［二］民国元年，定都北京，顺天府改称京兆。十七年，首都南迁，改称北平。［三］

注：

［一］《读史方舆纪要》：『顺天府东至永平府五百二十里，南至河间府四百十里，西至保定府易州二百十里，北至延庆州百七十里，东南至天津卫三百三十里，西南至保定府三百三十里，西

北至万全都指挥使司三百五十里，东北至古北口二百四十里，自顺天府治至南京二千五百五十里。」

〔二〕《读史方舆纪要》：「大兴县附郭在城内东北隅，秦置蓟县，汉以后因之，州郡皆治此。辽改曰蓟北县，寻又改为析津县，金贞元二年改曰大兴，今编户三十六里。宛平县附郭在城内西北隅，本蓟县地，唐建中二年析置幽都县，辽开泰二年改曰宛平，今编户七十五里。」

〔三〕民国纪元，改顺天府为京兆，设京兆尹一员，管辖二十县（原顺天府尹管辖二十四县，嗣将大城、宝坻、遵化、玉田四县划归直隶管辖）。民国十七年南北统一，迁首都于南京，北京改称北平，设北平特别市市政府。未几，复迁河北省政府于此，前京兆尹所管辖之二十县，遂俱改隶于河北。其大兴、宛平二县原均驻在城内，分东西面设治，至是乃移宛平县署于卢沟桥，大兴县署于黄村。民国二十年改为北平市，河北省政府复迁于天津。兹据民国二十三年公安局调查报告，北平人口总数，共计住户三十万一千二百二十三家，男丁九十四万四千二百七十二人，女口五十八万三千二百四十九口，统计人口一百五十二万七千五百二十一人。③

校勘记：

① 晋天复中　后晋高祖石敬瑭的年号为「天福」。据《旧五代史·高帝纪》改。

② 罢北京布政使司　《明史·地理志》载：「(永乐元年)二月，罢北平布政使司」。今据改。

③ 《燕都丛考》初版本第一编第一章「沿革」原有如下一段文字：

「北平人口总数，据民国十七年七月公安局所调查报告者如下：

各警署管辖户口之派出所，共为四百十八段，共辖街巷四千八百七十一条，共计住户二十六万一千四百五十一家，内分正户十二万四千八百二十五家，附户十三万六千六百二十六家，统计人口一百二十九万七千七百十八人。

内分男丁七十七万九千七百零四人，女口五十一万八千零十四口。再分男子壮丁三十七万九千五百九十五名，学童十二万三千一百零九人。在外服务另有住所者，男丁三万四千八百十四人，女口五千九百零五人。又外洋侨居者，男一万一千八十六人，女八百零八人云。在人口铺住等户之外，又有工厂六十四家，公署七百五十六处，庙宇一千六百九十二处，公所三百二十一处，驻军兵营一百七十二处，教堂六十八处，会馆三百五十六处，大、小、中等学校五百二十六处，私立小学一百十九处，医院七十处，监狱六处，乐户大、小三百九十八处。而全市住户二十二万三千零二十九户，铺户三万三千九百七十六处」。再版时已删去，今补录以供读者参考。

前清时，京师内外城分为十坊：一曰中西坊，隶中城。凡皇城自地安门以东，内城自东长安街以北，王府街以西，兵马司胡同地安桥以南，外城自正阳门大街西至西河沿、关帝庙、煤市街、观音寺、前石头胡同，[南至西]珠市口大街，①又南至永定门西，皆属焉。二曰中东坊，隶中城。凡皇城自地安门以西，内城自西长安街以北，西大市街以东，护国寺街地安桥以南，外城自正阳门大街东至打磨厂、萧公堂、草厂二条胡同、芦草园，南至三里河大街，皆属焉。三曰朝阳坊，隶东城。凡内城自东大市街以东，东直门街以南，皆属焉。外厢则东便门、朝阳门、东直门外，其分地也。四曰崇南坊，隶东城。凡内城自崇文门街、王府街以东，交道口、北新桥以南，外城自崇文门外三转桥以东，左安门以北，皆属焉。五曰东南坊，隶南城。所属皆外厢，南则永安[定]门、左安门、右安门门外，东则广渠门外，西则广宁门外，其分地

也。六曰正东坊，隶南城。凡南城东自崇文门街，西至太平湖城根，北至长安街；外城自崇文门外大街，西至打磨厂、萧公堂，北至三里河大街，西南至永定门东，左安门西，皆属焉。七曰关外坊，隶西城。凡内城自西大市街以西，阜城〔成〕门街、护国寺街以北，德胜门街以东〔西〕，皆属焉。外厢则阜城〔成〕门、西直门、西便门外，其分地也。八曰宣南坊，隶西城。凡内城自瞻云坊大街以西（即西单牌楼，今已拆卸），报子街以北，阜城〔成〕门以南；外城自宣武门外大街以南，至半截胡同以西，皆属焉。九曰灵中坊，隶北城。凡内城自德胜门街以东，地安桥、兵马司胡同、交道口、东直门街以北，皆属焉。外厢则安定门外，德胜门外，其分地也。十曰日南坊，隶北城。所属皆外城。自煤市桥、观音寺、前石头胡同、板章胡同以西，宣武门外大街、半截胡同以东，皆属焉。前清光绪之末，京师设民政部，并于内外城各设巡警总厅，于是始画内外城为二十区，皇城内二区亦在其中。民国成立，改设一总厅，以一事权，是为京师警察厅，在前门户部街。十七年改为公安局，隶属于北平特别市市政府。二十区之分辖如左：

一曰中一区，北由北箭亭顺皇城至西压桥，西至三海东墙，东至皇城外南北河沿，南至天安门。

二曰中二区，北由地安门西压桥迤西，至西皇城根，东至三海东墙，南沿皇城，至新华门。

三曰内左一区，南［北］自东安门外大街，②经金鱼胡同、东西石槽雅宝胡同，西顺东安门外皇城根至御河桥，折而西，至东长安街，折而南，至户部街，东至城根，南至崇文门东西城根。

四曰内左二区，北由北箭亭至铁狮子胡同，折而南至东四牌楼，转东至朝阳门大街，西至皇城外南北河沿，东至朝阳门迤南城根，南至金鱼胡同、乾面胡同、禄米仓大街。

五曰内左三区，北至安定门城墙，西至旧鼓楼大街、鼓楼大街、地安门外大街，东至北新桥，南至皇城北墙。

六曰内左四区，北至安定门东西城根，西至北新桥、东四牌楼，东至东直门城墙，南至朝阳门大街。

七曰内右一区，北至太平桥，西由丁字街（即西四牌楼）至西单牌楼，东由西安门城根迤南顺皇城折而东，至府右街，南至西长安街。

八曰内右二区，北至阜城［成］门大街，西至阜城［成］门迤南城根，东至丁字

桥[街]、甘石桥、西单牌楼、宣武门，南至宣武门迤西城根。

九曰内右三区，北至德胜门东西城根，西至新街口南北大街，东至旧鼓楼大街、鼓楼大街、地安门外大街，南至地安门外迤西城根。

十曰内右四区，北至城根，西至西直门城根，东由新街口南北大街，折而东，经庄王府北墙外，至西皇城根，南至阜城[成]门大街。

十一曰外左一区，北至正阳门迤东城根，西至正阳门大街，东至打磨厂中间新开路、草厂上下九条、西八角胡同，南至东珠市口、东柳树井、三里河。

十二曰外左二区，南[北]至崇文门迤西城根，西至打磨厂中间新开路、草厂上十条、东八角胡同，东至崇文门外大街，南至三里河。

十三曰外左三区，北至崇文门迤东城根，西至南北羊市口、北河槽，东至广渠门迤北城根，南至大石桥、广渠门大街。

十四曰外左四区，北至大石桥、广渠门大街，西至标杆胡同、三转桥，折而西，顺东西唐洗泊街，折而南，至瓷器口大街，经红桥至天坛东墙外，东至广渠门迤南城根，南至左安门迤西城根。

十五曰外左五区，北至东珠市口、东柳树井、三里河，西至天桥，东至标杆胡

同、三转桥，折而西，经东西唐洗泊街，折而南，至瓷器口大街，南至天坛北墙外。

十六曰外右一区，北至正阳门迤西城根，西至宣武门大街，东至正阳门大街，南自酒珠市口，至煤市街，折而北，至杨梅竹斜街，折而西，经琉璃厂至椿树胡同，折而南，经椿树头条又折而北，经永光寺西街至枣林街。

十七曰外右二区，北自枣林街折而南，经永光寺西街折而东，经椿树头条折而南，经椿树胡同、琉璃厂、杨梅竹斜街，西至宣武门外大街，东至煤市街，南至西柳树井、虎坊桥、骡马市大街。

十八曰外右三区，北至宣武门迤西城根，西至广安门迤北城根，东至宣武门大街，南至广安门大街。

十九曰外右四区，北至广安门大街、骡马市大街，西至广安门迤南城根，东至果子巷、贾家胡同，至南横街折而西，经南堂子胡同、财神庙、龙泉寺西，南至右安门东西城根。

二十曰外右五区，北至骡马市大街、虎坊桥、西柳树井，西珠市口，折而南，经正阳门大街，至天桥折而东，至天坛北墙，西至果子巷、贾家胡同、南堂子胡同、财神庙、龙泉寺，东至天坛东墙，南至永定门东西城根。

十八年，公安局裁节经费，将内外城二十区，合并为十一区。内城六区，

外城五区。自中华门以东，顺皇城外至翠花胡同、马市大街、东四牌楼、朝阳门大街以南，为内一区；中华门以西，顺皇城而北，至大酱坊胡同折而西，丰盛胡同、武定侯胡同以南，为内二区；安定门大街以东，马市大街、东四牌楼、朝阳门大街以北，为内三区；大酱坊胡同、丰盛胡同、武定侯胡同以北，西安门皇城以北，经棉花胡同、罗儿胡同达于积水潭以西，为内四区；安定门大街以西，积水潭以东，地安门皇墙以北，为内五区；皇城以内为内六区。前门大街[以东]，③东珠市口以北，崇文门大街以西，为外一区；前门大街以西，西珠市口以北，宣武门大街以东，为外二区；崇文门大街以东，外城墙垣以北，为外三区；宣武门大街以西，贾家胡同以南，至外城墙垣以北，为外四区；东西珠市口以南，东至天坛东外墙，西至黑窑厂、陶然亭，为外五区。

校勘记：

① 据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卷上「中西坊」条增补。
② 据《北平市内外城分区地图》改。
③ 据《北平市内外城分区地图》改。

第二章 城 池

北京建都，实始于辽。[一]辽太宗会同元年，升幽
开泰元年，改幽都府为析津府，地[城]方三十六里，①
尺，②敌楼、战橹具。八门：东曰安东、迎春，南曰开阳
[晋]，③北曰通天、拱辰。

注：

[一]《顺天府志》：「辽之故城，即因唐藩镇城之旧，」
厂在正阳门外，乾隆年间得《李内贞墓志》，称其地为燕京东门
内慈悲庵，而今存辽寿昌慈智大师石幢，亦称为京东。《[三朝]
袭辽，由固安渡卢水，夺迎春门，陈于悯忠寺前」。是辽东门在
模，略可想见。若后人所谓萧太后城，即辽之故城，并非别有一

校勘记：

① 城方三十六里　城，原误「地」。按《辽史·地理志》载：「……太宗升为南京，又曰燕京。城方三十六里」。据改。

② 衡广一丈五尺　「衡」字原脱，据《辽史·地理志》补。

③ 清晋　路振《乘轺录》记辽燕京城「西曰清音门」。而《辽史·地理志》作「清晋」，「清音」当是「清晋」之讹。据改。

④ 按，原书名应为《三朝北盟会编》，（南宋）徐梦莘撰，二五〇卷，主要记述宋金和战之事。

金之都城，承辽之旧。[一] 金太祖 [宗] 天会三年，宗望取燕山府。①因辽人宫阙，②于内外城筑四城，每城各三里，前后各一门，楼橹墉堑悉如边城。每城之内，立仓廒甲仗库，各穿复道与内城通。天德三年，始图上燕城宫室制度，三月，命张（养）浩等增广燕城。③城门十三：东曰施仁、曰宣曜、曰阳春；南曰景风、曰丰宜、曰端礼；西曰丽泽、曰灏 [颢] 华、④曰彰义；北曰会城、曰通元 [玄]、⑤曰崇智、曰光泰。遂以燕为中都，府曰大兴，定京邑焉。[二] 都城之门，每一面分三门，一正两偏，其正门傍又皆设两门，正门常不开，惟车驾出入，余悉由傍两门焉。周围二十七里，楼壁 [台] 高四十尺，⑥楼计九百一十座，池堑三重。筑城用涿州土，人置一筐，左右手排立定，自涿至燕传递，空筐出，实筐入，人止土一畚，不日成之。正隆四年二月丁未修。至卫绍王时，蒙古军至，乃命京城富室迁入东子城，百官入南子

城，宗室保西城，戚里保北城，各分守兵二万，大兴尹乌陵用章命京畿诸将毁各桥梁，瓦石悉运入四城，往来以舟渡运，不及者投之于水，析〔拆〕近城民屋为薪，纳之城中。蒙古兵攻城，四城兵皆迭自城上击之，蒙古兵凡比岁再攻，不能克。

注：

〔一〕《顺天府志》：「金天德三年，东南二面展筑三里，与四子城相属，外城包之，广七十五里，在今都城南面，元代尚有遗址，当时多谓之南城，而指新都为北城。今就前人志乘、文集、碑刻所记，准以现在地面参稽互审。如悯忠寺、昊天寺，今在宣武门南，与广宁门相近，而元人皆称为南城古迹。又今城外白云观西南有广恩寺，即辽、金奉福寺，距西便门尚远，而金泰和中《曹谦碑记》，谓寺在都城内。金天王寺即今天宁寺，在广宁门外，稍北，而《元一统志》谓在旧城延庆坊内。《金图经》载，都土地庙在旧城通元〔玄〕门内。通元〔玄〕，乃金都城北门也。而都土地庙，在今宣武门外西南土地庙斜街。由此考之，则金故都当在今外城以西，以至郊外之地，金盖因辽旧城展拓，其东北隅，当与今都城西南隅相接。元王恽《中堂事记》云，「中统元年赴开平，三月五日发燕京，宿通元〔玄〕北郭。六日午息海店，距京城二十里」。海店即今海淀。许元〔亢〕宗《奉使行程录》⑦云：「自良乡六十里至燕山府，燕山府八十里至潞县」。以道里〔核〕计，则金之都城，较今城偏西南。按《蔡珪传》有两燕王及太子丹之葬，珪独考其非是，乃汉刘建及刘嘉之葬也。大定九年，诏改葬于城外。《刘頍传》：南苑有唐碑，书贞元十年御史大夫刘怦葬。世宗见之曰，苑中不宜有墓。刘頍家本怦后，诏赐怦钱二百贯，令頍改葬于城外。据此二传，可见海陵筑城时，于辽故

城之东南二面，皆大为增广，故两燕王及刘伻墓旧时皆在城外者，悉囤入城中，至大定始为迁出。《明太祖实录》云，太祖〔徐达〕令指挥叶国珍计度南城，⑧周围凡五千三百二十有八丈。南城故金时旧基也，是金故城遗迹，明初尚有存者，逮嘉靖时筑外罗城而后，辽、金故城遗址，遂茫昧不可复识矣」。

校勘记：

① 按：「天会」为金太宗完颜晟年号。天会三年，即公元一一二五年。《金史·交聘表》：「太宗天会三年十二月……是月甲辰，宗望败宋兵于白河，遂取燕山州县」。故改「太祖」为「太宗」。

② 按：据《日下旧闻考》卷三七（北京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十月版，下同）引《金国南迁录》，在「因辽人宫阙」句前，有「初，忠献王尼堪有志都燕」句，今录此供参考。

③ 三月，令张浩等增广燕城　张浩，原误「张养浩」。按《金史·张浩传》：「张浩，字浩然，辽阳渤海人。本姓高，东明王之后。……天德三年，广燕京城，营建宫室。浩与燕京留守刘筈、大名尹卢彦伦监护工作，命浩就拟差除。」今据改。

④ 灏华　灏，原误「灝」。按《金史·地理志》作「灏华」，据改。

⑤ 通玄　玄，原因避讳而作「元」。今据《金史·地理志》改。

⑥ 楼壁高四十尺　《日下旧闻考》卷三七引《奉使行程录》云：「燕山府城周围二十七里，楼台高四十尺」。据改。

⑦ 许亢宗　亢，原误「元」。据《三朝北盟会编》所载，《奉使行程录》的作者为许亢宗。

⑧ 太祖令指挥叶国珍计度南城　《日下旧闻考》卷三八引《元太祖实录》云：「大将军徐达命指挥华云龙经理元故都……又令指挥叶国珍计度南城」。据改。

元太祖十年，克燕，以燕京为燕京路，总管大兴府。世祖中统二年，修燕京旧城。

至元元年，都中都。四年，始于中都之［东］北建今城而迁都。①九年，改大都。［一］城方六十里，［里］二百四十步。②分十一门：正南曰丽正，南之右曰顺承，南之左曰文明；北之东曰安贞，北之西曰健德；正东曰崇仁，东之右曰齐化，东之左曰光熙；正西曰和义，西之右曰肃清，西之左曰平则。时诏旧城居民之迁京城者，以资高及有官者为先。仍定制以八亩为一分，其或地过八亩，及力不能筑室者，皆不得冒据，听他人营筑。筑城已周，乃于文明门外向东五里立苇场，收苇以蓑城，每岁收百万，以苇排编，自下砌上，恐致摧塌。［二］二十年修大都，二十一年五月丙午以侍卫亲军万人修大都城。二十九年七月癸亥，完大都城。至治二年十一月，以洪泽、芍陂屯田军万人修大都城。至正十九年冬十月，诏京师十一门皆筑瓮城，造吊桥。

注：

［一］《顺天府志》："元之都城，视金之旧城拓而东北。至明初改筑，乃缩其东西以北之半（面）而小之。今德胜门外有故土城关，隆然坟起，隐隐曲抱，如环不绝，传为北城遗址。而《野获编》谓今之鼓楼，正在城北，以为即元之前朝门。夫元大内实在太液池左右，其前朝门不当在此。《日下旧闻考》云，元城京师，有司定基，正直庆寿寺海云可庵二师塔，敕命远三十步许环而筑之。庆寿寺今为双塔寺，二塔屹然尚存，［在］西长安街之北。③而吴师道《城外纪游诗》，谓观象台、泡子河俱在文明门外，则元时南面城根去东西长安街不远。考明洪武时，经理元故都，东西径［长］一千八百九十丈。④至永乐时，拓南城二千七百余丈。是由双塔寺拓及宣武门，几及二里，约四

百丈有奇。重筑南面一千八百丈，东西各四百丈，与二千七百丈适合，是可为元城在双塔寺之确证。《日下旧闻考》云，元张中丞养浩《归田类稿》有《登悯忠寺阁诗注》，〔谓阁〕北三十里为大内，⑤与《析津志》、《北京志》及元李洧孙《大都赋》所纪皆不合。北〔此〕三十里当是三里之讹耳。⑥据唐景福中《重藏舍利记》，燕城东南隅为悯忠寺。又《北京志》，至元四年始定鼎于中都之东北三里。夫中都本唐旧城，辽金展拓不过数里，见金蔡珪《大觉寺记》，当时悯忠寺之在城东南如故也。元都城周六十里，以围三径一衡之，城中南北相去〔直〕应二十里。如〔加〕以新旧都城相去三里，则悯忠寺距元之安贞门不过二十三里，焉有大内〔而转〕远隔三十里者乎？⑦且元大内在太液池东，为金万宁宫苑地，此外更别无大内。李洧孙赋曰「揭五云于春路，迓万宝于秋方」。则崇天门外东西坊也。曰「山万岁之嶙峋，冠广寒之峥嵘，池太液之浩荡」。则指琼华乌〔岛〕也。⑧曰「正丽〔丽正〕之所包罗，⑨崇仁之所联络，和义之所纲维，安贞健德之所囊括」。则指都城各门也。合城坊门阃以观，则元大内即近液池，益信。而揆以悯忠阁北三里，约略（更）相符矣」。⑩

〔二〕　《顺天府志》：「元时都城乃用土筑，至明初改筑，始加以砖甓」。

校勘记：

① 始于中都之东北建今城而迁都　「东」字原缺，今据《元史·地理志》补。

② 城方六十里二百四十步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一《宫阙制度》载：「城方六十里，里二百四十步」。据补。

③ 〔在〕西长安街之北　据《日下旧闻考》卷三八「按语」补。

④ 东西径〔长〕一千八百九十丈　据《日下旧闻考》卷三八引《明太祖实录》改。

⑤ 〔谓阁〕北三十里为大内　据《日下旧闻考》卷三八「按语」补。

⑥ 北〔此〕三十里当是三里之讹耳　据同上书〔按语〕改。

⑦ 焉有大内〔而转〕远隔三十里者乎　据同上书〔按语〕增补。

⑧ 则指琼华岛也　岛，原误〔鸟〕。今据《日下旧闻考》卷三八〔按语〕改。

⑨ 丽正之所包罗　丽正，原误〔正丽〕。据同上书〔按语〕改。

⑩ 约略相符矣　原文为〔约略更相符矣〕，此句〔更〕字衍。今据《日下旧闻考》卷三八删。

明洪武初，改大都路为北平府，缩其城之北五里，废东西之北光熙、肃清二门，其九门俱仍旧。大将军徐达命指挥华云龙经理故元都，新筑城垣，南北取径直，东西长一千八百九十丈。又令指挥叶国珍计度南城，周围凡五千三百二十八丈。南城，故金时旧基也。改元都安贞门为安定门，健德门为德胜门。旧土城周围六十里，克复后，以城围太广，乃减其东西以北之半，创包砖甓，周围四十里。其东南西三面各高三丈有余，上阔二丈；北面高四丈有奇，阔五丈；濠池各深阔不等，深至一丈有奇，阔至十八丈有奇。城门为九：南三门，正南曰丽正，左曰文明，右曰顺承；北二门，左曰安定，右曰德胜；东二门，东南曰齐化，东北曰崇仁；西二门，西南曰平则，西北曰和义。〔一〕各门仍建月城，外门十座。永乐元年正月，礼部尚书李至刚等言：「自昔帝王或起布衣，平定天下，或由外藩入承大统，其于肇迹之地，皆有升崇。窃见北平布政司实皇上承运兴王之地，宜遵太祖

高皇〔帝〕中都之制，①立为京师〔都〕」。②制曰：『可』。其以北平为北京，府为顺天府。四年闰七月，建北京宫殿，修城垣。十七年十一月，拓北京南城，计二千七百余丈。正统元年十月，命太监阮安、都督同知沈青〔清〕、③少保工部尚书吴中率军夫数万人，修建京师九门城楼。四年四月，修造京师门楼城濠桥闸完。正阳门正楼一，月城中左右楼各一，崇文、宣武、朝阳、阜城〔成〕、东直、西直、安定、德胜八门各正楼一，月城楼一，各门外立碑楼，〔城〕四隅立角楼。④又深其濠，两涯悉甃以砖石。九门旧有木桥，今悉撤之，易以石。两桥之间各有水闸，濠水自城西北隅环城而东，历九桥九闸，从城东南隅流出大通桥而去。自正统二年正月兴工，至是始毕。更名丽正为正阳，文明为崇文，顺承为宣武，齐化为朝阳，平则为阜城〔成〕，余四门仍旧。城南一面长二千二百九十五丈九尺三寸，北二千二百三十二丈四尺五寸，东一千七百八十六丈九尺三寸，西一千五百六十四丈五尺二寸，高三丈五尺五寸，垛口五尺八寸，基厚六丈二尺，顶收五丈。

注：

〔一〕《读史方舆纪要注》：『西直门旧名和义门，正统末也先薄京城，石亨败之于此。又景泰元年，英宗回銮，诏廷臣以次迎于龙虎台、居庸关，寻入安定门，上自迎于东安门。又正统

末，也先薄都城，于谦阖德胜门军城外即此④。

校勘记：

① 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　帝，原缺。今据《明成祖实录》补。

② 立为京都　都，原误「师」。今据《明成祖实录》改。

③ 沈清　清，原作「青」。据《明英宗实录》改。

④ 〔城〕四隅立角楼　城，原缺。今据《明英宗实录》补。

有清建国，内外城仍明之旧，内城周四十里。为门九：南为正阳门，南之东为崇文门，南之西为宣武门；东之南为朝阳门，东之北为东直门；西之南为阜城〔成〕门，西之北为西直门；北之东为安定门，北之西为德胜门。分别满洲、蒙古、汉军八旗方位：镶黄旗居安定门内，正黄旗居德胜门内，正白旗居东直门内，镶白旗居朝阳门内，正红旗居西直门内，镶红旗居阜城〔成〕门内，正蓝旗居崇文门内，镶蓝旗居宣武门内。光绪二十六年，外人于正阳门东水门辟一门以便往来。民国十五年，于正阳门宣武门之间，复辟一门曰和平门。未几，改为兴华门。十七年，仍复和平之名，于是内城凡九门。〔一〕〔二〕〔三〕

注：

〔一〕正阳门与宣武门之间，辟一门曰和平。民国二、三年间，当事者即献斯议于袁项城，以为苟辟此门，北则与总统府新华门相值，南则直达香厂，可以谋市廛之繁盛，宜名曰新华，项城韪

之。兴工有日，而前门外诸富商，俱斯门果辟，则行人出于他途，市廛必且南徙，乃浼有力者以风水之说进，谓斯门苟辟，将不利于国家，且亦不利于总统。项城惑之，乃寝其议。于是南新华街、北新华街之名虽定，而城垣内外，相距七八里，不能相联。民国十五年，合肥段公执政，鹿君钟麟主内外城警备政，乃毅然举工，未数日而毕。车途毕达，往来称便，乃名之曰和平。次年，张作霖入都，改名曰兴华。又次年，南北统一，国军入燕，爰又复和平之旧名。未二年，已三易门额矣。

[二] 各城箭楼，渐多圯 [圮] 毁。民国十六年，乃将宣武、朝阳二门城楼拆除，其材皆合抱之楠梓，时官署多欠薪，售之以供薪水，闻所获颇不赀云。二十二年，折 [拆] 去宣武门南面之瓮城，于是宣武门内外大街，成为一直线。

[三] 各城门额，从前皆并书满汉文。民国纪元，以汉文石额易之。时贵阳朱桂莘长内务，以属邵君伯炯章，伯炯书成，颇自许，朱公付诸庸工刻石，邵君怒，驰书索回，朱公逊谢，改用良工乃已，今日各门之额，皆邵君之书也。

城垣南面广二千二百九十五丈九尺三寸，北二千二百三十二丈四尺五寸，东长一千七百八十六丈九尺三寸，西一千五百六十四丈五尺二寸。下石上砖，共高三丈五尺五寸，堞高五尺八寸，[一] 址厚六丈二尺，顶阔五丈，设门九，门楼如之。角楼四，城垛一百七十二，旗炮房九所，堆拨房一百三十五所，储火药房九十六所，雉堞 [二] 一万一千三十八，炮窗二千一百有八，城围九，惟正阳门城阃辟三门。民国八年改

建，辟为五门。余八门，城闉各一门。正阳门东西，崇文门东，宣武门西，朝阳门南，东直门南，德胜门西，各设水关一，均内外三层，护以铁栅。正阳门东之水关，前清庚子后辟为新门。

注：

〔一〕北平城池，民国以来，未改其故。惟正阳门本为瓮形，四方各有门，平时开其三。南门在前清时，惟皇帝出入始启之。民国三年，始将东西瓮城拆去，而南门仍沿旧例关闭，以备大总统之出入。北门虽开，仅可人行，车马往来，则于北门之東〔东〕西各辟二门，以分轨辙。其后电车亦于是出入。正阳门例不许民人出殡，今尚如是。民国十七年于正阳门南楼，设国货陈列所，以备市民游览。

〔二〕　按：旗炮房、堆拨房、储火药房今已尽废。城垣驰道，蔓草荒芜，不复能行，其门楼亦多折〔拆〕卸，惟正阳门于庚子之役被焚，嗣经修筑，犹颇壮丽。

外城环京城南面，转抱东西角楼，长二十八里。为门七：南为永定门，左为左安门，右为右安门，东为广渠门，西为广宁门。在东西隅而北向者，东为东便门，西为西便门。明嘉靖三十二年建，四十三年成。〔二〕前清重加修整。外城南面二千四百五十四丈四尺七寸，东长一千八百五丈一尺，西一千九十三丈二尺，下石上砖，共高二丈，堞高四尺，址厚二丈，顶阔一丈四尺。设七门，门各有楼，城闉七，角楼六，

城垛六十三，堆拨房四十三所，雉堞九千四百八十七，[二] 炮窗八十八。东便门东、西便门东，水关各一，皆三洞，每洞内外均有铁栅。东便门西水关一，内外二层，铁栅如之。自光绪庚子京奉火车自永定门之东辟门而入，其后遂经东便门以达通州，京汉火车亦自东便门而入，于是外城增辟三门。[三]

注：

[一] 外城之筑自明始，嘉请[靖]二十一年，掌都察院毛伯温等言宜筑外城。二十九年，命筑正阳、崇文、宣武三关厢外城，既而停止。三十二年给事中朱伯展[辰]言①：『城外居民繁夥，不宜无以圉之。臣尝履行四郊，咸有土城故址，环绕如规，周可百二十里。若仍其旧贯，增卑补薄，培缺续断，可事半而功倍』。乃命相度兴工。

闰月丙辰，兵部尚书聂豹等上言：『臣等于本月六日，会同掌锦衣卫都督陆炳、总督京营戎政平江伯陈圭、协理戎政侍郎许论、督同钦天监正杨纬等，相度京城外四面，宜筑外城约七十余里。自正阳门外东马道口起，经天坛南墙外及李兴王金箔等园地，至荫水庵墙东止，约计九里。转北经神木厂獐鹿房小窑口等处，斜接土城旧广禧门基止，约计一十八里。自广禧门起转北而西至土城小西门旧巷，约计一十九里。自小西门起经三虎桥村东马家庙等处，接土城旧基，包过彰义门至西南直对新堡北墙止，约计一十五里。自西南旧土城转东，由新堡及黑窑厂，经神祇坛南墙外，至正阳门外西马道口止，约计九里。大约南一面计一十八里，东一面计一十七里，北一面势如椅屏，计一十八里，西一面计一十七里，周围共计七十余里。内有旧址堪因者约二十二里，无旧址应新筑者约四

十八里。其规制，臣等议得外城墙基应厚二丈，收顶一丈二尺，高一丈八尺，用砖为腰，墙基应垛口五尺，共高二丈三尺。城外取土筑城，因以为濠。正阳等九门之外如旧，彰仪门、大通桥各开门一座，共门十一座。每门各设门楼，五门，四角设角楼四座。其通惠河两岸各量留便门，不设门楼。城外每面应筑敌台四十四座，每座长二丈五尺，广二丈，收顶一丈二尺。每台上盖铺房一间，以便官军棲止。四面共计敌台一百七十六座，铺一百七十六所。城内每面应筑上城马道五路，四面共马道二十路。西直门外及通惠河二处，系西湖玉河水出入之处，应设大水关二座，八里河、黑窑厂等处，地势低洼，潦水流聚，应设小水关六座。城门内两旁工完之日，拟各盖造门房二所，共二十二所，以便守门人员居处①。疏入，得旨允行。

乙丑，建京师外城兴工，遣成国公朱希忠告太庙，敕谕陈圭、陆炳、许论及工部左侍郎陶尚德、内官监右少监郭晖提督工程，锦衣卫都指挥使朱希孝、指挥佥事刘鲸监督工程，又命吏科左给事中秦梁、浙江道御史董威巡视工程。四月，上又虑工费重大，成功不易，以问[严]嵩等。嵩[等]乃自诣工所视之，还言宜先筑南面，俟财力裕时，再因地计度，以成四面之制。于是嵩会圭等议覆，不虚费财力，今拟将见筑正制，所以南面横阔凡二十里，今既止筑一面，第用十二三里，便当收结。庶前此度地画图，原为四周之南一面城基东折转北，接城东南角，西折转北，接城西南角，并力坚筑，可以刻期报完，其东西北三面，俟再计度以闻。报允。重城包京城南一面，转抱东西角楼止，长二十八里。为门七：南曰永定、左安、右安；(再)东曰广渠、东便；西曰广宁、西便。城南一面，长二千四百五十四丈四尺七寸，东一千零八十五丈一尺，西一千零九十三丈二尺，各高二丈，垛口四尺，基厚二丈，顶收一丈四尺。四十二年，增(各)修各门瓮城。②四十三年六月丁酉，京师重城

成。内外两城，计垛口二万零七百七十二，垛下砲眼共一万二百［千］六千［百］有二。③万历三十三年，重修京城外城。天启元年十月，给事中魏大中报京城浚濠工竣。崇祯巳［己］卯二月，④内尽［监］曹监［化］淳议京城外开河以通漕粮，⑤兵部侍郎吴甡视工，以为劳费无益，且伤地脉，抗疏止之。

［二］《郎潜纪闻初笔》：『京师内外城堞凡十五万四千有奇，见《明史》、《明纪》等书』。

［三］以上为北平今日城地［池］之沿革。至于唐之幽州，其址半在今城之西，金拓其南，元拓其东北，明缩其北而复营其南，于是昊天、悯忠、延寿、竹林、仙露诸寺向之限于城外者，今悉入城中。自梁园以东，至于神木厂，旧所称为郊外地者，今并为郊坛，悉为城内地矣。兹录《天咫偶闻》所载《辽金元明都城考》暨图，⑥以资参证。

《辽金元明都城考》：

『《辽史》：「南京析津府，城方三十六里，崇三丈，衡广一丈五尺，敌楼、战橹具。八门：东曰安东、迎春；南曰开阳、丹凤；西曰显西、清音［晋］；⑦北曰通天、拱宸［辰］。⑧大内在西南隅。西城颠［巅］有凉殿，⑨东北隅有燕角楼」。

《大金国志》：「都城四围凡七十五里。城门十二，每一面分三门，其正门四旁又设两门，正东［曰］宣曜、⑩阳春、施仁；正西曰灏［颢］华、⑪丽泽、彰义；正南曰丰宜、景风、端礼；正北曰通元［玄］、⑫会城、崇智。此四城十二门也」。

《金国南迁录》：「初，忠献王粘罕有志都燕，因辽人宫阙，于内城外筑四城，每城各三里，

前后各一门，楼橹池堑一如边城。每城之内，立仓厫甲仗库，各穿复道，与内城通。时陈王兀室、将军韩常、娄宿皆笑其过计。忠献曰：百年间，当以吾言为信。及海陵炀王定都，既营宫室，欲撤其城。翟天祺曰：忠献，开国元勋，措置必有说。乃止」。

《大金国志》：「宫城四围，凡九里三十步。自天津桥之北，曰宣武〔阳〕门，⑬内城之南门也」。又：「应天门，内城之正南门也。楼高八丈，四角皆垛楼，瓦皆琉璃，金钉朱户，五门列焉。东西相去一里许，又各设一门，左曰左掖，右曰右掖。正东曰宣华门，正西曰玉华门。殿九重，凡三十有六，楼门倍之。北曰拱宸」。又：「西至玉华门，曰同乐园，若瑶池、蓬瀛、柳庄、杏村，尽在于是」⑭（按：同乐园，地当今钓鱼台）。⑮

《金史》：「鱼藻池瑶池殿〔位〕，⑯贞元元年建」。又：「京师〔城〕北离宫，有大〔太〕宁宫，大定十九年建。⑰后更为宁寿〔寿宁〕，⑱又更为寿安。明昌二年，更为万宁宫」（按，万宁宫，今西苑地）。

《尧山堂外纪》：「章宗为李宸妃建梳妆台于都城东北隅。今禁中琼花岛妆台，本金故物也」。

《金台集》：「西华潭，金之太液池也」（按：此潭当是今南北河泊，在今〔金〕宫城之内）。⑲

《北行日录》：「左掖门后为敷德门，其东廊之外，楼观翚飞，闻是东苑。又城濠外土岸高厚，夹道植柳甚整，行约五里，经端礼门外，方至南门。过城濠上大石桥，入第一楼，七间，无名。旁有一〔二〕亭，⑳两旁青粉高屏，墙甚长，相对开六门以通出入。或言其中细军所屯也。次

入丰宜门，［门］楼九间，㉑尤伟丽，分三门，由东门以入。又过龙津桥，二桥皆以石栏，分为三道，中道限以护弈，国主所行也。龙津，雄壮特甚。中道及扶栏四行华表柱，皆以燕石为之，其色正白，而镌镂精巧如图画然。桥下一水清深，东流。桥北二小亭，东亭有桥名碑。次入宣阳门，楼九间，分三门」（按：所谓桥下水，乃今凉［水］河也）。㉒

《元史》：「世祖至元四年，始于中都之东北置今城而迁都焉。九年，改名大都」。

《辍耕录》：「京城方六十里，里二百四十步，分十一门」。

《禁扁》：「城之正南曰丽正，左曰文明，右曰顺承，正东曰崇仁，东之南曰齐化，东之北曰光熙，正西曰和义，西之南曰平则，西之北曰肃清，北之西曰建［健］德，㉓北之东曰安贞。宫城，正南曰崇天，左曰星拱，右曰云从。东有东华，西有西华，北曰厚载」。

《大都宫殿考》：「南丽正门内千步廊可七百步，建灵星门，门建萧墙，周回可二十里，俗呼红门阑马墙。墙内二十步有河，上建白石桥三座，名周桥。桥四石白龙擎载。旁尽高柳，郁郁万株，远与城内海子西宫相望。度桥可二百步为崇天门」（按：此云海子西宫，则元大内在今大内少北）。

《辍耕录》：「宫城周回九里三十步」。又：「国家起朔漠日，塞上有一山，形势雄伟。金人望气者，谓此山有王气，非我之利。金人谋欲厌胜之，乃求通好。既而曰：愿得某山以镇压我土。乃大发凿掘，运至幽州城北，积累成山。因开挑海子，栽花木，构宫殿。至元四年筑宫城，山适在禁中，遂赐名万岁」。

《寰宇通志》：「洪武初，改大都路为北平府。缩其城之北五里，废东西之北光熙、肃清二

门，其九门俱仍旧」。

《明实录》：「永乐十七年十一月，拓北京南城，计二千七百余丈」。

按：［京师古迹最古者，惟］采师伦《重藏舍利记》云：「悯忠寺，在幽州东门内」。此以见幽州城在今外城西南也。次则《辽史》所云：「城中东北隅有燕角楼」。此即今广宁门内之南北烟阁胡同也。以地势言之，则辽城即唐城也。若夫金城，则其初忠献王粘罕因辽城之外，别筑四城，每城各三里。及海陵广中都城，欲去之，以翟天祺言而止，是金之城仍即辽之城。计辽之城，方三十六里。而四方又加以三里之城四，是每面又加以六里，而四城又去大城少许。以此计之，每面取径且十六里矣。则《大金国志》所云七十五里者，或海陵广城时，但就四城连为一大城耳。而辽之城，当依然不毁，但以此大城为外郭耳。故元人所称为南城者，皆此辽城。若金之大城，方七十五里，地已包入元都城之内，则当元初已毁之矣。观王秋涧《复隍谣》云：「煬城咫尺不劙去，适足蘖奸养狐虺」。又云：「禁军指顾旧筑空，郊遂坦夷无壅隔」。夫曰煬城，则其为海陵之城明矣。秋涧此作，在至元二十五年。其后大德八年，虞伯生《游长春宫记》犹云「燕京故城」。又云：「长春宫，压城西北隅」。是足为辽城犹存之证。若金城则长春宫居其正北矣。又明徐中山令指挥叶国珍计度南城，南城至明初尚在，则是辽城未全毁之一证。又明人记梁家园外有废城者，亦即此城也。故今宣武门外以西，有地名老墙根，此亦即辽城之基之东北隅也。若夫金城，今惟八里庄西，地名十里河东岸有废城，以准望计之，此为海陵故城，正与周七十五里之广输相准。此外，永定门外旧有九龙冈，土冈回环，此金城东南隅也。盖金之城，其西北直包今钓鱼台（金名同乐园），㉔东北包今西苑（金名万安［宁］宫），㉕而西南包今丰台，东南抵南苑矣。若元城，其东西与今城同，

北则抵今北顶，包黄、黑寺于内，南则止及今两长安街而止。至徐中山改缩其北面，永乐又展其南面，是为今城。自朱氏《日下旧闻》及吴氏《宸垣识略》，皆不能详指辽、金、元故城所在。故考古者，遂茫无头绪，直等诸殿土芒芒而已」。

校勘记：

① 朱伯辰　辰，原误「展」。据《日下旧闻考》卷三八引《明典汇》改。

② 「各」字衍。据删。

③ 垛下炮眼共一万二千六百有二　原误为「一万二百六千有二」。今据孙承泽《天府广记》卷四「城池」所记改正。

④ 己卯　己，原误「巳」。

⑤ 内监　监，原误「尽」。曹化淳，原误「曹监淳」。

⑥ 《燕都丛考》所附《天咫偶闻·辽金元明都城合图》，因错误较多，故删。

⑦ 清晋　晋，原作「音」。今据《辽史·地理志》改。

⑧ 拱辰　辰，原作「宸」。今据《辽史·地理志》改。

⑨ 西城巅　巅，原误「颠」。今据《辽史·地理志》改。

⑩ 正东曰宣曜　「曰」字原脱。今据《大金国志》补。

⑪ 颢华　颢，原作「灏」。今据《金史·地理志》改。

⑫ 通玄　玄，原作「元」。今据《金史·地理志》改。

⑬ 宣阳门　阳，原误「武」。今据《大金国志》改。

⑭ 西至玉华门　扫叶山房校刊本《大金国志》卷三三「燕京制度」云：「西出玉华门，曰同乐园，若瑶池、蓬瀛、柳庄、杏村，尽在于是」。今录此供参考。

⑮ 按，据考证，同乐园不在今钓鱼台。而是在金中都城内，宫城以西，逶迤至玉华门外一带。其部分遗

迹，当在今宣武区西南部青年湖一带。参见王灿炽：《金中都宫苑考略》，载《北京社会科学》一九八七年第二期。

⑯ 鱼藻池瑶池殿位　「位」字原脱。今据《金史·地理志》补。

⑰ 京城北离宫有太宁宫，大定十九年建　城，原误「师」，太，原误「大」。今据《金史·地理志》改。

⑱ 后更为宁寿　《金史·地理志》载：「后更为寿宁」。据改。

⑲ 在金宫城之内　金，原误「今」。据改。

⑳ 旁有二亭　二，原误为「一」。今据《天咫偶闻》卷一〇第二三一页引《北行日录》改（北京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㉑ 门楼九间　「门」，原脱。今据同上书引文增补。

㉒ 乃今凉水河也　「水」字原脱。今据同上书引文增补。

㉓ 健德　健，原误「建」。今据《元史·地理志》改。

㉔ 金名同乐园　按，此说误。参见⑮。

㉕ 金名万宁宫　宁，原误「安」。今据《金史·地理志》改。

城有濠，皆玉泉水也。内城之水，发源玉泉山，经高粱桥至「城」西北分二支，一循城北转东折而南，一循城西转南折而东，环绕九门，经九闸，汇流至大通桥而东（自西直门角楼北河口以南由西直、阜城「成」门绕宣武、正阳、崇文门三「孔」闸止，长三千九百四十七丈，自西直门角楼北三岔河口以东，由德胜「门」、安定门「绕」东直门至朝阳门窎桥止，长三千八十七丈）。正阳门外跨石梁三，余八门各一。外城濠水亦自玉泉分流，至西角楼绕城南流，折而东，至东角楼环绕七门，东达运河（自西便门外东边砖

券桥，由西便门、广宁门绕右安、永定、〔左安〕广渠门以北，至东便门二道桥止，长四千七百四丈，汇流达于通惠河。自钓鱼台前三孔石闸以东，由圆通观以南，绕小青龙桥东达护城桥，长一千一百二十丈）。城内外各跨石梁一。〔一〕〔二〕

注：

〔一〕《大清会典事例》：『京城河道，西自玉泉山发源，迤东为长河，经高梁桥至城西北分为二支：一循城北历安定、朝阳门而东入通州，会于白河。一由水关入内城，亦分为二：一自地安桥迤东经东步粱桥入皇城东北隅；一自西步粱桥入皇城西北隅，合流出玉河桥，是为紫禁城护城河。玉河桥之水迤南由内城水关流出，会于正阳桥城河，环绕九门，是为内城濠河，皆界以水关。又自高粱桥分流经西角楼，迤而南，历右安门东流至于东角楼，折而北，至东便门外，与内城濠河合流，汇于大通桥，是为外城濠河』。

〔二〕外城自昔河流甚多，崇文门外之三里河等处，顺治门外之粱家园等处，皆舟楫之所往来也，后俱夷为民居。有清中叶，已不复稍留遗迹。内城西则有大明濠，由积水潭而南，经西直门大街，直达于象房桥，迨民国十四五年，始改为马路，坦平直达，无复沟洫之遗。东城自东水关经东不压桥，入皇城北箭亭、北河沿、南河沿出皇城，以达于东交民巷，即昔所谓玉河（亦称御河）者是也。疏柳垂杨，时形题咏，至今追想，犹足悒怀。民国十五年，东交民巷一段玉河改筑马路，砌为暗沟，碧草平铺，杂草间植，为西人妇孺散步之所。二十一年，由皇恩桥迤南玉河亦改砌暗沟，成为马路。正阳门外之桥，始为穹形，民国八年改筑，改为平形，面积加宽，合而为一，间而为四，

以分来往，亦非复前时之旧。

皇城在京城中，围径三千二百二十五丈九尺四寸。〔一〕正阳门之内向南者曰中华门（旧曰大清门，民国元年改今名），东南曰长安左门，西南曰长安〔右〕门，①东曰东安门（今东西两面红墙已折〔拆〕去，仅余门阙。民国二十三年，并门阙亦折〔拆〕去），西曰西安门，正北曰地安门，旧曰北安门，顺治九年改今名。〔二〕〔三〕

注：

〔一〕《国朝宫史》：『皇城重建于乾隆十九年，至二十五年工竣。又增筑长安左门外围墙一百五十五丈，长安右门外围墙一百六十七丈五尺一寸，各设三座门』。

〔二〕《读史方舆纪要》：『永乐四年，营建宫殿，百度维新（原注：十八年宫殿始成），乃缮京城。于内为宫城，周六里一十六步，亦曰紫禁城。南曰午门，亦曰承天门，东曰东华门，西曰西华门，北曰元〔玄〕武门。宫城之外为皇城，周一十八里有奇。南曰大明门，曰长安左、右门，中曰东安、西安门，北曰北安门。

〔三〕皇城四面，历年逐渐拆毁。长安左、右门自民国元年即已拆去，仅余门阙，俗所称三座门者是也。乾隆时所增筑之围墙，亦于是年改修。东安门于民国十三年拆去，今惟西安门巍然尚存。西皇城根如灵清宫一带，民国六年拆去，以其砖移修大名濠，惟以近处民居，群起反对，遂只

拆其半面，至今嶙峋如齿，殊碍观瞻。东皇城根则向南一段，拆于十三四年，向北一段，拆于十五六年。北面皇城拆于十五六年，皇城所余者仅矣。又按，皇城南面东西两端与皇城之天安门成一平线，民国初元，于东则辟南池子门，于西则辟南长街门，又西则辟灰厂墙门。于是，南、北长街，南、北池子以及灰池、石板房诸处，昔为行人所不易至者，今俱成为通衢孔道矣。其皇城东面，则辟翠花胡同一门，以通马神庙大学堂之路。北面则辟宛平县署一门，以通德胜门之路。至民国十六年，则城垣尽拆，翠花胡同、宛平县署之新门，亦无余迹。

校勘记：

① 据《日下旧闻考》卷三九引《大清一统志》改。

中华门在正阳门内，门三阙，飞檐翼空，下绕石栏，广数百步，前为天街，左右列石狮一，下马石牌各一。门内有千步廊，东西相向者各一百一十间，又左右折而北向者各三十四间。〔一〕其外东为户部米仓，西为工部木仓。长安左门、长安右门，门各三阙，东西向，门外下马石牌各一，东西缭以红墙。〔二〕

注：

〔一〕《国朝宫史》：『左右朝房，凡吏、兵两部月选官掣签，刑部秋审，礼部乡会试磨勘俱于此』。

〔二〕按：前清之时，中华门名大清门，即明之大明门也。中华门暨左、右长安门以内，均为禁地，人民不得往来。民国以来，始开放为东西孔道，下马石、千步廊及户部米仓、工部木仓，均已

无存。近年司市政者，于是地杂植花木，以备市民游览。

长安门内正中南向者为天安门，旧曰承天门，顺治八年重建，改今名，是为皇城正门。门五阙，重楼九楹，彤扉三十六。凡国家大庆覃恩，宣诏书于门楼上，由垛口正中，承以朵云，设金凤，衔而下焉。门外华表柱二，金水桥环之。门内亦华表柱二。东西两庑各二十六间。东庑之中为太庙门，西庑之中为社稷坛门，门各五楹，东西向。两庑之北正中南向者为端门，康熙六部［年］重建，制与天安门同。门内东庑五间，为礼科公署，其东北为太庙右门，西为社稷坛左门，门三楹，东西向。又北东西庑四十二间，均联檐通脊。东为吏科公署七间，户科九间，西为中书科直房五间，兵科刑科公署各七间。又六科公所二间，余为各部院寺府监朝房。又北，东出者为阙左门，凡九卿会议拣选验看俱集于此。西出者为阙右门，凡八旗都统会议集于此。门外下马牌各一。阙左门外西向者为太庙西北门，阙右门外东向者为社稷坛东北门。又北，东西庑各三间，为王公朝集之所。甬道左有嘉量亭，右有日景晷度。［一］

注：

［一］ 皇城［宫］东西北三面之外，旧有护军营房凡数百间，倚濠面墙，藉资宿卫。民国十八年，北面一带均行拆卸，于东北西北两隅，建屋各五楹，倚槛凭栏，雨柳风荷，颇饶佳胜。神武门、贞顺门及宫内东西两角楼，亦同时修葺，焕然一新。

第三章　宫阙

故宫即明清两代之宫阙也。元代大内在太液池之东。明初燕王建国，即元隆福、兴圣宫为邸，在太液池之西。永乐间改建都城，乃以燕邸暨元大内为西苑，宫城则徙而之东，清因之。清既逊位，仍居是宫，民国十四年始交出，改为故宫博物院。

故宫以紫禁城环于外，紫禁城在皇城中，南北各二百三十六丈二尺，东西各三百二丈九尺五寸。门凡四：南曰午门，北曰神武门，东曰东华门，西曰西华门。四维皆有角楼。[一]

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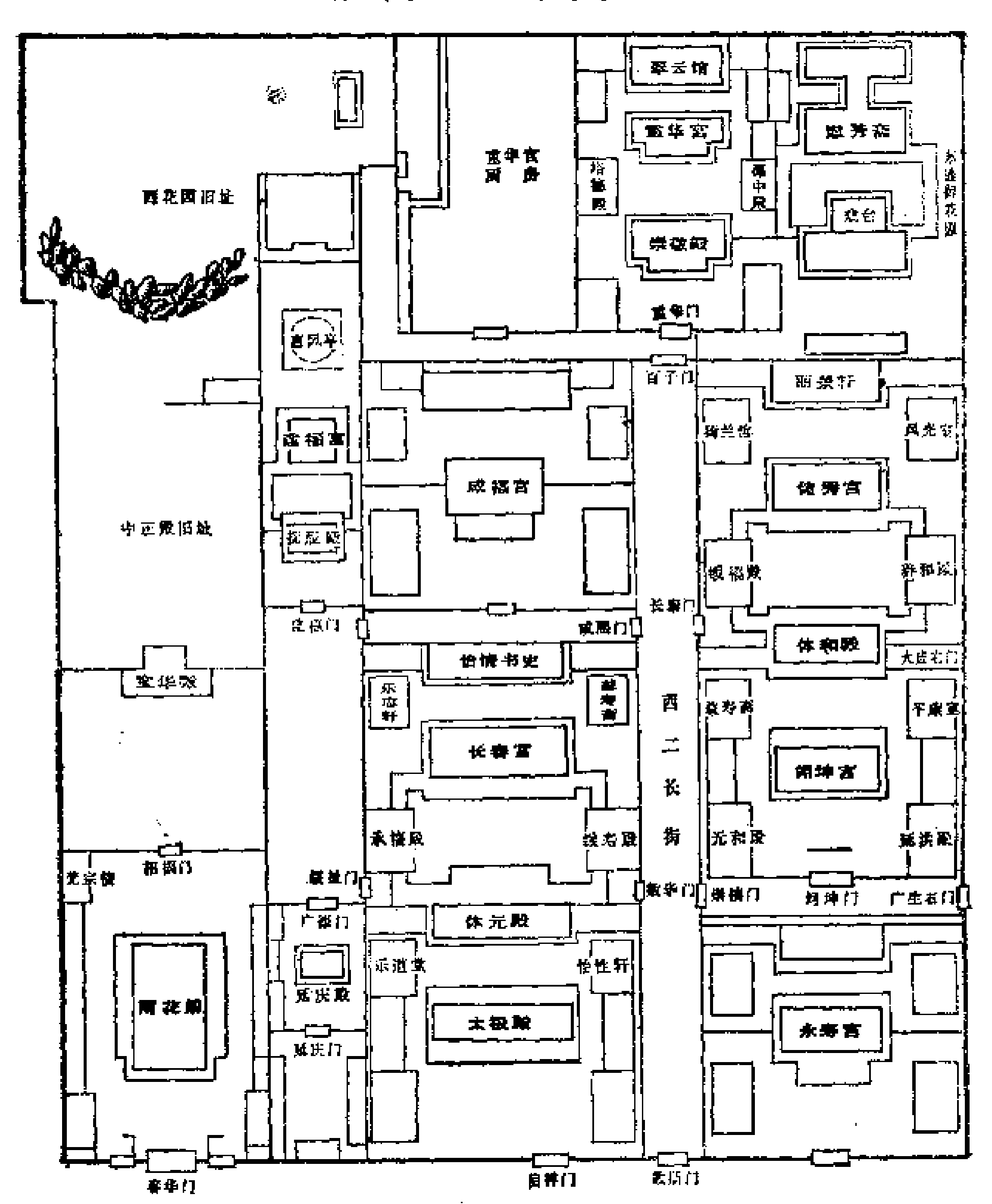
[一] 明代皇城以内，外人不得入，紫禁城以内，朝官不得入，奉事者至午门而止，中外阻绝，判若天人。

午门前接之端门，是为紫禁城正门。[一] 门三阙，上覆重楼九楹，彤扉六十六间，前左设嘉量一，右设日圭一。阙西向者曰左掖门，东向者曰右掖门。[二] 阁道

故宫中路平面图

顺贞门
位育斋
延晖阁
承光门
御景亭
堆秀山
摛藻堂
澄瑞亭
钦安殿
浮碧亭
千秋亭
万春亭
四神祠
天一门
养性斋
绛雪轩
坤宁门
端则门
基化门
寿药房
西暖殿
坤宁宫
东暖殿
增瑞门
永祥门
西配殿
东配殿
隆福门
交泰殿
景和门
弘德殿
昭仁殿
乾清宫
凤彩门
龙光门
懋勤殿
御茶房
端凝殿
自鸣钟
月华门
日精门
内奏房
御药房
南书房
敬事房
侍卫直房
乾清门
上书房

故宫西路平面图



西花园旧址
重华宫厨房
翠云馆
重华宫
崇敬殿
葆中殿
漱芳斋
重华门
惠风亭
建福宫
抚辰殿
中正殿旧址
咸福宫
百子门
丽景轩
猗兰馆
凤光室
储秀宫
缓福殿
养和殿
长泰门
体和殿
大成右门
宝华殿
怡情书史
乐志轩
绥寿殿
长春宫
承禧殿
西二长街
益寿斋
平康室
翊坤宫
元和殿
延洪殿
昭福门
梵宗楼
嘉祉门
翊坤门
广生右门
体元殿
乐道堂
怡性轩
雨花阁
太极殿
永寿宫
春华门

故宫东路平面图

贞顺门
倦勤斋
珍妃井
景祺阁
符望阁
颐和轩
景福宫
北十三排
宁寿宫西路
宁寿宫东路
乐寿堂
三友轩
阅是楼
养性殿
畅音阁
衍祺门
养性门
东三所
宁寿宫
蹈和门
苍震门
皇极殿
奉先殿
履顺门
昌泽门
凝祺门
南十三排
宁寿门
皇极门
锡庆门
敛禧门
九龙壁

盘云，明廊回起，两观翼耸，与中相辅，俗所谓五凤楼也。凡颁朔、宣旨、常朝俱于此。国有大征讨，凯旋献俘，楼上正中设宝座，皇帝御楼受焉。楼上置钟鼓，凡视朝则鸣钟鼓于楼上，驾出入午门亦如之。亲祀坛庙，出午门以钟，时向［享］太庙以鼓。［三］民国十四年，历史博物馆移于午门之上，所有国务院旧藏之太平天国玉玺，暨国子监之十三经石刻，均置于是。其他铜器碑刻，亦颇不少，且有历朝衣冠，前代制诰，皆足资历史之参证。

注：

［一］《天咫偶闻》：「明时朝房俱在午门外，清时移于景运、隆宗二门外，盖清初御门之典，在太和门。后改御（前）乾清门，因亦移入。然即唐代之常朝也。常朝五日一举，故御门五日为期，凡题本大除授皆于此降旨，《居易录》毕［娄］书其事。咸丰中，因圣躬違［违］和，此典久辍。及同治亲政，无请行之者。乾清门左右置木箱二，闻其中皆藏御门仪物，不开已五十年矣」。

［二］《国朝宫史》：「午门为门三，文武官出入皆由左，其右门惟宗室王公得行之。两观间掖门左右相对，门中各折而北入，不常启。惟大朝升殿，百官各以东西班次由掖门入，殿试文官进士，鸿胪寺按中式名次引入，一名由左，二名由右，余仿此」。

［三］《大清会典事例》：「紫禁城内系镶黄、正黄、正白三旗轮流值班，其紫禁城外围，系正红、镶红、［镶白］、正蓝、镶蓝五旗轮流值班」。

午门内东西两庑各二十间，皆崇基。东庑之中为协和门，西庑之中为熙和门，旧为雍和门，乾隆元年改今名。两庑之北，正中南向者为太和门，九楹三门，前后陛各三出，左右陛各一出，重檐翚飞，石栏缭折，［门前］列铜狮二，宝鼎四。环以金水河，跨石梁五，即［内］金水桥也。［一］左右各一门，皆南向，左曰昭德门，右曰贞度门。两庑为领侍卫档房，东庑北为稽察钦奉上谕处，南为内阁诰敕房，西庑北为缮书房，南为起居注馆，东南隅为内阁公署，西南隅为膳房、外库，旧为国史馆。太和门内，东西庑各三十二楹，［二］东庑中为体仁阁，西庑中为宏义阁，阁各重楼九楹，皆东西向。廊庑四周相接，为内务府银库、衣库、缎库、皮库及茶、瓷分庋之所。武备院甲库、毡库、鞍库附焉。东庑之北为左翼门，西庑之北为右翼门，［三］东西向。正中为太和殿。

注：

［一］《国朝宫史》：“护城河环绕于紫禁城外，巽［河］水由地安门外西步梁桥下流入皇城，从地道经景山西门引入，环紫禁城，至东西阙门止。门下地道相通，复东经太庙左垣，西由织女桥前绕社稷坛端门太庙，会东来之水，过牛郎桥天妃闸，从巽方出皇城，为御河。其流入紫禁城者，由神武门西地道引护城河水流入，沿河［西］一带，经武英殿、太和门绕文华殿［后］，①由銮驾库巽方出紫禁城”。

〔二〕《天咫偶闻》：「光绪己丑十二月，太和门火，自未至酉。是日，余以事至地安门，南望黑烟如芝盖，市井喧传为正阳门火，明日始知为太和门。明年庚寅正月二十六日大婚，不及修建，乃以扎彩为之，高卑广狭无少差，至榱桷之花纹，鸱吻之雕镂，瓦沟之广狭，无不克肖，虽久执事内廷者，不能辨其真伪。而且高踰十丈，栗冽之风，不少动摇，技至此神矣」。

〔三〕《大清会典事例》：「凡闲人毋许擅入禁门。又凡王公大臣官员进午门、东华门、西华门、神武门，所带仆从人等，均有限制。自王以下至文职三品、武职二品以上，并内廷行走各官所带之人，准其至景运门、隆宗门，此外跟随之人，概令于左翼门、右翼门台阶下为止。其经由神武门者，出入俱令循东西夹道行走，勿许附近景运门、隆宗门外停立」。

校勘记：

① 庍，原脱。今据《国朝宫史》卷一一补。

太和殿，殿基崇二丈，殿矗十一丈，广十一楹，纵五楹，康熙八年建。〔一〕皇朝之正殿也。上为重檐脊四垂，前后金扉四十，金琐窗十有六，龙墀丹陛，陛间列宝鼎十八，铜龟铜鹤各二，日圭嘉量各一。丹墀下为文武官行礼位，范铜为山形，俗呼为品级石。镌正从一品至九品，东西各二行，行十有八。每岁元日、冬至、万寿三大节，及大庆典则〔御殿〕受贺。①凡大朝会燕飨、命将出师、临轩策士及百僚除授谢恩，皆御焉。〔二〕〔三〕圜丘大祀前一日视祝版，祈谷常雩亦如之。殿左为中左门，殿右为中右

门，门各三楹。殿后东西两庑各三十间。正中南向者为中和殿，殿纵广各三间，方檐圆顶，金扉琐窗［南北］，陛各三出。②玉牒告成，恭进于中和殿。凡祭祀视祝版、耕耤视五谷农器于此。西庑为铜器库。其后为保和殿，深广九楹，重檐垂脊。前陛三出南向，后陛三出北向。每岁除夕，筵宴外藩，每科策试新进士，皆御焉。列祖宝训、实录告成，纂修官恭进于此。与太和殿两庑丹楹相属，四隅各有崇楼矗起，中通甬道。乾隆三十年重修。殿旁东为后左门，西为后右门，门各三间，南向(民国元年将此二门堵塞，由此以南归民国管理，由此以北归清帝居住)，前后出陛，殿后迤北数十步，崇基列陛，与殿相对者，即乾清门也。

注：

［一］　王士祯《居易录》：「重建太和殿，乙亥二月廿五日鸠工。有老工梁九者董将作，年七十余矣，自前代及本朝初年大内兴造，梁皆董其事。一日手制不［木］殿一区，以寸准尺，以尺准丈，不逾数尺许，而四阿重室规模悉具，殆绝技也。初，明之季京师有工师冯巧者，董造宫殿，自万历至崇祯末老矣。九往执役门下，数载终不得其传，而服事左右不懈益恭。一日，九独侍，巧顾曰子可教矣。于是尽传其奥。巧死，九遂隶籍冬官，代执营造之事。一技之必有师承，不妄授受如此」。

［二］　《大清会典事例》：「凡元旦、万寿圣节、冬至日则大朝，皇帝御太和殿而受焉。常朝亦

如之。大朝之仪，质明，王公百官咸朝服，王公暨一、二品官由右翼门入，三品以下官，由午门左掖门入昭德门，右掖门入贞度门，外国贡使随入，就位立。钦天监官于乾清门报时，导驾官礼部尚书侍郎奏请御殿，午门鸣钟鼓，皇帝礼服乘舆出宫，至保和后殿降舆，御中和殿升座。各官行礼毕，各就位。中和韶乐作，皇帝御太和殿升座，乐止。导从官各就位，三鸣鞭，丹陛大乐作，王公百官各就拜位，皆进跪，乐暂止。宣表官自东檐入殿左门，诣表案前奉表至檐下正中北面跪。大学士二人跪展表，宣表官宣表毕，奉表复进于案，退。乐作，王公百官行礼毕，退，复位立，乐止。三鸣鞭，中和韶乐作，驾兴还宫，王公百官退。若颁诏，大学士奉诏书由殿中门稍左出至殿檐下，礼部尚书跪受，奉以兴，由中阶降，仪制司官以云盘跪承，举起出太和门中门，张黄盖，官属前引，尚书侍郎从，百官随出，传胪御太和殿朝仪亦如之。凡登极，皇帝衮服于大行皇帝几筵前行礼，祇告受命，诣侧殿更礼服，御中和殿，侍班导从纠仪执事各官行礼，御太和殿，午门鸣〔鸣〕钟鼓，不作乐，王公百官上表，不宣表，王公百官行礼毕，复位。大学士进殿左门，就东案奉诏陈于中案，少退西向立，内阁学士进就中案北面用宝讫，退，大学〔士〕奉诏出，授礼部尚书如仪，赐茶不设燕，驾还宫易服，是日颁诏。」

〔三〕太和殿，古之正衙，有大典则莅之。宣统登极，予官邮部，随班行礼，然朝仪凌乱，班引参差，识者已知其祚之不永。礼毕，至天安门宣读恩诏，臣民均于金水桥下听宣，以满汉音再读之。宣毕，诏自金凤口徐悬于下。

校勘记：

①「御殿」，原脱。今据《日下旧闻考》卷一一「按语」增补。

② 南北陛各三出　「南北」，原脱。今据《日下旧闻考》卷一二引《大清会典》增补。

自午门至此，凡门数重，历殿三，皆外朝之制。而在午门左右者，由协和门东出为文华殿，今为古物陈列所。［一］殿深广五楹，南向，康熙二十三年重建。殿前门三间，崇阶九级，丹陛与露台相值，台左右各二陛，各十一级。东为本仁殿，西为集义殿，殿各五楹，东西向。殿后为主敬殿，乾隆三十九年建，殿五楹。由本仁殿折而东为传心殿，康熙二十四年建，殿广五楹，内祀皇师伏羲、神农、轩辕氏；帝师陶唐氏、有虞氏；王师夏禹、商汤、周文王，皆南向。先圣周公，东位西向；先师孔子，西位东向。每岁经筵，先遣官祭告。殿前东西角门二，北向五间为治牲所，南向三间为景行门。东有大庖井，上覆以亭，泉味独甘，甲于别井。黄谏尝作京师泉品，谓玉泉第一，文华［殿］东大庖井第二，即此。殿后有祝版房、神厨各三间。再后为直房五间。文华殿后为文渊阁，乾隆三十九年敕建，仿浙江鄞县范氏天一阁之制，藏《钦定四库全书》凡三万六千册。［二］［三］［四］每岁御经筵毕，赐讲官茶于此。阁制三层，上下各六楹，层阶累折而二，上覆绿色瓦，前甃方池，跨石梁一，引玉河水注之。阁后垒［叠］石为［假］山，［山后］垣门一，北向。［门外稍东设］直房数楹，①为

直阁诸臣所居。

注：

［一］《大清会典事例》：「凡临御经筵之礼，鸿胪寺官豫设皇帝书案及讲官讲案，翰林院官将御览讲章正本，及讲官所讲副本，豫设案上，四书讲章在左，经讲章左［在］右。至时皇帝御常服乘舆出宫，由景运门诣文华殿，皇帝于殿前丹陛上降舆升座，各官行礼毕，满汉讲官以次进讲四书毕，皇帝宣讲御论，各官跪听。满汉讲官复以次讲经毕，皇帝宣讲御论，各官复跪听。经筵礼成，皇帝由文华殿御文渊阁，赐各官茶。皇帝乘舆还宫，赐燕。各官于文华殿东配殿，歌抑戒之诗。燕毕，于太和门外谢恩。每岁春秋仲月各举经筵一次」。

［二］《故宫图说》：「文渊阁为明旧名，然与明之文渊阁绝不同其地。盖清之文渊阁专以贮《四库全书》，先修书，后建阁也。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下诏征书，三十八年正月，始令蒐辑遗籍，命名《四库全书》。三十九年六月始命仿天一阁制，于热河避暑山庄建文津阁，于圆明园建文源阁。十月，始诏于北京禁城内建文渊阁。四十年夏，文津阁、文渊阁成。四十一年夏，文源阁成。四十七年正月，始建盛京文溯阁。阁六楹，前有石渠，盖取「天一生水」、「地成六之水」之义。阁中储书凡百有三架，另《［古今］图书集成》十二架」。

［三］《天咫偶闻》：「《茶余客话》谓，文渊阁，遍质之先辈博雅诸公，皆无以答。余意今之内阁大库，仿佛近之。当时杨廷和在阁，升庵挟父势屡至阁繙书，攘取甚多。又典籍刘伟、中书胡熙、主事李继先奉命查对，而继先即盗《易》宋刻精本。观此情形，必非内廷深严邃密之地。而沈

景倩谓制度狭隘，窗牖昏暗，白昼列炬，当时俱属之典籍云，则与今日大库形势宛然。且紫禁殿阁绮窗藻井，罘罳玲珑，惟皇史宬为明季藏本之地，则石室砖檐，穴壁为窗，盖以本章要区，防火为宜。今大库之穴壁为窗，砖檐暗室，较史宬尤为晦闷，则为当日藏书之所，正与史宬制度相合」。

〔四〕　清宣统间，曾派员清理内阁一次，凡档案之无用者，俱行检出，零缣断简，流落民间俱成鸿宝。吾乡卓芝南年伯殿试卷为其哲嗣本愚购得，笔饱墨酣，犹见风檐寸晷精神。本愚付诸装潢，题咏殆遍，亦艺林中之一佳话也。

校勘记：

①「假」、「山后」、「门外稍东设」等字，均据《日下旧闻考》卷十二「按语」增补。

循阁西北为上驷院，西向。其南为御马厩，阁北南向者为箭亭。循文华殿而东北，跨石梁三。前有三座门，门内东、西旧为鹰狗处、御马厩。正北有殿宇三所，覆以绿瓦，为皇子所居。其中曰撷华殿，其前为王公大臣宿卫直房，东为御药库，稍西夹道内为御茶膳房库宇，又为蒙古朝房。循文华殿而东南，北向者为内阁尊藏实录库，为红本库，为户部内库，为銮仪卫内銮驾库。循库左转而北为国史馆，南向，旧在午门内，〔一〕〔二〕乾隆庚辰移置于此。其南为东华门，门外有下马石牌，即紫禁城之东门也。〔三〕〔四〕

注：

〔一〕《三朝野记》：「天启三年，杖屯田司郎中万燝于午门外，寻卒，以劾魏珰也」。

〔二〕《春明梦余录》：「大学士直舍。所谓内阁也，在午门内东南隅外，门向西，阁南向。门前小坊上悬圣谕，过坊即阁也。初制规模甚狭，嘉靖十六年，命工匠相度，以文渊阁中一间恭设孔圣暨四配像，旁四间各相间隔，而开户于南，以为阁臣办事之所。东诰勅房装为小楼，以贮书籍。西诰敕房南面隙地，添造卷棚三间，以处各官书办，而阁制始备。阁门圣谕机密重地，一应官员闲杂人等，不许擅入，违者治罪不饶」。

〔三〕《郎潜纪闻初笔》：「本朝优礼耆臣，有赐紫禁城骑马之制。受赐诸臣，多用二人舁小椅乘之，非皆骑马趋朝也。余初入东华门时，问之老辈，或曰：「禁卫森严，恐牲畜无知，冲突仪仗」。余颇疑之。后读乾隆五十五年上谕曰：「内外文武大臣，特恩赏在紫禁城骑马，用资代步。但年老足疾之人，上马亦觉艰难，嗣后已经赏马之大臣，因有疾艰于步履者，仍加恩准令乘坐椅，旁缚短木，用两人舁行入直」，始知此制之由来。按《麈史》称，唐宰相皆乘马，五代始用檐子，宋时惟文潞公年高，司马温公以病，乃许乘檐子（檐子即肩舆），可知膺此异数，一朝仅有二人。以视我朝，凡卿贰已上，年及六十，洎在外曾著战功者，什九拜朝马之赏。即此一端，亦可见圣朝之宽大矣。又按《左传》称，公叔文子老矣，辇而如公。盖以人挽舆，尤觉安适也。此则如今制之赏紫禁城肩轿，尤为养老尊贤之旷典」。

〔四〕紫禁城以内，在民国以前，禁御森严，普通人民，无由涉足。光宣之叶，余官京曹，除殿试至太和殿，验放至内阁外，惟于孝钦、德宗殡天时，曾随班至乾清门行礼。宣统登极，曾至天安

门听宣而已。犹忆宣统二年，有人潜匿天安门内，为逻者所获，仅以疯人阑入奏，而守卫者尚遵严谴，门禁之严可知。民国初元，乃将长安左右门开放，嗣复将社稷坛改为中央公园，于是昔日之禁止行人者，今乃成为通衢。武英殿、文华殿均改为古物陈列所。銮驾库等处，则改为护军管理处。国史馆则改为清史馆。民国十五年，历史博物馆移设于午门之上，于是午门之外，亦恒为行人所往来。至太和、中和、保和三殿，当袁项城就总统职，曾于是行礼。暨五年称帝时，改保和曰建极，中和曰体元，太和曰承运，太和门曰承运门，并于午门外之两庑，设大典筹备处，嗣以云南首义，乃未实行。民国八年，欧战初罢，徐东海嗣任总统，行各国阅兵之礼于太和殿前，行列整齐，威仪严肃，颇有泱泱大国之观。

由熙和门西出为武英殿，今为古物陈列所，殿门制与文华门同。[前]跨石梁三，周以石槛。殿广五楹，东西陛九级。殿前东为凝道殿，西为焕章殿，后为敬思殿，左右廊房凡三十六间[六十三间]，皆贮书籍。凡钦定命刊各书，俱于殿左、右直房校刊[刻]、装潢。东北为恒寿斋，西北为浴德堂，皆词臣校书直次。

武英殿之北为方略馆，为军机章京纂辑方略及直宿之所。再折而北，东向者为回子[馆]学、缅子[馆]学。①又正北为内务府官署，[一]为果房，为冰窖，为造办处。殿西为咸安宫，宫五楹，左右各三楹，为尚衣监，制御服皆于此。其后殿宇旧为皇子居（乾隆二十四年，奉旨将广储司、兆祥所、尚衣监改建皇子住房三百六十间，是

尚衣监为皇子居特改自乾隆时，后又改为别馆矣），嗣为三通馆，为清字［经］馆。

②又西为咸安宫学。

注：

［一］内务府［署］在西华门内，［当］右翼门之西，循墙第四门，［东向，］前后凡五重，其廨舍之数，共四十有三间。国初设置，凡内务府诸事总隶之。顺治十一年，分置十三衙门，十八年裁十三衙门，仍置内务府。康熙十七年改为七司三院，而以内务府大臣统之，遂为定制。其十三衙门曰司礼监、尚方司、御用监、御马监、内官监、尚衣监、尚膳监、尚宝监、司设监、兵仗监［局］、④惜薪司、钟鼓司、织染司，尚沿明代旧名。十二年，改尚方司为尚方院。十三年，改钟鼓司为礼仪监，尚宝监为尚宝司，织染局为经局。十七年，改内官［宦］监为宣徽院，⑤礼仪监为礼仪院。康熙十六年，尽汰旧时名目，改［为］七司三院。《［大清］会典》：『总管内务府大臣无定员，于满洲文武大臣或王公内用之，掌内府一切事务。奉宸苑、武备院、上驷院并隶焉。所属广储、会稽［计］、掌仪、都虞、慎刑、营造、庆丰七司』。《旧闻考》：『内务府之职，前代所未有，我朝［厘］革明代内官监之弊，⑥特设内务府官属以理之。其职不下数百员，内广储司管理六库，郎中二，秩在诸司之上。至掌治堂事、总理府属及各司院事宜，则有坐办堂郎中一员，或由六库郎中升用，或择院卿及内府护军统领兼摄之。谕内府总管下即以坐办郎中为要职也』。顺治十六年设严禁中官铁牌：『（上略），但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特立铁牌，世世遵守。钦此。』《旧闻考》：

「铁牌之制，高四尺五寸，广一尺九寸，厚一寸。内务府各司院通行铸勒，示永久」。民国以后，内务府原署改为护军管理处，内务府则迁于景山西门路北稽察内务府御史衙门原署。民国十二年，并以汉臣郑孝胥为总理内务府事务大臣。

校勘记：

① 回子馆学、缅子馆学　「馆」字原脱。今据《日下旧闻考》卷七一引《内务府册》增补。
② 清字经馆　「经」字原脱。今据《日下旧闻考》卷一三「按语」补。
③ 咸安宫学　宫，原误官。今据《日下旧闻考》卷七一引《内务府册》改。
④ 兵仗局　局，原误为监。今据《日下旧闻考》卷七一「按语」改。
⑤ 内官监　官，原误作宫。今据《日下旧闻考》卷七一「按语」改。
⑥ 匣革　匣，原脱。今据《日下旧闻考》卷七一「按语」补。

武英殿之南，为外瓷器库，西为南薰殿（列代帝后图像，前明贮于内库，乾隆十四年，命工重加装潢，移藏于南薰殿。自太昊伏羲而下为轴者六十有八，为册者七，为卷者三，先圣先［名］贤图册五，［一］①详定位置，次第甲乙，岁以盛夏曝而藏之，扃钥惟谨。又明诸帝王册向贮工部外库，后附藏殿之西室，今均归古物陈列所保存）。西有庐舍三十四间，为御书处，专管恭刻御制诗文法帖之属。稍北为西华门，门外有下马石牌，即紫禁城之西门也。

注：

〔一〕《大清会典事例》：『南薰殿尊藏古昔帝后圣贤各臣图像，为轴者百。宓牺一轴，帝尧一轴，夏禹王一轴，商汤王一轴，周武王一轴，梁武帝一轴（系半身像），唐高祖一轴，唐太宗三轴（内一轴半身，一轴画纳谏图），后唐庄宗一轴，宋宣祖二轴（内一轴半身），宋太祖四轴（内二轴半身），宋太宗一轴，宋真宗二轴（内一轴半身），宋仁宗一轴，宋英宗二轴（内一轴半身），宋神宗二轴（内一轴半身），宋哲宗一轴，宋徽宗二轴（内一轴半身），宋钦宗二轴（内一轴半身），宋高宗一轴，宋孝宗一轴，宋光宗一轴，宋宁宗一轴，宋理宗二轴（内一轴半身），宋度宗一轴，明太祖十二轴（内四轴半身），明成祖一轴，明仁宗一轴，明宣宗三轴，明英宗一轴，明宪宗一轴，明孝宗一轴，明武宗一轴，明世宗一轴，明穆宗一轴，明神宗一轴，明光宗二轴，明熹宗二轴，明兴献王二轴。宋宣祖后一轴，宋真宗后一轴，宋仁宗后一轴，宋英宗后一轴，宋神宗后一轴，宋哲宗后一轴，宋徽宗后一轴，宋钦宗后一轴，宋高宗后一轴，宋光宗后一轴，宋宁宗后一轴，明孝慈高皇后一轴。汉张良、韩信、周亚夫、岑彭、祭遵、寇恂、班超、诸葛亮、张飞各一轴。苻秦王猛一轴，唐尉迟敬德、狄仁杰、薛仁贵、郭子仪、李光弼、李晟、李孝恭、李克用各一轴，宋范仲淹、岳飞各一轴，明姚广孝一轴。为册者十八。古帝王像一册，内绘宓牺、神农、黄帝、少昊、颛顼〔顼〕、帝喾、帝尧、帝舜、禹、汤、周文王、武王、成王、宣王、汉高祖、文帝、景帝、光武、昭烈帝、吴大帝、东晋元帝、南朝宋武帝、文帝、齐高祖、陈武帝、梁武帝、隋文帝、唐高祖、太宗、元宗、宪宗、宣宗、闽王审知、后主煜、宋太祖、仁宗、高宗、孝宗、宁宗三十七像。又圣君贤臣像一册，内绘宓牺、神农、黄帝、少昊、帝尧、帝舜、禹、汤、周文王、武王、成王、宣王、汉高祖、文帝、景帝、武帝、宣帝、光武帝、明帝、昭烈帝、吴大帝、晋武帝、元帝、

明帝、唐高祖、太宗、元宗、德宗、伯夷、叔齐、姜太公、周公、老子、孔子、颜子、孙武子、伍员、孟子、列子、庄子、鬼谷子、蔺相如、屈原、张良、萧何、韩信共四十六像。又宋朝帝像一轴，宋朝后像一轴，元朝帝像一册，元朝后妃、太子像一册，元朝后像一册，明朝帝后像二册。又至圣先贤像一册，又历代圣贤名臣像一册，又孔子世家像一册，历代功臣像一册，唐名臣像一册，唐宋名臣像一册，明太祖御笔二册。为卷者三，《明宣宗行乐图》一卷，《出警入跸图》二卷。一

校勘记：

① 先圣名贤 「名」，原误为「先」。今据《日下旧闻考》卷一三引《御制南薰殿奉藏图像记》改。

乾清门在保和殿后，正中相对，南向，门广五楹，中三陛三出，各九级，周以石栏，列金狮二。凡御门听政，于门中间设宝座，部院以次启事，内阁面奉谕旨于此。[一][二]斋戒日，太常寺进铜人陈于扉左案上，召见臣工及引见庶僚，俱由门之右门入。门之东为内左门，西为内右门，皆南向。左门不常启，凡军械[机]处、①南书房、上书房等官与懋勤殿、宏德殿行走各官，及御养心殿、乾清宫召见文武官员，均由此出入。其前东出者为景运门，西出者为隆宗门，[三][四]顺治十二年重建，门各五楹，东西向。内左门之东，内右门之西，周庐各十二间，东、西各有侍卫直宿房。又东为散秩大臣直班处，及文武大臣奏事待漏之所。西为内务府、军机处直舍，[五]皆南向。其相对周庐各五间　东为宗室王公奏事待漏之所，西为军机满、汉章京直舍。军机处本内阁之分

局，雍正年间用兵西北两路，以内阁在太和门外，儤直者多虑漏泄事机，始设军机房于隆宗门内，选内阁中书之谨密者入直缮写，后名军机处，地近宫廷，便于宣召。其旁井亭各一。

注：

〔一〕《国朝宫史》：「皇帝每日视事，夙兴御养心殿暖阁，或御乾清宫西暖阁及弘德殿，阅列朝实录、宝训一册。辰刻进膳，阅王公、大臣名牌，颁赐克食。既彻，乃披览内外臣工奏折，批发〔答〕俟进止讫，下所司。随召见诸臣。奏事太监承旨下外奏事（处）引进乾清门，以次赐见毕，乃升宝座，宣引见官部旗大臣。引见者各以前后为次，捧名籤至御榻前跪呈。引班官按序引各官至丹陛上，北面跪，奏履历毕，退。皇帝降旨以籤授，大臣承旨退。皇帝还便殿。若幸瀛台等处，进膳、办事亦如之。每日未刻进晚膳，阅内阁所进各部院及督抚提镇本章，上披览裁决毕，内阁票签酌用之。付本房照〔答〕硃批清字，翌日下内阁硃批汉字施行，日以为常」。

〔二〕《天咫偶闻》：「前清康、雍以前，皆以乾清宫为寝殿。乾隆以后，改御养心殿，在月华门外，凡召对办事皆于此。每日军机大臣先入，然后引见。内廷奏事之制：每日子正，部院各以一笔帖式持折至东华门外少俟，门启，随奏事官以入，至景运门内九卿房，以摺匣及本衙门印片一纸，同交奏事官，奏事官登之于簿。少顷，乾清门启，奉之以入，至内奏事处，交奏事太监以达御览，时不过丑正也。乾清门石栏上置白纱灯一，递事者以此灯为表缀。若灯移至阶上，则事下不久矣。少顷，奏事官徐捧摺而出，高呼曰：「接事」，则群集以俟。奏事官呼某衙门，则某衙门人

前。奏事官手付口传曰「依议」，曰「知道了」，曰「另有旨」。虽百十函无一舛误，不须开匣视也。然此亦有诀，以爪划痕，俗谓之横知竖议。后移西苑，则接事在西苑门外，侍卫处楷下」。

〔三〕《天咫偶闻》：「景运、隆宗二门及东、西华门，例有护军值班。每王大臣出入，高呼：「伊里！」国语云立也，盖示人致敬之意」。

〔四〕《京尘杂缀》：「乾清宫外隆宗门椽桶上，着铁箭镞数枝，门内外均有之，为嘉庆间林清〔之〕变时所留，想见当时奋斗之状，亦可证嘉庆至今未加改缮也」。

〔五〕《天咫偶闻》：「军机堂在隆宗门内，每日寅时，军机大臣入直于此。至办事毕，内奏事太监传旨令散，乃下直。召见无时，或一次或数次。军机大臣至上前，豫敷席于地，赐坐。驾幸景山或驾幸雍和宫，如在临幸处所召见者，军机大臣随往。在宫召见，即不随往。西苑军机堂在西苑门内」。

校勘记：

① 军机处　机，原误为械。今据《日下旧闻考》卷一三引《国朝宫史》改。

乾清门内左右陛，中路甬道相属，正中南向者为乾清宫。〔一一〕宫广九楹，深五楹，中设宝座，顺治十二年建，康熙八年重修，嘉庆二年灾，重建。凡临轩听政，于内廷受贺，赐宴及召见臣工，引见庶僚，接见外藩属国陪臣御焉（每岁元旦及上元日，钦点皇子、皇孙及近支王、贝勒、公曲宴于乾清宫。康熙癸巳，仁庙六旬，开千叟宴于乾清宫，预宴者一千九百余人。乾隆乙巳，纯庙五旬，开千叟宴于乾清宫，预宴者三千九

百余人，各赐鸠杖。乾隆壬寅，普宴宗室于乾清宫，凡三千余人）。左右列图史、玑衡、彝器，殿前列铜龟、鹤各二，日圭、嘉量各一，宝鼎四。东〔西〕丹陛之下，有文石台二，①上安设〔社稷〕江山金殿。②宫之东为昭仁殿，〔二〕清高宗敕检内府书宋、金、元、明旧板书籍四百部，庋藏殿内，御书额曰『天禄琳琅』。今有书目十卷，续目二十卷。后楹为五经萃室，亦藏岳珂刊刻五经。西为宏德殿，〔三〕〔四〕同治时，穆宗读书于此。

注：

〔一〕明季移宫为三案之一。光宗崩，熹宗即位，时李选侍犹居乾清，帝乃暂居慈庆宫。左光斗疏言内廷之有乾清，犹外庭之有皇极，惟皇帝御天得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今选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然居正宫，殿下乃居慈庆，不得守几筵，行大礼，典制乖舛，名分倒置。至初五，选侍尚未有移宫意。杨涟立候上批，得旨即日移宫。王安等从中恐吓，选侍遂不及待，手抱八宫〔公〕主徒步以行，凡簪珥衾裯之属，俱为群阉掠夺，跟〔踉〕跄至哕鸾宫，选侍泣下。

〔二〕《故宫考》：『弘德殿原名雝肃〔肃雝〕殿，③万历十一年四月改，与昭仁殿互易。清代为皇帝阅列朝实录及宝训之所。传闻咸丰时曾寝兴于此。今殿已荒废，内藏残本《图书集成》及旧硬木器具』。

〔三〕《故宫〔考〕》：『昭仁殿原名弘德殿，万历十一年四月，改雝肃〔肃雝〕殿为弘德

殿，④遂改弘德殿为昭仁殿。明崇祯帝殉国前，曾手刃其女昭仁公主于此。清康熙时，为寝兴温室。乾隆时，藏善本书于此，今已散失，闻已赏溥杰矣』。

〔四〕《故宫考》：『乾清宫西暖阁为明万历、天启二帝居处，东暖阁为泰昌、崇祯二帝居处。魏忠贤、魏朝因争宠客氏，曾互诟于此。正殿原有『敬天法祖』牌，崇祯元年八月所立。明时每岁腊月二十四日至正月十七日，于室丹墀内昼夜放炮及烟火。上元节则安设七层牌坊灯于丹陛。忠贤弄权时，曾在此室阅看文书。至清代，则引见外国使臣，召对百官，批阅章本皆在此殿。康熙六十一年及乾隆五十年，两开千叟宴于此。正殿中为宝座，上悬「正大光明」匾，两旁置玉牒及《图书集成》、星球仪等。《东华录》云：「嘉庆二年，乾清宫灾」。是今殿乃嘉庆时重修者。现西暖阁内有历朝实录，御笔书画及各项古玩等』。

校勘记：

① 东西丹陛　「西」，原脱。今据《日下旧闻考》卷一三「按语」补。

② 上安设社稷江山金殿　「社稷」二字原脱。今据《日下旧闻考》卷一三「按语」增补。

③④ 肃雝　原作「雝肃」，误。今据《日下旧闻考》卷三四引《明宫殿额名》改正。

稍南为端凝殿，〔一〕三楹西向。再南为旧设自鸣钟处。〔二〕又南东出者为日精门，门南为御药房。〔三〕又南转而北向者为上书房，〔四〕雍正中建，嘉庆七年重修（皇子六龄即入上书房读书，近在禁御，便上稽察也）。〔五〕宫之西庑向东与端凝殿相对〔者〕为懋勤殿，〔六〕清康熙读书于此（德宗欲开懋勤殿听新政即此），殿三

蹬，其南为批本处（清初鉴明季秉笔太监之弊，特简翰林官一员，满内阁侍读一员，满中书舍人六员，在内延[廷]行走，专司批发。凡本章，大学士票拟以上，经上披览毕，即交该处清字批示，然后交付内阁学士，恭录发抄，俗谓之红本）。[七]又南西出者为月华门，又南为内奏事处，[八]为尚乘轿（祇[祗]奉皇帝出入乘舆）。又南转而北向者，西为南书房。[九][十]清自仁宗立南书房于乾清门右阶下，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充之。东为宫监办事处，又东为侍卫直次。

注：

[一]《故宫考》：『端凝殿取「端冕凝旒」之义，为贮冠袍带履之所。嘉靖十四年七月改。今殿内所储为官帽、朝珠、藏香、书籍等物。宣统逊下之辫发亦置此殿。北小库内储康熙、雍正、乾隆历年所制瓷器珐琅器』。

[二]《故宫考》：『昔储藏香及钟表，相沿称为自鸣钟处。现储藏藏香，旧天文仪器及历象书籍等』。

[三]《故宫考》：『御药房内祀药王，存有药品』。

[四]《天咫偶闻》：『上书房阶下为习射之所，上政事之暇，辄呼皇子王子习射，诸师傅善射者亦与。中辄赐帛，或赐翎枝，以为常课』。

[五]《故宫考》：『清宣统时，醇亲王摄政，常听政于此。中间祀孔子』。

〔六〕《故宫考》：「懋勤殿，嘉靖十四年七月改。天启帝造地炕于此，恒临御之。帝好武戏，常在此观岳飞、秦桧等戏。地震时，乾清宫东暖阁窗牖震毁，帝移居于此十日。清康熙后，为内廷翰林侍直之所。今内所存为图书、御笔字画、贡笔、贡墨等」。

〔七〕《故宫考》：「批本处现存历代奏档，己〔已〕移置图书馆，现改为第八陈列室」。

〔八〕《故宫考》：「内奏事处，从前每日内外臣工所进章奏，俱由内奏事进呈，后仍由其交出，现房内储有杂档案少许，南隔壁明时为太监王安及魏忠贤值房」。

〔九〕《故宫考》：「南书房为内廷词臣之直庐，现存书籍及档案等。「南书房」三字系刘墉书」。

〔十〕《天咫偶闻》：「乾清宫之东廊为端凝殿，西廊为懋勤殿，天府图书皆庋于此。乾、嘉两代，命翰林遍录为《石渠宝笈》、《天禄琳琅》、《阏殿珠林》、《西清古鉴》等书。详阮文达元《石渠随笔》、胡以庄敬《西清札记》。入值者皆南书房翰林官也。南书房则在乾清宫南廊下之西，最为清要之地，或代拟谕旨，或咨询庶政，或访问民隐，或讲求学业。国初不必定用翰林〔一一〕。故查初白、李复堂以举人入；梅文穆、高江村、何屺瞻以诸生入；王白田以教官入。盖天下人才，皆如烛照，故所取悉当如此，其礼数亦非他臣所敢望。赐赉与王公军机大臣同。若上书房，虽亦在内廷而礼数不逮矣。然书房之制，实超越前代。盖前代人君自为太子时，已养尊处优，侈然自肆。所谓生于深宫之中，长于阿保之手，几不知世间事为何若。及其为君，复安望其悉天下利病耶？国朝自太宗以后不立太子，皇子之幼，与诸王世子共学于上书房。选词臣有学行者，训迪加严，与民间延师无异。又有清文师傅，日习清文，而于骑射技勇皆兼习之。故嘉庆癸酉之变，宣宗

在书房亲以鸟铳殪贼。文宗及恭邸、醇邸皆尝举〔舞〕刀，有御制刀铭』。

昭仁殿之左，东出者为龙光门，宏德殿之右，西出者为凤彩门。〔一〕乾清宫后为交泰殿，渗金圆顶，制与中和殿同，御用宝玺凡二十五，俱藏于此。〔二〕〔三〕殿两庑，左出者为景和门，右出者为隆福门。殿后为坤宁宫，广九楹。〔四〕〔五〕左为东暖殿，右为西暖殿。〔六〕东暖殿之东为永祥门，稍北为基化门，俱东出。西暖殿之西为增瑞门，稍北为端则门，俱西出。坤宁宫后北向正中为坤宁门，〔七〕门外即御花园。

注：

〔一〕《故宫考》：『交泰殿旁为明天启时奉圣夫人直房，清时内监小德张亦曾居坤宁宫西庑』。

〔二〕《大清会典事例》：『储御宝于交泰殿，凡二十有五：一曰大清受命之宝；二曰皇帝奉天之宝；三曰大清嗣天子宝；四曰皇帝之宝；五亦曰皇帝之宝；六曰天子之宝；七曰皇帝尊亲之宝；八曰皇帝亲亲之宝；九曰皇帝行宝；十曰皇帝信宝；十一曰天子行宝；十二曰天子信宝；十三曰敬天勤民之宝；十四曰制诰之宝；十五曰敕命之宝；十六曰垂训之宝；十七曰命德之宝；十八曰致文之宝；十九曰表章经史之宝；二十曰巡狩天下之宝；二十一曰讨罪安民之宝；二十二曰制驭六师之宝；二十三曰敕正万邦之宝；二十四曰敕正万民之宝；二十五曰广运之宝』。

〔三〕《故宫考》：『最近皇后之册宝，亦置此殿，东侧有乾隆年制之铜壶滴漏，西侧有大

自鸣钟」。

〔四〕《国朝宫史》：「坤宁宫祀神仪，每岁元旦子刻，司香神位前上香，皇帝、皇后行礼。正月初旬，暨每月朔日朝祀之礼：司香豫悬黄幔于殿西炕上，幔内悬朝祀神像二，东向。悬樻于幔左右。〔炕上设低桌二，陈炉三，琖三，时果九，糕十。〕①炕前设献案，〔陈黄瓷碗二，以一实酒，虚其一。案下列罇酒，前设采毡。〕②日昧爽，司俎内监进二豕于庭，司香献香，执弦板，内监及司俎官率所属进，向上坐奏神弦拍板，附〔拊〕掌应节，六献酒，〔俱灌虚碗中〕，一叩，兴，合掌致敬，弦板暂止。司香徹献案设，司祝礼神，低桌奏神位〔弦〕拍板如初。司祝执神刀进，跪，一叩，兴，举神刀致辞，诵赞者九，祈祷三，司祝复跪，一叩，兴，诵赞三，弦板复止，众皆兴，侍立于侧。皇帝亲诣行礼，入殿门至神位前立，司祝先跪，皇帝跪。司祝致辞，皇帝行礼，兴。司祝叩，兴，合掌致敬。司香徹琖，奉神像一纳于黄筩。敬奉西楹神亭内，移黄幔稍南位神像于中。执弦板人等复进跪坐，司香敛毡三折之，设于炕下，奏神弦拍板如初。司祝复跪致辞，献香酒，司祝酌酒，执豕耳灌之，一叩，弦板暂止。司俎举豕于俎，复奏神弦拍板，灌豕耳如初。一叩，兴，退。弦板止。众皆兴，退。司俎如法以次刲牲，熟而荐之。司香献香，复设采毡，司祝进跪献酒，奏神弦，拍板，拊掌如初。三献毕，一叩，兴，合掌致敬，乃徹馔，列胙于长案前。皇帝亲行礼于殿内南炕上，陞座进胙肉，并召王公、大臣入于炕前，赐坐，随同食肉，皆先期候旨行。司香敛樻于囊，奉神像纳于朱筒，敬奉西楹神亭内。夕祀之礼：司香豫悬青幔于殿北炕上，树杆于西，悬大小神铃七，奉夕祀神位三于幔内，南向，设低桌二，……炕下陈罇酒于西。酉〔申〕刻，司香献香，司祝系裙，束腰铃，击手鼓，迎神致辞舞蹈者三，皆击手鼓为节，内监亦击手鼓鸣拍板和之。鼓止，司祝释手鼓腰铃，司香设采

毡，皇帝亲诣行礼，并如朝祀之仪。割牲、脊俎，并如朝祀。司祝进跪致辞，叩首合掌致敬。毕，司香敛毡，展青绸幕。掩灯火，众皆出，阖户，惟司祝暨执鼓板内监侍。司祝振铃杆逐神，祷祝者三，击鼓鸣拍板和如初。启扉，明灯，司俎徹俎，司香卷幔，奉神像内［纳］朱匣［椟］内敬安原位，礼毕。每日朝祀夕祀仪并同。祭之翌日，行还愿礼。豫安神像于坤宁宫西亭内，司俎太监等于庭内神杆东北设案一，西向，奉神杆倚柱座前，杆前［首］向东仰，……日昧爽，［司］俎进一豕于庭，司香设采毡于阈内，皇帝亲诣行礼，向神杆南面跪，司俎进举盘中米酒之。皇帝行礼。兴，司俎如法割牲，熟而荐之。陈颈骨及胆于案上左右银盘内，缕肉为脍，列碗二，佐以箸，炊稗为饭。列碗二，佐以匙，相间以献。皇帝行礼如前仪，礼成，司俎等敬奉颈骨于杆端，置胆脍及米于杆碗内，遂立杆，以所献之肉饭进，皇帝皇后受胙，司香等徹陈设，礼毕。每岁春秋二季，堂子恭立神杆，奉神位于堂子，大祭回宫，并于坤宁宫大祭。前期四旬，于宫内西炕上酿酒，祭前一日漉之。司香染布为神冠，制楮帛。大祭日，司俎妇人打糕作穆丹条子，余并如前仪。每岁十二月二十六日，恭奉神位至堂子，五鼓时，掌仪司以内监十六人舁黄缎神舆二，至坤宁宫门外。司俎二人，各捧朝祀神位，夕祀神位，安奉舆内。内监舁行，导以御仗八，灯四，并司俎官员等六人。经宫殿各门，俱由中阈至乾清门。侍卫十人前导，掌仪司官扈行，出长安左门，至堂子飨殿内供奉，晨夕献香并如仪。至新正初二日，恭迎神位还宫。……四月八日，佛诞祭祀。是日，所司于堂子飨殿陈设如仪，掌仪司以内监八名舁黄缎神舆至坤宁宫门外，司俎恭奉［捧］神位安奉舆内，内监舁行，灯仗仪卫如前。司俎首领太监等以椴叶饽饽、酿酒、红蜜棉花置盒内，随行至堂子飨殿，浴佛祭祀，所司执事如仪。礼毕，迎神还宫」。

〔五〕《故宫考》：『此宫在明为皇后寝室，所谓中宫也。宫后有秋千，清明节宫眷游戏于此。清制，凡祭必于寝，故中四间后改为祭天跳神之处。东边有长桌一，以宰牲。后有大锅三，以煮祭肉。西边有布偶人之画像，盖其所祭之神。壁上挂一袋，俗名子孙袋，内储幼年男女更换之小锁（清俗幼年男女身均佩锁，男至成婚，女至出嫁而止。每年岁末将旧锁更换，储此袋中），此外铜铃、拍板、布幔等物，均祭时女巫歌舞所用，尚存满洲旧俗。元旦皇帝行礼后，在南炕升坐进胙肉，召王公大臣同食，皇后则于东暖阁率贵妃以下同受胙分尝。东暖阁并作大婚时洞房，内有楼供佛像，楼下当中有新莽嘉量。宫西二间内有神亭，为储祭天神像之用。宫外有神竿，又名祖宗竿，清俗于祭天时于竿东北设案，陈头骨、胆、脍、米等，祭后献头骨于竿端，置胆脍及米于竿碗内，然后帝后受胙』。

〔六〕《故宫考》：『西暖殿与弘德殿相对，内有各种药品』。

〔七〕《故宫考》：『坤宁门旧名广运门，嘉靖十四年七月，改坤宁门为顺贞门，遂改广运为坤宁』。

校勘记：

①② 据《国朝宫史》卷六增补。

御花园正中南向者为天一门，〔一〕左曰琼苑东门，右曰琼苑西门。天一门外列金麟二。门内南向者为钦安殿。殿顶镶渗金宝瓶，恭祀元天上帝于殿中。〔二〕殿前有方亭二，殿后稍北叠石为崇山。〔三〕山有石洞，山巅有御景亭，山之东为摛藻堂，

[四]堂之东为凝香亭，池上有亭曰浮碧。其南为万春亭，又南而西向者为绛雪轩，[五][轩]南即琼苑东门也。殿西稍北为（亭为斗坛）延晖阁。[六]阁相对为四神祠，阁西为位育斋，斋前有池，池上有亭曰澄瑞，[七][即亭为斗坛]斋西为毓翠亭，[八]其南为千秋亭，[九]又南为养性斋，[十]东向七楹，南北向各三楹，皆有楼，斋南即琼苑[十一]西门。殿北为承光门，北向，门外列金象二。左为延和门，右为集福门，东西向。正中为顺贞门，[十二]其北为神武门，门外有下马石碑，即紫禁城之北门也。

注：

[一]　《故宫考》：「嘉靖十四年四月，额为「天一之门」，取「天生一水」之义，谓可防火，清时改为天一门」。

[二]　《故宫考》：「崇祯十五年隆德、英华殿诸像，并移朝天宫、大隆善寺，惟此殿像如故。相传殿东北有二足迹，嘉靖时两宫灾，元武神常立此拯火云。说见谈迁《枣林杂俎》「两京宫殿」条。」

[三]　《故宫考》：「山名堆秀，旧为观花殿，万历十一年二月拆去，叠石为山，中有洞，额曰「堆秀」。今山石危险，不可登也」。

[四]　《故宫考》：「摛藻堂向为藏弃[弆]秘笈之所。乾隆二十八年，命择《四库全书》之精要者，为《四库荟要》，储于此。现尚存，实海内孤本也。堂之西有古柏，院壁刻清高宗《御

制古柏行》。据寺人相传，乾隆南巡时，柏忽枯死，而乾隆则时时觉有树影前导，迨回銮以后，亦复活。乾隆以其通灵气也，故加封号焉。堂之东为凝香亭，明时金香亭旧址也。堂前为池，池上有亭曰浮碧亭」。

〔五〕　《故宫考》：「绛雪轩，轩前植绛雪花，即太平花，为仅见之品，轩以此得名。乾隆时尝与群臣吟咏于此。隆裕太后曾以此作憩息之所」。

〔六〕　《故宫考》：「延晖阁，明名清望阁。今阁下层存列朝圣训，相对为四神祠，亦明建清改。祠后有台，下为鹿囿」。

〔七〕　《故宫考》：「澄瑞亭，明万历十一年三月建，后为位育斋，即明之对育斋也」。

〔八〕　《故宫考》：「称为毓翠亭，与金青亭相对，嘉靖十五年十二月改，清改金香为凝香」。

〔九〕　《故宫考》：「千秋亭，嘉靖十五年十二月改，上供佛像」。

〔十〕　《故宫考》：「明时为乐志斋，斋前有曲流馆，万历十九年闰三月拆门连房添盖，清改今名。曾为宣统习英文处，楼上下皆设西式器具」。

〔十一〕　《故宫考》：「承光门内为御花园，明为宫后苑。园内奇石罗布，佳树葱郁，有古柏藤萝，皆明代旧物」。

〔十二〕　《故宫考》：「旧为地〔坤〕宁门，①明嘉靖十四年七月改为顺贞门，延和、集福两门亦系同时改称」。

校勘记：

① 坤宁门 本书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年）版引《故宫考》作「坤宁门」。而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再版时则改为「地宁门」。今录此供参考。

由日神［精］门而东为东一长街，南即内左门，中为近光左门，北为长宁左门，又北而西，即琼苑东门。由近光左门而北，西向门凡三：曰咸和左门、广生左门、大成左门。咸和左门之东，相对为景曜门，中间南向者为景仁门，门内为景仁宫。广生左门之东，相对为履和门，中间南向者为承乾门，门内为承乾宫。出咸［大成］左门之东，①相对为凝瑞门，中间南向者为钟粹宫。三宫之东为东二长街，南为麟趾门，北为千婴门，街东与景曜门相对为凝祥门，再东为昭华门，中间南向者为延禧门，门内为延［延］禧宫。街东与履和门相对为德阳门，再东为仁泽门，中间南向者为永和门，门内为永和宫。[一]街东与凝瑞门相对为昌祺门，再东为衍瑞门，中间南向者为景阳门，门内为景阳宫。六宫之东为小长街，街南向东直出者为苍震门。[二]街东为内库房，其北向西者为钦昊门，［门中向南为天穹门，］②门内为天穹宝殿，恭祀昊天上帝。千婴门之北有殿宇五［所］，③所谓乾东五所也。

注：

[一]《彤史拾遗》：「田妃见后稍倨，后每抑之以礼。会岁旦，妃当诣坤宁宫，适天寒雨

雪，翟车止门外不即入，又不令传免。久之，袁淑妃车至，即传入相见，且故为好语谢之去。于是始传妃车入坐朝之，朝已遽下无他言，妃大恨，向上泣诉。上在交泰殿与后语不合，推后仆地。上寻悔，令贵妃省愆，退居启祥宫，三月不召。既而后在永和门看花，请召妃，上不应，后遽令以车迎之，乃相见如初」。按：《日下旧闻》引《悫书》，坤宁宫皇后所居，左曰景和门，右曰隆福门。东宫贵妃所居，东二长街之东曰永和宫，是永和乃田妃之宫，景和乃周后召妃看花之门也。永和门「永」字当作「景」。

〔二〕《国朝宫史》：「乾隆元年上谕：朕闻前有皇太后之弟谢恩，竟进苍震门内，尔等查明。嗣又奉谕，苍震门亦系宫闱之地，未奉旨意，岂可擅将外人领入门内，将来移居慈宁宫，若如此轻易带领，成何事体」。

校勘记：

① 大成左门之东　大成，原误为「出成」，今据《日下旧闻考》卷一五引《国朝宫史》改。
② 门中向南为天穹门　此句原脱。今据《日下旧闻考》卷一五引《国朝宫史》增补。
③ 千婴门之北有殿宇五所　「所」字原脱。今据《日下旧闻考》卷一五引《国朝宫史》补。

日精门长街之南，向东为仁祥门，又东相对为阳曜门，正中为斋宫，〔凡〕大祀致斋于此。再东为毓庆宫，乾隆六十年，仁宗受封皇太子后，自撷华殿移居此宫。德宗登极后，几暇读书于此。东室西向者为继德堂，东大〔次〕室为味余书室，①再东为知不足斋。宫前为祥旭门，再南为前星门，祥旭门内为惇本殿。

由月华门而西为西一长街，南即内右门，中为近光右门，北为长宁右门，又北而西即琼苑西门。由近光右门而北，东向门凡三：曰咸和右门、广生右门、大成右门。咸和右门之西，相对为纯佑门，中间南向者为永寿门，门内为永寿宫。广生右门之西，相对为崇禧门，中间南向者为翊坤门，门内为翊坤宫，［一］大成右门之西，相对为长泰门，中间南向者为储秀门，［二］门内为储秀宫。［三］三宫之西为西二长街，南为螽斯门，北为百子门。街西与纯佑门相对为嘉祉门，再西为启祥门。中间南向者亦曰启祥门，门内为启祥宫。［四］

注：

［一］《故宫考》：「翊坤门内，原为万安宫，嘉靖十四年五月更为翊坤宫，为西宫妃嫔所居，清因之。慈禧太后为贵妃时亦居此。相传同治即生于此。壁刻梁耀枢、陆润庠书《万寿无疆赋》。东厢为延洪殿，亦名云斋。西厢为元和殿，亦名道德堂」。

［二］《故宫考》：「翊坤宫后为体和殿，凡五楹，旧为储秀门址。翊坤、储秀二宫合并后，即址建改此殿。东为大成右门，西为长泰门，东西厢为平康室、益寿斋」。

［三］《故宫考》：「体和殿后为储秀宫，清因明名，宣统未出宫时，其后居此。东为卧室，西为浴室，东厢为养和殿，西厢为绥福殿」。

［四］《故宫考》：「太极殿，五楹，在启祥门内，即启祥宫。原为未央宫，嘉靖十四年五

月，更名启祥宫，明兴献帝诞生之所。兴献帝者，成化之子，嘉靖之父也。前时为同治瑜太妃所居，中有宝座」。

校勘记：

① 东次室为味余书屋　「次」，原作「大」。今据《光绪顺天府志·京师志》改。

与崇禧门相对为敷华门，再西为绥祉门，中间南向者为长春门，［一］门内为长春宫。［二］与长春门相对为咸宁宫，再西为永庆门，中间南向者为咸福门，门内为咸福宫。百子门之北，有殿宇五所，所谓乾西五所也。

注：

［一］　《故宫考》：「体元殿在太极宫后，为长春门旧址。长春、启祥二宫既合并，以其址建此殿，东西两厢为怡性殿、乐道堂」。

［二］　《故宫考》：「体元殿后为长春宫，其东为敷华门，通西二长街。其西为绥祉门，通建福宫等处。明嘉靖十四年五月，更名为永宁宫，万历四十三年六月，复改为长春。天启妃李氏居之。四围走廊绘《红楼梦图》。宫五楹，中宝座。宣统妃居之，西一间为卧室，西二间为书房，东间为浴室。其西厢为承禧殿，设有至圣先师神位，宣统妃读书处也。东厢为绥寿殿，后殿额曰『怡情书史』，中置后妃册宝，东西厢曰益寿斋、乐志轩」。

近东者为重华宫，［一］［二］清高宗旧邸，［宫］前曰重华门，门内为崇敬殿，殿额曰乐善堂。［三］宫之东庑为葆中殿，殿额曰古香斋，十种书籍名取此。西庑为浴德

殿。殿［宫］之后为翠云馆。宫之东为漱芳斋。［四］

注：

［一］《啸亭杂录》：『乾隆中，于元旦后三日，钦点王大臣之能诗者，曲宴于重华宫。演剧赐茶，仿柏梁制，皆命联句，以纪其盛。复当席御制二章，命诸臣和之，后遂以为常礼』。

［二］《国朝宫史》：『每岁十二月初一日，懋勤殿首领太监陈龙笺大笔墨海于重华宫祇候，以赐福苍生笔书「福」字十余幅，悬贴各宫。自是将军督抚奏函至，并御书缄赐之。十五六等日召御前大臣侍卫至重华宫，二十六七等日召诸王大臣内廷翰林等至乾清宫赐「福」字』。

［三］《日下旧闻》：『嘉靖十三年，建皇史宬于重华殿西，藏大［太］祖以来御笔实录。又古今通集库，以贮古今君臣画像符券典籍』。

《故宫考》：『崇敬殿凡五槛［楹］，乾隆作皇子时所书御制诗文有《乐善堂集》，即指此。殿前有乾隆书《平定台湾重华宫茶宴廷臣翰林诗》石刻，中为宝座，旁有红雕漆龛，内有乾隆诗文稿。东西暖阁供佛，西暖阁有藏经』。

［四］《故宫考》：『重华宫之东为剧［戏］台，台前为漱芳斋，凡五楹，有穿堂以通后殿，作「工」字形。东室匾曰「随安室」，荣惠贵妃之宝在焉。荣惠贵妃，同治瑨妃也。重华宫瑨太妃居之，东室曰芝兰室』。

月华门长街之西，南向为延庆门，门内为延庆殿，［一］殿北为广德门，门内为抚辰殿，［二］殿后即建福宫（宫为乾隆年间特旨所建）。［三］宫后为惠风亭，亭北为静

怡轩，轩后为慧曜楼，西为吉云楼。斋垣之西为碧琳馆，馆南为妙莲花室，室南为凝辉堂，堂南室曰三友轩，堂前为延春阁，阁北相对，即敬慎斋。〔四〕〔五〕

注：

〔一〕《故宫考》：『广德门南为延庆殿，殿前为延庆门，殿前三楹已荒废，现存木器伞灯等项。以上各处，近年全为宫中堆煤之所』。

〔二〕《故宫考》：『建福门内为抚辰殿，殿三楹，殿前有铜炉二，明嘉靖二十二年制，殿内祀普天众仙暨春夏秋冬四官神位』。

〔三〕《故宫考》：『建福宫凡三楹，乾隆五年改建。屋瓦用蓝色，异他宫，原为守制时所居，后未果，见《乾隆御制隆福宫赋》及诗。中为宝座，东间祀孝贞显皇后神位，西间杂置佛龛甚多』。

〔四〕《故宫考》：『民国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夜（阴历五月十三日），宫内敬慎斋失慎，延烧东西南三面，历代古物之存于此者，均付焚如。起火原因，人言言殊，宫内事秘，莫可究诘。火后宣统就其原址夷为球场，场东盖玻璃室一，内有鞋二帽一，硕大无朋，其为何用不可知也。复有刀矛剑戟等物，宣统皇帝游戏之所也。据《宫史》所载，惠风亭以下各处，今俱无存，惟余延春阁前之石洞而已』。

〔五〕《清室内务府报告德日新失慎延烧情形及灾后办法》：

『谨查五月十三日夜内德日新失慎，延烧延春阁、静宜轩、广生楼、中正殿、香云亭等六处，

经臣等会同王怀庆、薛之珩、聂宪藩等督饬消防队当场救护，遂即会商清理火底办法，由警察厅护军管理处派拨官弁，刨挖检拾，并由臣等拣派司员逐日前往监视，现在清理完竣，所有检拾熔化佛像经版铜锡等项，共五百另八袋，金色铜片及残伤玉器等项共四十三箱。复经臣等前往详勘，恭查残缺佛像，亟应量加修饰，敬谨供奉。焚毁经版情形较轻者，拟交中正殿尊藏保管。其熔毁铜锡玉器等件，择其完整者四十九件，交进。其余残缺不齐者，交由中正殿司员妥为收存」。

月华门之西，相对为遵义门，门内西南向者为养心门，门内为养心殿，嘉庆七年重修。是殿为列帝宵旰寝兴之所。殿东，西暖阁，阁后室东为寝宫，西曰随安室。西暖阁有室曰三希堂，阁后北接后轩三楹，东为无倦斋，西为梅坞，向后为穿堂，为二层殿。殿之北曰能见室，其东曰攸芋斋。由景运门东出，左为肃诚门，门中南向者为奉先殿，殿前后各七楹，中奉安列圣神龛。殿东为夹道，即苍震门前直街也。街东为宁寿宫，清高宗于乾隆三十七年壬辰葺，备归政后尊养之所。[一][二][三]门凡六：正中为皇极门，东出曰敛禧门，西出曰锡庆门，又西向曰履顺门、蹈和门，东向曰保泰门。皇极门之内为宁寿门，门前列金狮二。门内为皇极殿，殿重檐，仿乾清宫制。[四]殿庑东出者为凝祺门，西出者为昌泽门，又西即履顺门，殿后即宁寿宫。亘以长街，正中为养性门，门内为养性殿，[五]殿后为乐寿堂，[六]堂西为三友轩，堂后为颐和轩。

〔七〕东暖阁亦曰随安室，西暖阁外曰如亭，后厦曰导和养素轩，后为景祺阁。〔八〕由宁寿宫而东，保泰门北，崇楼三层为畅音阁，〔九〕阁相对为阅是楼。后殿宇四所，前殿曰寻沿书屋，〔十〕后殿之东曰景福门，门正中南向者为景福宫。〔十一〕乾隆四十九年，因五代同堂之庆，额曰『五代五福堂』。〔十二〕宫后为梵华楼，稍西为佛日楼。〔十三〕

注：

〔一〕《故宫考》：『宁寿宫垣南北百二十七丈有奇，东西三十六丈有奇，所占之地，约当内廷四分之一。其规模全仿内廷各正宫正殿。皇极殿制如乾清宫，宁寿宫（宫统名宁寿宫，内特有一室，亦名宁寿）制如坤宁宫，养性殿制如养心殿，乾隆五十一年落成，奉太后称庆，并贺金川奏凯。每逢佳节，暨乾隆五十八年八旬万寿，均在是宫开祝。迄乾隆六十年归政后，永定此地为太上皇燕憩之所。中阅百余年至光绪亲政，孝钦皇太后舍慈宁宫不居，而居此宫，今官〔宫〕中东路粉垩犹新也』。

〔二〕《故宫考》：『宁寿宫西楹，有煮肉祭神大锅，吃肉木炕，及满洲跳神法器等等。东楹为东暖阁，有乾隆御笔《宁寿宫铭》云：「小子践阼，历兹册〔廿〕载，①归政理得，适〔通〕新是宫。②殿称皇极，重榴建前，宫仍其旧，为后室焉。执豕敬神，我朝旧制，清宁坤宁，祖宗所奉。朔吉修祀，宁寿斯踵」。盖满洲旧制，凡祭必于正寝，此宫之制，恰同中路之坤宁，盛宗之清

宁，故铭云然』。

〔三〕《鞠部丛谈校补》：『每年宁寿宫初演剧，皆先跳灵官，皆分配伶人饰之。头一对为时小福王楞仙，其后易以乔蕙兰。原注：宫中各处每年初演剧，必跳灵官，不独宁寿宫为然也。戊戌以前，慈禧后傅〔传〕戏，每在宁寿宫，德宗则在漱芳斋，及帝被幽，遂无皇帝传戏之事。戊戌后传戏有四处：宁寿宫、颐年堂、纯一斋及颐和园是也。颐和园中有两处，一为德和园，其一余忘之矣。庚子后德和园传戏盖最多也。至于宣统，则丰泽园曾演一二次，其余专在漱芳斋矣』。

〔四〕《故宫考》：『皇极殿如乾清宫而略小，殿中东设铜壶刻漏，西设自鸣钟，中有宝座，东西各有暖阁。皇极门外有九龙琉璃壁，华丽过于北海者』。

〔五〕《故宫考》：『养性殿陛西盈而东朏，西陛南下，东陛东下，一如养心殿，盖满制也。殿正中为宝座，东暖阁扁〔匾〕曰明窗。西楹之北间，有塔院，为奉佛之所，亦如养心殿。东西各有复室，曲折回环。西屋并结石成岩，中有坐禅处，乾隆有《题养性殿诗》：「允宜归大政，余日享清福。是用构养性，其仿养心屋」。可见其全仿养心殿也，现改为第三陈列室』。

〔六〕《故宫考》：『乐寿堂后两庑嵌乾隆书敬慎斋石刻，乾隆四十一年题《乐寿堂诗》注云：向以万寿山背山临水，因名其堂为〔曰〕乐寿，③屡有诗。后得董其昌论书〔古〕帖，④知宋高宗内禅后有乐寿老人之称，喜其不约而同，因以为〔名〕宁寿宫书室〔堂〕，⑤以为〔待〕倦勤之所，〔倦勤后居之〕。⑥按《清宫史续编》五十九卷言西楹北间为寝宫，今未能详指其所，此堂构造，亦极复杂，不知何所取义也。今改为第五陈列室』。

〔七〕《故宫考》：『轩两庑亦嵌《敬慎斋帖》』。

［八］《故宫考》：『景祺阁之后为贞顺门。又即宁寿宫全院之后门。庚子之役，孝钦皇太后仓皇出走，即出是门，门内穿堂三楹，前有井，孝钦出门时，推德宗宠妃珍妃于此。今已封禁，昔人附会贞顺为珍殉之兆，谬也』。

［九］《故宫考》：『畅音阁盖内廷演戏之所，阁内陈列朝会乐器』。

［十］《故宫考》：『有垂花门可通阅是楼，院内中有石山，额曰：「小有洞天」』。

［十一］《故宫考》：『景福宫昔为清圣祖奉孝惠皇太后之所』。

［十二］《故宫考》：『五代五福堂，据乾隆《五福颂》知新宫系仿西路建福宫静怡轩之制。又考「五福堂」系圣祖赐世宗匾额，乾隆四十九年喜见五代元孙，因增二字书匾，即康熙时定名之景福室［宫］』。

［十三］《故宫考》：『梵华楼、佛日楼均奉佛之所』。

校勘记：

① 历兹廿载　廿，原误为册。《日下旧闻考》卷一八引《御制宁寿宫铭》云：「小子践阼，兹历廿年。设复廿载，八旬五臻」。据改。

② 遹新是宫　遹，原作「适」。据同上书引文改。

③④⑤⑥ 均据《日下旧闻考》卷一八引《乾隆四十一年御制乐寿堂诗注》改。

由宁寿宫而西为蹈和门，内为衍祺门，门内为古华轩，［一］轩西为禊赏亭，［二］亭东为抑斋亭，［三］北为旭辉亭。轩后垂花门内为遂初堂，堂后叠石屏，其西为延趣楼，东向，楼外为耸秀宫，宫北为萃赏楼，西为云光楼。楼后圆亭曰碧螺，其

北为苻望阁，阁后为倦勤斋。斋西廊外为竹香馆，[四]阁西为[玉]萃[粹]轩，①其南曰得闲室，北为净尘心室。[五]景福宫之后为兆祥所，旧为皇子所居，西为花园，又西即神武门也。

注：

[一]《故宫考》：「古华轩额已毁」。

[二]《日下旧闻考》：「亭中刊有[御笔临]董其昌《兰亭[记]》，②今无存」。

[三]《故宫考》：「抑斋之外，有撷芳亭，西为矩亭」。

[四]《故宫考》：「竹香馆内结构悉以竹为之」。

[五]《故宫考》：「自衍祺门至苻望阁、倦勤斋，是为宁寿宫之西一路，西路旧无人居，荒芜特甚，与中路、东路之曾为慈禧住处者迥别。盖自乾隆卒后，迄今已百二十有五年矣」。

校勘记：

① 阁西为玉粹轩　玉，原脱。粹，原误为萃。《日下旧闻考》卷一八「按语」云：「苻望阁西门外为玉粹轩」，据改。

② 亭中刊有御笔临董其昌《兰亭记》　《日下旧闻考》卷一八「按语」云：「(古华轩)轩西亭额曰禊赏亭，亭中恭刊御笔临董其昌《兰亭记》」。据补。

由隆宗门而出，右为慈宁宫，[一]顺治十年建，乾隆十六年重修。正中南向者为慈宁门，东为永康左门，西为永康右门，门前列金狮二，门内即慈宁宫正殿。殿前

东庑门曰徽音左门，西庑曰徽音右门。东庑之南有佛堂，后供佛像，左殿宇二层，东曰慈祥门，与启祥门对。又南为长庆门。慈宁宫之前为咸若馆，馆之左为宝相楼，其南为含清斋，右有吉云楼，其南为延寿堂，堂北为慈荫楼。慈宁宫之西为寿康门，门内为寿康宫，又南为慈宁右门。寿康宫后为东西长街，街西〔为〕长庚门，门内正中南向者为寿安门，门内为春禧殿，殿后为寿安宫，本咸安宫旧址，乾隆十六年改建。殿前延楼左右相属，中为崇台三层，殿后庭中叠石为山。室三楹，东曰福宜斋，西曰萱寿堂。慈宁宫之东北，即启祥门外夹道。其北南向者为凝华门，门内为雨华阁。〔二〕阁三楹，覆以金瓦，俱供佛。阁后为昭福门，门外为梵宗楼，〔三〕门内为宝华殿，殿后为香云亭，其北为中正殿。〔四〕〔五〕

注：

〔一〕《国朝宫史》：「本朝定制，皇帝尊圣祖母为太皇太后，尊圣母为皇太后，居慈宁、寿康、宁寿等宫。奉太妃太嫔等位随居，皇后中宫主内治，皇贵妃一位，贵妃二位，妃四位，嫔六位，分居东西十二宫佐内治」。

〔二〕《故宫考》：「雨华阁，明时属隆德殿，南为凝华门，后改春华门。阁凡三层，上层供欢喜佛五尊，中层供康熙功德佛神位，下层供西天番佛，有脑骨灯人骨笛等，均喇嘛教法物，东西配殿亦供佛，有佛像、藏经及残余龙藏经等」。

〔三〕《故宫考》：『梵宗楼在昭福门西，内供番佛』。

〔四〕《故宫考》：『进昭福门为宝华殿，殿后为中正殿，前年火后修墙间之。殿内供有欢喜佛多尊，此地明时供奉道教，为研究导引吐纳之所，清时改奉佛教』。

〔五〕《故宫考》：『延春阁外石洞南为中正殿原址，明为玄极宝殿，隆庆时更名隆德，奉三德神，万历丙辰灾，天启丁卯重修，崇祯癸酉改为中正殿，殿南为香云亭，今俱毁』。

寿安宫之北为英华门，门内为英华殿，乾隆二十七年重修。殿西北有城隍庙，雍正四年敕建，其祀典则内务府掌仪司司之。庙东为祀马神之所，其西路连房，为酒醋房，东即神武门也。神武，明称元武，〔一〕以在宫禁之北也。清高宗时避圣祖庙讳改今名。〔二〕〔三〕〔四〕〔五〕〔六〕

注：

〔一〕神武门每夜更鼓在焉。

〔二〕《人海记》：『北京宫殿遇灾凡九：永乐辛丑四月庚子三殿灾；壬寅闰十二月戊寅乾清宫灾；宏治戊午十月甲戌坤宁宫灾；正德甲戌正月庚辰乾清宫灾；嘉靖辛丑四月辛酉九庙灾；丁巳〔巳〕四月丙申三殿灾；辛酉十一月辛亥万寿宫灾；万历丙申三月乙亥乾清、坤宁宫灾；丁酉六月戊寅三殿灾』。

〔三〕《四友斋丛说》：『成祖迁北平，其宫殿牌额，皆朱孔阳笔。孔阳，松江人』。《客燕杂记》：『崇祯癸未遨禁城行，夹道皆槐树，十步一株』。

[四]《典故纪闻》：「嘉靖十年，大内东遍火，延烧东西十四连房具尽。世宗谕大学士张璁曰：宫中地隘而屋众，且贯以通栋，所以每有火患。闻南京宫中诸门皆砖砌不用木，今未毁者量为规画，务使道涂疏阔，堂舍整简，门俱如南京制，斯免惊扰」。

[五]《世庙识余录》：「三殿规制，自宣德间再建后，诸匠作皆莫省其旧，而匠官徐杲能以意料量，比落成竟不失尺寸」。

[六] 以上为明清故宫之大概，民国初元，划乾清门以外属于民国，乾清门以内仍旧宣统居之。宫门以内，朝觐跪拜，封赐赠恤，帝制如故，颁朔如故。民国十四年，冯军入京，鹿司令钟麟，奉命收回宫禁，宣统仓皇出走，始居摄政王府，继乃退居天津张园，于是有故宫博物院之设，出入仍由神武门，与外朝之三殿，划分为二。又以地方辽阔，非一日所能穷，遂分为中、东、西三路，间日售票，任人游览。鼎彝宝器，分室陈列，虽不过数十分之一，然已如山阴道上，美不胜收。院中编有各种书籍图画，以备游人参考。关于宫室者，曰《故宫考》。关于物品者，曰《点收故宫物品清册》，亦将来考证之一助也。

出神武门，过桥为北上门，达景山。北上门原为景山正门，南与神武门对，今改北上门为故宫博物院正门，而以景山门为景山正门。景山，一名万岁山，高百余丈，周垣二里，林木阴翳，峰峦秀耸，为大内之镇山。山前有绮望楼，山上有亭五，俱供佛。山旁翼以短垣，接东西围墙，有小门二。山后东曰山左里门，西曰山右里门，中南向者

为寿皇殿，殿凡九室，重檐金楹，如太庙制，恭奉列代御容。[一]殿后东北曰集祥阁，西北曰兴庆阁，殿东为永思门，门内为永思殿，为列代苫庐地。凡临瞻谒日，必于永思殿传膳，办事，盖孝思不匮意也。又东为观德殿，[殿]东有护国忠义庙，塑关帝立马像，前对景山，后倚地安门云。[二][三]

注：

[一]《国朝宫史》：「北上门左右向北长庑各五十楹，其西为教习内务府子弟读书处，东曰山左里门，西曰山右里门，北上门之内为景山门，入门为绮望楼，楼后即景山也。山周二里余，有峰五，中峰高十一丈六尺，左右峰各高七丈一尺，又次左右峰各高四丈五尺。峰各有亭，踞其巅。中曰万春，[左]曰观妙，又左曰周赏。右曰辑芳，又右曰富览，俱乾隆十六年建。山后为寿皇殿，殿旧为室三，居景山东北。乾隆十四年，上命所司重建，南临景山中峰，正中宝坊一，前榜曰「显承无斁」，后曰「明格维馨」。左右宝坊二。北为砖城，门三，门前石狮二。门内戟门五楹，大殿九室，规制仿太庙，左右山殿三楹，东西配殿五，碑井亭各二，神厨神库各二」。

[二]《骨董琐记》：「《图书集成》一书，初为闽中陈梦雷省斋所编，梦雷始附耿精忠，后发遣关东，旋放归，交诚亲王处行走，奉命编《图书集成》。追世宗嗣位，罪其招摇，仍配边外，别选人赓续成之。按诚亲王胤祉，康熙第三子，四十八年封亲王，雍正六年降郡王，八年二月复亲王，五月褫爵禁锢景山万春亭，十月五日病卒。乾隆二年十二月复爵，谥曰隐，能书。予藏其行书一幅，逼似世宗书。又精赏鉴，书中往往见其印章。当时诸王竞招宾客为树党计，梦雷附诚

王，何焯附廉王，皆获罪」。

［三］　景山又名煤山，明庄烈皇殉国于此。今其自缢之树尚在，惟已枯其半。寿皇殿存有清历代御容，前年古物陈列所取去，清室提出异议，几至成讼。周赏亭已圮，民国十七年葺而新之，其余各亭一并修葺，遂开放该处为游人登览之所。十八年又于北上门之北面，辟一东西直达之通衢，山中亦砌石为阶，以便登陟。又按官［宫］禁之地，密严如彼，而嘉庆癸酉林清之变，以数百之众，阑入禁门，竟使数万禁旅，莫知所措，亦足见在德不在险，而王者之守，当在四夷也。兹附录《啸亭杂录》所记其事始末，以垂殷鉴。

「白莲邪教起自元末红巾之乱，明季唐赛儿、徐鸿儒等相沿不绝，盖由狐怪所传，其经卷皆盗袭释氏之文，而鄙亵不成文理。又以「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字为真言，书于白绢，暗室供之。其教以道祖为重，又有天魔女诸名位，以持斋修善为名，而暗蓄逆志，谋为不轨。其教自京畿以南学习者众。乾隆中，傅文忠任九门提督时，曾捕获黄村妖妇某氏伏法，其党惩治有差，其风稍熄。而蔓延至楚、豫、秦、蜀诸省，遂有嘉庆丙辰楚北揭竿之乱，兵兴九载，然后扑灭。其传习京畿者，久而益炽，又变为八卦、荣华、红阳、白阳诸名，大吏相安无事，不复根究。有林清者，本籍浙江人，久居京邸，住京南宋家庄。幼为王提督炳弄童，随王于苗疆久，颇解武伎，遂为彼教所推，尊为法祖。其人顾身禀面，髯张如蝟，自以智谋过人，其实愚鲁异常。因掌教久，积募银米，家业颇丰，遂蓄不逞之志。大内太监多河间诸县人，有刘金、刘得才等，其家即素习邪教者，选入禁中，遂与茶房太监杨进忠等传教，羽翼颇众，因与林清交结。会辛未秋，彗星出西北方，钦天监又奏改癸酉闰八月于次春二月，诸贼乃以为预兆。又其经有「八月中秋，黄花落地」语，遂附会其

说，以为本朝不宜闰八月，故钦天监改之，而不知康熙戊戌久有之也。杨进忠颇面长，面目凶险，遂以铸军器为己任，暗于宣武门铁市中铸刀数百柄。林清邀结其党数千人，其中祝现、屈五、刘第五、刘呈祥、支进财、陈爽、李五等为巨魁，遂与刘进财等暗约，于九月十五日午时入禁城起事。有汉军独石口都司曹伦者，侍郎曹瑛后也。家素贫，尝得林清佽助，遂入贼党。适之任所，乃命其子曹福昌勾连不轨之徒，许为城中内应。福昌欲于十七日起事，盖以是日上驻跸白涧，诸王大臣皆往迎銮，乘其间也。而林清狃于经言，未及改期。本欲聚数百人入，而诸逆监以为大内地不广阔，难容多人，又妄恃林清果有邪术可以致胜，而清又倚赖诸逆监谙熟禁中路，以为导引，遂以二百人为额。然其人皆市井无赖，初无智略，又其谋不慎秘，颇为人知。林清尝步行街衢，风开其袂，露悬坎卦腰牌，为市人所窥见。又饮于友人室，醉后露大逆语。然诸有司皆以株连太监，故不敢究诘。至黄村同知张步高与林清结为昆仲，以希他计，吁可怪也。其党祝现者，本豫王包衣人，居桑垡村，充豫王庄头，家颇丰。其弟祝嵩庆颇不善兄所为，知其反期已决，奔告豫王。豫王裕丰初欲举发，会有尼之者，豫王于壬申年上大阅南海子日，亦曾寓宿林清家中，故匿不敢奏闻。卢沟司巡检陈绍荣，因居民逃窜，访知其谋，于数日前申报宛平县，县令某已有签派弓兵翕同擒剿之札，会亦不果。步军统领吉伦，贪吏也，营员久相申报，吉伦以事干禁御，不肯究讯。数日前，方携酒游香界寺，吟咏竟日。托言迎銮白涧，是日驺从出都门。有左营参将某，攀舆以告曰：「都中情形大有所叵测，尚书请留，以为民望」。吉伦正襟厉色曰：「近日太平乃尔，尔作此疯语耶」？挥舆竟去。

十四日，林清贼党分二队：其东自董村至者，以祝现、屈五为首，约由东华门而入；其西自黄

村至者，以李五、宋进财为首，约于菜市口齐集，由西华门而入。正阳门外开庆隆戏园刘姓者，亦其党羽，曾授逆职为巡城御史。是日延李五等入其戏园观剧，酣饮竟日，而营坊诸官莫有过而问者。其去木偶几希矣。十五日午，太监刘得财引祝现等由东华门入，会有卖煤者与之争道，贼脱衣露刃，为司阍官兵觉察，骤掩其扉，贼喧然出刃，阑入者陈爽等十数人，屈五等皆遁逃。有今礼部侍郎觉罗公宝兴者，侍直上书房，甫退直出，适遇贼舞刀入，白光灿然，宝踉跄奔入。时署护军统领为杨述曾，汉军人，由参领起家，初无智略，因率数护军御之，杀数贼于协和门下，而官兵受伤者亦多。宝侍郎遂命掩景运门，入告皇次子。皇次子从容布置，命侍者携鸟枪入，并严命禁城四门，促官兵入捕贼。刘得财引二贼入苍震门，欲手刃太监督领侍常永贵，泄其夙忿，为太监顾某击擒之。其由西华门入者，时仓卒门不及阖，遂全队入，杨进忠与其徒高广福引之。尚衣监为制上服处，杨尝乞其补缀而不与值，司衣者拒之。杨以是隙，遂引贼入，全行屠害，存者无几，有老妇数人藏于荆榛中获免。遂入文颖馆，杀供事数人。陶凫芗编修梁方校书，闻门外履声橐然，突然问曰：「金銮殿在何所」？其愚蠢也若此。陶仆骆升方提茶榼至，遂以身障凫，贼伤数刃，凫芗得以免。其贼遂从集隆宗门，门已阖，有护军某，知事急，怀合符于身，亦被数刃，懵然卧阶下，合符得以保全。贼由门外诸廊房得踰墙窥大内，皇次子立养心殿阶下，以鸟枪击毙二贼，贝勒绵志亦趋入，随皇次子捕贼。后有二贼潜入内膳房屋中，众内监击杀之。时诸王大臣闻变，皆由神武门入，余在邸方与僮手弈，闻变，骋马入。至神武门，庄亲王绵课、贝子弈绍亦先后趋至，闻贼已聚攻隆宗门。纳兰侍郎玉麟方迎驾归，短衣踉跄入，皆聚集城隍庙前，时官兵至者未逾百人，余皆仆隶而已。众错愕无策，镇国公奕灏，勇士也，掌火器营事，因曰：「是日火器营官兵，皆聚集箭亭以备拣出征（时

有滑县之变)，可招而至也」。余应声曰：「君言大是」。伊乃骋骑去。时镇国公永玉、护军统领石瑞龄曰：「禁内谧宁，恐有不测之变，可速备车乘，以备后妃之行」。余亦是其言。宗室原任大学士禄康首拂其论曰：「此系何等语，乃敢出口耶」？众皆默然，其心实叵测也。成亲王永瑆后至，时已被酒，乃大呼曰：「何等草寇，敢猖獗乃尔。贼在何处，俟吾手击之」。因脱帽露顶，势甚雄伟。时内监有言，贼甚凶猛，已攻中正殿门，入者约计二百余人，盖即其党也。亦实有醇良辈登延薰阁数十人，眺览于外，屡促官兵，声泪俱下，惜不知其名也。须臾，奕灏率火器营官兵入，凡千余人，鱼贯横枪，意甚踊跃，实祖宗百年涵养之功也。庄王因率百余人，并矛手数十，从西城根进，余在后督率官兵后至者，励以大义，皆奋勇前进。副都统公安成者，超勇公海兰察子也。少年勇锐，时方徐行，余抚其背曰：「君乃勋臣世荫，不可有坠家声」。安乃奋勇而前。遥闻枪声砉然，知官兵已对敌也。时有数十贼入慈宁宫伙房者，庄王首射一贼，应弦而倒，官兵复枪伤数人，贼遂披靡。庄王同安成、奕灏先后追至隆宗门，贼首李五、祝现方积直宿者之襆被于檐下，意欲纵火。庄王率众攻之，擒获数贼，其余皆由南遁去。时副都统苏公尔慎、钮钴禄公格布舍方衔命南征，入京整行装者，闻警趋入，亦首先杀贼。有侍卫那伦者，纳兰太傅明珠后也。少时家巨富，凡涤面银器，日易其一，晚年贫窭，一冠数十年，人争笑之。是日应值太和门，闻警趋入。时有劝其缓行者，那故迂直，曰：「国家世臣，当此等事敢不急赴所守耶」？因急趋至熙和门。门已闭，那方傍皇间，适贼遽至，遂被害。高广福时杂于众贼中，因引贼由马道上城，腰出白旗摇展，或书「大明天顺」，或书「顺天保民」，皆庸劣可哂，以白布裹首，呼号于雉堞间。奕灏、苏尔慎因上城驱逐，高广福持旗呼众间，奕灏弯弓射之，自城楼坠殒，众声欢作如雷。有御书处苏拉某，乃导李

五匿于御刻石槅间。余督后兵自武英殿复道进，有理藩院员外郎岳祥，海兰察之婿也，貌其勇健，与余路遇，愿从杀贼。时贼有迎拒者，镶蓝旗护军校常山以枪击之，坠于御河，山即入河擒之。余即与之手绢以为识，众愈踊跃，时擒斃贼数十，官兵之势愈盛。贼有自投御河死者，有匿于城堞草中者，有匿于五凤楼者，如鸟兽散。时天殆黑，与今礼部尚书穆公克登阿遇，穆骤曰：「天已昏黑，奈何」？余曰：「今十五夜，有月光照曜」。盖安众心也。穆固长者，不解余意，因曰：「月光终不及日」。余急指心以示，穆乃改曰：「月光固皎如昼也」。时诸王大臣皆黾勉从事，然亦有日落始至者，亦有逍遥雅步于御河岸者。以天潢贵胄之近，而漠然如越人之视，亦可谓无心肝人矣。钮祜禄宗伯庆福，修髯垂腹，公服挂珠，正襟坐于军机处阶上。人问之，曰：「今日望日，敢不公服」？其迂执也若此。时庄王等皆入隆宗门内，余念西华门为贼突入之所，恐其乘夜夺门而出，因率火器营兵数百屯于门侧。会成王命护军统领石瑞龄、义烈公庆祥、散秩大臣绵怀、副都统策凌分守四禁门，庆公祥乃率其所管正蓝旗护军营弁兵至西华门，会英诚公福克谨、原任礼部侍郎哈宁阿皆偕至。庆固多才智，其营参领赶兴，为缅中失节之德森保之子，人亦勇健，思干父蛊，因与余露宿驰道上。中夜时，有太监张泰者，即于己巳春同鄂岁里共倾陷广廞虞侍郎者，时亦通贼，由城堞蛇行，伏于东华门马道上，为奕灏所擒，始知有内监通贼状，此十五日事也。

至五更，月色皎洁如昼，余与庆公命哲祥率数十兵上城巡眺，庆公又命长枪手数十拒守西华门洞，终夜间寒风凛然。内务府衙门中尚有伏贼砍某郎中肩逃去，闻大城内柝声丛杂，竟夜不绝，盖玉念农侍郎率步兵巡逻甚严密。天殆明，乌云自西北起，霹雳砉然，人皆辟易，俄而大雨如注，军士火绳俱灭。闻五凤楼中有人沸声，余命火枪齐发，然雨势甚大，因退屯咸安宫门下。是时兵弁无

不怨雨非时者，后知是夜逸贼匿于五凤楼者，欲于是时纵火突出，会闻雷声惊溃，雨复灭其火种，固国家无疆之福，天有以佑之也。天始明，有南薰殿人报其中有贼者，余率兵十数人入其棚内，余立土墩上指挥其众。有正红旗火器营护军校福禄者，冒险入，擒数贼出，贼有攀树逾垣者，亦为兵弁所获。有名史进忠者，人甚黠，余因命岳祥以善语诱之。其始言姓刘，盖以刘得财为可恃也，久之始得林清名姓，及李五、祝现率众入西华门语。会庄王率长枪手数十人拥至，余告其故，王曰：「适才奕公灏亦于锡庆门前讯问陈爽，供与之合」。余因与之筹画兵食，王蹙额曰：「内务府仓中现不发粮，奈何？可命余护卫向街巷中市饼饵，聊充竟日之餐可也」。因率众巡逻去。今户部侍郎宗室果齐斯欢至，衣襟尽血，云：「余适才巡至五凤楼，见一贼匿于扉侧，余往擒之，贼挺刃至，被余手刃之」。气色甚壮。果为壬戌宗室进士，勇健乃尔，不负维城裔也。因耳语余曰：「闻有内监通贼者，王慎勿泄」。余首肯者再。庆公因问，果告如初，因共嗟叹。刑余之辈，历代无状乃尔，本朝立制綦严，乃致萌叛逆之心至此，恨不共餐其肉也。时天已晴霁，余因亲同岳祥上城巡视，见正红旗兵列营于西华门，军容甚肃，余凭堞问，乃康副军修队也。午间，庄王亲至散给饼饪，数人共一枚，不足充饥。余与庆公议，因修书寄家中，命运米数十石以供军食，从门隙投出。至晚米始至，军士饱餐欢然。日落时，有火器营领札某，入御书处巡视，闻石隙中有人语，出呼兵入。庆公命赶兴持刀首入，众兵弁随之，余与庆、福二公往拒其门。贼出与斗，官兵踊跃擒捕，如巢中捕雀焉，鱼贯累然擒出凡二十四人，首谋之苏拉亦与焉。余讯之，彼战栗无人色。李五甚狡捷，与官兵格杀，被伤甚重，是夜毙焉。官兵欢声如雷，士气益壮。闻是日，豫王裕丰及原任大学士禄康托言出购军食，竟开东华门出，须臾乃徒手归，言无炊饭处，竟不知作何状也。黄昏时，讹言有贼犯西

长安门者，庆公与余同鼓励将士，命列队以待，兵士有惊诧者，余欲正法，众乃帖服。久之，始知为古北口提督马瑜率兵由密云至京，城北尘土蔽天，致有此讹传也。晚间，庄王入告督领侍常永贵，因擒刘得财数十人出，皆俯首服罪，此十六日事也。

次日昧爽，上遣和硕额驸超勇亲王拉旺多尔济、和硕额驸科尔沁郡王索诺木多布斋、固伦额驸固山贝子玛尼巴达尔、今大学士托公津、今吏部尚书英公和先后入京，盖于路闻警报也。命八旗都统各于界域中擒捕逆匪，恐有逸贼潜大城中也。时各都统闻命皆趋出，惟成、庄二王及奕灏、安成等数人未动，殊有识也。时庄王已将林清名姓居址密札告玉侍郎麟，会英公和至，已授步军统领，因命番役张吉、高铎、徐永功三人往宋家庄擒捕林清。会有宋某举发其事，因命为引导。时由东华门溃散者，已归告林清，清踌躇竟夕不寐，绕床嗟叹，然犹希冀曹福昌之逆党应承于十七日起事者，或有所侥幸，因未逃遁。黎明时，张吉等三人已至其家，扉尚阖，张扣扃久之，林清着燕服出。张吉伪告曰：「城中事已有成，奉相公命，延请入朝」。清大喜过望，欲登车，其姊闯然出曰：「事吉凶未可知，不可独往」。张、高等推妇仆地，遂驱车返。妇踉跄归，命数十人追之，车已入南苑门。门随掩，追者无及，返。是日停午，忽传上自燕郊回銮，逾时遍禁城知之，贝勒绵志持钥立东华门楼上伫望，景运门皆洞开，久之声迹杳然，盖即福昌之党所为也。余方假寐，闻之，不及着靴趋出，庆公曰：「事关巨大，我等有城守责，不可擅离，恐有他故也」。余心是其言。是时诸王大臣于各偏僻处搜捕，先后又获十余贼。有刘姓者缚卧隆宗门侧，闻火枪声，自相怨艾曰：「吾早言是物凶狠，终不能成事，若辈不听好语至此」。可见贼众皆乌合而至也。然始终不获祝现、刘呈祥二人，或曰死于东华门，着青衣者类呈祥，然无左验。至祝现踪迹诡密，必有逆党藏匿之者，其事不可探

诘也。是日，谕旨至，深奖皇次子之功在社稷，封智亲王，贝勒绵志以扈跸功，亦封郡王职衔，赏食俸银一千两。又择于十九日回銮，命诸王大臣毋庸远接，以靖人心。是日，庄王率兵出巡九门归，人心稍定。晚间骤闻禁城外喧哗声，俄时遍满街巷，讹言太平湖（在城西南隅）业经接战，又云长安门已破，遍都城人声沸腾。时科尔沁贝勒鄂尔哲依图有母丧，闻变，墨缞守神武门外，纪律颇严。俄有冠五品顶戴花翎人驶马至，云欲调官兵出禁城御贼，鄂询之即趋去。又有骑白马人沿街传呼有贼，盖即福昌之党羽，期于是夜举事者。果益亭侍郎守西栅栏，有其营兵校报贼至者，果立缚杖之。时大僚有欲启神武门出兵者，幸为庄王所阻，守午门之策凌闻变，竟率兵开门首遁。赖皇次子遣安成巡察至午门，阒无一人，归报皇次子，改命公舒明阿代守之。舒招集前兵固守，得以无虞，此安成亲告余者。是夜，余闻变亦愀然变色，赖庆公抚御士卒，列队以待。命岳祥、赶兴上城瞭望，谓余曰：「此队文武二员殊可嘉也」。俄而大风翕翳，新寒侵骨。至夜半，人声渐息，实无一贼焚掠，盖贼党煽惑，使我兵自践踏也。闻是夜北城有兵家，其夫出守禁城，而家无一人，其妻闻变自缢者。又闻有全家殉节者，惜不知其名。最可诧者，策凌之逃，合朝无人举劾，而是夜倡乱者，惟擒曹福昌一人，余皆不为究诘。司寇讯曹伦父子时，亦未有一人问及此夜之事，反代林清云：「欲俟滑县李文成贼至」之语，以诳君父，此余之所未解者。此十七日之事也。至次早，北风凄紧，日色无光，士皆披裘立，尚寒栗无人色。所擒贼有冻毙者，其余哀号之声不止。庆公曰：「余不忍闻也」。余曰：「此皆碎尸不足以泄吾愤者，君可谓孑孑之仁也」。庆亦赧然。时同至文颖馆，始知陶凫芗尚在，匿于柜中，绝粮已三日矣。至晚，秋卿始命司员录诸贼生供，然后启神武门，递送诸贼于狱中。是日，余至克勤郡王寓中，始食秋梨数枚，前此食不下咽也。此十八日事也。

明日，余同诸王公迎驾于朝阳门内，常服挂珠，用兵礼也。辰刻，上乘马入都门，夹路士卒欢拜。重睹圣颜，余不禁潸然泣下也。上抚御士卒，缓辔入宫，即下罪己诏。诸王公大臣集乾清门拜读，不禁呜咽失声，唯铁冶亭宗伯云：「我辈若此尽职，而皇上惟言丛脞何也？人知其志荒矣」。上立命开内外城诸门，以安人心，又特赐将士食，命御前侍卫等视食毕，然后复命。又命庄王及贝子奕绍等入太庙、社稷诸宫殿，搜捕余贼。次日，召王公大臣于乾清宫，面谕：「近日诸王大臣因循怠玩，有为朕宣劳者，众必阴挤杀之，以致有此大变」。余首奏曰：「皇上此言真切中今日之病。然臣等世受国恩，乃使今日有此等事，真愧死矣」！上首肯者再。又言：「前日朕闻报时，即命回銮，皇父陵寝在咫尺间亦不能谒。前讹言有贼三千，直犯御营之语，朕谕御前王大臣不必惊惧，倘贼果至，汝等效死御之，朕立马观之可也」。因言：「我大清以前何等强盛，今乃致有此事，皆朕凉德之咎」。众皆呜咽痛哭，叩首请罪。成王因言：「皇上如此圣明，百姓纵不能爱戴如父母，何以疾之如寇仇，此必有所致祸之根，容臣密奏也」。上可曰：「兄可急缮奏闻，王大臣中如有能摅忠悃者，可缮摺以奏，待朕裁定」。众叩头谢。上又曰：「此中亦有真为朕出力者，朕习知之，不必因此生怠也」。众又叩首出。时有欲合避邪丸药，使诸内监服之，以却其邪谋者，继又作尔汝之辞，上皆笑而不答。既出，余笑谓成王曰：「此何异杨武陵默诵《华严》却贼之故智也」？成王艴然曰：「伊之才何得譬武陵，直郭京、申甫流耳」！因脱帽掷床上，众皆轩渠。是时，拉旺多尔济等奉旨率健锐营兵弁往剿东董村及宋家庄诸处，贼已弃巢逃窜，超勇王遂聚火焚其室，终夜火光燎然。京兆尹以贼人啸聚，请独对，而超勇王等适率劲旅凯旋，其漫无闻见至此。巡城御史曹恩绎、陆泌遣侦者巡逻于右安门，获太监杨进忠家书，始知其通逆谋。盖伊引贼入，见庄王率劲旅

至，伊即逃入直房，闭门晏寝。迨是事定，始遣僕通信于其家，乃被获，实天意也。上命承恩公和公世泰至其家搜刀布出，乃伏法。

二十三日，上御丰泽园亲讯逆党，诸御前侍卫佩刀环立，威仪甚肃。上命庄、超勇二王坐于御座侧，引刘进财、刘金至，上问曰：「汝等皆朕内侍，朕有何待错汝等，乃萌此逆谋也」？二阉贼俯首称主子饶命者再。上笑曰：「汝既顺林清，应与朕作尔汝之辞，何得尚称君上」？二贼无词，上因命夹打毕牵去。复引林清至，上问其何故蓄逆谋，林清曰：「我辈经上有之，我欲使同辈突入禁门杀害官兵，以应劫数」。上又讯问其党。清曰：「有包衣人祝现为党中巨魁」。上因回顾刑部诸臣，问祝现何在。尚书崇禄奏曰：「业经正法」。侍郎朱公熔奏曰：「尚未缉获」。上首肯之。因顾庄王曰：「外间讹言太监皆叛，今日审明除此数逆外，朕之内侍非尽叛也」。玉音申谕者再，盖安反侧心也。因命将林清等即时正法，遂起立，众扈从入宫。余是日亦佩刀随往，目击其事。后乃有妄言林清有诸邪术及诸悖逆不服之言，皆齐东语也。其后步军统领、五城御史等，陆续捕获从逆贼党，上优赍升擢有差。乃革吉伦、玉麟职。其日未及入禁城之大臣，大学士刘权之、刑部尚书祖之望、礼部尚书王懿修等皆命致仕。副都统杨述曾以其协和门捕贼功，宥死戍于边。护军统领明志以是日入直者乃其所属，亦革职，发往东陵赞礼郎上行走。后于十月间，步军统领英公和因访获曹福昌从逆有证，遂逮其父曹伦至，御讯于丰泽园，即时正法。以失察故，革禄康、裕瑞职，发往盛京居住。曹福昌临刑时告刽子手曰：「我是可交之人，至死不卖友以求生也」。此英诚公福克进亲闻之者也。逾年，裕丰匿告事发，革其王爵。其党虽陆续就擒，然祝现、刘第五至今逋逃漏网，尚未明正典刑，殊使人愤悒也。呜呼！林清一妄男子耳，焉有当此海宇升平之日，聚数百不逞之徒，乃欲直犯禁阙，图

谋不轨，洪荒以来，有此事乎？而凶狠之辈，昕其怂恿指挥，甘罹危险以图侥幸于必不能成之计，亦可谓至愚矣」！

出地安门至北新桥东北，柏林寺西，为雍和宫，清世宗之潜邸也，登极后命曰雍和宫。乾隆十年选高行梵僧司守。宫前宝坊二，正中石坊一。自是而内，甬道相属，为昭泰门，门前列铜狮二，东西［列］碑亭，①中为雍和门，门内为天王殿，［正］中为雍和宫，②宫后为永佑殿，殿后为法轮殿。西为戒坛，后为万福阁，东为永康阁，西为延宁阁，阁后为绥咸［成］殿，③宫之西为关帝庙，前为观音殿。宫之东为书院，门三间，入门为平安居，后有堂，堂后有［为］如意室，室后正中南向为太和斋，书院正室也。斋南为画舫，南正室曰五福堂，斋西为海棠院。由海棠院西循廊而北，有长房一带横绕，由长房之西台门拾级上下。更后延楼一所，西为斗坛，曰祝龄坛，坛东为佛楼，楼前为平台，其东佛堂三楹。［一］［二］［三］

注：

［一］《鉴督余斋诗》原注：『雍和宫本清世宗潜邸，为密宗最庄严之一大道场也。今有喇嘛白普仁驻锡于此，道俗信之，民国十八年圆寂』。

［二］《天咫偶闻》：『雍和宫，在国子监之东，地本世宗潜邸，改为寺，剌麻僧居之。殿宇

崇宏，相设奇丽。六时清梵，天雨曼陀之花；七丈金容，人礼旃檀之像。飞阁复道，无非净筵；画壁璇题，都传妙手。固黄图之甲观，绀苑之香林也。宫东为书院，乃昔之山池，入门为平安居、如意室，石假山环之。正室曰太和斋，后为海棠院，又后延楼一带，树石丛杂。室中陈设，贴落胥乌，号神鼎之遗。岁时方泽毕事，临此园少歇，进膳更衣。从臣亦去朝服，换常服，定制也。寺僧分四学：曰天文学，曰祈祷学，曰讲经学，曰医学。学各有经论，文字不能相通，故始入某学，终身不迁。上殿诵经，座位亦分四列。惜其经皆梵文，无从证其法之精粗』。

〔三〕 雍和宫今为章嘉呼图喇嘛诵经之所，开放售票，任人游览。绥成殿供沈〔旃〕檀佛像高七丈五尺，系一木雕成，为世界珍品。庭有铜狮二，铜炉一，雕镂均极精致。每岁阴历正月二十一日，该寺举行跳布扎之典。诸喇嘛各扮鬼物，手持法器，金刚力士，天龙夜叉，奉白伞盖佛以游巡。先有黑面如进宝回之状，及白骷髅二人，或四人，群相追逐，到处鞭辟，有古人大傩之遗意，俗谓之打鬼云。黄寺十三日，黑寺十五日，旃檀寺初六日，俱有是举。

校勘记：

① 《日下旧闻考》卷二〇「国朝宫室」引《国朝宫史》云：「（昭泰门）门东西列碑亭」。据补。

② 《日下旧闻考》卷二〇引《国朝宫史》云：「……中为雍和门，门内为天王殿，左右环以回廊，正中为雍和宫」。据补。

③ 《日下旧闻考》卷一二引《国朝宫史》云：「西为延宁阁，阁后为绥成殿」。据改。

第四章 苑囿

西苑在西华门之西，门三，东向，门内为太液池。玉泉从北安门水关导入，汇为巨池，周广数里。上跨长桥，修数百步，东西树坊各一，曰金鳌，曰玉蝀。[一]桥之北曰北海，南曰中海，又南曰南海，[二]即瀛台禁地也。[三][四]

注：

[一]《帝京景物略》：「南海子方一百六十里，中一殿，殿旁晾鹰台。临三海子，筑七十音桥以度，元之旧也」。①

[二]《开封靳君志海子诗序》：「燕京禁城内外之水源，出西山一亩、马眼诸泉，绕出瓮山后，汇为七里泺，纡回向南行数十里为高梁河。至德胜门西，穴城址入，即古燕市积水潭也。立关为限，俗名铁棂，对面有石螭，迎水倒喷，既翕复吐。净业寺在北岸，南岸土阜隆然，华陀庙据其上，俗称高庙。后拥全湖，前临睥睨。汇通祠建于明永乐，原名镇水观音庵，乾隆间重修，额曰潮二普觉。盖祠后水入城处，泠泠然有海潮音也。《燕都游览志》谓，三圣庵在德胜街左，庵后筑观稻亭，北为内官监，粳稻分塍，夏日桔槔声不减江南。又谓莲花社有亭在水关西，虾菜亭在莲花社西，

一藩隔之，水部戴大圆建。又谓德胜桥在德胜门内，西为积水潭，潭水注桥下，东行转而南为藜光桥。又谓银锭桥在北安门海子三座桥之北，此城中水际看西山第一绝胜处。桥东西皆水，荷芰菰蒲，不掩沦漪之色。《长安客话》谓，海子桥北旧有海印寺，宣德间重修，改名慈恩寺。《水部备考》谓，澄清闸在鼓楼南海子东岸，万宁桥西。《渌水亭杂志〔识〕》谓，元时海子岸有万春园，进士登第恩荣宴后会同年于此。宋显夫诗云：「临水亭台似曲江」。《春明梦余录》谓，龙华寺在德胜门东，明成化三年建。《帝京景物略》谓，十刹海在龙华寺前，方五十亩。又谓北城日中坊火德真君庙，元至正建，明万历改增，碧瓦重阁，殿后水亭望北湖，盖积水潭水迤逦东南行，随地异名，今总以后海、前海括之。十刹海，古刹名，明万历时，僧遍融建室三十余间，栉比如号舍，佛号亦分一舍。法时帆诗所谓「梵宇俨号舍，而称十刹海」是也。沿海岸水木明瑟，琳宇辉映，历代名贤多于此治别业，最著者米仲诏漫园、湛园、勺园、徐定国太师圃、苗君颖湜园、刘百世镜园。然秋水人家，西泠斜照，当年赐第，转瞬已再易主，或池台已平而湮没不可考者，盖未易一一屈数也。水再南抵北安门宫墙，由东西两压桥流入禁城为太液池。汪洋如海，俗呼海子套。《燕都游览志》谓，海子南岸旧有海子桥，亦名月桥，俗呼三座桥，近渐圮。李西涯十二咏中之响闸，《渌水亭杂识》谓即越桥下之响闸，窃意月桥或越桥，即今东西压桥，十刹海之水由此入禁苑。其地北高于南，砌木石束水，悬瀑下落，日夜有声，今北海公园，盖即于西压桥西跨甬道穴海墙辟门，以便游人出入也。《涌幢小品》谓，内海子水绕禁城出巽方，流入玉河桥合外隍入于大通河。《咏归录》谓，海子之名，见于唐季，王熔为镇帅，有海子园。北人凡水之积者辄目为海，宝坻之七里海、昌平之四海是也。然元时运船直至积水潭，王元章诗：「燕山三月风和柔，海子酒船如画楼」。

想见当日舟楫之盛。自徐武宁改筑北平城后，运河海子截而为二，城内积土日高，虽有舟楫，不能度矣。据此，则南城虎坊桥下行舟者不诬也。」

〔三〕《三海见闻志》：「三海之称，始于明季。《御制悦心殿漫题》云：『液池只是一湖水，明季相旧三海分』」。

〔四〕金鳌玉蝀桥，跨乎中、北海之间，为东西往来孔道，清光绪初曾经开放，嗣复禁阻。民国元年乃为通途，惟以袁项城迁居中海，故于桥之南面，缭以短垣，过是桥者，仅见北海烟波，而中海、南海诸胜无由瞭望。民国十七年始将短垣拆卸，云里帝城，雨中春树，驱车过者，未尝不瞻眺流连焉。

校勘记：

①《帝京景物略》卷三「城南内外」云：「南海子。城南二十里，有囿，曰南海子。方一百六十里」。南海子在城南二十里，当即永定门外南苑。此注疑误，似可删去。

一、南　海

循池东岸渡桥，〔一〕折而西，临池北向者为德昌门（今废），左右朝房，门内正中北向者为勒〔勤〕政殿，①殿后为仁曜门（今废），〔二〕门南过桥为瀛台，〔三〕平堤石阙拾级而登，正中北向者为翔鸾阁，建相风金凤于屋极，左右延楼回抱，阁后有楼二，东曰祥辉，西曰瑞曜。

注：

〔一〕《三海见闻志》：「自西苑门迤西南行有一板桥，夹以朱栏，圣祖时悬设罾网，许诸臣于奏对之暇，举网为欢。有得鱼者，即携以归。予甲辰传胪，曾听宣于此，桥之南有闸口，为中海、南海分界处」。

〔二〕《三海见闻志》：「仁曜门旧址，与翔鸾阁相对，为勤政殿之南门，今门外尚存铜狮二。《日下旧闻考》载，仁曜门东，沿堤过昆仑石〔渡桥〕，②桥上有亭曰垂虹。又沿堤东南一亭曰俯清泚。《御制人字柳赋序》云：「西苑南液池北岸有人字柳者，数百年〔以上〕物也。③今秋仆于风，命补种之，因成是赋」。又乾隆十七年有《御制太液柳诗》。今昆仑石在大礼堂前，御制诗泐石尚存，而补种之柳亦无存。大礼堂为袁总统时代所建，以为迎接外宾之所，其后改为法制局」。

〔三〕《三海见闻志》：「光绪戊戌以后，清德宗被幽于此。洪宪时袁总统俾黎黄陂居之，亦即其意。桥之北东西各有室五楹，相传德宗幽居时，孝钦显皇后派亲信太监在此守护」。

校勘记：

①《日下旧闻考》卷二一引《国朝宫史》云：「西苑门循池东岸西折，临池面北正门曰德昌门，门内为勤政殿」。据改。

②《日下旧闻考》卷二三引《国朝宫史》云：「仁曜门东，沿堤过昆仑石渡桥，桥上有亭曰垂虹。」据改。

③《日下旧闻考》卷二三引《御制人字柳赋序》云：「西苑南液池北岸有人字柳者，数百年以上物也」。据补。

又南为涵元门，门内东向者为庆云殿，西向者为景星殿，正中南向者为涵元殿。殿之东为藻韵楼，西为绮思楼，〔一〕〔二〕正中北向相对者为香扆殿，〔三〕殿左右各有室三楹，〔四〕曰溪光树色，曰水一方，北向。又左右各有室三楹，曰虚舟，曰兰室，东西向。殿后南向崇基上临者，即瀛台也。

注：

〔一〕《三海见闻志》：「由绮思楼倚栏而望，正见台之正面，其台旁四围，夹以奇石，或云此石均自北海广寒山迁来。《金鳌退食笔记》载，广寒山实辽金元游宴之地，明时亭殿皆因元之旧名，其所叠石岩嵬森耸，金元故物也。或曰本宋艮岳之石，金人载此石自汴至燕，每石一准粮若干，俗呼为折粮石」。

〔二〕《三海见闻志》：「瀛台之石为何人所叠，鲜有知者。考《顺天府志》十四「坊巷」门注引《宸垣识略》：「七间楼在南横街南半截胡同口，即怡园也，康熙中大学士王熙别业，相传为严分宜别墅。其北半截胡同有听雨楼，则东楼别业，今归查氏」。王士祯《居易录》：「怡园水石之妙，有若天然，华亭张然所造。然字造庵，号南园，以意创为假山，以营邱北苑大痴黄鹤画法为之，峰壑湍濑，曲折平远，经营惨淡，巧夺画工」。《茶余客话》：「华亭张涟能以意叠石为假山，子然继之，游京师，如瀛台、玉泉、畅春苑皆其所布置，王宛平怡园亦然所作」。由此观之，则瀛台之假山，乃张涟之子张然所叠。同时，李笠翁亦能叠石，然李所叠者只有梁家园、半亩园两处，而张所叠者怡园以外，如瀛台等处，皆属宫苑，固巨观也」。

〔三〕《金鳌退食笔记》：『瀛台旧曰南台，一曰趯台坡。林木深茂，有殿曰昭和，殿前有亭曰澄渊。南有村舍水田，于此阅稼。明李文达贤《赐游西苑记》云：「南台林木阴森，过桥而南有殿曰昭和，门外有亭临岸，沙鸥水禽，如在镜中」。本朝顺治年间，别建宫室为避暑之处。向南有亭临水，曰迎薰。亭后楼九间，楼后有殿，制度质朴。康熙庚申复加修葺，皆易黄瓦，复殿重房，交疏对霤，青台紫阁，浮道相通。是香扆殿旧址，本在涵元殿，而今之香扆殿，即明之涵和殿，今之迎薰亭，乃明之澄渊亭也』。

〔四〕《三海见闻志》：『相传清德宗即崩于东室，各室中悬有清德宗御笔甚多，俱托名臣金忠敬书』。

台为趯台陂旧址，即明时所谓南台者。清顺治年间稍加修葺，圣祖时驾幸瀛台，常于此听政。台之东为春明楼，西为湛虚楼，中庭有木变石，台南为迎薰亭，自翔鸾阁至此统名瀛台。瀛台三面临水，台南蓼渚芦湾，参差掩映，即南海也。〔一〕〔二〕〔三〕〔四〕

注：

〔一〕《三海见闻志》：『瀛台二字题额，在当时当悬于现今翔鸾阁之处。今之涵元殿，为昔时之香扆殿。今之香扆殿后之飞阁，即昔时之蓬莱阁。《旧闻考》载，清圣祖时，曾许奏事诸臣网鱼于瀛台，世宗曾泛舟于此，高宗曾侍皇太后看烟火于此。乾隆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复集王公宗

室会宴于此。十三年孟冬上旬，又赐大学士傅恒及命往蜀诸将士开宴于此。十五年又小宴外藩于此。二十四年，又小宴御前藩王大臣及汉咱吧〔帕〕尔于此」。

〔二〕《天咫偶闻》：「康熙二十一年六月，上谕部院诸臣：『朕因天气炎热，移驻瀛台。今幸天下少安，四方无事，然每日侵晨，御门听政，未尝暂辍，卿等各勤执掌，时来启奏。曾记《宋史》所载，赐诸臣于后苑赏花钓鱼，传为美谈。今于桥畔悬设罾网，以待卿等游钓，可于奏事之暇，各就水次，举网得鱼，随其大小多寡，携归邸舍，以见朕一体燕适之意』。谁谓东方曼倩割肉之事，不可见于今日也」。

〔三〕《天咫偶闻》：「凡翰林赐燕瀛台，定在暑节。每趁早凉入西苑门，大柳星稀，高槐露下，宫墙缘岸间安步徐行。菰蒲四面，水禽嘲哳，与江南水乡无异。暨渡板桥，则荷香袭衣，闻流滴耳，宛在梦中听筝筑声。然后复从内苑墙入小红门，划然大湖，有红板长桥，横跨水面。桥夹朱栏，外杂列鱼罾。凡朝官渡桥者，俱许抽罾捉鱼，得即携归，于是迤逦达瀛台门。惟赐燕时，则从闸口北上直西，浮道通梁，中有层亭，两面帐房，列如号舍。上命登舟泛太液池，即从过船亭登舟。芰荷十里，望如蕃锦，北向而望，①金色摇曳，则别一境地矣」。

〔四〕《郎潜纪闻初笔》：「顺治丁酉科命南北中式者在瀛台复试，题即为《瀛台赋》。是时每举人一名，命护军二员持刀夹两旁，与试者咸慄慄〔栗栗〕危惧，常熟陈溯潢亦在列，其父贡生式尝作《燕都赋》，溯潢夙诵习，因点缀成篇，钦定第一」。

校勘记：

①《天咫偶闻》卷一（一九八二年北京古籍出版社）作「芰荷十里，望如晋锦，北面望金色搭曳」。今录此供参考。

由藻韵楼折而东，南向者为补桐书屋，清高宗尝读书于此。庭有双桐，其一为风雨所摧，[一]乾隆九年补植。北向者为随安室。[二]由书屋再折而东，为待月轩，[三]轩南有海神祠，祠北建六方亭于石岩上，曰镜光。又构亭于水中，曰钡鱼亭。[四]

注：

[一]《三海见闻志》：「相传是处老桐枯后，只成独树，高宗惜其材，制为四琴，各赐以名：一曰瀛蓬仙籁；一曰湘江秋碧；一曰翠[皋]禽霜唳；①一曰云海移情。又各有题咏，藏于屋中。高宗并为《补桐书屋图》悬诸壁间，每有得句，常书图内，故有诗云「每教旧句联新句，可识今年即去年」。今此图已无存」。

[二]《三海见闻志》：「雍正二年，[高宗]常[曾]于此读书。②随安室之东有木变石，高于瀛台正中所植者数倍，有硃笔《长古》一首刻石上」。

[三]《翁文恭日记》：「乙酉四月十五日，工部值日，在德昌门外河沿站班（军机在桥垸中，离二三丈，值日及候帮者站班先面北，候上至桥边换轿，即转而东而南，值日所站斜对四扇门也。四扇门即德昌门东边之便门，到此苏拉仆人均不入）。站毕到待月轩饭，饭罢到西楼下，仍坐长廊。巳初二到书斋。巳正一汉功课起作诗甚好。是日以眼镜一枚进，上索之切，昨至今无间可复

也。又授读待月轩，隔两日赐膳数篮。六方亭明时称为宛转亭，谓其宛转出于水之中央也」。

〔四〕《翁文恭日记》：『四月十九日，皇太后诣西苑崇雅殿观〔阅〕侍卫马步射，凡八日。书房亦移于所谓补桐书屋，臣等亦得随往』。又〔载〕：『二十日，午后入西苑门，过长桥，复过一桥，入土山口往西而北，过宫门稍折而东里许，抵补桐书屋。凡屋三楹，极小，南向。对面为随安室，〔室〕在山石上，②石皆太湖，玲珑如云可爱。苍松古柏，参差夹路。下为待月轩，余等所坐也，亦极窄。外则一片波光，鱼鸟云天，恍如镜里矣。惜轩之东窗不开，左右有楼观，又一亭斗入水际尤妙，与孙、松两公徘徊久之。右有春明堂，其前一石，木变石也，文理尚在，鳞甲俨〔铿〕然。红墙内即涵元殿，〔殿脊〕高处，传膳〔之〕所也。自卯初至午初二，上始至书室，满书先入，午正余等入，上头痛面白，余奏言水风太凉，〔纱窗尽敞必更凉〕，况上衣单衣二，亮纱一，如何可当？急进夹半臂，犹未已。下坐，入南室，呕吐手冷，更进棉衣，始稍可。未初二命退，遂退。早间刘总管传须未正退，余呼总管等告之，不能如所传也。此时，皇太后正往各处观览，宝月楼〔传果桌〕，③传谕书房诸人，勿出外看视也』。

校勘记：

① 翠禽霜唳，「翠」应改作「晕」。参见《日下旧闻考》卷二二引《乾隆十年御制四琴诗》。

② 据《三海见闻志》（民国十九年京城印书局铅印本）增补。

③ 以上均据《三海见闻志》引《翁文恭日记》补、改。

转石径而南，为牝谷。绮思楼西，山上有台，额曰八音克谐。台北为长春书屋，

〔一〕屋后小室曰漱芳润。屋西有亭临池，曰怀抱爽。左右山石间有剑石二，曰插笏。

其南隔池相对者为宝月楼，今改为新华门。〔二〕

注：

〔一〕《翁文恭日记》：『乙酉四月二十二日，晴，午后有风。移书房于长春书屋。午初予等入，因座旁明窗用纸糊住，上不谓然，欲揭之，而内侍争之不已，甚拂意，未作诗，仅温书习字而已』。《戊子日记》〔记载〕：『四月十四日，〔上〕移书房于长春书屋，遵慈训也，然常快快。西边明窗外用纸糊，前年曾大怒，今则洞明。而凤舸往来，由窗俯瞰，实多不便，则敬须俟过而已。〔四月〕二十四日，太后舟至宝月楼，由仪鸾阁北绕而南（须提桥），並避书斋明窗也』。

〔二〕《顺天府志》：『楼建于乾隆戊寅年，有御制记文。相传高宗为香妃建此楼，令西域回部移住长安街，室宇即肖回部之制，并建礼拜祠与楼相对，名曰回子营。俾妃登楼南望，如见故乡云。楼七楹』。

由仁曜门折而东，过昆仑石渡桥，〔桥上〕有亭曰垂堤〔虹〕。①又〔沿堤〕东南一亭曰俯清泚。稍北为淑清院。院东北隔水南向者为葆光室。院左过小桥有堂三楹曰韵古堂，堂汇曰蓬瀛在望，乾隆三十年，大学士傅恒西征奏凯，适得江西所献古镈钟十一，并补铸其一，以符十二律吕之数，即贮斯堂，因易今名。堂之侧垣，门东有亭曰流杯亭（亭额无存），又曰流水音，因有清高宗御书此三字额也。北为素尚斋，斋左右回廊曰响雪（额已无存），廊之东南池上有室曰千尺雪，又东有亭曰鱼乐。循池岸折而南为

日知阁，阁前大齐天统五年造像一区，不知何时移置。阁后左门东南为春及轩，轩左为交芦馆。又左为芸斋，稍南为宾竹室，室南为蕉雨轩（交芦馆、芸斋、宾竹室、蕉雨轩今俱夷为办公处，额俱无存。蕉雨轩或即今之爽秋馆）。又南为云绘楼，楼西为韵磬居〔室〕，②又西南曰清音阁，阁与楼上下相通，有门曰印月，门外东南则船坞也。由阁沿堤而南为同豫轩，轩后为鉴古堂。轩前有室曰香远，曰静柯，曰自在观，今改为五神祠，祀南海山神、花神、龙王、城隍、土地于此。山下有室曰鹭涛。〔一〕〔二〕

注：

〔一〕《金鳌退食笔记》：「本朝亭殿久不修治，己未庚申岁，上避暑瀛台，余与张敦复学士寓直于无逸殿之东，小室五楹，茂树回环，幽荫蓊蔚，池水下注，泉声澎湃，晓烟初散，荷香出水。时步豳风亭，坐石砌上，雨后蝉鸣，风来花去，凉满襟袖，以为身在蓬壶阆苑间。曾赋《西苑侍直诗》十首。次年，改直庐为皇太子避暑宫，即水碓陈列山石，杂植新篁，为清流激湍，茂林修竹，构亭于无逸殿旧址，曰流杯亭。风棂水槛，甍桷飞动，细渠曲屈，溅玉飞琼。上题「曲涧浮花」四字，常晏外藩于此。大学士益都冯公，致政将归，赐游西苑，中使鼓棹至流杯亭，备肴核内酒，饮宴尽欢。益都赋诗记事，都下荣之」。今「曲涧浮花」额移于韵古堂左侧垣门。

〔二〕《大清会典事例》：「南海内紫霞舟一，瀛槎舟一，轻船一，扑拉船一，牛舌头船

七。中海蓬岛游龙船一，仙汉乘春船一，八桡船一，轻船一，扑拉船二，对子船二，板船三，牛舌头船九。北海太液翔鸾船一，轻船一，扑拉船一，对子船二，板船三，牛舌头船二，皆奉宸苑掌之[②]。

校勘记：

①② 据《日下旧闻考》卷二三引《国朝宫史》改、补。

二、中 海

由仁曜门折而西，有屋数楹，为清皇［圣］祖养蚕之所。又西桥上有亭曰结秀。亭西为丰泽园，［一］为康熙年间所建。南向，门五楹，门前有稻田数亩，［二］圣祖尝亲临劝课农桑。［三］雍正年间，每年耕藉演耕于此，乾隆年间踵行。门内为惇叙殿，本名崇雅殿，［四］乾隆年间宴宗室于此，移旧额于园西，而改斯名。孝钦显皇后万寿时，改为颐年殿，民国时改为颐年堂。殿东为菊香书屋，殿后为澄怀堂。康熙初年，词臣尝于此进讲。堂北为遐瞩楼，袁总统初时视政于此。园西有亭曰荷风蕙露，与亭相对有门，门内为崇雅殿（院中有连理树一株）。民国四年，袁总统曾在此开财政会议。殿［后］东为静憩轩，①西为怀远斋。又后有台，北面临水，其南隔水相对者为纯一斋。

注：

〔一〕《三海见闻志》：「由丰泽园至新华门，袁总统时曾置轻便铁道，一车可坐数人，用壮者数人推挽之」。

〔二〕《大清会典事例》：「丰泽园在中海，有稻田十亩一分，内演耕地一亩三分」。按：袁项城时建大礼堂当即其地。

〔三〕《翁文恭日记》：「戊子二月二十七日，上诣丰泽园演耕。巳正一刻驾至黄幄少坐，脱褂摄衽。户部郎中嵩申进犁，顺天府尹高万鹏进鞭，龢及孙贻经播种，孙贻经执筐，臣龢实播之。府丞阿桂芳执青箱，汉戈什爱班从御前侍卫扶犁，老农二人牵牛，凡四推四返，毕，至幄次进茶，还宫」。

〔四〕《御制诗序》云：「惟时朕诸叔父列王爵者四人，皇弟封王者二人，皇子三人，宗室王公有爵者三十二人，念我群从子侄孙姓之间出自皇祖者，或侯封或爵不至与宴之列，亦命入，今日之座凡六十有二人，其以事故未至者复五十余人」。

校勘记：

①《日下旧闻考》卷二三「国朝宫室」「按语」作「殿后东为静憩轩」。据改。

由德昌门（今废）或云即今宝华门（门创于冯大总统时，《三海见闻志》谓，德昌门在勤政殿之后，即今大礼堂后墙。所云似误），折而西有门东向，入门循山径南为春藕〔耦〕斋（《三海见闻志》：「相传春藕〔耦〕斋为宫中秘戏处」），①民国八

九年为总统办公处。春藕〔耦〕斋之北为海晏堂，以为宴享外宾之所。袁总统时改为居仁堂，听政于此。冯总统时，眷属居之。堂后有楼，关税会议即集中外人士于此开会，司法调查委员会亦假用之。其北为庆安堂，又北为嘉福堂。斋后隔池相对者为听鸿楼，楼上下五十有四楹。楼南径路盘行，亭榭间出。西北有小竹亭，南折而东北向者为植秀轩。又折而西为石池，池穿石洞出为虚白室，东向。室南有亭曰竹汀亭，亭南为爱翠楼。由竹汀再折而西有棕亭一。又由爱翠楼南下有佛宇一所，北向，临池，额曰『大圆镜〔中〕』，②其东稍北有石门，门外即荷风蕙露亭也。〔一〕〔二〕

注：

〔一〕《三海见闻志》：『听鸿楼之西有室五楹，南向（徐总统时代为国务会议之所），额曰「飞轩引凤」。以南即为卍字廊，四面环水，缭绕如带。再南有海棠亭，亭南为金匮石室，袁总统时所建，藏继任者之名于金匮，今匮已无存。盖听鸿楼以西，乃近代购买民居增建者。前朝嘉、道以后，多住圆明园避暑，至同、光间始回南海，稍加扩充点缀也（按：金匮石室之石阑，系由北海小西天移建，听鸿楼以西之地，当系蚕池口天主教堂北堂旧地，光绪十六年，以西什库地及重价购换者）』。

〔二〕《翁文恭日记》：『乙酉四月二十四日，立玉函山遣人邀我入其值房，不及待先入，入四扇门，循岸而西，入丰泽园门，西行至惇叙殿，至崇雅殿，观较〔校〕射处，历春藕〔耦〕斋登楼西

折而下。斋以紫绿石铺地，如古锦面也。对岸戏台，再前叠石为山，仿佛狮子林，黝然深谷。出石头门周约三里许。非玉圃不能如此遍游也」。

校勘记：

① 春耦斋　耦，原误作「藕」，今据《日下旧闻考》卷二三引《国朝宫史》改。

② 《日下旧闻考》卷二三「按语」云：「佛宇临池北向，额曰「大圆镜中」」。据增补。

由亭循池西岸而南为茂对斋，其右为涵春室，斋西有亭曰延赏。由春藕［耦］斋循池西岸东向者为迎春阁，再北有高阁南向者曰紫光阁，［一］［二］［三］［四］阁为明之平台，清初改建为阁。圣祖常仲秋校射于此，嗣后于阁前试武进士，其后循以为例。乾隆年间，十全纪胜，凡在事诸臣，炳列丹青，并尊藏得胜灵纛及俘获军器。又自乾隆二十六年后，外藩筵宴亦于此。阁后为武成殿，左右有庑，各十有五楹。又北为时应宫，［五］宫之东为福华门。［六］［七］［八］

注：

［一］《翁文恭日记》：「丙戌正月十九日，上偕皇太后诣西苑，今日燕九，照例御紫光阁宴蒙古王公朝鲜使臣，此次添传小过堂跳驼等戏。小过堂者，健火两营小儿五人一排打枪者也。上最厌打枪，数日切切于此。闻慈宁驾归必上灯，今日想圣驾亦必此时还宫，传闻有烟火也。烟火在山高水长是旧例，道光十七年撤」。

〔二〕《翁文恭日记》：「戊子十一月初六日，合肥以六火轮车进呈，五进上，一进邸。今日皇太后御览，紫光阁铁路已成，未知可试否也。是年除夕日记火轮驰骛于昆湖，铁轨纵横于西苑，电灯照耀于禁林，而津通开路之议，廷论哗然，朱邸之意渐回，北洋之议未改，历观时局，忧心忡忡，忝为大臣，能无愧恨」。

〔三〕《三海见闻志》：「清高宗平定伊犁回部，乾隆二十五年，上嘉在事诸臣之绩，因葺新斯阁，图功臣自大学士忠勇公傅恒、定边将军一等武毅谋勇公户部尚书兆惠以下一百人于阁内，五十人亲为之赞，余皆命儒臣撰拟。洎四十一年，两金川大功告成，复命图大学士定西将军一等诚谋英勇公阿桂、定边右副将军一等果毅继勇公「户部尚书」丰升额（以下）「等」一百人，列为前后五十功臣。「御制前五十功臣赞」，命儒臣「拟」撰后五十功臣赞，一如平定伊犁回部（之）例。左右向南壁间悬《御制平定伊犁及平定回部告成太学碑文》。左壁为《伊犁全图》，右壁为《回部全图》。东西廊壁悬《御制平定两金川告成太学碑文》及《两金川全图》，并《御制报捷凯歌》十首。阁上尊藏得胜灵纛及俘获军器。正中绘《平定西陲凯宴图》，左壁绘《西陲献馘图》，右壁绘《平定回部郊劳图》」。①

〔四〕《金鳌退食笔记》：「紫光阁，由太液池西南堤，循池而北，旧有台，高数丈，中作黄「圆」顶小殿，用黄瓦，左右各四楹，接栋稍下瓦皆碧，南北垂接斜廊，悬级而升，面若城壁，下临射苑，皆设门牖，有驰道可走马，明世「武」宗筑以阅射者，名曰平台，后废台，改为紫光阁。向北门外即金鳌坊。明时五日幸西苑，斗龙舟于紫光阁前，看御马监勇士驰骤往来，走解「睹柳」。明愍帝召对阁臣于此。大学士蒋公德燝敬日草云：「召至紫光阁，退出，步至林木间小憩，

旁有别馆，诸珰坐处，有顷，光禄寺送茶。阁至〔甚〕高敞，树阴池影，苍〔葱〕翠万状，亦〔一〕佳景也」。我朝仍名紫光阁，向南踪地，尽植桃杏，仲春之际，芳菲满目。上常于门〔阁〕前殿试武进士骑射。又于每岁中秋前二三日，集上三旗大臣侍卫较射，更设帐殿，次第而入，御制诗所谓「队自花间入，鏕〔镳〕从柳外分」也。高等者赐蟒缎一疋，内缎二〔三〕疋，潞绸二疋，羊二只；次等者蟒缎一疋，内缎二疋，潞绸一疋，羊一只；再次者内缎一疋，潞绸一疋。癸亥岁，改赐金牌、银牌有差，上刻「旌射」二字。皇太后避暑亦曾居此。傍有百鸟房，多蓄奇禽奇兽，如孔雀、金钱鸡、五色鹦鹉、白鹤、文雉、貂鼠、舍利〔猞猁〕狲、海豹之类，不可枚举。本朝不以为〔此是〕尚，但给饮啄而已。』② 《三海见闻志》：『百鸟房今尚存，即在今迎春门之北，迎春门之门〔南〕，有中药房辑瑞处』。

〔五〕 《三海见闻志》：『时应宫在紫光阁后，雍正元年建。前殿祀四海四渎诸龙神像，东西为钟鼓楼，正殿祀顺天佑畿〔时应〕龙神之像，后殿祀八方龙〔王〕神（之）像。《翁文公〔恭〕日记》〔载〕：「乙酉五月十一日，上祈雨，大高殿、时应宫〔设坛〕，雨缨青褂」』。

〔六〕 《翁文恭日记》：『戊子六月二十三日，皇太后移居仪鸾殿新室，即两捲殿，前此油漆未齐，今日始进匠搭天棚，即日移居』。

〔七〕 《三海见闻志》：『由迎春阁之南，东向者为宝光门，入门南有曹总统时宪法告成手植纪念树。向南朱门曰景福门，二门曰来薰门，入门为仪鸾殿（袁总统时改为怀仁堂），东室额曰多福斋，西室额曰益寿轩，北为福昌殿，再北为延庆楼，再北为延寿斋。仪鸾殿之西为庆云堂，北为

日祉斋，再北为含秀轩，又北为清华堂。景福门外有石狮二，其南有长廊数十楹，又南有果树成林，为新花园，其西则运料门也』。

［八］《啸亭杂［续］录》：『乾隆初定制，于上元前后五日，观烟火于西苑西南门内之山高水长楼。楼凡五楹，不加丹垩，前平圃数顷，地甚爽垲，远眺西山，如髻出苑墙间，浑如图画。是日申刻，内务府司员设御座于楼门外，凡宗室、外藩王、贝勒、公等以及一品武大臣、南书房、上书房、军机大臣以及外国使臣等，咸分翼入座。圃前设火树，棚外围以药栏。上入座，赐茶毕，凡各营角伎以及禁休兜离之戏，以次入奏毕，（奉）上命放瓶花，火树崩湃，插入云霄，洵异观也。膳房大臣跪进果盒，颁赐上方，络绎不绝，凡侍座者咸预焉。次乐部演舞灯伎，鱼龙曼衍，炫耀耳目。伎毕，然后命放烟火，火绳纷绕，［若］如飞电，俄闻万爆齐作，轰雷震天，逾刻乃已。上方回宫，诸大臣以次归邸，……洵升平盛事也』。③

校勘记：

① 此条注文正要据《日下旧闻考》卷二四『按语』校改。

② 此条注文据北京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高士奇《金鳌退食笔记》校改。

③ 此条注文据中华书局一九八〇年版《啸亭杂录》（何芳英点校）校改。

由西苑门循池东岸而北，约半里许，蒲苇盈水，槐柳参天，倚池有船坞，尚藏龙舟两三艘，为蕉园，［一］［二］［三］一名淑［椒］园。①园内有明崇智殿旧址，向北有门，入门南折而西，面南者为万善门，门内为万善殿，［四］后为千圣殿。

〔五〕其东为迎祥馆，馆东为朗心楼，楼东南有坛曰大悲，西为集瑞馆，馆西为悦性楼。自万善门西行抵水埠，有亭出水曰水云榭。石碣镌高宗御书「太液秋风」四字，即「燕山八景」之一也。〔六〕〔七〕〔八〕

注：

〔一〕《金鳌退食笔记》：「自太液池东行有芭蕉园者，其地松桧苍翠，果树分罗，中有崇阁广砌，一殿穹窿，以黄金双龙作顶，缨络悬缀，雕栊绮窗，朱楹玉槛，望而敞豁，旧曰崇智殿。殿后药栏花圃，有牡丹数十株。转西有亭，八面，内外皆水，曰临漪亭，一曰钓鱼台。金鱼作阵，游戏其中。又一小石梁出水中，向西，一亭在水际，曰水云榭。按：芭蕉园亦〔一〕名椒园，有「宫（侍）眷〔法〕」、「从人等至此下马」二石碑，当是世宗设醮时所立。前朝实录告成，于此焚草。七夕，宫中穿鹊桥补服，设乞巧山子，兵仗局进乞巧针。十五日，西苑作法事，放河灯，甜食房进供佛波罗蜜。《明世宗实录》：「十五〔年〕〔五〕日，端阳节，幸西苑，预命侯郭勋、大学士李时、尚书夏言候于崇智殿，遣中官赍赐艾虎、花绦、百索、牙扇等物。御龙舟，召勋等各登舟，给酒馔。命三臣舟近龙舟行，自蕉园迤〔逦〕逦至澄碧亭〔登〕岸，复宴于无逸殿，尽欢而罢」。严分宜《钤〔钤〕山堂集》载有《诏〔赐〕金海（赐）乘凉诗序》云：「供事西苑，直宿无逸殿。时溽暑蒸〔蒸〕燠，上命中官导引〔五臣〕，每日〔以〕巳末申前，在〔于〕金海边乘凉。是日，出迎和门，乘舟泊水云榭，观临漪亭，入椒园，至崇智殿。画栋雕甍，金碧辉焕，苍松翠

柏，森郁垂阴〔荫〕，不复知有暑气」。又有《金海放灯诗》、《西苑赐川扇诗》。本朝顺治年间改为万善殿，供三世佛像，选老成内监，披剃为僧，焚修香火。木陈、玉林两老衲，奉召至京师，曾居万善殿。每岁中元，建盂兰（之）道场，自十三日〔至十五日〕放河灯，使小内监持荷叶，燃烛其中，青碧熠熠，罗列两岸，以数千计。又用琉璃作荷花灯数千盏，随波上下。中流驾〔龙〕舟，奏〔梵〕乐，作〔禅〕诵。河汉微凉，秋蟾朗耀〔正洁〕，（诚）苑中盛〔胜〕事也」。①

〔二〕《翁文恭日记》：「八〔七〕月初八日赴西苑门，待船坐柳阴中。前日奉宸郎中立山因殿中地出水，几被鞭，令俯首抹地。传奉宸苑〔之〕稿入内稽〔核〕，令将前所开销着〔著〕落缴出。以后随侍皆豫〔预〕备食物，（并）每日进银二百，以为犒赏。又令中海造船一只，又采莲船一只。又闻中元日中海放〔焰火〕莲灯，盖尚沿旧俗也」。②

〔三〕《三海见闻志》：「清高宗时，以蕉园为内监读书之所。乾隆三十六年《御制蕉园诗注》云：「蕉园向以举人教习小内监读书，年满备〔录〕用，③而僧舍书馆并〔相〕对，④甚不惬意，兹因修葺是处，爰命移置书舍他所，且若辈不过令识字记挡〔档〕案而已，⑤内府笔帖式足以教之，毋庸儒士训诲，遂并罢之」」。

〔四〕《三海见闻志》：「蕉园门之南，稍折而西，面南为万善门，门内有大铜炉一，升阶为万善殿。乾隆五年，有《御制中秋日恭侍皇太后万善殿瞻礼随游瀛台诸胜诗》。三十五年，有《御制万善殿瞻礼诗》，前后相隔三十年，盖是时殿已剥落，又饰〔鼎〕新之，⑥工既落成，缁流于大悲坛礼忏，忏文陀罗尼，乃依梵音厘正者。三十五年瞻礼〔之〕诗，盖即为斯殿落成志喜也」。

〔五〕《三海见闻志》：「万善殿后圆盖穹窿为千圣殿，殿中奉千佛塔一，高七级，以紫檀

木刻成，形颇庄严〔「尊雅」〕。⑦万善殿之东院，〔「房六间」〕，⑧旧为内监学舍，后移置他处。西配殿之后，僧寮五间，今改为守殿者之宿舍」。

〔六〕《三朝野记》：『天启六年秋，上幸西苑，与二小阉（舟）泛舟为戏，忽风起舟覆，上与二阉俱溺水中，二阉死，上幸获救，由此不安，至是加剧』。

〔七〕②《壬癸诗存注》：『冯河间居三海时，左右纳商人巨金，以液池鱼虾莲藕售于都市，其中巨鱼，尚有悬明嘉靖间金牌者』。

〔八〕按：南海、中海均在西苑门内，故亦统名曰西苑。民国初元，袁项城任总统，即由铁狮子胡同陆军部署迁居西苑，于是而有总统府之称。时项城办公之室，在居仁堂，而以怀仁堂为延见外宾、举行典礼之所。秘书长办公室，则在丰泽园之崇雅堂。黎黄坡〔「陂」〕卸湖北督军职入京，⑨就副总统任，项城饰瀛台以居之，是为总统府最盛时代。民国八年，徐东海入任总统，以曾为清室重臣，不敢僭居宫禁，乃与国务院互易其地，于是以春耦斋为总理之办公室，崇雅殿各处，均为院属各局办公之所。黄陂再起，乃复迁回。十二年，国民军入京，曹总统被幽于延庆楼。段合肥执政，仍于陆军部旧署治事，于是而新华门以内，气象稍稍衰矣。十五年，班禅来京，居于瀛台。十六年，张作霖就大元帅之职，复居西苑。十七年，国军入都，乃改为公园，而仍称曰三海，沿旧名也。国立图书馆设于居仁堂，瀛台各处，俱以赁诸市商，为品茗消闲之所，无复庄严壮丽之观。

校勘记：

① 此条注文据北京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金銮退食笔记》卷上「芭蕉园」条校改。

② 此条注文据《三海见闻志》引《翁文恭日记》校改。

③④⑤ 据《日下旧闻考》卷二五引《乾隆三十六年御制蕉园诗注》校改。

⑥ 据《日下旧闻考》卷二五引《乾隆三十五年御制万善殿降礼诗》校改。

⑦⑧ 据《三海见闻志》（民国十九年京城书局铅印本）第四页校补。

⑨ 黎元洪（一八六四—一九二八年），湖北黄陂人。据改。

三、北海

北海〔一〕之南，为承光左门，由门而北，架石桥，桥之两端有坊曰积翠、堆云。〔二〕过桥即永安寺。〔三〕〔四〕〔五〕寺墙之东，缘山而升，有亭曰振芳。再升，有亭曰慧日。稍西有穹碑二：一为顺治八年建塔记，一为雍正十一年重修记。再升，则普安殿之东廊。寺墙之西，缘山而升，有亭曰蓬壶挹胜，再升为悦心殿，每值临幸塔山，视事于此。殿后为庆霄楼，楼上下各有七楹，南向，清高宗每逢腊日奉太后观冰嬉于此。〔六〕殿东为静憩轩，转石屏，入墙门，接普安殿。殿后蹑石磴层跻而升，为善因殿，殿后即白塔。其下为藏信炮之所（清时设信炮总管一员，五品官，八旗各一，专司监守），此塔山之南一面也。〔七〕〔八〕〔九〕

注：

〔一〕《春明梦余录》：「琼花岛在禁城西北，太液池之阳，当蒙古初起时，臣服于金，其

境内有一山，石皆玲珑，势甚秀峭。金人望气者谓此地〔山〕有王气，谋欲厌胜，使人言欲得此山以镇压我土，蒙古许之。金人乃大发卒凿掘，辇运至幽州城北，积累成山，因开挑海子，栽植花木，营构宫殿，以为游幸之所。元人灭金，建都于燕。至元四年，兴筑宫城，山适在禁中，遂赐名万岁山。山上有广寒殿，七间。仁智殿则在山半，为屋三间。山前白玉石桥长二百尺，直抵仪天殿后。殿在太液池中圆坻上，十一楹，正对万岁山。山之东为灵囿，奇兽珍禽在焉。车驾幸上都，先宴百官于此。及明成祖建宫阙，益加修治，以其在西北，又名艮岳，宣庙有《艮岳记》。又有《御制广寒殿记》云：「永乐中，朕尝侍皇祖太宗文皇帝万几之暇，燕游于此，从容之顷，天颜悦怿，指顾山川而谕朕曰，此古轩辕所都，而后来赵宋之疆境也。宋弗良于行，金取而都之。金又弗良，元取而都之。元之后裔不存殷鉴，加弗良焉。天鉴我太祖高皇帝圣德，命之吊伐，用诞安天下。天下既定，高皇帝念前故都也，简于诸子，以命我奠兹一方。我惟夙夜敬励，不敢怠宁，以仰副(祖)高皇帝付托之重，又顾兹〔此〕山而谕朕曰，此宋之艮岳也。宋之不禄〔振〕以是，金不戒而迁〔徙〕于兹，元又不戒而加侈焉。睹其处，思其人，夏书所谓峻宇雕墙者也。逮吾始来就国，汰其侈，存其概，而时游焉，则未尝不有〔用〕儆于中。昔唐九成宫太宗亦因隋之旧，去其泰侈，而不改作，时资宴游，以存监省。汝将来有国家天下之任，政务余闲，或一登此，则近而思吾之言，远而不忘圣贤之明训，国家生民无穷之福矣。朕拜稽受命，无时或忘。书不云乎，皇祖有训。诗不云乎，仪刑文王。朕嗣位以来，凡事天爱民，一体皇祖之心，敬而行之，洞洞属属，罔间夙夜。比登兹山，顾思殿宇，几久而陋，遂命工修葺，永念皇祖，俨如在上，敬以所授〔大训〕，〔笔而勒诸石以自省〕，〔亦〕以昭示我子孙于亿万年。宣德八年四月丁亥记」。①琼花岛，据旧

志谓金人取于蒙古境内者，宣庙谓即宋之艮岳，金人徙之于此，其石灵秀异常，当以宣庙之记为确』。

〔二〕《三海见闻志》：『积翠堆云桥，规制较金鳌玉蝀稍小。《金鳌退食笔记》载元时宫阙云，万寿山前有白玉石桥，长二百余丈〔尺〕，②直抵仪天殿〔后〕，盖指金鳌玉蝀桥而言。又云山之东有石桥，长七十六丈〔尺〕，阔四十一丈〔尺〕半，③为石渠以载金水而流于山后，以汲于山巅〔顶〕也。盖指积翠堆云桥而言。是两桥皆始于元，而名称则定于清初也』。

〔三〕《三海见闻志》：『永安寺为金源琼华岛，踞太液池中，奇石累累，皆当时辇致艮岳之遗。考《履园丛话》载，艮岳旧址在河南开封府城东北隅，约略计之，在今铁塔上方寺左右。初，宋徽宗未有嗣，听方士刘混康言，京城东北形势增高，当有多福多男之祥。政和七年，遂命户部侍郎孟揆，于上清宝录〔箓〕宫之东，④筑为山林，象余杭之凤凰山，曰万岁山，周十余里，命宦者梁师成专董其事。时有朱勔者，求天下奇花异木、太湖灵壁〔璧〕以及珍禽异兽、⑤佳果文竹之类以进，号曰花石纲，专置应奉局于平江，每岁所〔取〕费以万计，调民夫发运，皆越海渡江，至于凿城穿山而至，时东南监司郡守亦有应者〔奉〕。又有不待诏旨，径行进物至都，通宦官以献者。后上亦知其扰，稍加禁戢，独许朱勔及蔡攸入贡。竭府库之积，聚〔萃〕天下之技艺，凡六载而成。飞楼杰阁，瑶岛琼台，雄壤〔瓌〕伟丽，于斯极矣。宣和四年，上自为记，以此山在国之艮方，故名艮岳。至靖康中金人犯阙，城门不开，大雪盈尺，冻饿以死者无算，诏令民任便斫伐为薪，以炊饮食。是日百姓入艮岳者以数万计，台榭宫室为之一空。则当日之所谓芳林园、天津园、同乐园、宜春苑、凝碧池者，更无从踪迹矣。今相国寺尚存湖石数峰，相传为当时旧物。毕秋帆尚

书巡抚河南，尝筑嵩阳吟馆于内署之西偏，亦有数石峙于窗前，每遇宴会，必在此间，此艮岳之略史也。《金鳌退食笔记》载，广寒山实辽金元游宴之地，其所叠石皆金元故物，相传金人自汴转载至燕，与上所述相同。又云是山之石于辛酉冬月运入瀛台，白塔之下，仅余黄壤，宜多植松柏为青葱郁茂之观云云。然今日琼华岛之石与瀛台之石相类，可断为均自艮岳而来，惟白塔之旁皆以砖砌，并无奇石，意者辛酉运入瀛台者，仅撤去塔旁一部分，而其余固无恙欤。琼华岛周围计二百七十四丈，旧有广寒殿，相传为金章宗时李妃妆台遗址，元改名万寿山，又称万岁山。《金鳌退食笔记》：琼华岛在太液池中，从承光殿北渡石梁至岛，其巅古殿，相传本辽太后梳妆台，历金元明皆有宫殿为游观之地，今残石坏础，犹刻云物。及广寒殿宇，《辽史》云皇城西门曰显西，设而不开，北曰子北，其西城巅有凉殿。《金史·宫阙制度》云：京城北离宫有大「太」宁宫，⑥大定十九年建。后更为寿宁，⑦又更为寿安，明昌二年改为万安「宁」宫。⑧琼林苑有横翠殿、宁德宫。西园有瑶光台。又有琼华岛、瑶光楼。元郝文忠公经《陵川集》有《瑶「琼」华岛赋》。葛逻禄迺贤《金台集》有《妆台诗》，自注云：「妆台在昭明观后，金章宗尝与李妃夜座，上曰：二人土上坐。妃应声曰：一月日边明。上大悦。」陶九成《辍耕录》载元时宫阙云：「万寿山在大内西北太液池之阳，金人名琼华岛，中统三年修缮之，至元八年赐今名。其山皆叠玲珑石为之，峰峦隐映，松桧隆郁，秀若天成。引金水河至其后，转机运㪺，汲水至山顶，出石龙口，至「注」方池，⑨伏流至仁智殿后，有石刻蟠龙，昂首喷水仰出，然后由东西流入于太液池。山前有白玉长「石」桥，「长二百余尺」，⑩直抵仪天殿后。桥之北有玲珑石，拥木门五，门皆为石色，内有隙地，对立日月石。西有石棋杆「枰」，⑪又有石坐床，左右皆有登山之径，萦纡万石中，洞府出入，宛转相迷。至一殿一亭，各

擅一景之妙。……广〔寒〕殿在山顶，七间，东西一百二十尺，深六十二尺，高五十尺。重阿藻井，文石甃地，四面琐窗，板密其里。遍缀金红云，而蟠龙矫蹇于丹楹之上。……又有玉假山一峰，玉响铁一悬。殿之后有小石笋二，内出石龙首，以噀所引金水。西北有厕堂一间。仁智殿在山之半，三间，高三十尺。金露亭在广寒殿东，其制圆，九柱，高二十四尺，尖顶上置琉璃珠，亭后有铜蟠竿。玉虹亭在广寒殿西，制度同金露。方荷〔壶〕亭在荷叶殿后，⑫高三十尺，重屋八面，〔重屋〕无梯，⑬自金露亭前复道登焉，又曰线珠亭。瀛洲亭在温石浴室后，制度同方壶。玉虹亭前仍有登重屋复道，亦曰线珠亭。荷叶殿在方壶前，仁智殿西北，三间，高三十尺，方顶，上〔中〕置琉璃珠。⑭温石浴室在瀛洲前，仁智殿西北，三间，高二十三尺，方顶，中置涂金宝瓶。圆亭又曰臙粉亭，在荷叶殿稍西，盖后妃添妆之所也。八面介福殿在仁智殿东北，三间，东西四十一尺，高二十五尺。延和殿在仁智殿西北，制度如介〔福〕，马湩室在介福殿前，三间。牧人之室在延和殿前，三间。庭〔庖〕室在马湩室前，⑮东浴室更衣殿在山东平地，三间两夹。太液池在大内西，周回若干里，植芙蓉。仪天殿在池中圆坻上，当万寿山，十一楹，高三十五尺，围七十尺，重檐，圆盖顶。圆台址甃以文石，藉以花茵，中设御榻，周辟琐窗，东西门各一间，西北厕堂一间，台西向，列甃砖龛，以居宿卫之士。东为木桥，长一百二十尺，阔二十二尺，通大内之夹垣。西为木吊桥，长四百七十尺，阔如东桥，中阙之，立柱架梁于二舟，以當其空，至车驾行幸上都，留守官则移舟断桥，以禁往来。是桥通兴圣宫前之夹垣，后有白玉石桥，乃万寿山之道也。屏〔犀〕山台在仪天殿前水中，⑯上植木芍药。隆福宫西御苑，在隆福宫西，先后妃多居焉。香殿在石假山上，三间，两夹二间，柱廊三间，龟头屋三间，丹楹琐窗，间金藻绘，玉石础，琉璃瓦，殿后

有石台，山后辟红门，「门」外有侍女之室二所，皆南向并列。又后直红门，并立红门三，三门之外，有太子斡［斡］耳朵荷叶殿二，在香殿左右，各三间。圆殿在山前，圆顶上置涂金宝珠，重檐。后有流杯池，池东西流水圆亭二，圆殿有庑以连之。歇山殿在圆殿前，五间，柱廊二，各三间。东西亭二，在歇山殿后左右，十字脊。东西水心亭在歇山殿池中，直东西亭之南，九柱重檐。亭之后，各有侍女房三所，所为二［三］间，东房西向，「西房东向」，⑰前辟红门三，门内立石，以屏内外，外筑四垣以周之，池引金水注焉。棕毛殿在假山东偏，三间。后盝顶殿，三间。前启红门，立垣以区分之。仪鸾局在三红门外西南隅，正屋三间，东西屋三间，前开一门」。《明宣宗实录》：「宣德三年春，奉皇太后游西苑，宣宗亲掖皇太后升万岁山，奉觞上寿，献诗颂圣德。皇太后悦，酌酒赐宣宗，且谕曰：「今天下无事，吾母子得同此乐，皆天与祖宗之赐也。天下百姓，皆天与祖宗之赤子，为人君者，但能保安百姓，使不至于饥寒，则吾母子斯乐可久远矣。」宣德七年七月，宣宗复登万岁山，御广寒殿，召翰林院儒臣侍命周览都畿山川形势，既毕，上谕之曰：「此元之故都也。世祖知人善任使，信任道［儒］术，⑱爱养民力，故能混［浑］一区宇，以成帝业，再传至武宗，元政稍有变更。仁宗继之，恭俭爱人，即位之初，兴学校，励风宪，清中书，其孜孜为治，一遵世祖之定法，足为贤君。至顺帝，在位既久，肆意荒淫，怠于政事，纪纲法度荡然，因之失国。使顺帝能恭俭，长守世祖、仁宗之法，天下岂为我祖宗所有」。又曰：「兹山兹宇，顺帝所日宴游者也，岂不可戒［惑］」。侍臣叩首曰：「纣之迹，周之监也」。八年四月，谕少傅杨士奇、杨荣曰：「朕在宫中无事，偶有真趣，则赋一诗自适。不然，则取书籍玩味。故所在置书籍及楮笔之类。今修葺广寒、清暑二殿及西琼岛，欲于各处皆置书籍，卿二人可于馆阁中择

能书者数十人，取《五经》、《四书》及《说苑》之类，每书各录数本，分贮其中，以备览阅。又朕近作《广寒殿记》」。遂命中官取示奇等。杨文贞、李文达、韩雍各有《赐游西苑记》，严分宜有诗并序云。由是观之，琼华岛在辽时有凉殿，相传本辽太后梳妆台，至金时始有琼华岛、瑶光楼之称。金章宗与李妃并坐，即旧妆台地址。至元则改称万寿山，有臙粉亭者，在荷叶殿之西，后妃添妆处也。明则改称万岁山，又称西琼岛，亭殿之名屡有更易，所留存至今者，仅有积翠、堆云坊耳。又太液池之妆台，或云辽萧后所筑，或云金李妃所建，传说不一。今考《日下旧闻考》所载，断为金之故物，谓在金故宫之西，寿安酒楼之北，述李妃之事甚详，兹〔并〕录之：「〔章宗元〕妃定〔李氏〕师儿，大定末，以监户女子入宫。是时，宫教张建教宫人〔中〕，师儿与诸宫女从之学。故事，宫教以青纱隔障〔蔽〕内外不得面见，有问自障内（者），映纱指字以请，官〔宫〕教自障外口说教之。诸女子中惟师儿易为领解，建不知其谁，但识其音声清亮。章宗问建，女子谁可教者。建对曰，就中声音清亮者为最。章宗以建言求得〔之〕。宦者梁遵〔道〕誉师儿才美，劝章宗纳之。章宗好文词，妃性慧黠，能作字，知文义，尤善伺候颜色，迎合意旨，遂大爱幸。明昌四年，〔封昭容，明年〕，进封淑〔元〕妃」。⑲果罗洛纳延有《妆楼诗》，至为绮丽云」。

〔四〕《野获编》云：「大内北苑广寒殿，旧闻为耶律后梳妆楼。成祖命留之为后世鉴戒，此殿直至万历己卯端阳前一日遗材尽倒，梁上有金钱百二十文，其文曰「至元通宝」，可见非契丹所建明甚。据此，则陈其年词所云辽后旧妆楼，仍传说之讹」。

〔五〕《三海见闻志》：「入门为法轮殿，内奉释迦佛，殿后历三十五级而上，有坊树焉。南曰龙光，北曰紫照，左右有亭，东曰引胜，西曰涤霭，引胜亭内石幢〔恭〕刊《御制白塔山总

记》，涤霭亭内石幢〔恭〕刊《御制塔山四面记》，均用汉满蒙回四体字，今石幢尚在，亭亦依然，御制石刻，迄无剥落。两亭之后，各有石，东曰昆仑，西曰岳云，今昆仑尚在，而岳云未之见也」。

〔六〕《金鳌退食笔记》：「禁中人于冰上作掷球之戏，每队数十人，各有统领，分伍而立，以皮作球，掷于其〔空〕中，⑳俟其将堕，群起而争之，以得者为胜。每有此队之人将得，而彼队之人蹴之令远，喧笑驰逐，以便捷遒〔勇〕敢为能，㉑所著之履，皆有铁齿，行冰上不滑也。高宗有《御制冰嬉赋》云」。

〔七〕《乾隆御制白塔山总记》：「京都于唐为范阳，于北宋为燕山，辽始称京，金、元、明因之。虽城郭宫市建置沿革时或不同，而〔咨阳都会〕居天下之上游，俯寰中之北拱，诚万载不易之金汤也。宫殿屏扆则曰景山，西苑作镇则曰白塔山。白塔山者，金之琼华岛也。《北平图经》载辽时名曰瑶屿，或即其地。元至元时改为万岁山，或曰万寿山，至明时则互称之，或又谓之大山子。本朝曰白塔山者，以顺治年间建白塔于山顶。然考燕京而咏八景者，无不曰琼岛之春阴，故予于辛未年题碣山左，亦仍其旧，所为数典不忘之意耳。山四面皆有景，惜《春明梦余集〔录〕》及《日下旧闻》所载广寒仁智之殿、玉虹金露之亭，㉒其方隅曲折未能尽高下窈窕之致，便〔使〕人一览若身步其地而目睹〔睹〕其概。㉓盖地既博而境既幽，且禁苑森严，外人或偶一窥视，或得之传闻，其不能睹之切而记之详也亦宜。兹特界为四面，面各有记，如柳宗元之钴钿〔鉧〕、石城诸作，㉔俾因文问景者，若亲历其间，尝鼎一脔，并〔足〕知全味云尔」。㉕

〔八〕《乾隆御制塔山南面记》：「承光殿之北，跨太液为桥，南北各有坊，南曰积翠，北

曰堆云。过堆云坊即永安寺，殿曰法轮。殿后「石磴」拾级而升，得稍平道，左右二亭，曰引胜，曰涤霭。复因回叠石中，仍拾级左右各为洞，玲珑窈窕，刻峭摧崣，各极其致，「盖即」所谓移艮岳者也。穿洞而上，适与拾级而上者平。洞之上，左右各有亭覆之，曰云依，曰意远。平处为佛殿，前曰正觉，后曰普安。两厢各有殿，东曰圣果，西曰宗镜。又自永安寺墙之东缘山而升，路中有振芳亭，再升为慧日亭。稍西则顺治年间建塔碑记及雍正年间重修碑记。复略升则进普安殿之东廊矣。其寺墙之西，亦缘山而登，半山有亭，匾曰蓬壶揽胜，再登则为悦心殿。偶临塔山，理事引见恒于此。其后为庆霄楼，每逢腊日奉皇太后观冰嬉之所也。悦心殿东侧书屋为静憩轩。转石屏入墙门，则仍普安殿。自殿后陟石阶得［将］百磴，即山顶，白塔建于此。塔前琉璃佛殿曰善因。(《三海见闻志》：「殿作穹窿式，门下有铜炉一，进善因殿，门皆铜铸，四壁砌五彩琉璃砖，砖中均刻佛，殿供梵铜佛像」)。「考」《日下旧闻》，山顶为广寒殿，盖即建塔之所。山中为仁智殿，则今普安佛殿是。塔「后」列刹竿五，或谓之转梵经，或谓之资瞭远。其下为藏信炮之所，八旗军校轮流守之。盖国初始定燕京，设以防急变者。雍正年间，复申明其令，载在史策，其发信砲金牌，则藏之大内。予因思之，比及藉此知守，其失守已多矣。然而观「睹」此知惧，凛天命，畏民嵒，戒盛满之志，系苞桑之固，则信炮之制岂非祖宗之良法美意万世所当慎守者乎」！㉖

「九」《大清会典事例》：『白塔山暨内九门各设炮五位，树旗五杆，遇有警急，声炮为号，旗杆上昼则悬旗，夜则悬灯。一处放炮，别处炮声皆应。官兵闻炮即各备器械，各大臣各旗官兵均按原定地点齐集候旨。其白塔鸣炮，或奉上谕遣人，或部中遣人，持有金牌至则举炮，金牌书「奉旨放炮」字样，藏于禁中。如有急不及报闻，则各于有急之处举炮。守白塔炮台，用汉军两翼

信炮官各二人」。

校勘记：

① 此条注文，据《春明梦余录》（清光绪九年广东古香斋鉴赏袖珍本）及《日下旧闻考》卷三六引《宣宗章皇帝御制广寒殿记》校补。

② 《金鳌退食笔记》（一九八〇年北京古籍出版社点校本）卷上「琼华岛」条云：「山前有白玉石桥，长二百余尺，直抵仪天殿后」。今录此待考。

③ 同上书卷上「琼华岛」条云：「山之东有石桥，长七十六尺，阔四十一尺半」。今录此待考。

④ 箓，原误作「录」。据《三海见闻志》（民国十九年一月三十日初版）卷三，第三章第一八页改。

⑤ 灵璧　璧，原作「壁」，据《三海见闻志》改。

⑥⑦⑧ 《金史·地理志》载：「京城北离宫有太宁宫，大定十九年建。后更为寿宁，又更为寿安，明昌二年更为万宁宫」。据改。

⑨ 注，原作「至」。据《辍耕录》（一九五九年中华书局点校本）卷二一「宫阙制度」改。

⑩ 《辍耕录·宫阙制度》载：「山前有白玉石桥，长二百余尺，直抵仪天殿后」。据增补。

⑪ 枰，原作「杆」。据《辍耕录·宫阙制度》改。

⑫ 鼓，原作「荷」。据《辍耕录·宫阙制度》改。

⑬ 重屋无梯　「重屋」二字原缺。据《辍耕录·宫阙制度》补。

⑭ 中，原作「上」。据《辍耕录·宫阙制度》改。

⑮ 庖，原作「庭」。据《辍耕录·宫阙制度》改。

⑯ 犀山台　犀，原误作「屏」。据《辍耕录·宫阙制度》改。

⑰ 西房东向　原注缺此四字。据《辍耕录·宫阙制度》增补。

⑱ 信任儒术　儒原作「道」。据《金鳌退食笔记》卷上「琼华岛」条引《明宣宗实录》改。

⑲ 有关李师儿事迹，据《金史·元妃李师儿传》改、补。

⑳ 掷于空中 空，原作「其」。据《金鳌退食笔记》卷上「太液池」条改。
㉑ 以便捷勇敢为能 勇，原作「道」。据《金鳌退食笔记》卷上「太液池」条改。
㉒ 《春明梦余录》 录，原误作「集」。据改。
㉓ 使人一览若身步其地而目睹其概 使，原作「便」，睹，原作「睹」。据《日下旧闻考》卷二六引《御制白塔山总记》改。
㉔ 如柳宗元之钴鉧、石城诸作 鉧，原作「钮」。据《日下旧闻考》卷二六引《御制白塔山总记》改。
㉕ 足知全昧云尔 足，原作「并」。据《日下旧闻考》卷二六引《御制白塔山总记》改。
㉖ 此条注释，据《日下旧闻考》卷二六引《御制塔山南面记》校勘。

由庆霄楼西折而下，有二道：其一循楼而南，不数武有室曰一房山，其房覆湖石而成。由房南间石岩盘旋而下，为蟠青室。室皆回廊环抱。由悦心殿西角门出，山半有亭曰揖山，其下有石桥，南北有坊各一。过桥又南北有坊各一。桥之北正中为琳光殿，其一循楼转而北，有亭曰妙鬘云峰，历石蹬而下，有殿曰水精域，再下为甘露殿，殿前即琳光殿。再转而北，长廊二十五楹，左右环抱相合者为阅古楼，壁嵌三希堂法帖石刻。[一] 楼后有亭曰烟云尽[画]态，稍北为亩鉴室。[二] [三] 此塔山之西一面也。[四]

注：

[一] 《国朝宫史》：「乾隆丁卯，以内府所藏魏晋以下名人墨迹，命儒臣择其尤者，钩摹上石，为御定《三希堂法帖》三十二卷。既成，以石刻列嵌楼壁上下，翰墨琳琅，辉映廊庑」。

[二]《国朝宫史》："先是，乾隆癸酉于山之西麓，辟地得古井一泓，《御制古井记》以识其事。因于阅古楼北搆室三楹，周以步栏，后临方塘，引古井之水，由石亭小池注之，御书颜其室曰「亩鉴」"。

[三]《乾隆御制古井记》："白塔永安寺盖就琼华岛故地而建，所谓广寒殿、玉虹金露之亭，皆湮没不可考。适有所营葺，工人于山之西麓掘地得废井一，瓴甃木盘，层累鳞栊，寻丈以深。汋汋有水，不漏以眢。巽下坎上，合羲经义。辘轳绠汲，可致山巅。乃知《辍耕录》所称引金水河于山后，转机运斛至山顶者，舍近求远，妄也，明矣。不宁惟是，所云岛土取自塞外者，更妄也。当时纵为厌胜，或少取塞外「山」之土置此，则有之矣。岂有尽掘辇致于数千里外，以成是山之理？意者疏浚液池不能移土于远，即就近成此岛耳。夫显而易见者，尚淆讹至此，史氏之耳食影谈，任好恶而颠倒是非，吁，可咤「诧」哉"！

[四]《御制塔山西面记》："室之有高下，犹山之有曲折，水之有波澜。故水无波澜不致清，山无曲折不致灵，室无高下不致情。然室不能自为高下，故因山以构室者，其趣恒佳。庆霄楼既据山之高，楼西缘廊而降有二道，其一向南不数武为一房山，盖房中覆湖石成山云。历蹬以下为蟠青室，回廊环其外。缘廊升「北」降，达山之西，凭廊向南，俯睇有深渊。东则山之西脚，「而」山半腰有亭曰揖山，乃从悦心殿西角门而出者。其下峭壁插入，浼然靓然，若龙湫之有神物也。波与太液通，石桥锁其口。桥之南，步堤东转，可通悦心殿及永安寺前。桥之北则永光寺「琳光殿」前，为山西总路矣。又其一转而北，有亭焉，曰妙鬘云峰，历石蹬而下，则水精域。其下有古井，古井向有记，辟诸家记载谓引金井「水」河转机运斛之非，及辇土压胜之谬。凡山之阴、山之麓所

为屈注飞流，线溪亩池，皆绠汲此井以成其势。水精域之下为甘露殿，又下为琳光殿。则就平陆，为山西之路。转而北为阅古楼，楼壁砌《三希堂法帖》碑版，攀梯而登，与地平。稍北则亩鉴堂「室」，窗临清池，即凿山溪引古井之水也。阅古楼后楹平临山溪，石桥驾其上。渡桥有小石亭，梁柱皆勒诗（《三海见闻志》：「亭名养鱼」。）。过亭，岭岈崱屴，径祇容人，摄齐而上，出岩墙门，与庆霄楼后门相望，而山西之景略毕」。

由阅古楼转而东，有亭曰邀山。又东北曰酣古堂，西向，倚石为洞，循洞而东为写妙石室，室之东间为楼，缘梯而降为石洞，循石洞东行数百步，再穿石洞而出，有小广三间，曰盘岚精舍。再转而北为环碧楼，由楼绕廊而下为嵌岩室，再折而西，山上有亭曰一壶天地。又西有房为折扇形，曰延南薰，循门洞北行数十武，亦达折扇形房。至房而西有亭曰小昆邱，亭西有平台石柱，为铜仙承露台。又西为得性楼，楼下为延佳精舍，稍北为抱冲室，楼左右皆有廊。历楼而下为邻山书屋，与亩鉴室之北墙相通。其东为漪澜堂，堂正中北向者为碧照楼，［一］楼长廊六十楹，左右环绕。极东曰漪晴楼，极西曰分凉阁（《国朝宫史》作分凉楼）。［二］又碧照楼之左为远帆阁，亦北向。阁后为道宁斋，斋与邻山书屋相接。由漪澜堂而东有堂曰晴栏花韵，堂前有台，与堂相对。又东为紫翠房，即嫩山房，又东为莲华室（相对有小室，额曰真

如，内供梵王像）。此塔山之北面也。[三]

注：

[一]《三海见闻志》：『碧照楼门额曰溯天浮玉。吾师螺洲陈太傅言，三十年前曾应那琴轩之约，聚宴于此。是处为琼岛之最胜。尔时宇内承平，宫殿新修，风景韶秀。盖那兼管内务府事，故可借此宴客也』。

[二]《国朝宫史》：『漪澜堂据琼岛北麓，略仿金山规制为之』。

[三]《御制塔山北面记》：『自阅古楼岩墙门出，转而东，则邀山亭，又东北则酣古堂。堂之东室倚石洞，循洞而东，则写妙石室。堂与室之南皆塔山之阴，或石壁，或茂林，森峙不可上。而室之东间乃楼也，踏梯以降，复为洞。窗篠窅映，若陶穴，若嵌窦，旋转光怪，不可殚极。若是者行数百武，向东忽得洞门，出则豁然开朗。小厂三间，曰盘岚精舍。而其南则仍石岩陡立。然羊肠之径可以跻而上达看画廊，廊属山东景，兹不复缀。自精舍转而北，至环碧楼缘飞廊而下，则嵌岩室，折而西小山亭额曰一壶天地，西扇面房额曰延南薰。其盘岚精舍之西，由洞门北行数十武，亦达扇面房。自房而西为小昆邱，盖亩鉴室水盈池则伏流不见，至邱东始擘岩而出，为瀑布，沿溪赴壑而归墟于太液之波。又西为铜露盘，铜仙竦双手承之，高可寻尺，此不过缀景，取露实不若荷叶之易，则汉武之事率可知矣。又西为得性楼，为延佳精舍，为抱冲室，为邻山书屋，名虽殊而因高以降，或一间，或两架，皆随其宛转高下之趣而各与题额。又自亩鉴室北墙门而出，缘山蹊亦可达此。至邻山书屋则就平地廊接道宁斋矣。其东乃漪澜堂，盖山之北以堂与斋为主室，而围

堂与斋北临太液，延楼六十楹，东尽倚晴楼，西尽分凉阁，有碧照楼、远帆阁分峙其间，各对堂与斋之中。南瞻琼岛，北頫沧波，颇具金山江天之概。故登楼与阁，偶有吟咏，无不以是为言。由漪澜堂而东，则莲华室以奉大士及妙法莲华经得名。出墙门而南，则为塔山东面之境矣。若夫各室内或题额，或联语，率铭意寄兴，无关于景概之全，斯则不悉载』。

由琼岛春阴石幢拾级而上，为看画廊。绕廊而上为交翠庭，庭之下廊之侧攀援石洞而出者为古遗堂，与堂相对者为峦影亭。自堂蹑梯以下，仍缘石洞而出者，为见春亭。亭南即智珠殿（智珠殿三楹，东向，供文殊佛像，悬高宗御书额曰般若香台）。殿前过桥而东即陟山门，此塔山之东一面也。［一］［二］

注：

［一］《御制塔山东面记》：『因旧置而修饰之谓之沿，易新建而创为之谓之革。山之南，沿者多而建者少，山之北，革者夥而置者稀。然东北泐琼岛春阴之石幢虽出于新建，亦实述其旧置。由石幢登山迳为看画廊，其上则交翠庭。庭之下、廊之侧，攀援石洞以出为古遗堂，对之者，峦影亭。自堂蹑梯以下，仍依洞以出为见春亭。遂循东岸可至半月城前。而自交翠庭步岭路至智珠殿者，分左右阶而下，亦达半月城前。盖殿原据城上，埤堄即平殿基也。过石桥则陟山门，而白塔山四面之事备矣。白塔建自顺治八年辛卯，至于今盖百有二十年矣。夫士民之家尚以肯构为言，况兹三朝遗迹，地居禁苑，昕其荒废榛秽为弗当。然予自辛酉壬戌之间，始稍稍有所葺建，至于今凡三十年，而四面之景始毕成而为之记。虽云发内帑以徐为之，然而视《春明梦余录》、《日下旧闻》

所载有过之无不及矣。知我罪我，吾岂能辞哉」。

〔二〕《三海见闻志》："殿后有白塔。《金鳌退食笔记》："顺治八年，毁山之亭殿，立塔建寺，树碑山址。康熙己未地震，白塔颓坏，次年重建，加庄严焉。每岁十月二十五日自山下燃灯至塔顶，灯光罗列，恍如星斗。诸喇嘛执经梵颂，吹大法螺，余者左持有柄圆鼓，右执湾〔弯〕槌齐击之，缓急疏密，各有节奏，更余方休，以祈福也。辛酉冬运是石于瀛台，白塔之下，仅余黄壤」。是今白塔之地，即前朝亭殿之区也。现此处均是大砖所砌，想当时殿前奇石，早已移置于瀛台，所谓白塔之下，仅余黄壤者，或云黄土来自关外，将以压胜也。塔系回回式，与妙应寺之白塔相类，但稍小耳。塔门以木板为之，作回回字形。其余大砖有刻花者，但非复金元之旧矣。顺治八年建塔诸臣恭纪碑云，有西域喇嘛者，请立塔建寺，奉旨允之。赐号为诺木汗。雍正十一年重修记文云，雍正八年命官修葺，以岁之十二月肇工，凡用金钱五万二千有奇。阅十一年七月告成云云。可见斯塔之缘起矣」。

承光殿之东，与蕉园门相对者为桑园门，入门循池东岸而北数百步，过陟山门，西有水殿，藏御舟（《翁文恭日记》载，南海御舟曰仪凤舸，北海曰自在天）。东有门，西向（俗曰状元府，不知其所始）。门内循廊蹑山而北，山巅有堂曰云岫厂，北向。曰崇椒室，西向。又循长廊曲折北下，有轩曰濠濮间，北向。临池有石梁，北接石坊，坊北有门，入门为春雨林塘殿。〔一〕殿有轩曰空水澄鲜。池北相对者为画舫斋，

回廊四面，临瞰方池，池上两廊各有室，东为镜香，西为观妙。斋之左为古柯庭，〔二〕庭东为绿意廊，廊北为得性轩，庭后有室曰奥旷，西向。斋之右为小玲珑室，水殿北为龙王庙，庙后有桥（小渠亘之，自太液池注水入春雨林塘也），南北坊各一。

注：

〔一〕《翁文恭日记》：「乙酉四月二十九日，上侍皇太后于春雨林塘门外黄幄，阅御前大臣戈什哈乾清门撒步箭。余于寅正入陟山门，到直庐（画舫斋），无人焉。坐土山上，中官云：昨日屡次传旨云，画舫斋须回避，勿入。寿泉来，同诣船坞旁小屋，此处戈什管班所坐也。三王来，惇邸亦来，遂同饭。〔饭后〕雨作，巳初升殿〔座〕看箭，约二十七八人。雨大，至黄幄遂传退。俟明日从头再射。连日北海进膳，办事，皆无一定处所。闻太后前日到画舫斋小憩，明日即在彼传膳召见也」。

〔二〕《三海见闻志》：「翁文恭尝侍德宗读书于古柯庭，时公〔文恭〕为工〔部〕尚〔书〕，部笔政。有到古柯庭回事者，公〔尝〕告以速出，不应到也。《翁文恭日记》又载：乙酉四月二十八日，饭于古柯亭（槐一株，殆五六百岁，盘根（各）大十围）旁屋。午初，上至，余等于春雨林塘院内站班，叩头。谢纱葛，满书刻许。二刻入作诗一首，纵谈古今，温书一章，未写字，未初三刻退，仍检书入榻盘内。是日，射者五十六人（中六支者十三人），庆邸六支，兄〔克〕王四支，伯王三支」。①

校勘记：

① 据《三海见闻志》卷三第三章「北海」所记补、改。

过桥而北，即先蚕坛，东为观桑室〔台〕，室〔台〕后为亲蚕门，门内即亲蚕殿，〔一〕殿后为浴蚕池，〔二〕池北为后殿，均覆以绿琉璃瓦。〔三〕〔四〕由坛西折而北为荷沼，其北为镜清斋。〔五〕斋东为抱素书屋，循书屋东廊而下为韵琴斋，斋二楹，西向。其左有亭曰碧鲜，南向。镜清斋西为画峰室（斋后北临山池，左右皆峰峦岩洞，飞瀑流泉，潆洄环注，池中有坝，上下潺湲不绝，架廊三楹于此），为沁泉廊。廊西四面皆山，山上有亭曰沈峦。东廊有石桥，南即抱素书屋也。桥北蹑蹬而上，为罨画轩，循轩东廊而南，为焙茶坞。〔六〕〔七〕

注：

〔一〕　《三海见闻志》：「先蚕坛在西苑东北隅，乾隆〔七年〕建。①垣周百六十丈，南面稍西正门三楹，左右各一。入门为坛一成，方四丈，高四尺，陛四出，各十级，三面皆树桑柘。西北为（西）陛坎。先是，圣祖仁皇帝设蚕舍于丰泽园之左，世宗宪皇帝复建先蚕祠于北郊，嗣以北郊无浴蚕所，因议建于此。筑观桑台，高一尺四寸，广一丈四尺，陛三出。《翁文恭日记》：「蚕坛门外往南有新修索云庵，极巍〔焕〕，②中官刘增禄所建也，内有地窨」。今觅是庵无复存者，不知改为何称矣」。

〔二〕　浴蚕池〔河〕南北木桥二，③南桥之东为先蚕神殿，北桥之东为蚕所。浴蚕池〔河〕

自外垣之北流入。④由南垣出，设闸启闭。先蚕神殿西向，左右牲亭一，〔井亭一〕，⑤北为神库，南为神厨。垣左为蚕署三间。蚕所亦西向，为屋二十有七间。

〔三〕《皇朝通典》："康熙年间，设蚕舍于丰泽园左。乾隆元年，建先蚕〔坛〕于安定门外，七年，改建先蚕〔坛〕于西苑之东北隅。垣周百六十丈，南门正门三楹，左右门各一。为坛一成，方四丈，高四尺，陛四出，各十级。西北为瘗坎。坛东为观桑台，台高一尺四寸，广一丈四尺，陛三出。台前为桑园，堂〔台〕后为亲蚕门，内为亲蚕殿。殿广五楹，东西配殿各三楹，殿后为浴蚕池，池北为后殿，规制如前殿，均覆以绿琉璃瓦。宫左为蚕妇浴蚕河，自外垣之北流入，由南垣出，设闸启闭。南北木桥二，南桥之东为先蚕神殿，西向，覆以绿瓦。左右牲亭一，井亭一。北为神库，南为神厨。（殿）垣左为蚕署三间。北桥之东有屋二十七楹，西向，是为蚕所，皆符古制云。每年季春之月，皇后亲飨先蚕，由礼部预劄钦天监，选择三月吉巳日致祭，具题请旨。皇后亲蚕，先期致斋三日，恭设斋戒牌铜人于交泰殿，届期以太牢祭先蚕之神，不读祝文，行三献礼领福受胙，并与皇帝亲耕先农坛同。皇后不行亲祭之年，则遣妃一人恭代行礼。妃嫔、公主福晋以下，文官三品、武官二品、大臣、命妇以上咸致斋陪祭。女官执事者，均于宫人内选充，并于内监中置蚕宫令一人，丞一人，专司蚕坛茧馆诸务"。

〔四〕《大清会典事例》："凡亲蚕之礼，豎桑田于西苑先蚕坛之东南，中为躬桑位，筑台于桑田北，为皇后观采桑之位。岁季春吉巳，皇后躬祀先蚕，如蚕已生，则于次日。如蚕未生，则内务府奏请另择吉日。豫期，宫殿监督领侍奏请妃嫔二位，内务府奏以公主、福晋、夫人三位，令〔命〕妇四人从采桑。前期一日，宫殿监设案于交泰殿中，内务府奉宸苑堂官率所属以龙亭彩亭陈采桑

具，皇后金钩黄筐，从采桑妃嫔银钩（柘）黄筐，福晋、夫人、命妇铁钩朱筐，各储亭内，由内务府入隆宗门，至内右门外停止。宫殿监等奉入至交泰殿，陈于案。皇后吉服御交泰殿阅采桑具毕，礼成，皇后还宫。内监奉出内右门，陈亭内，送采桑所。至期，内务府堂官奏请皇后率从采桑妃嫔咸吉服乘舆出宫，至内壝东门外降舆，御茧馆。相仪女官奉钩筐于台前，掌仪司内监率歌采桑词，司金鼓版笛笙箫麾彩旗，各内监东西序立，典仪女官奏请行采桑礼，皇后出茧馆，至采桑位，从采桑妃嫔等以次就位，相仪跪进钩筐，皇后右执钩左执筐，蚕母二人恭助皇后行采桑礼，内监扬彩旗，鸣金鼓，歌采桑词。皇后于第一行东西三采毕，歌止。相仪跪受钩筐，仍设龙亭内。典仪奏请御采桑台，皇后升座，妃嫔侍立，从采桑妃嫔、公主、福晋、夫人、命妇以次受钩筐，蚕妇二人助采，妃嫔于第二行各五采。福晋、夫人于第三行，命妇于第四行各九采，毕，释钩筐入侍。传赞引蚕母升阶，至皇后前跪，相仪举筐授蚕母，蚕母祗受，至蚕室切之，授蚕妇洒于箔，蚕母还告。典仪奏请御茧馆，妃嫔以下咸从。皇后升座，妃嫔以下行六肃三跪三叩礼，毕，礼成。至献茧日，蚕母率蚕妇择佳茧盛以筐，恭献皇后，皇后献皇帝、皇太后，以告蚕事之登。遂率妃嫔亲临织室，行缫三盆手礼，妃嫔从，缫以五为节，既成丝，遂命染人朱绿元黄之，以供郊庙黼黻之用」。

〔五〕《三海见闻志》：「镜清斋，宣统间曾缮葺以备德太子来游之居所。民国间〔二年〕〔始〕改（门额）曰静心斋。⑥徐总统时，恒集名流觞咏于此，凡三楹，南向。入门为荷池，池北为堂，仍额曰镜清斋」。

〔六〕《三海见闻志》：「最高处有叠翠楼，或系后来〔清末〕添建，⑦至焙茶坞则不能指其遗迹矣」。

〔七〕　《壬癸诗存》：「北海内先蚕坛古木参天，绿荫如幄，仁宗尝于此校猎。有句云：「柔沙原地烟先远，细柳如条气候温」」。

校勘记：

① 乾隆七年建　「七年」二字原缺。今据《三海见闻志》卷三第三章「北海」第三五页增补。

② 极巍焕　「焕」字原缺。今据同上书第三章「北海」第三五页增补。

③④ 浴蚕河　「河」原误作「池」。今据《日下旧闻考》卷二八引《国朝宫史》改。

⑤ 井亭一　原注缺。今据《三海见闻志》卷三第三章「北海」第三七页增补。

⑥ 《三海见闻志》卷三第三章「北海」第三七页云：「民国二年，始改为静心斋」。据改。

⑦ 或系清末添建　「清末」原作「后来」。据《三海见闻志》卷三第三章「北海」第三七页改。

由镜清斋沿堤西南为西天梵境，〔一〕〔二〕有琉璃界坊，南临太液池，榜曰华藏界，北向榜曰须弥春。坊北山门榜曰西天梵境。入门为天王殿，左右石幢二，左刻金刚经，右刻药师经，殿后为大慈真如宝殿，殿后历级而登，有大琉璃宝殿，殿四面回廊六十七楹，四隅各有楼相接。西天梵境之西，有琉璃墙如屏障，〔三〕墙北为真谛门，门内为大圆镜智宝殿，殿后有亭曰宝网云亭。亭北及左右屋宇四十三楹，皆贮西藏经板之所也。

注：

〔一〕　《金鳌退食笔记》：「大西天经厂在五龙亭东北，山门临太液池，南向。第二层殿曰大慈真如宝殿，殿壁绘画龙神海怪。又有三大轴，高丈余，广如之，中绘众圣像二十余，左右则文

殊、普贤变相，三首六臂，每首三目，二臂合掌，余四臂擎莲花以〔火〕轮、剑杵简槊，并日月轮、火焰之属，裸身，著〔着〕虎皮裙，蛇缠胸项间，努目互〔直〕视，威灵凛烈，金涂错杂，形彩陆离，传为商喜笔也。殿中立一小台，可丈余。台上有亭，如昆仑〔毘卢〕顶。亭中黄伞下，则西天说法像也。真如面南，周匝而谛听着〔者〕列如围〔团〕箕。像皆尺许，范铜为之，冠簪袍笏，仪表肃然。中垂五六线，下系一物，似机床，又如车轴，若转轮状。左右〔东西列〕四从神，各四尺，眉结云聚，目棱电击，猛焰慧肩，仗蜂抢轩，戴银兜鍪，衣乌铠，佩弓矢，仪容严毅如生，盖傀儡胎也。据内典：「下天处苏迷卢之半，为忉利尉候北方毗沙门统药叉众，所治水精宫城护世，其住处曰纷陀利，曰质多罗，曰七林，曰摩伦，曰如意等。下压像迹，当欢喜之地；上接蜂歌，离庄严之境。常憍尸迦将破怨敌，圣者奋勇健臂，出甲冑林，独揭胜幢，不顿一戟，黎迦娄而垂翅，拔修罗而束手，犹怒折莲柄，狂搜藕丝」。由此观之，虽在空门，亦以忿怒麈挨为法大防，不独世间攘巨寇者袛金浴铁、强矫雄毅也。三层设大士像。门前古槐数株，婆娑清荫。东有石屏，高八九尺，上刻龙水，鳞甲飞动，在斜阳蔓草间，亦铜驼石马之类欤？」①按：今殿壁绘画已不复存，古槐数株，犹是数百年前之物。在清初盛时，已有斜阳蔓草铜驼石马之叹，今则殿宇荒凉，佛光暗淡，瓦砾盈阶，无人过问。不知再历数十百年后，其景象更何如也。

〔二〕《三海见闻志》：「镜清斋沿岸西南为西天梵境，即所〔俗〕称天王殿也。门外有琉璃牌坊，南临太液池，向南题〔榜〕曰华藏界，北向额〔榜〕曰须弥春。〔坊北〕山门题〔榜〕曰西天梵境。入门为天王殿，左右〔殿〕列四大金刚，徐大总统捐葺者。〔殿〕左右石幢二，左刻金刚经，右刻药师经。殿后为大慈真如殿，殿供铜佛，佛前有铜塔二，木塔二。木塔即铜塔之模型。

殿后历级而登，有大琉璃宝殿。殿二层，题［榜］曰华严清界。［今额犹存］，旁注回文。殿内琉璃砖均刻佛像；与善因殿同。殿四面回廊六十七楹，四隅各有楼相接，世所称万佛堂者是。殿后有石刻佛像，八角形，并注回文［有回教字］』。②

［三］《三海见闻志》：『西天梵境之西，有琉璃墙，即世所称九龙碑［壁］是也。守者云，墙建于明，近恒拍影片以售游人。墙北为真谛门，门内为大圆镜智宝殿。殿后有亭曰宝网云亭，亭北及左右屋宇四十三楹，皆贮西藏经板之所。九龙碑［壁］北有门，榜曰乐静园。内有连理树一株，较崇雅殿者为高，或云园门即真如［谛］门旧址也。

校勘记：

① 此注文据《金鳌退食笔记》（北京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卷下「大西天经厂」条校勘。

② 此注文据《三海见闻志》卷三第三章「北海」校勘。

大西天经厂之西，循池行数十步，为澂观亭。亭之后有殿曰寄清净心，又曰浴兰轩。轩后（有太湖石，极秀削）为快雪堂。堂五楹，即高宗常阅王右军所书《快雪时晴法帖》处也。堂建于群石中，多刻御题诗句，两廊均置石刻法帖，护以阑干。［一］

注：

［一］《三海见闻志》：『浴兰轩今为蔡松坡图书馆阅书室。快雪堂今改为蔡公祠，祠正中供蔡公松坡锷神位，旁祀蔡公共事诸人，中设玻璃龛，藏蔡公手札各件，以垂纪念』。

由快雪堂东行又数十步，临池有五龙亭。〔一〕

注：

〔一〕《金鳌退食笔记》：「五龙亭，旧为太素殿，创于明天顺年，在太液池西南，向〔殿〕后有草亭，画松竹梅于上，曰岁寒门。左右〔有〕轩曰临水，曰远趣。轩前有草亭曰会景。今改建五亭：中曰龙泽；左曰澄祥、滋香；右曰涌瑞、浮翠。总名之为五龙亭。珠帘画栋，照耀涟漪。从玉蝀行者遥望水次，丹碧辉映，疑是仙山楼阁。后有石坊曰福渚，北曰寿岳。中有锡殿，〔以〕锡为之，不施砖甓。每岁盛夏，太皇太后避暑于此。皇上听政之后，辄驾小舟问安或侍膳亭上，四面荷香，微凉消暑。癸亥元夜，于亭前施放烟火，听京师人民观看。时予已退直矣，命侍卫那尔泰海清至余私寓，召至亭前，赐饮馔。坐观星球万道，火树千重，金轮宝焰，光耀夺目。天家富贵，盛世欢游，愿与万方同之也」。

五龙亭后石坊二：南向榜曰性海；北向榜曰福田。其北为阐福寺。〔一〕〔二〕

注：

〔一〕《乾隆御制〔阐福寺〕碑文》：「太液池之北有亭五，翼然临于水裔。玉蝀前横，琼岛东抱。波光塔影，沦涟映带。亭之北缀以闲馆，爽垲轩豁，盖仍前明之旧。康熙中，圣〔皇〕祖临驻西苑，常奉太皇太后避暑于此，后以其地奉安仙驭几筵，遂相沿为内廷迁次之所。越乾隆七年，肇先蚕〔坛〕于液池东北隅，相距甚迩。圣母皇太后以茧馆盛仪，宜致蠲洁，命改建佛宇。朕遵懿旨，爰出内帑，勅将作葺其旧址，略为崇饰。宝坊杰竖，香刹双标，用如幻金刚三昧造大法像，高

丈六者三倍之而赢。具慈悲性，有大神威，构层檐以覆之。珠网璇题，金碧照耀，冠于禁城诸刹。上为慈圣祝厘，下为海寓〔宇〕苍生祈佑。始事于乾隆乙丑〔三月〕，越明年八月告成，因名之曰阐福」。①

〔二〕《三海见闻志》：「五龙亭之北有阐福寺，〔寺〕本先蚕坛茧馆也，乾隆十一年改建。由阳泽门达寺，有高宗御制阐福寺碑，或称为大佛寺。入寺为天王殿，再〔殿〕后为大佛殿，规制仿正定隆兴寺。相传该佛有千手千眼，其高大与旃檀佛相同，人立升机上，高与佛肩齐，其佛已毁。寺〔阐福门〕之西为〔小〕西天，〔自小西天入门即〕观音殿，殿前驾〔架〕白石桥，环流为坊四座：南曰澄〔证〕功德水，曰现欢喜〔观音〕园；北曰法轮高胜，曰妙境庄严；东曰震旦香林，曰神洲宝地；西曰仁寿普缘，曰安养示谛。四面各有方楼一，流水环之坊〔环流之坊〕，华丽庄严，仍如曩〔旧〕昔。惟石桥倾圮，埋没草间。正中为佛殿，有八百罗汉像，曹总统夫人曾捐资修饰，世所称为小西天〔者〕，即此地也」。②

校勘记：

① 此注文据《日下旧闻考》卷二八引《御制阐福寺碑文》校勘。

② 此注文据《三海见闻志》卷三第三章「北海」第四〇至四一页校勘。

殿之北为普庆门，入内南北有坊二座：南曰大千轮驻，曰满万昙霏；北曰聚诸佛法，曰现大吉祥。〔一〕左右浮屠二。中为万佛楼，楼三层，左树宝幡竿，右立石幢，恭镌乾隆庚寅《御制万佛楼瞻礼诗》。楼之东曰宝积楼，西曰鬘华楼。左右各有门，

西门内构八方亭，树石塔，镌贯休画十六应真像，并勒御制赞语于［其］上。门内为澄性堂，外环以长廊，前有池，后有山。山后有镜藻轩，轩西南为致爽楼。正西有圆光门一，门有室曰澹吟室。轩东南为湛碧亭，正东为清约池。又有亭曰妙相亭，亭后即真实般若殿。万福［佛］楼西有门接通衢，即阳泽门道也。［一］

注：

［一］《三海见闻志》：『今南坊依旧，北坊只余［坊］基（址），牌已毁。宝积楼如故，鬘辉［华］楼则孤壁独立，只余瓦砾，盖前数年已毁于［遭］火［劫］矣。前［万］佛楼佛座尚在，佛则于庚子年遗失。守者云，日本军运回本国，无一余者。今楼下之大佛，只余佛首卧在地上，不知由何处迁来，非本来面目也』。

［二］ 按：北海自民国六年以来，即有改为公园之议，荏苒数载，至民国十三年始实行开放，定名为北海公园。以团城东首之承光左门为其正门，并于西不压桥之南，辟一新门，为其北门。其南面之桑园门暨东西之陟山、阳泽二门，迄未开启。园中除画舫斋为公园董事办事之所，静心斋为政府留待宾客之地，快雪堂为松坡图书馆外，余若漪澜堂、五龙亭、濠濮间（想）各处，俱辟为品茗设肆之区，每当春秋佳日，夕阳西下，新月撤［微］开，和风送凉，金波曜景，游人士女，三五群集，或打浆［桨］中流，或吹箫隔岸，或赌棋于别墅，或放饮于池头，西湖秦淮，殆不是过。其天王殿、阐福寺、小西天等处，则荒凉零落，游踪较少。民国十六年，直鲁军曾于天王殿设阵亡将士追荐道场，虽一时铙钹喧天，莲灯耀水，然为时亦暂，不足动后人过去之思。若夫时届严冬，万

镶箫瑟，游人既多敛足，而近年漪澜堂、五龙亭左右，各设冰场，以为滑冰之戏，事实沿旧，不知者乃以为欧美高风，青年之人，趋之若骛。化装竞走，亦足以倾动一时，较之他处人造之冰场，宜乎胜矣」。

四、团　城

金鳌玉蝀桥之东，有崇台，因台为圆城，俗名团城。周围数百步，两掖有门各一，东曰昭景，西曰衍祥，皆有楼。入门由蹬道左右分上，其中为承光殿，即元仪天殿之旧也。〔一〕

注：

〔一〕《三海见闻志》「殿中供玉观音菩萨，全体洁净无瑕，相传高宗时西藏所进贡者。两耳大小不同，臂有刀斫之痕。其佛龛之宝座，亦来自西藏，即入贡时沿途所乘之礼舆也。袁、冯两总统俱拟修葺紫光阁，将玉观音移奉于中海，而观音俱托梦不愿离去团城。未几而袁、冯均先后去世，事竟不果。此公府某稽查所言，其信然耶，不可知矣。袁项城时，政治会议之议场即设于承光殿。其时玉佛暂移于殿后，李经羲为会长，其主席之地，即今佛之宝座也。其后梁任公曾居之，今为财政整理会」。

殿前有古栝，传为金时遗植。殿南石亭置元时玉瓮，〔一〕镌有高宗《御制玉瓮

歌》，柱间刻词臣《奉敕咏玉瓮诗》。殿［后］为敬跻堂，北环城，南抱承光殿，东为古籁堂，又东有亭曰朵云，西为余清斋。由斋内曲廊而西，有亭曰沁香，其后小石山上有亭曰镜澜。城外东西以红墙为界，东曰承光左门，西曰承光右门。［二］

注：

［一］《金鳌退食笔记》：「广寒殿中有小玉殿，内设金嵌玉龙御榻，左右列从臣坐床。前架黑玉酒瓮一，玉有白章，从「随」其形刻为鱼兽出没于波涛之状，其大可贮酒三十余石（今在西华门「外」真武庙中，道人作菜瓮）」。《旧闻考》：「元代玉钵置真武庙中，后移置于承光殿。真武庙中改造石钵以代之。又承光殿南有石亭，以置元代玉瓮。瓮径四尺五寸，高二尺，周围一丈五尺，恭镌皇上《御制玉瓮歌》于上，并刻词臣四十人《咏玉瓮诗》于柱间。乾隆十年《御制玉瓮歌并序》云：瓮在真武庙中，命以千金易之，昇［仍］置于承光殿中。又乾隆十四年，亦有御制诗及序云（《三海见闻志》云：「曾赴真武庙访所谓石钵者，庙僧云，庚子之乱，已遗失矣」。）」。

［二］《金鳌退食笔记》：「北海有金殿，穹窿如盖，华榱绮牖，旋转回抱「环」，俗曰圆殿。外围「周」以廊，向北，金鳌垂出垣堞间，甚丽。昔有古松三株，枝干槎牙，形状偃蹇，如龙奋爪拏空，突兀云「天」表，金、元旧物也。今止存其一。明李文达《赐游西苑记》云：「圆殿巍然高耸，曰承光。北望山峰，嶙峋崒嵂，俯瞰池波，荡漾澄澈，山水之间，千姿万态，莫不呈奇献秀于几席「窗」之前」。韩右都御史雍《赐游西苑记》云：「圆殿，观灯之所也。殿台临池，环以云城，历阶而登，殿之基与睥睨平。古松数株，耸拔参天，众皆仰视」。殿废于康熙七、八年间，云

有蝙蝠大尺余者。南西［向］二亭，尚出雉堞（上），正门闭塞，久不启。余朝夕骑马过其下，辄爱古栝之夭矫苍翠，而于雪朝月夜，更徘徊不忍去云。并有《承光殿古栝行》一首」。

《三海见闻志》：「承光殿之名始于明，至清康熙中而废，至高宗时乃复修葺。殿中之树，明时只云松而不云栝。高学士时，三松已枯其二，而栝犹存，故有《古栝行》之作。五针为松，三针为栝，读乾隆十一年高宗《御制承光殿行》之作可知也」。

第五章　坛　庙（附：鼓楼　钟楼）

一、社稷坛

社稷坛在阙右，坛制方，北向，二成，高四尺。上成方五丈，二成方五丈三尺。四出陛，各四级，皆白石。上成以五色土辨方分筑。内壝方七十六丈四尺，高四尺，厚二尺，甃以四色琉璃砖，各随方色，覆瓦亦如之，门内〔四〕各二柱，柱及楣阙〔阈〕皆白石，扉皆朱棂。内壝西北瘗坎二。坛北拜殿戟门各五间，上覆黄琉璃，前后各三出陛。内壝西南神库、神厨各五间，井一。坛垣周二百六十八丈四尺，内外丹雘，覆以黄瓦。北三门，东西南各一门。西门外宰牲亭一。井一。北门外东北隅正门一，左右门各二。南门外东南为社稷街门，东北为左门，均东向。〔一〕〔二〕〔三〕

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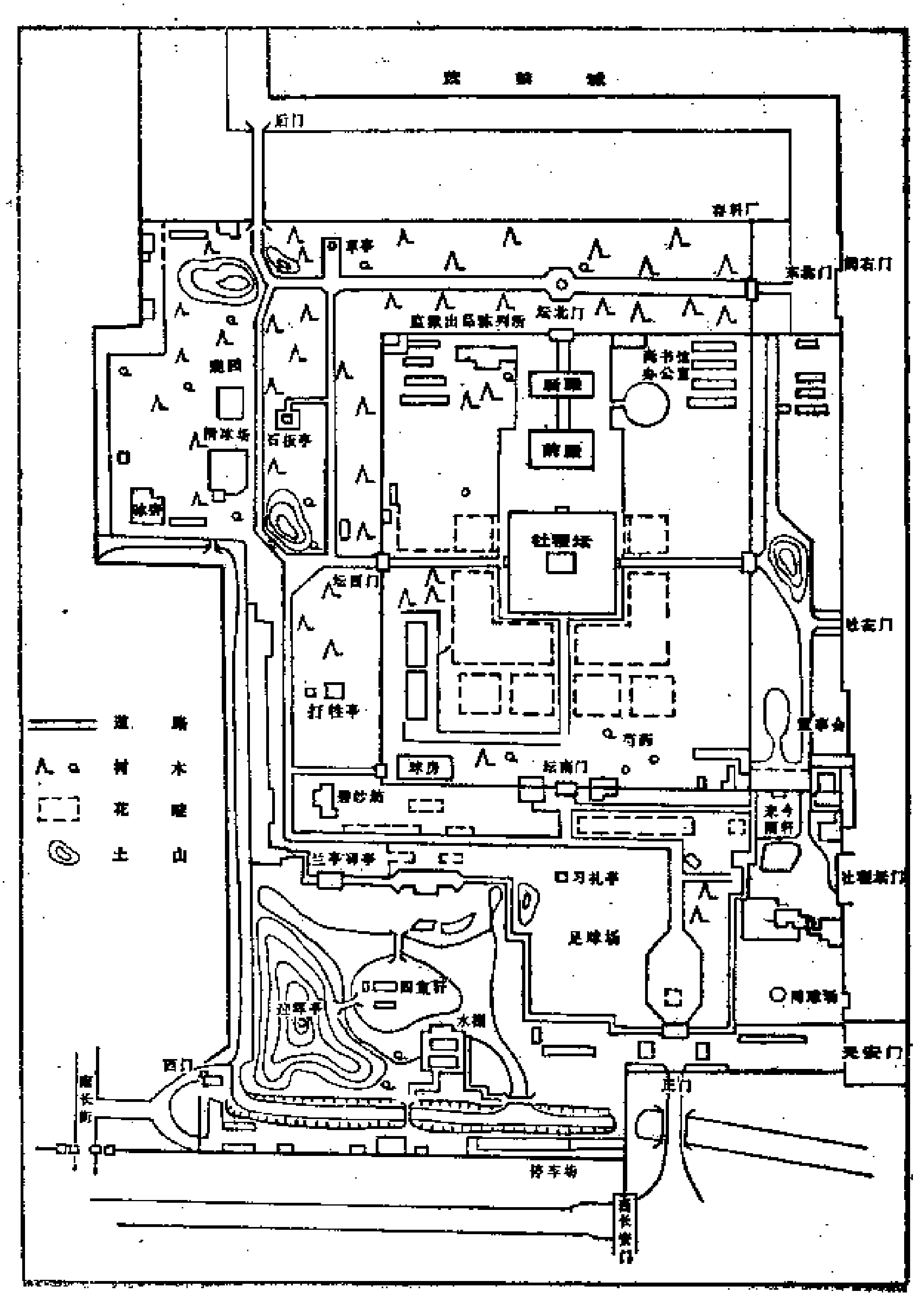
〔一〕　按：古者建国之制，右社稷，左宗庙，诚以非土不立，非谷不食。王者以土谷为重，为天下求福报功，故亲祀社稷，有事则祈焉报焉。其义达于上下，故州县皆祀社稷，民间亦有里社。

自三代以下，虽颇有异同，其义率准诸此。前清之制，祭社稷坛之礼，每岁春秋仲月上戊祭太社太稷之神，同坛同壝。每遇旱潦，亦申虔祷。社主用石，半埋土中（其后全埋，今不知其所在）。稷主用木，祭则恭设神牌。太社位右，太稷位左，均北向。以后土勾龙氏配，东位西向，后稷氏西位东向。凡祀社稷坛为大祀，皇帝亲诣行礼。先于中和殿阅视祝版，版用白质墨书，玉用方珪，用礼神制帛，牲用太牢，乐用七奏。春以夹钟为宫，秋以南吕为宫。舞用八佾，配位无珪。祭日如遇风雨，则在拜殿行礼。雍正二年平定青海，乾隆二十年平定准噶尔，四十一年平定金川，俱在社稷坛行献俘礼。祭之日，设乐舞于壝门内，坛下两旁坛官各二人，执长竿侧立于坛东西，以御飞禽。又备龛于坛下，如遇风雨，即以覆护神牌。有司设幄次于拜殿内，大驾御辇，由阙右门入东北门，至社稷坛外门外，御礼轿入右门，循戟殿东行至拜殿东阶下，降舆升阶，诣坛行礼，礼成升舆亦如之。

〔二〕社稷坛自民国三年朱启铃（钤）长内务时代，改为公园，辟门于南（嗣又辟门于西，今不用），名曰中央公园，是为北平公园之始。嗣后先农坛公园、北海公园等继之，而终不如中央公园之地位适中，故游人亦甲于他处。春夏之交，百花怒发，牡丹芍药，锦绣成堆。每当夕阳初下，微风扇凉，品茗赌棋，四座俱满。而钗光鬓影，逐队成群，尤使游人意消。逐年以来，建设亦臻完备。十七年南北统一，乃改名曰中山公园。兹录其碑记如左，以见兹园之大概：

「民国肇兴，与天下更始。中央政府既于西苑辟新华门为敷政布令之地，两阙三殿，观光阗溢。而皇城宅中，宫墙障塞，乃开通南北长街、南北池子为东西两长衢，禁御既除，熙攘弥便，遂不得不亟营公园为都人士女游息之所。社稷坛位于端门右侧，地望清华，景物钜丽，乃于民国三年十

中山公园



后门
阙右门
坛北门
监狱出品陈列所
社稷坛
坛西门
社左门
打牲亭
董事会
球房
坛南门
来今雨轩
兰亭碑亭
习礼亭
社稷街门
足球场
水榭
西门
南长街
天安门
南门
停车场
西长安门
道路
树木
花畦
土山

月十日开放为公园。以经营之事，委诸董事会，园规则取于清严，偕乐不谬于风雅，因当地九衢之中，名曰中央公园。设园门于天安门之右，绮交脉注，绾毂四达，架长桥于西北隅，俯瞰太液，直趋西华门，俾游三海及古物陈列所者，跬步可达。西拓缭垣，收织女桥御河于园内，南流东注，迤逦以出皇城。撤西南垣，引渠为池，累土为山，花坞水榭，映带左右，有水木明瑟之胜。更划端门外西庑旧朝房八楹，略事修葺，增建厅事，榜曰公园董事会，为董事治事之所。设行健会于外坛东门内驰道之南，为公共讲习体育之地。移建礼部习礼亭与内坛南门相值，其东有来今雨轩，及投壶亭。西有绘影楼、春明馆、上林春诸胜。复建东西长廊，以避暑雨。迁圆明园所遗兰亭刻石及青云片、青莲朵、寒芝、绘月诸湖石，分置于林间水次，以供玩赏。其比岁市民所增筑如公理战胜坊、药言亭、喷水池之属，更不遑枚举矣。北京自明初改建皇城，置社稷坛于阙右，与太庙对。坛制正方，石阶三成，陛各四级。上成用五色土，随方筑之。中埋社主，甃垣墙以琉璃，各如其方之色。四面开棂星门，门外北为祭殿，又北为拜殿。西南建神库、神厨，坛门四座，西门外为牲亭，有清因之。此实我国数千年来特重土地人民之表征。今于坛址力务保存，俾考古者有所征信焉。环坛古柏，井然森列，大都明初筑坛时所树，今围丈八尺者四株，丈五六尺者三株，斯为最巨。丈四尺至盈丈者百二十株，不盈丈者六百三株，次之未及五尺者二百四十五株。又已枯者百余株，围径既殊，年纪可度，最巨七栢皆在坛南，相传为金元古刹所遗。此外，合抱槐榆杂生，年浅者尚不在列。夫禁中嘉树，盘礴郁积，几经鼎革，无所毁伤，历数百年，吾人竟获栖息其下，一旦复睹明社之旧，故国兴亡，益感怀于乔木。继自今，封殖之任，不在部寺而在群众，枯菀之间，实自治精神强弱所系。惟愿邦人君子爱护扶持，勿俾后人有生意婆娑之叹，斯尤启钤所不能已于言者。启钤于

民国三四年间，长内务部，从政余暇，与僚友经始斯园。园中庶事决于董事会公议，凡百兴作，及经常财用，由董事醵集，不足则取给于游资及租息，官署所补助者盖鲜。岁日骎骎，已逾十稔，董事会诸君砻石以待，谨述缘起，及斯坛故实，以谂将来。后之览者，庶有所考镜也。民国十四年十月十日紫江朱启钤」。

〔二〕 社稷坛之祭殿，前数年夏间曾设电影场，民国十七年改为中山堂，丹雘一新。其后拜殿，今为革命图书馆。又西有哈丁纪念石，哈丁者，美前总统召集太平洋会议者也。药言亭原当公园入门之正面，民国八年欧战既终，毁东单牌楼之克林德纪念碑〔牌〕，移于公园，为公理战胜坊，乃移药言亭于坛北门之外，而建坊于药言亭之旧址。又有施、王二烈士像，民国十三年建于祭殿外之东西，嗣为当道所仆，埋诸后圃，民国十七年复建于习礼亭之东，且泐铭焉。二烈士者，辛亥革命时滦州起义者也。此皆为朱记所不载，用缀于此，藉备佚闻。

二、天 坛

天坛周十里，在正阳门外，永定门之东，明永乐十八年建，缭以垣墙，周九里十三步，今仍之。坛内有圜丘，亦称天坛，形圆象天，南向。三成：上成径九丈，高五尺七寸；二成径十有五丈，高五尺二寸；三成径二十一丈，高五尺。上成石面九重，自一九环甃，递加至九九；二成自九十递加至百六十有二；三成自百七十有一，递加至二百四十有二〔三〕，①合一三五七九阳数。每成四出陛，皆白石，九级。上成石阑七十有

二，二成百有八，三成百八十，合三百六十周天之度，柱如之。内壝形圆，周百有六丈四尺，高五尺九寸，壝门四，皆六柱三门，柱及楣阈皆白石，扉皆朱棂。壝外东南内〔丙〕地燔柴炉一，②高九尺，径七尺，甃以绿琉璃。瘗坎一。（东）有燎炉四，③分设于壝东西门之左右。壝北门后为皇穹宇，南向，环转八柱，圆檐，上安金顶。基高九尺，径五丈九尺九寸，石栏四十有九。东西南三出陛，各十有四级。左右庑各五间，一出陛，殿庑覆瓦均青色琉璃，圆垣形围〔围垣形圆〕，④周五十六丈六尺八寸，高丈有八寸。南设三门，崇基石阑，前后三出陛，各五级。外壝东门外东北隅为神库、神厨各五间，井亭一。祭〔器库〕、乐器库、棕荐库各三间。又东为宰牲亭、井亭各一。壝外内垣门四：东曰泰元，南曰昭亨，西曰广利，北曰成贞。皆朱扉金钉，纵横各九。昭亨门外，东西石坊各一。圜丘制度系清乾隆十四年改建，前明旧制系照明官司尺，一成径五丈零九寸，以当九五之数。今则照律吕正义所载古尺制度，而推广之也。

祈年殿在成贞门北，坛圆，三成，南向。上成径二十一丈五尺，二成径〔二十〕三丈二尺六寸，⑤三成径二十五丈。面甃金砖，围以〔石〕。石阑四百二十。南北三出陛，东西一出陛。上成二成各九级，三成十级。坛上建〔祈年〕殿，⑥制圆，内外柱各

十有二，中龙井柱四，檐三重，上安金顶。左右庑各九间，均覆青琉璃。前为祈年殿[门]，⑥崇基石阑，前后三出陛，各有一级。⑦门外东南燔柴炉一，瘗坎一，燎炉五，[制如圜丘]。内壝周一百九十丈七尺二寸，门四。北门后为皇乾殿，五间，上覆青琉璃，南向。正面三出陛，东西一出陛，各九级，石阑五十有九。内壝东门外长廊七十二间。[二]十七间至[神]厨、井亭，⑧又四十七[五]间至宰牲亭，⑨为祭时进俎豆、避雨雪之用。壝外（廊）围垣东西北三面各有门，[南]接成贞门。⑩[一][二]

注：

[一]　《天咫偶闻》：「光绪己丑八月大雨雷，天坛祈年殿灾，一昼夜始息。诏群臣修省，于是议重建而《会典》无图，且不载其崇卑之制。工部无凭勘估，搜之于《明会典》亦不得。乃集工师询之，有曾与于小修之役者，知其约略，以其言绘图进呈，制始定，至丙申乃毕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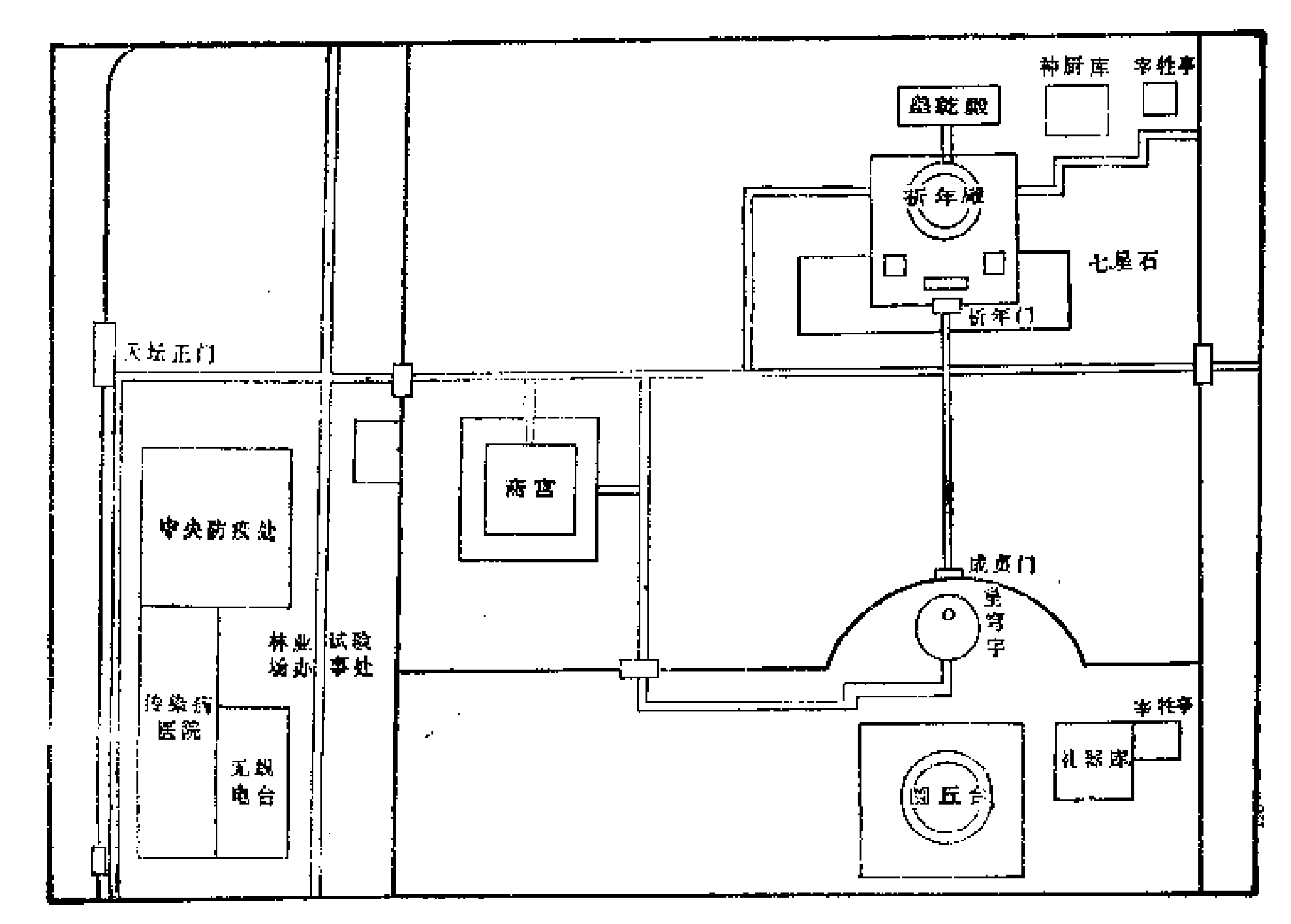
[二]　《天咫偶闻》：「天坛之殿墙皆用蓝瓦而朱柱，其坛上东[陈]设帝幄，亦皆蓝色，执事者衣青衣。坛旁有天灯竿[竿]三，高十丈，灯高七尺，内可容人，以为夜间骏奔叻祭者准望」。

校勘记：

①　递加至二百四十有三　「四十有三」原作「四十有二」。《日下旧闻考》卷五七引《大清会典》云「递加至二百四十有三」。今录此待考。

②　壝外东南丙地燔柴炉一　「丙」原作「内」。《日下旧闻考》卷五七引《存心录》云：「燎坛一座，在壝

天坛



皇乾殿
神厨库
宰牲亭
祈年殿
七星石
祈年门
天坛正门
斋宫
中央防疫处
成贞门
皇穹宇
林业试验场办事处
传染病医院
无线电台
圜丘台
礼器库
宰牲亭

外东南丙地一。又同上书引《大清会典》云：「墙外东南丙地燔柴炉一」。据改。

③ 东有燎炉四　此句疑误。《日下旧闻考》卷五七引《大清会典》云：「……东南燎炉五，西南灯杆三。外墙形方，周二百十丈一尺，高八尺六寸，门制与内墙同。燎炉四，分设于墙东西门之左右」。今录此供参考。

④ 圜墙形圆　此句据《日下旧闻考》卷五七引《大清会典》改。

⑤ 二成径二十三丈二尺六寸　「二十」原缺。《日下旧闻考》卷五八引《大清会典》云：「（祈年殿）二成径二十三丈二尺六寸」。据补。

⑥ 前为祈年门　门原作「殿」。据《日下旧闻考》卷五八引《大清会典》改。

⑦ 各有一级　原作「各十有一级」。据《日下旧闻考》卷五八引《大清会典》云：「各有一级」。

⑧ 二十七间至神厨　原作「十七间至厨井亭」。据《日下旧闻考》卷五八引《大清会典》补。

⑨ 又四十五间至宰牲亭　「五」原作「七」。今据《日下旧闻考》卷五八引《大清会典》改。

⑩ 南接成贞门　「南」字原缺。今据《日下旧闻考》卷五八引《大清会典》增补。

成贞门外西北为斋宫，东向，正殿五间，崇基石阑，三出陛，陛前左设斋戒铜人石亭一。右设时［辰］碑［牌］石亭一。后殿五间，左右配殿各三间。内宫墙方百二十三丈九尺九寸，中三门，左右各一门。墙外环墙［池］前跨石梁三，左右各一。东北隅钟楼一。外宫墙方一百九十八丈二尺，环以回廊一百六十三间，复绕以深池，宫门石梁均与内同。

广利门西北为神乐署，东向，大门三间，中凝禧宫五间，后显佑殿七间。凡奉祀协律各廨舍均连檐通脊，分设廊庑中。西为牺牲所，大门三间，南向，房九十三间，

中祀牺牲之神。后为宫署，东西列屋以食［饲］牲牵。外垣内西南钟楼一。

圜丘祈年殿共围垣六重。内垣高丈一尺，址厚九尺，顶厚七尺，周千二百八十六丈一尺五寸，外垣高丈一尺五寸，址厚八尺，顶厚六尺，周千九百八十七丈五尺。西向。门二，南北并列，南入圜丘，北入祈年殿，皆三门，角门一。［一］［二］［三］［四］

注：

［一］《宸垣识略》：『考按：朱彝尊原书，南城坛兆，止载明代而不及金、元。考《元史·祭祀志》：中统十二年，于丽正门外东南七里建祭台，设昊天上帝皇地祇位。成宗即位，始为坛于都城南七里。则知元之郊坛，亦在城南。又考《析津志》：郊天台在京城之南五里，即金大定时拜郊所建。然则原书载在郊坰，金之拜郊台者即是也。今附志［述］缘起于此，以存金元坛兆旧典云』。

［二］《宸垣识略》：『又按：明代奉［泰］元门内有禜雩坛，①今则雩祭之礼皆于圜丘敬遣将事，至泰元门迤东，今惟建设神库、祭库及宰牲亭、井亭，其禜雩坛不复存矣（按：禜雩坛今在先农坛之南，系乾隆七年另设）』。

［三］《宸垣识略》：『天坛井泉甚甘冽，居人取汲焉。又生龙须菜，又益母草，羽士炼膏以售，妇科甚效（按：天坛益母膏，至今犹为妇科圣药，但设肆以售，非羽士也）』。

［四］按：自古圣王之制祀典，礼莫大于郊，义莫重于配天。惟天子父天母地得以行之。三代之制，冬至日则祀圜丘，以大报天。孟春上辛为民祈谷，岁凡郊祀者再。仲夏而雩，夏至则祀方泽，礼至备，义至精也。汉承秦制，采律书方士之说，其礼丛杂不经。又率领于祠官，亲祀者寡。若南郊、北郊，分祀、合祀，自汉及唐，纷纭莫定。宋世三年一郊，于义极疏，盖其礼文太繁，仪卫太甚，赏赉太厚，而肆赦尤滥，非大礼必简之义也。明初合祀礼行，而冬至反阙。嘉靖定礼，颇酌古今之中，然祭多遣摄，诚敬微矣。有清自太宗时，即于盛京德盛门外建圜丘以祀天。世祖入关，亲祀南郊，告祀天地。自时以后，均于每岁冬至祀天于圜丘，孟春上辛祈谷于上帝。郊祀之日，立昊天上帝神位于一成，而以大明夜明星辰云雨风雷设位于二成从祀，太祖太宗以下历代皇帝神主，均升祔配享。至成宗始以遗诏谦辞。文宗仍奉升配。文宗后，始定以三祖五宗升配，嗣皇不得再与。旱燎［潦］亦告祭焉。祀典或亲或摄，然康、乾之际，亲祀为多。其亲祀也，前一日圣驾先期莅斋宫，乘步辇入西天门，由斋宫南御礼轿至神道西降舆，步入琉璃左门，诣皇穹宇上香，礼成，仍于降舆处御礼轿还斋宫。至坛内阅视坛位。祀日，驾自斋宫乘辇行至神道西阶下幄次相对处降辇，升阶，由棂星左门步入，礼成，仍至降辇处御礼轿还宫。其行礼时，皇帝初升至二成拜位立，赞引奏升坛，皇帝升阶上香毕，还至二成拜位，行迎神礼。典仪官唱奠玉帛礼，还就读祝位立，以次进俎，三献，及饮福受胙。礼成，仍还至二成拜位，行谢福胙及送神礼，其典仪之隆重如此。民国肇兴，议者谓祀天为帝王之礼，废而不行。项城洪宪之时，曾一行之，并制九章祀服，以为上下等差之辨，乃未久而废。六年制宪，以祈年殿为草宪之所，集两院议员于一堂，数月斯就。民国十二年，曹锟所公布之宪法，即天坛之所草也。其西斋宫则改为农林试验场，隶属于农工商部。南则设无线

电台，隶属于交通部。坛内各处，亦时售票纵观。昔时典礼森严之地，今则废为游人凭吊之墟。坛外之地，前以有设立五路总车站之议，投机家竞相购买。首都南迁，此议亦罢。斜阳古树，荒烟蔓草，仅留帝王之遗迹而已矣。

校勘记：

① 泰元门 「泰」原作「奉」，今据《宸垣识略》（一九八一年北京古籍出版社版）卷九「圜丘祈年殿」条按语改。

三、太庙

太庙在阙左，朱门黄瓦，卫以崇垣。大门三，左右门各一。戟门五间，崇基石阑。中三门，前后均三出陛，中九级，左右各七级。前殿十有一间，重檐脊四，下沉香柱。阶三成，缭以石阑。正南及左右凡五出陛，一成四级，二成五级，三成中十一级，左右九级。

凡岁暮大祫日，王公二人，各率宗室官奉列祖暨后神位合祀于此，时飨只奉中殿神位，祧庙主不与焉。中殿九间，同堂异室，内奉列圣列后神龛，均南向。后界朱垣，中三门，左右各一门。

后殿制如中殿，奉祧庙神龛，均南向。

前殿两庑各十有五间，东庑为配飨王公位，西庑为配飨功臣位。东庑前，西庑南，燎炉各一。

中殿、后殿两庑各五间，均藏祭器。后殿东庑南，燎炉一。

戟门外东西井亭各一，前跨石梁五，[一]桥南东为神库，西为神厨，各五间。

庙门东南为宰牲亭、井亭，庙垣周二百九十一丈六尺。[二][三][四]

注：

[一]《国朝宫史》：『太庙正南门外桥五座，桥下向无水，乾隆二十六年，始引金水桥水注之』。

[二] 前清顺治元年，建立太庙，以盛京太庙崇称为四祖庙，每岁孟春于正月上旬卜日，孟夏孟冬于朔日行礼，并每日荐新。每岁皇帝生辰及清明、孟秋、望日、岁暮、忌辰均于太庙致祭。凡祭太庙，皇帝御礼轿出太和门，乘辇由阙左门入西北门，至铺设棕荐处，御礼轿入太庙北门，由后殿东旁门至前殿东山墙东旁更衣幄次降舆。时飨太庙，照祭社稷坛之例，于迎神乐奏时，诣列祖位前跪，上柱香，次三上瓣香，两庑分献官上香。祫祭及奉先殿、太庙后殿皆同仪。乾隆二年，奏准于各香案前增设烛台一对，太庙中殿，均用白蜡。

[三] 古代宗庙，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惟前清不然，历代帝后均升祔太庙，历世不替。兹摘录光绪三年因穆宗升祔供奉位次廷臣集议之疏奏如下：『查奉先殿七楹，太庙

中殿九楹。惟太庙为太祖之庙，中殿中级，自应仍照旧规，不加改饰。其东西各四楹，敬仿道光元年奉先殿成案，增修改饰，余地尚为宽，展东次楹及又次楹为昭位，供奉太宗文皇帝、孝端文皇后，孝庄文皇后；圣祖仁皇帝、孝诚仁皇后、孝昭仁皇后、孝懿仁皇后、孝恭仁皇后；高宗纯皇帝、孝贤纯皇后、孝仪纯皇后；宣宗成皇帝、孝穆成皇后、孝慎成皇后、孝全成皇后、孝静成皇后神牌。西次楹及又次楹为穆位，供奉世祖章皇帝、孝惠章皇后、孝康章皇后；世宗宪皇帝、孝敬宪皇后、孝圣宪皇后；仁宗睿皇帝、孝淑睿皇后、孝和睿皇后；文宗显皇帝，孝德显皇后神牌。将来穆宗毅皇帝、孝哲毅皇后神牌升祔，供奉宣宗成皇帝之次』。观此，可知前清庙制之大概矣。

〔四〕 又按：祔祀太庙诸臣：武功郡王礼敦、武功郡王福晋、礼烈亲王代善、睿忠亲王多尔衮、郑亲王济尔哈朗、豫通亲王多铎、武肃亲王豪格、克勤郡王岳托、多罗通达郡王雅尔哈齐、多罗慧哲郡王额尔衮、慧哲郡王福晋、多罗宣献郡王界堪、宣献郡王福晋配飨东庑；直义公费英、东宏毅公额亦都、武勋王杨古利、忠义公图尔格、昭勋公图赖襄、勤伯鄂尔泰、大学士张廷玉、阿桂、超勇亲王策凌、傅恒、福康安、兆惠、僧格林沁配飨西庑。

又按：太庙于民国十三年曾一度改为和平公园，开放数日，即行停止。至今仍封闭如故。

四、先农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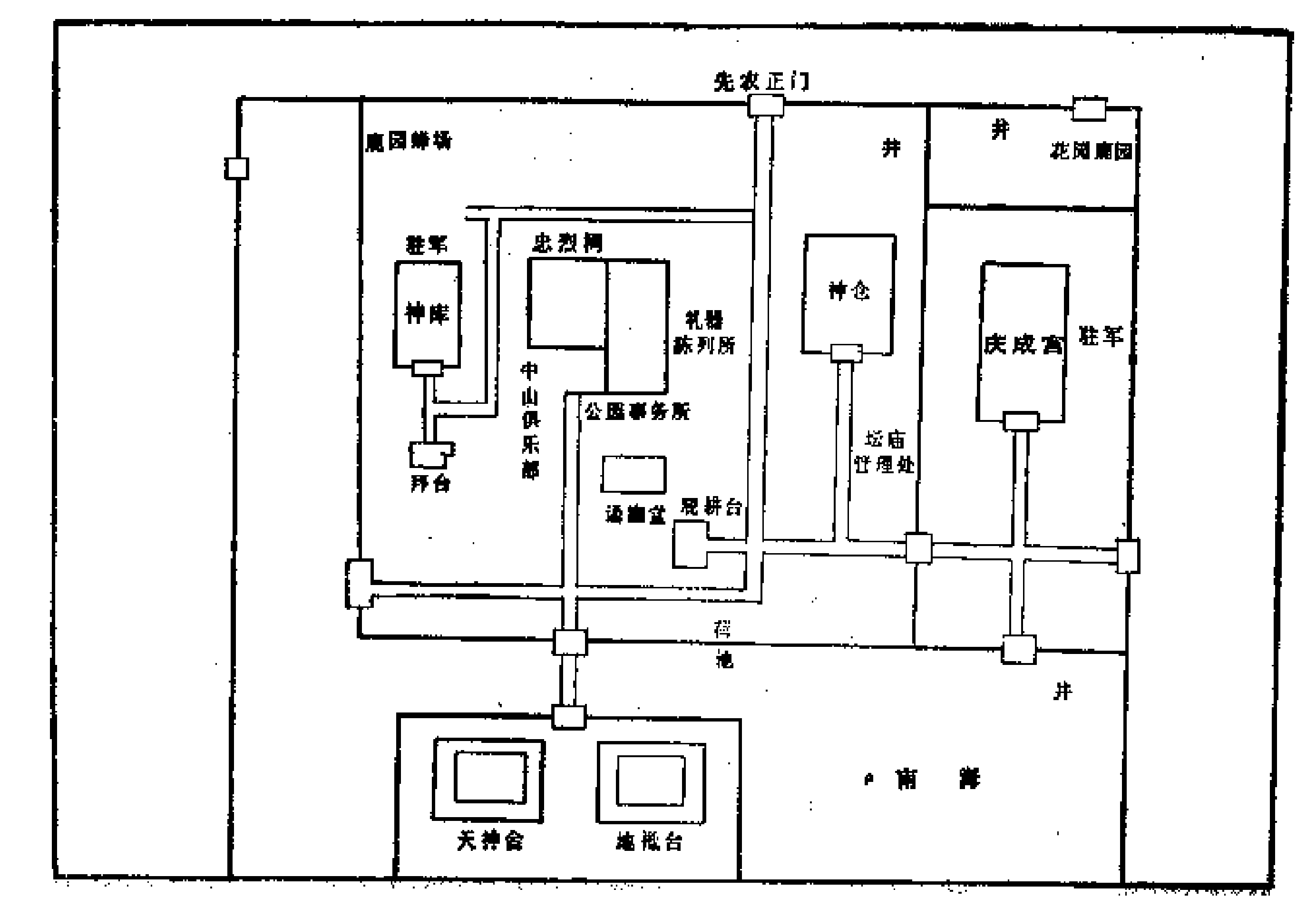
先农坛，一名山川坛，在正阳门外西南，永定门之西，与天坛相对，缭以垣墙，周回六里。中有天神坛、地祇坛、太岁坛、先农坛，藉田俱在其内。

先农坛，制方，南向，一成，方四丈六尺，①高四尺五寸，四出陛，各八级。东南为瘗坎。坛北为殿五间，以藏神牌。东神库，西神厨，各五间。左右井亭各一。东南为亲［观］耕台，②方广五丈，高五尺，面甃金砖，四围黄绿琉璃，南东西三出陛，各八级，绕以石栏柱。前为耤田，后为具服殿五间，南向，三出陛，南九级，东西各七级。东北为神仓，中廪制圆，前为收谷亭，左右仓十有二间。后为祭器库，缭以周垣，南门一，每岁亲耕，有御制三十六禾词，被乐人歌之。［一］［二］［三］

注：

［一］《大清会典事例》："凡耕藉之礼，置耤田于先农坛之东南，中为帝藉［耤］，筑台于藉［耤］田北，为皇帝观耕之位。岁仲春或季春吉亥，皇帝躬耕帝藉［耤］，豫期由部奏请，命王三人、卿九人从耕。择吉，皇帝于丰泽园先行演耕。是日，顺天府尹以龙亭、彩亭陈设耕具，皇帝躬耕，耒耜及鞭皆饰以黄布，嘉种以稻。从耕三王、九卿布种以麦谷菽黍，各盛青箱，由长安左门入至午门外亭止。府属官奉入左门，至太和殿陈于案，户部官举案入中和殿，陈于殿中。皇帝御中和殿，阅视［祭］先农祝版，次阅耕具，毕，还宫。户部及顺天府官奉耤具送耤耕田所。至日，皇帝礼服诣先农坛，致祭毕，御具服殿更龙袍。帝耤正中，陈躬耕黄耒，驾以黄犊。户部尚书一人立于右，东面；顺天府尹奉鞭立于左，西面。耤田东西陈从耕朱耒各六，驾以黝牛。歌禾辞，

先农公园



先农正门
井
井
花园鹿园
驻军
神库
拜台
忠烈祠
中山俱乐部
礼器
陈列所
公园事务所
观耕台
神仓
坛庙
管理处
庆成宫
驻军
荷
池
井
天神台
地祇台

执叉扫，麾彩旗，披蓑戴笠，执钱镈者暨牵牛耆老、上农夫、中农夫、下农夫均东西面序立。届时，礼部司官举红旗三麾，各执事齐赴耕所。⑦礼部尚书奏时，皇帝出具服殿，恭导致耕位，南向立。从耕三王、九卿暨各官以次就位，户部尚书跪进耒，顺天府尹跪进鞭。皇帝右秉耒，左执鞭，耆老二人牵犊，上农夫二人扶犁，皇帝行耕耤礼。和声署吏〔史〕扬彩旗，鸣金鼓，歌禾辞，左右随行，顺天府丞奉青箱以从，户部侍郎播种。皇帝三推三返，毕，③歌止。户部尚书、顺天府尹跪受鞭耒，礼部尚书奏请御观耕台。从耕三王、九卿以次受耕耒，三王五推五返，九卿九推九返，顺天府两县官率耆老农夫仍至耤田终亩，礼部尚书奏礼成。皇帝乘舆还宫。及秋，玉粒告成，择吉收存神仓，以供天地宗庙」。

〔二〕　前清定制，每岁仲春亥日，皇帝亲诣先农坛躬行耕耤礼，先期户部、礼部堂官偕顺天府尹进耕耤耒耜及穜稑种，届期以太牢飨先农之神。祭之日，皇帝御礼轿自外北天门入内北天门，循太岁殿后，转至坛东北隅降舆（有时于观耕台东南隅降舆），诣坛，行三献礼，饮福受胙，礼成，乃躬耕耤田，仍于降舆处御礼轿诣太岁殿降香。民国以来，诸神之祀典均废，今已改该殿为忠烈祠。

〔三〕　《天咫偶闻》：「先农坛居永定门内之西，周回六里，缭以周垣。岁三月上亥，上率王公九卿躬耕。彩旗轻飏，仰纷斋于五云；乐句徐敲，乐丰穰于万姓，礼乐皆寓稼穑艰难之意。旧制设彩棚于田上。乾隆二十三年上谕：耤亩所重劭农，黛耜、青箱、犁镈，蓑笠，咸寓知民疾苦之意。而设棚悬彩以芘〔庇〕风雨，义无取焉。吾民凉雨犂而赤日耘，虽袯襫之尚艰，岂炎湿之能避。且片时用而过期彻，所费不啻数百金，是中人数十家之产也，其饬除之。此后遂为定例。又：

耕耤之乐，不同他典所用，有鼗鼓、「拍」板。所歌皆御制禾词。每歌一句，偃一旂次。上四推毕，诸王及诸臣始耕。余备员水部，曾敬瞻焉」。

又按：顺治十年，定于仲春亥日祭先农。后改为三月亥日，以六壬亥为天仓也。往时以祈谷时祭，不燔柴。顺治十七年定用燔柴礼。

校勘记：

① 方四丈六尺 《宸垣识略》卷一〇「先农坛」条：「方四丈七尺」。今录此供参考。

② 观耕台 观，原误作「亲」，今据《宸垣识略》卷一〇「先农坛」条改。

③ 皇帝三推三返，毕 《日下旧闻考》卷五五引《大清会典》载：「皇帝四推四返，毕」。今录此供参考。

太岁殿在先农坛之东北，正殿七间，南向。三出陛，各六级。东西庑各十有一间，前为拜殿七间。东南燎炉一，坛内垣南北东西各三间。［一］［二］

注：

［一］《宸垣识略》：「明初肇祀太岁，礼官杂议，因及阴阳家说十二时所直之神，太祖乃定祭于山川坛之正殿，而以春夏秋冬四月将分祀两庑。嘉靖间，礼臣言，太岁之神，自唐宋以来，不在祀典，惟元有之，祭于太史院。国朝始有定祀。按说文：太岁，木星也，一岁行一次，十二辰而一周天。其为天神明矣，亦宜设坛露祭」。

［二］ 前清顺治元年，定每年于正月初旬诹吉，及十二月岁除大建于二十九日，小建于二十八日，遣官致祭太岁之神。太岁神牌新正月黄纸墨书，照年建干支，书某干支太岁之神，笼于牌上，

南向，俟岁除祭毕，同祝帛送燎。康熙时，亲征噶尔丹遣官致祭，凯旋遣官祇告亦如之。又每遇岁旱，则遣官致祭于天神、地祇、太岁之神，并于城外洁净处所，搭造席棚，遣官致祭四海之神。乾隆七年，(附)议准孟夏后不雨祈于天神、地祇、太岁坛，次祈于社稷坛，次祈于太庙，皆七日一祈。或小雨不足，还于各坛祈祷如初。雨足报祀，并以四海神位已在地祇坛内，停止搭棚望祭。咸丰九年，文宗亲诣大高殿时应宫祈雪，派王分诣三坛恭祀。穆宗以后祈雨、祈雪恒如之。

神祇坛，顺治初年建，亦曰天祇坛，在先农坛内垣外之东南。正南三门，缭以重垣。东为天神坛，制方，南向。一成，方五丈，高四尺五寸五分。四出陛，上九级。坛北设青白石龛四，镂以云龙，各高九尺二寸五分，祀云雨风雷之神。壝方二十四丈，高五尺五寸。壝正南三门六柱，东西北各一门二柱，柱及楣阈皆白石，扉皆朱棂。西为地祇坛，制方，北向。一成，广十丈，纵六丈，高四尺，四出陛，各六级。坛南设青白石龛五：内镂山形者三，祭五岳五镇五山（启运山、天柱山、隆业山、昌瑞山、永宁山）之祇，镂水形者二。龛下四围凿池，祭则贮水，祭四海、四渎之祇。各高八尺二寸。坛东从位石龛山水形各一，祭京畿名山大川之祇。西从位石龛山水形各一，祭天下名山大川之祇，各高七尺六寸。壝方二十四丈，高五尺五寸。壝正北三门方〔六〕柱，①东西南各一门二柱，柱及楣阈皆白石，扉皆朱棂。〔一〕

注：

[一]《宸垣识略》："明嘉靖九年，改定风云雷雨神牌次序，曰云雨风雷。上曰：云雨风雷，天神也；岳镇海渎，地祇也；城隍，人鬼也，焉可杂于一坛而祭之？议以城隍之神归于本庙，于常祭外添一坛。"

校勘记：

① 墙正北三门六柱　六，原误为"方"，今据《宸垣识略》卷一〇"神祇坛"条改。

坛垣东门外，北为庆成宫，南向，正殿五间，崇基石阑。前左右三出陛，各九级。后殿五间，左右配殿各三间。正殿前时辰牌、石亭（各）一。内宫墙南三门，东西掖门各一。外宫[墙]南中门三，左右各一门，东南钟楼一。外垣周一千三百六十八丈。东向门二，南北并列，南入先农坛，北入太岁殿，皆三门。角门一。

旗纛庙在太岁殿之东，明永乐中建，神曰旗头大将，曰六纛大神，曰五方旗神，曰主宰战船之神，曰金鼓角铳炮之神，[曰]弓弩飞枪飞石之神，曰阵前阵后神祇五猖等众，皆南向。旗纛藏内府，仲春遣旗手卫官祭于庙，霜降祭于教场，岁暮祭于承天门。今庙废。"[二]

注：

[二] 按：先农坛，自民国初年即改为城南公园，售票较其他公园为廉，然以僻在城南，游

人较少，坛地甚广，外坛北面之一部分，于民国三、四年间，划为城南游艺园，其余各地，均归公园管理。袁项城时，政府委托新华银行发行之有奖储蓄票，三届抽签，均在该园扩场举行。郑汝成被刺于上海，亦在园内开追悼会。颇极一时车马喧阗之盛。嗣是以后，沉寂无闻。然园中古柏参天，苍松偃地，神祇坛内左右森列数十株，偃蹇扶疎，实较他处为奇古。民国十六年，内务部以薪俸无所出，几欲伐之以为薪，嗣以市民力争，事始中辍。入门左侧为鹿囿，畜鹿十数。其南为神仓，庙坛管理处设于此。或云即旗纛庙旧址。南为花肆，与神仓相对者为牺牲所。又南为具服殿，前有月台，今为公园事务所办公处。民国十六年，改为诵豳堂，其南为观耕台，台上建八角琉璃亭，亭西栽果木甚多，每届春时，桃花盛开，数千百株，灿烂如锦，为城中看桃花第一处。具服殿之后为礼器陈列所，前清各坛庙所用之祭器、乐器、圭璋、玉帛之类，陈列甚富，古意盎然。又西为忠烈祠，所以祀革命时诸先烈也。旁有蟠龙井，《春明梦余录》谓即明代山川坛旧井，相传有龙蟠其中者，妄也。民国十八年，外坛墙垣均拆去，现所存者，仅内坛一部分之地，不过四分之一矣。

校勘记：

① 正殿前时辰牌、石亭一 原书作「石亭各一」。今据《宸垣识略》卷一〇「神祇坛」条删去「各」字。

附：鼓楼 钟楼

鼓楼在地安门外，址高一丈二尺，广十六丈七尺有奇，纵减三之一，四面有阶，上建楼五间，重檐，前后券门六，左右券门二，蹬道门一，绕以圆廊，周建砖垣。钟楼

在鼓楼北，制相埒，明永乐十八年建，后毁于火。清乾隆十二年重建，楼三间，柱棁榱题悉制以石。〔一〕〔二〕

注：

〔一〕《顺天府志》：『钟鼓楼元时即有之。钟楼，至元中建，阁四阿，檐三重，悬钟于上，声远愈闻之。鼓楼，旧名齐政楼，此楼正居都城之中。楼下三门，楼之东南转角街市俱是针铺。西斜街临海子，率多歌台酒馆，有望湖亭，昔日皆贵宫游赏之地。楼之左右，俱有果木饼面柴炭器用之属。齐政者，书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之义。上置铜刻漏，制极精妙，故老相传，以为宋时故物。其制为铜壶四：上曰天池，次曰平水，又次曰万分，下曰收水。中安铙神，设械，时至则每刻击铙者八，以壶水满为度，涸则随时增添，冬则用温水云。』

〔二〕按：钟楼之钟今尚在，漏已无存。鼓楼之鼓亦无存。民国十三年，辟鼓楼为京兆普通图书馆，颜其额曰『明耻楼』。次年，改为齐政楼。钟楼亦同时开放，且于其上设电影，以集游人。钟楼鼓楼之间，则辟为游艺场、儿童体育场，是为城北市民游息之所。

第二编

第一章　内城总说

内城周四十里，门九。清时定制分五城，而兼辖于步军统领。其后分为八区。其街衢之大者，中曰棋盘街。南北曰崇文门街、宣武门街、大市街、王府街、地安门街、安定门街、德胜门街、南小街、北小街、锦什坊街。东西曰江米巷、长安街、丁字街、马市街、朝阳门街、东直门街、阜成门街、西直门街、鼓楼东大街、鼓楼西斜街。民国十七年，并内城八区为五区。〔一〕

注：

〔一〕《析津志·街制》：「自南〔以〕至〔于〕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衖通二字本方言。又长街：千步廊〔街〕、丁字街、〔十字街〕钟楼街、半边街、棋盘街。五门街、三乂〔叉〕街，①此二街在南城」（案：

《析津志》所举街名，今多仍旧，惟五门街、三义〔叉〕街遗址不可考）。「衚衕」即胡同也。《顺天府志》：「明代以前，三门外为南城，故内城只分中、东、西、北四城。我朝规制，内、外城各分五城。其皇城内，前明为禁地者，今则悉隶中城，余亦各有分并。惟正阳门为向明出治之区，棋盘街在门内，地属南城。」

按：前清时，内、外城各街巷均系土路，故有「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之谚。宣武门大街、崇文门大街及地安门大街各处，且系甬路，高逾三尺，车行其上，有陨越之虞。光绪之末，民政部兴，乃有马路之设。嗣后逐渐推广，迄于今日，内、外城马路约有一百八十四里之长，其工程优劣不一。民国六年，张远伯总长任市政公所督办，于西长安街修柏油路，最为坦平，足为各路之模范。其后前门大街、西单牌楼继续兴修，然工程不速，终难经久。惟王府井一带，建造颇佳，两旁便道，亦颇整齐，可与西长安街媲美。今年，天安门前复行改筑，闻工料均颇考究，惟此时尚未告成也。

校勘记：

①三叉街　「叉」误作「义」。按《析津志辑佚·城池街市》载：「长街：千步廊街、丁字街、十字街、钟楼街、半边街、棋盘街、五门街、三叉街」。据改。

皇城周十八里有奇，前明悉为禁地，民间不得出入。清时东安、西安、地安三门以内，紫禁城以外，悉为民居列肆之所，即今内六区所辖各街市及各胡同地也。〔一〕

注：

〔一〕《顺天府志》：『京师人呼巷为胡同。《说文·行部》：「衕通街也」。《广韵·玉篇》义同，音徒东、徒弄二切。《广韵》引《苍颉篇》作衖，云巷道。今南方呼巷曰衖，北方呼巷曰衚衕，衚衕合音为衖。衖见《尔雅》，衕见《说文》，皆古训也。谢肇淛《五杂组》引《元经世大典》谓之火衖，衚衕即火衖之转。元人有以衚衕字入诗者，其来已久。《析津志》言，京师二十九衖通。「衖通」二字本方言，盖缘饰以古义，非其实也』。

第二章 内一区各街市

正阳门之北，中华门之南，为棋盘街。[一] 昔时四围列肆，百货云集，又名千步廊。[二] 朝会时为护卫驻足之地。[三] 今则石阑周遭，空旷清廓，两旁为入东、西城孔道，中间仅为行人散步之所。

注：

[一] 《[日下]旧闻考》：「大清门外俗称棋盘街，乾隆四十年修葺，周围石阑，以崇体制。《东华录》顺治六年五月癸巳，钦天监奏：宸居九重，负阴抱阳，阴宜敛藏，阳宜开广。棋盘街房屋蔽塞，宜禁；文德、武功两坊，左右相配，今文德坊已火，即宜修建。从之」。《宸垣识略》：「棋盘街四围列肆，长廊百货云集，又名千步廊。元欧阳原功诗：「丽正门当千步街」。则千步廊为阛阓之所明矣。今大清门外，居人犹仍此名。《日下旧闻考》以门内朝房当之，盖缘金志而言」。《长安客话》：「棋盘街，府部对列街之左右，天下士民工贾，各以牒至，云集于斯，肩摩毂击，竟日喧嚣，此亦见国家[门]丰豫之象[景]」。《查浦诗钞杂咏诗》：「棋盘街阔静无尘，百货初收百戏陈。向夜月明真似海，参差宫殿涌金银」。《析津志》：「崇文[天]门

①正南，出周桥、灵星三门，外分三道，中千步廊街。出丽正门。又菜市，在丽正门三桥。穷汉市，一在丽正门西」。《顺天府志》：「今之正阳门，元之丽正门也。明初筑京城时，不言有所更改，第证以《元一统志》、《析津志》，则丽正门当与今长安街相近，所谓千步廊者，未必即在今棋盘街之地。以他无可附丽，姑附此」。《燕都游览志》：「棋盘街直宫禁大明门之前，每朝会诸大典，京营将先期领营军护卫，驻足其中，树帜甚盛。若乃天街步月，虽城中多旷，观乎此属第一」。《桃花圣解庵日记》：「皇后奁具由大清门迎入大内，士女拥观，棋盘街左右以填道，久屏车骑。京官皆由宣武门出入矣。皇城以内，花灯彩棚直接乾清门。工部司官分日守视，直宿朝房，侍卫轮班掌烛去帏，士夫皆花衣补服，交错宫门」。

按：此系前清光绪十六年大婚时事。

按：清光绪庚子前，棋盘街东、西商店林立，拳匪构乱毁于火。今东面为美国操场，西面亦仅商店数家，千步廊更无可考，惟周围石阑尚存。井二，俗谓之龙眼者，轴轳依旧。石阑之内，杂植树木，黄槐绿柳，夹道环列。天街步月，犹为胜景。吾乡沈文懿公瑜庆《涛园集》有《棋盘街步月诗》。

校勘记：

① 据《析津志辑佚·城池街市》（北京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改。

自棋盘街东面而北，为公安局街。昔为户部街，亦称富贵街。宗人府、[一]吏部、[二]户部、[三]礼部[四]均在街东。民国以后，宗人府迁于东安门大街之

北，旧署南一部分为警察厅消防队驻所，其北夷为平地，售归民有。吏部改为京师警察厅，藤花厅尚无恙。户部改为财政部，民国四年，财政部迁于西长安街，旧署改为全国烟酒事务局公署。礼部改建邮政总局，高楼耸立，全易旧观。十七年，京师警察厅改称公安局，户部街之名，亦改为公安街。街之北有汇昌大楼，颇足与邮政总局相颉颃。街中售酱羊肉之月盛斋最有名。公安局南面有横胡同，仍曰富贵街。邮政总局之南有横胡同，曰新大路。

注：

［一］《「日下」旧闻考》：「宗人府在皇城东，西向，吏部公署之北。顺治九年，仍旧址而恢廓之（《明英宗实录》：「正统七年四月，建宗人府于大明门之东」）。左为经历司，迤南为左司，迤北为右司。又有黄档库、黄档房、银库、玉牒库。《「大清」一统志》：宗人府设宗令及「左、右」宗正、①宗人各一，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宗室公、将军为之。又设汉府丞一，理事官、副理事官各四，及主事、经历等员。主事有汉缺二」。《都市丛考》：「宗人府土地祠在宗人府北廊下，黄袍冠冕，俨然王者像。相传昔年神甚著灵，署中胥吏事之惟谨。按《啸亭杂录》载宗室升华云，高祖征尼堪外兰时，与明议和，邀神以盟。明人畀以土地像，揶揄之。众皆怒。上曰：「此明人以土地付我之谶，可谨祀之。」定鼎后移祀于宗人府」。

［二］《顺天府志》：「吏部在宗人府之南，明永乐十八年建，本朝仍其旧址。大堂西向，左

司务厅，右土地祠，其南为文选、稽勋二司，北为考功、验封二司。又稽俸厅、稽催所皆在其左」。《〔大清〕一统志》：「吏部设尚书满汉各一，侍郎满汉各二，文选、考功、验封、稽勋清吏四司，各设满汉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司务厅一。」《〔日下〕旧闻考》：「吏部穿堂之右，屋三楹，曰藤花厅，乃吏部长官治事之所。藤即吴宽手植也。惟宽诗自注云朱藤一株，而今实二株，盖后人补植也。又文选司有许公祠。《燕都游览志》：「紫藤花二株，其一在少宰右署中，吴文定〔公〕手植也。其一在司厅左署中。有莆田方兴邦撰《古藤记》石刻尚存」。《明史·列传》：「许直，字若鲁，如皋人，崇祯七年进士。除义乌知县，征授吏部文选主事，进考功员外郎。都城陷，赋《绝命诗》六章，阖户自经。本朝顺治九年，赐谥忠愍。」」《〔日下〕旧闻考》：「文选司库后，有万历二十年兵部职方司员外郎宣化蒋行可跋。又吏部后堂有明碑二：一〔为〕《万历壬寅重建〔吏部〕正堂火房记》，②礼部尚书冯琦撰，一为《衡鉴叟语》，万历辛巳濮泽王国光书。文选司署内奎星像石刻一。又万历二十二年铨署公籍引石刻一，尚书陈有年载其所购官书部目，司务马怡跋」。勾容王君履康《古双藤记》：「吏部厅中前有古藤花二株，苍虬挐攫，南北对峙，为明吴文定公所植。托根画省，稠以茸紫，起以葱青，所谓记取匏庵手植时是也。王文恪张陆绘文恪属包山绘图张之。际格明时，程云唐冢宰有石刻《咏藤花诗》六首，勒于厅壁，乾隆乙酉五月所作。咏蒋额质文冢宰额曰：藤华厅。时在乾隆二十年三月，蒋以司农兼署。蜚声清代。种桃仙去，睇曾云而胪眯。蹒卉人来，抚庭柯而涕霣。旧毁于火，苏而复蔓。半焦之木，重调断续之弦；垂死之萤，犹烛神仙之字。太清霜桧，致有左纽之殊。南国甘棠，不以一世而翦。明屋清迹，枯树发春。尘尘不坠，有足异已。橐笔来此，正及花事。晚罹贫悴，复移人丛。循行旧地，瞻眺庭阴。九天璎

珞，离离而下垂。六曲屏风，隐隐而若蔽。风景不殊，河山变易。又况铜仙辞汉，铅泪如倾。玉玺移隋，紫泉永阙。江南春草，王孙滞而未归。日下遗闻，先民凄其不作。缀为此记，旁涉掌故，兼以鸣哀。嗟乎！吊梦歌离，堕欢莫拾。由衰思盛，事往俄空。长安繁华，已易金张之主。江皋播落，不无迟暮之悲。是又诉开元而醉心，过宗周而却步。收以宿雨凄凄于风物，鞠以茂草恨恨于旧京者也」。《饱庐诗存》有《咏吏部藤花诗》注：藤花有两处：在司厅者未获睹，吴文定所植在穿堂右偏，为吏部各堂治事之所。据《纪河间集》，文定旧植，已毁于火，乃后人补植者。辛亥春，以会考拣选举人至此，唐文简太宰为置酒其下，流连竟日」。

〔三〕《顺天府志》：「户部在吏部南，西向，亦因明旧址建。大堂西向，司务厅在其左，诸司属以次分列。江南、贵州、陕西、湖广、浙江、山东六司在左廊后南夹道内，福建、江西、河南、云南、四川、广西六司在右廊后北夹道内，山西、广东二司在二门外，南北向。又有南北档房、饭银处、俸饷处、现审处、督催所、军需局，皆有公廨在署内。三库：大库在署东北，缎匹库在东安门内，颜料库在西安门内，并属户部。又有火仓在署西」。《〔大清〕一统志》：「户部设尚书满汉各一，侍郎满汉各二，其十四清吏司，各设满汉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顺天、直隶及顺天所属州县则以福建、山东二司分理之。司务厅一。按《〔日下〕旧闻考》云，明代户部置十三司，本朝增以江南，为十四司。诸司多有明季题名石刻，文已漫灭。惟万历十八年云南司主事张向〔阿〕③仁题名记碑尚完好，在今贵州司署内。盖本〔明〕云南司旧署，而今则互易其地者也」。《天咫偶闻》：「咸丰末，户部失慎，火三日不息，存案悉毁，故户部无陈案可稽。先是，董韫卿大司马恂初登弟〔第〕观政于户曹，暇则检其旧案之有关系者，抄节存于家。及官少司农，值修《则

例》，吏以无从检查「察」，例不能具。公乃悉从节抄中补之，书赖以成，亦留心之效也』。

[四] 《典故纪闻》云：『宣德五年二月，北京五府六部皆未建。宣宗首建礼部，地位、规制如南京，加宏壮焉。六年六月工成』。《刘忠愍集》：『宣德六年「五月」，行在礼部成。「逾月」，上命僚属入莅事』。④《顺天府志》：『礼部在户部南，西向，亦仍明旧址建。门左为铸印局，右为韩昌黎祠。堂之南为督催所（旧儒士厅），北为司务厅。仪制、主客二司在左，祠祭、精膳二司在右』。《「大清」一统志》：『礼部设尚书满汉各一，侍郎满汉各二，仪制、主客、祠祭、精膳清吏四司，各设满汉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司务厅、铸印局、会同四译馆附焉』。《明典汇》：『明宣德五年，北京五府六部皆未建。上以礼部所典者天地祖宗「宗庙」社稷之重，⑤及四方万国朝觐会同，皆有事于此，遂首建之』。《少室山房笔丛》：『燕中书肆多在大明门右及礼部门外，拱宸门西。每会试举子，则书肆列于场前，岁朝后三日，则移于灯市，朔望并下浣五日，则徙于城隍庙中』。《顺天府志》：『拱宸门即公生门，见《菽园杂记》。今内城书肆在隆福寺街，外城在琉璃厂，余惟正阳门外西「东」河沿间有之』。⑧《天咫偶闻》：『纪文达《槐西杂志》云，礼部署中有寿草，春开红花，缀如火齐，秋结实如珠。《群芳谱》、《野菜谱》皆未之载，不知其名。或曰即田塍公道草。此草种两家田塍之上，用识界限。犁不及，则一茎不旁生。犁稍侵之，则蔓衍不止，反过于所侵之数，故得此名。然余审谛署中之草，叶作锯齿略相似，花则不似，其说非也。在穿堂之北，治事处阶前甬道之西，相传生自国初，岁久渐成藤本，今则分为二歧，枝格杈桠，挺然老木矣。曹地山先生名之曰长春草。余官礼部，特作木栏护之。门人陈约园汉「漢」时官员外郎，使为之图。署中又有连理槐，在斋戒处南荣下。邹小山先生官侍郎时，常绘图题诗，今

尚贮库中。按梁萯林中丞谓，在部清理南库时，与萨癣林迎阿注意检寻，渺不可得。不知失于何时。而二卉木今皆无恙。至优钵罗花，则久无存矣』。《匏庐诗存》有《咏礼部寿草诗》，注详见纪文达《笔记》。梁退庵《南省公余录》：『曹文恪长礼部时，改名长春草，并属陈约斋员外为图。天泽堂榜额及楹联亦文恪所书。礼部旧址今改设邮政局，一切文物扫地尽矣』。《匏庵诗存》有《典礼院移交事竣留别合署同僚诗》注：『春曹故事：同人有迁调者，留书一部为别，相传始渔洋先生。往时祠祭司厅事庋藏多至数千卷，庚子之乱散失略尽，此举亦废。』按：宣统间，改礼部为典礼院，仍礼部旧署。又按：《匏庐诗存·礼部旧有韩文公祠，南来军士借驻，毁为马厩，感赋诗》中有句云：『翰林土地祠已亵，刘井柯亭久湮废。春曹祠宇肇何时，数典无征亦其例』。又有句云：『去年榱桷再一新，庙壁贞珉待撰记』。此诗作於壬子，韩祠辛亥尚重修也。

按：民国以来，各署均多变更，所有题名碑记，皆磨治迁移。古迹既湮，不可复睹。书肆今惟琉璃厂、隆福寺尚在，西河沿亦早无存。

校勘记：

① 《日下旧闻考》『官署』引《大清一统志》载：『宗人府设宗令及左右宗正、宗人各一』。据改。

② 『吏部』二字原缺。今据《日下旧闻考》卷六三『官署』引《万历壬寅重建吏部正堂火房记》补。

③ 『向』原误作『向』。今据《日下旧闻考》卷六三『官署』改。

④ 《日下旧闻考》卷六三引《刘忠愍集》云：『宣德六年五月，行在礼部成。逾月，上命属僚入莅事』。据补。

⑤ 『宗庙』原误作『祖宗』。《日下旧闻考》卷六三引《明典汇》：『天地宗庙社稷之重』。据改。

⑥ 余惟正阳门外西河沿间有之 《京师坊巷志稿》卷上『富贵街』条云：『余惟正阳门外东河沿打磨厂间有之』。录此供参考。

此外，《顺天府志》所载抬头庵、宗人府后胡同、牛圈胡同、史家胡同、户部北夹道、鞑子营［馆］、鸡鹅馆、药库诸名，今俱并入东交民巷使馆界，不可考。

公安局街之后身，为兵部街。前清时兵部［一］、工部［二］、鸿胪寺［三］、钦天监［四］、太医院［五］，咸在是街之东。光绪庚子以后，均并入东交民巷使馆界，为俄国操场，无复余迹。

注：

［一］《顺天府志》：「兵部在宗人府后，亦仍明旧址建。大门向西，门内为会同馆。大堂五楹，武选、职方二司在其南，车驾、武库二司在其北。又司务厅、督催所、稽俸厅皆在大堂左右。又二堂五楹（中有照壁，刊周礼大司马法一则，犹明代物），又武选司设杨椒山祠。旧有兵部督捕公署，顺治十一年特设，一侍郎主之，佐以理事官及郎中、员外［郎］、主事、司狱等官，专诘八旗逃丁与窝逃者，并查缉盗贼。康熙三十八年裁并兵部」。《［大清］一统志》：「兵部尚书满汉各一，侍郎满汉各二，武选、职方、车驾、武库清吏四司，各设满汉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司务厅一，其外有会同馆附焉」。

［二］《顺天府志》：「工部在户部后，西向，仍明旧址建。大堂西向，营缮、都水二司在左廊，虞衡、屯田二司在右廊。司务厅在大堂之右［左］，科［料］估所在堂左［右］①，堂后为督催所。其堂官视事之所亦曰藤花厅，枝干蚴蟉，与吏部相似，第不傅［传］为何人所植也。陈泽州《午亭集》称，冬官署中南亭，张敦馥［复］英所葺②，今工部厅事植藤，亦曰藤花厅。旁有斋戒

房、节慎库，「旁有」捧日亭，相传为严世蕃书。今削其名，南亭疑即藤花厅，而人罕知，故记之』。《「大清」一统志》：『工部设尚书满汉各一，侍郎满汉各二，营缮、虞衡、都水、屯田四清吏司，各设满汉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司务厅一』。《天咫偶闻》：『工部大堂，屏风之后，门限之间，有铁砖，方二尺许，色泽甚古。明人著《鸿雪轩随笔》，谓是石季伦家物，未知何据。工部屯田司有文子乘郎中翰联：「粉署共宣猷，旧雨常怀杜工部；词人能作吏，晓风争唱柳屯田」，为一时绝唱。文为丙辰进士，工诗』。

〔三〕《顺天府志》：『鸿胪寺在工部南，西向。旧隶礼部统辖，嗣经奏准，与太常寺皆以礼部满尚书兼管』。《「大清」一统志》：『鸿胪寺卿满汉各一，少卿满汉各一，鸣赞、序班、主簿附焉』。

〔四〕《顺天府志》：『钦天监在礼部后，西向。明正统七年建，乾隆四十一年奉谕重修，门西向。堂前月台设晷影一座。堂左右〔石〕碣一③，恭纪雍正二〔三〕年④二月二日庚午日月合璧五星联珠之瑞。堂后凡三重，其廨宇之数共百有十。《会典》：钦天监兼管监事大臣无定员。监正，满一，西洋一；监副，满汉各一；左右监副，满汉、西洋各一。掌测候推步之法，占天象以授人时。所属时宪科，春夏中秋冬五官正，五官司〔书〕⑤，天文科五官灵台郎，五官监候，漏刻科〔五官〕挈壶正，五官司晨博士，天文生，阴阳生，主簿，笔帖式』。

〔五〕《顺天府志》：『太医院亦在礼部后，西向。大堂外左南厅，右北厅，后为先医庙。外门〔额〕曰棂星门，内门〔额〕曰咸济门，殿〔额〕曰景惠殿，供三皇圣像。左右庑列勾芒、风后至王冰「各」配位，殿旁为省牲房。先医庙外北向者为药王庙，有铜人像，盖即明英宗时修者也』。

《［日下］旧闻考》：『药王庙神像前铜人像，始作於宋天圣时，元至元间修之，明英宗时又修之。三皇庙内有针灸经石刻，明时重摹上石者』。《清会典》：『太医院使一，左右院判各一，掌医之政令，率其属以供医事，掌九科之法以治疾，掌灸制之法以治药，教习二，简能者任之』。

按：兵部、工部各地，今俱夷为英俄两国操场，太医院则今日之俄国兵营也。

校勘记：

①《日下旧闻考》引『工部册』载『司务厅在大堂之左，料估所在堂右』，据改。

②张敦复英　《（光绪）顺天府志》卷七『衙署』作张敦复英。录此供参考。

③堂左右石碣一　『石』原误作『右』。据《日下旧闻考》卷七一引《钦天监册》改。

④雍正二年　『二年』当作『三年』。据《顺天府志》卷七『衙署』条改。

⑤五官司　当作『五官司书』，为钦天监时宪科官名。据《日下旧闻考》卷七一引《大清会典》补正。

兵部街之后，为东、西河沿，昔时有桥三：在城根者曰南玉河桥；在［东］交民巷者曰中玉河桥；在长安街者曰北玉河桥［一］。民国十四年砌为暗沟，芳草时卉，杂植其上，昔日垂垂之柳，久已无存。南玉河桥亦无余迹，惟北玉河桥虽亦填塞，石栏犹在。旧日之詹事府［二］、肃王府［三］已为日本正金银行、日本使馆及日本兵营占用。淳王府［四］已为英国使馆占用，故今日东西两岸，惟英国使馆与日本使馆、日本正金银行与英国麦加利银行互相对峙而已。昔有勾张胡同，今无考。

注：

〔一〕《顺天府志》：「桥三：在城根者，曰南玉河桥；江米巷者，曰中玉河桥；桥东路北有衚衕曰勾张胡同，在长安街者，曰北玉河桥。詹事府在东。河旁旧有坊二，曰东西坊。又玉河新柳，昔人题咏甚夥，今两岸垂杨亦殆尽矣。肃亲王府在玉河桥东」。

〔二〕《词林典故》：「詹事府在玉河〔之〕东，西向，明代所建，我朝仍其旧制。门内南偏为土地祠。大堂之南厅事左右春坊官居之，北厅事司经局官居之，堂之后为穿堂，又后为退堂。穿堂之南有厅事，为府中官僚视事之所，退堂之后中为先师祠，其旁为斋房。有碑，镌康熙十六年所赐御书「存诚」二字」。《〔日下〕旧闻考》：「詹事府署明黄锦石刻〔一〕尚存①。又近时修葺府署，于主簿厅旧址得扁石曰一枝轩，明王百谷书也」。明黄锦《詹事府题名记略》：「明兴，建大本堂储经籍，召四方名儒，教太子诸王，或于文华殿分直进讲。洪武二十二年，始置詹事院，后四年改名府。永乐二年，给印篆，今所循用者是也。正统七年，改府署于玉河之东堤」。《〔大清〕一统志》：「詹事府设詹事，满汉各一；少詹事，满汉各一；主簿属焉。堂之左为春坊，设左右庶子掌坊事，满汉各一；左右中允、赞善，满汉各二；堂之右为司经局，设洗马掌局事，满汉各一」。

〔三〕《顺天府志》：「肃王府在玉河桥东，王讳豪格，太宗长子。顺治三年授靖远大将军，后为〔摄政〕睿〔亲〕王所陷②，薨。世祖亲政，复封，世袭，追谥武。」《荃詧余斋诗注》：「庚子和约，肃府圈入使馆界，即今日本兵营」。

〔四〕《啸亭杂〔续〕录》：③「惇〔淳〕④亲王府在玉河桥西岸」。《顺天府志》：「王讳允祐，圣祖七子，谥曰度。裔孙奕梁降袭，后俗称梁公府，今废为英国使馆」。

校勘记：

① 明黄锦石刻尚存　《日下旧闻考》卷六四按语云：「明黄锦石刻一，尚存」。据改。

② 后为睿王所陷　《顺天府志》卷一三原文如此，而《京师坊巷志稿》云：「后为摄政睿亲王所陷」。

③ 《啸亭杂录》，当作《啸亭续录》。

④ 惇亲王府　「惇」应作「淳」，见《啸亭续录》卷四《京师王公府第》。

自棋盘街而东，其最南者，为正阳门内东城根。昔日有怡贤亲王祠、庶常馆〔一〕、四译馆，〔二〕今已为美国兵营、美国使馆、荷兰使馆地。以东过南玉河桥，为昔日之太仆寺，〔三〕今为六国饭店、比国使馆地。《顺天府志》尚有毘卢庵、松雪庵、元明寺、武郡会馆等地，今俱无存。

注：

〔一〕《词林典故》：「恩赐教习庶常馆在正阳门内以东，往时教习庶吉士未有专馆，就院中闲旷屋宇及大堂廊庑居之，为肄业之所。雍正十一年，特赐官房一区于正阳门内迤东，当翰林院之西南，面城。门南向，堂西向，后有楼以贮赐书。中后堂为教习庶吉士大臣讲道〔课〕之所，①余东西〔从〕房皆庶吉士居之。②乾隆三十三年重加修葺。《会典》：教习庶吉士，满汉各一人，以掌院学士或内阁学士领其事；大学士、尚书、侍郎之不兼掌院事者亦得掌之。于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内择学问优长者为小教习」。《顺天府志》：「道光以前，每科馆选后掌院学士择庶吉士八九员，分习国书，谓之清书翰林。自道光戊戌年裁。《匏庐诗存》有《咏庶常馆老桑诗注》，

见《□斋诗注》，相传洗眼最效」。

［二］《顺天府志》：「会同四译馆，旧在正阳门外杨梅竹斜街，乾隆十三年归并礼部会同馆，以礼部郎中兼鸿胪寺少卿提督之。并典务厅、正教、协教序班隶于礼部。凡八馆：曰西天，曰暹罗，曰回回，曰高昌，曰八百，曰西番，曰缅甸，曰百译。并设译字生。其外有朝贡使人之公馆，一在宣武门内京畿道胡同，一在宣武门外横街，一在东江米巷御河桥。旧设行人公署，在西长安门外」。《燕都游览志》：「四译馆在御河桥西，永乐五年十一月始设」。《顺天府志》：「明四夷馆隶翰林院，故其地与院相连。吴长元谓今庶常馆东有高丽人所居馆舍，殆即四夷馆之别宇是也」。

［三］《顺天府志》：「太仆寺署在中心台，迤西则会同四译馆，教习庶常馆在焉。又有怡贤亲王祠、昆卢庵、松雪庵、元明寺，东有武郡会馆。又太仆寺在正阳门内东中心台，堂三楹，东有当月印房、土地祠、文昌阁，西有主簿厅、茶房。国初无专署，惟分兵部武库司廨舍六间为办事之所，亦无兼管大臣。雍正三年，始建官署。乾隆四十四年特命大臣总理署「寺」事」。《「大清」一统志》：「太仆寺卿满汉各一；少卿，满汉各一；员外郎、主事各四；主簿厅附焉」。《「日下」旧闻考》：「明太仆寺在皇城西，乃元兵部旧署。今兵部夹道称太仆寺胡同，即旧署址也。」

校勘记：

① 中后堂为教习庶吉士讲道之所 《日下旧闻考》卷六四引《词林典故》「道」作「课」。据改。

② 余东西房皆庶吉士居之 《日下旧闻考》卷六四引《词林典故》云「余东西从房皆庶吉士居之」。据补。

自棋盘街而东入敷文坊，为东交民巷，旧曰东江米巷，[一]今日各国使馆、银行、商店林立，为使馆界之总名称。昔日之俄罗斯馆、上林苑[监]诸地，[二]当已并入俄国使馆，至明时之南会同馆、[三]吴襄故居，[四]及近时博贝子府第，[五]俱无可考。

注：

[一]《顺天府志》：「东江米巷亦称交民巷，西有坊曰敷文。俄罗斯馆，明会同馆故地也，今为俄国使馆。又有美国、德国、法国、日国、比国、和国[荷兰国]诸使馆，东有武定会馆」。明李诩《戒庵漫笔》：「嘉靖六年六月十九日夜，京城雨雹交作，次早东江米巷南，李学等家房上有钱八十四文，一一壁立瓦枕中。御史张潘具奏，钱进入库」。

[二]《明一统志》：「上林苑监在文德坊玉河桥西，典簿厅附焉。外有蕃育、嘉蔬、冰鉴、川衡、林衡、良牧、左典察、右典察、前典察、后典察十署」。《春明梦余录》：「上林苑监在东江米巷，南向。永乐十四年谕：『凡牧养栽种地，东至白河，西至西山，南至武清，北至居庸，西南至浑河，禁不许围猎』」。

[三]明《兵例》：「南会同馆，在东交民巷玉河桥西街北，正统六年盖造，宏[弘]治五年改作，共房屋三百八十七间」。

[四]《甲申传信录》：「吴三桂父襄居江米巷，闯贼自山海关败回，襄妻及家属三十余人皆为所杀，居民有讹传三桂挟故明太子回京者，资具榇敛之」。

［五］《啸亭续录》：「贝子博和托宅，在东交民巷」。《顺天府志》：「博和托，太祖孙饶余郡王阿巴泰次子，谥温良」。

自北玉河桥而东，中有坊曰长安街，是为东长安街，为东西往来孔道。昔时堂子、［一］翰林院、［二］理藩院［三］在街北。銮仪卫、外驾库均在街南。光绪庚子以后，南面划归使馆界，北面亦为瓯脱。现在街北之建筑，迥非昔时之旧。在王府井大街南口以西者，有平汉铁路局、邮政总局、北京饭店，系从前理藩院、温公府之地。在王府井大街南口以东者，有电报总局、平安电影园及西式各旅馆，系从前头条胡同民居之地。西与北公安街连接处，为皇城外墙，民国元年辟一门，有坊，南向，曰履中。［四］［五］

注：

［一］《顺天府志》：「堂子在长安左门外玉河桥东，凡国家有征讨大事，必亲祭告。每岁十二月二十六日，内务府官诣坤宁宫请神送往堂子，元旦皇帝亲诣行礼。正月初二日，请神回宫。四月初八日浴佛，遣赞祀行礼。请神送神均内务府官司其事。岁以季春季秋月朔（或二、四、八、十月，或上旬诹吉）立杆于圜殿南正中石座，由大内恭请神位，安奉于祭神殿内，皇帝亲诣行礼致祭，或遣赞祀行礼，内务府请旨遵行」。《天咫偶闻》：「堂子，在东长安门外，翰林院之东，即古之国社也，所以祀土谷而诸神附焉。中植神杆以为社主，诸王亦皆有陪祭之位。神杆，即「大社惟松、东社惟柏」

之制。满洲地近朝鲜，此实三代之遗礼，箕子之所传也。俗人不知，辄谓祀明邓子龙。不知子龙盖于太祖有旧，相传开国初太祖常微服至辽东，以觇其形势，为逻者所疑，子龙知非常人，阴送出境。太祖笃于旧「谊」①，祔祀于社，亦崇德报功之令典，非专为祀邓而设也。堂子墙「外」松柏成林②，满人欲请神杆者，具呈礼部，任择其一而仍以稚者补之」。《京尘杂缀》：「据査氏《人海记》，直谓堂子为邓将军庙。《天咫偶闻》则谓非专为祀邓而设，满人请神杆者，岁取于是，而补以稚木。按《宫史·典礼》编云：每岁春秋之季，堂子恭立神杆，奉神位于堂子。所谓神位，即坤宁宫之神位也。又云：每岁十二月二十六日，恭奉神位至堂子。四月八日，佛诞祭祀，是日，所司于堂子飨殿陈设如仪，是堂子所祀，即坤宁宫所祀邓氏，盖以私纵太祖之故，而得配享也」。按：光绪庚子后，堂子移于皇城内东南隅，今欧美同学会对过，御河之东，红墙缭绕者是也。

[二]《春明梦余录》：「翰林院在东长安门外，北向，其西则銮驾库，东则玉河桥，元之鸿胪署也。正统七年始建为院」。《顺天府志》：「翰林院在长安左门外，玉河西岸，北向，国初并于内三院。词臣皆值宿禁城，后仍明旧址重建（明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国初建官，以本院为近侍衙门，故公署虽在外，而僚属相聚恒在馆阁。洪武初，建翰林院于皇城内，学士而下晚朝即宿其中。扁之曰「词林」。永乐中，行在本院官仍在禁内供奉，不别立公署。正统七年八月，诏建于长安左门外玉河西岸）。院门北向，第三重为登瀛门。堂五楹，堂西偏为读讲厅，东为编检厅，左廊围门内为状元厅，右廊围门内南向者为昌黎祠，北向为土谷祠。堂之后为穿堂，左为待诏厅，右为典簿厅，后为后堂，南向，高庙、仁庙临幸时御此。后堂东西屋二楹，为藏书库。院内东偏有井，覆以亭，曰刘井，明学士刘定之所浚。西偏为柯亭，明学士柯潜所建。自后堂而南，为敬一

亭。（《明世宗实录》：「七年二月敬一亭成」）。自刘井而东为清秘堂，堂前为瀛洲亭，亭下方池为凤凰池，池南为宝善堂，堂后为陈乐轩。③自柯亭而西为先师祠，祠南为西斋房，又南为原心亭。清秘堂旧为东斋房，乾隆九年重修，赐额「集贤清秘」，因易名。其西斋房旧为皇清文颖馆，〔后〕又为功臣馆④。乾隆三十八年，於院〔署〕置钦定四库全书馆⑤，原心、宝善二亭及西斋房皆为校雠之所，遂移功臣馆于状元厅』。《〔日下〕旧闻考》：『仪门左有掌院学士题名碑，壁间砻石刻高庙柏梁赓韵诗及东壁图书府四十字分韵诗。又左右碑亭各一，为明嘉靖五年所颁敬一亭箴、范浚心箴、程子视听言动四箴』。《会典》：『翰林院掌院学士，满汉各一；侍读、侍讲学士及侍读、侍讲，满汉各三，修撰、编修、检讨无定员，典簿、孔目、待诏满汉各二，笔帖式，满洲四十人，汉军四人，俱掌缮译』。《癸巳存稿》：『孝陵碑言顺治十七年，于景运门内建直房，令翰林官入宿备顾问。康熙十六年十月，始设南书房，以侍读学士张英、序班高士奇、州同励杜讷入直，后高授侍读，励受编修。三十三年五月，命翰林院詹事府国子监官日以四人至南书房承值，其后专用翰林』。朱彝尊《瀛洲道古录》：『孙承泽谓翰林院本元之鸿胪署，焦氏《玉堂丛语》载，宣德七年，以故鸿胪寺为翰林院。考《元史·百官志》，止有侍仪使〔使〕，无鸿胪（寺），〔所云故鸿胪寺〕，当是永乐〔年〕间所建』。⑥《〔日下〕旧闻考》：『元侍仪司署在都省之东，水门之西，南仓之前，见《析津志》。都省即中书省，以尚书省改建，所谓南省也。南仓即〔元之〕太仓，⑦亦见《析津志》。其跡虽皆不可考，而以金水河水门按之，元时署在〔其〕西，今则在〔当其〕西北⑧，盖明时展筑南城，水门遂徙而南，而署廨之萦带玉河，则自元迄今未改也』。《阅微草堂笔记》：『翰林院堂不启中门，云启则掌院不利。癸巳，开四库全书馆，质郡王临视，司事者启之。俄而

掌院刘文正公、觉罗奉公相继逝。又门前沙堤中，有土凝结成丸，倘或误碎，必损翰林。癸未，雨水冲激，露其一，为儿童掷裂，吴云岩前辈旋殁。又原新［心］亭之西南隅，⑨翰林有父母者，不可设座，坐则有刑尅。陆耳山时为学士，毅然不信，竟丁外艰。至左角门久闭不启，启则司事者有谴谪，无人敢试，不知果验否也。其余部院，亦各有所［禁］忌。如礼部甬道屏门，旧不加搭（搭渡以夹木二方，夹于门限，坡陀如桥状，使堂官乘车者可从中入，以免于旁绕。）钱箨石前辈不听，旋有天坛灯杆之事［者］，亦往往有应，此必有理存焉，但莫详其理安在耳」。《阅微草堂笔记》：「余在翰林日，侍读索公尔逊同斋戒于待诏厅（厅旧有何义门，书衡山旧署一匾，又联句一对，今联尚存，匾则久忘矣。）」《郎潜纪闻》：「朱竹垞官翰林时，寻访《永乐大典》不获，每太息曰：「被李自成衬马蹄矣」。不知三百余年埋藏灰尘中，卷帙实裒然无恙。纪文达公在翰林院署斋戒，始于敬一亭上得之（按《鲒埼亭集》：谢山先生尝与临川侍郎就翰林院同抄《永乐大典》中秘帙，是物色此书不始于文达，或密阁清严，陈编繁冗，自二公后，无问津者，故文达以为创获耳。）每直宿之暇，翻阅一过，已记诵大略。后纂辑四库书，经文达一手裁定，宜其溯源徂委，抉奥提纲，如驾轻车而就熟道也。见刘文恪公权之所作公遗集序」。

［三］《顺天府志》：「理藩院在玉河桥东长安街，南向。本朝特设，掌外藩蒙古及喇嘛事。西域平定，凡回部伯克讷皆隶之。其署旧在刑部北，后移今处。分典属、王会、旗籍、柔远、徕远、理刑六司。司务厅一，银库司库附焉。自平定金川以来，凡各土司入觐之职，亦隶于理藩院」。《［大清］一统志》：「理藩院设尚书一，侍郎三［二］⑩，及郎中、员外郎●主事、笔帖式等员，皆用满州［洲］并蒙古人」。《啸亭续录》：「温郡王府在理藩院大街」。《顺天府志》：「王讳猛峩，肃武亲王支子，以恩推封，谥曰良。子延信袭贝勒，雍正中，以党附阿其那，黜属籍。俗谓肃府为前府，温府为后府，今后府尽圮，惟温良郡王祠仅存」。

［四］《池北偶谈》：『孙可望降后，封义王，世袭。赐第东长安门外。可望死，其子徵「征」⑪濒裂封。康熙十二年，台省以为言，下诸王大臣九卿会议，降封义公，改慕义公」。《天咫偶闻》：『汤文端金钊第，在长安街中街。公浙江萧山人，以进士官至协揆。公初以解元举于乡，计偕入都。和相闻其名，欲见之，许以大魁，公即日出都。及和败，始应会试。嘉庆乙丑成进士，受知于朱文正公，为理学名臣。其学以躬行为主，不事虚声，手抄《十三经》一部，书法端谨，望而知为厚德君子。与先伯祖恭慎公同年至契，居趾密迩，公退辄杖履相过。故余家公之笔札最多，而先伯、先君皆承明训，佩之终身。余幼尝得郑小樵《梅花谱》，首有公序，适大伯父载堂公见之，曰：文端公笔墨更复有何说。大伯于兄弟中最号坦率者矣，尚奉如严师云』。《天咫偶闻》：『蒙古博晰斋观察明之居，当在玉［御］河桥之左近，故翁覃溪题其《西斋诗辑遗》云：「艺苑蜚声四十年，凄凉塍草拾南天。玉河桥水柯亭绿，多少琼瑶未得传」。但未知门巷在何许耳」。《若缺居漫》载：大学士徐桐第亦在东交民巷左近，当时有楹联曰：「望洋兴叹，与鬼为邻」。今亦无考』。

［五］《析津志》：『省东市，在检校司门前墙下。文籍市，在省前东街。纸札市，在省前』。《菽园杂记》：『京师元日后，上自朝官，下至庶人⑫，往来交错道路者连日，谓之拜年。东西长安街，朝官居住最多。至此者不问识与不识，望门投刺，有不下马，或不至其门令人送名帖者，⑬遇黠仆应门，则皆却而不纳，或有闭门不纳者』⑭。《天咫偶闻》：『玉河西岸尽南，名达子馆。蒙古年例入都所居，携土货于此贸迁焉。贾肆栉比，凡皮物裘褐之属，毳物毡绒之属，野物狍鹿之属，山物

獾兔之属，凿物茹菌（茵）之属⑮酪物乳饼之属，列于广场之中而博易焉。冬来春去，古之雁臣也，北「此」为里馆，「安定门外为外馆」更甚于此」。

校勘记

① 太祖笃于旧　《天咫偶闻》卷二原文曰「太祖笃于旧谊」。据补。
② 堂子墙松柏成林　《天咫偶闻》卷二云：「堂子墙外松柏成林」。据补。
③ 陈乐轩　《日下旧闻考》卷六四引《翰林院册》为「成乐轩」，与《顺天府志》所记有异。
④ 其西斋房旧为皇清文颖馆，又为功臣馆　《日下旧闻考》卷六四按语云：「后又为功臣馆」。据补。
⑤ 于院置钦定四库全书馆　《日下旧闻考》卷六四按语云「于院署置钦定四库全书馆」。据补。
⑥ 止有侍仪使，无鸿胪寺，当是永乐间所建　《日下旧闻考》卷六四引《瀛洲道古录》云：「止有侍仪使，无鸿胪，所云故鸿胪寺，当是永乐年间所建尔」。今据补改。又，参见《元史·百官志·礼部》。
⑦ 南仓即太仓　《日下旧闻考》卷六四按语云「南仓即元之太仓」。据补。
⑧ 今则在西北　《日下旧闻考》卷六四按语云「今则当其西北」。据改。
⑨ 原新亭　《阅微草堂笔记》（一九八〇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第五〇一页「新」作「心」。据改。
⑩ 侍郎三　《日下旧闻考》卷六三引《大清一统志》载：「理藩院……设尚书一，侍郎二」，据改。
⑪ 其子微灏袭封　「微」作「征」。见《京师坊巷志稿》卷上引《池北偶谈》。
⑫ 下至庶人　明本「庶人」作「市人」，见《菽园杂记》卷五「校勘记」（一九八五年中华书局点校本）。
⑬ 或不至其门令人送名帖者　明本「不至」作「不过」。见《菽园杂记》卷五。
⑭ 则皆却不纳，或有闭门不纳者　明本作「则皆却而不受，亦有闭门不纳者」。见《菽园杂记》卷五。
⑮ 茹菌之属　《天咫偶闻》卷二云「茹茵之属」。据改。

入崇文门而西为西城根，昔时有洪厂胡同、水獭胡同、台基厂等名，今惟台基厂尚存。有头条胡同、二条胡同、三条胡同，〔一〕总税务司署在焉，西人称之为马可波罗路。裕亲王府、安郡王府均在台基厂，今已废。〔二〕洪厂胡同改为洪昌胡同。

注：

〔一〕 明《水轩日记》：『工部设五大厂，其一曰台基厂，堆放柴薪及芦苇』。《顺天府志》：『五大厂者，神木厂在崇文门外，大木厂在朝阳门外，琉璃厂、黑窑厂俱在外城，与台基厂而五』。《万历沈志》：『有台基厂草厂官一员』。《明世宗实录》：『嘉靖元年，御史郑本公请赈济京师穷民，户部议，朝廷旧设养济院，穷民各有记籍，无籍者收养蜡烛、旛竿二寺，遣光禄寺及大、宛二县官以时更理其事，合用柴觔，令于台基厂开支』。《明景帝实录》：『景泰中，钦天监奏，观星台在东城上，喧扰不便，而屋宇墙壁多坏，乞徙至东长安街台基厂，则高与西长安街二塔相对，并为青龙白虎之象，于堪舆家所言，形势相宜。帝允其请。六年三月，造内观象台简仪成。八月，以劳费罢徙』。

〔二〕 《顺天府志》：『裕王讳福全，世祖次子，康熙二十九年，授抚远大将军，谥曰宪。今为荣公府。安郡王讳岳〔乐〕①，饶余郡王四子，袭封后改号安，晋亲王，谥曰和，后追降郡王。雍正时爵除，乾隆四十三年，诏封辅国公，府今废为法国使馆，其地犹存庆公府之名』。

校勘记：

① 安郡王讳岳　《顺天府志》卷一三云『安郡王讳岳乐』。据补。

台基厂以东，昔时尚有北夹道、柴火阑、薛家胡同、三义庵、苕帚胡同、白家栅栏、[一]小头条、二条胡同、花枝营、经板库、黄土坑、旧衙门、破府、铁门、牛角湾、卖羊肉胡同、白家大门、龙王庙、四王栅栏、[二]化成寺夹道、中街诸名，今俱圈入使馆地，惟台基厂东海关胡同仍有铁门之名，余均无考。台基厂之东有昭忠祠，今亦为奥国兵营地。

注：

[一]　《天问阁集》：「崇祯甲申三月十八日暮，愍帝带亲军四百骑，驰至正阳门。门者疑内变，反炮将击之。帝震，返骑不得，上从白家胡同绕出乃得。上见守备单弱，下幸成国公朱纯臣弟[府]，①纯臣言燕饮他处，帝竟不得见」。

[二]　《顺天府志》：「昭忠祠在四王栅栏北」。《啸亭续录》：「饶余亲王[府]、廉亲王府，在王府大街，今皆为昭忠祠」。《顺天府志》：「饶余郡[亲]王讳阿巴泰，太祖七子，以功封郡王。复以子岳乐晋亲王，赠如其爵，追谥敏，三传无嗣，爵除。廉王讳允禩，圣祖八子，雍正四年黜属籍。乾隆四十三年诏复之。今昭忠祠在台基厂东少[北]半里。②台基厂本王府街，明中叶后置厂于此，故名。《续录》所称，从其朔也」。

按：前清光绪庚子以前，各国在华派使设馆，即在东交民巷一带，然仍与衙署民居互相杂处，未尝有一定之区域。光绪庚子拳匪倡乱，杀教民，戕德使及日本书记官，董福祥率领甘军围攻使

馆，自五月中旬至七月下旬，凡数十日。迨八国联军入京，而后围解。辛丑签定和约，於是东交民巷左右之地，无论为民居，为衙署，为祠宇，均圈入使馆界，设铁栅，筑砲垒，四周并各留隙地数十丈，以备守望。界内且自置警设署，俨若异国。各使署分地而居，兵营亦各附于使署左右（惟瑞典、挪威等国使署不在界内）。其余银行、商店，栉比林立，电灯灿烂，道路平夷，在城市中特为异观。然实我外交史上之一大耻。比年以来，国际交涉，虽已移于南京，而使署之在北平，依然如故。废除不平等条约之谓何也，噫亦异矣。

校勘记：

① 下幸成国公朱纯臣弟 《（光绪）顺天府志》卷一三云：「下幸成国公朱纯臣府」。据改。

② 昭忠祠在台基厂东少半里 《京师坊巷志稿》卷上云「昭忠祠在台基厂东北半里」。据改。

东长安街中，有自南而北干路，为王府井大街，亦曰王府大街。原又名丁字街，昔为保大坊地。[一] 有会同馆、[二] 府军羽林诸卫、[三] 舍饭播竿寺、武成王庙，[四] 今俱废。前清宣统间，于此建东安市场，今极繁盛。王府井大街以西各胡同，在南者曰霞公府，[五] 稍北曰大小纱帽胡同，又北曰梯子胡同，曰口袋胡同，曰康家胡同。又北曰小甜水井，曰大甜水井。[六] 又北曰大、小院府胡同。又北曰菜厂胡同，[七] 曰南湾子。再北则为东安门大街。此外旧有空府夹道、理藩院东夹道诸名，今无考。各胡同之西，为东华门外南夹道。

注：

〔一〕　《顺天府志》：「原〔元〕名①丁字街，见《析津志》。明建十王邸于此，称王府街。兵部所属会同馆在东，掌驿政，明初燕台驿故址也」。《明成祖实录》：「永乐十五年六月，于东安门下东南，建十王邸，通屋为八千三百五十楹」。《宣宗实录》：宣德三年四月，新作公主府三所于诸王邸之南」。

〔二〕　《〔日下〕旧闻考》：「明代会同馆之制，永乐初，改燕台驿乌蛮市之地为之。其后又有北馆、南馆之设，皆以处外藩贡使也。本朝于城内外建置宾馆三所，秩宗掌之。又并四译于礼部会同馆，规制具备。至明之诸馆已废，惟大兴县东王府街会同馆专属兵部，犹永乐时旧馆也」。《明会典》：「北京会同馆，永乐三年设，并乌蛮驿入本馆。正统六年，定为南北二馆，北馆六所，南馆三所。北馆在澄清坊大街东，南府〔馆〕在东江米巷御河桥西街北」。《燕都游览志》：「乌蛮市在王府街会同馆」。《顺天府志》：「乌蛮市久废。又金源之制，会同馆、来宁馆在宣阳门内，见周煇《北辕录》。燕山馆、燕宾馆，见范成大《石湖集》。永平馆在府南一里，一名碣石馆，辽朝士宴集之所，见《明一统志》。其遗址皆当在南城外，今不可考矣」。

〔三〕　《析津志》：「保大坊在枢府北」。《〔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保大坊四铺。有府军前卫、羽林（左卫）右卫、（金吾左卫前卫后卫）、虎贲〔神武〕左卫、②迎禧观、舍饭膳竿寺」。《万历沈志》：「有真武庙」。《顺天府志》：「羽林右卫」，《明一统志》云在明时坊，今诸卫及真武庙俱废，迎禧观在王府街」。

〔四〕　《人海记》：「李文达贤赐第在王府街。明《北平图经志书》：武成王庙在保大坊

都指挥使司之西』。《元史·祭祀志》：『武成王〔立〕庙于枢密院公堂之西，以孙武〔子〕、张良、管仲、乐毅、诸葛亮以下十人从祀，〔每〕岁春秋仲月上戊，枢密院遣官行〔三献〕礼』。③

〔五〕《顺天府志》：『霞公府即理藩院后胡同，节孝祠在〔北〕焉』。按：今京汉铁路局、邮政局暨儒拉医院等处，当即理藩院故址，节孝祠今尚在。此为左翼节孝祠，至右翼节孝祠，则在西城按院胡同』。

〔六〕《顺天府志》：『温郡王府俗称空府。又伦贝子第在大甜水井北。贝子为宣宗长子隐志郡王讳奕纬之子』。按：贝子号叙斋，丙辰年卒，今府已售诸金姓矣。

〔七〕《啸亭续录》：『公韬塞宅在菜厂胡同』。《顺天府志》：『韬塞，太宗十子，初封镇国将军，康熙八年晋辅国公』。《芜史》：『南海子总督太监一员，东安门外有菜厂，其在京之外署也，掌寿鹿獐兔菜蔬西瓜果子。凡收选内官，于礼部大堂同司礼监监官选定，由部之后门到厂，次晨点入东安门赴内官监细选，无违碍者方给乌木牌，候收毕，诣万岁山拨散』。《析津志》：『菜市一在哈达门丁字街』。《顺天府志》：『今王府街旁有菜厂胡同，疑沿元旧称也』。

校勘记：

① 原名丁字街 《顺天府志》卷一三、《京师坊巷志稿》卷上均云：『元名丁字街』。

② 《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云『保大坊，四铺。府军前卫、羽林左卫、神武左卫、迎禧观、舍饭膳幸寺』。据改。

③ 武成王庙于枢密院公堂之西，以孙武、张良、管仲、乐毅、诸葛亮以下十人从祀，岁春秋仲月上戊，枢密院遣官行礼 《元史·祭祀志》卷七六（中华书局点校本）云：『武成王立庙于枢密院公堂之西，以孙武子、张良、

管仲、乐毅、诸葛亮以下十人从祀，每岁春秋仲月上戊，枢密院遣官行三献礼』。据补改。

王府井大街而北，以达灯市口，为八面槽，亦曰丁字街。其东甘雨胡同口有天主教福音堂一，又北为马市大街，路东有救世军教堂一，俱极崇伟。其西则东厂胡同口，有黎总统府第，今已售诸日本文化委员会。自丁字街以西，东西干路曰东安门大街，其南有真光电影园，其北有东兴楼食肆，均有名。自东安门外而北为东安门外北夹道，今名东皇城根。〔二〕自东安门大街而北，界于八面槽与东安门外北夹道之间者，曰锡拉胡同，〔三〕再北曰韶九胡同，原名为烧酒胡同，中间之南北小胡同曰扁担胡同。再北曰乃兹府，〔四〕原名奶子府，中间之南北小胡同曰官场胡同。再北曰大、小草厂胡同，〔五〕中间之南北胡同曰关东店，曰丰盛胡同，其西为黄土坑，今改名为黄图坑。再北曰东厂胡同。〔六〕再北为翠花胡同，中间之南北胡同曰太平胡同。东安门大街西头路北，有西老胡同，韶九胡同。东头之北，有梅竹胡同。乃兹府中间之南，有如意胡同，其西头之北，有库司胡同、关家大院。黄土坑之西，有草厂大院，均不通行。

注：

〔一〕《顺天府志》：『东安门〔外〕大街，①亦称丁字街，旁有五圣庵、官马圈等名』。《明史·衍圣公传》：『仁宗践阼，孔彦缙来朝，赐宅东安门外。』明宋端仪《立斋闲录》：『永乐

二十二年十一月。赐衍圣公孔彦缙宅于京师。彦缙数来朝，皆馆于民家，上闻之，顾近臣曰：「四夷朝贡之使，皆有公馆，先圣子孙乃寓宿于民家，何以称崇儒之意？」遂命工部赐宅」。案：今宅在太仆寺街，乃明英宗所赐，其仁宗所赐者，据《阙里文献考》云在东安门北，遗址无考。《明景帝实录》：「景泰三年八月，改造四夷馆，先是译书子弟俱于东安门外廊房肄业，至是提督译书郎中刘文等，请建馆于廊房南隙地，从之」。

〔二〕《顺天府志》：「东安门外北夹道，内务府武备院所属亮铁作、染毡作，俱在东（按：今俱无考）。」

〔三〕《「顺天府志》：「锡蜡胡同，内务府武备院所属帽作在南。」《壬癸诗存》：「福山王文敏师懿荣故宅在锡拉胡同，庚子年师官国子监祭酒，联军入京时，阖门殉难」。按：光、宣之季，鹿文端尚书传霖居锡拉胡同，其第今为吾友林君斐成得之，庭宇轩豁，花木清幽，颇称清胜。林君又有别墅在西山，曰鹫峰山庄，另有记。帽作今无考。

〔四〕《啸亭续录》：「公宏升宅在奶子府」。《采访册》：「惠王府在路北。案：王讳绵愉，仁宗五子，咸丰三年授奉命大将军，谥曰端，其府即公宏升旧第。」《明宫史》：「仪礼房署，在〔东安门外旧〕都府②草场之东，向南。提督太监一员，掌印或秉笔摄之。掌选婚吉礼，每年四仲月选乳妇，生男十口，生女十口，月给食料，在奶子府居住。及报生皇子，则用生女奶口，〔生〕皇女，则用生男奶口」。《宛署杂记》：「奶子府隶锦衣卫，其制每季精选各里良家妇，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四十名养之内，曰坐季奶口。别选八十名籍于官，曰点卯奶口。季终则更之。后来夙戒奶口，多不称旨，临时多别选城市妇女〔人〕以应。有雇值之费，打点之费，上纳之费，而奶子遂

为奇货。幸一见留，则终其身事所乳，得沾恩泽，无复出理，其食报盖特隆云。」

〔五〕《顺天府志》：「大、小草场胡同，场作厂」。《明宫史》：「中府草场，即旧都府草场，在东安门外奶子府街。永乐初，创收御马草。传云是胜国都督府故名。天启六年，旧都府草场火，魏忠贤督率内外官员军士救扑，三日乃熄」。柯贞贾鸿年《濇园记》节略：「予挈家北居，買宅城东，有园一亩，亭榭花石，颇足赏览，因增新之，朝晖夕霞，徜徉于斯。虽不宽广，亦聊可自怡，因名之曰濇园云。」按：濇园在小草厂，柯君历任京汉铁路参赞、华比银行经理，闽人之以才能名者也。《顺天府志》：「草场眉掠胡同」。《明一统志》：「崇真万寿宫，在府南蓬莱坊，元至正中建，翰林学士王构为记。真人张留孙、吴全节相继居此，俗名天师庵。」《日下旧闻》：「天师庵，据《坊巷胡同集》，在草场眉掠胡同，与惠民药局连叙。今药局遗址尚存，则天师庵疑与相近。」《明宫史》：「御马监所辖有天师庵草场，旧都府草场。天师庵草场在皇城外东北角，正统间以张天师旧处改建，故名。有井，甘洌可用，不減于王府街之井也」。《析津志》：「杜康庙在旧城光禄寺内西偏，内有天师宫，礼部标拨道士一人提点看经传，专一焚修香火，盖为酿造御酒，每日于上位至押槽内支酒一瓶，以供杜康提点者自行收贮。」《〔日下〕旧闻考》：「元崇真万寿宫，俗名天师庵，亦曰天师宫，明《图经书志》云在蓬莱坊。相传今显佑宫及步军总领衙门即其地。此所称光禄寺之杜康庙、天师宫，以《析津志》所载北城道里计之，一云枢密院西为玉山馆，馆西北为蓬莱坊、天师宫。又云枢密院南转西为宣徽院，院南转西为光禄寺酒坊桥，其方位似亦相合。案：显佑宫、步军统领衙门，俱在帽儿胡同，去此稍远，俗语流传，疑未足据。」按：草场眉掠胡同之名，今不见，故附诸此。

［六］《明宫史》：「东厂，永乐十八年「始」置，其外署在东安门外迤北，其内署在东上北门之北街东，混堂「司」之南」。③《蕤园杂记》：「京师东厂者，掌巡逻兵校之地也。弘治癸丑五月，忽风大作，地陷约深二三丈，广亦如之。」《匏庵诗存》有《过故相荣文忠东厂旧第感赋诗》（按：荣文忠即荣禄，第在东厂胡同，民国后为黄陂黎总统所有，民国十一年大事修葺，移大门于马市大街，未及移居，黎公出都，遂成废置。十五年售诸日本文化委员会）。

校勘记：

① **东安门大街，亦称丁字街** 《顺天府志》卷一三云「东安门外大街，亦称丁字街」，据改。

② **礼仪房署在都府草场之东，向南** 《明宫史·木集》云：「礼仪房署在东安门外旧都府草场之东，向南。」据补。

③ **混堂** 《明宫史·木集》曰：「混堂司掌印太监一员」，据补。

王府井大街而东，以达东单牌楼之西，其间东西之胡同曰头条胡同，［一］光绪庚子毁于兵。曰二条胡同，［二］其东口为东单市场。曰三条胡同，［三］其间南北小胡同曰小二条，曰神路街，曰井儿胡同，曰牛角湾，曰牛毛大院，曰马尾巴胡同，其间东西小胡同曰东西官厂胡同，亦称东西灌肠胡同。自三条胡同以北，曰东西帅府胡同，亦曰帅府园，［四］而协和医院（亦曰罗氏驻华医院）间于中，其间之小胡同有李敬胡同（旧称礼敬胡同）、官房胡同、椅子胡同、养老胡同（今亦称大红楼）诸名。又北则为北帅府胡同、煤渣胡同，［五］军需学校在焉，中间之南北小胡同曰马

家庙。又北而斜出者为冰渣胡同，旧称冰盏胡同。再北则为金鱼胡同。自三条胡同中间有直达于金鱼胡同之南北小胡同，曰校尉营，东为陆军将校所，今为北平警卫司令部，门在西帅府胡同。

注：

〔一〕《天咫偶闻》：「怡亲王旧邸在头条胡同。同治初，载垣死罄〔磬〕室，爵归宁王后人袭，此邸赐孚郡王居之。载垣后人迁居二条胡同，其奕世收藏俱携出卖之，三十年始尽，书画悉有明善堂印。四王吴恽有画成未裱，至今纸墨如新者。」

〔二〕《壬癸诗存》：「翁松禅师住东城二条胡同，尝集句榜门云：『盍簪喧枥马，束带听鸣鸡』。庚子乱后，门巷不可复识矣。」

〔三〕《顺天府志》：「豫亲王府在东单牌楼三条胡同。王讳多铎，太祖十五子，顺治时，称辅政叔德豫亲王，谥曰通，世袭」。按：今协和医院即豫王府地，民国五年，美国煤油大王捐资购建，碧瓦朱扉，费银几及千万。

〔四〕《天咫偶闻》：「且园在帅府园胡同，宜伯敦茂才所构。有小楼一楹，可望西山，花畦竹径，别饶逸趣。伯敦名垕，满州〔洲〕人，生有隽才，寄怀山水。性复好事，风雅丛中，时出奇致。」《顺天府志》：「神机营所属威远营捷字步队置厂于帅府园。」按：今卫戍司令部衙门，当即其地。《顺天府志》：「煤渣胡同，渣亦作炸，神机营衙门在焉。」又神机营衙门，咸丰十一年建。特派亲王佩带印钥，总理事务。署内分设文案、营务、粮饷、印务、稿案、核对六处，派全营

翼长三员，总司各处及马步二十四队练兵事宜，每年两季拨队前往南苑扎营操演。」《啸亭续录》：「怡亲王旧府在煤炸〔渣〕胡同，今为贤良寺。」《顺天府志》：「王讳允详〔祥〕，①圣祖十三子，雍正时任议政，谥曰贤，世袭。」按：今军需学校当即神机营衙门旧址。贤良寺，初在帅府胡同，后移冰盏胡同，云在煤渣胡同者，误也。

〔五〕《一统志》：「贤良寺在帅府胡同，本怡贤亲王故邸，雍正十二年建，世宗赐名贤良寺，御撰碑文。乾隆二十年移建冰盏胡同，高宗御书心经塔碑勒石于寺」。《天咫偶闻》：「贤良寺在冰盏胡同。本怡贤亲王舍宅为之，在帅府胡同，后迁于此。以其地近东华，外省大吏入觐，辄喜驻此。而寺复层甍云构，闲院花飞。粥鼓晨严，鲈烟昼静。地无人迹，竟日苔封，洵精蓝也。」《王癸诗存》：「复辟之际，康南海与沈子培、王病山同寓贤良寺。」

按：贤良寺为北京名刹之一，尤以近于禁城，昔时封疆大吏入觐述职者恒居之。若曾文正、李文忠皆曾止于是。而庚子议和之役，亦以是为办公之所，历史陈迹，足资垂念焉。

校勘记：

① 允详 「详」应作「祥」。据《顺天府志》卷一三改。

金鱼胡同，〔一〕今为东西往来孔道，路南为那琴轩桐相国故宅，旁有园，俗名那家花园。再北为西堂子胡同，税务处在焉，其东刘参议世珩居之，曾建小忽雷阁于是。〔二〕又北为甘雨胡同，〔三〕《顺天府志》作乾鱼胡同。又北为椿树胡同。又北为灯市口，椿树胡同与灯市口之间，有南北小胡同，曰马尾巴胡同。

注：

〔一〕《顺天府志》：「金鱼胡同，鱼或作银。神机营所属震字马队置厂于此。又有军器库」。《宸垣识略》：「一等褒绩公第在金鱼胡同。」《顺天府志》：「康熙时，都统平南大将军赉塔封褒绩公，谥襄毅，赉一作赖。」

〔二〕《畏卢文集·枕雷图记》略云：「袁珏生太史，以刘参议聚卿所藏唐建中小忽雷请予为图，图成归之，参议遂集饮于小忽雷阁，时庚戌九月九日也。逾两月再见参议于忽雷阁，则大忽雷亦已归参议处，遂豫更阁名曰双忽雷」。

〔三〕《大清会典事例》：「雍正四年，拨乾鱼胡同暨玉河桥官房各一所为会同馆舍，以备外国使臣居住。乾隆二年，将乾鱼胡同官房缴还工部，另拨安定门大街官房一所，以待朝鲜贡使。八年，又将正阳门外横街官房一所，拨交会同馆。十三年，因南掌暹罗入贡，复将安定门旧馆收回，改拨地安门外原建正一真人公馆，充设贡使馆舍。二十一年，复移地安门外贡使馆于宣武门内瞻云坊」。《坊巷胡同集》：「澄清坊九铺。有「成寿寺」、元极观」。①元极观今在甘雨胡同。

〔四〕《顺天府志》：「成寿寺，明内监夏时所建也，在东安门外椿树胡同。」《〔日下〕旧闻考》：「明太监夏时所建，时有弟滔封翌教禅师，敕住此寺。成化元年建，有成化敕建碑。又万历癸丑重修碑，詹事叶云举记。」

校勘记：

① 澄清坊九铺。有元极观　《京师坊巷志稿》引《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云：「澄清坊九铺。有成寿寺、元〔玄〕极观」。据补。

灯市口大街在昔时为内城繁盛处所。［一］宣统间，京师地方审判厅曾设于此。盐务学校在路北，其西均为教会所有，育英中学、小学在焉。路北有朝阳胡同，不通行。稍东有油房胡同，向北直达于大鹁鸽市、小鹁鸽市。［二］由小鹁鸽市达于报房胡同者曰官房子。灯市口大街之东，有胡同曰佟府夹道，今改为同福夹道。［三］向北至箭厂胡同，再北为报房胡同。佟府夹道之东有广泰大院，不通行。报房胡同有法华寺，［四］路南小同胡曰兴隆大院，曰油勺胡同。路北小胡同曰无量庵，曰玉石胡同（《顺天府志》称玉石井胡同），曰信义大院，曰伏魔巷，曰毛厂，曰槐树大院，曰贵人关（《顺天府志》称鬼门关），又有富贵大院（《顺天府志》称福家大院），均不通行。其由南而北直达于马市大街者曰豆腐巷，自豆腐巷中间横出而西者为多福巷，自多福巷中间曲折以达于马市大街者为小羊市，自豆腐巷中间东向者为狗尾巴胡同，不通行。马市大街为内二区与内三区分界地，［五］其东头路南小胡同曰喇叭胡同，不通行。再东曰弓箭大院（《顺天府志》称弓箭胡同），曲折向南达于东四牌楼大街。在多福巷之北者曰郎家大院，不通行。

注：

［一］《宸垣识略》：『张贝子府在灯市东』。《顺天府志》：『熙贝勒府在灯市口，相传

为明相严嵩故宅」。《燕都游览志》：「灯市在东华门王府街东，崇文门［街］西，①亘二里许，南北两廛，凡珠玉宝器，以达［逮］日用微物，②无不悉具。衢中列肆，碁置数行，相望俱高楼，楼设氍毹帘幕，为宴饮地。一楼日赁值有数百缗者，夜则燃灯于上，望如星衢。市自正月初八日起，至十八日始罢。灯在市西南，有冰灯，细剪百彩，浇水成之」。《帝京景物略》：「永乐七年，令元宵节赐百官假十日。今市十日，赐百官假五日。内臣自秉笔纂近侍，朝臣自阁部正，外臣自计吏，不得过市，犹存古罚罂幕盖帷意。其他，例得与吏士军民等过市。又内市者，东华门内，月三日市，今移灯市张矣，犹称内市也」。《顺天府志》：「明灯市最繁盛，范景文诗所谓：「文贝珊瑚看不尽，东华门外市三条」也。今灯市、内市俱废，其地犹存灯市口之名」。《春明梦余录》：「灯市大街，嘉靖二十九年立［改为］戎政府，统以勋臣一员，曰总督京营戎政，佐以文臣一员，曰协理京营戎政。营制有三：中曰五军；东曰神枢；西曰神机。五军营析为营十六，神枢营析为营十，神机营析为营九，崇祯十六年八月，以襄城伯李国桢总督京营戎政，请上御书营额，上为亲书「共武堂」赐之」。《［日下］旧闻考》：「灯市口大街东有二郎神庙」。《顺天府志》：「国朝康熙三十五年重修，有仓场侍郎石文桂撰碑记。碑略云：「据道书称，二郎神为清源真君，唐贞观二年创庙于此。宋元祐二年重修」。按：碑文称庙创于唐，修于宋，不知所据。且宋哲宗元祐二年，为辽道宗大安三年，不曰辽修，而曰宋修，事恐未核。」《天咫偶闻》：「灯市在明代为极盛之地。《燕都游览志》所称，相对［望］俱高楼，③楼设氍毹帘幕，为燕饮地。夜则然［燃］灯于上，望如星衢者，今则无是。忆余髫年，尚见路南楼六楹，岿然无恙，今不可问矣。每上元五夕，西马市之东，东四牌楼下，有灯棚数架。又各店肆高悬五色灯球，如珠排［琲］，④如霞标，

或间以各色纱灯。由灯市以东至四牌楼以北，相衔不断。每初月乍升，街尘不起，士女云集，童稚欢呼。店肆铙鼓之声，如雷如霆。好事者然水浇莲、一文〔丈〕菊各火花于路，⑤观者如云，九轨之衢，竟夕不能举步。香车宝马，参错其间。愈无出路，而愈进不已。盖举国若狂者数日，亦不亚明代灯市也。此外，地安门、东安门外，约略相同。六部皆有灯，惟工部最盛。头门之内，灯彩四环。空其壁以灯填之，假其廊以灯幻之，且灯其门，灯其室，灯其陈设之物，是通一院皆为灯也。此皆吏胥匠役辈为之。游人阗咽，城内外士女毕集，限为之穿。近日物力销耗，渐不如前，灯景游尘，均已尽〔为减色〕矣。」⑥

〔二〕《顺天府志》：「元时鹁鸽市在喜云楼下，楼今无考。」

〔三〕《顺天府志》：「佟府夹道，顺治时孝康章皇后之弟、⑦安北将军佟国纲，康熙时孝懿仁皇后之父、内大臣佟国维，皆封一等承恩公。后并袭，其赐第在此，故名。传云，前明严世蕃故宅也。」《藤阴杂记》：「介少宗伯福第，在灯市口，有野园。汪文端由敦有题野园诗。」《顺天府志》：「介为佟氏后人，野园今尚存。」《芜史》：「宝和等店，管商贩杂货，岁征银数万两，除正项进御外，余皆提督内臣公用。店有六：曰宝和、和远、顺宁、福德、福吉、宝延，俱在我府街。传云起自嘉靖年间，裕邸差官征〔收〕，神庙时，属慈宁宫李太后征〔收〕用」。⑧《顺天府志》：「今佟府夹道有明碑一，列大珰刘瑾名，结衔〔称〕钦差提督。宝和店，〔又武宗尝游之〕」，⑨则非始自嘉靖也。其地明称我府街，今鲜能举其名矣。」按：曹润田总长宅，在佟府夹道，颇为宏壮，当即从前之野园。

〔四〕《顺天府志》：「报房胡同，报或作豹」。《万历沈志》：「法华寺在明照坊，有敕

建碑」。《顺天府志》：「寺在大报房胡同，明景泰中，太监刘通〔通〕（弟顺）舍宅为寺，⑪山门左右钟鼓楼，正殿额曰大雄殿。殿外穹碑二，皆明成化七年所立。一敕赐法华寺碑，一德聚和尚事实碑。又万历年间碑一，天启中重修碑一。又本朝乾隆四十三年德悟和尚事实碑一，又一碑未详年月，其文略言寺建至今三百余载，真如禅师梵修清静，见寺近颓敝，苦心修葺，戊寅圆寂，立此贞珉述其功德，则亦为乾隆年间立也。碑阴刊「曹洞宗派」四字。正殿后为毘卢殿，殿宇轩敞，庭中杂莳花木」。《天咫偶闻》：「法华寺在报房胡同，明代建。」《啸亭杂录》：「乾隆中，法和尚居城东某寺，交结王公，淫纵不法，为果毅公阿里衮所擒，立杖杀之，即此寺。其巨为东城诸刹冠。咸丰庚申之役，王大臣于此设巡防处。总之者为瑞文庄公常、文文忠公祥、宝文靖公鋆、麟梅谷魁。凡数月，和议既定，诸大臣於此延见洋人，是为京师交涉之始。」

〔五〕《顺天府志》：「东马市街，亦称西大街，有马市、猪市、羊市、百鸟市，以北有长和大院、盐店大院。」按：今马市街路北东首有懋益大院，或即长和大院所改称欤。

校勘记：

① 灯市在东华门王府街东，崇文门西　《京师坊巷志稿》卷上引《燕都游览志》云：「灯市在东华门王府街东，崇文门街西」。据改。

② 以达日用微物　「达」当作「逮」。据同上书改。

③ 相对俱高楼　「对」应作「望」，《顺天府志》卷一三引《燕都游览志》云：「衢中列市，棋置数行，相望俱高楼」。

④ 珠排　「排」作「琲」，《天咫偶闻》卷三云：「又各店肆高悬五色灯球，如珠琲，如霞标」。据改。

⑤ 一文菊各火花于路　「文」作「丈」，《天咫偶闻》卷三云：「一丈菊各火花于路」。据改。

⑥ 均已尽矣 《天咫偶闻》卷三引《燕都游览志》云，「近日物力消耗，渐不如前，灯景游尘，均为减色矣」。据补。

⑦ 《顺天府志》卷一三载佟国纲为「孝康章皇后之弟」，而《京师坊巷志稿》卷上则记为「孝康章皇后之兄」，今录此，供参考。

⑧ 裕邸差官征，神庙时，属慈宁宫李太后征用 《京师坊巷志稿》卷上云「裕邸差官征收，神庙时，属慈宁宫李太后收用」，而《顺天府志》此句原文无「收」字。

⑨ 结衔钦差提督。宝和店 应作「结衔称钦差提督。宝和店」，据《顺天府志》卷一三补改。又此句之后无「又武宗尝游之」句，而《京师坊巷志稿》卷上有此句。今录此供参考。

⑩ 太监刘通弟顺舍宅为寺 《顺天府志》卷一三云「太监刘通舍宅为寺」，无「弟顺」二字。据改。

入崇文门而北，为崇文门大街，〔一〕其西仅有同仁医院及利亚药房，北面均系空地，各国跑马场在焉。其东则铺肆林立，昔时吴三桂故居〔二〕及吴匏园之海月庵、延玉亭诸胜，〔三〕今俱无考。迤北以达于东单牌楼，昔有坊，民国十五年拆卸。路西有菜市，旁有药言亭一。路东有怡王府，〔四〕稍北曰米市大街。总布胡同口，光绪庚子后，德使克林德碑建于此。民国八年，碑迁于中山公园，改为公理战胜坊。〔五〕又北至金鱼胡同口，青年会建筑颇壮伟。又北至东四牌楼，有坊四。民国十四年，北坊拆卸，旋复修建。今四坊均尚存，〔六〕昔时之会同馆、柴草市、二郎神庙，〔七〕亦无考。

注：

〔一〕《顺天府志》：「崇文门，俗沿元称曰哈达门，或讹海岱。迤北有坊，曰就日，化成

寺在西，又有关帝庙。」《析津志》：「文明门即哈达门，哈达大王府在门内，故名」。《人海记》：「康熙甲子秋九月，海岱门内地中忽作声，有光如电，初以为地震也。已知其地旧埋火药，覆大石板，上土厚尺余，不知何故忽发，飞石所中凡伤二百余人。」《燕京访古录》：「平城南面，中正阳，左崇文，右宣武三门；东面朝阳、东直二门；北面安定、德胜二门；西面阜成、西直二门，其为九门。其八门城门启闭时皆以典为号，惟崇文门以钟为号。相传崇文门地址系一海眼，有巨鼋覆其上，此门即就鼋背建立，鼋示梦於司门者曰：吾负此重任，何时始去？门者语以汝闻典鸣则可去。故此门独以钟为号云。」

〔二〕《甲申小纪》：「吴三桂子应熊为额驸，赐第海岱门内。应熊以康熙十三年伏诛。」

〔三〕《析津日记》：「吴匏〔庵〕园①居有海月庵、玉延亭、春草池、醉眠桥、冷濼泉、养鹤阑，今访其〔遗〕迹，已不可得。」《〔日下〕旧闻考》：「河南彭氏所藏张建〔见〕阳补画《玉延亭图》，有赵宽赋序云，春坊先生所居崇文街第，有园一区，名亦乐，中有亭曰玉延。赋首又云，并东郭之青阳。则斯亭应在东城。又毛澄《重建玉延亭记》云，园中别有庵，曰海月，玉延为庵之辅。则海月庵与玉延亭毗连也。吴宽《匏翁家藏集》有《海月庵冬日赏菊图序》」。

〔四〕《顺天府志》：「东单牌楼大街，俗称为就日坊北大街，南接崇文门街，迤北有米市，东小胡同曰七间楼，怡亲王府在东单牌楼大街东。案：怡邸舍为贤良寺后，移朝阳门内北小街，咸丰十一年嗣怡王载垣获罪，以宁王裔孙镇国公宁某袭，故宁府今为怡府，宁良郡王宏晈，怡贤亲王次子也。」

〔五〕《庚子杂记》：「光绪庚子五月十三日，日使署书记官杉山遇害于永定门。二十三

日，德使克林德遇害于东单牌楼总布胡同西口。凶手恩海，系神机营霆字队枪八队章京，嗣后被捕，毫无惧色，于十一月初十日，被德使署捕获枪毙」。按：光绪庚子义和团之变，乱民杀德使克林德于东单牌楼大街石大人胡同之西口。和议成，乃建碑于其地以谢。民国十年，欧战解决，我国以加入联军，故对德为战胜国，于是拆克林德碑之石材，移建于中央公园，以垂纪念。今门前赫然矗立之公理战胜坊，是也。

〔六〕《顺天府志》：「东大市街有坊四：东曰履仁，西曰行义，南北曰大市街，俗称东四牌楼。南接就日坊大街，迤北午达东直门者曰十字街，元旧称也。见《析津志》。北有估衣市。西小胡同曰老虎洞。左翼宗学旧在街东，后移史家胡同。东有二郎庙，西有回人清真寺。」《啸亭续录》：「刘文正统勋赐第东四牌楼」。《明兵例》：「〔北〕会同馆②在澄清坊大街东，正统六年建，弘治五年改作，凡屋三百七十六间。」《顺天府志》：「案，馆久废」。按：东四牌楼路西回人清真寺，今尚在。

〔七〕《析津志》：「杂货市在十字〔街〕口，北有柴草市，此地若集市，近年俱于此街西为贸易所。」《滦阳续录》：「灯市口二郎神庙，其庙面西，而晓日初出，辄有金光射室中似返照。或曰是庙基址与中和殿东西相值，殿上火珠映日回光耳。」

校勘记：

① 吴匏 《京师坊巷志稿》卷上引《析津日记》曰「吴匏庵」。据改。

② 会同馆在澄清坊大街东 《京师坊巷志稿》引《明兵例》云：「北会同馆在澄清坊大街东」。据补。

入崇文门而东，曰崇文门内东城根，有耶稣教堂、妇婴医院、慕贞医院。稍北曰孝

顺胡同，又北曰船板胡同，有汇文学校，占地极广。〔一〕自船板胡同稍北而东曰镇江胡同，又东曰钓饵胡同，《顺天府志》称钓儿胡同。镇江胡同与船板胡同相连之南北小胡同，曰丁香胡同。船板胡同之北曰小报房胡同，由小报房胡同斜折而南曰八宝胡同，由小报房胡同折而东曰三元庵。再北曰苏州胡同，〔二〕苏州胡同中间之北曰官房胡同，不通行。苏州胡同与镇江胡同南北相连之小胡同曰鲜鱼巷，苏州胡同与范子平胡同南北相连者曰后井胡同。鲜鱼巷之西曰范子平胡同，《顺天府志》称饭瓶胡同。鲜鱼巷之东，南曰江擦胡同，北曰五老胡同，其中间南北相连者曰官帽胡同、曰四眼井胡同，其不相连者曰箭杆白胡同。五老胡同之北曰罐儿胡同。苏州胡同迤北曰麻线胡同，又东曰喜鹊胡同。〔三〕麻线胡同之北曰裱褙胡同，〔四〕有于忠肃公祠。〔五〕又北曰羊肉胡同，又北曰官帽胡同，又北曰观音寺胡同。〔六〕观音寺胡同与官帽胡同、裱褙胡同中间相连之南北胡同，曰北银锭、南银锭胡同。裱褙胡同与麻线胡同中间相连之南北胡同曰梯子胡同。麻线胡同与苏州胡同中间相连之南北胡同，其在西者曰八宝楼，迤东曰延寿庵胡同，再东曰土地庙，曰下坡，再东曰芝麻胡同。麻线胡同与土地庙相连者曰侯位胡同。以上为崇文门至东单牌楼以东，至沟沿头之各胡同。《顺天府志》此处附近有神仙洞、真武庙、茄子胡同、后坑、建昌胡同、火神庙、柳罐胡同、银丝胡同、井

儿胡同诸名，今俱无考。

注：

〔一〕《汇文学校报告》：『汇文中学肇造于前清同治十年，原始规模甚小，仅分上下二斋，即今之初、高两等小学，并无正式名称。光绪十一年，课程渐备，遂扩充大学，内括中学、小学，定校名为怀理书院。十四年，改校名为汇文书院，分设文、理、神、医、艺术等科。院内添设印字馆，翻印新书。迨庚子之变，本校所有，尽遭焚毁。后经重新建设，先筑德本斋，继而安德堂、德厚斋、高林斋等楼房，亦次第落成，自是来学者亦日形踊跃。甲辰岁，按学部定章，更名为北京汇文大学堂。民国三年，各教会动议合组大学，至民七，遂产生燕京大学，本校只留大学预科及中学二部，名为汇文学校。民十改为三三制中学，改校名为北平特别市私立汇文中学校，现登籍学生八百有奇。』

〔二〕《七修类稿》：『苏州胡同有苦井。弘治间，正月朔日晨，有术士汲其水注〔往〕甜井中，易水而来，向井呪诅而下之，遂变为甜水。』《〔日下〕旧闻考》：『井在苏州胡同内麻线胡同三元庵〔前〕，①居民至今资以吸〔汲〕饮』。《查浦诗钞·杂咏诗》亦纪其事。

〔三〕《啸亭续录》：『公宏瞻宅在喜鹊胡同』。

〔四〕《顺天府志》：『总督仓场署在裱褙胡同路北。《会典》：设侍郎满汉各一员董其事。』《春明梦余录》：『仓场公署在城东裱褙胡同，设于正统三年。』按：前清时京仓十有五：曰禄米仓、南新仓、旧太仓、海运仓、北禄〔新〕仓、②富新仓、兴平仓、太平仓、恩丰仓、内

仓、裕丰仓、储济仓、万安仓、本裕仓、丰益仓。通仓二：日中仓、西仓。岁入额漕四百三十七万余石，百官俸禄，八旗甲米，均取给于斯焉。

〔五〕《春明梦余录》：「于少保祠额曰忠节，在崇文门内东裱褙巷，公故赐宅也。祠三楹，中塑公像，岁春秋遣太常官致祭。」《人海记》：「崇文门内旧有于忠肃祠，万历乙未二月己未敕建。顺治中，公像被毁。吾邑人谈孺木作吊于太傅祠文以悯之。今相传为京师城隍神」。《〔日下〕旧闻考》：「谦本传，谦自奉俭约，所居仅蔽风雨。帝赐第西华门，固辞。《春明梦余录》云祠在崇文门内，其非西华门赐第可知，今祠亦废，考裱褙胡同内有福德祠，地甚狭，相传即其旧址」。《顺天府志》：「祠今重修，旁为杭郡试馆」。《天咫偶闻》：「于忠肃祠，在裱褙胡同。芜废已久，近始重修。浙人逢春秋闱，居为试馆。」《春明梦余录》：「公被刑于天顺元年，复官于成化二年，赐谥肃愍于弘治三年，改谥忠肃于万历十八年。公被刑日，阴霾翳天，京师妇孺，无不洒泣。夫人流山海关，夜梦公曰：「吾形殊而魂不乱，独两目黯然，借汝眼光见形于皇帝」。次日夫人目失明，会皇极门灾，英宗临视，公现形火光中，上悚然知公冤，诏放夫人归，眼明如故。」

〔六〕《顺天府志》：「贡院西观音寺胡同，有灵藏观音寺。明正统十一年重修，天顺元年改名灵藏，有明碑一，编修陈文华撰文。」《〔日下〕旧闻考》：「今名灵藏观音寺，寺内有滕胎海潮观音像一，相传明时出之内府者」。《甲申传信录》：「毛百户遗其名，住观音寺胡同，三月十九日贼入，举家三十余口悉入井死。」按：地以灵藏观音寺得名。

校勘记：

①井在……三元庵 《〔日下〕旧闻考》卷四六云：「井在苏州胡同内麻线胡同三元庵前」。据改。

②北禄仓 《顺天府志》卷一三、《天咫偶闻》卷三均曰「北新仓」。据改。

自崇文门内东城根中间南北直达于观音寺胡同之小街，在南曰沟沿头，稍北曰闹市口。[一] 自沟沿头而东各胡同，在南者曰毛家湾，再东曰抽屉胡同，再东曰神路街，再东曰东库司胡同，再东曰大羊毛胡同，再东曰泡子河。[二] 在抽屉胡同之南曰盔甲厂，[三] 其北曰马匹厂，稍东有钱局空基，再东曰宽街。马匹厂之西有梅竹胡同。由毛家湾而北曰一眼井，曰纱帽翅，曰铃铛大院。闹市口之东曰苏州胡同下坡，曰箭杆胡同，其东曰铁匠营，曰豆腐巷。又北曰东裱褙胡同，其东有观象台，[四] 南曰小羊毛胡同，北曰水磨胡同，曰牛角湾，又北即东观音寺胡同，意公府在焉。东裱褙胡同中间之南有黄土大院，其南亦曰牛角湾。又东有丁字胡同。是为沟沿头、闹市口以东至于城根各区域。

按：《顺天府志》有后井儿胡同、林檀胡同、臊达子胡同、果公府、马圈、钱局、后铜厂、金钩胡同、炮厂、快子胡同、灵官庙、双栅栏、八根旗杆诸名，今皆不见。马匹厂又作马皮厂，东裤子胡同作库司胡同，林檀胡同或即今之铃铛大院。

注：

[一] 《宸垣识略》：「二等顺义侯第在南闹市口」。《顺天府志》：「顺治时，田雄以明福

王降，封顺义侯，今侯锡光官散秩大臣。」

〔二〕《顺天府志》：「《坊巷胡同集》作泡〔炮〕作河。①迤西有吕公堂，明为永安宫，今设电报局於此。〔少〕南有太清宫，②《帝京景物略》之玉皇阁也。又南有华严禅林，明万历间重修，北有关帝庙，明碑二，皆磨泐。又，慈云寺在崇文门东城角泡子河西，寺明万历六年建，内有明建寺碑记，字已损缺，顺治十年重修，俗称为十方院。今大殿已毁，其第四层为藏经阁。寺距贡院不及一里，每逢乡会试年，寺僧以第三层东西屋赁作考寓。寺之东有吕公祠，明成化初建，万历甲寅敕赐护国永安宫，相传乞梦有验，今祈仙方者香火不绝。住持即于祠东小屋开设药铺。祠之南为太清宫，明建，今废。明顾起元撰碑记尚存。祠北即观象台，台西北即贡院。」《燕都游览志》：「泡子河在崇文门东城角，前有长溪，后有广淀，高堞环其东，天台峙其北，两岸多高槐垂柳，空水澄鲜，林木明秀，不独秋冬之际难为怀也。河上诸招提，苦无广大者，水滨之颓园废圃，多置不葺。城内自德胜河外，惟此二三里间无车尘市嚣，惜命驾者少耳」。《〔日下〕旧闻考》：「泡子河在今观象台前，河身尚存，经吕公祠南石桥，出南水门入通惠河」。《帝京景物略》：「泡子河南岸，方家园、张家园、房家园，以房园最。北岸，张家园、傅家东西园，以东园最。中吕公堂，西杨氏泌园，东玉皇阁。北去贡院里许」。《查浦诗钞·杂咏诗》：「张园酒罂傅园诗，泡子河边马去迟。踏遍槐花黄满路，秋来祈梦吕公祠。」《帝京景物略》：「祠后有物，白气竟丈，夜游水面，人或见之，则倒入水，作鼓桨声，或曰水掛也。」《藤阴杂记》：「吕公〔仙〕祠祈梦颇灵。江西谟宸英乡会试寓祠，及第后有诗。」《天咫偶闻》：「吕公堂在观象台之南，泡子河东岸。自昔久著灵异，春秋闱士子祈梦者最多。今梦榻尚存，而祈者鲜矣。但祈方药者甚多，门外卖药人王姓以此致

富。壬辰春闱，余假馆其家。每晨光未旭，步于河岸，见桃红初沐，柳翠乍剪，高墉左环，春波右泻，石桥宛转，欲拟重虹，高台参差，半笼晓雾。河之西〔两〕岸③多园亭旧址，今无尺椽片瓦之存。然其景物澄廓，犹足流连忘返。此河来自城下，本无上源。余沿河细审之，见河从东北来，环吕公堂，南渡石桥，折而西南，沿河〔城〕向水关而去，④始悟此河盖本是元代通惠河〔之〕故道，自明代筑城，将河之半段截于城内，今东便门外之河，即此河之下流，其上源则与大内南〔金〕水河通。⑤徐中山改小元都城，永乐又拓而大之。元之都城凡两番改作，遗踪久不可问矣。又慈云寺在河西岸，颇宏。后阁尤古，惜半已就颓，尚未全废。若东岸之华严寺、太清宫皆成平地。太清宫顾起元碑尚在。文用骈俪，书法圣教，屹然于兔葵燕麦中。其西一带，炮厂、盔甲厂之街衢，皆拆成白地。铁梅庵先生故居即在此，今亦不可问。大抵城隅之地，尤易荒废，以去市远，居者不便，故家不能保其室庐也。按：梅庵先生名铁保，满洲董鄂氏，以进士官至总督。少时与百菊溪、法石帆有三才子之目。后官江南，以罪遣戍，然《啸亭杂录》称其颇忤宦竖，故多造蜚语上闻者，其得罪以此。公书法为八旗第一，名亚石菴相国，用笔亦极相似也。公夫人名莹川，字如亭，亦善草书，工画兰，且能骑射、舞剑，又工举子业。公门生以文请益，夫人代为评骘，见或出公之上。」

〔三〕《大清会典事例》：「盔甲厂在崇文门内之东，今贮废炮。」《芜史》：「盔甲厂即鞍辔局，掌厂太监一员，署建于都城东南隅，掌营造盔甲、铳炮、弓矢、火药之类。万历年间，火药忽燃者再，崇祯甲戌九月初七日，又震，损人物甚多，将制火药石碾远抛于泡子河城墙下。」

〔四〕《一统志》：「观象台在城东南隅，台上有浑天仪、简仪、铜球、量天尺诸器。康熙十二年，以旧仪年久多不可用，御制新仪凡六：一天体仪，一黄道仪，一地平经仪，一地平纬仪，

一纪限仪，陈于台上，至今遵用。其旧仪移藏台下。又五十四年制地平经纬仪（《皇朝礼器图式》：地平经纬仪乃合地平象限二仪而为一）」。《［日下］旧闻考》：「乾隆九年制玑衡抚辰仪，台中为紫微殿，殿东小室曰壶房（即浮漏堂）。又东厢为测晷所，别有室为晷影堂」。《明世宗实录》：「嘉靖二年九月，修观象台占风竿及浑天仪简仪」。《顺天府志》：「占风竿今仍其制，亦名顺风竿。竿上有铁攙二十八道，以象二十八宿之数也」。《明一统志》：「钦天监设司天台于朝阳门上」。《藤阴杂记》：「观象台在城东南隅，登高俯视，通州城市，可接之眉睫间」。《日下旧闻》：「元都城在东北，白马庙、柴市、琼华岛皆在南城，今之观象台则在南城外。读吴师道城外纪游作可信也」。《析津志》：「明时坊在太史院东」。《坊巷胡同集》：「明时坊，西四牌十六铺，东四牌二十六铺。有羽林右卫、武功中［左］卫、右卫、中卫。」⑥《顺天府志》：「坊沿元旧称，盖取治历明时之义。今之观象台，元之司天台也。太史院当与相近，明诸卫久废。羽林大［右］卫又见保大坊，⑦当是后来移置。」《明史·外戚传》：「与巩永固射贼杨光陛者，驸马都尉子也，被甲驰突左右射，与永固相失，矢尽投观象台下井中死。」按：嵩柱胡同今无考。

校勘记：

① 作泡作河　《顺天府志》引《坊巷胡同集》云「作炮作河」。据改。
② 南有太清宫　《京师坊巷志稿》卷上云：「少南有太清宫」。据补改。
③ 河之西岸多园亭旧址　「西」应作「两」，《天咫偶闻》卷二云：「河之两岸多园亭旧址」。据改。
④ 沿河向水关而去「河」应作「城」，《天咫偶闻》卷二云「沿城向水关而去」。据改。
⑤ 其上源则与大内南水河通　「南」当作「金」，《天咫偶闻》卷二云：「其上源则与大内金水河通」。据改。
⑥ 有羽林右卫、武功中卫、右卫、中卫　《坊巷胡同集》云：「有羽林右卫、武功左卫、右卫、中卫」。据改。

⑦羽林大卫 「大」应作「右」。

自西观音寺胡同以北曰栖凤楼胡同，中间南北小胡同曰官房胡同，稍东曰火神庙胡同，又东曰方巾巷，与闹市口相接，为南北小街。栖凤楼胡同向北之南北小胡同曰小头条，稍东曰小二条胡同，再东曰小三条胡同，《顺天府志》原名十八半截，其东西横胡同，西曰娘娘庙，东曰口袋胡同。再北曰北极阁，[一] 曰小土地庙，又北曰黄兽「寿」医胡同，①又北曰大土地庙胡同，又北曰新开路胡同，[二] 又北曰总布胡同。火神庙胡同之东曰土地庙，曰象鼻子坑，分上、中、下三坑。曰衣袍胡同，《顺天府志》称为衣包胡同。

注：

[一] 《都市丛考》：「北极阁在东单牌楼东，南至栖凤楼，北至新开路，西至怡王府东墙，内有缘庆、恒吉二庙，院中有残碑，字迹模糊，稍可辨识，上刻缘庆、恒吉二庙，为多罗贝勒绵誉于道光十七年重修云。或云此北极阁在道光时怡王府时遭火患，故在府东南建设小佛阁，曰北极阁，取北极生水之义。今基地无存，已改建协和医院宿舍矣。」

[二] 《啸亭续录》：「宁郡王府在新开路」。《顺天府志》：「王讳宏皎，谥曰良」。

校勘记：

① 黄兽医胡同 《京师坊巷志稿》卷上云：「黄寿医胡同」。《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明清北京地图册》、《北京市东城区地名录》均称「黄兽医胡同」。今录此供参考。

自方巾巷以东，南北相并之胡同曰草厂胡同，其南之东西胡同曰东观音寺胡同，再北曰草厂大坑，再北曰中椅子胡同，又北曰后椅子胡同，再北曰顶银胡同，再北曰总布胡同。〔一〕顶银胡同与总布胡同之间小胡同曰甘石桥，东观音寺之东与总布胡同之东，南北相连之胡同曰草厂，曰井儿胡同，曰福建司营。又东即旧贡院，民国十年建为模范商场，但至今仍多旷废。〔二〕旧贡院以东曰大、小牌坊胡同，其间之东西小胡同曰鲤鱼胡同，曰茶食胡同，曰驴蹄胡同。《顺天府志》此处附近有水磨胡同、〔三〕笔管胡同、举场东西砖门外诸名，今俱废。

注：

〔一〕《燕都游览志》：「东院在总布胡同东城畔，昔时歌舞地，今寥寥数家如村舍，兼之人掘土为坯，满目坑堑，从寒烟衰草中，想走马章台之盛，邈不可复寻，犹记旧游有陈家园、郝家亭子，树石楚楚，并无存矣。」《顺天府志》：「铺俗讹捕，或讹布。」按：今总布胡同宅第崇闳，为鼎钟簪缨之地，较之昔日之荒烟衰草，又不相侔。惟其东贡院旧址，则以千人选佛之场，夷为平地，今虽画方分井，版筑方兴，然回想文光射斗之时，不免雅俗之殊矣。《都市丛考》：「克林德碑在总布胡同口，俗称石头牌楼，因其状为牌楼，俱用白石砌成。工程约三年之久，诚巨工也。上竖额曰「克林德碑」。并有清光绪上谕刻于其上，文曰：「德国公使克林德驻华以来，办理交涉，朕深倚任。乃光绪二十六年六月，拳匪作乱，该使臣于是月遇害，朕深悼惜。因于死事地方

建石坊，以彰令名，并以表朕旌善恶恶之意。凡我臣民，其各惩前毖后，毋忘朕命」云」。按：刺杀该使，乃系神机营之官长恩光。至民国七年协约国战胜，始将此坊拆卸，建于中央公园，改称协约国战胜纪念碑矣。

【二】《春明梦余录》：「贡院在城东隅，元礼部旧基也。永乐乙未改为贡院，制甚偪隘。嘉靖中，议改创西北隙地，卒未果。至万历二年，因故址拓旁近地益之」。《顺天府志》：「〔今贡院〕仍明旧址，明改元礼部为贡院，据《涌幢小品》，乃正统间事，与《梦余录》异」。《明武宗实录》：「正德六年四月，改建工部文思院于东城明时坊，以旧置地卑沮洳，不便〔改〕作故也」。①《长安客话》：「文思院在举场胡同，属工部屯田司，官有大使、副使」。《宸垣识略》：「贡院本朝屡加修葺，益为宏备。乾隆九年，皇上幸贡院，御制七言律〔四首〕，②勒石至公堂中」。按：《乾隆甲子御制贡院诗》，有「从今不薄读书人，言孔孟言大是难」之句，一时士林传诵，为之感泣。词臣张鹏翀和诗云：「添得青袍多少泪，百年雨露万年心」。盖纪实也。聚奎堂有明代王图《庚戌取士诗》。天启四年，其子淑卞和之，刻石壁间。—《天咫偶闻》：「贡院在城东南隅，明因元礼部基为之。其制，南向，大门五楹，门外树绰楔三：中曰天开文运，东曰明经取士，西曰为国求贤。外又为缭垣，开门四，谓之砖门。大门内为二门，亦五楹。再内为龙门，由甬道过明远楼下，直达至公堂。然考之张居正《重修贡院记》，则三绰楔：中曰天下文明，左曰虞门，右曰周俊。聚奎堂、会经堂之外，又有燕喜堂。今诸榜不知何时所易。至公堂榜，相传为明严分宜书，固安然无恙。国朝屡加修葺。光绪初，因赴试人多，号舍不敷用，乃大加展拓。明远楼旧在中，瞭望亭居其四角。自增建后，号舍益展，而后且拆御顶银胡同之东半人家以增益之，于是

瞭望亭反居其南。乃更增二亭于北，凡六亭。而至公堂亦照料不及，乃添设新号，监试御史以司之。然考其不敷之所由，则亦有故。闻之先辈言：道咸以前，科场搜检之法至严，甚至解衣脱履。故非腹笥渊深，辄畏难而止。乡试岁止四五千人，会试两千人。同治以后，禁网渐宽，搜检者不复深究。又有石印书以济之，士子有恃不恐，麇集而来，搜者益不能给。至壬午科入闱者，至万六千人，遂不得不议及添号矣。余初次入闱，至贡院门，番役尚唱云：搜过。及壬辰会试，则并此声亦废。」《天咫偶闻》：「贡院文昌槐，在明远楼前。始自前明，发根于东龙字号，蜿蜒而西，横过甬道，覆及西号舍。夭矫如龙，下仅过人。相传此树为文运所关，士子有病，祷于树下，摘槐角服之，辄愈。戊戌秋忽枯，有司遂伐而薪之。又明年贡院毁，及乙巳，科举遂停罢」。《天咫偶闻》：「每春秋二试之年，去棘闱最近诸巷，西则观音寺、水磨胡同、福建寺营、顶银胡同，南则裱褙胡同，东则牌坊胡同，北则总布胡同，家家出赁考寓，谓之状元吉寓，每房三五金或十金，辄遣妻子归宁以避之。东单牌楼左近，百货麇集，其直则昂于平日十之三。负载往来者，至夜不息。当此时，人数骤增至数万。市侩行商，欣欣喜色。或有终年冷落，藉此数日补苴者」。《典故纪闻》云：「北京试院乃旧礼部。正统时，以今礼部成，始改旧署为试院。初修时，计屋八十二间。」《天咫偶闻》：「近代恩竹樵方伯锡居第亦在贡院之西毛家湾。公满洲瓜尔佳氏，以进士起家，官至江苏布政使。在官有政声，而尤崇奖风雅，工倚声，刻有词草。戊寅入觐，卒于途。后裔不振，此第竟无售主，大半赁人矣。」《香雪巢诗钞》有《春闱内场监试分咏旧迹诗》四首：一、《御制诗碑》。原注：贡院中堂，列纯庙御制七律诗四，章中有「从今不薄读书人」之句。二、《至公堂》。注：至公堂额，相传为前明严分宜书。三、《龙字号舍》。注：国朝蔡方三先生

寅为文坛老宿，某科会试没于此号，后时见灵异。四、《龙门大贲》。注：龙门一带河出大贲，逢会试年闻龙盛云。《壬癸诗存》有《咏贡院古槐诗注》：「李芝龄尚书，道光元年辛巳，监临顺天乡试文闱，有咏古槐诗」。《都市丛考》：「贡院又名举场，在观象台西北，周环数里。自清季废科举设学校，该处房舍已均倾圮，迄于民国，仅存垣墉，嗣经市政公所按照整理市政计划，将该处改建楼房，现已整齐可观，形势一变，不似昔时断壁残垣荒芜冷落」。按：贡院在明朝为顺天法场，故贡院夹道又有法场夹道之称云。《顺天府志》：「意公第在举场西水磨胡同，公为太祖七子饶余敏郡王讳阿巴泰之后。」按：双栅栏、八根旗杆之名今无考。

按：有清之季，科举即废，贡院鞠为茂草。初拟即其旧址为将来国会两院建筑之区，至民国十九年财政益艰，所属官产，均渐拆卖。贡院之地尽为民居，年来谮鼓间兴，数角小楼，掩映夕阳，未达繁盛气象，只足供人凭吊耳。而贡场东西砖门外之地名，已随而淹没矣。

校勘记：

① 不便作故也　《京师坊巷志稿》卷上引《明武宗实录》云：「不便改作故也」。据补。

② 御制七言律勒石至公堂中　《宸垣识略》卷五云「御制七言律四首，勒石至公堂中」。据补。

自东单牌楼以东，总布胡同以北，旧名石大人胡同。今曰外交部街，[一]有迎宾馆，极崇伟。前清宣统间，外交部建以招待外宾者也（为旧宝源局地），其后外交部移于是。其东有睿王府，又东为协和胡同，原名蝎虎胡同。石大人胡同之北曰东堂子胡同，旧外交部在焉。后为外交部官舍，今社会局设于西偏。[二]又北曰无量

大人胡同，亦称无量大胡同，〔三〕伶界名人梅兰芳宅于是。其间有南北小胡同，在西曰井儿胡同，在东曰官房胡同。又北曰遂安伯胡同。〔四〕又北曰西石槽、东石槽。又北曰乾面胡同，〔五〕铁路大学在焉。又北曰史家胡同，〔六〕其南有官学大院，稍东有西罗圈、东罗圈。又北曰内务部街，原名勾栏胡同，〔七〕内务部在焉，中间有八宝胡同。又北曰本司胡同，〔八〕其东有西花厅、东花厅。又北曰演乐胡同，〔九〕中间胡同曰下洼子。又北曰灯草胡同。〔十〕又北曰礼士胡同，昔称驴市胡同。〔十一〕又北曰前炒面胡同，其东曰前拐棒胡同。又北曰后炒面胡同，其东曰后拐棒胡同，中间南北之胡同，在西曰大烟筒胡同，稍东曰小烟筒胡同，又东曰万历桥。再北为朝阳门大街。

注：

〔一〕《顺天府志》：「石大人胡同东北第一小胡同曰大胡同，工部宝源局在北。双忠祠亦在北，乾隆十六年建，合祀都统一等伯谥襄烈傅清、左都御史一等伯谥壮果拉布敦，春秋致祭。按：今双忠祠已划入外交部官署。」《春明梦余录》：「宝源局在石大人胡同，石亨旧宅。亨诛，宅没入官。嘉靖中，以赐仇鸾，鸾败，复没入官，因改为鼓铸公署。盖鼓铸一事，其初惟属工部，至天启二年，始添宝泉局，属之户部，而工部所铸微矣。」《啸亭续录》：「睿亲王新府在石大人胡同」。《宸垣识略》：「有饶余亲王府」。《顺天府志》：「睿邸旧在皇城内，王得罪后，

嗣子多尔博归本宗，府久废。乾隆四十三年，以多尔博六世孙淳颖嗣，世袭，即今府也。旧为饶余亲王府。」《帝京景物略》：「冉驸马宜园，在石大人胡同，[其]堂三楹，阶墀朗朗，老树森立，堂后有台，台前有池，山前有[一]石，数百万碎石结成也。①园创自正德中咸宁侯仇鸾，后归成国公朱庚，今归冉，石有名曰「万年聚」。」《燕都游览志》：「园亭之在东城者，曰梁氏园，曰杨舍人泌园，曰张氏陆舟[园]，②曰恭顺侯吴国华园，曰英国公张园，[曰]成国公适景园，后归武清侯李，曰万驸马曲水园，曰冉驸马宜园。」《天咫偶闻》：「宝源局在石大人胡同，本明石亭宅，即在余居后。每天阴月晦，鼓□之光，上彻霄汉，此为工部局。又有宝泉局，在北新桥，则户部局也。」

[二]《顺天府志》：「总理通商事务衙门在堂子胡同北，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奏请设立。初定约时，借宛平县署东之嘉兴寺为办理交涉事务之所，至是就东堂子胡同铁钱局公所改建，额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奏递章程六条之一云，京师请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专责成也。查各国事件向由外省督抚奏报，汇总于军机处。近年各路军报络绎，外国事务头绪纷繁，到京之后，若不悉心经理，专一其事，必致办理延缓，未能悉协机宜，请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王大臣领之。军机大臣承书谕旨，非兼领其事，恐有歧误，请一并兼管，并请另给公所，以便办公，兼备与各国接见。其应设司员，拟于阁部院、军机处各司员、章京内满汉各挑取八员，轮班入值，一切均仿照军机处办理，以专责成。俟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仍归军机处办理，以符旧制。按：初立衙门时所设司员如此，后则设满汉章京，分掌各国交涉事务，由内阁中书及六部司员考充，一如军机章京体制。其管理事务王大臣，特派，无定员。又十二月二十一日，奏

递新设衙门章程十条之二云，拟建立衙署以资办公也。查各衙门分司办事，往往多者数百间，少者亦百余间，方可敷用。房间既多，官役亦因之而增。此次总理衙门义取简易，查东堂子胡同旧有铁钱局公所，分设大堂满汉司造科房等处，尽足敷用，无庸另搆。惟大门尚系住宅旧式，外国人后来接见，若不改成衙门体制，恐不足壮观，且启轻视，拟仅将大门酌加修改，其余则稍加整理，不必重行改修。又同文馆挑选八旗子弟充学生，学习外国语言文字，以备繙译，即就铁钱炉房修葺，以作馆舍，为东所。光绪元年建造西院房屋，为出使各国大臣留驻，并每岁新年，各部院大臣接见各国使臣之所，为西所。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一日，奏请于广东、上海挑选认识外国文字，通解外国语言之人，各派二人来京差委。又同治五年，奏请招考天下算学」。《宸垣识略》：「一等超武公第在东堂子胡同」。《天咫偶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东堂子胡同，故大学士赛尚阿第也」。《匏庵诗存》有《题许文肃遗集诗》，注云：「外交部新建四忠祠，祀徐许袁联，而不及立山，以其未历译署也。立以恩幸起家，骤擢长户部，自恐不孚众望，略园相国劝其多读名臣传，卒以谦拳匪事罹祸。」按：光绪之末，改总理各国通商衙门为外务部。民国初建，改称外交部，地址均仍其旧。至同文馆则早裁废。近年，外交部移入石大人胡同之迎宾馆办公，而以旧署为总次长官舍。其昔年同文馆旧址，则改同文学会。内有联曰：有水有山有竹，宜风宜雨宜晴。跋曰：该地为崇文节绮故宅，联亦文节所书，今已遗失，北平恽毓鼎补书云。

〔三〕《说学集》：「京师寅宾里有无量寿庵者，居士屠君所建也。君名文正，山阳人，事亲至孝。至元元年，大兵驱至开平，日夕思念其母，南望悲泣，因礼佛，绝荤酒十有一年。还至大都，师事笨满禅师于庆寿寺，满号之曰居士。时宋已内附，寰宇混一，私喜可见其母〔矣〕。亟驰

书侯之，母已殁。居士躄踊号恸，若不欲生。二十一年，出己资七百贯，买地十亩，于太庙之西作无量寿庵。皇庆二年，遇灾，［庵］毁。③子觉兴哀金于好施者，复谋营建』。《［日下］旧闻考》：『今无量大胡同，相传即无量庵故址，而地界不合。以《坊巷胡同集》考之，盖名吴良大人胡同，而后人附会之耳。』按：今名无量大人胡同，又与《坊巷胡同集》所名稍异。

［四］《顺天府志》：『遂安伯胡同，或作岁柏胡同。《明史·功臣世表》：遂安伯陈志，永乐元年五月丁亥封，世袭，国亡乃绝，此或其故居也。』《宸垣识略》：『一等延恩侯第在岁柏胡同。』《顺天府志》：『雍正二年，以明太祖十三子代简王之裔，正定府知府朱之琏为延恩侯，今侯城端官散秩大臣。』

［五］《啸亭杂［续］录》：『贝子吴达海宅在干面胡同』。《顺天府志》：『吴达海或作务大海，显祖孙，诚毅贝勒穆尔哈齐四子也，以功封，追谥襄敏。』『又喀拉沁王府在干面胡同，非赐第也，不常居』。《菽园杂记》：『天顺间，太监曹吉祥、忠国公石亨用事，势焰炙手可热。干面胡同一卖饼小家女，美而艳，都督石彪欲娶为妾，父母乐从之，女独不肯，乃已。未几，石氏败，彪弃市。』

［六］《藤阴杂记》：『德定圃［师］第在史家胡同。④公自东京［粤］还京，⑤岁集诸门生宴集乐贤堂。』

［七］《宸垣识略》：『一等诚嘉毅勇公第在勾栏胡同』。《顺天府志》：『乾隆时，定边右副将军明瑞封诚嘉毅勇公。今公景寿，尚宣宗六女寿恩公主』。《析津日记》：『京师黄华坊，有东院，有本司胡同。［所谓］本司者，［盖即］教坊司也。又有勾阑胡同、演乐胡同，［其］相近

复有马姑娘胡同、宋姑娘胡同、粉子胡同，出城则有南院，皆旧日之北里也』。《顺天府志》：『马姑娘胡同，《旧闻考》云有之，今无是名。』《野获编》：『穆宗仁俭性成，尝思食果饼，询之近侍，俄顷尚膳监及甜食房各开买办松、榛、粻糖等物，值数十金以进。上笑曰：「此饼只需银五钱，便［可］于东长安大街勾阑胡同买一大盒矣，何用多金［耶］？」内臣俱缩颈而退，盖上在潜邸久，稔知其价也』。《燕京访古录》：『东四牌楼南勾栏胡同，为元时之御勾栏处。中一巨室废第，花园内一小庙，庙内有一铜铸女像，坐式，高四尺八寸，方面含笑，美姿容，头向左偏，顶盘一髻，插花二枝，身着短袄，盘右腿，露莲钩，右臂直舒作点手式，扬左腿，左手握莲钩，情态妖冶，楚楚动人。按：此地应是勾栏故址，此像当为妓女崇奉之神矣。』案：今内务部衙门在此胡同，故更名为内务部街。

［八］《谷城山房笔麈》：『正德中，乐长臧贤甚被宠遇，曾给一品服色。相传教坊司门，曾改方向。［有］形家见之曰：「此当出玉带数条」，闻者咸笑之。未几，上有所幸，伶儿以入内不便，诏尽宫之，使入为钟鼓司官，后皆赐玉』。《骨董琐记》：『本司胡同，本司者，教坊司也。顺治初，沿明制，设教坊司。凡东朝行礼筵宴，用领乐官妻四名，领女乐二十四名，女乐由各省乐户挑选入京充补，随钟鼓司引进，在宫内排列作乐。八年，停止教坊司妇女入宫承应，用太监四十八名。十二年，仍用女乐，至十六年，复改用太监，遂为定制。雍正七年，改教坊司为和声署，教坊之称遂永从革除。后改升平署，隶于内务府，皆中人也，道光时复革。』

［九］《顺天府志》：『演乐胡同俗讹眼药』。

［十］《宸垣识略》：『一等诚谋英勇公第在灯草胡同。』《顺天府志》：『乾隆时大学士定

西将军阿桂封诚谋英勇公，谥文成。今公继勋官散秩大臣」。《天咫偶闻》：「阿文成公祠在灯市胡同，今子孙尚居之。」

〔十一〕《顺天府志》：「驴市胡同亦称骡市。又报恩寺在驴市胡同街北，不知何时创建。明天顺元年更寺名曰昭宁寺，大学士李贤撰碑。碑已无考。门内有大钟，上铸「昭宁寺」三字。其西廊今为常宁寺，有小钟一，上铸报恩寺三字，是始称报恩，而后改名昭宁者，即其地也。《蓟邱杂钞》：「成化丙戌进士三百五十二人，永丰罗公伦以建言出为市舶提举，兰谿章公懋、莆田黄公仲昭、江浦庄公昶以谏灯市获罪谪外，越十年，在京师者百人，会于报恩寺。华亭张公弼作同年会诫，载《东海集》中。寺于天顺元年更名昭宁矣，而张公文犹循其旧称也。」《今白华堂诗录·咏怀》〔有句云〕：「海岱瞻门高，风尘苦身贱」。自注〔云〕：海岱高门第，御赐刘文正句也。时寓驴市胡同刘氏之北宅」。《天咫偶闻》：「刘文清公故第在驴市胡同西头，南北皆是。其街北一宅改为食肆，余幼时屡过之，屋宇不甚深邃。正室五楹，阶下青桐一株，传为公手植。街南墙上横石，刻「刘石庵先生故居」七字。今屋皆易主，北宅久圮，横石亦亡矣。公在日，与瑛梦禅先生交最契。余尝见公与梦禅手札，凡二百通，由壮至老，体格皆备。梦禅装为册，自为之序。又得公与梦禅馈物事目一册，日用之物，无所不具，殆亦无日不馈也。又见二册，则多邀饭之札，想见二公交谊，盖瑛居勾栏胡同，与公邻巷也」。

校勘记：

① 山前有石，数百万碎石结成也　《帝京景物略》卷二原文曰：「……山前一石，数百万碎石结成也」。

据改。

② 张氏陆舟　《京师坊巷志稿》卷上引《燕都游览志》云「张氏陆舟园」。据补。

③ 遇灾，毁　《京师坊巷志稿》引《说学集》云：「遇灾，庵毁」。据改。

④ 德定圃第　《藤阴杂记》卷四作「德定圃师第」。据改。

⑤ 东京　「京」当作「粤」。据《藤阴杂记》卷四改。

自总布胡同中间以达于朝阳门大街之南北直街曰南小街。南小街以东，其南多曲折之小胡同，自方家胡同以北乃稍修直。东总布胡同之东有南北胡同，曰城隍庙大街[一]，又东曰宏通观，又东曰大牌坊胡同。东总布胡同之北，曰大羊宜宾胡同，旧曰大羊仪宾胡同。仪宾者，明代尚郡主之称也。其东曰小羊宜宾胡同，又北曰羊尾巴胡同，其东曰赵家楼。又北曰赵堂子胡同，其东有宝盖胡同，小椿树胡同。又北曰十方院。又北曰松树院，其南北之小胡同曰礼拜寺夹道，曰礼拜寺街，曰扁担胡同，曰羊圈，又东曰大雅宝胡同，其东有税务学校，其南有双松寺，有贤孝牌。又北曰小雅宝胡同，[二]中间之南北胡同曰西龙凤口、中龙凤口、东龙凤口。又北曰禄米仓大街。

注：

[一]《都市丛考》：「城隍庙街在崇文门内，东单牌楼北，东总布胡同东口，因街内有城隍庙，故名。此城隍庙建于明万历十八年六月间，清光绪二十五年重修。彼时香火甚盛，嗣经二十六年拳匪事变，香火渐萧条。民国八年五月，以此庙有碍交通，遂拆毁，但街名至今未改」。

〔二〕《顺天府志》：「雅宝本作亚巴」。《万历沈志》：「清〔靖〕泰〔恭〕寺①、维摩庵俱在黄华坊，庵明成化四年敕建，有敕建碑」。《顺天府志》：「寺久废。维摩庵在小雅宝胡同，地以庵名」。《〔日下〕旧闻考》：「维摩庵，万历三十八年重修，碑左光斗撰」。按：《顺天府志》此地附近尚有牛角湾、板桥等名，今无考。羊尾胡同今名羊尾巴胡同。宏道寺或即今之清真寺街，其东尚有双松寺，则不知何时所建。赵家楼，前外交总长曹润田住宅在是，民国十〔八〕年间市民指曹为卖国，于五月三〔四〕日之纪念日，群众包围，殴司法总长章宗祥，几毙，并焚其宅，即在此地。②

校勘记：

① 清泰寺 《日下旧闻考》卷四八、《顺天府志》卷一三均作「靖恭寺」，疑《沈志》有误。

② 民国十年间……于五月三日之纪念日 民国十年应为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五月三日应为五月四日。

禄米仓大街以禄米仓得名，清时为仓储之所，〔一〕民国以来改为陆军被服厂，其西有安乐巷、井儿胡同、油房胡同，其东有仓夹道、八宝胡同、武学胡同、〔二〕小牌坊胡同，智化寺在焉。〔三〕又北曰方家胡同。再北曰小方家胡同、〔四〕火神庙。又北曰官房大院、真武庙，其西有牌楼馆、老虎洞，其东有西苦水井、东苦水井，其南有三圣庙。又北曰新鲜胡同。又北曰八大人胡同，其东有林驸马胡同，中间南北小胡同曰蔡家大院，又北曰竹竿巷。又北曰老君堂，〔五〕中间南北小胡同曰扁担胡同，曰井儿胡同，曰南钓鱼台，又北即朝阳门大街。

注：

[一]《坊巷胡同集》：「黄华坊四牌二十一铺。有武学、王府仓、禄米仓、武德卫、兴武卫、豹韬卫、神集[策]卫①、龙虎卫、智化寺、二郎庙」。《顺天府志》：「诸卫久废」。《忠贞轶纪》：「甲申三月十九日城陷，布衣杨国震聚妻子积薪举火，邻人救止。震遂移居黄华坊，与妻郑氏，子德甲自焚，其同居田氏三女一男亦同投火死」。《顺天府志》：「禄米仓计五十七廒，在朝阳门内南小街。」

[二]《匏翁家藏集》：「京师有武学所，以教诸卫武臣之子孙将世其官者，始建于正统癸亥，制尚弗称。后朝廷以城东旧第赐故太平侯张公，辞焉，有诏改为学。」《宛平县志》：「京卫武学，明时属兵部考试。康熙三年四月，改属顺天府，其殿庑衙舍，鼎革后，圮坏不堪，唯存旧址。」《顺天府志》：「智化寺西有武学，久废。存石狮二，云即武学遗址。」

[三]《顺天府志》：「智化寺在朝阳门内禄米仓东，正统间[太监]王振建，天顺元年四月复王振官，并赐振碑文，立旌忠祠于寺内，塑像祠之。本朝乾隆八年毁像及碑，御史沈廷芳奏请也。」《骨董琐记》：「明英宗为王振立祠，在崇文门内智化寺，李贤撰碑，称其功德。乾隆中，御史沈廷芳疏请仆像毁碑，从之。」《藤阴杂记》：「智化寺近举场，章湖庄铨有诗纪之。」《天咫偶闻》：「智化寺在禄米仓胡同，为明王振舍宅所建，极宏丽，今已半颓矣。殿宇极多，像塑尚出明代。西殿为转轮藏，别无佛像，亦它寺所无。万佛阁规模巨丽。碑述振事极详。盖振自宣德时入宫用事，宜宣宗之末，三杨不能制之矣。旧有振祠，今毁。」

[四]《析津日记》：「东院之东，旧有方家园，园废为净业庵于其址。殿左庑，有镇阳林潮

书许鲁斋先生演千字文［字］。②以万历十一年八月刻石，刊［嵌］于壁」。《顺天府志》：「庵今废，林书亦无考」。《荃督予斋诗存·清孝定景皇后挽词注》：「后为承恩公桂祥女，即孝钦之侄，一门两世，正位中宫，都人荣之，称大方家园桂公府为凤凰窝」。

［五］《坊巷胡同集》：「思城坊五牌二十一铺。有忠义前卫、蓄牧所、东城兵马司、百万仓、老君堂、延福宫、水月寺」。《顺天府志》：「百万仓、水月寺见后，余无考。」按：《顺天府志》所列尚有二神庙、土地庙等名，今无考。惟其地今有真武庙、火神庙、南钓鱼台、井儿胡同诸名，则为顺志所不载。

校勘记：

① 神巢卫 《京师坊巷胡同集》卷上曰「神策卫」。据改。

② ……演千字文，以万历十一年八月刻石，刊于壁 《京师坊巷胡同集》卷上引《析津日记》云：「……演千字文字，以万历十一年八月刻石，嵌于壁」。据改。

第三章　内二区各街市

自中华门以西入振武坊（与东面东交民巷之敷文坊相对）为西交民巷，旧称西江米巷，昔时巡视中城御史署在此。其后户部银行即设于是，嗣改为大清银行。民国元年，又改为中国银行。其后大陆、金城、中国实业各银行，均先后设立于此。民国十年以前，各银行竞于是谋建筑，颇有作成银行街之想，嗣以市面衰落，遂一蹶而不复振。其南旧有京畿道胡同，今已废。〔一〕

注：

〔一〕《顺天府志》：「都察院河南道署在西，旧为京畿道，故俗犹沿旧称。又有礼部所属会同馆。又旧制各道以河南道为首，乾隆二十年改制首京畿道，与河南道互易其署。今京畿道署之在大堂右者，即故河南道也。河南道署则在刑部之南，本京畿道署，俗犹呼京畿道胡同。」

西交民巷中间，南北直达之大街旧曰刑部街，嗣改称司法部街，民国十七年，改称省党部街。街西旧有大理寺、〔一〕刑部、〔二〕都察院、〔三〕太常寺、〔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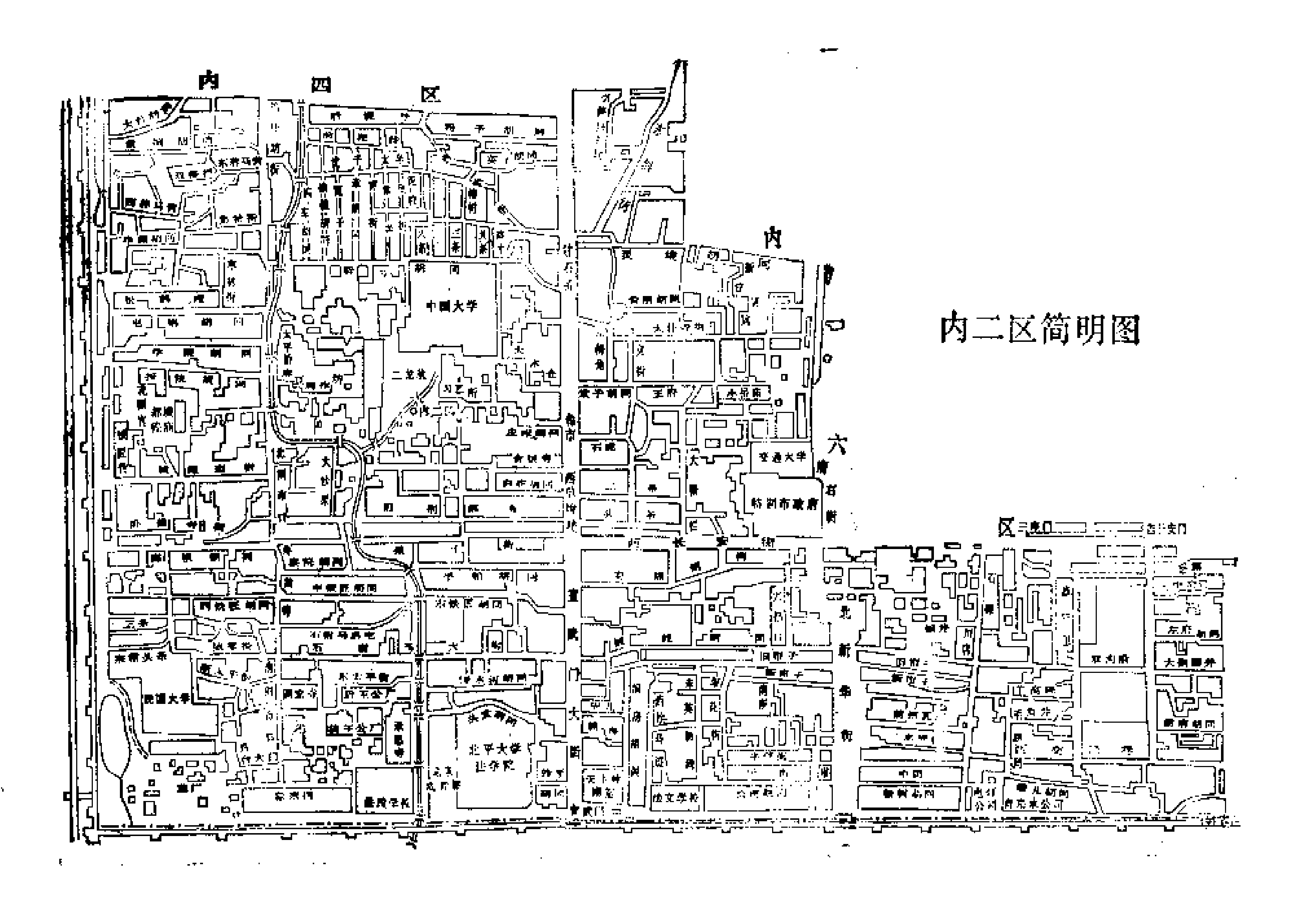
銮仪卫［五］诸署。宣统之末，以都察院改建大理院，崇楼伟然，今为北平地方法院。民国以后，刑部改建司法部，今为公用局暨省党部。大理寺曾一度为高等审判厅，嗣高等审判厅迁移于北，其旧址暨刑部旧监地，并售诸中华懋业银行，而旧日衙署俱尽。其中间有横胡同曰双沟沿，河北高等法院分院设于此。再北之横胡同曰銮舆卫夹道。［六］再北有坊曰蹈和，与公安局街北头之履中坊遥对。

注：

［一］《顺天府志》：「大理寺、刑部、都察院、太常寺、銮仪卫俱在西，理藩院旧在刑部北，后移东长安街」。《［日下］旧闻考》：「明大理寺署，其地距旧刑部街当不远，其迹已湮废无考。今署乃本朝移建，传为明南镇抚司故址。明通政司署，国朝改为都察院。又銮仪卫署，明锦衣卫也。刑部署亦相传为锦衣卫故址，殆即其地而分建二署欤」。《一统志》：「大理寺卿满汉各一，少卿满汉各一，有左右寺丞、评事诸职，司务厅附焉。」《燕京访古录》：「正阳门内旧刑部南大理寺衙署廨舍内设一碧绿菠菜色立石，高四尺六寸，两峰角立，一窦中通，锦纹粲然，碧绿青秀，上刻「大梁戊戌岁」五字，诚天壤奇石也」。

［二］《顺天府志》：「刑部在皇城西，即明锦衣卫故址移建。大堂壁间旧有锦衣卫题名碑，后毁于火。大堂东向，直隶、奉天二司在堂左右，左廊湖广、广东、陕西三司，右廊河南、山西、山东、江西四司，及司务厅在二门外。江苏、安徽、福建、浙江、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并

督捕司凡九，在南夹道内。督催所在江西司稍北。西南、西北二隅各置狱，曰南北所。北所围垣东，大榆树一株，传为明杨继盛手植云。又有脏罚库、秋审处』。《一统志》：『刑部设尚书满汉各一，侍郎满汉各二，直隶、奉天、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广西、广东、云南、贵州督捕，凡十八清吏司，各设满汉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司务厅〔一〕，司狱司附焉。①以主事提牢。』《明英宗实录》：『正统七年十一月，建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于宣武街西②』。《〔日下〕旧闻考》：『明时刑部在宣武街西，今俗呼刑部街是也。白云、甘露诸遗迹均无存。今刑部治事之所，榜曰白云，数典征名也。』《天咫偶闻》：『刑部地最洼下，长夏淫霖，大门以内，水入车箱，各司皆以木床为甬路，而后可入。大理寺、都察院亦然，相传谓之「水淹三法司」。又刑部大门，横铁索一条，惟官出入去之，余则由索下入，意在戒人勿入，所以止好讼之意。』《郎潜纪闻初笔》：『刑部白云亭，地形最低，夏秋雨后，辄排几案作桥，亭中水深至一二尺。阮吾山司寇有诗云：「十八曹司水际浮」者，今尚然也。然相传以「沙拥翰林院，水淹三法司」为吉祥〔兆〕，③不解何义』。《骨董琐记》：『刑部北监，乃前明镇抚司旧地，有老槐直干参天，相传椒山先生手植，今已薪矣。』《香雪巢诗钞》：『刑部有云楼露井，又有《重栽北监阿公祠竹诗注》：道光间，合肥李封君著有《贯垣纪事诗》，有《阿祠绿竹》一首，阿公讳世图，雍正时司狱，多惠政，值除夕，公遣死囚三十人回家度岁，皆如期归狱。又注：北监司狱名「福厅」，南监司狱名「祥厅」。又有《和沈子敦家本应李慕皋念兹招饮于净业湖香远益清之榭诗》。』《郎潜纪闻初笔》：『甘露轩、白云楼。云刑部福建司有甘露轩，配四川之白云楼，亦王、李当年赋诗唱和地。《查查浦嗣瑮诗》所谓「甘露飞来缀柏枝」是也』。《茎督予



内二区简明图
内 四 区
内 六 区
中国大学
交通大学
北平市政府
北平大学
法学院
民国大学
西长安街
宣武门大街

斋诗存》有《赋精忠柏断片图诗》，有「南北双忠道不孤，椒山榆树尚扶疏」句。原注：清刑部监，即明锦衣卫狱，有杨椒山手植榆树。」《燕京访古录》：「旧司法部藏有明代刑具甚多，其斩人之刀有五柄，长阔略相等，端铸鬼头，状极狞恶，见之令人毛发皆竖。此外，挖目、剥皮、抽筋、斩腰、摘心诸刀，奇形怪状，制法不一，其上血晕皆遍。前司法总长章宗祥曾将各刀建库保存，今不知尚在否。往余在旧京曾游历史博物馆，即陈有刑具，或即此也」。《桃花圣解庵日记》：「光绪元年五月十五日，刑部山东司科房不戒於火，延烧陕西、广东、湖广三司，共十余间。刑部堂官及值宿主事、笔帖式均交部议处。」《越缦堂日记》：「同治十二年四月，刑部火」。

〔三〕《顺天府志》：「都察院在刑部北，明都察院在长安街西之刑部署〔街〕，④今署乃本朝即明通政司旧署改建，堂左有明通政司题名碑，字久剥落」。《会典》：「都察院左都御史，满汉各一人；左副都御史，满汉各二人；监察御史、京畿道、河南道、浙江道、山西道、陕西道、湖广道、江西道、福建道满汉各三人；江南道满汉各四人；山东道满汉各三人；四川道、广东道、广西道、云南道、贵州道满汉各一人；经历、都事满汉各一人」。《〔日下〕旧闻考》：「都察院原设有左佥都御史一人，乾隆十年议裁。」《阅微草堂〔笔记〕》：「都察院蟒，余载于《滦阳消夏录》中，尝两见其蟠迹，非乌有子虚也。吏役畏之，无敢至库深处者。壬子二月，奉旨修院署，余启库检视，乃一无所睹，知帝命所临，百灵慑伏矣。院长舒穆噜公因言内阁学士札公祖墓，亦有巨蟒，恒见其出入曝鳞墓前，两棵树相距数丈，首尾各挂于一树，其身如彩虹横亘也。后葬母卜圹，适当其地，祭而祝之。果率其族类千百蜿蜒去，葬毕乃归。」《天咫偶闻》：「倭文端公仁居前门城根，西城都察院之左，子孙至今居之」。

〔四〕《顺天府志》：『太常寺在西长安门外，都察院之北，仍明旧地建。堂左博士厅，其前有漂牲库，科神祠，右典簿厅，其前有关帝庙及土地神祠。雍正元年，命大臣总理寺事，嗣经奏准，与鸿胪寺皆归礼部满尚书兼管』。《一统志》：『太常侍卿，满汉各一；少卿，满汉各一；寺丞，满汉共三；博士，满汉共三；读祝、赞礼郎、典簿、笔帖式、库使，满汉共五十余人。』《顺天府志》：『銮仪卫署在长安右门外，即明锦衣卫旧署，顺治二年改为銮仪卫。』

〔五〕《皇朝文献通考》：『銮仪卫职掌乘舆、供奉卤簿之事，掌卫事内大臣一人。銮仪使，满洲二人，汉军一人。所属前后中左右所，分（掌）銮舆、驯马、擎盖、弓矢、旌节、旛幢、扇手、斧钺、戈戟、班剑十司，训象一所，分东西二司。旗守一卫，分左右二司。又銮仪卫主事，满洲一人，经历，汉军一人；笔帖式，满洲七人，汉军三人』。《会典》：『凡军卫仪刀、弓矢、殳戟用亲军，豹尾枪仗〔马〕用护军，蒙古画角用蒙古鸣角军，擎辇擎执各校卫，由内府选充者为旗尉，五城选充者为民尉。擎辇旗尉一百六十八人，民尉六十人，各执事旗尉二百四十六人，民尉三百二十二人，左右中前后五所民尉计千三百二十八人，训象所民尉二百有六人，八旗及汉军更夫四十人。』《顺天府志》：『左右中前后五所及驯象所与旗手尉并设冠军使、云麾使、治仪正、整仪卫等官。左所掌辇辂。右所掌伞盖、仪刀、枪、殳戟。中所掌麾氅、旛幢、霓帜、节钺、仗马。前所掌扇拂、炉盒、盂盘、几椅、星御仗、引仗、棕荐、静鞭、品级山。后所掌旗、瓜、吾仗。驯象所掌仪象、宝瓶、骑驾卤簿、铙歌鼓吹。旗手卫掌金钲、鼓角、铙歌大乐。陪祀冠军使，汉军二人，赞鸣鞭八人。』《明一统志》：『锦衣卫在通政司南，经历司、上下镇抚司并各所司附焉。』《〔日下〕旧闻考》：『明设锦衣卫，其初但司舆卫而已。一自阉竖揽权，〔而〕兵刑寄

〔之〕任，掌卫〔事〕者咸得专恣，遂失建官初意。⑤本〔我〕朝〔定鼎之初〕，即革除明季弊政。⑥顺治二年，改锦衣卫为銮仪卫，专司銮舆仪仗，〔而〕以内大臣掌其事。节制严而名实称。」

〔六〕《〔日下〕旧闻考》：「律例馆旧在西长安门外，岁久渐圮，乾隆三十七年移建于太常寺后。」《公典》：「以满汉司员提调纂修，五年一编辑」。按：《日下旧闻考》云，銮仪卫及刑部署俱为明锦衣卫旧址，今考刑部故址在街之南，而銮仪卫在街之北，其地不相毗连，想系《旧闻考》之误。銮仪改为銮舆，系在宣统元年，避宣统讳也。都察院、太常寺、銮舆卫署，今为大理院。司法部则旧日刑部之遗址也。

校勘记：

① 员外　《顺天府志》卷七引《大清一统志》作「员外郎」。

② 刑部在宣武街西　《日下旧闻考》卷六三按语云：「刑部在长安街西」。曰「宣武街」误。据改。

③ 吉祥　「祥」应作「兆」，《郎潜纪闻初笔》卷八云：「相传以『沙拥翰林院，水淹三法司』为吉兆」。据改。

④ 刑部署　「署」应作「街」，《顺天府志》卷七云：「明都察院在长安街西之刑部街」。据改。

⑤ 兵刑寄任，掌卫者咸得专恣　《日下旧闻考》卷七二云：「兵刑之任，掌卫事者咸得专恣」。据改。

⑥ 本朝革除明季弊政　《日下旧闻考》卷七二云：「我朝定鼎之初，即革除明季弊政」。据改。

自西交民巷东口而北曰西皮市，〔一〕银行公会在焉。其西皮市与省党部中间之各胡同，最大者曰大四眼井，〔二〕宣统间建地方审判厅于此。其南曰小四眼井，又南曰宋家胡同，又南曰前府胡同。大四眼井之北曰黑皮大院，曰左府胡同，曰箬帚胡同，

民国十七年改为桃竹胡同，曰大中府，曰小中府，曰吹竹胡同，亦作筱帚胡同，民国十七年改为垂露胡同，均为明时五府军营地。〔三〕

注：

〔一〕《彭文敬自订年谱》：「己卯住西皮市苇间公寓，寓中叠石为山，颇多乔木，韩桂舲尚书颜曰疑野山房」。

〔二〕《顺天府志》：「工部所属制造库在四眼井」。《香祖笔记》：「工部四清吏司外，今增制造库，满洲司官外惟设汉郎中一人，即宋之文思院也」。按：今地方审检厅在四眼井，当即制造库地，其北尚有笤帚胡同、筱帚胡同，《顺天府志》作翠珠胡同、扫帚胡同。

〔三〕《坊巷胡同集》：「大时雍坊十八铺。有府军卫、羽林前卫」。《明英宗实录》：「正统七年，建五府于大明门之右，遂营武成王庙於后军都督府。」《春明梦余录》：「五军都督府在阙西，皆东向。初置统军大元帅府，后改枢密院，又改为大都督府。洪武十三年，始分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永乐元年，建行都督府于北京，后仍分五府，称行在某都督府。十八年定都北京，除「行在」字。又五军营即团营。景泰初年，建立于安定、德胜两关外之中。嘉靖二十九年罢团营，始更于此。南面建阅武门。阅武门起，至北土城止，长一千七百四十二步，设将台一座，前设旗台二座，右牌〔石〕榜牌一，鼓棚二座，石旗架二座，演武厅一座。」按：团营系景泰间设置，五军都督则自永乐即有之，似不得并而为一。《顺天府志》：「五军营久废，其地犹存旧名。」《馆阁类录》：「宣德六年正月朔，以纂修两朝实录成，赐监修、总裁、纂修等官，太师英国公张

辅等寓于行在中军都督府。」

省党部街而西之南北胡同，在北曰旗守卫，〔一〕在南曰司法部后身，其南有舍饭寺。

注：

〔一〕《明一统志》：「旗守卫在通政司后」。《顺天府志》：「手帕诡所。旗手卫属锦衣卫，今废，其地犹仍旧名。」案：手今又讹作守。

由正阳门顺城根以达于宣武门为正阳门西城根，〔一〕其西有化石桥，原名花石桥，今于其中辟和平门。

注：

〔一〕《顺天府志》：「正阳门内西城根西有花石桥，东沟水由此入护城河，有愿学堂，有桐城试馆。」《今白华堂诗钞》有《移寓正阳门西城根诗》，自注：「昔为谢金圃少宰邸第，芸台师尝居其门下。」《雷塘庵主弟子记》：「丙午年，公至京师，寓于前门内西城根」。陈用光《太乙舟诗集》有《和顾晴芬皋移居西城根东偏诗》。《改虫斋杂疏》：「绿雨楼，陆文裕深旧邸也，在正阳、宣武二门之间，其东曰素轩，其北曰潜室，其中为书窟，文裕有记载集中，今已失其处。」《诗史阁丛刊》：「新年新辟和平门，九衢通达，极天门诶荡之观，而清高宗御制之帝京篇石刻，旧立天桥右侧者，已捶折横卧於道旁矣。岂建筑学之不可晓如此。」按：化石桥之沟，今已湮塞。桐

城试馆，前清宣统谋炸考察宪政大臣之吴樾，即居于此。原学堂改为国民大学，今已迁移。其西有自来水公司、电灯公司。又按：《顺天府志》西城根附近尚有头甲巷、二甲巷、三甲巷、剪子巷、取灯胡同、财神庙、高井诸名，今惟财神庙尚存，余均无考。

正阳门内西城根与西交民巷之间，在东有估衣胡同，有小财神庙。又西曰碾儿胡同，[一]中间有小胡同曰喜通胡同，《顺天府志》作喜春胡同。又西曰扁担胡同，民国十七年改称平安胡同。再西曰兵部洼，曰松树胡同，曰兵部洼中街，有文文忠故宅，[二]曰半壁街。

注：

[一]《曾文正年谱》：「道光二十四年三月，移寓［前门内］碾儿胡同。」

[二] 文祥，费莫氏。字博川，满洲正红旗人。居奉天。道光乙巳进士，官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光绪二年卒，谥文忠。

自司法部后身而西，其在北者曰绒线胡同，原为小胡同，民国元年辟为东西大道，中间有崇德学校。再西有成公府、斋公府，[一]其西有小胡同曰宜家胡同，曰于抚院胡同，稍南曰高碑胡同。[二]再南曰后红井、前红井，[三]中间南北之胡同曰

羊毛胡同，又西即兵部洼。

注：

〔一〕《啸亭杂录》：「贝勒杜度宅，在绒线胡同。」《顺天府志》：「杜度太祖孙，广略贝勒褚英长子，今为光公宅。又勋贝子第，在绒线胡同北。贝子为圣祖二十四子，诚〔諴〕恪亲王之后。」①案：民国以来，绒线胡同改为东西孔道，马路修整，路北有右一区警署，或即右翼宗学之遗址。裔公府即勋贝子第，裔公，名溥裔，诚〔諴〕恪亲王允祕之六世孙，光绪二十八年袭爵，封镇国公。今府为周君作民所有，壮丽崇闳，为西城甲第。张棣生名孝栘，廉卿先生之后，久官大理院，亦居绒线胡同。陈师曾衡《恪槐堂诗序》云：「张棣生於其所居之东，葺堂一椽以居我，堂前有槐一株，因名之曰「槐堂」。」

〔二〕《顺天府志》：「巡视西城御史署在高碑胡同北」。

〔三〕《顺天府志》：「巡视北城御史署在红井胡同北。」《甲申传信录》：「北城察院皂隶亡其姓氏，三月十九日城陷，阖门悉焚死。」

校勘记：

① 诚恪亲王　《京师坊巷志稿》卷上云「諴恪亲王」。据改。

自兵部洼而西，绒线胡同以南，曰旧帘子胡同，新帘子胡同，曰后细瓦厂，前细瓦厂。再南即为半壁街，其间之小胡同，曰井楼胡同，曰八宝胡同，曰坛子胡同。又西为北新华街，原名东沟沿，〔一〕西有板桥，北与西长安街相接，南与和平门相接，

为民国二年间新辟之南北通衢。

注：

〔一〕《顺天府志》：「西城原有二大明沟，一在今之新华街，一在锦什坊街。蜿蜒数里，相地者谓为双龙。又东沟沿，明之旧沟也。时雨积潦，沟水由花石桥出水关，入护城河。」《宛平王志》：「北极寺在细瓦厂」。按：今东沟沿已平为北新华街，板桥尚存其名。《顺天府志》此处左近尚有崇兴胡同，今无考。

自绒线胡同以北，其南北直达之小胡同，在东者曰草帽胡同，稍西曰麻线胡同，今改称法宪胡同，〔一〕再西曰石碑胡同，其中间之小胡同曰花园大院，曰灯草店，曰石头门坎，曰花针胡同。

注：

〔一〕《长安客话》：「胡忠安濙赐第在麻线胡同」。

自石碑胡同而西，其东西较大之胡同，曰安福胡同，其北为西长安街，其南曰后坑，民国八年改称东文昌阁，曰马神庙，曰文昌阁。又西曰铜井大院，曰宗学夹道。〔一〕再西曰东拴马桩，其北曰北小拴马桩，曰东小拴马桩，其西曰西小拴马桩。〔二〕又西曰双栅栏，其西有土坯厂，今改为图壁厂，曰小土地庙，再西即北新华街。〔三〕

注：

〔一〕《顺天府志》：「右翼宗学在北。《啸亭杂录》谓在帘子胡同，误。有真武庙。」

〔二〕《骨董琐记》：「黄子寿先生彭年题明周顺昌画竹云，今寓拴马桩，为前明朝天宫祝厘下马处。当时朝天宫灾，都民谓宜悔祸。」

〔三〕《帝京景物略》：「唐大士像，古铜身，三尺，下刻「大唐贞观十四年，尉迟敬德监造」字。旧供宣武门外晋阳庵，庵废，内侍朱移像受水塘，创古佛庵供之。庵今又废，「像复」移置稽「嵇」山会馆。」按《顺天府志》此段左近有扁担胡同、土地庙、中受水塘诸名，今均无考。又拴马桩，云系朝天宫下马处，则似不在此。今以无所附丽，姑记于此。

北新华街之西，在绒线胡同以南者，为旧帘子胡同之西头。又南，东为新帘子胡同，西为箭杆胡同。其南北直达者东为翠花街，西为未英胡同，亦称未央胡同。〔一〕又西为西拴马桩，又西为油房胡同，再西为嘎哩胡同，原称噶礼儿胡同。〔二〕其南为安儿胡同，再南为糖房胡同，又南为象牙胡同。西拴马桩之东与未英胡同之间东西之小胡同为马杆胡同。再南为借阴胡同，《顺天府志》称为背阴胡同。再南为刚家大院。再南为高底胡同，〔三〕亦称高低胡同。再南即为宣武门内东城根。未英胡同之东，与翠花街之间之东西小胡同为口袋胡同，《顺天府志》称为口条胡同。南为枣树

胡同，再南为太平胡同，再南为什家户，再南为下洼子。翠花街之东与北新华街间之小胡同为翠花湾，为真武庙，为南所，为西夹道，为东夹道，为小大院，为横街。

注：

〔一〕《顺天府志》：「纬缨胡同俗讹未央〔英〕。①宗稷辰《躬耻斋诗钞·芸英集》引《新居在芸英巷之南，因颜婿侄读书之室曰芸英书屋，戏占绝句》。自注：芸英俗曰纬缨，余更之。」按：《顺天府志》尚有头发胡同、石老娘胡同、扁担胡同、灯笼胡同，均无可考。

〔二〕《顺天府志》：「噶礼儿胡同，相传康熙时江督噶礼居此，后以罪诛，地仍其名。」

〔三〕《燕京访古录》：「西单牌楼南高低胡同井台之东壁，镶汉白玉石一，上有妇女弓底印迹二，长五寸，其旁复镶有楠木弓底二，亦长五寸，傍刻〔圣夫人客氏木底样〕九字。」按：此处乃明时御用木底局之遗址也。《顺天府志》：「天主堂在宣武门左，明万历二十八年建，内设耶稣像。本朝顺治十四年修，有世祖御制碑铭立堂内，又书门额曰〔通微佳境〕。」《春明梦余录》：「天主堂在宣武门东，搆于西洋利玛窦。康熙五十二年重修，②〔利玛窦〕自欧罗巴航海九万里入中国，崇奉天主。所画天主乃一小儿，妇人抱之，曰天母。其手臂、耳、鼻皆隆起，俨然如生人。所印书册皆以白纸〔红〕一面反复印之，③字皆旁行。其书装法如宋版式，外以漆革护之，外用金银屈戍钩络。所制有简平仪、龙尾车、沙漏、远镜、候钟、天琴之属。」《檐曝杂记》：「天主堂在宣武门内，钦天监正西洋人刘松龄、高慎思等所居也。堂之为屋圆而穹，如城门洞，而明爽异常。所供天主如美少年，名耶稣，彼中圣人也。像绘于壁而突出，如〔似〕离立而不著壁者。④堂之旁有

观星台，列架以贮千里镜。」毛奇龄《西教入中国录》：「西教者，大西洋国十字架耶稣教也。耶稣以设教为佻者所杀，钉其首足，两手于十字架间，遂以此名。其徒利玛窦于明万历间由广东入中国，渐入留都，高论惊人，且出其自制自鸣钟、千里镜诸品示人，则大惊，号为西儒，留都礼部遂咨送北京。大宗伯冯琦亟称之，乃言大统历有差，作修历局以居之。即而建天主堂于宣武门内，设耶稣及圣母像于堂。耶稣手执浑天仪，圣母手抱一儿，即耶稣也。其曰天主者，谓耶稣能主天事也。嗣后外州县亦多设天主堂」。《顺天府志》：「按自咸丰十一年通商以来，天主堂之设不止一处，或称耶稣堂，并为传教之所，兹录其最初者。」《顺天府志》：「明万历间，借利玛窦航海而来之汤若望习泰西之教，精于推步，顺治年间受三品秩，并赐以通微教师之名，见御制碑文内。」《燕都游览志》：「首善书院在宣武门内左方，对城。」明叶向高《苍霞草》：「书院在大时雍坊十四铺，贸自民间，为金一百八十两，皆五[厅]十三道所输。⑤经纪其事[者]，司务吕克孝，御史周宗建，以天启二年某月日开讲」。《帝京景物略》：「邹元标、冯从吾，以泰昌初征入京，讲寻总副台宪公暇，辄会讲城隍庙百子堂，自绅衿氓隶，听者数百人。始议建书院宣武门内城下，讲堂三楹，后堂三楹，供先圣，陈经史典律。」《春明梦余录》：「御史台诸公搆书院于宣武门内东墙下，南皋、少墟[虚]两先生退朝公余，⑥不通宾客，不赴宴会，辄入书院讲学，一时士风为之稍变。未几，逆珰用事，郭允厚、朱童蒙辈，相继论劾，以讲学为门户，及杨忠烈劾魏忠贤疏上，党祸大作，善类一空，御史倪文焕遂奏请毁书院，弃先师木主于路。左右壁有记，为叶公向高文，董公其昌书，并碎焉」。《一统志》：「时宪书局在宣武门内天主堂西，即明之首善书院。后礼部尚书徐光启借院修历，名曰历局。本朝仍令西洋人居此，治理时宪书」。《会典》：「凡时宪书岁

以二月一日进来岁时宪书式，四月一日颁式直省刊刻，十月一日恭进御览，并颁赐王公百官。一按：光绪庚子，宣武门内之天主堂为拳匪所毁，议和后乃重建，崇矣峨峨，迥胜曩昔。附宪书局之地，亦并入其中。其东有法文学堂，亦天主堂之附属物也。首善书院在宣武门内城下，当即其地，三朝纪事云在西长安街者，误也。

校勘记：

① 未央 《京师坊巷志稿》卷上云「纬缨胡同，俗讹未英」。

② 康熙五十二年重修 《顺天府志》卷一七云「康熙五十一年重修」。

③ 白纸一面 「纸」应作「红」，《顺天府志》卷一七云：「所印书册皆以白红一面，反复印之」。据改。

④ 如离立不著壁者 「如」应作「似」，《檐曝杂记》卷二云：「似离立不著壁者」。据改。

⑤ 皆五十三道所输。经纪其事 《京师坊巷志稿》卷上引《苍霞草》云：「皆五厅十三道所输。经纪其事者」。据改。

⑥ 少墟 「墟」当作「虚」，《京师坊巷志稿》卷上云：「南皋、少虚两先生朝退公余……」。

北新华街之西，在绒线胡同以北者，其南北较小之胡同曰六部口，其东西较大之胡同为安福胡同。段合肥所组织之安福俱乐部在是。六部口之东为小六部口，其北有小胡同曰耳朵眼。六部口之西为后水泡子（民国三年改为新平路）、前水泡子。再西为成公府夹道，今改为贤孝里，其北曰新开路。又西为后牛肉湾，其南为穿堂门，其北为老爷庙夹道，再西为前牛肉湾。安福胡同与西长安街相接者为头牛录，今讹为头牛肉。牛蹄胡同、三道街，昔有回回营，今已废。自西长安门而西，出三座门，东西直达之大街

曰府前街，昔亦称西长安街。[一]总统府之新华门在北，其南有公务局，昔之通政司署。[二]又东有河北矿政厅，庚子后之翰林院也。又东有首善医院，方君石珊主之，北平私立之医院，此为称首。新华门之西，有坊曰西长安街，其北为昔之财政部，今为河北财政特派员公署。又西为昔之邮传部，其后为交通部，今为北平市政府，当系旧日仪亲王府第。[三]再西有双塔庆寿寺。[四]

注：

[一]《顺天府志》：「西长安街中有坊，曰长安街。街南曰河漕沿，下有枯渠，曰东沟，经大川淀受水塘西南入护城河。明时亦称旧沟。通政司署、回人佐领事务处，俱在南。北有双塔庆寿寺，南小胡同曰回子营，夹道曰头牛录、二牛录。」《顺天府志》：「护城河西南流，又折东过宣武门西横桥沟注之，又东一沟自化石桥注之，横桥[沟]远在西直门内东里半，①俗呼臭沟。又南经马市桥，又南迳宣武门西里许入于护城河。又宣武门东里许有沟，自西长安街北段家坑东南流一里有奇，出化石桥入护城河。二沟明时呼东西河，东亦曰旧沟。正统五年，翰林院侍讲刘球以二水泛溢，请作藏水河。钦天监正皇甫仲和言，西有凉水河，其东城河南岸亦有旧沟，据以知横桥沟即凉水河故道，化石桥下一沟即东沟也。朱彝尊《日下旧闻》乃谓刘忠愍所云凉水河及旧沟，不辨所在，何耶？」《坊巷胡同集》：「小时雍坊五铺，有武功左卫、[武功]右卫」，②《顺天府志》：「二卫今无考」。

[二]《顺天府志》：「通政司署在西长安街路南，北向。明通政司署，本朝改为都察院，

乃移建于此』。《一统志》：『通政使满汉各一，副使满汉各一，参议满汉各一，〔知事〕、经历附焉。③又登闻鼓院在长安右门外，旧设满汉科道各一掌之，雍正二年并于通政司』。《春明梦余录》：『登闻鼓院在西长安门，小厅三间，东向，旁一小楼悬鼓，俾冤民击之。每日科、道官各一员、〔锦衣卫官一员〕轮司其事。④民有冤抑，有司不为审理，具状通政司，又不为转达，审实列其状以闻。又行人司在西长安街朝房之西。』《顺天府志》：『明行人司署，顺治间改建兵部督捕公署，康熙三十八年裁，并刑部』。《艺苑卮言》：『崔子钟好剧饮，尝五鼓踏月长安街，席地坐，李文正时以元相朝天，偶过早，遥望之曰：「非子钟耶？」崔便趋至舆傍，拱曰：「吾师得少住乎？」李曰：「佳」。便脱衣行觞，火城渐繁，始分手别。』明石瑶〔珤〕⑤《熊峰集》：『翰林编修李钟〔宗〕易⑥建亭于时雍坊居第之后，名曰「午风」。南城罗侍读景鸿〔鸣〕⑦隶书其上。』《顺天府志》：『亭今无考』。

〔三〕《啸亭续录》：『仪亲王府在长安街，系耿仲明宅』。《顺天府志》：『王讳永璇，高宗八子，谥曰慎。今其孙贝勒奕细袭封，府在街北，院宇宏邃，林亭尤美。』

〔四〕《顺天府志》：『双塔庆寿寺，本金大庆寿寺遗址也。在今西长安街。金大庆寿寺创于金章宗时，元仍之，明初亦仍之。至正统中，王振重修，易名大兴隆寺，又曰慈恩寺。嘉靖间，寺废为射所，名讲武堂，又以为演象所。后重建双塔寺。其塔一九级者，额曰「特赠光天普照佛日圆明海云佑圣国师之塔」，一七级者，额曰：「佛日圆照大禅师可庵之灵塔」。今在寺西偏又有元王万庆撰「海云禅师碑」。塔旁有井，明大学士范文忠景文殉节所也。乾隆二十九年重修，寺北稍偏〔东〕有关帝庙。⑧又东北半里许又有寺，亦名庆寿，有明崇祯间重修寺碑』。《金章宗纪》：

『明昌元年六月壬辰，奉皇太后幸庆寿寺。王佐《格古要论补》：北京庆寿寺碑，金党怀英八分书最妙。正统中，［借］为中人所毁。』⑬《元史·世祖纪》：『至元三年四月，诏以僧机为总统，居庆寿寺』。《元史·文宗纪》：『至顺二年三月，绘皇太子真容奉安庆寿寺之东鹿顶殿。』《明成祖实录》：『姚广孝住北京庆寿寺，事上藩邸。』《［日下］旧闻考》：『有元皇庆元年程钜夫撰《大庆寿寺大藏经碑》。《纲目三编》：大兴隆寺，本名庆寿寺。正统十三年二月，太监王振重修大兴隆寺，役军民万余人，縻帑数十万。十月完工，壮丽甲京师。延崇国寺僧主之，帝亲传法称弟子，公侯以下趋走如行童，改赐新额牌楼曰『第一丛林』。』《春明梦余录》：『大兴隆寺碑李晏撰』。《燕都游览志》：『庆寿［寺］亦名大慈恩寺，在禁墙西。』《典汇》：『时有太学生西安姚显疏言：王振竭生民膏血修大兴隆寺，车驾不时临幸，请自今凡内臣修盖寺院，悉行拆毁，以备仓廒之用。时不能用。又嘉靖十五年五月，谕改大兴隆寺为讲武堂』。《涌幢小品》：『嘉靖初，废大慈恩寺，从锦衣卫之请，即其地改为射所。后为射所于宣武门外民兵教场，射所旧址改为演象所』。《野获编》：『今京城内西长安街射所，亦名演象所，故大慈恩寺也。会试放榜之次日，新郎君并集于其市官厅内，请见两大座主。窃谓慈恩寺之名正与唐曲江名暗合，何不即以雁塔题名事属之，亦清朝盛事。而仅充刍牧决拾之场耶！』《畿辅人物志》：『崇祯甲申三月十九日，都城破，工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吴桥范公景文先已绝粒不食，至是见贼骑纵横，望阙哭，于双塔寺旁井中死之』。《顺天府志》：『按《昭忠录》称范死龙泉庵井中，《明史》与《人物志》同。』《［日下］旧闻考》：『庆寿寺中有［明］崇祯间重修寺碑记，叙寺名原委，与诸书相同。又云射所中有殿宇，祀北极关帝，西为库藏。岁戊寅修废补缺，于库中得石刻，上镌帝君圣号，遂捐资迁

奉，乃建此寺。是庆寿寺地本宏敞，颓废已久，今前后两寺皆非其旧。特以双塔尚存而地仍遗址，故两寺虽后来重建，「犹」均（得）存庆寿之名耳」。《池北偶谈》：「京师双塔，乃安禄山、史思明所造，而刘侗《帝京景物略》不载，元乃贤易之诗：「安史开元日，千金構塔基」。」《顺天府志》：「案：乃贤诗详外城西城。其所咏者，悯忠寺之双［砖］塔也。《池北偶谈》似误为庆寿寺双塔。」《天咫偶闻》：「双塔寺之西头条胡同西口外有井，上竖碑二：一大书刻曰「明大学士范文忠公殉节处」，一书明史本传。额题为碑阴，而实非阴，书法学六朝，有龙门造像笔意，乃如冠九按察山所书，盖本之《日下旧闻》，此为吴桥范质公先生遗迹也。冠九先生满洲赫舍里氏，书画冠当代，书学北派而不犷，参南派而不怯，使包慎伯见之，定当把臂入林。德研香太守锡厚庵都护皆所不及。画则张仙楼一派，未免小有迹象，然得意之作，亦胜罗两峰。失偶遂不娶，无子。余曾谒公于长卢都转署，卧室之中，素帐蒲团，木鱼梵筴，壁上自书一联云：「到什么地位说什么话，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居然僧舍也」。《福雅堂诗钞》：「宝竹坡侍郎寓双塔寺后，侍郎郑亲王裔也」。案：民国元年，以西苑为总统府，辟其南之宝月楼为新华门，居西长安街之中，故街制日见宏敞。其南之旧沟，亦湮为马路，通政司署疑即今之市政公所地，陆军军法审判处即翰林院旧址（翰林院本在东城，庚子以后移于此），疑即昔之行人司也。庆寿寺尚存，双塔亦岿然无恙，惟寺门左右俱已夷为民居。寺东有井一，有碑曰「范文忠公尽节处」。则从《人物志》与《明史》之说也。又按：《顺天府志》西长安街之南，尚有嚩礼儿胡同、永顺胡同、大栅栏诸名。嚩礼儿胡同当即嘎哩胡同。永顺胡同今无考。大栅栏在西长安街之北，不在街南。北新华街于民国二年修展，贯绒线胡同、新旧帘子胡同、半壁街，松树胡同而达化石桥城根。原拟与城外之南新华街相接，为南

北交通之孔道，徒以迷信堪舆，阻于浮论，因循未果。上年，国民军始力排众议，兴工开辟，名为和平门，内外之交通益便矣。张作霖时改为兴华门，十七年仍复和平旧名。

校勘记：

①横桥远在西直门内东里半　《顺天府志》卷一五云：「横桥沟远在西直门内东里半，俗呼臭沟」。据改。

②有武功左卫右卫　《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记，小时雍坊有「武功左卫」、「武功中卫」。据改。

③经历附焉　《顺天府志》卷一七引《大清一统志》云：「知事、经历附焉」。据补。

④每日科道官一员，轮司其事　《顺天府志》卷七引《春明梦余录》云：「每日科、道官各一员，锦衣卫官一员，轮司其事」。据补。

⑤明石瑶《熊峰集》　「瑶」作「珤」据《京师坊巷志稿》卷上改。

⑥李钟易　《京师坊巷志稿》卷上及《顺天府志》卷一三，「钟」均作「宗」。据改。

⑦罗侍读景鸿　「鸿」作「鸣」。据《顺天府志》卷一三改。

⑧寺北稍偏有关帝庙　《顺天府志》卷一六云：「寺北稍偏东有关帝庙」。据改。

⑨正统中，为中人所毁　《日下旧闻考》卷四三云：「正统中，借为中人所毁」。据改。

自西长安街中间而北，南北直达者为府右街，旧名西皇城根。[一] 其西有交通博物馆，今已并入交通大学。其东有西存学校，东海总统所设，以推阐颜李之学术者也。中间东西直达之胡同曰李阁老胡同，[二] 有交通大学。又西曰堂子胡同，其东有法政大学，光绪末季进士馆之旧址也。中间路北，曹总统时代嬖人李彦青居于是，丹青未竟，已被诛夷。王聘卿总理居于西，门庭寂然，历久如故。由李阁老胡同之西头，以达于西

长安街之南北胡同，曰三府胡同，曰大栅栏，[三] 自是而西曰兴隆街，[四] 曰大秤勾，曰小秤勾(《八旗通志》作正沟)，曰二条胡同，曰头条胡同，曰横二条。又西曰石虎胡同，[五] 中有小胡同曰果匣胡同，原名火匣子胡同。曰武功卫，[六] 旧作吴公卫(《八旗通志》作蜈蚣卫)。其西有小胡同曰锡拉胡同，以达于西单牌楼大街。

注：

[一] 《春明梦余录》：『古云山房，米太仆万钟之居也。太仆好奇石，蓄置其中。令闽人吴文仲绘为一卷，董思白、李本宁为之跋尾』。《燕都游览志》：『湛园在米仲诏宅左，其自叙曰：「岁丁酉，居长安之苑西，为园曰湛，有石文[丈]斋、①石林、仙籁馆、茶寮、书画船、绣佛居、竹渚、敲云亭。曲水绕亭，可以流觞，即以灌竹。竹外转而松关，又转而花径，则饮光楼在望，众香国盖其下也。朔迳十数级，可以达台，是为猗台，俯瞰疏圃」。又，袁伯修寓近西长安门，有小亭曰抱瓮，伯修所自名也。亭外多花木，蹊地皆种蔬，宛似村庄，小奴负瓮注水，日夜不休』。《顺天府志》：『湛园、抱瓮亭遗址，今俱无考』。

[二] 《长安客话》：『李文正东阳赐第在灰厂小巷李阁老胡同』。《帝京景物略》：『李文正祠近皇城迤西，孝宗赐第也，第久析为民居。嘉靖乙酉，麻城耿定向首议赎还为公祠，[祀公像]。传双履，履二寸许，绊系之。一粗纻小衫，公举奇[神]童[时]，着以见景帝者。耿为具笹，撰文镂笹盖，藏之祠』。②《[日下]旧闻考》：『祠久废，中有耿氏房园，虽倾[颓]圮，地

甚宽敞，应即其遗址』。《顺天府志》：『法式善《存素堂文集》引彭文瑞之言，谓李阁老胡同由李贤赐第得名，疑未足据』。《天咫偶闻》：『梧门先生《西涯考》谓西涯之居在李广桥，其在李阁老胡同者，仍李贤之赐第。斥《渌水亭杂识》为误。按：李文正赐第为耿定向赎还，改为李公祠，见于《帝京景物略》，不得以为无据。梧门急欲为西涯作证，遂不复深考耳。今李阁老胡同祠尚在。』按：王府东夹道诸地名今俱无考。惟李阁老胡同尚存，交通大学在其东，法政大学在西。

〔三〕《顺天府志》：『大栅栏有观音寺、圆通观，迤西有郑王府所置义塾，俗亦称官学』。

〔四〕《啸亭续录》：『公德普宅在兴隆街』。按：《顺天府志》兴隆街左近有狗尾胡同、茶叶胡同，今不见。

〔五〕《啸亭续录》：『公敬文宅、贝子脤德宅，俱在石虎胡同』。《顺天府志》：『脤德，高宗孙定安亲王讳永璜子，今为毓公宅』。又〔《啸亭续录》〕：『裘文达曰修赐第在石虎胡同』。钱大昕《潜研堂集·题裘漫士少宰苑东寓直园〔图〕》：③『趯台西畔有新庐，履道坊南宅不如。应为城居少花竹，天教销夏此闲居。自注：公赐第在长安右门西』。《弇山毕公年谱》：『甲申，公寓石虎街裘文达公第』。《宸垣识略》：『二等敦惠伯第在石虎胡同』。《顺天府志》：『康熙时，大学士马齐封敦惠伯』。《阅微草堂〔笔记〕》：『裘文达公赐第，在宣武门内石虎胡同。文达之前为右翼宗学。宗学之前为吴额驸府。吴额驸〔府〕之前，为前明太〔大〕学士周延儒第。④越〔阅〕年既久，又瘵宿闲〔阂〕深，⑤故不免时有变怪，然不为人害也。厅事西小屋两楹，曰好春轩，为文达燕见宾客地。北壁一门，又横通小屋两楹，僮仆夜宿其中，睡后多为魅异出，不知是鬼是狐，故无敢下榻其中〔者〕』。《燕京访古录》：『旧都西单牌楼石虎胡同内蒙藏院吴三桂故宅，相传为

四大凶宅之一。共和十一年，有人于宅掘出蟋蟀盆，用青泥制成，状极古雅，盆底有「月如」二字印章，即三桂之号也」。按：民国三年，汤公济武化龙居石虎胡同。相传所居为凶宅，卒之。友人田某在宅暴卒，未几公亦在美洲被刺。其后改为蒙藏学校，今为松坡图书馆。

［六］《竹叶亭杂记》云：「宣武门内武公卫胡同，桂杏农观察萬卜居焉。宅西有园，曲榭芳亭之前，凿小池砌石为小山，屹然苍古，为群石冠。苔藓蒙密，摩娑石阴，得「万历三十年三月起堆叠山子高倪修造」十六字，此又在张南垣之前矣」。

校勘记：

① 石文斋　《日下旧闻考》卷四四引《燕都游览志》「文」作「丈」。据改。

② 为公祠　此句之后应有「祀公像」。又：「耿为具篋，撰文镂篋盖，藏之祠」一句，《帝京景物略》卷四《李文正公祠》条云：「耿为具篋，撰文镂篋，盖衣已半敝」。今据补、改。

③ 裘漫士少宰苑东寓直园　《顺天府志》卷一三引《啸亭续录》记为「裘漫士少宰苑东寓直图」。

④ 太学士周延儒「太」当作「大」。

⑤ 越年既久，又窠罅闳深　《阅微草堂笔记》第三三六页云：「阅年既久，又窠罅宏深」。据改。

大栅栏以西曰小东岳庙，曰后王爷庙，曰前王爷庙。［一］南北小胡同曰轿子胡同，曰玉芝胡同，曰前马馆、后马馆，［二］曰官马司。［三］

注：

［一］《顺天府志》：「大悲寺，国初［朝］郑亲王建，①俗称王爷庙，有徐乾学碑。《八旗通志》误作岱北寺」。

〔二〕《涌幢小品》：『嘉靖初，废大慈恩寺，从锦衣卫之请，即其地改为射所。上以金鼓声彻大内，拟改建元明宫，则〔别〕以大兴隆地为射所。都督陆炳言：「大兴隆地亦逼禁城，惟安定门外有废官厅，宜将宣武门外民兵教场移此，而移射所于民兵教场，射所旧地改为演象所」。得旨允行』。《野获篇》：『今京城内西长安街射所，亦名演象所，故大慈恩寺也。嘉靖间毁于火，后诏遂废之，为点视军马〔士〕及演马教射之地。②象以非时来，偶一演之耳』。《甲申传信录》：『三月十九日，城陷，内阁大学士范景文至演象所，闻贼已入宫，或言驾崩，或云南巡。叹曰：「不知圣驾所在，惟一死以报陛下耳」。步至夹巷后投井死。井在龙泉庵之南』。《甲申小纪》：『景文赋诗二章，潜赴龙泉庵古井死』。按：大慈恩寺即双塔寺，演象所即在马馆附近，今已废，故隶注于此。

〔三〕《顺天府志》：『西夹道，官马市，市或作司。《八旗通志》作官磨房』。

校勘记：

① 国初郑亲王建　《京师坊巷志稿》卷上云：「国朝郑亲王建」。据改。

② 点视军马及演马教射之地　《京师坊巷志稿》卷上云：「点视军士及演马教射之地」。据改。

自李阁老胡同、堂子胡同而北为太仆寺街，〔一〕衍圣公府在焉。其中间南北小胡同在东者曰烟筒胡同，稍西曰东牛角胡同，又西曰川堂门，再西曰学校胡同，再西曰松竹胡同，再西曰高义伯胡同，原名狗尾巴胡同。再西曰宽街，〔二〕再西曰西牛角胡同，再西曰黄酒胡同。自太仆寺街而西曰缴子胡同。〔三〕

注：

〔一〕《顺天府志》：「镶蓝旗蒙古都统署在太仆寺街北，西有衍圣公第」。《明史·衍圣公传》：「英宗复辟，孔宏绪入贺，朝见便殿，帝握其手置膝上语良久。宏绪才十岁，进止有仪，帝甚悦。每岁入贺圣寿，帝闻其赐第湫隘，以大第易之」。《顺天府志》：「衍圣公第，旧在东安门外，今第在太仆寺街者，即明英宗所赐」。《揅经室四集》：「己未，〔借〕寓京师衍圣公邸，①曾栽竹三丛，藤花两本。庚午再寓，添栽槐、柳、桃、海棠、梨枝、丁香，并旧有古槐、榆、椿、枣共三十余株，记以一律，授之馆人」。《颐道堂诗集》有《重至太仆寺街旧寓诗》。《明一统志》：「太仆寺在万宝坊，主簿厅附焉」。《春明梦余录》：「太仆寺乃元兵部旧署」。杨士聪《玉堂荟记》：「太仆寺石刻画马二：一史道硕画；一赵孟頫画。皆王世贞官太仆时摹勒。道硕五代时人」。《〔日下〕旧闻考》：「兵部夹道，今仍称太仆寺胡同，即旧署址也」。《顺天府志》：「万宝坊元旧名，据《元一统志》在大内前〔右〕千步廊，②坊门在西。明五军都督府所属彭城卫在万宝坊，见《明一统志》。今太仆寺署，雍正三年移建正阳门东城根」。《查氏烈女编》：「崇祯甲申三月十七日，大仆寺街查氏一门九女子投缳死。十九日，流贼破城入其室，颜如生，贼曰：伪死也。引刃试之，骇而去。是日绳绝，二女复苏，一度为尼，一寿终」。《子翙集》：「七烈者，查氏三女子，两娣姒，一黄氏女子，一廉氏母，皆以明甲申三月，城破之前一日，致命于查氏之庐者也」。《顺天府志》：「姜宸英《西溟集》亦有传，杭世骏《道古堂集》有宛平查氏七烈诗」。

〔二〕《燕都游览志》：「朝爽楼在双塔寺后，吕氏园中楼也。」《〔日下〕旧闻考》：「今〔双塔〕寺后有名菜园者，或即吕氏园欤」！按：此条《顺天府志》列于宽街之下，朝爽楼当

在今宽街左近，菜园之名，今已无考。

〔三〕《啸亭续录》：「公巴图堪宅在徹子胡同」。按：徹子胡同今作繖子胡同。宣统末年，摄政王之弟，宣统之叔父海军大臣洵贝勒建宅于此。又辟其北拟建为海军部。改革后，以其西之隙地俾孔教会，今为孔教大学。其东隙地建审计院，今为医科大学。

校勘记：

① 寓京师衍圣公邸　《京师坊巷志稿》卷上引《蟫经室四集》云：「借寓京师衍圣公邸」。据改。

② 在大内前千步廊　《顺天府志》卷一三按云：「在大内右千步廊」。据补改。

太仆寺街而北，其南北之小胡同曰罗圈胡同，今改称罗贤胡同，〔一〕稍西曰新建胡同（《顺天府志》称为心尖胡同）。又西曰背阴胡同，〔二〕有张文襄祠，其西为昔之审计院，又西曰碗架胡同，又西曰担杖胡同，其北为皇城根。

注：

〔一〕《春明梦余录》：「初，燕邸因元故宫，即今之西苑，开朝门于前。元人重佛，朝门外有大慈恩寺，即今之射所。东为灰厂，中有夹道，故皇墙西南一角独缺。至永乐十五年，改建皇城于东，去旧宫（可）一里许」。①《涌幢小品》：「既迁大内，西〔东〕华门之外②逼近民居，喧嚣之声至御禁籞。宣德七年，始加恢扩，移东华门于河东，迁民居于灰厂西隙地」。按：灰厂之地，在罗圈胡同之东，府右街之北。今皇城所辟之门，俗犹呼灰厂豁子，即其地也。

〔二〕《啸亭续录》：「贝子傅喇塔宅，在背阴胡同」。《顺天府志》：「傅喇塔显祖曾孙

贝勒芬古四子，以功封，谥惠献。乾隆间，孙德霈袭简亲王，赠如其爵，今为奎公宅』。

按：《顺天府志》此地左近有口袋胡同、细米胡同（《啸亭续录》：公门度宅在细米胡同）、松树胡同、新开路、秀女胡同诸名，今无考。

校勘记：

① 去旧宫可一里许　《京师坊巷志稿》卷上引《春明梦余录》无『可』字。

② 迁大内西华门之外　《京师坊巷志稿》卷上引《涌幢小品》云：『迁大内东华门之外』。

顺皇城根而西曰灵境，旧名灵清宫。〔一〕灵境之间小胡同曰井儿胡同，吾师陈弢庵宝琛太傅居于是，亦即吾师陈苏版璧尚书之故居也。其西曰八宝坑，又西曰东斜街，〔二〕其北曰大酱房胡同，有崇庆寺。大酱房胡同中间之南，有小胡同曰广兴里，稍东曰小酱房胡同，斜达于缸瓦市，宁公府在焉。其南为甘石桥。东斜街之东，即西安门外南皇城根，亦名西皇城根，苏版尚书筑宅于是，园林甚广。

注：

〔一〕《明成祖实录》：『永乐十五年三月，建洪恩灵济宫，祀徐知证及其弟知谔』。明〔陈〕鸣鹤①《晋安逸志》：『男子曾甲，世居闽县金鳌峰下灌园，园中有破祠，其神尝栖箕，自称兄弟二人，南唐徐知诰之弟知证、知谔也。晋开运二年，率师入闽，秋毫无犯，闽人祀我于此。自是书符疗病验若影响。永乐间，成祖北征不豫，诏曾甲入侍，运箕有验，遂封知证清微洞元真人，知谔宏靖高明真人，勅有司建庙』。《帝京景物略》：『文皇〔帝〕有疾，梦二真人授药，疾顿

缪，乃勅建灵济宫祀之，封玉阙、金阙真人，配曰仙妃。十六年，改封真君。成化二十二年，改封上帝。岁元旦、日短至及真人诞辰，遣太常寺堂上官行礼。万历二十二年，大学士王锡爵病，上特发帑五十两，命道士［官］白昭忻②建醮三日夜，［锡爵上疏谢］，病寻愈』。《春明梦余录》：『崇祯十五年，给事中左懋第言，二真人乃叛臣之子，不宜受朝廷［臣］拜跪，③请以帐幕隔之，报可』。《顺天府志》：『灵清宫即灵济宫，济呼为清，声之转也。明代凡大朝会，百官习仪于此。宣德间，移朝天宫。据懋第疏言，则明季犹有在此习仪者。又崇祯十四年，正一真人张应京应召至都，赐宴灵济宫，事见《明史·方技传》』。明徐学谟《世庙识余录》：『灵济宫讲学，莫盛于癸丑、甲寅间，是时大学士徐阶、礼部尚书欧阳德、兵部尚书聂豹、吏部侍郎程文德主会，皆有气势，搢绅可攀附得显官，故学徒云集至千人。丙辰而后，诸公或殁或去，惟阶尚在，而讲堂一空矣。戊午岁，太仆少卿何迁自南京来，复推阶为主盟，仍为灵济宫之会，然迁名位未可恃，号召诸少年，多无应者』。明黄瑜《双槐岁钞》：『成化间，山西妄男子侯得权，诡姓名李子龙，谋入内为逆，伏诛。乃开西厂于灵济宫前，诏太监汪直领官校百余人刺事』。《燕都游览志》：『宣城第园，在灵济宫前，府第中园也。众木参天，夹竹桃二大树。层台高馆，不下数十。张席者日无虚地』。按：今灵济宫已久废，地亦改名灵境，宣城第园亦无存，惟吾师陈太傅居第藤萝垂阴，杂花饶砌，尚绕幽胜。

［二］《啸亭杂［续］录》：『恒亲王府在东斜街，今为惇亲王府』。《顺天府志》：『恒王讳允祺，圣祖五子，谥曰温。惇王讳绵恺，仁宗三子，谥曰恪』。按：今乾石桥作甘石桥，梁士诒燕孙宅在焉。光绪之末，长沙张文达公百熙之旧寓，亭台花木备极幽胜，或即恒亲王府之遗

址。《顺天府志》：『酱房胡同有崇宁庵、观音寺』。《啸亭续录》：『贝勒尚善宅在酱房胡同，今废为木厂』。《顺天府志》：『礼亲王府在东斜街酱房胡同口，普恩寺东。王讳代善，太祖次子，时称大贝勒，追谥烈，世袭』。

按：《顺天府志》有南、北、中酱房胡同，今仅分大、小酱房胡同。当系以小酱房胡同之南北斜达者为中酱房胡同。又此地附近尚有宴乐胡同、八宝胡同、板厂胡同、背阴胡同、廊房〔胡同〕诸名，今俱不见。郑亲王府在大酱房胡同之北，今尚存。

校勘记：

① 明鸣鹤《晋安逸志》 《京师坊巷志稿》卷上云『明陈鸣鹤《晋安逸志》。』据补。

② 道士白昭忻 《帝京景物略》卷四云：『道官白昭忻』。

③ 不宜受朝廷拜跪 《京师坊巷志稿》引《春明梦余录》云：『不宜受朝臣拜跪』。据改。

入宣武门而北，为宣武门内大街。再北为西单牌楼，有坊曰瞻云，故亦称瞻云坊北大街。〔一〕近年市面日益繁盛，为城西最大之通衢。再北曰甘石桥，旧名乾石桥。再北曰缸瓦市。

注：

〔一〕《天咫偶闻》：『旧传元巴颜太师第，在西单牌楼路西，有庆元楼、丽春楼等。此言虽不可考，然尚不相远。以今西城，皆元之故也』。《啸亭续录》：『巽亲王府在缸瓦市，今为定亲王府。公屯齐宅在甘石桥』。《顺天府志》：『礼烈亲王七子满达海袭封〔后〕，顺治八年改号

巽，谥曰简，十六年以罪追削。定王讳永璜，高宗长子，乾隆十五年追封，谥曰安。屯齐，显祖曾孙，贝勒图伦次子。顺治六年以功封贝勒，后削。十二年，复封镇国公。案：军机大臣毓朗封贝勒，居定王府，系定王永璜之五世孙。」

自宣武门内大街而西，为宣武门内西城根，〔一〕东曰象房桥，〔二〕众议院、参议院在焉。众议院今为法学院，参议院今为法政学院。众议院之西，原为大明濠，自宣武门外入水关，南北贯阜成门大街以达于西直门大桥之横桥，今由城根至阜成门之一段，已平为马路，曰沟沿大街，其东有安立甘教堂。象房桥之南曰抄手胡同，曰小市，昔颇繁盛，今渐移于宣武门大街之西。又北曰头发胡同，〔三〕再北曰浸水河，〔四〕再北曰石驸马大街，〔五〕中间有克〔勤郡〕王府，〔六〕①及女子师范学校。浸水河与石驸马大街之间南北小胡同曰小麻线胡同，其东西不通行之小胡同曰当铺胡同。

注：

〔一〕《顺天府志》：「宣武门俗沿元称曰顺承门，北有坊曰瞻云」。《啸亭续录》：「贝子穆尔佑宅，在宣武门内」。《顺天府志》：「穆尔佑，太祖曾孙，安平贝勒杜度次子。顺治间以镇国将军累功晋贝子，后以罪除，子降袭」。《析津志》：「穷汉市，一在顺承门里草塔儿。庆元楼在顺承门内街西。丽春楼在顺承门内，与庆元楼相对，乃巴延太师之府第也。②朝

元楼在顺承门内，近石楼「桥」，③庆元楼北』。《顺天府志》案：『今均无考』。《元史·仁宗纪》：『皇庆五年十月建帝师帕克斯巴殿于大兴教寺。六年三月，赐寺僧斋食钞二万锭』。《元史·英宗纪》：『至治二年十月，建太祖神御殿于兴教寺。』《元史·成宗纪》：『大德五年，赐兴教寺地百顷』。《〔日下〕旧闻考》：『《元大都图册》云，寺在顺承门内街西，佛会甲于京师。《明一统志》已无此寺，殆久废矣』。《坊巷胡同集》：『阜财坊四牌二十铺。过象坊「房」桥④有王恭厂、燕山左卫、真如寺「胡同」、承恩寺、圆洪寺「街」、保安寺「街」、望乡台』。《顺天府志》：『望乡台今无考』。《万历沈志》：『巡盐察院在顺城门西』。案：「明」察院久废。《啸亭续录》：『贝子准达宅在宣武门西城根，贝子苏努宅在象房』。《啸亭续录》：『年大将军「羹尧」赐第在宣武门内右隅，⑤其额书「邦家之光」。及年骄汰日甚，有识之士过其第哂曰，可改书「败家之光」，盖以字音相似也。未逾年，年果偾事』。《郎潜纪闻》：『雍正三年八月，有虎夜踰城入年大将军宅。是月，大将军被逮。右二则，亦见鲍氏《稗勺》』。

〔二〕《长安客话》：『象房在宣武门西城墙北，每岁六月初伏，官校用旗鼓迎象，出宣武门濠内洗濯』。《野获编》：『象初至京，先于射所演习，故谓之演象所。而锦衣卫自有驯象所，专管象奴及象隻，特命锦衣指挥一员提督之。凡大朝会，役象甚多，常朝则只用六只，所受禄秩，俱视武弁有等差。「其在象房」，人有入观者，能以鼻作觱栗铜鼓声。⑥观者持钱畀象奴，如教献技，又必斜睨象奴受钱满数，而后抑鼻俯首，呜呜出声。将病，耳中先有油出，名曰山性发，则豫以巨絙縻縶之。管象房缇帅申报兵部，上疏得旨，始命再验，发光禄寺』。《顺天府志》：『象房今隶銮仪卫。又训象所在宣武门内西城根』。明《工部志》：『象房，宏治八年修』。姚旅《露

书》：「今朝〔廷〕午门立仗及乘舆卤簿皆用象，⑦不独取以壮观，以其性亦训警，不类他兽也。象以先后为序，皆有位号，食几品料。每朝，则立午门之左右。钟鸣鞭响，肃然翼侍矣。百官入毕，则以鼻相交〔而立〕，⑧无一人敢越而进矣」。《天咫偶闻》：「象房在宣武门内，明之旧也。咸丰以来，滇南久乱，朝班无象者十余年。至同治戊辰，云南底定，缅甸始复贡象七只，余庚辰入都，曾往观之。至甲申春，一象忽疯，掷玉辂于空中，碎之。遂逸出西长安门，物遭之碎，人遇之伤。掷奄人某于皇城壁上如植。西城人家，闭户竟日，至晚始获之。从此象不复入仗，而相继毙矣，京师遂无象」。

〔三〕《顺天府志》：「真如寺，古刹也，在头发胡同，寺北向，以其背象房而立也。建于辽保宁，蜀僧真如募化，故名曰真如。在元季为定力院，正统十三年，蜀僧常宗重修。万历三十年，蜀僧明传重修。有黄辉撰碑。乾隆四十年，僧德如重修」。〔明〕谕德黄辉《重修真如寺碑》云：「兹寺建于元保宁年间，峨眉僧真如募建，故即以真如名之。明正统十三年，蜀僧常宗修，今僧明传复修，三僧皆蜀人，亦异事也」。《燕都游览志》：「真如寺在元季为定力院，南向，今之象房是其山门，盖象房初设于报国〔寺〕古松之畔，以隔城致羁赴阙，乃割定力院为训〔驻〕象所」。

〔四〕《顺天府志》：「臭水河或作楸树河」。《啸亭续录》：「贝子特尔祜宅在臭水河」。《顺天府志》按：「特尔祜，太祖曾孙，贝勒杜度三子，谥恪僖」。按：臭水河今作浸水河。

〔五〕《啸亭续录》：「公诺尼宅在石驸马大街」。

〔六〕《顺天府志》：『克勤郡王府在街北。案：王讳岳託，太祖孙，礼烈亲王长子。崇德元年封成亲王，屡以罪降至贝子。五年复封贝勒，追封克勤郡王，世袭。诺尼其分支，今庆公第是也』。《颂天胪笔》：『王恭厂震日，石驸马大街有石狮一，重五千觔，飞出顺承门外』。《寄园寄所寄》：『嘉靖中，京师大盗朱国臣居堂子胡同，其党数十人，官莫敢诘。一日，怒笞其妻，妻逸告夜巡把总，擒获十人下法司，俱服。国臣自言，石驸马街周皇亲之杀，乃我也。而坐使女〔萧〕荷花凌迟，⑨家人斩，岂不冤乎？于是法司追问治荷花狱者，免侍郎翁大立为民，谪郎中徐一忠于外』。

按：众议院即前清宣统间资政院旧址。民国以来，两院开会选举总统，议制宪法，俱于是院行之。民国元年，项城时代选举之日，以公民万人包围该院者经日，各党议员，惊骇莫可名状。投票以后，以电光拍照，骤然一震，场中不知其为何，纷扰窜伏，至今传为笑谈，亦足见当日权威之赫矣。其后虽屡次选举，而关说沟通，不复从前之纯以力济矣。克王府今尚在，民国三年间，中华大学赁居于是，予在此任教务者几二年。嗣归长沙熊公秉三设矿物局，其后又改为太平湖饭店。今已停闭，渐成荒废。克王之后裔，闻已沦为饼傭，可哀矣。

校勘记：

① 克王府　即指克勤郡王府。

② 巴延太师　《顺天府志》卷一三引《析津志》云『巴延太师』，《析津志辑佚·古迹》云『伯颜太师』。

③ 近石楼　《析津志辑佚·古迹》云：『石桥』。据改。

④ 象坊桥　《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云『象房桥』。据改。

⑤ 年大将军赐第在宣武门内右隅　《顺天府志》卷一三云『年大将军羹尧赐第在宣武门内右隅』。据改。

⑥ 俱视武弁有等差，人有人观者，…… 《京师坊巷志稿》引《野获编》云：「俱视武弁有等差，其在象房，人有人观者……」。据补。

⑦ 今朝午门立仗及乘舆卤簿皆用象 《日下旧闻考》卷四九引《露书》云：「今朝廷午门立仗及乘舆卤簿皆用象。」据补。

⑧ 百官入毕，则以鼻相交，无一人敢越而进矣 《日下旧闻考》卷四九引《露书》云：「俟百官入毕，则以鼻相交而立，无一人敢越而进矣」。据改。

⑨ 使女荷花 《京师坊巷志稿》卷上引《寄园寄所寄》云「使女萧荷花」。据补。

自沟沿大街以西象房桥以北为沈家街（《顺天府志》称为温家街），为象来街。南北小胡同曰承恩寺，［一］曰铜幌子胡同，曰光彩胡同，原名棺材胡同。曰智义伯胡同，原名猪尾巴大坑（《顺天府志》亦称猪尾巴胡同）。［二］又北为前王公［恭］厂，又北为永宁胡同，为后王公［恭］厂①（《顺天府志》称前、后王恭厂），［三］为圆宏寺，［四］中间南北小胡同为杠房胡同，为天仙庵，［五］又北为东太平街，又北即石驸马大街之西，范静生先生故宅在焉。附设有静生生物调查所。中间南北小胡同为扁担胡同，其西南北直达之大街曰南闹市口。

注：

［一］《顺天府志》：「德功桥亦称承恩桥」。《燕都游览志》：「承恩［律］寺寺址即古雪堂②，为戒坛下院。明宪宗勅赐知幻禅师以戒律开山」。《万历沈志》：「巡仓察院在承恩寺前

（今废）』。《寄园寄所寄》：『王公〔恭〕厂灾时，承恩寺街有女轿八乘经过，女子轿夫皆不见，有州吏目弟在街，与相识六人拜揖未完，头忽飞去，其六人竟无恙』。

〔二〕《顺天府志》：『石镫庵本唐寺，旧址在猪尾胡同。庵本唐吉祥寺故址，元泰定间修，明万历丙午重修，改名石镫庵。盖修时于地掘石镫，上刻唐人所书心经。万历中，翰林黄辉、陶望龄集搢绅於此放生』。《〔日下〕旧闻考》：『石镫庵今非其旧，寺中有石香炉一，云即旧传石镫，然炉上亦〔并〕无镌刻心经，③决非旧物。惟有碑一，漫漶〔灭〕不可读，④碑阴尚存「吉祥寺」三字』。《天咫偶闻》：『石镫庵，在象房西承恩寺街，元代为吉祥庵，明易今名。国初诸老皆有题咏，汤西岩〔崖〕少宰⑤诗所谓「岿然削出此香台，恰在蒹葭野水隈」者也。今其地並无蒹葭、野水，信沧海桑田矣。然西傍官沟之上，窄港相通，石桥互接，或倚茂树，或亘颓墙。金晃刹竿，最多萧〔古〕寺。⑥花依篱角，略辨人家，且城带西山，离离瘦碧，尘飞夕日，点点疏红，虽不能逮角胜江南，亦无复东华尘梦矣』。

〔三〕《顺天府志》：『德公第在后王恭厂北』。《芜史》：『王恭厂掌厂太监一员，管营造钱粮，与盔甲厂同署，在都城西南隅。天启五年六月⑦忽大震，拔大树二十余株，根在上而梢在下，近厂房屋倾倒，木在上而瓦在下，杀数千人，乃改卜于西直〔门〕街北建厂，赐名曰安民。其王恭厂旧址，兵部尚书冯嘉会改为戎政署』。明赵维寰《雪庐焚余稿》：『天启丙寅五月六日，王恭厂忽震裂，响若轰雷，平地陷二坑，约长三十步，阔三五十步，深二丈许』。明沈国元《两朝从信录》：『时塌屋一万九百三十间，压死男女五百三十七人』。《绥寇纪略》：『自顺承门大街北至刑部街，尽为齑粉』。刘侗《帝京景物略》：『北白阜城〔成〕门，东至刑部街，长〔亘〕四

里，阔十三里，宇坍地塌，木石人禽自天雨而下」。《明水轩日记》：「工部又有五小厂，曰营缮所，木工也；曰宝源局，金工也；曰文思院，曰王恭厂，俱丝工地；曰皮作局，革工也」。《天问阁集》：「申佳允，北直永平人，甲申三月十九日闻变，仰天号哭，谓仆曰，往吾拜客时，顾得僻处，可随行。至王恭厂，见有井趋投之，仓卒仆挽袖，袖绝遂死」。

[四]《顺天府志》：「圆洪寺久废，其地今仍作圆洪寺」。《寄园寄所寄》：「王恭厂灾，宣府杨总兵行至圆洪寺街，随从共七人连人马俱陷入地」。

[五]《顺天府志》：「天仙庙，明建，有隆庆二年铜钟一，又明崇祯间重修碑」。

校勘记：

①王公厂　「公」作「恭」。据《京师坊巷志稿》卷上改。

③承恩寺　《日下旧闻考》卷四九作「承恩律寺」。据补。

③然炉上亦无镌刻心经　《日下旧闻考》卷四九云：「然炉上并无镌刻心经」。据改。

④漫漶不可读　《日下旧闻考》卷四九云：「漫灭不可读」。据改。

⑤汤西岩　「岩」作「崖」，《天咫偶闻》卷二云「汤西崖少宰」。据改。

⑥最多前寺　《天咫偶闻》卷二云：「最多古寺」。据改。

⑦天启五年六月忽大震　《明史·五行志》载：「天启六年五月戊申，王恭厂灾」。据改。

宣武门西城根之西与象房桥相接者，为国会街，原名顺城街。再西为官草场，[一]其北为水月庵，又北为月台大门，其西为槐抱椿庵，[二]稍南为五道庙。月台大门之北曰小老菜街，曰前老菜街，曰后老菜街，[三]再北曰西太平街，再北曰

鲍家街，〔四〕与石驸马大街之西头相接，其西有太平湖，〔五〕醇亲王府在焉。

注：

〔一〕《顺天府志》：『户部草厂在宣武门内，象房桥之西太平湖，食象则取给焉』。

〔二〕《顺天府志》：『观音庵在西南隅，槐抱椿庵〔街〕，系旧刹，无碑碣可考。其南为祗园禅林，前后相属』。

〔三〕《啸亭续录》：『贝子萨弼宅在老莱街』。《顺天府志》：『萨弼，太祖曾孙，安平贝勒杜度七子，谥怀愍』。

〔四〕《顺天府志》：『荣公第在鲍家街北。按：贝勒费扬古，显祖孙，庄亲王八子，以功封，今公其后裔也』。

〔五〕《颐道堂诗选·孙古云云绘园诗为同查伯揆作》自注：『园在宣武门内，太平湖之西，时海昌查伯揆、广陵朱索人、丹徒严丽生同在宾馆』。《顺天府志》：『城隅积潦潴为湖，由角楼北水关入护城河。桥二：一在湖北，一在西南隅。迤北曰龙王堂』。《啸亭续录》：『贝勒喀尔楚珲宅在太平湖，今为荣亲王府』。《顺天府志》：『喀尔楚珲，一作哈尔出洪，太祖曾孙克勤郡王岳託三子，以功封，谥显荣。荣王讳永琪，高祖五子，谥曰纯，今为醇亲王府。王为宣宗七子，世袭』。《天咫偶闻》：『太平湖在内城西南隅角楼下，太平街之极西也。平流十顷，地疑兴庆之宫，高柳数章，人误曲江之苑。当夕阳衔堞，水影涵楼，上下都作胭脂色，尤令过者流连不能去。其北即醇邸故府，已改为祠，园亭尚无恙』。李文忠

《丁亥春日醇邸召游适园诗》：『京华盛冠盖，车马纷长衢。十日黄尘中，娓娓意不舒。何期朝事繁，忽见林壑疏。朱邸开名园，别在城西隅。东风二三月，杂花千万株。俯檐弄嘉禽，出沼窥文鱼。追陪竟日夕，暂欲忘簪裾。同游得汝阳，（心泉贝子）久擅群公誉。摛句争欧梅，（贝子诗思敏捷）妙墨兼褚虞。凌云标巨榜，一一皆染濡。（园中匾额大半皆贝子笔）中开颐寿堂，独表东平书。（颐寿堂名为恭邸题）宜赞高七德，（宣赞七德殿皇帝赐额）福禄应九如。东西列层楼，（东楼西楼）雅称仙人居。窗前万竿竹，（竹林）不羡洋州腴。流觞有曲水，（修禊亭）名踰连秦吴。导来凤尾泉，激同龙首渠。小试神禹功，即此见凿疏。会看挽银河，洗甲登昌间。上探星宿源，（问源亭）万派咸东趋。风月更双清，（风月双清楼）如水明阶除。足佐今夕谈，不待终古储。何事顾长康，渣滓生太虚。落落抚长松，（抚松草堂）凡卉皆芟锄。但存正直意，自有神明扶。空山太古春，醞酿冰雪敷。筑馆名寒香，（寒香馆）岁暮还相于。春秋佳日多，云霞凭写摅。（绚春沁秋梯云揽霞并园中额名）旁入罨画轩，（罨画轩）花绮而石癯。别寻小幽趣，（小幽趣处）逸韵追髯苏。入室得退庵，（退庵）静坐万缘祛。九州在一室，舒卷常有余。时复喜晋人，壮语怀司徒。（九思堂诗夙怀耻效新亭泣，莫负司徒壮语留）既拟逸少亭，更作渊明庐（陶庐）。二人皆人豪，何止达士模。岂曰尚清谈，高论能嘘枯。梁苑驰羽旄，鲁殿喧笙竽。但夸池馆富，或竞文史娱。独爱会稽王，手秉廊庙谟。萧然念濠濮，神体固自殊。从知至人心，适意非轩朱。王今宰四海，元和持大罏。岂惟适其适，百汇同咸愉。』（下略）《荃誓予斋诗存》有王揖唐《招集太平湖醇王旧邸看花诗》，原注：『揖唐曾借府第为学校，玉照亭在府西园』。按：太平湖醇邸，民国三、四年间，王君揖唐赁为中华大学，今为民国大学。

自石驸马大街以北，沟沿大街以东，为教育部街，今改为市党部街。其西转弯处

曰参政胡同，王揖唐参政时之旧居也。又东为东铁匠胡同，［一］其北曰手帕胡同，又北曰报子街（《顺天府志》报或作泡，亦作豹）。自沟沿大街以西，北曰后宅胡同，亦名后闸。［二］又北曰中铁匠胡同，又北曰察院胡同。［三］东头有小胡同曰文圣桥（《顺天府志》作文盛桥，亦作温盛桥。）察院胡同与手帕胡同之间有南北小胡同曰姚斌庙，曰通条胡同，又北，即报子街之西头。石驸马大街之西头，南北直达之胡同，在南曰罗圈胡同，民国十七年改乐全胡同，李石芝之适园在焉。其北曰半截碑。

注：

［一］《啸亭续录》：『敬谨亲王府在东铁匠胡同』。《顺天府志》：『王讳尼堪，太祖孙广略贝勒褚英三子，顺治六年授定西大将军，九年授定远大将军，征明桂王，战殁于衡州，追谥庄。今为桂公第［府］』。《天咫偶闻》：『姚伯昂总宪旧居，在东铁匠胡同，其中听秋馆、竹叶亭、小红鹅馆诸名尚存。先生安徽桐城人，嘉庆乙丑进士，工书画。其隶书学《曹全碑》，而参以《史晨》、《孔宙》，有台阁气象，行书亦有风韵。画则花卉近白阳山人，人物似丁南羽，一时声称满日下。其书室中槅扇心，皆手摹古人名迹，径用古人款，见者不能辨真赝。与先恭慎公交最契，予家公迹颇多』。

［二］《顺天府志》：『有武烈桥』。按：桥今已堙，其地今名后宅胡同。

［三］《顺天府志》：『有文盛桥，文俗讹温』。《万历沈志》：『巡关察院在西城，或其

遗址」。

自鲍家街以西曰宗帽头条、二条、三条、四条（《顺天府志》作棕帽胡同）。再北曰四眼井，再北曰炕眼井（《顺天府志》作炕沿井），再北曰邱祖胡同。自鲍家街以北曰前百户庙，曰后百户庙，〔一〕曰狗尾巴胡同，其南北小胡同曰取灯胡同，曰笔管胡同（《顺天府志》作笔官胡同）。又北曰西铁匠胡同，又西曰谙达宫（《顺天府志》作安达宫街）。〔二〕其东曰保安寺。〔三〕又北曰库资胡同（《顺天府志》作裤子胡同）。又北曰邱祖胡同（《顺天府志》作邱子胡同）。〔四〕

注：

〔一〕《顺天府志》：「永泉寺俗称百户庙，复讹白虎井」。

〔二〕《顺天府志》：「安达公街，亦作谙达，蒙古语伙伴也」。按：今作谙达宫。

〔三〕《顺天府志》：「保安寺，明正德间所立。在宣武门内象房桥，其地名保安寺街」。《明武宗实录》：「寺明正德间建。正德八年四月，令大兴、宛平二县拨佃户二十于护国保安寺，以供洒扫。是时上诵习番经，崇尚其教，〔常〕被服如番僧①，演法内厂。保安寺大德法王绰尔〔济〕鄂特色尔②出入豹房，与诸权贵杂处」。《明世宗实录》：「嘉靖二年五月，以江彬、钱宁入官房，及故保安寺改为燕山〔府〕军等卫，③凡十五所」。《顺天府志》：「《坊巷胡同集》阜财坊

有燕山左卫，以《实录》所言核之，其遗址当在今保安寺街。集又言燕山左卫在安富坊，盖其始置之地也。嘉靖后移置于此」。

〔四〕《金陵对泣录》：「崇祯帝后移东华门席舍，武选主事大足刘养贞日侍侧哀毁，被执至李友家，友居邱字胡同许锦衣宅」。《顺天府志》案：「邱字，疑即邱子」。

校勘记：

① 崇尚其教，被服如番僧 《日下旧闻考》卷四九引《明武宗实录》为「崇尚其教，常被服如番僧」。据补。

② 保安寺大德法王绰尔鄂特色尔 《日下旧闻考》卷四九引《明武宗实录》称：「保安寺大德法王绰尔济鄂特色尔」。据补。

③ 及故保安寺改为燕山军等卫 《日下旧闻考》卷四九引《明世宗实录》云：「及故保安寺改为燕山府军等卫」。据补。

报子街以北，曰旧刑部街，〔一〕有奉天会馆。东头路北有南北胡同，在南曰白庙横胡同，在北曰达智营（《顺天府志》作臊达子营）。自是而东之东西胡同，曰白庙胡同，〔二〕北曰舍饭寺，〔三〕又北曰皮库胡同，〔四〕又北曰大木仓，郑王府在焉，今为中国大学。〔五〕又北曰口袋胡同，又北曰辟才胡同。自是而西之东西胡同曰磨盘院，曰京畿道，曰前京畿道，曰中京畿道。〔六〕又北曰二龙坑，今为二龙路，有习艺所，其东曰东夹道。旧刑部街西头即沟沿大街，其东南为下岗，北为上岗，〔七〕其西为砂锅琉璃井，又西为沟头，又西为小砂锅胡同，又西为北闹市口，

其南为高井胡同，其北曰麻豆腐作坊，原作磨豆腐坊，曰小口袋胡同、小钱胡同。又北曰宽街，又北曰王爷佛堂，其西曰大马蜂，曰马蜂桥（《顺天府志》俗称马粪桥，今亦并入太平桥）。又北曰太平桥，又北即辟才胡同（《顺天府志》作劈柴胡同）。

[八] 其南有女工厂，有筹边学校，今为女子中学，其东有梯子胡同，其西有贵人关，原名鬼门关，有铁香炉，有高义拉，今改称高华里，其后有东岔。

注：

[一] 《明英宗实录》：「正统七年十一月，建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于宣武门街西」。《彭惠安集》：「国初比部之制，分为十二，[其]云南隶陕西部，永乐间安南内属，置交趾司，析云南、四川之交为贵州，置贵州司。方定都之初，庶[百]务草创，①率皆权寓兹事。今城隍庙西惜薪司，俗呼旧刑部是也」。陆启浤《客燕杂记》：「嘉靖间，李攀龙、王世贞、徐中行辈，俱官西曹，相聚论诗，建白云楼于四川司，中榜诸君诗。李诗警句云：「诸山城上出，落日署中寒」。时人目刑部为外翰林」。明王同轨《耳谈》：「刑部福建司轩曰甘露。贵溪江以潮为郎时，甘露降于轩柏，作记刻碑」。《顺天府志》：「三法司署，国朝移建西长安门外，白云楼、甘露轩久废。《明一统志》谓刑部街在贯城坊，考明代坊名无贯城，疑金之讹也」。

[二] 《畏庐文集·宗室寿富公行状》：「庚子七月二十三日，外兵陷国门，公及二妹与婢臧殊、寿董一一舁置别榻，更结巨缳于门，从容而逝。小屋同时列尸五，敌骑充斥，不可得棺。邻

人傅兰泰假百金购柳棺五具，瘗之后圃』。按：傅兰泰，号梦岩，蒙古人，进士，今尚寓白庙胡同。

〔三〕《顺天府志》：『舍饭寺，今称法光寺』。《〔日下〕旧闻考》：『法光寺初名蜡烛寺，又名舍饭寺。唐时禁京城丐者，分置病坊于诸寺以廪之，亦谓之悲田院，即今蜡烛寺与蟠竿寺。明亦为收养穷民之所。顺治十六年重修，有碑』。《李光斗重修法光寺碑略》：② 『禁城之西里余有古刹一，考其钟铭，寺曰蜡烛，亦曰法光，明季常舍饭于此，故又谓之舍饭寺』。《坊巷胡同集》：『舍饭蜡烛寺，日给贫民粟米，病者有医，死者有棺』。《顺天府志》：『明制于蜡烛、蟠竿二寺舍饭，蟠竿寺在双碾胡同。又天顺元年五月，令顺天府于大、宛二县各设养济院一所，事见实录，今无考』。

〔四〕《顺天府志》：『皮库胡同，「库」或作「裤」。神机营所属威远营置厂于此』。

〔五〕《顺天府志》：『大木厂，厂俗讹仓，《八旗通志》作打磨厂。有真武庙』。《宛平王志》：『有石佛寺』。《啸亭续录》：『郑亲王府在西城大木厂』。按：王讳济尔哈朗，显祖孙庄亲王舒尔哈齐六子，顺治间，与睿王同辅政，称信义辅政叔王，授定远大将军，追谥献，世袭』。《天咫偶闻》：『郑亲王邸，在大木厂』。按：始封之王为太祖派下开国元勋，武功卓著。载在《国史·宗室王公传》。其后裔出人最多、最著者，简献亲王德沛也。王未袭封日，曾官侍郎，开府两江，以理学闻天下，与陈榕门先生并称。榕门先生有致王书，倾倒甚至。袁随园为王表墓，详其行实，见本集』。《燕京访古录》：『明姚广孝为僧时所削之发，在今郑邸某殿梁上，用铁匣封锁，今仍存云』。按：郑王府在二龙坑，其大门在东夹道，与大木仓毗连，故诸书记载，均以属

诸大木仓。今郑府赁为中国大学。民国十八年，该校掘地濠，得唐仵君墓志，石刻完好，兹录时人记载暨铭文于后，亦足见今日二龙坑之地，即唐时蓟镇故城东北五里之平原也。中国大学发见唐代坟墓记如下：「西城大木仓胡同西口中国大学校址，原为清郑王旧邸，近日该校修理房屋，于进大门之西院大操场中南端掘土，至平地下一丈五尺余，有水涌出，发现唐代坟墓一座。墓上铺长方形之砖，砖长一尺一寸，宽五寸，厚一寸余。一面平净，一面有直条纹。墓之位置，东西陈列，砖下无棺之形迹，想已腐朽成泥，惟未朽尽之白骨尚在土中，但排列颇长，可以推知其人生时躯干甚伟也。墓之西端，有墓志铭，见方，裁衣尺一尺五寸，厚二寸，石甚完整。其盖有篆文四方，署曰：「仵君墓志」。其铭文共二十五行，每行二十八字，墓志铭原文照录于后：「唐故朝散大夫仪同三司上柱国右戎卫开福府振帅仵君墓志并叙：粤若龙跃云衢，南国肇基于羲叔，凤翔山路，东□创业于尚公。理□齐登，六府之标咸纪；忠义兼举，五云之润方滋。君讳钦，字祖仁，本蓟县人也。自吊影吴江，驾英声于身后，单车郑野，腾令望于名前。曾讳泰齐骠骑将军、云州刺史襄阳公。内巡清徼，肃兰锜而端威，出宰华蕃，扇梅霖而杨涧。祖讳礼，隋虎奔郎将。五校分营，神鹤之仪奋列；八阵齐起，灵虵之势昭。先考讳德，隋怀信府车骑。龙沙写望，夜徼沉虎落之踪；马堑驰光，朝廷发锦鳞之瑞。君攀绪貂门，诹灵龟宝。年方问道，时属云雷。傃惊飙而谒帝，候长星而择主。武德五年，诏授朝散大夫仪同三司，仍令留守。公雄心贯日，爽气浮天，聊申破竹之谋，遂受专城之任。太宗文皇帝□地垂则，维天阐化，□崑丘之不宾，吊东夷之多僻。长毂亘野，雷动玄兔之郊；高锋彗云，电照狼河之曲。君履义为基，资忠成行。精穷饮石，勇冠蒙轮。征旆才临，群凶褫魄。贞观二十三年，诏授上轻车都尉。君地居朔野，壤载燕郊。永徽五年，除开福府旅师［帅］，景操高列，威策

骇于三韩，神王肃清，声教霑于七泽。龙朔元年，泅江道敬奉天规，承威问罪。君沉戈画鹢，腾独耸于星楼，水剑浮龙，竞先鸣于月峡。有诏封君上柱国，余勋十转。是知流移自古，望京趣庭，浹日未登，生涯遽促。将使豫章修史，取愧于前文。桂浦贞臣，多惭于往列。驯车瑞雁，未展衔芦之恩，陟屺风枝，遽动皋鱼之疾。以总章元年五月三十日终于家。权殡于私寝。春秋六十有七。惟君韶音振玉，秀气韬霞。望千古而神郊，踰万夫而翘首。皇穹恒化，委长策于龙萁，日御頹轮，阏徂晖于狼谷。呜呼哀哉！粤以咸亨元年太岁庚午十一月庚子朔三日壬寅，迁柩于城东北五里之平原也。夫人白水张氏疏祥楚甸，降□洛滨。宿符秦晋之欢，远叶瑟琴之调。岂谓形异朝鸾，恩假昭于尘境。居非霄鹤，倦单止于长松。哀子上护军神奖次子骑都尉神通翌卫神昶等，痛切风林，哀缠露节。丹旐启路，永惟万古之悲，素滤戒涂，长结九泉之恨。灵宫变□，兑野山移。式赞玄猷，勒铭幽户。其词曰：列汉疏源，分岩搆趾。雄勋肇辟，茂功爰起。哲人梁坏，勋坠星亡，惊飙道截，阅水流长。哀风咽响，孤月澄明。晰骖各影，祭鸟同声，期碧涛兮无纪，庶翠琰兮腾名」。」

〔六〕《顺天府志》：「明置京畿道〔御史〕署于此，③今署废，而犹仍其名。有礼部会同馆，旧有步军统领衙门。乾隆间改设」。《万历沈志》：「京畿察院，在三法司门北」。

〔七〕《天咫偶闻》：「阮文达公蝶梦园在上冈，公有记云：辛未、壬申间，余在京师赁屋于西城阜成门内之上冈。有通沟自北而南，至冈折而东。冈临沟上，门多古槐。屋后小园，不足十亩。而亭馆花木之胜，在城中为佳境矣。松、柏、桑、榆、槐、柳、棠、梨、桃、杏、枣、柰、丁香、荼蘼、藤萝之属，交柯接荫，玲峰石井，嵚崎其间。有一轩二亭一台，花晨月夕，不知门外有缁尘也。余〔旧〕藏董思翁自书诗扇，④有「名园蝶梦，散绮看花」之句，常悬轩壁，雅与园合。

辛未秋，有异蝶来园中，识者知为太常仙蝶，继而复见之于瓜尔佳氏园中，客有呼之入匣，奉归余园者。及至园启之，则空匣也。壬申春，蝶复见于余园，画者祝曰：「苟近我，我当图之。」蝶落其袖，审视良久，得其形色，乃从容鼓翅而去。园故无名也，于是始以思翁诗及蝶意名之。秋半，余奉使出都，是园又属他人。回忆芳丛，真如梦境矣。癸酉春，吴门杨氏補骥为画园图，即以思翁诗翰装冠卷首，以记春明游迹焉。此园今已改为花厂，无复亭台花木，只石井存耳。士夫近多喜住东城，趋朝便也。西城旧壓，日见其少，真如昌黎所谓，一过之再过之，则为墟矣者。故西城菜圃最多，菘韭连畦，园圃榛離荒之变相也」。按：通沟即大明濠，今已夷为马路，蝶梦园尤不可见矣。

〔八〕《坊巷胡同集》：「咸宜坊二牌十铺。有大、小石佛寺、能仁寺、通妙宅、显灵宫」。《顺天府志》：「石佛寺在劈柴胡同，寺为元安御容之所，有碑剥落不可读。先寺僧掘地得石佛一，乃弥勒像也，寺盖由此得名」。《元史·祭祀志》：「至元十五年，命承旨和尔果斯写太祖御容。十六年，〔复〕命写太上皇御容，〔与太宗旧御容〕俱置翰林院，〔院官〕春秋致祭。⑤泰定四年，造影堂于石佛寺，未及迁。后至元之六年，翰林院言，「三朝御容祭所甚隘，〔兼岁久屋漏〕，⑥于石佛寺新影堂奉安为宜。中书省〔臣〕奏，⑦此世祖定制，当仍其旧。报可」。又《元史·顺帝纪》：「《元统元年正月，立司禋监，奉太祖、太宗、睿宗三朝御容于石佛寺」。《顺天府志》：「《元史·祭祀志》与《元史·顺帝纪》所载甚歧，顺帝年号初曰元统，元统止二年，仍改为至元，即《祭祀志》所称之后至元也。至元之六年，实顺帝之第八年，何以元统元年既奉御容于石佛寺，而后至元六年又来翰林之言？且据中书省世祖定制等奏，则又未迁奉矣。惟司禋监既立于元统元年，则其安御容于寺中，又似有据」。《万历沈志》谓：「石佛寺、能仁寺在鸣玉坊，余无考」。《高丽史

世家》：『忠宣王五年九月，王至大都。十月，帝下王于刑部，既而祝髮，置之石佛寺』。《明一统志》：『西城兵马司、府军右卫，俱在咸宜坊』。《析津志》：『崇文监在咸宜坊北一小巷内』。《顺天府志》：『［元］崇文监，明司卫，俱无考』。《天咫偶闻》：『石佛寺在劈柴胡同，门榜曰大石佛寺，元刹也。石佛尚在，高逾尺，传为弥勒像，殊不类。乃一人坐而欹首作假寐状。疑本非佛像，缁流附会为之耳。元代供列朝御容于此，其巨可知。今则小殿两层，地殊逼仄，不知何时所改』。按：吾友李君次贡在辟才胡同，筑小园以奉母，沧趣师颜之曰『愉园』。

按：《顺天府志》此处左近尚有变驴胡同、榛子所（亦作钉子所）、胡家湾、上坡、下坡、牛圈、猪尾大坑、堆子胡同、菜葶胡同诸名，今俱不见。

校勘记：

① 庶务草创 《日下旧闻考》卷六三云：『方定都之初，百务草创』。据改。

② 李光斗 《日下旧闻考》卷五〇引《五城寺院册》载：『李映斗重修法光寺碑略』。

③ 明置京畿道署于此 《顺天府志》卷一三云：『明置京畿道御史署于此』。据补。

④ 余藏董思翁自书诗扇 《天咫偶闻》卷五云：『余旧藏董思翁自书诗扇』。据补。

⑤ 十六年，命写太上皇御容，俱置翰林院，春秋致祭 《元史·祭祀志》云：『十六年，复命写太上皇御容，与太宗旧御容俱置翰林院，院官春秋致祭』。据补。

⑥ 三朝御容祭所甚隘，于石佛寺新影堂奉安为宜 《元史·祭祀志》云：『三朝御容祭所甚隘，兼岁久屋漏，于石佛寺新影堂奉安为宜』。据补。

⑦ 中书省奏 应作『中书省臣奏』。据《元史·祭祀志》补。

自辟才胡同而北，为红庙。[一] 其斜出者为西斜街。[二] 其东为石岗胡同，亦作石缸胡同，不通行。又北为前英子胡同，再北为后英子胡同（《顺天府志》作前、后缨子胡同）。再北为粉子胡同，农商部在焉，后改称农商部街。再北为丰盛胡同，[三] 钱干臣总理居于是，清东三省总督锡青弼良之故居也。昔日平政院亦在其北。辟才胡同、红庙、西斜街之西，其间胡同最为复杂。辟才胡同西头小胡同曰罗圈胡同，今改乐全胡同。稍西曰头条胡同，曰二条胡同，曰三条胡同，曰四条胡同，曰五条胡同，曰六条胡同。红庙之西曰椿树胡同，稍西曰豆芽菜胡同，曰阴凉胡同。其北曰裤子胡同，今改称古直胡同。再西曰花针胡同（《顺天府志》作花枝胡同）。曰南骆驼湾，北骆驼湾。再西曰南半壁街、中半壁街、北半壁街。再西曰南太常寺、北太常寺、大枕头胡同。再西曰南宽街、中宽街、北宽街。再西曰南千章胡同、中千章胡同、北千章胡同（《顺天府志》作南中北千张胡同）。再西曰南沈篦子胡同、中沈篦子胡同、北沈篦子胡同。再西曰榆钱胡同，南油房胡同，北油房胡同。再西曰跨车胡同（《八旗通志》作车子胡同）。其东西之横胡同，在南者曰十八半截，在北者曰前泥洼，又北曰后泥洼，又北即丰盛胡同之西头，与沟沿大街相接。

注：

〔一〕《顺天府志》：「关帝庙俗称红庙」。

〔二〕《啸亭续录》：「公扎尔塔齐宅在西斜街」，

〔三〕《啸亭续录》：「公宏眺宅在丰盛胡同」。《骨董琐记》：「今丰盛胡同，或谓即奉圣胡同，为客氏私第所在。据《酌中志》则客居在正义街迤西席市街北，而逆贤亦一第在街南，斜对门不远。《说部梼机间评》则云在手帕胡同。按：奉圣之封，顺康时尚沿此称，或别一奉圣夫人耳」。

按：《顺天府志》此处左近，尚有玉带胡同、玉皇阁、椿树胡同、乾鱼胡同、牛角胡同、贤孝牌诸名，今俱不见。

自邱祖胡同以北，为卧佛寺街。〔一〕又北曰城隍庙街，都城隍庙在焉。〔二〕中间有小胡同，在南曰破大门，曰藤牌营，在北曰炮厂南口，曰城隍庙夹道，曰铁匠营。再北曰花院宫，（《顺天府志》作花园宫），其东曰炮厂，今改称兴盛胡同，〔三〕有博济工厂。又北曰按院胡同，〔四〕又北曰学院胡同，〔五〕西有小胡同曰川店。又北曰屯绢胡同，中有小胡同曰枣林街，其西曰松鹤庵（《顺天府志》作松鹤胡同）。曰狗尾巴胡同，曰鸡毛胡同，今改称锦帽胡同。又北曰广宁伯街，〔六〕西曰真武庙，曰斑鸠胡同，曰二眼井，曰圆觉寺，东有扁方胡同，又东曰鸭子庙。〔七〕又北曰机织卫，今亦称集祉街。东曰官房胡同，西曰烟筒胡同，中间南北小胡同曰后楼胡同，

西曰前楼胡同。又西曰西养马营（《顺天府志》作南、北养马营，俗亦作羊毛营）。中间南北小胡同曰四眼井。〔八〕再北曰双栅栏，曰土坡厂，曰前撒袋，曰后撒袋（《顺天府志》撒袋，或讹赛带）。其西曰达子庙，其东曰东养马营。又北曰孟端胡同，〔九〕其东曰辘轳把，〔十〕其西有阎公府。又北曰大盆胡同、小盆胡同，其南北之小胡同曰羊肠胡同，其东小胡同曰玉带胡同，曰堂子胡同，曰油篓胡同。又北即武定侯胡同，〔十一〕其东曰扁担胡同。〔十二〕武定侯胡同扁担胡同之间，南北直接之大街曰锦什坊街，〔十三〕南接沟沿大街，北达于阜成门大街。

注：

〔一〕《顺天府志》：「鹫峰寺街，俗亦称卧佛寺街。寺有卧佛，故名。鹫峰寺，唐之淤泥寺也。中有旃檀佛像，康熙四年移奉宏〔弘〕仁寺。①其东有圆通观〔圆通庵〕，明为水月〔云〕庵。②又鹫峰寺，本唐刹，在宛平县西城墙畔。唐淤泥寺即今鹫峰寺。鹫峰者，唐僧之号也。见唐人石刻心经中。寺内旃檀佛像高五尺许，色近沈碧，万历中慈圣太后始傅以金。康熙四十年奉敕移奉宏〔弘〕仁寺，则以铜范如来像还供本寺。寺一名卧佛，以有卧佛得名也。乾隆二十六年重修，有御制碑文。其寺东有圆通禅林，旧名圆通庵。殿中有崇祯甲戌吴士云《水塘庵记》，寺北即都城隍庙」。《天咫偶闻》：「鹫峰寺俗称卧佛寺，在卧佛寺街。旧址甚宏敞，今只殿两重，亦不甚深。正殿旧奉旃檀佛像，乾隆中移入宏〔弘〕仁寺，存卧佛一躯。唐淤泥寺经幢最有名，亦失去。

惟阶下石钵一，甚光泽，疑是旧物，惜裂为二矣。」

〔二〕《顺天府志》：「都城隍庙，在城隍庙街北，元遗址也。五月朔至望日有庙市，其西有关帝庙。又都城隍庙在宣武门内西单牌楼西闹市口城隍庙街，缭以周垣，庙门、顺德门、阐威门凡三重，均三间，左右门各一。前殿五间，东西两庑各三间，回廊各二十二间，连檐通脊。前为甬道，东御碑亭一，西燎炉一。后殿五间。阐威门外东为治牲所，三间，井亭一，门南东西钟鼓楼各一。凡殿宇门庑覆盖筒瓦，门楹丹艧，梁栋五采。庙建于元至元四年，天历二年加封大都城隍神为护国保宁王，夫人为护国保宁王妃。明永乐中重建，中为大威灵祠，后为寝祠，左右为斋，两庑为十八司，前为阐威门，门外左右为钟鼓楼。宣德五年六月，命行在工部修。正统十一年十一月重建。嘉靖二十七年正月庙灾，诏工部重建。本朝雍正四年、乾隆二十八年屡发帑兴修，恢宏巨丽，视昔有加。庭中有碑亭二，一为世宗宪皇帝御制碑文。虞集《大都城隍庙碑》：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至元四年，岁在丁卯，以正月丁未之吉，始城大都，立朝廷宗庙社稷官府库庾，以居兆民，辧〔辨〕方正位，井井有序，以为子孙万世帝王之业。七年，太保臣刘秉忠、大都留守臣段贞、侍仪奉御臣和坦伊苏、礼部侍郎臣赵秉温言，大都城既成，宜有明神主之，请立城隍神庙。上然之，命择地建庙，如其言。得吉兆于城西南隅，建城隍之庙，设像而祠之。封曰佑圣王，以道士段志祥筑宫其旁，世守护之。自内廷至于百官庶人，水旱疾疫之祷，莫不宗礼之。迹来六十有余年，国家治平，民物繁阜，日盛一日，而神之所依益厚矣。祀典之载，所谓有其举之而莫之敢废者欤！〔迺〕天历二年二月庚子，皇后遣内侍传旨中政院臣使言于上曰：城隍〔神〕庙，③世祖皇帝时所建，有祷必应，烜赫彰著，而庙久敝弗葺，无以答神明之贶，以继世祖之意。请出内帑宝钞五万缗以修。

制曰可。命京尹臣贾某董之，太史以诹日弗协，请俟其吉。九月，参知政事臣赵世安等，奉敕封神曰护国保宁佑圣王，其配曰护国保宁佑圣王妃。至顺二年二月癸亥，以前所赐为未足用，增赐宝钞十万缗，大修治之。平章政事臣阿尔哈雅、工部尚书臣永和尔实奉诏领其事，且命之曰：庀工而有余资〔则以〕赐诸庙中，④给恒用。于是，工部率其属以即役，土木瓦石，金碧丹垩，既谐既足，百工并作，无敢不虔。未几而告功。于是有敕史臣集制文刻石以垂示无穷（下略）。」《明英宗碑》：「城隍庙在都城西南隅，城完之日，今更造焉。中作正堂，〔后〕为神寝，⑤堂之前为正门。自堂左右至门，翼以周廊，如官司之职掌，以案名者十二。廊东西中特起如堂者二，名左右司。正堂以祀城隍之神，而旁以居其辅相者，各以序置。门之外为重门，东西对置钟鼓楼，其后各有舍以棲其守护之人。盖总为屋以间计者一百九十，其地以丈计者深七十一，广四十有奇。材出于官之素具，工役于力之常供，一无所预于告〔民〕，⑥成不浃旬，而功倍于累月。孟子所谓不日成之，或庶几焉」。《清世宗宪皇帝御制碑文》从略。《清高宗重修都城隍庙碑记》：「城隍之文，妗者周易，其庙于秩，盖缘伊耆八蜡之水庸。至春秋传，郑祈四鄘，宋用马四墉，而其说差备。间考王自时厥后，历代正史未有明文。欧阳修《集古录》采李阳冰《城隍神记》，亦云祀典无之。今天下自县、逐麟《困学纪闻》引北齐慕容俨镇郢城祀城隍祠，则唐以前庙食，故有凭〔援〕据。⑦而州、而府、而省，莫不立庙，而都城隍庙尤天下所会归，不与他等。往往以统隶殊制，即封号品数视之。然神之所为御灾捍患，与国之所以崇德报功，其义等尔。乃闻里闬之旷，襘禳趾错，肸蚃然求神于人，尸祝告语曰：前摄者忠肃于氏，后代者忠愍杨氏也。彼言之近凿，致与鲍至南雍州记以萧相国庙为城隍神略同。抑不思于、杨故明荩臣，兹庙创自金元时，果谁氏之司？且幽冀肇域以

来，有城即当有神，更谁氏之司耶？（下略）」《燕都游览志》：「庙市者，以市于城西都城隍庙而名也。西至庙，东至刑部街，亘三里许。大略与灯市同，第每月以初一、十五、二十五开市，较多灯市一日耳」。《野获编》：「城隍庙市，陈设甚夥，人生日用所需，精粗必备。羁旅之客，但持阿堵入市，顷刻富有完美，以致书画骨董真伪杂陈，剔红填漆旧物，自内廷阑出者，尤精好。往时所索甚微，今其价十倍矣」。《析津志》：「〔东西二〕感圣庙在〔京都〕城隍庙南，⑧泥像。石佛寺又西转北，则城隍庙。自庙前巷口转北，为金城坊，内有杨国公寺，杨总统之父也。坊东为金玉府，内有琉璃碧瓦所盖八座藏，藏经版〔在内〕，甚〔为〕精〔制〕。⑨文宗敕印造三十六部，散施诸禅刹。江南亦有赐者。坊内有军铁库，帝师有大佛殿，在坊之东，翚飞栋宇，甲于他寺」。《顺天府志》：「感圣庙、金玉府、铁库、大佛殿皆无考。据《析津志》言，阜财坊在顺承门内金玉局巷口。金玉局即金玉府也。其地当在今城隍庙街之东南」。《天咫偶闻》：「西城都城隍庙，在城隍庙街，元之旧也。胜国庙市最盛，《五杂俎》、《野获编》皆详言之。然即其所言，亦不过今东、西庙耳。第改市于两庙者，不知始自何时。今城隍庙止五月上旬有市，亦不及两庙之盛。自同治十年庙灾，仅正殿及仪门修复，余则一片瓦砾场而已。后殿基存，元〔明〕碑或立或仆，⑩换水碑则在左阶下，惟「北平府」三字无存。庙前街道宽宏，想见昔日繁盛。庙西有地名花园宫，尚有陂塘遗址，疑古月张园所谓「阜成门内傍城下」是也」。

〔三〕《顺天府志》：「镶红、镶蓝两旗炮厂在炮厂胡同」。

〔四〕《万历沈志》：「巡按察院在西河漕」。法式善《西涯考》：「李文正东阳赐第在今按院胡同」。《顺天府志》：「案：此条见《藤阴杂记》所引，今《存素堂文集》无之，疑未

确」。

［五］《万历沈志》：「提学察院在按院后」。《顺天府志》：「明按院学院皆久废，其地犹仍旧称。又《万历沈志》有屯马察院，在学院北，其旧址疑当在屯绢胡同，绢盖院之讹也」。

［六］《明史·功臣世表》：「广宁伯刘荣，永乐十九年七月封，追进侯，其故居当在此」。

［七］《顺天府志》：「关帝庙俗称鸭子庙，［元］天历二年建，有明万历间碑，庙前有太平桥」。按：桥今已堙。

［八］《坊巷胡同集》：「金城坊五牌二十二铺。有普照寺、铁佛寺」。《明一统志》：「有济州卫」。《万历沈志》：「有三元庵、地藏庵」。《顺天府志》：「案：铁佛寺在四眼井」。

［九］《顺天府志》：「卓公第在孟端胡同。圣祖十七子果毅亲王，无嗣，世宗以六子果恭郡王宏瞻继之，卓公其后人也」。按：今袭公名溥闳，宏瞻之五世孙，故今为闳公府。吾友罗君雁峰购其西偏之花园为宅，树木深邃，颇极清幽。

［十］《啸亭续录》：「贝子固尔玛珲宅在辘轳把胡同」。《顺天府志》：「固尔玛珲，显祖曾孙贝勒阿敏次子，以功封，谥温简。固一作顾，又作姑，珲一作洪」。

［十一］《顺天府志》：「武定侯胡同，或作武安侯胡同。《宛平王志》有庆宁寺」。《明史·功臣表》：「武定侯郭英，洪武十七年封，传爵至培民，崇祯甲申城陷死，其居第疑当在此」。《骨董琐记》：「周栎园《书影》云，故老传闻，罗本字贯中，为《水浒传》一百回，各以其妖异语引其首。嘉靖时，郭武定重刻其书，削其叙语，独存本传。金坛王氏小品中亦云，此书每回前各

有楔子，今俱不传。予见建阳书坊中所刻诸书，节缩纸板，求其易售，诸书多被刊削，此书亦建阳书坊翻刻时删落者。沈德符《野获编》云，武定侯郭勋，在世宗朝号好文多艺，所刻《水浒》，前有汪大函序，托名天都外臣。按：武定侯郭英，开国侯也。郭勋最豪横，后以罪瘐死狱中。明末嗣侯培民，甲申死于闯难。今有武定侯胡同，在锦什坊街。闻缪艺风丈云，光绪初，叶曾以白金八两得郭本于厂肆，书本阔大至一尺五六寸，内亦发鬼尚作尺八腿，双枪将作一直撞云」。

〔十二〕《啸亭续录》：「贝勒杜兰宅在扁担胡同」。《顺天府志》：「今为文公宅」。

〔十三〕《顺天府志》：「普寿寺有敕建额，回人礼拜寺也」。《顺天府志》：「元于平则门内置金城坊，明因之。今锦什坊街，南接闹市口，北抵平则门，疑即金城坊街之讹」。《明一统志》：「元世祖庙在金城坊，洪武十年建」。《顺天府志》：「明代岁以二仲，遣顺天府致祭，嘉靖二十四年，给事中陈棐奏罢之，见《明会典》及《春明梦余录》，今遗址无考」。

按：《顺天府志》此地左近尚有尤家寺胡同，今无此名，或即圆觉寺之转音。又有半简胡同，或亦今之斑鸠胡同之转音。又有游击胡同，并载《蒋祥墀散樗老人自订年谱》：「辛巳，寓〔抵〕内城游击胡同云云」。今此地亦无游击胡同之名。余若所载瓦岔〔叉〕胡同、烙铁胡同、高方胡同、唐帽胡同，今俱无考。

校勘记：

① 宏仁寺 《日下旧闻考》卷五〇引《御制重修鹫峰寺碑记》称「弘仁寺」。

② 其东有图通观，明为水月庵 《顺天府志》卷一三云：「其东有圆通庵，明为水云庵」。据改。

⑧ 城隍庙 《日下旧闻考》卷五〇引《虞集大都城隍庙碑》云作「城隍神庙」。据补。

④ 庀工而有余资赐诸庙中　《日下旧闻考》卷五〇引《大都城隍庙碑》云：「庀工而有余资则以赐诸庙中」。据改。

⑤ 中作正堂，为神寝　《日下旧闻考》卷五〇引《明英宗碑略》原文为「中作正堂，后为神寝」。据改。

⑥ 一无所预于告　《日下旧闻考》卷五〇引《明英宗碑略》云：「一无所预于民」。据改。

⑦ 故有凭据　《日下旧闻考》卷五〇引《重修都城隍庙碑记》云：「故有援据」。

⑧ 感圣庙在城隍庙南　《日下旧闻考》卷五〇引《析津志》云：「东西感圣庙在京都城隍庙南」。据补。

⑨ 藏经版甚精　《日下旧闻考》卷五〇引《析津志》云「藏经版在内，甚为精制」。据补改。

⑩ 元碑或立或仆　《天咫偶闻》卷五记：「元明碑或立或仆」。据改。

第四章　内三区各街市

自翠花胡同而北，为双辇胡同，〔一〕中间斜出者为花枝胡同，今改为南花枝胡同。又北为弓弦胡同，〔二〕其南有大、小口袋胡同，其北有裤司胡同，今改为西库司胡同，牛排子胡同，〔三〕黄米胡同，瞿兑之之止园在焉，亦即止园相国之旧居。其东有琦侯府，其西有晓教胡同，达教胡同，原名大觉、小觉胡同，均不通行。又北曰亮果厂，〔四〕《顺天府志》称晾果厂，俗或作亮壳厂。其东为大佛寺大街，亦曰西大街，〔五〕四存学校第二院在路东，昔日之将军府也。路西有大公主府。亮果厂中间之南北小胡同曰太平境，又北曰大、小取灯胡同，〔六〕其西曰八棵槐，蒙藏院在焉。北平研究院近亦建筑于此。其东曰汪家大院，又北曰官房子，又北为多公府，又北曰兴隆胡同，不通行。又北即大公主府，门在西大街，清宣宗之长公主府也。瑨、珣二太妃出宫后，亦居于是。又北曰小苏州胡同，又北曰宽街，〔七〕其东有宝公府，其西有昭忠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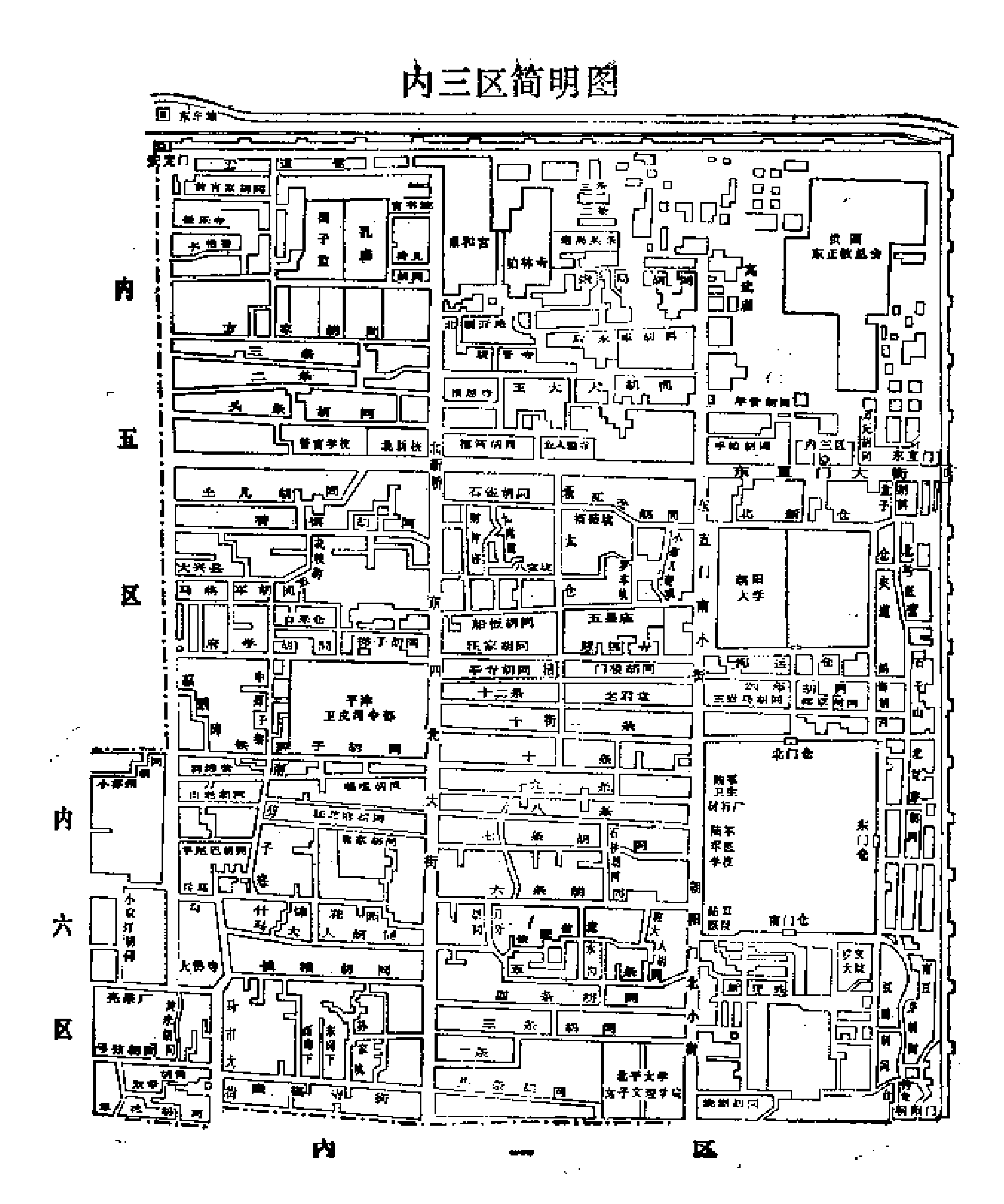
注：

〔一〕《顺天府志》：『双碾胡同，碾或作辇。《八旗通志》误作堵。有舍饭旛竿寺、兴福禅林』。《谷城山房笔尘》：『唐时禁京城丐者，分置病坊于诸寺以廪之，亦谓之悲田院，即今蜡烛、旛竿二寺也』。《顺天府志》：『蜡烛寺见西城』。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兴福院在都城保大坊北』。〔《顺天府志》案〕：『今无考』。①《顺天府志》：『兴福禅林旧为舍饭、旛竿寺。在正阳门内双碾胡同』。《〔日下〕旧闻考》：『元称舍饭寺，建于至元间，在明称旛竿寺』。《明武宗实录》：『旛竿寺本永乐年建，日给光禄寺粟米三石，②后府属卫月办柴薪万二千五百斤，煮饭施贫民』。《〔明〕世宗实录》：『嘉靖元年〔正月〕，御史郑本公请出钱赈济京师冻饿穷民。户部议，朝廷旧设养济院，穷民各有记籍，无籍者收养蜡烛、旛竿二寺』。《〔日下〕旧闻考》：〔舍饭、旛竿寺〕在双碾胡同，本朝康熙三十二年重建，改今名，③其北为弓弦胡同，有延禧寺，有明万历三十八年重修碑，兵科给事中吴某撰。④及康熙二十三年重修碑。又王府大街有迎禧观，明天顺四年勅建』。

〔二〕《顺天府志》：『《万历沈志》：『延禧寺、迎禧观在明照坊，俱有敕建碑』。案：寺在弓弦胡同。据《坊巷胡同集》，弓弦胡同隶保大坊，《万历沈志》作明照坊，其后或有改并也』。案：李君释戡宜偶居弓弦胡同，有无边华庵。

〔三〕麟庆《鸿雪因缘图说〔记〕》⑤：『半亩园在弓弦胡同内，本贾中丞汉复宅。李笠翁客贾幕时，为葺新〔斯〕园，⑥叠石成山，引水作沼，平台曲室，奥如旷如。乾隆初，杨韩〔静〕葊员外得之，⑦又归春馥园观察，道光辛丑始归于余』。《天咫偶闻》：『完颜氏半亩园，在弓弦

内三区简明图



内五区
内六区
内一区
雍和宫
孔庙
国子监
柏林寺
方家胡同
石雀胡同
船板胡同
十二条
朝阳大学
东门仓
南门仓
北平大学
女子文理学院
东直门大街
平津卫戍司令部

胡同内牛排子胡同。国初为李笠翁所创，贾胶侯中丞居之。后改为会馆，又改为戏园。道光初，麟见亭河帅得之，大为改葺，其名遂著。纯以结构曲折，铺陈古雅见长，富丽而有书卷气，故不易得。每处专陈一物，如永保尊彝之室专弆鼎彝；琅环妙境专藏书；退思斋专收古琴；拜石轩专陈怪石，供大理石屏，有极精者。端砚、印章累累，甚至楹联亦磨石为之。佛寮所供亦唐铜魏石。正室为云荫堂，中设流云槎，为康对山物，乃木根天然，卧榻宽长皆及丈，俨然一朵紫云垂地。左方有赵寒山草篆「流云」二字，恩翁、眉公皆有题字。此物本在康山，阮文达以赠见亭先生者，信鸿宝也。云荫堂南，大池盈亩，池中水亭，双桥通之，是名流波华馆。又有近光楼、曝画廊、先月榭、知止轩、水木清华之馆、伽蓝瓶室诸名」。《郎潜纪闻初笔》：「见亭河帅麟庆，官中书时，亦见仙蝶于薇垣，且至其第，又至河南开归道署，又再至袁浦节署。时河帅适得金尚书光第《仙蝶图》，尚书见仙蝶集于京寓马缨花下而作，淳（覃）溪学士有诗⑧因遍征题咏，以识奇缘。案：河帅公辅世家，风流儒雅，政绩亦卓然有声，宜蝶之远道依依，过从尤数云」。按：半亩园民国十年时，郭筱麓曾一修葺之，假以宴客，亭池尚在，陈设已虚，今又数年，无葺治者，益渐颓废矣。

〔四〕《芜史》：「天寿山守备太监一员，辖十二陵，岁进松花、黄连、茶、核桃、榛、栗等，各陵皆有晾果厂在京」。

〔五〕《啸亭续录》：「诚亲王府在大佛寺」。《顺天府志》：「芸公第在大佛寺北。又诚亲王讳允祕，为圣祖二十四子，谥曰恪。芸公为高宗五子，荣纯亲王讳永琪之后」。《析津日记》：「普德寺俗呼大佛寺，建置年月无碑记可考」。《天咫偶闻》：「大佛寺前，有明新建伯王国栋修永济桥碑，言：去余第数十武，有永济桥。今寺左近实无桥，〔意者〕寺前地极洼，遇霖雨辄不辨路

径。光绪甲午夏至前大雨，金吾无策，至奏请「北郊乘舆，改撤出地安门，其洼可知」（改期）」。⑦。

［六］《顺天府志》：「《啸亭续录》：『贝子宏昨宅在取灯胡同』。《采访册》：『森公府在取灯胡同』。谨按：贝子善书画，自署瑶华道人，其宅后为恭勤贝勒宏明所居。贝勒圣祖孙恂勤郡王允禵之子，今辅国公载森其后人也」。按：此府今为颜骏人总长所有，修葺一新矣。

［七］《宸垣识略》：「一等果毅继勇公第在宽街。案：宏毅公额亦都，及其子果毅公图尔格，皆开国勋臣也。后并为果毅继勇公。其赐第相传为明珰杜衡宅，今公宝全前任散秩大臣」。《坊巷胡同集》：「昭回靖恭坊在北安门东，共十四铺。有圆恩寺、福祥寺、裟衣寺」。案：圆恩寺，见北城。《万历沈志》云在昭回坊。福祥寺、裟衣寺俱见后志。又有慈善寺，今圮。

按：《顺天府志》此地附近有喇叭营、小红庙诸名，今俱无考。

校勘记：

① 案：「今无考」，此「案」为《顺天府志》卷一三案语。

② 日给光禄寺粟米三石　《日下旧闻考》卷四三引《明武宗实录》云：「日给光禄粟米三石」。

③ 本朝三十二年重建　《日下旧闻考》卷四三按语云：「舍饭、潘华寺在双碾胡同，本朝康熙三十二年重建，改名兴福禅林」。据改。

④ 有明万历三十八年重修碑，兵科给事中吴某撰　《日下旧闻考》卷四三按语云：「明万历三十八年修，兵科给事中吴某撰碑」。

⑤ 《鸿雪因缘图说》　「说」应作「记」。

⑥ 为葺新园　《鸿雪因缘图记》第三集《半亩营园》云：「为葺斯园」。据改。

⑦ 乾隆初，杨韩葊员外得之 《鸿雪因缘图记》第三集《半亩营园》云：「乾隆初，杨静葊员外重为修整」，据改。

⑧ 潭溪学士 「潭」作「覃」，见《郎潜纪闻初笔》卷八「麟见亭数见仙蝶条」。

⑨ 至奏请改期 《天咫偶闻》卷三云：「至奏请北郊乘舆，改撤出地安门，其注可知。」据改。

自马市大街路北，有那王府及右翼官署。再北为隆福寺街，[一] 其当隆福寺之南者曰神路街，今改为隆福寺前街，其东有大沟巷、盐店大院、懋益大院。隆福寺之西曰崔府夹道，曰乌枪胡同，均不通行。曰西廊下，中有铜钟胡同，其北曰南花园、西花园。隆福寺之东曰东廊下，曰孙家坑，（《顺天府志》作孙家头），有观音寺。曰轿子胡同，又东有钱满胡同，吉祥胡同，与东四牌楼相接，不通行。又北曰钱粮胡同，[二] 昔有宝泉局，今为北平市政府卫生局，画家金巩伯绍城居于胡同之西，其西有北花园，不通行。又北曰马大人胡同，中间南北小胡同曰八道湾，曰扁担胡同，今改为南扁担胡同。[三] 又北曰什锦胡同，今曰什锦花园，[四] 中间南北胡同直达于铁狮子胡同者曰南剪子巷。在南剪子巷以西之东西胡同曰缸岔胡同（《顺天府志》称钢叉胡同），今名刚察胡同。其西曰南兵马司，[五]（《顺天府志》作大佛寺后），曰羊尾巴胡同，今改西扬威胡同，曰山老胡同，曰利溥营。再北为铁狮子胡同西头。在南剪子巷以东者，南北小胡同曰黄土坑，今改为南吉祥胡同，曰细管胡同，（《顺天府志》作戏

馆胡同），今改为小细管胡同。又北曰魏家胡同，又北曰汪芝麻胡同，又北曰嘎嘎胡同，又北为铁狮子胡同。[六] 海军部在其东，清末之贵胄学堂也。稍西为陆军部，民国初元，袁项城暂设总统府于是。民国十四年，执政府亦在于是，今为平津卫戍总司令公署。又西为张宗昌宅，未落成而张已他适，又西为顾维钧总长宅，孙中山总理终于是，今为中山先生纪念行馆。

注：

[一] 《顺天府志》：『隆福寺，明景泰中所建也，在崇文门北，大市街之西北，今其地称隆福寺街。明景泰三年兴安用事，佞佛甚于王振，请帝于大兴县东大市街之西北建大隆福寺，费数十万，以太监尚义、陈祥、陈谨、工部左侍郎赵荣董之，四年三月功成。寺之庄严与兴隆并，三世佛三大士殿处二层，三层左殿藏经，右殿转轮，中经毘卢殿至五层，乃大法堂（《春明梦余录》：大法堂石栏乃南内翔凤〔风〕殿物，①撤用于此。）雍正元年重修，世宗御制碑文。又明碑一，为景泰建寺记。逢月之九、十日有庙市，至今为诸市之冠』。《〔明〕典汇》：『隆福寺成，车驾择日临幸，有司已〔夙驾〕除道，大〔太〕学生济宁杨浩上疏言，②陛下即位之初，首幸太学，海内之士，闻风快睹。今乃〔又〕弃儒术而崇佛，③岂可垂范后世耶？仪制郎中章纶亦言，以万乘之君，临非圣之地，史官书之，传之万世，实累圣德。上览疏，即日罢行』。《野获编》：『大隆福寺为景帝所建，至撤英宗南内木石助之。未几，又从山西巡抚都御史朱鉴言，谓风水当有所避忌，乃命閉

正门不开，禁钟鼓声。又拆寺门牌坊所谓第一丛林者，而无救于祸难」。《菽园杂记》：「京师〔巨刹〕大兴隆、大隆福二寺，④为朝廷香火院，余皆中官所建」。《藤阴杂记》：「庙市，惟东城隆福、西城护国二寺，百货具陈，目迷五色，王公亦复步行评玩。鲍西冈〔钤有句〕云：⑤『三市金银气，五侯车马尘』，足括庙市之胜。查嗣瑮诗云：「兴隆隆福两岧峣，南内移来土木饶。天子不开香火院，纷纷台省愧杨姚。」《天咫偶闻》：「隆福寺在东四牌楼北隆福寺胡同，月逢九、十庙市，门殿五重，正殿石栏，犹南内翔凤殿中物。今则日供市人之摸抚，游女之依凭。且百货支棚，绳索午贯，胥于是乎。在斯栏亦不幸而寿矣。庙市之物，昔为诸市之最，今皆寻常日用，无复珍奇。余少时游之，尚多旧书古拓，字画亦夥，价直不昂，今不复见。惟寺左右唐花局中，日新月异，旧止春之海棠、迎春、碧桃，夏之荷、榴、夹竹桃，秋之菊，冬之牡丹、水仙、香橼、佛手、梅花之属。南花则山茶、腊梅，亦属寥寥。近则玉兰、杜鹃、天竹、虎刺、金丝桃、绣球、紫薇、芙蓉、枇杷、红蕉、佛桑、茉莉、夜来香、珠兰、建兰到处皆是。且各洋花，名目尤繁，此亦地气为之乎？此外，西城之护国寺，外城之土地庙，与此略等。而士大夫所尤好尚者，菊也。往往家自有种，分畦养之，名目多至三百余种。每出一新种，索价数金，好事者争以先得为快。其精者，于萌茁之始，即能指名何种，栽接家不敢相欺。购秧自养，至秋深更胜于栽接家。故登巨室之堂，入幽人之宅，所见无非花者，春明士夫风趣，此为首称」。《天咫偶闻》：「内城书肆均在隆福寺，旧有三槐堂、同立堂、宝书堂、天绘阁四家。同治中，同立堂歇业。光绪中，天绘阁改聚珍堂，今止此三家。三槐向多旧书，售主亦多，近则迥不如前。而宝书、聚珍二家，颇能争胜，然尔来旧书有甘井先竭之叹。价日增而益无觅处，内外城所通行者，新书而已」。案：《坊巷

衚衕集》：「仁寿坊，八铺。有府军后卫、隆福寺、仰山寺」。《明一统志》：「中城兵马司在仁寿坊。又有金吾右卫」。《万历沈志》云：「有灵境寺」。《坊巷胡同集》云：「仰山寺有前后街」。今俱无考。惟隆福寺尚存。每逢九、十日庙市如故。民国十九年，改用阳历，又增一、二两日。每旬有四日之庙会矣。

［二］《顺天府志》：「宝泉局南作厂在钱粮胡同北，俗称钱粮局」。⑥嗣改为内城官医院，今为北平市卫生局。又：帛公第［府］在钱粮胡同，⑦帛公为怡贤亲王长［四］子宁良郡王讳宏晈之后。⑧

［三］《顺天府志》：「顺天学政衙门在扁担胡同之东。嘎嘎胡同，《八旗通志》作贾家胡同」。《宸垣识略》：「一等襄勇伯第在嘎嘎胡同」。《顺天府志》：「嘉庆时，大学士明亮封襄勇伯，后赠三等侯。又：棍公府在中剪子巷」。

［四］《帝京景物略》：「成国公园有三堂，堂皆荫，高柳老榆也。左堂盘松数十株，右堂池三四亩，堂后一槐，四五百岁矣。树旁有台，台东有阁，榆柳夹而营之，中可以射。园曰适景，都人呼十景园也。又英国公张□赐第之堂，曲折东入［一］一高楼」，南临街，北临深树，有亭立杂树中，海棠族而居。二石，奇质，元内府国镇也。上刻元年月，下刻元玺。台之望，古槐市也」。《顺天府志》：「什景园久废，其地犹沿旧称。张园今无考，以地近槐市，故附此」。《天咫偶闻》：「什［十］景花园一宅子⑨，粗有林亭，旧祀蝶仙为位二，蝶每岁一至，必于夏日雨后开霁时。所至恒在一石上，年年不爽，蝶黄白各一，纯素无华。黄者须端有硃，蝶不大而神采异常，每来时栖鹦嘴惊起避之。祝之则集于掌上，云是明季王某夫妇同时殉难者所化也。居是宅者曾见长髯红袍者

子亭中倚槛望月，犹不传其名字。《甲申传信录》载，都指挥王国兴举火自焚，不知即其人否，然不言夫妇同命也。按：什景花园本成国公适景园旧址』。

［五］《天咫偶闻》：『宝文靖公鋆第，在于南兵马司路西，其园在路东』。

［六］《啸亭续录》：『恭亲王府，贝子允糖［禟］宅，⑩俱在铁狮子胡同。贝子宅今为和亲王府』。《顺天府志》：『恭王讳常颖，世祖五子，今为永公第［承公府］。⑪允糖［禟］，圣祖九子，雍正四年黜属籍，乾隆四十三年诏复之。和王讳宏画［昼］，⑫世宗五子，谥曰恭，今为廉公府。又，那公第在铁狮子胡同，科尔沁亲王色布腾巴尔珠尔，尚高宗三女和敬公主赐第在此，那公其后人也』。按：今海军部署即昔之和亲王府。《天咫偶闻》：『明嘉定伯周奎第，国朝三等伯穆赫林居之，子孙不能守，惟门堂仅存。听事后杂树扶疏，乱石簇拥，中间似有亭址。自此以后，皆别售之于人矣。而其门前宏敞如故，石狮二尚存，今称博家大门』。《天咫偶闻》：『吴梅村有《田家铁狮歌》，疑即铁狮子胡同。双狮在一狭巷中，已破碎。巷口另有二石卧狮，制作极工。梅村歌有「铸就铭词镌日月」语，今狮半埋土中，铭词有无不可知。巷北为志尚书和第，屋宇深邃，院落宽宏，不似士夫之居。后有土山，山上树数围，后墙外即顺天府学。《帝京景物略》谓，英国公园北临柴市，疑即此地。或英国后人，又鬻之田氏耳。又明成国公适景园，地在今十景花园。其巷至东半改而南折，今东边祥氏之宅，占地独宽，或即园基也』。《天咫偶闻》：『顺天府学在府学胡同，元之报恩寺也』。《增旧园记》：『增旧园名天春园，在安定门街东铁狮子胡同，乃康熙间靖逆侯张勇之故宅也。当明季之世，宅为田贵妃母家，名姬陈圆圆者曾歌舞于此。道光末年，先考竹溪公由鸭儿胡同析居后，购以万金，因其基而修葺之，故更名增旧园云。园有八景，

其正厅东向者曰停琴馆，取「停琴伫月」之意。对面有亭曰山色四围亭，亭之北有台，曰舒啸台，盖尝登东皋以舒啸焉。台之西有厅，南向者曰松岫庐，庐之南有修垣焉，长三十余丈，苍苔掩映，薜荔缠之，曰古莓堞。垣之曲折处有石洞，上镌有「凌云志」，可以暗通前宅者曰凌云洞。停琴馆之西，有曲房曰井梧秋月轩，轩之北由长廊而斜度者曰妙香阁，乃昔年拜佛处也。此增旧园之八景也。呜呼，客岁庚子之变，联兵入京，如西苑中之万佛楼、春藕〔耦〕斋等，⑬悉被焚毁。其余前朝后市富丽繁华之地，尽变为荒凉瓦砾之场，闲尝观之，直莫得其仿佛，是亦大可悲矣。斯园也，以弹丸之地，居兵燹之中，虽获瓦全，又安能长久哉！自今以往，或属之他人，或鞠为茂草，或践成衢径，或垦作田畴，是皆不可知矣。又何敢望如昔之歌舞哉。噫嘻！岁月如流，沧桑屡易，关中洛下古之名都，秦有阿房，汉有未央，唐有华清，宋有艮岳，转瞬之际，已尽成荒烟蔓草，一片平原，而况此蕞尔之地哉！其所以流传后世者，亦惟有纸上文章耳。文章若在，则斯园为不朽矣。此记之所由作也。光绪二十七年，岁次辛丑春三月，下浣增旧园主人醴丞氏自记」。

按：《顺天府志》此地附近尚有牛角胡同、箭杆胡同、笔管胡同诸名，今俱不见。

校勘记：

① 翔凤殿　《顺天府志》卷一三，《日下旧闻考》卷四五均作「翔凤殿」。据改。

② 大学生济宁杨浩　「大」作「太」。据《日下旧闻考》卷四五引《明典汇》改。

③ 今乃弃儒术而崇佛　「乃」作「又」。据《日下旧闻考》卷四五引《明典汇》改。

④ 京师大兴隆寺、大隆福寺　《京师坊巷志稿》卷上引《燕园杂记》云：「京师巨刹，大兴隆、大隆福二寺」。据改。

⑤ 鲍西冈诗云　《京师坊巷志稿》卷上引《藤阴杂记》云「鲍西冈鉁有句云」。据改。

⑥ 宝泉局南作厂在钱粮胡同北　《京师坊巷志稿》卷上引《顺天府志》云，「宝泉局南作厂在北」。

⑦ 帛公第　「第」作「府」。据《京师坊巷志稿》改。

⑧ 帛公为怡贤亲王长子　《清史稿·诸王传》卷，帛公为怡贤亲王「四子」。据改。

⑨ 什景园　「什」作「十」，据《顺天府志》卷十三改。

⑩ 允糖　「糖」作「榶」。据《京师坊巷志稿》卷上改。

⑪ 永公第　「永公第」应作「承公府」。据《京师坊巷志稿》卷上改。

⑫ 和王讳宏画　《京师坊巷志稿》卷上案云，「和王讳宏昼」。据改。

⑬ 春藕斋　「藕」应作「耦」。据《日下旧闻考》卷二三引《御制春耦斋记》改。

自大佛寺大街而北，直达于安定门者曰安定门大街。自铁狮子胡同而北，安定门大街以东，曰府学胡同，文文山祠在其西，[一]段合肥任总理时曾居于其东，其间南北小胡同曰中剪子巷，其旁又有小胡同曰铃铛胡同，曰谈字胡同，其西有小胡同曰口袋胡同，刘资颖冠雄总长曾卜宅于是。府学胡同而北曰梯子胡同，曰白米仓胡同，曰桃条胡同。又北曰细管胡同（《顺天府志》作油罐胡同）、永兴胡同、东西马将军胡同，又北曰大兴县，[二]中间南北直达之胡同，在东曰北剪子巷，在西曰巴儿胡同，其东有小胡同曰箭杆胡同，大兴县而北有花针胡同（《顺天府志》作花枝胡同），今改作北花枝胡同，其西有吉祥胡同，不通行。其东有新安胡同，其旁有钱局（《顺天府志》作钱局坑）。又北曰香饵胡同（《顺天府志》作香儿胡同）。[三]又北曰土儿胡

同，又北曰交道口。中间之南北小胡同曰扁担胡同，今改为中扁担胡同。吉兆胡同。曰明堂大院，曰澡堂子胡同，曰喇嘛大院。

注：

〔一〕《顺天府志》：『府学胡同有坊曰育贤，顺天府学在焉』。《万历沈志》：『洪武初，以元太和观地为大兴县学，国子监为府学。永乐中，以府学为国子监，〔因〕以大兴县学为府学』。①《春明梦余录》：『顺天府学，故报恩寺也。元末有僧游湘潭募造报恩寺，尚未安像，明师下燕，戒士卒毋得入孔圣庙。僧仓皇借宣圣木主置殿中，后不敢去，遂以为学。其地元之柴市也』。《明一统志》：『北城兵马司在教忠坊』。《坊巷胡同集》：『教忠坊，十铺。元杀宋文丞相于此，故名』。〔元王恽〕《中堂事纪》：『至元十六年，帅臣张宏范执文天祥至大都，囚之。上屡欲赦出相之，不从。九年十二月初九，戮于燕南城柴市』。《帝京景物略》：『江南十义士，舁（公）〔柩〕藁（葬）都城小南门〔外〕五里道旁，〔志其处〕。②大德二〔三〕年，③继子陞至都，顺城门内见石桥织绫人妇，公旧婢绿荷也，为陞语刘牢子。乃归葬庐陵』。《顺天府志》：『府学旁有文丞相祠，明洪武九年，按察司副使刘崧建。其西为江右怀忠会馆，见《春明梦余录》。今馆废，祠存。道光八年重修。光绪九年，府尹周家楣重修』。《甲乙汇略》：『明崇祯十七年三月戊申，左都御史李邦华缢于文丞相祠。』《青门旅稿·李邦华传》：『〔三月〕十八日，贼破外城，〔李〕公移宿吉安馆文信公祠下，④烹赐豕，祀信公。（遍侚所知）诘朝，内城陷，⑤公亟奔大内，阙门闭，不得入，归馆沐浴，整衣冠，拜信公曰，邦华乡邦后学，当死国难，请从先生于九泉。取白缣书赞

曰：「堂堂丈夫，圣贤为徒，忠孝大节，誓死靡渝。临危授命，庶无愧吾。君恩莫报，结此痴愚」。缣尾书「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句。持采[束]帛系文信公坐榻，⑥投缳而绝」。《真珠船》：「无锡茹文中居京师之高坡胡同，百有十岁，英皇复辟之年，召见于便殿，予冠服带履，赐宴顺天府。又命公卿造其居贺之」。《顺天府志》：「今府学胡同有地名高坡，疑即所称之高坡胡同也」。《燕京访古录》：「安定门大街东，育贤坊牌楼侧，旧顺天府学故址，中有文天祥祠，相传即文天祥先生成仁处也。先生宋季忠杰，以孤军当国难，不敌，为元兵絷之入燕，居一古刹楼上。元人逼其下楼，劝降不可，即于刹内就义。先生既死，于衣带中得先生遗言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读此数言，不啻自传，先生庶几不死矣。或曰，其地为元朝著名刑场，柴市口之旧址也，后改为信国祠。阶石上有血痕，天雨则见，士人以是卜阴晴焉。祠门内左有丞相榆，为当年先生所最赏者」。《春明梦余录》：「永乐六年，太常博士刘履节请祠祀，从之，江右士大夫岁时集会于此，以祀公。宣德四年，保定李庸为府尹，重拓其祠。信国所著有《日录》、《吟啸集》、《指南录》、《集林[杜]二百首》，⑦并刊板祠中。赵弼作《文山传》云，公既赴义，其日大风扬沙，天地昼晦，咫尺不辨，城尽闭。自此连日阴晦，宫中皆秉烛而行。群臣入朝，亦执炬前导。世祖问张真人而悔之，赠公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太保、中书平章政事、庐陵郡公，谥忠武。命王积翁书神主，洒扫柴市，设坛以祀之。丞相孛罗行初奠祀，忽狂飙旋地而起，吹沙滚石，不能启目。俄卷其神主于云霄中，隐隐雷鸣如怨之声，天色愈暗，乃改前少保、右丞相、信国公。天俄开霁」。《天咫偶闻》：「文丞相祠在府学之左，地仅数弓。祠屋一楹，相传府学即元之柴市，丞相成仁地也。《日下旧闻考》谓旁有吉

安会馆，此恐未确。今祠旁左为文昌祠，右为府学。余地无多，难容会馆。且会馆皆在南城，北城无会馆。《藤阴杂记》谓在打磨厂者，理或然也」。

〔二〕《帝京景物略》：「驸马万公曲水家园，新宁〔远〕伯之故园也。⑧燕不饶水与竹，而园饶之」。《畿辅通〔唐〕志》⑨：「曲水园在大兴县东，明驸马万炜建，园中有松化石」。《顺天府志》：「园今无考」。

〔三〕《宸垣识略》：「一等续顺公第，在香儿胡同」。《顺天府志》：「国初沈志祥封续顺公」。按：《顺天府志》花枝胡同北小胡同曰花梗胡同。其名甚雅，今不著。此地又有宝泉局胡同、臊达子胡同诸名，今亦不见。又：今其地有吉兆胡同、澡堂子胡同、喇叭大院、明堂大院、新安胡同、吉祥胡同诸名，则又《顺天府志》所不载者也。澡堂子胡同，或即臊达子胡同之转音。《顺天府志》：「安定门大街有关帝庙，俗称红庙，以南午达东直门街者曰交道口，镶黄旗满洲都统署在焉，其北为汉军都统署。又诚〔諴〕亲王府在安定门大街东，⑩今为榮寿公主府。案：诚〔諴〕王讳允祕，圣祖二十四子，谥曰恪。公主，恭亲王长女也」。《元史·程钜夫传》：「赐地京师安贞门，以筑室」。案：安定门，元曰安贞，其地当在今城东隅。《析津志》：「灵椿坊在都府北，丹桂坊在灵椿坊北」。《坊巷胡同集》：「灵椿坊，八铺」。《渌水亭杂识》：「窦十郎故居，或云在城西，或云在昌平，或云在涿州，或云在蓟州。当时冯瀛王赠诗有「灵椿一株老」之句。今北城有灵椿坊，疑是十郎旧里」。《蜕庵集·买屋灵椿坊诗》：「五槐浓绿荫门前，东宇西房十数椽。不是衰翁买屋住，归时留作雇船钱」。《万历沈志》：「八腊庙在府治东北」。《顺天府志》：「案：庙今无考。惟府治中有刘猛将军祠，雍正二年敕建，传云神主蝗蝻」。

《甲申传信录》：「李姓赁房住安定门内，忘其名。贼入。云：「我薄治产业，皆明人物也，岂有留与逆贼乎？」遂集大小男女及牲畜资财焚灭无遗」。

校勘记

① 以大兴县学为府学　《顺天府志》卷一三引《万历沈志》云：「以府学为国子监，因以大兴县学为府学」。据改。

② 江南十义士，舁公藁葬都城小南门五里道旁　《帝京景物略》卷一《文丞相祠》条云：「江南十义士，舁柩藁葬都城小南门外五里道旁，志其处」。据改。

③ 大德二年　《帝京景物略》卷一云：「大德三年」。据改。

④ 十八日，贼破外城，公移寓吉安馆文信公祠下　《日下旧闻考》卷四五引《李邦华传》曰：「三月十八日，贼破外城，李公移寓吉安馆文信公祠下」。据改。

⑤ 祀信公，遍询所知，诘朝，内城陷　《日下旧闻考》卷四五引《李邦华传》该句中无「遍询所知」四字。

⑥ 持采帛系文信公坐楣　「采」当作「束」。据《日下旧闻考》卷四五引《李邦华传》改。

⑦ 《集林二百首》　「林」当作「杜」。

⑧ 新宁伯之故园也　《帝京景物略》卷二云：「新宁远伯之故园也」。据补。按：《京师坊巷志稿》卷上、《顺天府志》卷一三均无「远」字。

⑨ 畿辅通志　「通」当作「唐」，见《京师坊巷志稿》卷上。按：此指清唐执玉等修，陈仪等纂《（雍正）畿辅唐志》。

⑩ 诚亲王「诚」当作「諴」。据《顺天府志》卷一三改。

自交道口而北曰安定门大街，其东为北新桥大街，〔一〕路北有警官学校。又北为头条胡同，今改称大头条胡同。又北为二条胡同，今改称大二条胡同。又北为大、小三条胡同，〔二〕中间南北小胡同曰梁家湾，曰范家大院，〔三〕其在东者曰引凤胡

同，曰针鼻胡同，曰针尖胡同，曰扁担胡同，今改称北扁担胡同。再北曰方家胡同，〔四〕再北曰成贤街，先师庙、〔五〕国子监在焉。〔六〕中间小胡同曰公益巷，其在西者曰沙厂胡同，不通行。国子监以西曰箭楼，南北直达者曰慈悲胡同，东西达于安定门大街者曰大格巷（《顺天府志》作大沟巷），俗亦称打狗巷，曰极乐寺，〔七〕曰前萧家胡同、后萧家胡同。在箭厂之北者曰牛角湾、五道营、小二条。国子监以东曰砖儿胡同，曰官书院，曰汤家胡同，曰国学胡同，与五道营连接，再北即为安定门东城根。

注：

〔一〕《顺天府志》：『东直门大街有关帝庙，俗称白庙』。《〔日下〕旧闻考》：『慈寿寺，古刹也，在安定门新桥路北。初名开元，传云创自唐开元。宋、元以来叠次修治，明宣德初再造。天顺四年，僧定慧请名，敕改惠明。有天顺四年敕赐惠明寺碑，赵昂撰。又有正统十年开元寺兴造碑记，国子司业赵琬撰。乾隆元年敕修，改名慈寿寺。寺东有宝公寺，又东为东药王庙，有明万历年间碑。又安定门街东有极乐寺，元至元间建。明嘉靖辛酉重修，行人司尹校撰碑』。《顺天府志》：『西直门外高梁桥西亦有极乐寺。《通志》亦称元至元年间建，是有两极乐寺矣』。《宸垣识略》：『和亲王府在北新桥南，一等昭毅伯第在白庙前』。《顺天府志》：『和王府，据《啸亭续录》云在铁狮子胡同。巴都礼封昭毅伯』。《顺天时报》：『东直门内北新桥某庙有井，中锁一

龙，约以桥旧释出，因名桥曰北新，取永年不旧之意」。

〔二〕　《坊巷胡同集》：「崇教坊，十四铺。有天圣寺、净居寺、极乐寺、崇乐庵」。《顺天府志》：「天圣寺在小三条胡同」。

〔三〕　《天咫偶闻》：「交道口头条胡同有地名范家大院，考其地为范文肃公文程故居，开国元勋，功在社稷，子孙簪缨接武，今零替矣。公为宋范文正公后裔，功名亦相似，闻其家向不用僧道，镶黄旗汉军世家，颇有被其化者，至今守之」。

〔四〕　《啸亭续录》：「循郡王府在方家胡同」。《顺天府志》：「王讳永玮〔璋〕，①高宗三子，追封。今其后人镇国公载迁居之」。《天咫偶闻》：「璧星泉制府昌居方家胡同，公常从军西域，知兵最深，著有《兵武见闻录》，皆布帛菽粟之言。咸丰初元，奉诏进呈。又《守边辑要》、《牧令要诀》二书，亦皆有用之言也」。《顺天府志》：「八旗官学，在八旗分地，隶国子监。又钦赐学舍，在国子监南方家胡同。雍正九年，祭酒孙嘉淦奏准国子监门外方家胡同官房一所，旧有三百余间，今存一百四十三间，②与国子监相去数武，恳恩赏给国子监衙门。大门南向，额曰「钦赐学舍」，计一百九十间。分公所六堂，因在署南，亦称南学。以衙署为北学。中为公所，东为率性、修道、广业，西为诚心、正义、崇志。分门出入。又文公祠在国子监之东北隅」。

〔五〕　《顺天府志》：「〔成贤街〕东西有坊，曰成贤坊〔街〕，③文庙、国子监在焉，俗称国子监胡同。街南为南学，雍正九年增建。又先师庙在安定门内太学左，南向。街门西为持敬门，西向。大成门崇基石栏，前后三出陛，门左右列戟二十有四，石鼓十。右石鼓音训碣一。左右各一门，门内东西列舍，北向。大成殿崇基石栏，三出陛，两庑东西向，殿东西列舍，南向。西庑南燎

炉一，西北瘗坎一，甬道左右御碑亭。大成门外东为神厨，宰牲亭、井亭各一。西为神库、致斋所、更衣亭。每科进士题名碑分列左右。元初，庙毁于兵，王檝请以金枢密院地创之，于是置学南城并立庙。世祖至元二十四年迁都北城，以南城国子监为大都路庙学，廷议另建，久而未成。大德六年初建，十年庙成。明永乐九年，依旧地重建。嘉靖九年，改大成殿为先师庙，大成门为庙门。万历二十八年，易琉璃瓦。国朝顺治八年重修。乾隆二年改用黄瓦，三十二年重修，有高宗纯皇帝御制碑文。殿中南向安设至圣先师孔子神位，④东旁西向复圣颜子、述圣子思子位，西旁东向宗圣曾子、亚圣孟子位。次东西向先贤闵子损、冉子雍、端木子赐、仲子由、卜子商、有子若位。次西东向先贤冉子耕、宰子予、冉子求、言子偃、颛孙子师、朱子熹位。东庑祀先贤公孙侨、林放、原宪、南宫适、商瞿、漆雕开、司马耕、梁鳣、冉儒、伯虔、冉季、漆雕徒父、漆雕哆、公西赤、任不齐、公良儒、公肩定、邬单、罕父黑、荣旂、左人郢、郑国、原亢、廉洁、叔仲会、公西舆如、邽巽、陈亢、琴牢、步叔乘、秦非、颜哙、颜何、县成、牧皮、乐正克、万章、周敦颐、程颢、邵雍。先儒公羊高、伏胜、毛亨、孔安国、后苍、许慎、郑康成、范宁、陆贽、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谢良佐、罗从彦、李纲、张栻、陆九渊、陈淳、真德秀、何基、文天祥、赵复、金履祥、陈澔、方孝儒、薛瑄、胡居仁、罗钦顺、吕楠、刘宗周、孙奇逢、张履祥、陆陇其、张伯行。西庑祀先贤蘧瑗、澹台灭明、宓不齐、公冶长、公皙哀、高柴、樊须、商泽、巫马施、颜辛、曹卹、公孙龙、秦商、颜高、壤驷赤、石作蜀、公夏首、后处、奚容蒧祖、句井疆、秦祖、县成、公孙句兹、燕伋、乐欬、狄黑、孔忠、公西蒧、颜之仆、施之常、申枨、左邱明、秦冉、公明仪、公都子、公孙丑、张载、程颐。先儒谷梁赤、高堂生、董仲舒、刘

德、毛苌、杜子春、诸葛亮、王通、韩愈、胡瑗、韩琦、杨时、尹焞、胡安国、李侗、吕祖谦、袁燮、黄干、辅广、蔡沈、魏了翁、王柏、陆秀夫、许衡、[吴澄、许谦]、曹端、陈献章、蔡清、王守仁、吕坤、黄道周、陆世仪、汤斌。崇圣祠在大成殿后，本名启圣祠，明嘉靖九年建。国朝雍正元年加封先师五代并为王爵，奉敕易名。正中南向肇圣王木金父公、裕圣王祈父公、诏[诒]圣王防叔公，⑤昌圣王伯夏公，启圣王叔梁公位。东旁，西向先圣孔氏孟皮、颜氏无繇、孔氏鲤位。西旁，东向先贤曾子晳、孟孙氏激位。东庑祀先儒周氏辅成、程氏珦、蔡氏元定。西庑祀先儒张氏迪、朱氏松。乾隆三年易盖琉璃瓦，三十二年重修。土地祠在崇圣祠后」。《三朝野纪》：「明天启七年秋祭文庙，有旨遣宁国公魏良卿行礼，旧例必遣辅臣，至是因礼部尚书来宗道献谀，题良卿往，祭之顷，大风暴起，殿上灯烛尽灭。良卿惊悸伏地，久之，始能出言。说者谓先圣有灵，不享非类之祀如此」。《燕京访古录》：「国子监大成殿前阶下，有古槐一株，一枝下垂向地，皇帝临雍，不扶自上，人谓为孔子笔架」。《郎潜纪闻初笔》：「康熙朝，以朱子昌明圣学，有益斯文，命礼臣升跻神位十哲之次。乾隆二年，徐文定公元梦奏请以有子升堂配享，且以宰我、冉求，一因短丧有不仁之责，一因聚敛有非徒之斥，谓宜移祀两庑。其旧在两庑之南宫适、宓不齐，俱以君子见称于孔子，亦宜并予升配。疏下大学士九卿议，以有子升配子夏之下，移祀朱子于子张之下。余悉仍旧」。《天咫偶闻》：「国学，在安定门成贤街，因明之旧，东为圣庙，乾隆二年易黄瓦。又仿曲阜庙例，颁彝器十种，祭则共陈一案。案上凿槽函足，五器有款，五器无款。无款者尤精，苍翠欲滴。康熙中，升配十二哲，陆续入祀者若千[干]人，⑥而本朝居其四，可云盛矣。大成门内列陈仓石鼓，门外列乾隆御制十鼓。元明及国朝进士题名碑林立，桧柏皆逾十围。翠盖撑空，苍苔

绣径，庭阶肃穆，风日幽闲。每一瞻仰，令人兴敬止之思，信诗礼之宫墙，道德之渊囿也。辟雍亭，在国子监彝伦堂下，璧水环周，桧槛壮丽，虹梁四达，碧坊高骞」。按：前清末年，升孔子为大祀，议增庙制，未及兴作，附祀诸贤增入颜司斋、李二曲二先生。革命以后，祭祀尚存。民国十七年后，逐渐废弛。惟仍以国历八月二十七日为先圣生日，学校停课，尚稍存尊孔之微意。

〔六〕《帝京景物略》：「都城东北〔艮〕隅，⑦坊曰「崇教」，街曰「成贤」，国子监在焉。国初本北平府学，永乐二年，改国子监。左庙右学，规制大备。彝伦堂之松，元许衡手植也」。《明宣宗实录》：「宣德四年四月，〔北京〕国子监请以监之东金吾等三卫草场二所为诸生构房舍，其地给本监种蔬以供会馔，从之」。《明太学志》：「棂星门前旧有小巷，横沟积秽。乃買刘福、姚浩等地，东西阔七丈五尺，深入四丈，高筑屏墙。又学舍之制，外东号在庙左，大东号在〔东城之〕北，⑧居贤坊赛百万仓西门。⑨新南号在北城二条胡同东口，小北号在居贤坊胡同，交趾号在监南，西号在成贤街西北，去监五十步，旧云阁〔闸〕寺址也」。⑩《长安客话》：《国初，高丽遣金涛〔等〕四人来入太学。⑪洪武四年，涛登进士归国。其后各国〔夷〕及〔各〕土官亦皆遣子入监，监前别造房百间居之，名王子书房」。《明一统志》：「崇文阁在国子监，元建，吴澄撰碑，今彝伦堂是也」。《查浦辑闻》：「虞文靖谓，许文正殁后，国子监始立官府，刻印章。盖文正为祭酒时尚在旧学，所谓王宣抚宅也。今国学彝伦堂前树传是文正手植，殆未必然」。《顺天府志》：「元初以金枢密院为圣庙，至元二十四年既迁都燕京，乃改为大都路学，而立国子监于城东，即今学也。事见《元史·王檝传》」。又国子监在安定门内文庙西，元至元二十四年设国子监。大德十年，营国子监于文宣庙西。皇庆二年，建崇文阁于国子监。明洪武间，改为北平郡学。

至永乐仍为国子学，又改为国子监。彝伦堂即元之崇文阁也，国朝因之。街曰成贤街，门曰集贤门，堂曰彝伦堂，圣祖仁皇帝御书，进士释褐行礼于此。堂外露台为入监诸生释褐升拜之所，堂前东南序间为暖阁，临雍日于此更衣用膳。后堂三间，左右东西讲堂各三间，南向。西讲堂外古槐一株，元许衡手植，[老]干不朽。⑫乾隆十六年，古槐重荣。东讲堂之东转西[而]南廊房三间，⑬属于东序，西亦如之。东序近北为绳愆厅，其南旧为鼓房，次率性、诚心、崇志三堂，助教、学正、学录莅之。西序近北为博士厅，与绳愆厅相对，其南旧为钟房，次修道、正义、广业三堂，亦助教、学正、学录莅之。彝伦堂后堂之北，中为敬一亭，南向，缭以周垣。前为门，题曰敬一之门。门东为东厢，祭酒、司业、治事莅焉。后轩曰敬思堂，东曰崇实，西曰振雅。署之东北隅建御书楼，南敬一亭西为射圃，大门外隙地平敞，设箭亭，太学门内彝伦堂之南为辟雍，乾隆四十八年建，南向，池环如璧，径十九丈[二尺]，⑭深一丈，四达以桥。桥各长四丈，阔各二丈二尺，周池护以石栏，池岸设喷水龙口四，以达水。水由太学门外东、西井及六堂后檐外东、西井暗沟分注之。池内为殿基，方十一丈二尺，白石甃之以起殿，殿顶圆，冠以火珠，宇方檐重，覆黄琉璃瓦。殿方五丈三尺，面各三间，中央一间方一丈一尺。四正四间阔如之，深一丈六尺。四隅四间方如之，九间合为一间，四面启门，门四扉，左右窗各四。外周以廊，深六尺八寸，柱高一丈六尺，径一尺八寸，廊外出檐四尺三寸，柱高一丈八尺八寸，方一尺，四出陛」。《「日下」旧闻考》，「殿门外设琉璃坊座，南面额曰「圜桥教泽」，北面额曰「学海节观」。御碑亭二，恭勒《新建辟雍圜水工成碑记》，碑阴恭勒《御制三老五更说》，皆左清文，右汉文。又《御制题[张廷玉]三老五更议》。⑮彝伦堂后为敬一亭，恭勒康熙四十一年御制训饬士子碑，并御书四碑，一曰功存河洛，一曰嵩高峻极，一曰灵渎

安澜，一曰昌明仁义。外又有明嘉靖间敕一箴碑及宋儒范氏心箴、程子视听言动箴各一。最后为御书楼，内尊藏《圣祖御制文集》、《世宗御制文集》板。又乾隆御纂诸经并《十三经》、《二十二史》各板本，皆贮焉。又有《兰亭记》、《乐毅论》、明王同祖及本朝谢履忠《丁香花诗》石刻。彝伦堂后穿堂内，祭酒、司业题名碑四。后堂恭悬上谕一道，⑯又老彭观井石刻一，东有崇实、振雅二轩记石刻，康熙五十七年祭酒李周望撰。穿堂内古文孝经石刻二。又国子监署有明洪武学制、五朝上谕、正统新建太学及庙学全图四碑，皆摧蚀不可读」。《会典》：「国子监兼管监事大臣，[特简]，无定员。⑰祭酒，满汉各一。司业，满、汉、蒙古各一，掌成均之法，以教国子及俊选之士。监丞掌学规，以督教课，纠勤惰，均廪饩。博士掌阐明经说，以助启迪。典簿掌簿书以及[稽]文移之出入。⑱均满汉各一。典籍，汉一人，掌经史以备诸生诵习。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四堂，汉助教、学正各一。崇志、广业二堂，汉助教、学录各一，掌教直省俊选之士。雍正六年，俄罗斯国遣陪臣子弟鲁哈佛多德、宜畹喀喇西、本米海拉等观光国学，特命即旧会同馆设俄罗斯馆教之」。《典故纪闻》：「景泰间，御史程璥言，国子监为天下学校之首，偏在京城东北隅，请敕工部迁于东长安街之南，改创基图，革胡元之旧址，增辉丹垩，立当代之新规。时议者以水旱相仍，役非其时，遂不果行」。《郎潜纪闻初笔》：「每科胪唱后，新进士齐赴国子监释奠，礼竣，大司成置酒堂东偏，各献酬三爵，以堂中为御驾临幸地，故避就东偏也」。《郎潜纪闻初笔》：「国子监彝伦堂西，旧有古槐一本，为元臣许衡手植，阅五百余年，雨蚀霜侵，久成枯干。乾隆辛未，恭遇宪皇后六旬万寿，灵物效祉，枯朽发祥，振叶敷柯，逾岁益茂，盖圣孝之格被神矣。当时词臣文士，咸有赋颂」。《啸亭杂录》：「汉灵帝时，立五经石碑于白虎观，蔡邕等为之校勘，其

碑经魏晋之乱，尽皆湮没。唐开成中，刻九经文于国学，至今传千余年，字皆漫漶失真，又闻有明人补刊者，字体恶劣，实无足观。雍正中，有生员蒋衡字湘帆者，善书法，立志书十三经，十余年乃成，于乾隆初上之，特赐国子监学正，藏其书于大内。乾隆庚戌，上念衡写经之功，未忍磨灭，乃命刊其书于太学中，乙卯春告成。笔力苍劲，灿然两庑间，士大夫过者，无不摩娑赏鉴焉』。《天咫偶闻》：『国子监石刻，旧有《兰亭》、《乐毅》、《座位》四百字、《丁香花诗》，而《兰亭》最有名。国初人皆有题跋，其石已佚。余旧识门斗张姓者，以拓碑为业，尝倩其精拓石鼓，而《兰亭》、《乐毅》阙如也。一日春雪初霁，观斋中所存旧刻，忽思访国学《兰亭》，亟走国子监，欲与张共事搜访。甫入门，丁丁之响，清越异常，推户视之，横石一方，古光可鉴，则《兰亭》也。余曰：「石固无恙乎」？张曰：「前数日从敬一亭土中搜得石数块，则《兰亭》、《乐毅》、《座位》三帖。《座位》已阙，《乐毅》亦漫，惟《兰亭》完好」。出其拓本视之，与旧拓无大异，而石之大小亦与二帖不同，始知此殆宋刻，彼则元镌耳。嗟乎！数石沈埋［霾］殆百余年矣。⑲鉴家无复问者，鄙人适发钩沈之想，石即应念而来，未可谓非翰墨缘也』。《天咫偶闻》：『国学许文正柏，前人皆有诗。然元初国学，非今之地，此因《元史》而误，盖未可信』。《广雅堂诗》有《国子监拜熙文贞、王文肃两公祠，遂观石鼓诗》，句云：『人纪未沦文未丧，岿然十鼓两司成』。《匏庵诗存》有《咏太学再生槐诗》，注有《刊壁图》及《续庙御制诗》。庚子联军入京，日本军帅首先谒圣，并派兵守护，成均故物，赖以保存。而民国初建，东省军队，乃有议斫斋孔林树木者，可慨也。《大清会典事例》：『凡视学之礼，豫期行取衍圣公五经博士至圣裔五人，元圣周公裔、四配十二哲裔各二人，乘传赴京，暨各氏子孙列官于朝者，各官学师生，直省在京之进士、举

人、贡监生咸与观礼。至日，皇帝礼服乘舆诣学，祭酒、司业率所属跪迎于成贤街道右，圣驾至庙门外，降舆入诣大成殿，释奠于先师孔子。礼毕，出大成门，更衮服，至门外乘舆，由太学中门入，至彝伦堂降舆，御讲幄升座。执事官举御案至御座前，满、汉祭酒以次讲四子书，司业讲经亦如之。讲毕，鸣赞宣制。宣讫，赐王公大臣茶，跪受坐领。礼成，驾兴升舆出太学门还宫。次日，衍圣公暨祭酒、司业各率所属具表谢恩。皇帝御中和殿行礼毕，御太和殿行礼，赐茶赐坐，并赐衍圣公及各官宴。越三日，颁敕于太学，策励诸生」。《宸垣识略》：「三等忠勤伯第在国子监成贤街」。《顺天府志》：「乾隆时，大学士陕甘总督黄廷桂封忠勤伯，谥文襄。今伯永安官散秩大臣」。

〔七〕《万历沈志》：「极乐寺有敕建碑，在崇教坊北。又有天仙庵，今无考。」

校勘记：

① 永玮　「玮」当作「璋」。据《顺天府志》卷一三改。

② 今存一百四十三间　《顺天府志》卷七云「今存一百四十二间」。

③ 东西有坊曰成贤坊　《京师坊巷志稿》卷上云：「成贤街东西有坊，曰成贤街」。

④ 此文内的孔庙各先儒先贤神位排法与《顺天府志》、《天府广记》不仅排法不一致，人物亦不一致。

⑤ 诏圣王防叔公　《顺天府志》卷六云：「诒圣王防叔公」，「诏」改作「诒」。

⑥ 陆续入祀者若千人　「千」当作「干」。据《天咫偶闻》卷四改。

⑦ 都城东北隅　《帝京景物略》卷一云：「都城东北艮隅」。据改。

⑧ 大东号在北　《日下旧闻考》卷六六引《明宣宗实录》云：「大东号在东城之北」。据补。

⑨ 居贤坊赛百万仓西门街　《日下旧闻考》卷六六引《明宣宗实录》原文为「居贤坊赛百万仓西门」，无「街」字。据删。

⑩ 云间寺　《日下旧闻考》卷六六引〔明太学志〕作〔云闲寺〕。

⑪ 高丽遣金涛四人来入太学　《日下旧闻考》卷六六云：〔高丽遣金涛等四人来人太学〕。据补。

⑫ 元许衡手植，干不朽　《顺天府志》卷七云："……元许衡手植，老干不朽"。据补。

⑬ 东讲堂之东转西南廊房三间　《顺天府志》卷七云：〔东讲堂之东转而南廊房三间〕。据改。

⑭ 径十九丈　《顺天府志》卷七云：〔径十九丈二尺〕。据改。

⑮ 又御制题三老五更议　《日下旧闻考》卷六六云：〔又御制题张廷玉三老五更议〕。据补。

⑯ 后堂恭悬上谕一道　《日下旧闻考》卷六六云：〔后堂恭悬上谕一通〕。

⑰ 兼管监事大臣无定员　《日下旧闻考》卷六六云：〔兼管监事大臣，特简，无定员〕。据补改。

⑱ 典籍掌籍书以及文移之出入　〔及〕作〔稽〕。据《日下旧闻考》卷六六改。

⑲ 数石沈埋殆百余年矣　《天咫偶闻》卷四云：〔数石沈薶殆百余年矣〕。据改。

自东四牌楼而北为东四大街，其东为朝阳门大街，〔一〕西头路北有延福宫，其西曰驴蹄胡同，其东曰康熙桥。又东为北小街，〔二〕有孚王府，前年售诸杨宇霆，今为女子大学。其西为怡王府。又西曰鞭杆胡同，曰鞭梢胡同。又西曰头条胡同，曰二条胡同，郭筱麓之蛰园在焉。〔三〕又北曰三条胡同，路北有海公府。又北曰四条胡同，〔四〕其中有小胡同曰横胡同。又北曰五条胡同，〔五〕中间南北小胡同，在西曰西水车胡同，在东曰东水车胡同。又北曰六条胡同，〔六〕中间东西小胡同曰铁匠营，曰甜井沿，南北小胡同在西者曰胳膊肘，曰月牙胡同。其西曰西月牙胡同，在东者曰流水沟，曰后坑。又西曰班大人胡同，〔七〕其间不通行之小胡同曰汤黄大院，曰孙家坑，

曰牛圈，曰宝庆寺，曰牛犄角，曰水月寺。自六条胡同而北曰七条胡同，[八]曰八条胡同，[九]曰九条胡同，[十]吉公府在路北，其东有观音庵，中间南北胡同曰板桥胡同，曰娘娘庙胡同，曰八宝胡同，曰石桥，曰黄古院，[十一]其西有杠房胡同，六通行。又北曰十条胡同，[十二] 其东有五岳庙。曰十一条胡同，曰十二条胡同。[十三]其东曰老君堂胡同。[十四] 又北曰新市胡同，亦称辛寺胡同。其东曰门楼胡同。又北曰汪家胡同，[十五]其东曰慧照寺胡同。[十六] 又北曰船板胡同，肃王府在北。其东曰五显庙胡同，又北曰石雀胡同，其东曰瓦岔胡同。[十七]中间南北直达之胡同，在西者曰财神庙，其西小胡同曰骆驼胡同，曰板桥胡同，在东者曰新太仓，其西小胡同曰四眼井，曰八宝坑，曰西仓门，曰石板房，曰九道湾（《顺天府志》作九条湾）。其东曰罗车坑。曰褡裢坑。又东曰沟沿，曰井儿胡同，曰小菊儿胡同。又东即北小街。石雀胡同、瓦岔胡同之北，为东直门大街。

注：

[一]《顺天府志》：「朝阳门俗沿元称，曰齐化门，大慈延福宫在北，俗称三官庙。又大慈延福宫在齐化门大街北，明成化十七年敕建，奉天地水府三元之神，有明成化御制碑（按：碑称经始于成化辛丑，越明年而落成）。又正德十一年封延福宫住持严大容真人制碑。又嘉靖四年重修碑，徐阶

撰。顺治初聚满汉子弟教学于斯，十年，国子监祭酒单若鲁勒碑纪之。乾隆三十六年奉勅重修，一称三官神庙，有御制碑文」。《析津志》：「车市在齐化门」。《顺天府志》：「案：市今尚存」。《元一统志》、「太庙在齐化门北」。《元史·祭祀志》：「门外驰道抵齐化门之通衢」。《日下旧闻》：「无量庵在太庙西，昔之寅宾里，当在今之思城坊也」。《元史·田忠良传》：「少府为诸王昌通建宅于太庙南，忠良往仆其柱，少府奏之。帝问忠良，对曰：「太庙前岂诸王建宅所耶」？帝曰：「卿言是也」」。《元史·文宗纪》：「天历元年九月，帝出齐化门」。又《列传》：「明兵入京师，大将召丁好礼不肯行，舁至齐化门，抗词不屈而死」。《天问阁集》：「王氏，市人吴信妻。信世居齐化门东偏，货缯物张氏。崇祯甲申贼至，缚信拷掠，王自经，贼释信，救之活，迫污之，王氏切齿贼舌。舌断，贼昏乱刺王，裂腹死。群贼至，贼狂叫喷血，问之，指顾不能言。群贼以为信家有祟也，弃去，信以是活，家且全焉」。《万历沈志》：「大慈延福宫、延寿观俱在思城坊，有敕建碑」。《顺天府志》：「案：观今无考」。《湛然居士集》：「辽重熙、清宁间，筑义井精舍于开阳门之郭，傍有古井，清凉滑甘，因以名焉。金天德二年，展筑京城，仍开阳之名为其里。大定中僧善祖营寺，朝廷嘉之，赐额大觉」。《〔日下〕旧闻考》：「寺（额）久废。据《析津志》，寺〔义井一〕在思城坊洞阳观前，①今大觉寺既废，义井亦不能确指其处也」。《燕京访古录》：「齐化门水关南，二神庙胡同东口外，偏南东城墙上，镶连脊小庙三座，高二尺，长一尺五寸，脊梁横长一尺二寸。此庙系白石修成，脊梁凿成圆垄，与大庙无异。分阁为三，中祀天皇伏羲氏，红发红须，体红面赤，身着红圆树叶，双手合抱太极图。左祀地皇神农氏，浅青身面，头盘双髻，身着绿长树叶。右祀人皇轩辕氏，白面黑须，黄袍龙冠。三皇皆坐像，

皆范铜而成，高六寸，石柱旁刻「大明永乐三年修」。墙下有二石碣，均刻人身穴道，俗呼之曰一步三座庙。又齐化门城内之白玉石，曰将军石，高二尺，方三尺，相传与通州塔巅平。齐化门内延福宫有井一，传云此井分甘苦二味，甘者味甚清洌，苦者涩苦难食，故曰一井二水」。

〔二〕《顺天府志》：「朝阳门北小街旧有云南会馆，今废」。《啸亭续录》：「怡亲王新府在朝阳门内北小街」。《顺天府志》：「澍贝勒府在北小街。案：怡府今废。贝勒为宣宗孙、孚敬郡王讳奕譓之子，旧为诚贝勒允祁府」。《天咫偶闻》：「惇亲王邸在齐化门斜街」。

〔三〕《宸垣识略》：「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一等嘉勇公第在二条胡同」。《顺天府志》：「案：乾隆时，福康安封嘉勇公，后晋忠锐嘉勇贝子，赠郡王，谥文襄」。《天咫偶闻》：「松文清公筠第在二条胡同，今子孙仍居之。尝闻其听事中有巨椅一，公遗物也。人不敢坐，坐者往往致疾。」案：今二条胡同颜韵伯之宅，为福康安大将军家祠。郭小麓之宅，为福大将军故宅。故小麓赠韵伯诗有「故家祠第共分居」之句。

〔四〕《顺天府志》：「宝泉局东作厂，在四条胡同」。《大清一统志》：「宝泉局旧在东四牌楼街北，仍明旧址，别设四厂，建炉鼓铸」。《会典》：「侍郎，满、汉各一员以总之，满、汉司员〔官〕各一员为监督。其下有大使五员。②四作厂：一在东四牌楼四条胡同，为东作厂；一在钱粮胡同，为南作厂；一在锣鼓巷千佛寺胡同，为西作厂；一在北新桥三条胡同，为北作厂。俱隶户部」。《春明梦余录》：「国初，钱法专属工部宝源局，自天启二年，始设户部钱局，以右侍郎督理之，名钱法堂，加炉制造，以济军兴」。

〔五〕《顺天府志》：「麟公第在五条胡同。案：公为饶余敏亲王次子，温良贝子博和托之

后」。《日下旧闻考》：「五条胡同有水月寺，旧碑剥落，惟篆额「水月庵」三字可辨」。案：前总统徐东海公宅在五条胡同。

［六］《顺天府志》：「六条胡同有日本国使馆。又元公第在六条胡同。案：公为圣祖三子诚隐郡王讳允祉之后」。《宸垣识略》：「裘三等信勇公第在六条胡同」。《顺天府志》：「案：雍正时，振武将军靖边大将军傅尔丹袭信勇公，其曾祖直义公费英东封爵也。今公定昌，官散秩大臣」。

［七］《宸垣识略》：「一等诚勇公第在六条胡同」。《顺天府志》：「案：乾隆间，定北将军班第封诚勇公，居此，故名」。《天咫偶闻》：「裕鲁山制府第，在班大人胡同。制府官江南，有政声，晚节殉难甚烈。今其子孙尚承袭世职，此巷本义烈公班第所居，公之祖也」。

［八］《顺天府志》：「灿公第在七条胡同。公为圣祖十五子愉恪郡王讳允禑［禑］之后」。③《宸垣识略》：「一等超勇公第在七条胡同。案：乾隆时，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封超勇公，谥武壮」。

［九］《顺天府志》：「八条胡同有承恩寺、正觉寺。又正觉寺在崇文门北东四牌楼八条胡同，寺为明正统十年建，有敕建碑。又相近有大觉寺，久废。耶律楚材《大觉寺碑》：「辽重熙、清宁间，筑义井精舍于开阳门之郭，傍有古井，清凉滑甘，因以名焉。金天德⑤三年，展筑京城，仍开阳之名为其里。大定中，僧善祖营寺，朝廷嘉之，赐额大觉。贞祐初，天兵南伐，兵火之余，寺舍悉为居民有之。戊子春，宣差刘从立与其僚佐高从遇辈请奥公和尚为国焚修，因革［葺］元为禅，奥公磬常住之所，有续换僚［寮］舍，瑞像殿之前，④无垢净光佛舍利塔在焉，几仆，提

控李德至是施财完毕。继有提控晋元者，施蔬圃一区于寺之内，以给众用。庚寅冬，刘公以状闻朝廷，请以招提院所贮馀经一藏迁于本寺安置，许之。于是创建壁藏斗帐龙龛一周，凡二十架，饰之以金，绘之以彩，计所费之彩〔直〕白金百笏。⑤既成，请湛然居士为记」。又承恩寺，明太监冯保奉敕建也，亦在东四牌楼北八条胡同。司礼监太监冯保贸地于都城巽隅居贤坊故太监王成住宅，特建梵刹。外为山门、天王殿，左右列钟鼓楼，中为大雄宝殿，两庑为伽蓝祖师殿，后为大士殿，左右库房、禅堂、方丈、香积、僧房凡九十五。寺成，官僧人志善为僧录司左善世以住持之，而赐名曰承恩。工始于万历甲戌，告成于乙亥」。

〔十〕《顺天府志》：「案：王彦泓《疑雨集》省〔有〕「萧疏客从才三骑，曲折胡同到九条」之句。⑥盖明时北里也。又谟贝子府在九条胡同。案：贝子以(端)慧〔惠〕亲王支子推封」。⑦《宸垣识略》：「褒一等昭信伯第在九条胡同」。《顺天府志》：「乾隆时，大学士李侍尧袭昭信伯，其祖李永芳封爵也」。

〔十一〕《顺天府志》：「王姑园胡同亦作皇姑院」。《〔日下〕旧闻考》：「圣姑寺见《坊巷胡同集》。今北小街有胡同名王姑园，或即其地欤」。案：今作黄姑院。

〔十二〕《顺天府志》：「十条胡同旧有五岳庵，明宣德元年建。内供玉绘五岳真形图，故名」。

〔十三〕《顺天府志》：「旧志观音寺在南居贤坊。案：今名广慈。又广慈寺与慧照寺相近，本名观音寺，明天顺三年重建，有明敕赐观音寺碑。乾隆元年，奉敕重修，改今名」。

〔十四〕《坊巷胡同集》：「南居贤坊有老君堂，云即洞阳观旧址也。元时观前有义井」。

［十五］《藤阴杂记》：「汪文端由教第在东城十三条胡同，今名汪家胡同，有「黼黻宣勤、六典持衡」赐额」。《天咫偶闻》：「汪文端公由敦第在十三条胡同，今名汪家胡同。其宅未知所在，或云今廷倓所居是也」。

［十六］《万历沈志》：「慧昭寺有勅建碑」。《顺天府志》：「案：寺碑言，成化间僧庭佁得永宁伯谭氏故宅，辟为焚修之所」。

［十七］《顺天府志》：「瓦岔［叉］胡同，岔俗作叉［岔］。⑧有福安寺」。《［日下］旧闻考》：「福安寺始于元至正间，厥后惟存大殿一区。明永乐中始搆精舍数楹，宣德七年兴修，至正统癸亥落成，奏［闻特］赐今额。有碑一，明正统八年左通政陈恭撰」。案：《顺天府志》此地附近尚有石槽胡同、东厂胡同、后泥洼、半道胡同、太庙胡同、太庙后身、小局胡同、罗刹坑诸名，今俱不见。

校勘记：

① 寺在思城坊洞阳观前　《日下旧闻考》卷四八按语云：「文井一在思城坊洞阳观前」。据改。

② 其下有大使五员　《顺天府志》卷七云：「其下有大使二人」，而《大清一统志》云：「其下有大使五人」。录此待考。

③ 允祸　「祸」当作「祹」。据《顺天府志》卷一三改。

④ 因草元为禅，奥公磐常住之所，有续换僚舍，瑞像殿之前　「草」当作「革」，「僚」当作「寮」。据《日下旧闻考》卷四八引《湛然居士集》改。

⑤ 计所费之彩白金百笏　《日下旧闻考》卷四八引《湛然居士集》云：「计所费之直白金百笏」。据改。

⑥ 省「萧疏客从才三骑，曲折胡同到九条」　「省」当作「有」。据《日下旧闻考》卷四八引《湛然居士集》

改。

⑦ 贝子以端慧亲王支子推封 《顺天府志》卷十三云："贝子以惠亲王支子推封"。

⑧ 瓦岔胡同，岔俗作叉 《京师坊巷志稿》卷上云："瓦叉胡同，又俗作岔"。

自北新桥以东，东直门大街而北，南北小胡同为金太监胡同。[一]又北曰箍稍胡同，今亦作箍筲胡同。[二]其东曰骆驼膊胡同，[三]又东曰草厂胡同。箍稍胡同之北曰报恩寺胡同。[四]又北曰王大人胡同，[五]其东曰赵公府，其间南北相连者曰礼房胡同。又东曰酱房胡同，又北曰观音寺胡同，[六]又北曰王大人坑胡同，今改称北新开路。其西曰鞋铺胡同，其东曰前永康胡同。又北曰永康胡同，亦作雍康胡同，张定武勋上将军复辟失败后居于是。又北曰炮局胡同，[七]其间小胡同曰口袋胡同，曰三十间房，曰鞭稍胡同，曰达子营，曰煤铺胡同，曰小椿树胡同，曰炮局头条，陆军监狱在焉，曰炮局二条，曰炮局三条。王大人胡同之北曰戏楼胡同，又北为雍和宫（已见第一编），其东曰太保街，曰东花园，曰刺麻印务处。又东曰柏林寺，[八]曰铜场，《顺天府志》作铜厂。[九]又北为安定门东城根，有土地庙。

注：

[一]《顺天府志》："金太监寺，寺今废，其地犹仍旧名"。《坊巷胡同集》："北居

贤坊，五牌三十八铺。有济阳卫、大宁卫、燕山右卫、义勇左卫、北新仓、大军仓、五岳观、圆宁观、报恩寺、柏林寺、金太监寺」。《顺天府志》：「案：诸卫今无考。燕山右卫，《明一统志》云在思诚［城］坊。①大宁卫、义勇左卫，《一统志》无之，盖置自天顺后也。大军仓疑即海运仓、北新仓」。按：今仅作金太监胡同。

［二］《顺天府志》：「鼓手胡同亦作鼓哨，俗讹作箍筲」。《宸垣识略》：「三等义烈公第在鼓手胡同」。《顺天府志》：「案：乾隆时，靖逆将军尚书那木札尔追封义烈公，今公德鉴前官副都统散秩大臣」。

［三］《顺天府志》：「骆驼脖胡同，脖或作背」。按：今作膊。

［四］《［日下］旧闻考》：「报恩寺有明成化二年碑，修撰严安礼撰。寺内有井，元翰林待制黄哻殉节所也。洪武八［元］年八月，②天兵定燕都，危学士素走报恩寺，俯身入井，［寺］僧大梓挽出之，③谓：「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之史也」。危由是不死。翰林待制黄殷士哻投居贤坊井中，从人张午负以出，曰：「君小臣而死社稷耶」？黄曰：「齐太史兄弟皆死小官，彼何人哉」！午使家人环守，至日昃，会大将军徐达下令，胜国之臣俱输告身，黄给午取告身，午出，还求勿得，亟往视井，则黄已死。午买棺以敛，且营葬焉」。

［五］《啸亭续录》：「理郡王府在王大人胡同」。《顺天府志》：「梁公第在王大人胡同。案：王讳宏晌，圣祖孙，废太子理密亲王允礽次子，谥曰恪。密王旧府在德胜门外郑家庄，俗称平西府。王得罪后，长子宏皙降袭郡王，晋亲王，仍居郑家庄。乾隆四年黜属籍，以宏昉绍封。今为丰公第。辅国公奕梁，淳度亲王之后，旧府在玉河桥西，同治初迁此」。按：其地今有赵公

府。

〔六〕《顺天府志》：「观音寺胡同，寺有石观音像，明天顺间改名灵藏，乾隆间敕改广慈」。

〔七〕《会典事例》：「条〔绦〕儿胡同局④、安定门局，收贮炮位及军器，今皆贮废炮」。

〔八〕《日下旧闻考》：「柏林寺，元刹也，在安定门内国子监东。寺建于元至正七年，有残经幢字，泐在佛阁西。明正统十二年重建，有碑，祭酒李时勉撰。其地傅近雍和宫，其寺西为行宫，康熙五十二年奉敕修，寺正殿内圣祖御书「万古柏林」四字。乾隆二十三〔二〕年重修，⑤有御制碑二，一国书，一正书」。《天咫偶闻》：「柏林寺在雍和宫之东，亦巨刹也。相传寺僧某，道行高洁，世宗居潜邸尝往来，曾预示龙飞之徵。今寺西有行宫」。《荃督余斋诗注》：「道藏板由柏林寺移白云观中。柏林寺在内城极东北隅，方丈昌云，为蜀嘉定人」。《燕京访古录》：「柏林寺有二，建筑极古，一在城内，一在城外。相传昔时北京城未建之先，寺已先建，故有「先有柏林寺，后有北京城」之谚语」。

〔九〕《天咫偶闻》：「镶黄旗炮厂，在城东北隅，即所谓红夷大炮者，其巨者有大将军之号。按：炮制本始于金元，至明而精，及国朝入关，得其制。又得明代司炮之军，乃立八汉炮队，以配八旗，故至今炮队犹聚族居此。或云其先本亦由金元入明者也。又羊馆胡同有前代废铜厂基，锻灰积过七八丈，袤延甚远，岁久坚凝如石，颇具巉崿之致。坡陀迤逦，且起且伏，今观者骇愕，嵚崎之致，疑从天外飞来。每春岫浮烟，秋林落叶，登兹遐眺，所见自远。而城堞参差，正堪平

视，屋宇远近，都在指顾。西则宫阙重重，山岚嶷嶷，万岁景山，皆在禁中。我辈送目，惟此而已。城隅隙地，半多野水，履亲王邸山池，即因水为之。今楼榭不存，而水局如故，数株杨柳，低欲拂波。其北有俄罗斯馆，水所周也。闲尝小步其间，景物全非，烟水自妙，留连久之」。

按：《顺天府志》有头条、二条、三条、四条、五条、六条、七条胡同，今其地仅有头、二、三条之名，四条、五条、六条、七条胡同均不见。又志载其地尚有贤孝牌、后井儿胡同诸名，今亦不见。又鞭稍胡同、三十间房、口袋胡同、达子营、十八狱、大卷子胡同、新开路、鞋铺胡同、酱房胡同、煤铺胡同诸名，俱为《顺天府志》所不载。

校勘记：

① 恩诚坊　《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作「恩城坊」。据改。
② 洪武八年八月　《日下旧闻考》卷五四引《余冬序录》云：「洪武元年八月」。据改。
③ 僧大梓挽出之　《日下旧闻考》卷五四引《余冬序录》云：「寺僧大梓挽出之」。据补。
④ 条儿胡同局　「条」当作「绦」，据《京师坊巷志稿》改。
⑤ 乾隆二十三年重修　《日下旧闻考》卷五四按语云：「乾隆二十二年重修」。据改。

自朝阳门大街中间南北直达之街曰北小街。在北小街以东，朝阳门大街以北，曰烧酒胡同，〔一〕曰弓箭营（《顺天府志》作弓匠营）。曰吉兆胡同（《顺天府志》作鸡爪胡同），段执政府在是。曰宝玉胡同，曰新开路，曰前井，曰后井。又东为五爷府，为空府大院。府之东曰罗家大院，曰府夹道，曰煤铺胡同，曰花园。又东曰豆瓣胡同。其南曰后石道，曰钓鱼台。又东曰南豆芽菜胡同。

注：

〔一〕《顺天府志》：「永丰禅林，明太监阮通时奉勅建也，在烧酒胡同」。《〔日下〕旧闻考》：「本名永丰观，景泰五年〔七月命〕太监阮通时奉勅建。明碑二：一〔明〕成化〔三〕年户部尚书薛远撰，一正德六年重修，礼部侍郎李逊学撰」。①《宸垣识略》：「恒亲王府在烧酒胡同」。《啸亭续录》：「贝勒宏〔弘〕昌宅、〔公〕赖〔慕〕布宅俱在烧酒胡同。②又惇亲王府在烧酒胡同。案：恒王讳允祺，圣祖五子，谥曰温。宏〔弘〕昌，圣祖孙怡贤亲王之子，乾隆间封贝勒，后以罪黜，复封。惇王讳绵恺，仁宗三子，谥曰恪。无嗣，宣宗以五子继之」。《坊巷胡同集》：「南居贤坊，六牌三十六铺。有海运仓、永丰观、洞阳观、正觉寺、福安寺、圣姑寺、慧照寺」。

按：惇王府今称五爷府，尚在。《燕京访古录》：「东直门内双井之石马槽，内有马足迹一，其旁有□首跡一，俱甚显然。相传此二迹，为唐贞观北征时，尉迟敬德饮马处」。

按：《顺天府志》此地附近尚有官房大院、北水关诸名，今无考。

校勘记：

① 景泰五年太监阮通时奉敕建。明碑二：一成化年户部尚书薛远撰，一正德六年重修，礼部侍郎李逊学撰　《日下旧闻考》卷四八「按语」云：「景泰五年七月命太监阮通时建」，「有明成化三年户部尚书薛远撰碑，正德六年重修，有礼部侍郎李逊学碑」。据改补。

② 贝勒宏昌宅、赖布宅俱在烧酒胡同　《啸亭续录》卷四《京师王公府第》云：「贝勒弘昌宅、公赖慕布宅俱在烧酒胡同」。据改。

自空府大院而北为旧太仓，其西为富新仓，其北为兴平仓，其东为南新仓，今已

俱废，[一] 改为陆军医院、陆军军医学校、陆军卫生材料厂、陆军兽医学校、病马厂诸用。自仓以东小胡同曰沟沿，曰军鞘胡同，曰北豆芽胡同，曰中豆芽胡同，曰豆嘴胡同，曰南新仓胡同，曰椅子胡同，曰耳道眼，曰骆驼桥，曰甜水井，曰何家口，曰仓北夹道。

注：

[一]《顺天府志》：『南新仓计七十六廒，在朝阳门北小街豆芽菜胡同。旧太仓计八十三廒，在朝阳门[内]北小街烧酒胡同。①富新仓计六十四廒，在东直门内四牌楼七条胡同。兴平仓计八十一廒，在东直门内四牌楼十一条胡同』。《宸垣识略》：『多罗恭勒[勤]贝勒府在北小街旧太仓南』。②《顺天府志》：『案：贝勒讳允祐[祜]，③圣祖二十二子，恭勤其谥也。今府移取灯胡同』。《天咫偶闻》：『京仓之在城内者，北曰北新，曰海运，南曰富新，曰南新，曰兴平，曰旧太，皆在朝阳门北；曰禄米，则在朝阳门南。凡京官俸米，皆于此取给。又大清门东皇城夹墙内曰内仓，凡宫庭用米及奄寺稍粮，皆于此取给。然皆内新出陈，红朽者多。[然]京师贵人家以紫色米为尚，无肯食白秔者，惟南人居京者始食白米。[而]百官领俸米，券入手，以贱价售之米肆，别籴肆米以给用，此固由不善治生，而京仓之花户，巧于弄法。领官米者，水土掺和，必使之不中食，而米肆所私售则上色米也。故凡得券者，亦不愿自领，米肆遂得与花户辈操其奇赢，共渔厚利，此圜法之所无如何者也』。

校勘记：

① 旧太仓计八十三厫，在朝阳门北小街烧酒胡同 《顺天府志》卷一〇云：「旧太仓计八十三厫，在朝阳门内北小街烧酒胡同」。据补。

② 多罗恭勤 《宸垣识略》卷六云：「多罗恭勤贝勒府在北小街旧太仓南」。据改。

③ 允祐 「祐」当作「祜」。见《京师坊巷志稿》卷上。

自仓北夹道而北，在西曰王驸马胡同（《八旗通志》作王家胡同），卓芝南孝复观察居之，有巴园，自号巴园老人。在东曰蒋家胡同，〔一〕又北曰西送姑娘胡同、东送姑娘胡同。其东曰蚂蜂胡同，曰山子石（《顺天府志》作扇子市）。又北为海运仓、北新仓，〔二〕朝阳大学居西，陆军被服厂居北。仓之东曰弓匠营，曰库司胡同（《顺天府志》作裤子胡同），曰对咀胡同。仓北为双井胡同，胳膊肘胡同，堂子胡同，今改为堂子巷。东为南水关。又北即东直门大街。

注：

〔一〕 《啸亭续录》：「公宏晓宅在蒋家胡同」。

〔二〕 《顺天府志》：「海运仓计百厫，在东直门内南小街宋姑娘胡同。北新仓计八十五厫，在东直门内南小街瓦岔胡同」。《明英宗实录》：「正统十年五月，以在京居贤、崇教二坊草厂筑仓收粮」。

自东直门大街东头以北，北小街以东，〔一〕中间南北小胡同曰药王庙胡同，稍

东曰魏家大院，又东曰当铺胡同，又东曰万元胡同（《顺天府志》作王院胡同）。再东为北水关。其北曰西手帕胡同，曰东手帕胡同。再北曰羊管胡同（《顺天府志》作羊馆胡同，并云馆或讹管）。〔二〕其东有俄国教堂，连延甚广，北至于安定门东城根，东北一方亦至于东直门北城根。在俄国教堂以西，羊管以北之胡同，南曰口袋胡同，稍北曰针线胡同，又北曰马道胡同，又北曰案板胡同，又北曰四眼井，又北曰十根旗杆，又北曰胡家圈（《顺天府志》俗讹作椒）。又北曰北官厅，曰青龙庵。其东有四爷府，府北曰花园。在俄国教堂以东，羊管胡同以北曰羊尾巴胡同，曰鞋铺胡同，曰白衣庵胡同，曰前五岳观、后五岳观。再东曰安南营，又东曰马勺胡同，又东曰化严寺，又东为东直门北城根。

注：

〔一〕《宸垣识略》：「固山襄敏贝子府在东直门内北小街」。

〔二〕《顺天府志》：「圆宁寺，元〔遗〕刹也，在羊管〔馆〕胡同。」①《〔日下〕旧闻考》：「圆宁寺，元时建，以僧圆宁得名。寺内尚存元时石碣，今寺额作元宁寺，乃书额者未之考耳。明嘉靖十五年，僧朽庵、宗林重修，有碑。又万善寺亦在羊管胡同，明隆庆三年重修，有碑，赵贞吉撰」。《顺天府志》：「五岳观地以观名，有碑云创自宋元间，明万历八年重修，有碑，吏科给事中吴文炬撰。《寰宇通志》作宣德年建，误。今观已圮」。按：今其地尚有前后五岳观之

名。《天咫偶闻》：「五岳观今已圮，而观外人家亦日少，故地最空阔」。《燕京访古录》：「东直门内五岳观，有汉朝绿石钟一口，高五尺，上围三尺八寸，下围五尺，钟纽残缺，石钟刻阴文大篆字，精细工巧。篆文曰：「惟大汉建武二十年春，于上谷郡蓟县城内建立大禹王庙，铜铸夏禹王神乘龙坐像，高六十尺左右，铜铸皋陶、伯益、后羿、明昧文武四像，立身高五十尺。两垿铜铸狂草、虞余、黄魔、红赤，庚辰、童律、大费、应龙八将坐像，高四十尺，各执指掌、权横、抓拿、劈镫、八锄。其下有巫支祁天吴相柳氏猰貐封豨修蛇改狰冈像，巴蛇八怪亦铜铸，铜质精良，彩色鲜丽」。其下有钟文甚多，字皆漫灭，剥落难辨。此观疑即汉之禹王庙也，惜立石者姓名无考」。

按：《顺天府志》此地附近尚有桦皮厂、关帝庙、极乐庵、骆驼圈、昂邦章京胡同、头条、二条、三条胡同诸名，今俱不见，疑皆为俄国教堂所并。又《顺天府志》此地尚有马棚胡同，今有马勺胡同，而无马棚胡同。又有东西宽街。《宸垣识略》：「履亲王府、固山诚贝子府俱在东角楼宽街。王讳允裪，圣祖十二子，乾隆间任议政，谥曰懿。再传无嗣，高宗以四子履端亲王永珹继之，今为懋公第，在后海南」。《啸亭续录》：「府在北小街」。今胡家圈之东有四爷府，当即此。但东、西宽街之名亦不见。又《顺天府志》有清凉庵，今其地有青龙庵，而无清凉庵，或即名称之讹。其安南营、化严寺、当铺胡同、罗家大院、药王庙胡同、白衣庵胡同、鞋铺胡同、羊尾巴胡同、土地庙、花园、北官厅操场诸名，均为《顺天府志》所未载。

校勘记：

① 圆宁寺，元刹也，在羊管胡同　《京师坊巷志稿》卷上云：「圆宁寺，元遗刹也，在羊馆胡同」。据补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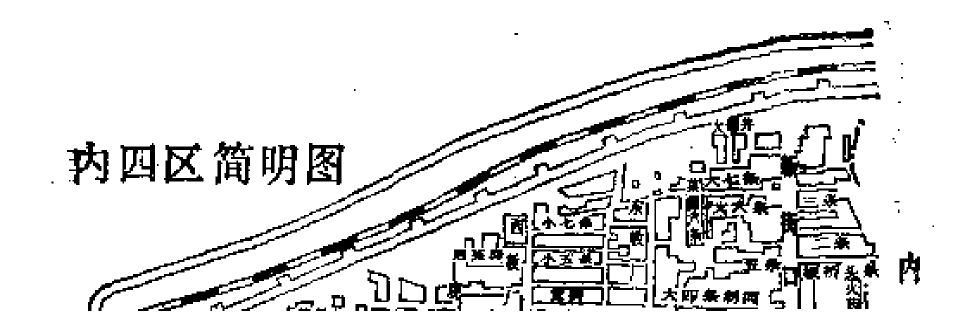
第五章　内四区各街市

自甘石桥大街以北曰缸瓦市，朗贝勒府在其东。〔一〕又北曰丁字街，又北曰西四牌楼，《顺天府志》作西大市街。〔二〕又北曰当街庙，又北曰新街口南街、新街口北街。〔三〕其东有德贝子府，以达于德胜门西城根。

注：

〔一〕《匏庐诗存》有《寄赠月华贝勒诗自序》：「桔叟约同又点赴月华贝勒邸看梅，至则谢矣。贝勒以所著《燕梅花候记》见赠，即步卷中用东坡和秦太虚梅花诗韵作寄谢」。按：月华贝勒即朗贝勒，宣统中，任军机大臣。北地梅花枝干繁大者绝少，贝勒曾由南方运来百株，植诸庭宇，活者仅余一株，然已绝无仅有矣。桔叟者，吾师陈太傅宝琛也。

〔二〕《顺天府志》：「西大市街有坊四：西〔东〕曰「行仁」，东〔西〕曰「履义」，①南北曰「大市街」，俗称西四牌楼大街。南接瞻云坊大街，西有双关帝庙，街心有小庙，俗称当街庙。迤北曰新街口，有龙王庙。又北曰丁字街。祝寿寺，即《坊巷胡同集》之响铃寺。」按：当街庙于宣统末年建筑马路时，即已拆去，予初来京时犹及见之。


内四区简明图
小七条
小五条
三条
二条
五条
内

〔三〕《日下旧闻考》：『西四牌楼宣武街西，额曰双关帝庙，盖两像并祀也，不知何时所建。元泰定间修，庙内有元李用、吴律二碣。又明碑三：一为正统十年侍读学士苗衷撰，一为宏〔弘〕治②十五年光禄卿张天骏撰，一为嘉靖十九年通政司右参议蔡文魁撰。本朝乾隆三十二〔六〕年重修。③又龙神祠一，在新街口，雍正七年奉世宗宪皇帝发帑创建。乾隆十八年，奉旨易盖琉璃瓦，三十八年奉敕重修。』《啸亭续录》：『董太保诰赐第新街口。又谦郡王府在羊肉大街。』《顺天府志》：『王讳瓦克达，太祖孙礼烈亲王四子。顺治间，授征西大将军，豫议政，追谥襄，府在五王侯胡同口。』

校勘记：

① 西大市街有坊四：西曰行仁，东曰履义　《顺天府志》卷一三云：『西大市街有坊四：东曰行仁，西曰履义』，据改。

② 宏治十五年　『宏』当作『弘』，明孝宗朱祐樘年号。

③ 乾隆三十二年重修　《日下旧闻考》卷五二按语云：『本朝乾隆三十六年重修』，据改。

自缸瓦市、西四牌楼、新街口大街以东，自大酱房胡同而北曰羊皮市。又北即朗贝勒府，其东为礼王府，门在东斜街，今为华北大学。又北曰颁赏胡同。又北为西安门外大街，〔一〕其南小胡同曰良乡胡同。又北曰太平桥，亦曰马市大街，《顺天府志》称西马市街，〔二〕其北有西安市场，其间小胡同曰集雅士，原名鸡鸭市。自太平桥而北之南北胡同曰大拐棒胡同，其西小胡同曰小拐棒胡同，曰川堂门，其不通行者曰大

糖房胡同，《顺天府志》作糖坊胡同，曰小旃檀寺。[三] 其东小胡同曰大元宝胡同，曰弓弦胡同，曰警儿胡同，《顺天府志》作井儿胡同。又北曰红罗厂。[四] 又北曰小口袋胡同。又北曰如意巷。又东曰小红罗厂。又北曰中毛家湾，曰太平仓，原有庄王府，今其西为帕王府，其东为李纯家祠，其旁建筑曰太平里，俱庄王府地。其西小胡同曰菜儿胡同。又北曰马状元胡同。[五] 又北即护国寺街，[六]周少朴中丞泊园在寺后。[七]

注：

[一]《宸垣识略》：「固山恒慤贝子府在西安门外南街西」。《啸亭续录》：「公巴布泰宅在西安门大街。」《顺天府志》：「巴布泰，太祖九子，以功封镇国公，谥恪僖。」《明史·外戚传》：「陈万言，肃皇后父也。嘉靖元年，赐第黄华坊。明年，诏复营第于西安门外，费帑金数十万。工部尚书赵璜，以西安门近大内，治第勿过高，帝怒，逮营缮郎翟璘下狱。」

[二]《顺天府志》：「(西)马市街，①元旧名，亦称东大街。羊市、右翼税署在北。」《析津志》：「安福坊在顺承门羊角市，鸣玉坊在羊市北。又羊市、马市、牛市、骆驼市，俱在羊角市一带。人市在羊角市，至今楼子尚存。此是至元后有司禁约，姑存此以为鉴戒。」《坊巷胡同集》：「安富坊，六铺。有燕山左卫。案：卫久废。」《顺天府志》：「小旃檀寺，明嘉靖时建，有万历间御史苏惟霖碑。」

[三]《顺天府志》：『大、小红罗厂有真武庙。』《坊巷胡同集》：『积庆坊，四铺。有红罗厂、战车厂、太平仓、惜薪司、嘉兴寺、半藏寺、兴化寺。』案：战车厂、惜薪司无考，余俱见后。

[四]《顺天府志》：『仓为明太平仓遗址。』《啸亭续录》：『承泽亲王府在太平仓。蓝案：王讳硕塞，太宗五子，以功封，世袭，追谥裕。子博果铎袭封，后改号庄，薨无嗣。圣祖以十六子庄恪亲王允禄为后。』《宸垣识略》：『三等诚毅伯第在太平仓胡同。案：乾隆时大学士伍弥泰袭诚毅伯』。《宛平王志》：『崇善寺在太平仓大街。』

[五]《顺天府志》：『明初廷对第一者，有马麒、马愉。国朝顺治壬辰科，分满、汉两榜，满榜则麻勒吉首选，时称麻状元。《啸亭续录》谓其宅尚存，人呼状元街，疑即在此。马盖麻之转音也。』《天咫偶闻》：『马状元胡同，顺治中满洲状元马中骥所居。按：满洲科目，实始于赛麟阁先生图，为顺治中解元。幼贫，常蒸马通读书，尤好为诗。自先生后，遂相继而起。虽八旗多以勋业见长，不事乎此，然亦有少擢巍科，一生不试，而以文学名世者，如成容若、昌堇斋、图时泉、法时帆、博晰斋，皆卓然有声，[今列之]。②纳兰[性德]容若，③大学士明珠子，康熙癸丑进士，官侍卫，少聪敏，过目成诵。十九成进士，二十二授侍卫。拥书数万卷，萧然若寒素。弹琴歌曲，评书画以自娱。书学褚河南，间出入黄庭内景经。幼善骑射，自入环卫，益便习，发无不中。以意制器，多巧倕所不能到。尝读赵松雪自写照诗有感，即绘小照，仿其衣装。座客或期许太过，皆不应。徐建庵曰：何酷似王逸少。乃喜。尤工倚声，所作有《饮水诗词集》、《通志堂文集》、《周易集义》、《粹言》、《礼记集说》、《补正》，所居名珊瑚阁』。

[六]《顺天府志》：『护国寺，旧称崇国[寺]，④元僧定演建也。在今西四牌楼六街

东，其地称护国寺街。又旧称崇国寺，元僧定演所建。定演俗姓王，三河人。七岁入大崇国寺事隆安和尚，元世祖时赐号崇教大师。至元二十四年，别赐地大都，乃兴建兹寺，故崇国有南北寺，此其北寺也。（赵子砥《燕云录》称，奉使官中书侍郎陈过庭、门下侍郎耿南仲并文武官五十余员，本在真定，丁未八月遣诣燕山崇国寺安泊。则崇国寺金已有之，盖南北二寺，北建「自」演公，南则金之旧寺，今已迷其处矣。）元皇庆延祐间复赐钞经营，明宣德己酉赐名大隆善寺，成化壬辰赐名大隆善护国寺，正德壬申敕西番大庆法王凌戬巴勒丹、大觉法王扎什藏布等居此。（《明英宗实录》：番僧有数等：曰大慈法王，曰西天佛子，曰大国师，曰国师，曰禅师，曰都纲，曰喇嘛，俱光禄寺支待。有日支酒馔一次、二次、三次，又支廪饩者，有但支廪饩者。上即位初，礼部尚书胡濙等议减去六百九十一人。正统元年五月濙等备疏慈恩、隆善、能仁、宝庆四寺番僧，当减去者又四百五十人。）寺为元丞相托克托故宅，有托克托夫妇像侍立殿中，在千佛殿，一幞头朱衣，一凤冠朱衣。又舍利塔二，又有明姚广孝影堂。广孝佐成祖靖难首勋，侑享太庙。嘉靖九年移祀大兴隆寺，俄寺灾，移此。木主题推忠报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公」姚广孝。⑤像露顶袈裟趺坐，上有偈，署独庵老人题。独庵，少师号也。寺内有元至元二十一年圣旨碑，碑阴刻崇国北寺地产图，大德二年转长生藏经记小碣。皇庆元年，崇教大师演公碑，赵孟頫撰并书。至治元年，看转大藏经长供记小碣。至正十一年重修碑，释法桢撰，侍郎葛禋书。至正十四年敕谕碑。又二十四年证慧禅师传戒碑，危素撰并书。又明宣德十年大国师巴勒丹札什寿像碑。又成化八年敕碑。又十七年敕建护国寺看诵藏经碑。又天顺二年二碑：其一西天大喇嘛桑噶巴拉行实碑，其一大国师智光功行碑。又正德七年敕碑。又梵字碑二。又嘉靖二十二年藏布嘉勒灿承继祖传住持

碑。本朝康熙六十一年重修，有御制碑。又乾隆十二年临幸，有御制护国寺诗。每月逢七、八两日有庙市。」《城西访古记·护国寺记》：「寺在西四牌楼北街东，其地名护国寺街。寺在街之西偏，门南向，额曰「大隆善护国寺」。额为石刻，已堕于地。近喇嘛李松岩，修寺门，乃复悬之。（第一层）门内路中有铁座铁鼎，上铸「大清康熙六十一年春月吉日钦造」。铁质不良，字已漫漶，较白塔寺明王琦鼎，远不能逮。两旁原有旗竿，今已无竿，石基尚存，皆破坏。进为金刚殿，前层中祀弥勒佛（殿额在佛之上），两旁为金刚像，前各有小铁炉，铸字同铁鼎。后层两旁各一空屋，闻寺喇嘛王星垣说：盖为守殿者所居（王星垣居千佛殿西，千佛殿见后）。以后凡王所说以王云别之）。中有木屋，祀韦陀，面北向，俗呼为殿套殿。金刚殿后，东有木架铁点（即铁磬，又谓之云板），已破，铸字曰：「护国常住，大清同治五年三月造」。（第二层）东西为钟鼓楼。鼓楼尚存，已无鼓矣。进为天王殿，每天王前各有小铁炉，式同前。（第三层）此三殿之承尘，每一方板上，皆绘作原形，中为花状，六瓣一心，内皆有梵字。六瓣内为六字真言，中一字，音如「部林」，义为大宝阁。各殿承尘皆然。天王殿后，院中又有铁鼎，状同前。东为文殊殿（殿名除存额者外，悉王云，不备注），已圮。西为秘密殿，仅殿基尚存。正殿阶下，东西各一碑，均石座。东碑（第一）为敕建大隆善护国寺僧众职名，正德七年十月初一立石。碑阴（第一）为京都大隆善护国寺新续临济正宗碑记，顺治十八年中元日，海宽谨续，住持觉慈立。西碑（第二）为藏文，碑阴（第二）为敕重修大隆善护国寺四至并官员人匠职名。正殿为延寿殿，祀三世佛，旁为二十四诸天像。像立于石台，倾圮殆尽。石台刻花纹，颇精致。像后壁上，皆画佛像，极工，惜多剥落，其初必先有画壁，诸天像乃后塑者也。左右殿顶已圮，中间殿顶自外视之，如小楼，内为藻井，边绘

作八角形，中有木刻金龙，头下垂，刻绘精巧，犹如新制。佛前有木座铜炉，上铸「大明成化年造」（此为五供之一，于后数殿中皆见之）。桌上有铁磬如钵，上半周围皆铸藏文，末有汉字云：「康熙二十三年七月吉日立」。殿内东南角有木架铁钟，铸字略云：「大隆善护国寺国师后着乩（音伽）领占铸，重一千五百斤，大明弘治七年四月吉日」。此外尚铸有内监名数行。此钟之字，分上中下三层，上中层皆四格。上层藏文，中层藏、汉文相间（汉文即上所记者）。中层之上有八卦，每卦下一格，皆梵文。院中有铁鼎，状同前。东为伽蓝殿，今已圮，残像尚存。此殿前有长方形铁炉，四足有耳，身铸花纹。西为无量殿，庭中东西各一井。王云，东井中东南角深处，石上刻有日字，水浅则可见，西井内西有石，如月牙形，汲者从东乃可施绠，从西往往格于石，不遂下，名日月井（井内月牙石，余曾见之）。井后各有碑亭，东碑亭（第三）石剥落，字剩无几，额曰：「御制大隆善护国寺碑记」。末行为「大明成化八年十一月初二日」。碑阴（第三）无字，或疑此碑在亭内，何以剥落若是。余意初必无亭，后康熙立碑于西建碑亭，因并建焉，此则悬揣之谈也。西碑亭（第四）为御制崇国寺碑文，康熙六十一年，文为满蒙藏汉合璧，半为尘封。碑亭方，皆刻龙。此碑亭周砌短垣，不能入，余梯而入视，得见碑阴（第四）皆蒙文，书作数层，直至碑底。正殿阶下东西各一碑，碑坐方石，刻花纹如毯形，两旁刻伏形小狮各一，狮前尚有极小狮，此石上附有一石，刻两小狮，以肩承碑，又刻山石与狮相间，极有奇趣。东碑（第五）为修造之记，成化八年十一月初二日立。碑文内云：「自七年九月初八日兴工，至次年十一月二日毕工。」碑阴（第五）为敕建大隆善护国寺看诵，钦颁大乘诸部藏经碑文，成化十七年四月初八日，僧录司右觉义兼大隆善护国寺第二代住持臣僧定常谨述。」西碑（第六）为乐助善缘之记，成化八年十一月初二日立，碑

文上下分刻，上层仅数行，以下皆人名。碑阴（第六）短文一则，无题目，为皇帝御记修寺大略，其落成年月，与东碑同。（第五层）正殿为崇寿殿，殿内祀三世佛，旁为十八罗汉像，藻井木刻龙三，有蟠地者。殿后仍有抱厦，祀倒座观音，今亦无。殿后东为大悲殿，已圮，剩有残像。西为地藏殿，殿宇佛像极新，因重修也。正殿前平台中有石坐铁炉，上铸八卦，炉已半坏。平台东南西南两角，各嵌方石，上刻狮皆隆起，大小不一，东三狮有球，西只二狮。台东有碑三，前一后二，前碑亦无字。台西有碑四，前一后三，前碑亦无字。台东二碑（第七）为《大元大崇国寺佛性圆融崇教大师演公碑》，赵孟頫撰并书，皇庆元年三月吉日建，住持讲主小师德窾（音貴）等立。此碑于寺中各碑较古，石质极佳，点画皆完整，书法不在道教碑下，乃湮没不传，亦有幸有不幸耳（近已拓存数纸）。碑阴（第七）为《崇国北寺开山第一代宗派图》。西碑（第八）为《大元敕赐大崇国寺坛主空明圆证大法师隆安选公特赐澄慧大师传戒碑》，危素撰并书，至正二十四年九月壬申大崇国寺住持普明净慧大师臣僧智学立石。碑阴（第八）为劄付二道，行极短，长约全碑三分之一，其文杂蒙古语，前劄付之后画横线四层，每层长短不一，点画粗细亦不一，广则一律。第一层下有印字，第四层下右有押字，左有五押字，后劄付之后亦有横线四层，下亦有押字，因模糊不可辨。此碑已破裂，以铁锯之。台西东碑（第九）为《皇元大都崇国寺重新修建碑》，释法桢撰，刑部侍郎葛禋书，至正十一年孟夏中旬有一日建，法主智客并三纲执事客等立石（按：龙龛，客音悟，寤觉有言，不知别有客字，抑笔误也。）碑阴（第九）为祖师隆安传嗣之图，此碑额所刻两龙，头下尾上，其中两爪互握，爪之四隅，凿透四孔，俗名透龙碑。中碑（第十）为杂蒙语圣旨，至正十四年七月十四日上都有时分写来。文极可笑，曾载《帝京景物略》，余再录一纸，别存之。碑

阴（第十）为《大都南城护国寺常住庄田事产记》，此碑额已堕，赑屭之头亦断。西碑（第十一）为《勅赐崇恩寺西天大辣麻桑渴巴辣实行碑》，天顺二年九月九日崇恩当代住持巴辣些纳立石。喇嘛书作辣麻，于此仅见。碑阴（第十一）为助缘人名。正殿即千佛殿，俗呼土坯殿，殿顶已圮尽，中祀三世佛，亦无。三面墙上，皆小佛龛，祀小佛像共千，故名。今龛尚未尽毁，龛内像间有存者，大小不一。王云，三世佛旁，旧有元丞相托克托夫妇泥立像，高五尺，已无存。殿内西偏，有石碣，约高三尺，因殿闭不能进，字尚可辨。额有花纹，其文共二则，前为劄付，至元二十一年二月十九日。后为执照，至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文中间有蒙古语，文后有「众官印押」四字。王云，盖为寺产而出给者，故刊诸石。又云，此殿旧藏有姚广孝画像，绫质布裱，幅极宽长，上有题字，殿圮时微毁，因藏常住（此旧常住，在天王殿东），后寺遇灾，此像遂焚。

又云，此寺建时，穷极工巧，窗棂之纹，瓦当之式，均无同者。即如前殿（第四层）之顶与此殿之硬朗汉，皆匠人炫巧处。凡寺宇殿外檐角，例以一木瓶承之，独此殿外东南角，作一木偶，为壮士形，骑马式，两手叉腰，以负檐角，俗呼为硬朗汉（硬朗者，俗语壮健也）。殿圮堕地，今尚收存。（第六层）由千佛殿两旁升阶五级，至殿后，东西各有门通庙外东西廊下，平日通行无阻，传云此寺原为二庙，由是而分。王亦云，前为缁衣，后为黄衣。第二碑阴，载四至，惜无年月，不识何时。中云：北至小巷。按：今庙后无巷，若云此处为二庙所分，则东西通行者，为小巷耶？再千佛殿以后之地，皆与千佛殿基同高，地势实较高于前寺，似为二庙，然千佛殿后巷颇狭，岂两庙分界，竟无一墙耶？书此存疑。中一垂花门，前有石兽二，王云是狻猊。旁复有角门，（第七层）进门为塔院，东西各一塔，西塔前嵌石，周刻花纹，中横刻「舍利塔」三字。王云，东为配塔，惟西是舍

利塔。按《帝京景物略》云，有舍利塔二，误也。院中铁炉，式同前。殿前西阶下一碑，以石为座，（第十二）为《敕建大隆善护国寺藏卜坚参承继祖传住持碑记》，嘉靖二十二年十月初二日。此碑石质极劣，多剥蚀，文乃不可辨。碑阴（第十二）额曰「续焰联芳」，下皆喇嘛名。殿前台东阶下，有断碑额，篆文曰「西天佛灌顶大师寿像」，意碑身必不远，觅果得之，在台东南角东边，仅存尺余，已砌于台，面内向，碑旁方刻花纹，碑阴有锯痕，想此碑已破裂弃置，遂误以之砌台，此尺余亦不全，可惜也。正殿五间，中祀三世佛，旁有小龛，如千佛殿而少，龛内皆无佛，东西有画壁佛像。王云，此殿内旧有五尺铜佛极多，庚子岁乃失去。又云，此殿尽东一间，有姚少师木像，侧戴毘卢帽，或有正之者，次日侧如故，至为神异，因门闭未得见也。（第八层）殿后院中，有石应量器，石柱承之，状如碗，沿之后，有圆孔。此器前又有石器，似应量器而非，体较小，且刻花纹。应量器后有石座铁炉，上铸「道光二十七年八月吉日立」。鼎腹铸「护国寺东禅堂香炉一尊敬献」。其东北有石柱，高如人。王云，此日晷台也。柱东有石座碑一，（第十三）为藏文，碑阴（第十三）无字。正殿前有抱厦，厦三面皆有门窗，厦内殿门上南向有康熙御笔额曰「宝莲法地」，字与御印皆隆起，御印在左方上角。厦内高处，遍悬画佛像，极精细，大小一律而新旧不同。王云，殿内祀长寿佛（即无量寿佛），因殿门闭，不能游览。又有石刻梵文六字真言，立于殿外顶中。（第九层）殿后杂赁居人，不能尽游。据王言略记，东西各有楼，东楼已圮，西楼上有佛龛佛像，正面亦有楼，楼顶已无，楼中有一塔，其顶如筍，自外可见。据云原无此楼，昔塔影见于口北，蒙人因为建楼，以志敬仰。此与俗传白塔无影，影照蒙古者，同一无稽。此塔东祀帕布喇嘛木像（帕布其名之译音），西祀自在观音卧像，按行住坐卧，为四威仪，此即卧像

也。像为铜质，出自土中，人以为异，因祀于此。又云，清德宗及慈禧太后崩后周年，雍和宫喇嘛来寺诵周年，有识藏字者，因读藏文碑（第十三），谓文为帕布喇嘛事迹，其言极详，惜忘之矣。相传楼中之塔，即帕布之塔，盖喇嘛二品以上者，得赐塔也。（第十层）寺至此殿而毕，凡金石、殿宇、佛像，皆细记之，其闲房陈设，以及无关系与寄存之佛像，均从略。亲身游历，参以见闻，不畏寒暑，不辞登降，数年之久，始得大略，记必求详，文不厌俗，挂一漏万，当俟补遗。寺之沿革，说各有异，参考载籍碑文，益以己见，考证于后，欲求沿革，先采金石文字。兹将寺中各碑次序，与《光绪顺天府志》所载者分别录之。

《光绪顺天府志》引《寺院册》所载碑碣：

「元至元二十一年圣旨碑，碑阴刻崇国北寺地产图，此疑为千佛殿中小碣。碑阴有图否，因殿闭不能入，无从见之。大德二年转长生藏经记小碣，此碣不知何在。皇庆元年，崇教大师演公碑，赵孟頫撰并书，此第七碑。至治元年看转大藏经长供记小碣，此碣不知何在。至正十一年重修碑，释法桢撰，侍郎葛禋书，此第九碑。至正十四年勅谕碑，此第十碑。又二十四年证慧禅师传戒碑，危素撰并书，此第八碑。明宣德十年大国师巴勒丹扎什寿像碑，此疑为塔院断碑。成化八年敕碑，寺中成化碑共三（第三、五、六碑），皆无敕，惟第六碑阴似之。又十七敕建护国寺看诵藏经碑，此第五碑阴。天顺二年二碑，其一西天大喇嘛桑噶巴拉行实碑，此第十一碑。其一大国师智光功行碑，此碑不知何在。正德七年敕碑，此第一碑，梵字碑二，此即藏文碑（第二与十三碑），世误以藏文为梵文，详见后。嘉靖二十二年藏布嘉勒灿承继祖传住持碑，此第十二碑。本朝康熙六十一年重修，有御制碑，此第四碑。乾隆十二年临幸，有御制护国寺诗，此不知为碑碣否，问喇嘛亦不知，姑记

寺中所有碑表（以朝代年月为次序）

朝　代	年号	年	月	寺　名	前后次序
元世祖	至元	二十一	二	崇　国	小碣
元仁宗	皇庆	元	三	崇　国	七
元顺帝	至正	十一	四	崇　国	九
又	又	十四	七	崇　国	十
又	又	二十四	九	崇　国	八
明英宗	天顺	二	九	崇　国	十一
明宪宗	成化	八	十一	隆善护国	三
又	又	又	又	又	五
又	又	又	又	又	六
又	又	十七	四	隆善护国	碑阴五
明武宗	正德	七	十	隆善护国	一
明世宗	嘉靖	二十二	十	隆善护国	十二
清世祖	顺治	十八	七	隆善护国	碑阴一
清圣祖	康熙	六十一	□	崇　国	四
藏文碑					二
又					十三
寿像断碑					

于此。以上两表，除相同外，互有阙讹，不再赘。世以寺为托克托宅，又为姚少师影堂，皆未符，不可不辨。《帝京景物略》曾载此语，分录于下：寺为元丞相托克托故宅，有托克托夫妇像，侍立殿中。在千佛殿，一幞头朱衣，一凤冠朱衣。按：寺建于元初世祖时（见后），托克托（一作脱脱），元末顺帝时人，彼时已有此寺，万无毁寺建宅之理。入明亦为梵宇，地初未易，亦万无改宅又为寺之理。故事：大臣奉旨出都及回京，例不至宅，皆寓寺中，俟复命后始回宅。窃以为当时托克托丞相必常假寓此寺，日久遂误寺为其宅耳。其夫妇之像，或为自负，或为贡谀，皆未可知。王云，昔有此像，装束与所记无异，今已无矣（见前）。或云第六层以后为宅址，以为垂花门不似庙，且门前有石兽故。然以地址而论，其宅不应如此狭小，且万不能建于殿后。盖垂花门与千佛殿仅数尺之隔也。又有明姚广孝影堂，广孝佐成祖靖难首勋，侑享太庙。嘉靖九年，移祀大兴隆寺，俄寺灾，移此。木主题推忠报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姚广孝，像露顶，袈裟趺坐，上有偈，署独庵老人题。独庵，少师号也。据此，明嘉靖时，始移像于此。且为移祀，非改寺为影堂也。王云，旧有画像已焚，且有木像（均见前），惜余未亲见之耳。此记云像上有偈者，盖指画像也，既知寺非宅与影堂，乃可考寺之沿革。寺初名崇国，崇国又有南北之分。先考南寺。南崇国寺，虽不知建自何年，确知金时已有。赵子砥《燕云录》称「奉使官中书侍郎陈过庭，门下侍郎耿南仲，并文武官五十余员，本在真定，丁未八月，遣诣燕山崇国寺安泊」。又澄慧碑（第八）记：「师生于金大定十五年四月，于壬子五月逝，年七十六」。按：金大定十五年，为宋淳熙二年。壬子为元宪宗蒙哥二年，宋淳祐十二年。大定十五年乙未至壬子应七十八岁始合。又云：「师初在燕京永庆寺，我师伐金，始徙平滦，师仅得还燕，闵忠、崇国二寺已俱为兵

毁。师经营缔构，悉复旧观」。此崇国即南寺。元破金后，由澄慧修复之也。元末顺帝时至正碑，亦有南北两崇国寺之语。是寺彼时尚在，元以后则不可考，盖久迷其处矣。此南寺不详成毁之时，可考者此。仅北崇国寺，即今之护国寺也，建于元世祖至元间。演公碑（第七）云：「师名定演，俗姓王氏，世为燕三河人。七岁入大崇国寺，事隆安和尚为弟子（隆安即澄慧大师，见第八碑），世祖皇帝赐号佛性圆融崇教大师。至元二十四年，别赐地大都。乃与门人叶力兴建，故崇国有南北寺焉。至十二年卒，寿七十四。」按：此云七岁入大崇国寺者，即南寺也。赐地大都，叶力兴建者，北寺也。此云至元二十四年建。释法桢撰碑（第九）则云：「寺为至元乙酉（二十二年）世祖所赐地，定演所开创，百有余楹」。千佛殿内小碣，则署至元二十一年。年虽各异，而二十一年者较可信。迄今年（癸亥）共六百四十年。宋端平三年丙申，为元太宗窝阔台八年，至元武宗至大二年己酉共七十四年，此定演生死之年代。其七岁入寺时，澄慧尚在，故为其弟子，又十年澄慧乃卒。自初建以迄元末，皆名崇国（明初无考，至宣德己酉（四年）赐名大隆善寺）。《帝京景物略》：正统、天顺皆名崇恩（皆据第十一碑，此颇可疑，然又无证）。成化壬辰（八年）重建大隆善寺，加额曰护国（据第六碑及《帝京景物略》）。此大隆善护国寺之称，迄今不改。康熙碑（第四）署崇国者，盖述旧名也。此寺为两庙所成，前已略言之，约有缁衣、黄衣之分也。元初建寺者，为崇教大师定演，元末时为净慈大师智学（又见第八碑）。是有元一代，皆为僧徒可知。明时则崇奉番僧。《明英宗实录》：番僧有数等，曰大慈法王，曰西天佛子，曰大国师，曰国师，曰禅师，曰都纲，曰喇嘛，俱光禄寺支待。有日支酒馔一次、二次、三次，又支廪饩者，有但支廪饩者。上即位初，礼部尚书胡濙等议减去六百九十一人。正统元年五月，濙等备疏，慈恩、隆善、能仁、宝庆四寺，

番僧当减去者，又四百五十人（番僧所不分等级，第一碑僧众职名，颇与之间）。观此，可知当日待喇嘛之优。此四寺中之隆善，即护国寺。正统为英宗年号，其时仍用隆善之名，故知崇恩之为可疑也（见上）。宣德时，有大国师巴勒丹扎什寿像碑。天顺时，有主持巴辣些纳为西天大辣麻桑渴巴辣实行碑（第十一）。成化时，有第二代住持定常碑（第五碑阴）。弘治时，有国师后着乩领占铸铁钟（第四层殿内），正德壬申（七年），勅西番大庆法王凌戳巴勒丹、大觉法王札什藏布等居此（《帝京景物略》），第一碑僧众职名，即此也（碑文大庆法王作领占班丹，大觉法王作着肖藏卜）。嘉靖时，有藏卜坚参承继祖传住持碑（第十二）。以上所记，多为番僧，则明代为番僧主寺，又可知也。独第一碑阴，为顺治十八年，乃有新续、临济、正宗、海宽、觉慈等名，此确为僧。而康熙碑（第四）谓蒙古王公重修云云，想自康熙时，易番僧后，遂至今不改耳。康熙碑又云：「寺为元大德时所建，至明正德间，命大庆法王居之，为西僧香火地」。殆未之考也。今每月逢七、八日有庙市，不知所始。传言庙市始在西四牌楼广济寺，因修庙迁此，以庙地较广济为大，皆不愿迁回，遂以为常云。寺内有藏文碑二，志作梵文，俗呼西藏字为西番字，当时番讹梵耳。《皇朝通志》：六书略，六书为满、汉、蒙、回、藏、托忒也，具载其字式，梵字为印度古文，其字形正方，虽与藏文略似，惟较为整齐，佛经皆从梵文译出。今佛经中间有梵音梵字，完全梵文经，殊不多见，世又少习之者，久将失传。寺内正殿，多祀三世佛，俗误呼为三大士。三世佛者，过去、未来、现在三佛也。佛前二侍立者，为观世音、大势至二菩萨。三大士者，观音、文殊、普贤也。以上二则，皆世所习之，而不察其所以然，因附记于此。按：寺自康熙时修后，想至今未经重修，大好梵刹，竟任其荒落，殊可惜也。寺中掌故古迹，似尚不止此，然即此戋戋者，再阅数十

年，将亦无人知矣，是故乐为之记。」《啸亭续录》：「张文和廷玉赐第护国寺街」。《藤阴杂记》：「寺西先为张文和第，后改西华门内，赐史文靖贻直，文靖薨，赐王文庄际华。文庄出文靖门下，师生接住，亦是佳话」。沈初《西清笔记》：「王文庄际华住护国寺，有二十四福堂。」《坊巷胡同集》：「发祥坊，七铺，有大兴左卫、崇国寺、正觉寺、宏善寺、白米寺。」《天咫偶闻》：「隆善护国寺俗称护国寺，即元之崇国寺。赵松雪书演公碑，危太仆书选公传戒碑皆在殿东阶下。月七、八日有庙市，与隆福寺埒，而宏敞过之。又张文和公赐第，在护国寺西，后又赐史文靖公、王文庄公，〔最〕后为汉军李氏所居，今废。」

按：俗称隆福寺为东庙，护国寺为西庙，然西庙实不如东庙之胜。东庙古玩、书画、花鸟、鹰犬之属，殆无不备。欧美日本士女，亦多往游。西庙则仅有花肆十余家，足资游赏，余则零星日用之品，杂耍食摊之类，殊无足观。

〔七〕 《沈涛园集》有《会周少朴中丞泊园咏兰诗》。《荃簃余斋诗注》：「泊园为故将军永隆宅，在护国寺后，庙市摊卖及于园门，汴梁大相国寺之遗风也。」

校勘记：

① 西马市街，元旧名 《顺天府志》卷一三云：「马市街，元旧名」，引文无「西」字。据改。

② 皆卓然有声 《天咫偶闻》卷四云：「皆卓然有声，今列之」。据补。

③ 纳兰容若 应作「纳兰性德容若」。见《天咫偶闻》卷四。

④ 护国寺，旧称崇国 《顺天府志》云：「护国寺，旧称崇国寺」。据补。

⑤ 推忠报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姚广孝 《帝京景物略》卷一云：「推忠报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公姚广孝」。据补。

护国寺东曰东廊下，今改为护国寺东巷。寺西曰西廊下，今改为护国寺西巷。又西曰小杨家胡同、大杨家胡同。稍北曰百花深处，曰太平胡同。又北曰嘎嘎胡同，清宣统间改曰禁卫军街，有禁卫军司令处，嗣改为航空署街，今复原名。又北曰正觉寺，〔一〕其中间南北胡同曰苇坑。又北曰蒋养房胡同，《顺天府志》作浆家房胡同。〔二〕路南有小胡同曰堂子胡同，不通行。又北曰大半截胡同，曰大小火药局，德贝子府，棍贝子府在焉。又北曰板桥头条、板桥二条、板桥三条，中间有小胡同曰小半截。又北曰大铜井、小铜井，以达于德胜门城根。

注：

〔一〕《顺天府志》：「明成化四年，御马监太监韩谅赐宅一所，在宛平县发祥坊，施于善人郑道明，于成化三年春创建佛殿、伽蓝殿、僧房三十余间，又井二。韩谅奏闻，敕赐正觉禅寺，有修撰陈鉴撰碑。」

〔二〕《顺天府志》：「浆家房胡同，浆或讹蒋，俗讹蒋养房」。《宛平王志》：「有丛林寺。」《啸亭续录》：「诚亲王新府在将家房。」《宸垣识略》：「固山贝子宏景府在蒋养房胡同。」《顺天府志》：「宏景，圣祖孙诚亲王次子。王以雍正八年五月获谴，是月，宏景由辅国公晋贝子，即新府也。其旧府在官园。又土默特贝子第在蒋家房。」案：贝子玛尼巴达拉，尚仁宗四女庄

静公主，道光八年赏郡王衔。旧行［引］玉河水入府中，①云系当年赐公主者。城中引水独此及成邸耳。】《芜史》：【浣衣局在德胜门［里迤］西，②俗称浆家房。凡宫人年老及有罪退废者，发此局居住。天启七年十一月，客氏笞死于此。】《西河诗话·张南士宫诗》：【墙边浆酒漱花绮】。注云：浆家房在皇城外，即浣衣局。

校勘记：

①旧行玉河水入府中　《京师坊巷志稿》卷上云：【旧引玉河水入府中】。据改。

②浣衣局在德胜门西　《明宫史·木集》云：【浣衣局在德胜门里迤西】。据改。

自缸瓦市直达于新街口大街以西，昔日之大明濠以东，丰盛胡同以北，曰兵马司胡同，［一］中间小胡同曰新开路，曰狗尾巴胡同，曰南褡裢胡同，不通行。又北曰大院胡同，《顺天府志》作大阮儿胡同，《八旗通志》作燕。其西曰三道栅栏，审计院院长庄思缄蕴宽寓于是。曰小猪圈，今改小珠帘胡同。曰四眼井，曰甜水井，中间南北小胡同曰裤子胡同，不通行。曰猪尾巴胡同，今改朱苇箔胡同。曰小院胡同，《顺天府志》作小阮儿胡同。曰沙井胡同，不通行。曰玉带胡同，曰井儿胡同，曰北褡裢，曰三官庙，曰能仁寺。［二］大院胡同以北曰砖塔胡同，［三］中间小胡同曰口袋胡同，曰南钱串胡同、北钱串胡同，曰川堂门，曰显灵宫。［四］又北曰羊肉胡同。中间小胡同曰核桃穰胡同，曰南褡裢，曰财神庙，均不通行。又北即阜成门大街。中间小胡同

曰阴凉胡同，曰北褡裢胡同，曰炭厂，均不通行。

注：

〔一〕《啸亭续录》：「贝子罗托宅在兵马司胡同」。

〔二〕《顺天府志》：「能仁寺，元刹也，在兵马司胡同。寺本元延祐六年崇祥院使普觉圆明广照三藏法师建，明洪熙元年赐额曰大能仁寺，正统九年重修，有胡濙碑记。」

〔三〕《顺天府志》：「神机营所辖右翼汉军排枪〔队〕置厂于砖塔胡同。」①《帝京景物略》：「金元间，有僧自称万松野老，居燕京从容庵。耶律楚材见之，参学三年，僧以湛然目之。著有《从容录》。今甘〔乾〕石桥北，②砖塔七级，高丈五尺，草棸其顶，人倚塔造屋，为酒食店。万历三十四年，僧乐庵入而周视，有石额五字曰「万松老人塔」，乃募赀赎而居守之。」《渌水亭杂识》：「万松老人，耶律文正〔王〕之师也，③其语文正王曰：「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王亟称之。老人有《万寿语录》、《释氏新闻》。又善抚琴，尝从文正王索琴，王以承华殿春雷及种玉翁悲风谱赠之，见《湛然居士集》。」《顺天府志》：「塔在今大市街西，乾隆间重修，其北则砖塔胡同也。又万松老人塔在民居中，原额无存，乾隆十八年奉敕重修，级仍旧制，塔尖则加合者也。」《天咫偶闻》：「万松老人塔至今无恙，仍在居人屋里。又白塔寺及广济寺今亦完。大抵西城多元代旧刹，虽仅破屋数间，而问其名，则金元遗构也。若东城则多创自胜国，无复古人遗迹。」《骨董琐记》：「京师勾阑昔萃居砖塔胡同，俗通呼口袋底，尝见《塔西随记》三卷，上卷感旧二十五则，中卷证今二十二则，下卷杂记十七则。其杂记有云：曲中里巷在西大市街之西，自丁字街迤西

曰砖塔胡同。砖塔胡同之南曰口袋底，曰城隍庵，曰钱串胡同。钱串胡同之南曰大院胡同，大院胡同之西曰三道栅栏，其南曰小院胡同，三道之南曰玉带胡同。曲家鳞比，约二十户。初时只三五家，多京畿人，今则半津门人矣。初有而今存者天喜、三喜，初有而今无者天顺、三宝，初有而今易名者，双顺之旧为聚凤，万升之旧为西连升也。又云，双顺、天喜、天顺所居为其世产，余皆赁之德小蜂、明芝轩、车四，租资特昂，余所记甚详。大约始于光绪初叶，一时宗戚朝士，趋之若鹜。后为御史指参，乃尽数驱逐出城。及今三十年，已尽改民居。话章台故事者，金粉模糊，尚一一能指点其处。卷末有萍迹子再识一跋云：呜呼！盛衰之故，其殆有先机乎？余之为是书也，其时方太平无事，无何而驱逐令下，歌场为之一变，又无何而团民兴，其不鞠为茂草几希，甚而兵败师丧，寇入都城。咫尺之地，阻而不通，风尘回首，黯然神伤。撰之潜心之作，先后若同也，岂非先机乎？嗟呼！余生三十年来，或越或燕或汴洛，自谓甚奔波矣，孰意更增之以丧乱乎，而犹幸是书之不与劫灰同烬也。庚子闰中秋之下三日。」《天咫偶闻》：「明代勾阑，皆在东城，故有勾阑、本司之名。至本朝裁教坊，其地尽改民居。即迤南之泡子河一带，所谓昔之歌舞场者，亦不可问。而正阳门外以西，则改为花柳之窟矣。未几，西四牌楼左近，复变歌吹之林。始只砖塔胡同寥寥数家，继则方以类聚，日变逾多。今则闾阎扑地，歌吹沸天。金张少年，联骑结驷，挥金如土，殆不下汴京之瓦子勾阑也。」《旧京闲话》：「曲中里巷，半在西大市街之西，曲中所唱有三：曰「时调大鼓」，曰「档调」，曰「二簧」。人人习之，不必人人工也。女郎梳拢谓之「成人」，言成其为人也。已成之人，谓之「浑官」。未成人者，谓之「清官」。女郎称客曰「尔」，客之友曰「某爷」，客称女郎曰「姑娘」，客称假母曰「掌班」，女郎称之曰「娘」。伻头则统曰「伙计」，

伻头称客曰「老爷」，称女郎亦曰「姑娘」。狎客则统曰「师父」。狎客称客，亦曰「老爷」。茶话谓之「茶客」，张筵则曰「饭局」，留宿谓之「内局」，出门谓之「买卖」，过别家谓之「过班」，养女则曰「柜上人」，合鬏谓之「搭住」。时或有客访艳，外仆随之以入，至院中高声以唤其内仆，内仆则掀帘肃客，献茗催娘，此就不甚习熟者言之。若夫日日狎熟之人，则直曰某爷来，内仆即直唤某娘。」

按：万松老人塔，民国十六年番禺叶誉虎恭绰总长鸠工重修，並辟一门于丁家「字」街之西，题其额曰：「元万松老人塔」。至口袋底一带，今已尽为民居，无复鬓影衣香之迹矣。

〔四〕《顺天府志》：「显灵宫，明建，崇奉萨真人及王灵官也。在四眼井，其旧门亦在兵马司胡同。又，宫建于明永乐中，初名天将庙，奉萨真人及王灵官。宣德中，改为火德观，封萨真人为崇恩真君，王灵官为隆恩真君。成化初，又改观为宫，加「显灵」二字，又建弥罗阁。嘉靖中，复建昊极通明殿，东辅萨君殿曰昭德，西弼王君「帅」殿曰保真，④殿额俱毁。嘉靖三年告祭碑二，並存。乾隆二十二年重修，殿宇宏整，周以石栏，有老松六，虬枝屈曲，盖数百年物也。」《春明梦余录》：「倪文毅岳疏言：永乐中，于禁城西建天将庙及祖师殿。宣德中，改庙为火德观，封萨真人为崇恩真君，王灵官为隆恩真君，又建一殿崇奉二真君，左曰崇恩殿，右曰隆恩殿。成化初年，改观曰宫，加「显灵」二字。递年四季更换袍服，三年一小焚化，十年一大焚化，又复易以新制，珠玉锦绮，所费不赀。每年万寿圣节、正旦、冬至及二真君示现之日，皆遣官致祭。其崇奉可谓至矣。今就其言议之，萨真人之法因王灵官而行，王灵官之法因周恩「思」得而显，⑤其法之所自，皆宋徽宗时林灵素辈之所传，一时附会之说，浅谬如此，本无可信。况近

年附体降神者，乃钦发充军。顾珏、顾纶之父子，其为鄙亵尤甚。住〔往〕年祷雨祈晴，⑥杳无应验，则其怪诞可知。但经累朝创建，一时难便废毁。所有前项祭告之礼，俱各罢免。其四时袍服，宜令本宫住持並库役人等于每年应换之日，仍会同道箓司掌印官照旧依期更换，如法收贮，不必焚化，永为定例。伏乞勅内府衙门，以后袍服宜令本宫住持制造，如此则国用不至于妄费，而邪术可以少贬矣。」《大政纪》：「嘉靖三年二月，营龙虎殿于显灵宫，以奉真武。」《天咫偶闻》：「大德显灵今已废尽，惟山门之在兵马司胡同者，今尚岿然，而石额亡矣」。宫四周，俱已废为民居，仅正殿余址尚在，老松亦已化去。又按：《顺天府志》此地左近尚有瞎子胡同、元宝胡同、单狮子府诸名，今俱不见。

校勘记：

① 神机营所辖右翼汉军排枪置厂于砖塔胡同　《顺天府志》卷一三云：「神机营所辖右翼汉军排枪队置厂于砖塔胡同」。据补。

② 甘石桥　《京师坊巷志稿》卷上作「乾石桥」。

③ 耶律文正之师也　《顺天府志》卷一三作「耶律文正王之师也」。耶律文正，即耶律楚材，元朝大臣，对元朝立国多有贡献，卒谥文正。

④ 西弱王君殿曰保真　《顺天府志》卷一六云：「西弱王帅殿曰保真」。据改。

⑤ 王灵官之法因周恩得而显　《顺天府志》卷一六引《春明梦余录》云：「王灵官之法因周思得而显」。据改。

⑥ 住年祷雨祈晴　「住」当作「往」。见《顺天府志》卷一六引《春明梦余录》。

阜成门大街之中间驾于大明濠上者曰马市桥，〔一一〕今已平。其东为中央

医院，绅商所公建者也，颇壮伟。又东为帝王庙，殿宇崇宏。〔二〕庙之西曰西夹道，东曰东夹道。又东曰姚家胡同，又东曰马家头条、马家二条，曰六合大院，曰罗圈胡同。又东曰盒子胡同、澡堂子胡同，不通行。又东即广济寺，旧刹也。〔三〕其北曰礼路胡同，邓君守瑕之礼塔园在是。〔四〕又北曰帅府胡同，〔五〕中间小胡同曰绒线胡同，曰新开路，今改新成路，不通行。又北曰报子胡同，《顺天府志》作霞子胡同。〔六〕又北曰受壁胡同，《顺天府志》作臭皮胡同。〔七〕又北曰石老娘胡同，〔八〕王叔鲁克敏总长居于此，其后张宗昌居之。又北曰南魏儿胡同，《顺天府志》作卫儿胡同，原注「儿」或作「衣」。又北曰太安侯胡同，又北曰武王侯胡同，《顺天府志》作五王侯胡同。又北曰车儿胡同，曰前车儿胡同，曰后车儿胡同。又北曰石碑胡同，〔九〕其中间南北小胡同曰南下洼子、曰北下洼子。其东曰天一堂胡同，不通行。又北曰宝禅寺街，《顺天府志》禅或讹作善，〔十〕昔有新丰市场，今已废，其东曰口袋胡同，不通行。又北曰公用库，曰后公用库，《顺天府志》作前后宫衣库。中间小胡同曰大帽儿胡同，〔十一〕曰北帽儿胡同，曰中帽儿胡同，曰前帽儿胡同，曰后帽儿胡同，曰八道湾，《顺天府志》作八条湾。曰金丝沟。又北即西直门大街。

注：

〔一〕《顺天府志》：「阜成门俗沿元称曰平则门，迤东为马市街，历代帝王庙在北，故保安寺址也。东、西有坊，曰景德，亦称景德街。宏慈广济寺在庙东，临大市街，旧为西刘村寺。白塔寺在庙西，元为圣寿万安寺，明为妙应寺」。《宸垣识略》：「礼多罗贝勒府在阜成门大街北。又二等宣义伯第在阜成门大街。」《顺天府志》：「伊勒德依封宣义伯。」《啸亭续录》：「刘文定纶赐第阜成门大街。」

〔二〕《顺天府志》：「历代帝王庙在阜成门内大街，南向。庙门三间，左右门各一，前石梁三。内景德门五间，崇基石阑，前后三出陛，中十有一级，左右各九级，左右各一门。景德崇圣殿九间，重檐，崇基石阑，南三出陛，中十有三级，左右各十有一级，东西一出陛，各十有二级。两庑各七间，燎炉各一。殿东御碑亭一，后祭器库五间，均南向。景德门外东为神库、神厨各三间，宰牲亭、井亭各一。西为承祭官致斋所。东西〔南〕钟楼一。①围垣周百八十六丈三尺八寸。庙门外东西下马牌各一。凡正殿、门庑均覆绿琉璃，门楹涂丹，梁栋五彩（乾隆十八年奏准帝王庙正门额书「景德门」，请增「崇圣」二字）。庙建于明嘉靖十年（《明典汇》：「嘉靖十年三月，历代帝王庙成。先是，中允廖道南请撤灵济宫神，改设帝王庙，礼部以所在窄隘，宜择地别建。于是工部相度阜成门内保安寺故址，旧为官地，改置神武后卫，地势整洁，且通西坛，可鼎新之。诏可。遣工部侍郎钱如京督工，工完，上亲诣庙〔祭〕。②有萧端蒙《京师新建帝王庙碑》」）。本朝顺治二年及康熙二十一年〔六十一年〕迭奉钦定增祀，③雍正二年，世宗宪皇帝亲诣行礼，七年重修。御制碑文：「历代帝王崇祀之制，肇于唐天宝七载，始置庙京城，止及三代以前而已。明洪武六年，始于金陵立庙。嘉靖十年，乃建于京师阜成门内。当明初定制时，议礼之臣不

能通知大体，崇祀只创业之君，从祀惟开国之臣。自兹以后阙焉。我皇考圣祖仁皇帝秉大公之道，折衷百代，深惟祀典之宜修，康熙六十一年特颁谕旨，命廷臣详悉，从容确议具奏。逮朕绍绪之初，廷议始上，旧崇祀帝王二十一位，今增一百四十三位。旧从祀功臣三十九人，今增四十人。朕遵奉先志，重书牌位，诹吉入庙，行祭告之礼。仰惟圣祖仁皇帝用意之厚，立论之正，夐乎不可及也。夫三代以上，若夏启之能敬承，殷之太甲、太戊、武丁，周之成王、康王、宣王，颂美诗书，光耀史牒。三代以下，英君哲后，或继世而生，则德教累洽。或间世而出，则谟烈重光。胥能致海内[宇]之乂安，④跻斯民于康阜。嘉言传于信史，善政式为良规。至凡蒙业守成之主，即或运会各殊，屯亨不一，苟无闻于失德，咸帝命所宠绥。爰及历代名臣，亦皆川岳钟灵，为时辅佐，功在社稷，德协股肱。比诸从龙之彦，何多让焉！而尚论未详，明禋久旷，其为缺略也大矣。夫钦崇往哲，景企前徽，明德可怀，羹墙兴慕。睠流风之所被，间[洵]历世而勿谖。⑤若乃扩追远之鸿规，破拘墟之臆见，自非忠厚立心，宽仁为量，卓识超于千古，盛德冠于百王，未有能论及此者。典礼修明，有待今日。然则圣祖皇帝之重加厘定，公当周详，诚千万世莫及之仁心，而千万世不易之定论也。庙貌既新，叙述本末，镌于青珉，用昭示久远焉」。乾隆二十九年又修，易盖正殿黄瓦。高宗纯皇帝亲诣行礼，并御制碑文以记之。景德崇圣殿，中一龛，供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位。左一龛，供少昊金天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位。右一龛，供夏王禹、启、[仲康]、少康、杼、槐、芒、泄、不降、扃、廑、孔甲、皋、发；商王汤、太甲、沃丁、太[大]庚、小甲、雍己、太戊、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文丁、帝乙位。左二龛，

供周武王、〔成王〕、⑥康王、昭王、穆王、恭王、懿王、孝王、夷王、宣王、平王、桓王、庄王、僖王、惠王、襄王、顷王、匡王、定王、简王、灵王、景王、悼王、敬王、元王、贞定王、考王、威烈王、安王、烈王、显王、慎靓王位。右二龛，供汉高祖、惠帝、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殇帝、安帝、顺帝、（质帝）、⑦冲帝、昭烈帝，晋元帝、明帝、成帝、康帝、穆帝、哀帝、简文帝，魏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宋文帝、孝武帝、明帝，齐武帝，陈文帝、宣帝位。左三龛，供唐高祖、太宗、高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后唐明宗，后周世宗，辽太祖、太宗、景宗、圣宗、兴宗、道宗，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端宗位。右三龛，供金太祖、太宗、世宗、章宗、宣宗、哀宗，元太祖、太宗、定宗、宪宗、世祖、成宗、武宗、仁宗、泰定帝、文宗、宁宗，明太祖、惠帝、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景帝、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愍帝位。均南向。历代配飨名臣，东庑：风后、苍颉、夔、伯夷、伊尹、傅说、召公奭、毕公高、召穆公虎、仲山甫、张良、曹参、周勃、魏相、邓禹、耿弇、诸葛亮、房元〔玄〕龄、李靖、宋璟、郭子仪、许远、李晟、裴度、曹彬、李沆、王曾、富弼、文彦博、李纲、韩世忠、文天祥、宋翰、穆呼哩、布呼密、⑧徐达、常遇春、杨士奇、于谦、刘大夏位。西庑：力牧、皋陶、龙、伯益、仲虺、周公旦、太公望、吕侯、方叔、尹吉甫、萧何、陈平、刘章、丙吉、冯异、马援、赵云、杜如晦、狄仁杰、姚崇、张巡、李泌、陆贽、耶律赫噜、吕蒙正、寇準、范仲淹、韩琦、司马光、赵鼎、岳飞、宗望、斡鲁巴延、托克托、刘基、李文忠、杨荣、李贤位。

乾隆四十九年谕：「朕因览《四库全书》内《大清通礼》一书，所列庙祀，历代帝王位号乃依旧会典所定，有所弗惬于心。敬忆《皇祖实录》，有敕议增祀之谕。今查取礼部原议红本，则系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内具题，尔时诸臣不能仰体圣怀，详细讨论，未免因陋就简。我皇祖谕旨，以凡帝王曾在位者，除无道、被弑、亡国之主，此外尽应入朝。即一、二年者亦应崇祀。煌煌圣训，至大至公，上自羲轩，下至胜国，其间圣作明述之君，守文继体之主，无不馨香妥侑。不特书生臆论无能仰喻高深，即历代以来升禋议礼，未有正大光明若此者也。乃会议疏内声明，偏安、亡弑不入祀典，而仍入辽金二朝，不入东西晋、元魏、前后五代，未免意有偏向。视若仰承圣意，而实显与圣谕相背。朕意若谓南北朝偏安不入正统，则辽金得国，亦未奄有中原，何以一登一黜？适足启后人之訾议。即因东西晋、前后五代有因篡得国，摈而不列，如操、丕不得为正统之例。殊不知三国时正统在昭烈，故虽以陈寿《三国志》之尊魏抑蜀，而卒不能夺万世之公评。至司马氏篡窃以还，南朝神器数易，如宋武帝崛起丹徒，手移晋祚，自不能掩其篡夺之罪。其他虽祖宗得国不正，而子孙能继体承休，即为守文中主，亦不可概从缺略。况自汉昭烈以至唐高祖，统一区夏，时之相去三百余年，其间英毅之辟，节俭之主，史不绝书，又安可置而不论？至于后五代，如朱温及郭威，或起自寇窃，或身为叛臣，五十余年，更易数姓，中华统绪，不绝如缕。然周世宗承袭［藉］郭氏余业，⑨凭有疆域，尚不失为令主。此而概不列入，则东西晋、前后五代数百年间创守各主，祀典缺如，何以协春秋公论？⑩他如［若］元魏雄居河北，⑪地广势强，太武、道武，勤思政理，讲学兴农，亦可为偏安英主。并当量入祀典，以示表章。朕前命馆臣录存杨维祯《正统辨》，谕详晰宣论，以维祯所辨正统在宋，不在辽、金之说为是，所以存春秋纲目之义，见人心天命之攸归。且检阅孙承泽《春明梦余

录》所载明代崇祀古帝王位号，原本(不)列辽金二朝。⑫今《通礼》内崇祀辽金而不入东西晋、前后五代，似此互相入主出奴，伊于何底？是皆议礼诸臣有怀偏见，明使后世臆说之徒，谓本朝于历代帝王未免区别南北，意存轩轾，甚失皇祖降谕之本意也。至明之亡国，由于神、僖〔熹〕二宗⑬纪纲隳而法度弛，愍帝嗣统时，国事已不可为，虽十七年身历勤苦，不能补救倾危，卒且身殉社稷，未可与荒淫失国者一例而论。是以皇祖睿裁，将神、熹二宗撤出，而愍帝则特令庙祀。褒贬予夺，毫厘不爽，实千古大公定论。乃诸臣于定议时转复将汉之桓、灵增入，岂未思炎汉之亡，亡于桓、灵而不亡于献帝乎？从前定议，未将东汉全局详审论断，转使昏闇之君滥叨庙食，所议未为允协。夫自古帝王统绪相传，易代以后，飨祀庙廷，原以报功崇德。至于严篡窃之防，戒守成之主，或予或夺，要必衷于至当，而无所容心于其间，方协彰瘅之义。所有历代帝王庙祀典，著大学士、九卿更行悉心详议具奏，並著于定议后，交四库馆恭录皇祖谕旨，並朕此旨于《通礼》庙飨卷首，以昭殷鉴历朝垂示万年之至意」。随遵旨，议增祀晋元帝、明帝、成帝、康帝、穆帝、哀帝、简文帝，宋文帝、孝武帝、明帝，齐武帝，陈文帝、宣帝，元魏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常〔帝〕、⑭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唐明宗，周世宗，共二十三帝。又另单议请增祀唐宪宗、金哀宗，共二帝。奉谕旨：「大学士九卿等会议，增祀两晋、元魏、前后五代各帝王一折，并声请唐宪宗、金哀宗应否一体增祀等语。宪宗处唐中叶，各镇节度凭陵跋扈，僭叛不臣。宪宗命将专征，削平淮西，厥功颇伟，在有唐一代中尚属英主。其末年被弑，系祸变猝乘，与荒乱失德召变致衅者不同。至金哀宗处衰弱之时，国势已不可问，推其致败之由，实因海陵淫虐皆厉，哀宗自缢殉国，与明之愍帝事同一例，自应一体增祀。余俱著照所议行。」每岁春、秋仲月，择日致祭。」

[三] 《顺天府志》：「弘慈广济寺，为金西刘村寺旧址，在历代帝王庙东。西刘村寺，金时刘望云建。明天顺初，僧普惠因其址重葺之，尚衣监太监廖屏以闻，赐额曰「弘慈广济寺」。按：碑称天顺丙戌，丙戌为成化二年，非天顺矣，岂寺志讹刻耶。万历癸未，彭城伯张守忠、惠安伯张元善重修。寺东望西安门，西接平则门帝王庙，南邻甘石桥万松老人塔，北近大街，寺基二十亩。康熙三十八年奉敕重修，御制碑文勒石殿外，並临米芾《观音赞》，乃[及]渗金释迦、观音、普贤像[颁]赐寺中。⑮寺又有金佛像及旃檀佛。又乾隆十二年临幸兹寺，制诗一首，勒石殿西。康熙九年，高珩《重修金佛像碑记》云：弘慈广济寺，帝城古刹也。兵燹以来，漶漫剥落，工部尚书巡抚畿辅捷轩王公太夫人刘氏捐资鼎新之，下至法筵供器，一切灿然。湖州严我斯《旃檀佛记略》：康熙中，王国弼与其弟国臣得旃檀香，高数尺，宝而藏之，江南刘拱北，良工也，为刻佛像，三年像始竣，以辛酉之冬，迎入广济寺供养，是年十月三十日圣祖临幸，解白帨悬像左臂焉」。」《匏庐诗存》有《闰浴佛节燕孙招同人陪木斋中丞广济寺雅集诗》，中有句云：「玉堂金马总陈迹，仙枣灵椿同证果。注：燕孙甲午春闱出木斋门下，木斋时僦居寺中，其以广济为花之，邵伯絅、周退舟诸君已证其误，仙枣灵椿，俱见《广济寺志》。」《荃詧余斋诗注》：「京师所谓花之寺，即南西门外三官庙，以南城曾燠题榜得名，近三水梁燕孙君少作《浴佛日赋》有蹄迷兰若，寺认花之等句，为师所赏，因告以北京西四牌楼广济寺即花之寺。燕孙于乙卯四月八日宴集宾从于寺中，手书「寺认花之」四字，张于客寮，亦他日《春明梦余录》上一桩公案也。」按：广济寺为西城大丛林之一，民国十三、四年间，陆君宗舆等集资重修，轮奂之观，已渐恢复，道场亦颇兴盛，且其间庭宇寂静，花木幽深，一时士大夫亦恒藉以为游观燕集之

所。梁公燕孙认为花之寺以宴宾从，或亦因其便利之故，若花之寺，固明明在南西门外。《定庵集》有《忆丰宜门外花之寺董文恭公手植海棠诗》，丰宜门即右安门之旧名，南西门又其俗称也。事较彰明，当无误认之理。又按：寺碑称经始于成化丙戌，落成于甲辰，则《顺天府志》所云碑称天顺丙戌者，亦误也。

〔四〕《瓠庐诗存》有《题邓守瑕礼塔园图诗注》：「园为徐尚书会沣故宅。」《荃誓余斋诗注》：「余居西四牌楼，在金元间为西刘郁地。又吴印丞与余隔巷，自号松邻，亦以近万松塔也。」《宸垣识略》：「三等威靖伯第在驴肉胡同。」《顺天府志》：「车尔布封威靖伯。」按：今无驴肉胡同，而有礼路胡同，当系后来所改。

〔五〕《藤阴杂记》：「西城帅府胡同，为西林鄂文端尔泰第，海内名士，多出其门。」《明宪宗实录》：「成化二十二年冬十月，复建大永昌寺。先是，寺建于西市，已有成绪，及国师继晓以星变被谴，寺亦随废。至是，太监梁芳等请更择地建之。乃命工部左侍郎杜谦等，相度地基，得故广平侯袁瑄宅。时瑄家已失侯，瑄妻固请以宅献，而托芳请袭侯。芳言于上而许之，既又市其傍民居数十家，大兴工役。」《武宗实录》：「正德五年六月，户部言：永昌寺旧址改建为仓，未有名，乃赐名太平仓。六年十一月，以太平仓赐永寿伯朱德为私第。八年三月，改太平仓为镇国府。又欲毁厩以为府厅。工部奏：祖宗稽古建官，府部具有定制。今改仓为府，有乖旧典；况位属乾方，乾天门也。且此地初为永昌寺，再为新石厂，又为太平仓，屡改屡废，推之地理，察之人事，俱未便。上曰：既以此地为天门，宜当通达。前此闭塞，何以不闻？其以实陈！工部再请罪，乃宥之。」《世宗实录》：「嘉靖元年五月，改镇国府仍为太平仓，命总督仓场官管理。」

《两京求旧录》：『康陵先立镇国府，后乃自封镇国公，府在鸣玉坊。嘉靖初，仍改太平仓，都人至今犹呼西帅府胡同。』《顺天府志》：『今大市街东有太平仓，第北去帅府胡同稍远，疑非其旧址也。』《坊巷胡同集》：『鸣玉坊，三牌一十四铺。有燕山前卫、神武后卫、净妙庵、古灯庵、宝禅寺、普度寺、响铃寺。』《万历沈志》：『有松树观音庵、常明庵、龙华庵、龙泉庵、万寿庵、碧云庵、广慧庵、玉环庵、极乐庵、古赤脚李庵、龙凤庵。』《顺天府志》：『响铃寺、宝禅寺今尚在，余无考。神武后卫，《明一统志》无之，盖置自天顺后也。』《天咫偶闻》：『鄂文端公第在帅府胡同，即明武宗威之［武］大将军府也，⑯今已废。按：文端相业，在本朝要为巨擘。后来惟阿文成、曾文正差堪继武。而公之《示滇南士子文》与文正之《示直隶士子文》亦可并美，其所学具见于此。读学者正可即二文以得学之指归。』

［六］《顺天府志》：『雹子胡同，雹或作报，今从《宛平王志》。『正红旗官学在北』，有圣祚隆长寺，⑰明汉经厂外厂也。』又圣祚隆长寺『明万历四十五年敕建，有碑。碑今无存。乾隆二十一年修。又按：沈进《行国录》称汉经厂外厂圣祚隆长寺，是今之报子胡同，明代亦设经厂于其地，以地安门内有汉经厂，故此曰外厂』。

［七］《顺天府志》：『臭皮胡同有王公桥』。

［八］《彭文敏公自订年谱》：『己未移寓阜成门内石老娘胡同』。

［九］《天咫偶闻》：『光绪己亥五月初七日，石碑胡同军器厂失慎，火药库被轰，时日才加巳，西城忽有大声如地震，屋宇皆摇阖，厂房均震飞，地陷巨坑。右邻尼庵、禅房、香积，尺椽不存，惟佛殿仅在。四旁人家，毁屋无算，伤人亦无算。奉旨确察，金吾仅以六人塞明诏，实则不

止也。是日人家有从空坠人首足者，亦有炮子飞落屋上者。正值护国寺庙市，琉璃器碎无一存。其日，厂兵点卯甫毕，众往食肆早饭，故免者甚多。考明万历中，王恭厂火药局灾为五月初八日，今止差一日，亦奇。」

〔十〕《顺天府志》：「宝禅寺，元普庆寺旧址也，亦在河槽西，今其地名宝禅寺胡同。元至大元年立大承华普庆寺，为裕圣太后报德作也。又为安御容之所。明成化六年，内官麻俊即寺复建，赐额宝禅。本朝康熙、乾隆年间重加修葺。寺内有明尚书万安、学士彭华、尚书甘为霖三碑。又康熙年间大学士明珠、乾隆年间大学士公傅恒先后修葺，立碣以纪其事。」《元仁宗纪》：「至大四年十月，赐大普庆寺金千两，银五千两，钞万锭，西锦彩缎、纱罗、布帛万端，田八万亩，邸舍四百间。皇庆二年七月，赐普庆寺益都田百七十顷。」《元英宗纪》：「至治元年二月，作仁宗神御殿于普庆寺。」《泰定帝纪》：「泰定元年四月，作昭圣皇后御容殿于普庆寺。八月，遣翰林学士承旨鄂斋尔祀太祖、太宗、睿宗御容于普庆寺。」《蓟邱杂抄》：「宝禅寺在崇国寺之街西，即元大承华普庆寺也。成化庚寅，供用库内官麻俊买地治宅，掘土得赵承旨碑，始知为寺基，乃复建佛殿、山门、廊庑、厨库悉具，闻于朝，改赐额曰「宝禅寺」。寺既改额，赵承旨碑废不复存。」《顺天府志》：「正觉寺旧名正法，明建也，在宝禅西。又正觉寺本名正法寺，明时敕建，有碑。乾隆二十一年，官因其旧修葺之，改额曰「正觉寺」。有明孝宗、武宗二碑，为内官黄高立」。按：樊山老人征祥寓宝禅寺街大乘巷。

〔十一〕《宛平王志》：「大、小帽儿胡同有威灵庙」。

校勘记：

① 东西钟楼一 《顺天府志》卷六云：「东南钟楼一」。据改。

② 上亲诣庙 《日下旧闻考》卷五一引《明典汇》云：「上亲诣庙祭」。据改。

③ 本朝顺治二年及康熙二十一年迭奉钦定增祀 《顺天府志》卷六云：「本朝顺治二年及康熙六十一年迭奉钦定增祀」。据改。

④ 海内之乂安 《顺天府志》卷六云：「海宇之乂安」。据改。

⑤ 闾历世而勿谖 《顺天府志》卷六云「洵历世而勿谖」。据改。

⑥ 周武王、康王 据《顺天府志》卷六在周武王与康王之间还有「成王」。据补。

⑦ 质帝 《日下旧闻考》卷五一引《礼部册》及《顺天府志》卷六历代帝王庙祭历代帝王无「质帝」。存疑。

⑧ 布呼密 《日下旧闻考》五一引《礼部则例》「布呼密」作「博果密」。

⑨ ……不绝如缕。然周世宗承袭郭氏余业 《日下旧闻考》卷五一引《礼部册》云：「……不绝如线。然周世宗承藉郭氏余业，……」据改。

⑩ 何以协春秋公论 《日下旧闻考》卷五一引《礼部册》云：「何以协千秋公论」。录此供参考。

⑪ 他如元魏雄居河北 《日下旧闻考》卷五一引《礼部册》云：「他若元魏雄居河北」。

⑫ 原本不列辽金二朝 《日下旧闻考》卷五一及《顺天府志》卷六均无「不」字。据删。

⑬ 由于神、僖二宗纪纲隳而法度弛 「僖宗」应作「熹宗」，见《日下旧闻考》卷五一引《礼部册》。

⑭ 太武常 应作「太武帝」。据《日下旧闻考》卷五一《礼部册》改。

⑮ 井临米芾《观音赞》，乃渗金释迦、观音、普贤像赐寺中 《日下旧闻考》卷五一云：「并临米芾观音赞及渗金释迦、观音普贤像颁赐寺中」。据改。

⑯ 明武宗威之大将军府 《天咫偶闻》卷五云：「明武宗威武大将军府」。据改。

⑰ 据《顺天府志》卷一六载：「雹子胡同，雹或作报，今从《宛平王志》。正红旗官学在北，有圣祚隆长寺」。

据补。

大明濠以西，南北直达之大街曰锦什坊街。自武定侯胡同以北，其东曰扁担胡同，曰麻线胡同，[一]顺承郡王府在焉，其后归于大元帅张作霖之所有。又北曰小麻线胡同。又北曰丁章胡同。又北曰锡拉胡同，其西曰武衣库。《啸亭杂录》作乌衣库。[二]又西曰大乘寺，《顺天府志》作大成寺胡同，中间小胡同曰狗尾巴胡同。又北，东曰华嘉寺，《顺天府志》俗讹花椒寺；[三]西曰大喜雀胡同。中间小胡同曰驴蹄胡同，曰娘娘庙、针尖胡同，今改为甄荐胡同，均不通行。又北曰牛八宝胡同，曰王府仓胡同，[四]中间小胡同曰小喜鹊胡同，不通行。曰石杆胡同，曰羊肠胡同，曰香家院，《顺天府志》作向家园。曰月芽胡同、快活林，均不通行。又北曰大水车胡同、小水车胡同，中间小胡同曰横水车胡同，曰烟筒胡同，今改源通胡同。曰赶面杖胡同，今改为廉让胡同，曰马勺胡同。又北曰巡捕厅胡同，[五]小胡同曰追贼胡同，今改为垂则胡同。又北即阜成门大街之西头，其西为阜成门南顺城街。

注：

[一]《啸亭续录》：『顺承郡王府在麻线胡同』。《顺天府志》按：『王讳勒[克]德浑，①太祖曾孙，颖亲王萨哈璘之[三]子。②顺治间授平南大将军，追谥恭惠，世袭。』《天咫偶

闻》：「麻线胡同极东道北一第，为彭尚书丰启故居。③石老娘胡同极东道北一第为许文恪乃普故居。皆有山池花木之胜，今久易主矣。彭第尤华［巨］丽。」④

［二］《啸亭杂录》：「公某宅在乌衣库」。

［三］《宛平王志》：「华嘉寺胡同有崇宁庵」。

［四］《啸亭续录》：「贝勒允祎宅在王府仓胡同」。《顺天府志》：「允祎，圣祖二十子，谥简靖，今为贺公宅。」按：今王府仓胡同有凯公府，疑即是。

［五］《天咫偶闻》：「恩楚湘先生龄宅阜成门内巡捕厅胡同，先生于嘉庆间，［曾］官江苏常镇道。⑤慕随园景物，归而绕屋筑园。有可青轩、绿澄堂、澄碧山庄、晚翠楼、玉华境、杏雨轩、红兰舫、云霞市、湘亭、罨画窗十景，总名述园。吟笺歌管，送日忘年。收藏亦最富，宋元名迹极多。元夕放灯于园，自撰《玉华观灯词》，命家姬习歌之。」

校勘记：

① 勒德浑　《顺天府志》卷一三云：「勒克德浑」。据补。

② 颖亲王萨哈璘之子　《顺天府志》卷一三、《京师坊巷志稿》卷上均云：「颖亲王萨哈璘三子」。据改。

⑧ 彭尚书启丰　《天咫偶闻》卷五云：「彭尚书丰启」。据改。

④ 彭第尤华丽　《天咫偶闻》卷五云：「彭第尤巨丽」。

⑤ 恩楚湘先生龄……官江苏常镇道　《天咫偶闻》卷五云：「恩楚湘先生龄……曾官江苏常镇道」。据补。

大明濠以西，阜成门大街路北，有白塔寺，［一］寺之东曰葡萄馆，曰前抄手胡同、后抄手胡同，《顺天府志》作招子胡同。曰苏萝卜胡同，《顺天府志》作酥萝卜胡

同。曰塔院夹道，《顺天府志》作小塔院。寺之西曰老虎洞，曰宫门口，[二]曰针线胡同，曰横三条，曰东三条胡同，曰糖房胡同，曰箭杆胡同，曰南褲脚、北褲脚，今改南、北库角胡同。曰头条胡同，曰二条胡同，[三]曰西三条胡同，曰东四条胡同、西四条胡同、横四条胡同。曰五条胡同，曰西桥杆，曰玉带胡同，曰清塔寺，《顺天府志》作青塔寺胡同。[四]又西即阜成门北顺城街。

注：

[一]《顺天府志》：[妙应寺，辽白塔寺旧址也，在阜成门街北。寺为辽白塔寺旧址，塔[旧]在寺右偏。辽寿昌二年，为释迦佛舍利建，内贮舍利戒珠二十粒，香泥小塔二千，无垢净光[等]陀罗尼经五部。①元至元八年，世祖发视石函，铜瓶，香水盈满，色如玉浆，舍利坚圆，灿若金粟，前二龙王跪而守护。瓶底获一铜钱，上铸「至元通宝」四字。帝后阅之，愈加崇重，即迎舍利，崇饰斯塔，角垂玉杵，阶布石栏，檐挂华鬘，身络珠网，制度之巧，盖古今所罕有矣。十六年，即其地建大圣寿万安寺，设影堂。明天顺元年赐额妙应寺。康熙二十七年修寺与塔，有御制碑文二，立石殿廷中。乾隆十八年重修，御书《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一卷及梵文《尊胜咒》，并赐《大藏真经》全部七百二十四函，以为塔之镇。又制《修妙应寺文》及《修白塔铭》[俱]勒石于佛殿庭中。②四十一年，奉敕又修，寺僧藏有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十套，《西番首楞严经》一分，维摩诘所说《大乘经》全部。其寺西有宏庆寺，旧名黑塔寺，在冰窖胡

同，元时所建。明正统二年，成国公朱勇修，武功伯沈清新之。正统八年赐额，有二碑：一胡濙撰，一张益撰。均正统十四年立。』《宛平县志》：『凡塔下丰上锐，层层笋拔也。白塔独否，其足则锐，其肩则丰，如胆之倒垂然。肩以上长项矗空，节节而起，顶覆铜盘，盘上又一小铜塔，塔通体皆白。』《元史·世祖纪》：『至元十六年，建圣寿万安寺于京城。二十五年四月，万安寺成，佛像及窗壁皆金饰之，凡费金五百四十两有奇，水银二百四十斤。二十六年七月，幸大圣寿万安寺，置旃[栴]檀佛像。』③《元史·英宗纪》：『至治元年七月，奉仁宗及帝御容于大圣寿万安寺。』《元史·文宗纪》：『天历元年十月，幸大圣寿万安寺，谒世祖、裕宗神御殿。』《元史·祭祀志》：『世祖帝后影堂在大圣寿万安寺，裕宗帝后亦在焉。世祖影堂藏玉册十有二牒，玉宝一纽。』《元史·五行志》：『至正二十八年六月甲寅，大都大圣寿万安寺灾。是日未时雷雨中，有火自空而下，帝命百官救护，惟东西二影堂得免。此寺旧名白塔，自世祖以来为百官习仪之所。其殿陛栏楯一如殿[内]廷之制。④成宗时，置世祖影堂于殿之西，裕宗影堂于殿之东，月遣大臣致祭。』《析津志》：『福田坊在西白塔寺。』《燕都游览志》：『成化元年，于塔座周围砖造灯龛一百八座，[以奉佛塔]。⑤相传西方属金，故建白塔以镇之。然同时元创有五色塔，而今仅黑塔在其后，余湮没莫考矣。』《帝京景物略》：『元初有童谣曰：塔儿红，北人来作主人翁；塔儿白，南人作主北人客。谣载《草木子古今谚》。元世祖时，塔色炎赤，及明太祖起兵淮阳，塔白如故。岁元旦，士女绕塔，履舄相蹑，至灯市盛乃歇。』《甲申传信录》：『田太监亡其名，住白塔寺后，三月十九日自缢，命仆掩其橐以逃，余书籍、花盆在焉。后杨土[士]聪居之。⑥览其中书多写册，亦有手录者。』《坊巷胡同集》：『河漕西三牌十三铺。有广平库、阜成厂、揀果

厂、永清左卫、北新草场、普度堂、白塔寺、翊教寺。」《万历沈志》：「有鹫峰寺、正法寺、宝禅寺、普安寺、妙应寺、祝寿寺。」《顺天府志》：「阜成厂、永清左卫、普度堂、鹫峰寺，今无考，余见后。」《骨董琐记》：「白塔寺白塔，辽寿昌时所建。元至正更名大圣寿万安寺，明天顺始名妙应，今甲子六月重修，于最上层得铜牌，文曰：灵通万寿宝塔，天盘寿带，大明万历岁次壬辰季春月重修。壬辰为万历二十年。」《燕京访古录》：「当明季有补缸匠某，居近阜成门白塔寺，而终日则在胜友轩饭馆饮食。胜友轩在白塔寺前，补缸匠所入无几，故积欠数十年，无以为偿。铺主索欠频至，某无以应，逐之亦不去。主人计无可施，乃曰：汝日居此，不事生业，果何为耶？时白塔年久失修，中裂一缝，内府招燕京各大木厂往葺之，皆不能应。主人乃戏谓某曰：尔苟能补此破塔，我当不再索偿。某曰：诺。诘朝塔间果有七箍，非铜非铁，灼灼耀目，而某自是亦杳焉去矣。」《城西访古记·白塔寺记》：「塔在阜成门内街北，宫门口之东。寺门额曰「敕赐妙应禅林」。门内道旁，弃有旗竿基石，东西为钟鼓楼，进为天王殿，像已残坏。殿后东西各一井，院中有石座铁鼎，上铸「万历三十八年八月吉日造」，鼎腹后面铸信士（易宗禹妻孙氏）。此鼎自腹以上，质较旧，或后配鼎腹耳。再北，东西各有石台，高大如几，七角形，平面，中有圆孔。东西各有配殿，空闭不似尝有佛像者。元时寺曾设影堂，疑即其处，莫能明也（影堂事见后）。正殿前阶下东西各一碑，护以石栏，栏多缺坏。东碑为《御制妙应寺碑文》，康熙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立。碑文内云，寺为辽道宗四十二年建，距今五百九十二年。碑文为满汉合璧，碑阴为《妙应寺八韵诗》一首，乾隆五十年仲春月下澣御笔。诗注：塔高二十余丈。西碑亦《御制应寺妙碑文》，文与东碑异，年月日则同，文亦满汉合璧，碑阴无字。正殿为三宝殿，祀三世佛，殿顶藻井

三，皆绘龙。承尘所绘，只有六字真言，与护国寺略异。殿门内北向对佛，有御笔额曰「福缘应现」，此额字印原隆起，今已无，只留字迹。殿后为七佛宝殿。殿前东西各一碑，亦有石栏，较前为高。东碑为《乾隆御制重修妙应寺碑文》，满汉合璧，碑阴为蒙藏合璧。西碑为《御制重修白塔铭》，内记乾隆十八年七月重修，碑文满汉合璧，碑阴蒙藏合璧（此二碑文内均有余名，因拓下，以志奇缘）。殿祀过去七佛，中一佛像独大。井三，均刻龙，北向。乾隆御笔额曰：「祥轮光聚」，字有剥落处。殿后北上阶十级，门上有横额曰「敕建释迦舍利灵通宝塔」。进为塔院，有一殿，祀三世佛，中佛像后，南向御扁额曰「具六神通」。殿后北向与殿相连有燃佛灯小屋三间，屋东有小砖台，置铁磬如钵，上铸「嘉庆丙子年（二十一年）造」。小屋北，有石柱，高大如几，为转塔时设供之用（转塔事见后）。柱后有石座铁鼎，铁极精致，上铸「大明嘉靖元年岁次壬午十二月吉日造」。鼎腹铸字，东西各数行，文皆相同。其文云：御马监太监王琦，正德十六年岁次辛巳，因左右各三佛较小，庄严各异，旁为十八罗汉像，殿顶藻井古刹，白塔乃观佛殿前，以无香火瞻礼，谨发诚心，许造大铁鼎炉一座，计重千斤有余。嘉靖元年岁次壬午十二月吉日铸完，施入勅赐妙应禅林，永远供奉，晨昏祝延圣寿，永保皇图，万方宁谧，天下太平，时合穗稔，吉祥如意者（以上照录原文）。鼎后即白塔，寺四隅各一屋，状如小楼，想为守塔者所居。塔巅铜塔共五层，四角系以八链，承以铜盘，盘下周围绿色铁网（一云铜制，绿色锈也）。网皆镂空，玲珑四垂，网后撑以铁架。铁网之状，如世俗掛钱联合而成。每掛铸成阳文佛字，围以花纹。又一挂花纹较密，中为梵字，无掛佛字，间一掛梵字，下角均相连。每掛下，皆悬小钟，传云曾堕其一，余察之，在正面东南角佛字掛下。盘下前方置三物，东为瓦刀，西为灰抹，传为鲁班显圣修塔时所遗。中为铜板，

上刻佛像（盘下塔上前方亦祀佛像一尊，为某喇嘛遗物），盘之前后左右，撑铁八根，塔上尖锐，以次渐丰，中方而行，方上层前有尖顶石碑，有字不可辨。方下层前又有铁碑，状如神主，亦有字。方层下正圆，以下复方，再下为方台。缘台有短墙，缘墙皆铁灯，亦多残缺。台周径窄，仅容一人。台前一门，门外有阶如横桥，东西可下，循之以降，即塔下也。此塔形略如是，若求详，则非绘不为功。《宛平王志》所载塔形，与此不同，不识何据。传云：白塔无影，余尝晨起往视，其影在近墙一带屋上。初不在宫门口巷内，人不见之，故以为无影也。或曰：无影者，塔巅铜塔，为承塔铜盘所遮，故无影。塔院后西去为寺后门。又自天王殿后西庑穿出，往南折而西，有巷通宫门口。此巷内，道北有门，为寺西院。家君少时，曾读书其中，昔日极雅洁。庚子年，佛像尽毁坏，门内四面皆廊，中有一殿，殿外有联额，为同治九年倭仁书。联云：「甘露洒诸天，现清净身，说平等法；慈航超彼岸，现自在力，显大神通」。额曰「大觉能仁」。殿后北廊有穿堂，再北院中有石灯台二，三面皆楼，楼上有居人。再后即塔院西垣外小佛院也。每年十月二十五日，为白塔生日，喇嘛对塔诵经奏乐，复绕塔一周。游人纵观，俗称转塔。转塔时在午后，自增庙市（每月逢五、六日为市期），改于午前。寺虽经庚子之变，然未尽毁，且屡经修葺，殿宇完好，较护国寺为幸多矣。寺中西康熙碑文云：「一稽自元明间，工竣皆勒贞珉，详厥本末」。又东，乾隆碑文云：「历元迄明，代加崇饰。」然除两明四清碑外，初无古迹可寻。蒋一葵《长安客话》云：「寺为辽白塔旧址，寺右偏（此语不知何据）。辽寿昌二年，为释迦佛舍利建（辽无寿昌年号。按：辽道宗共改元五次，清宁十一年，咸雍八年，大康九年，大安九年，寿隆十年，共四十七年。康熙东碑云道宗四十二年建，当为寿隆五年，即宋绍圣三年，迄今年癸亥，共八百二十八年）。⑦元至元八年，世祖崇饰之，制度之巧，古

今罕有」。《［日下］旧闻考》云至元十六年，即其地建大圣寿万安寺，设影堂。《元史·世祖纪》云至元十六年，建圣寿万安寺于京城，二十五年四月成。《元史·五行志》云寺旧名白塔，自世祖以来为百官习仪之所。成宗时置世祖影堂于殿之西，裕宗影堂于殿之东（世祖太子真金，追号裕宗），月遣大臣设祭。至正二十八年六月甲寅寺灾，惟东西二影堂得免。《燕都游览志》云明天顺元年，赐额妙应寺。据此，辽为白塔寺，元初即其地建圣寿万安寺，设影堂。后虽被焚，塔当未毁，何时修复，又不可考。妙应寺之名，则起于天顺，以迄于今。《燕都游览志》又云成化元年，于塔座周围砖造灯笼一百八座。按：今灯俱为铁制，数则加多，每一面已有四十余。沿塔种树掩映，不能尽数。《帝京景物略》云岁元旦士女绕寺，履履相蹑，至灯市盛乃歇。知明末时，新年可游寺也。按：寺建虽年久，而地势不宏，又无喇嘛述旧迹，仅就游历所得者为此，较之隆善，殊嫌不备矣。」

［二］《城西访古记·朝天宫记》：「阜成门内街南［北］，锦什坊街对面为宫门口，⑧东即白塔寺。宫门口分东西两岔，北行二巷合而复分，如叉子形，至极北，东至西者，东为火神庙，西为葡萄园。再北，由南至北共三巷，东为东廊下，中为西廊下，西为苦水井。东廊下中有横巷，曲折通西廊下，此横巷中，又竖穿至东廊下南口内者，皆名中廊下。东廊下北口，往北为狮子府，往西为大玉皇阁，西口通西廊下，中间南去折而西，通西廊下者，名小玉皇阁。大玉皇阁道北，有元天观，观后一带皆荒原。西廊下极北，折而西，通苦水井。此横巷内，往北为瓜园，即通观后荒原。苦水井极北，南向有关帝庙。由庙前西去通南小街，此朝天宫形势大略也。宫与白塔寺仅隔一垣，宫门口东西两岔即三角门，两岔之间即宫门也。东西廊下，其义甚明，中廊下者，别于东西，非中

亦有廊也。按：白塔寺建于朝天宫先（见后），当未移动，自白塔寺西垣，至今宫门口西岔道西，皆为宫门旧地，而东西廊下各地，反较宽于宫门，意宫内前数重，后东西或有跨院，东跨院起于白塔寺后，至东廊下巷内地，以及狮子府一带。西跨院则起于葡萄园西南，至西廊下苦水井一带。井必在跨院，今犹存。大玉皇阁之元天观，即宫之后阁。观西壁连住户，东南之壁，北去曲折者二，再北始达后垣，惜不能入览，故莫悉其内状。小玉皇阁者，乃别于大，非又有一阁也。苦水井北之关帝庙后垣，与元天观后垣齐，可证此庙必在宫内。观后荒原名瓜园者，宫内圃也。推而至于苦水井南口之葡萄园，亦必昔日种有葡萄，盖其地属跨院内故也。自阜成门大街至观后瓜园，地势极大，此一片地中，除关帝庙外，小庙尚多，皆宫内各殿烬余（被灾事见后），就其址以葺成者也。东廊下北，元天观之东，名狮子府，有一小庙，孤立于荒原，门东向，门前有一石狮，面南向，其地为天师府旧址（见后），因有石狮，故讹为狮子府。凡遗址所存小庙，皆杂赁居人，不可游览，诚恨事也。仅取关于朝天宫事迹见于载籍者，摘录数则，以供参考（所录载籍即《春明梦余录》诸书，均见下）。此云庙在西廊下，今在苦水井二巷之北，固相通也。庙今有门，不仅三楹大殿，所云甬道绵亘者，余曾往视庙前，亦似有迹，盖日久为土掩也。据以上诸说，地在元为天师府，明宣宗时于其地建宫，成于宣德八年，有碑纪事。成化十七年重修，亦有碑。天启六年，齐灾，自成至毁，计一百九十四年，此后遂不修复。宫后为天师府，亦有碑，今废。此盖就天师府旧址建宫，复以府附其后，以今地度之，约在宫东跨院内。所余石狮南向处，即府门也。至于所有名碑，皆不知何往，有游元天观者谓仅见数碑额，闻碑身于庚子岁为洋人携去，惜哉！宫门口东岔南首东南去，有小巷斜通大街，名老虎洞，若由南至北以观，老虎洞及西岔各一巷，东岔在中，直贯而北，中分

西岔，亦直至北，状如火字，故一带屡遭回禄，后于交叉处，建房数重，以断火字。又于东廊下南口外西去道北之土地庙内，悬黑旗，取水能剋火意。此亦讲掌故者所应知也。《春明梦余录》：「朝天宫在皇城西北，元之天师府也。」《帝京景物略》：「宣宗仿南都［京］之制，建朝天宫，有［建］三清殿，⑨以奉上清、太清、玉清。通明殿以奉上帝。普济、景德、总制、宝藏、佑圣、靖应、崇贞、文昌、玄应九殿，以奉诸神。东西建具服殿，以备车驾临幸。宫成于宣德八年［闰八月戊午］，⑩御制诗文，勒碑纪事。成化十七年［六月］重修，⑪亦有御制诗文碑。天启六年六月廿夜，［朝天宫］灾，［十三殿齐火］。⑫宫后天师府有赵孟頫张天师像赞碑、大道歌碑、虞集黄箓大醮碑。」《长安客话》：「凡大朝会，习仪二日，国初或在庆寿寺，或在灵济宫。宣德间，建朝天宫于白塔寺西，始为定所。」《［日下］旧闻考》：「朝天宫本元代旧址，建［盛］于明嘉靖时，⑬斋醮之及无虚日。考《名山藏》所纪，其崇奉与大高玄殿相埒。今阜成门东北虽有宫门口、东廊下、西廊下之名，周回数里，大半为民居矣。西廊下有关帝庙，乃土人因［其］余址而葺之者。［然］只大殿三楹，⑭殿前甬道绵亘数百武，砌石断续，犹见当时规制。」《燕京访古录》：「平则门大街，妙应寺以东，有石狮一躯，向南睨视，半没土中，上露二尺许，考之系元时朝天宫之遗物也。」

［三］《藤阴杂记》：「平则门二条胡同，为武进刘文定纶第。」《天咫偶闻》：「刘文定公纶第，在二条胡同，今已无考。公清正与刘文正公媲美，时称二刘。为相时，王述庵司寇以公事诣第。夜半，天寒甚。公呼三公子具酒脯，厨传已空，仅得白枣数枚，以侑酒。在枢廷园居，与于文襄公同院，喧寂悬殊。客至，恒手自拂尘，拱客立，待取褥。前辈清风，俨然远矣。按：昔之

先正大抵如斯。我生之初，所闻见者，尚能尔尔。」

［四］《［日下］旧闻考》：『青塔［塔］寺创自元延祐［祐］间，⑮有万历三年张一桂重修寺碑。略云：「青塔寺者，即胜国时敕建大永福寺也。［寺在都城阜成门内，故有青浮图。］⑯稍东为白塔禅寺，相距里许，［俗称青塔寺云。寺创自延祐间，国朝］天顺、成化中尝再新之，迄今［又且百祺矣］。⑰殿宇仅存遗址，僧［沙门］佛宝以兴复为己任，⑱太监王喜等捐资助之，工始于隆庆壬申，讫于万历乙亥。在阜成门四条胡同。」《顺天府志》：『宏庆寺、黑塔寺相距里许，然皆无塔，亦皆无寺额，独各有碑可考耳。』

校勘记：

① 无垢净光陀罗尼经五部　《长安客话》卷二《皇都杂记·白塔寺》云：『无垢净光等陀罗尼经五部』。据改。

② 又制《修妙应寺文》与《修白塔铭》勒石于佛殿庭中　《日下旧闻考》卷五二按语云：『又制《修妙应寺文》及《修白塔铭》，俱勒石于佛殿庭中』。据改。

③ 置旃檀佛像　『旃』作『栴』，见《日下旧闻考》卷五二引《元史·世祖纪》。

④ 一如殿廷之制　『殿』当作『内』，见《日下旧闻考》卷五二引《元史·五行志》。

⑤ 于塔座周围砖造灯龛一百八座　《日下旧闻考》卷五二引《燕都游览志》，此句之后还有『以奉佛塔』四字。据补。

⑥ 杨土聪　《京师坊巷志稿》卷上『土』作『士』。据改。

⑦ 辽道宗共改元五次，清宁十一年，咸雍八年，大康九年，大安九年，寿隆十年，共四十七年　查《中国历史年代简表》：道宗改元五次，其时间为「清宁十年，咸雍十年，大康十年，大安十年，寿昌七年，共四十七年。」大安之后为寿昌年号。按语有误。

⑧ 阜成门内街南，锦什坊街对面为宫门口　朝天宫应在阜成门大街北侧，「街南」应作「街北」。

⑨ 仿南都之制，建朝天宫，有三清殿　《帝京景物略》卷四云：「宣宗仿南京之制，建朝天宫，建三清殿」。

⑩ 以备临幸　《京师坊巷志稿》卷上云：「以备车驾临幸」。又云「宫成于宣德八年闰八月戊午」。据补。

⑪ 成化十七年重修　《帝京景物略》卷四云：「成化十七年六月重修」。据补。

⑫ 十三殿齐灾　《帝京景物略》卷四云：「朝天宫灾，……十三殿齐火」。

⑬ 朝天宫建于明嘉靖时　《日下旧考》卷五二按语云：「盛于明嘉靖时」。

⑭ 乃土人因余址而葺之者，止大殿三楹　《日下旧闻考》卷五二云：「乃土人因其余址而葺之者，然止大殿三楹」。

⑮ 青培寺创自元延祐间　《日下旧闻考》卷五二引《张一桂重修青塔寺碑略》云：「青塔寺创自元延祐间」。据改。

⑯ 胜国时勅建大永福寺也　据《日下旧闻考》卷五二引《张一桂重修青塔寺碑略》，此句之后有「寺在都城阜成门内，故有青浮图」之语。据补。

⑰ 相距里许　据《日下旧闻考》卷五二引《张一桂重修青塔寺碑略》，「相距里许」之后应有「俗称青塔寺云。寺创自延祐间，国朝天顺、成化中尝再新之，迄今又且百禩矣」之句。据增补。

⑱ 僧佛宝　《张一桂重修青塔寺碑略》「僧」作「沙门」。

白塔寺之后，在东曰回子营，稍西曰火神庙，又西曰葡萄园。[三]回子营之北曰小茶叶胡同，曰秀娘胡同。又北曰大茶叶胡同。又北曰翠花街，《顺天府志》有小翠花街。[二]又北曰前纱络胡同、后纱络胡同，《顺天府志》作沙喇胡同。中间之南北胡

同曰翠花横街，曰狗尾巴胡同，今改高义伯胡同。曰烟袋锅胡同，今改燕代胡同。又北曰祖家街，[三]其东小胡同曰东门楼，不通行。又北曰翊教寺。[四]又北曰拣果厂。[五]又北曰大脚胡同，《顺天府志》作大角胡同。其南小胡同曰头巷，曰新开路，均不通行。又北曰大陈线胡同。又北曰小陈线胡同。又北曰东观音寺。[六]又北曰北魏胡同，《顺天府志》作北卫儿胡同。又北曰柳巷胡同。[七]又北曰大后仓胡同，其南有小胡同曰黄土坑大院，其北有天主教堂。又北即西直门大街，其由北而南者曰南草厂，[八]《顺天府志》作草厂胡同。

注：

[一]《宸垣识略》：『果亲王府在宫门口葡萄园。』按：果亲王讳允礼，圣祖十七子。雍正初，任议政，谥曰毅。今府在孟端胡同。

[二]《宸垣识略》：『一等英诚公第在翠花街。』按：清初扬古利封武勋王，加号英诚，世袭。子塔瞻降袭，今公明勋官散秩大臣。

[三]《顺天府志》：『祖家街相传为祖大寿故宅。』《天咫偶闻》：『祖大寿故居，在祖家街，今改为正黄旗官学。其屋全是旧制，听事、正寝、两厢、别院，一一俱在。屋中装饰皆存，昔制足令观者兴故家乔木之思。』按：今北京师范学校、工业学校俱在祖家街。前清光绪中，本为端王载漪府，拳匪之乱，端王出走，八国联兵入京，以王祖匪，毁其宅。后遂改为工业学校。

〔四〕《顺天府志》：『翊教寺，古刹也，在西城河漕西。寺相传始于宋元〔时〕，①明成化八年重修。嘉靖三十一年，司礼太监焦忠又修。万历五年，僧心宗募修之。今为戒坛下院。其西又有普安寺，明初建。嘉靖甲子，司礼太监黄锦重修，有徐阶撰碑。万历间，慈圣太后发帑重葺也。又有万历三年葛守礼撰碑。《析津日记》载有李贤、董份二碑，今李贤碑已佚，董份碑词甚鄙俚，且份误作汾，乃后人伪托。』

〔五〕《顺天府志》：『拣果厂胡同，明置拣果厂于此。隶河漕西坊。今厂废而犹存其名。或讹盐〔咸〕厂。②《八旗通志》作竖厂。』

〔六〕《顺天府志》：『东观音寺胡同，有弥勒庵，③又名十方禅院，唐北留庵遗址也，在西直门小街。院相传为唐北留庵。万历初，有大力者夺之。于时五台陆公捐资首倡归其直，堂其址，畚筑之余，得残碑尺许，有贞观年月及北留寺记等字，然后知其为唐寺也。碑今无考。土人亦呼为弥勒庵。其相近南小街扒儿胡同有妙清观，正统十年太监陈日新以所居宅施为五华观下院，景泰二年赐额，並予官料以助兴作。始于景泰三年五月，落成于六年十一月，毁于崇祯十一年安民厂火药局灾，今存殿三楹。』《宛平王志》：『有观音寺。』《燕都游览志》：『阜成门迤北三里许为正义坊，坊北数武有十方禅院，相传为唐北留庵。』

〔七〕《冷〔泠〕然志》：④『笑岩德宝禅师生受〔长〕都下，⑤受法于玉泉明聪。万历初，居西城之柳巷，人罕知者。一日，有番〔梵〕僧来参，⑥亚身翅袖，作种种相。师以拄杖画地，随方答之。僧作礼腾空而去。弟子问：适来僧问何法？师曰：此阿罗汉西天秘密语也』。《宛平王志》：『明僧德宝，京师人，锦衣世家吴氏子，披薙于都门广慧寺。其传灯弟子有天童磬山。世祖章皇帝

昭举天下高僧，如报恩日［目］证［澄］昂溪者，⑦皆其法裔也。著有《南北集》行世。」

［八］《啸亭续录》：「果亲王府在草厂胡同，今为端亲王府。」《顺天府志》：「果毅亲王已见前。端王讳绵愉，仁宗四子，谥曰怀。子敏郡王袭，无嗣，以今惇亲王子贝勒载漪袭［嗣］。⑧又《坊巷胡同集》有北新草厂，遗址疑当在此。」按：端王府今改为工业学校，在祖家街，见前。

校勘记：

① 寺相传始于宋元　「元」当作「时」。据《顺天府志》卷一六改。
② 或讹盐厂　《京师坊巷志稿》卷上云：「或讹咸厂」。据改。
③ 弥勒庵　《京师坊巷志稿》卷上作「弥勒寺」。
④ 《冷然志》「冷」当作「泠」，书名，明徐善著。
⑤ 笑岩德宝禅师生受都下　「受」当作「长」。据《日下旧闻考》卷五二引《泠然志》改。
⑥ 有番僧来参　《日下旧闻考》卷五二引《泠然志》云：「有梵僧来参」。
⑦ 如报恩日证昂溪者　「日证」应作「目澄」。据《京师坊巷志稿》卷上引《宛平王志》改。
⑧ 以今惇亲王子贝勒载漪袭　「袭」应作「嗣」。据《顺天府志》卷一三改。

翠花横街以西，火神庙、葡萄园以北，南北胡同曰观音庵，曰东廊下、中廊下、西廊下，曰苦水井，今改福绥境。其西之东西胡同曰东弓匠营，曰太平街，《顺天府志》作小太平街，曰官园。［一］东廊下之北曰牛蹄胡同，今改留题胡同，曰下坡子，曰玉皇阁。又北曰猪毛厂。又北即师范学校、工业学校及操场地。又北曰前库胡同、

后库胡同，《顺天府志》作前、后广平库胡同。〔二〕又北曰小后仓。又北曰半壁街《顺天府志》作小半壁街。〔三〕又北曰老虎庙。又北亦即西直门大街。

注：

〔一〕《啸亭续录》：「诚亲王旧府在官园，今为质亲王府。按：诚王讳允祉，圣祖三子，雍正中以罪除。乾隆二年追复谥曰隐。质王讳永瑢，高宗六子，嗣慎靖郡王允禧后，谥曰庄。今为龄公宅。」《顺天府志》：「官园、菜园疑即《坊巷胡同集》所称官菜园遗址。」按：官园之名，今尚在，菜园已废，工业及师范两校操场，疑即其地。

〔二〕《顺天府志》：「前后广平库〔胡同〕，明置广平库于此。」《宛平王志》：「有永祥庵。」《宸垣识略》：「打磨苏王府在广平库。」

〔三〕《天咫偶闻》：「棣贝子府在西直门内半壁街。贝子为成哲亲王后人，此府昔为九公主所居。」《顺天府志》、《析津志》有半边街，疑半壁街系沿其旧称。

自东弓匠营而西，以达于西直门大街之北胡同，曰南小街。南小街之南，东弓匠营之西，曰西弓匠营，稍北曰鞍匠营。又北曰冰窖胡同，黑塔寺在焉。〔一〕又北曰宗帽胡同，《顺天府志》作棕帽胡同。又北曰前秀才胡同，又北曰中秀才胡同，又北曰

后秀才胡同，又北曰椿树胡同，又北曰井儿胡同。又北曰鱼眼胡同，今改鱼雁胡同。又北曰安成胡同。又北曰西观音寺，《顺天府志》作观音寺胡同。又北曰阴凉胡同，又北曰弓弦胡同，又北曰弓背胡同，又北曰喇叭胡同，又北曰永祥寺，曰钥匙胡同，曰六个门。又北曰南扒儿胡同，今改晓安胡同。曰大扒儿胡同，今改大安胡同。曰八个门。又北曰中扒儿胡同，今改中大安胡同。［二］又北曰葱店，曰翠峰庵。又北曰北扒儿胡同，今改北大安胡同。又北即西直门大街。入西直门而南，曰西直门南顺城街。［三］

注：

［一］《顺天府志》：『草场口有万福［佛］寺，亦呼黑塔，其胡同亦名黑塔寺胡同。然寺已无塔，亦无碑碣可考见，不知何以沿其称也。』按：冰窖胡同有黑塔寺，草场口亦名黑塔寺。《顺天府志》：『此条两载之，当亦不能辨其详也。』

［二］《顺天府志》：『扒亦作笆。妙清观，明珰陈日新故宅也。见前。』《啸亭续录》：『泰郡王府在扒儿胡同。』

［三］《燕都游览志》：『月张园在阜成门内，傍城垣下。堂后枕一池，甚修广，倒影入屋，楹周遭莱畦。今属冉都尉。又宣家园在阜成门内，旧为宣城伯卫公别业，傍多宅宇，外有桃园百株。后属焦鸿胪，称焦园。又属毛户部，称毛园。旧有射堂，为习武地，今废矣。牡丹数种，向

为京师第一。初创时，多奇石，石皆有名，曰隅虎，曰伫鹄，曰鹭羽，曰奋距。今不知所之矣。』《顺天府志》：『月张园有谓在下斜街者，疑未足据。宜园今无考。』

按：《顺天府志》此地附近有兴隆街、吉祥胡同、王府夹道、双栅栏、栅栏胡同、四根柏胡同、前中后毛家湾、箭杆胡同、柳树井、大园胡同诸名，今俱不见。又《日下旧闻考》有狮子府，云朝天宫后向存旧殿三重，土人呼为狮子府，盖元天师府也，今废。但今其名亦不见。又《宸垣识略》云，多罗恭勤贝勒府在南小街钓儿胡同（贝勒讳永佑，清圣祖二十二子）。《啸亭杂录》云，直郡王府在丁家井。今此处左近并无钓儿胡同、丁家井之名，恭勤贝勒府、直郡王府更无遗址。

自新街口西达于西直门，曰西直门大街。其中有桥曰横桥，明于此置河漕西坊，今桥已平，漕亦久废。[一] 自西直门大街而北，胡同颇为复杂。由新街口北街之西而入之东西胡同，曰头条胡同、二条胡同、三条胡同、小三条胡同、苏八宝胡同、时刻亮、油炸果胡同，今改有果胡同。四条胡同、骆驼胡同、六条胡同、烧饼胡同，今改寿瓶胡同。菜园、菜园六条、羊圈、七条胡同、小拐棒、大铜井。《顺天府志》，迤西有太平桥、后大坑。自横桥而北曰曹公观，[二] 东新开路，陆军大学校在焉。又北曰东校场，陆军大学校之后曰井儿胡同，曰双栅栏，曰钱桌子胡同，今改潜学胡同。曰棚匠刘胡同，今改棚奖胡同。曰剃头棚胡同，曰羊肉床胡同，今改洋溢滋胡同。曰张秃子胡同，今改长图治胡同。曰槐树胡同，曰小七条，曰贤孝牌，曰松树庵。自

曹公观而西曰达子馆，曰柳家大门，均不通行。曰三官庙。自曹公观而北曰前张公园、中张公园、后张公园。又北曰吊子帼，其西亦曰井儿胡同，曰教子胡同，《顺天府志》教亦作轿。又北曰西校場，小胡同曰向茶胡同，今改绵长胡同。其东曰大四条胡同。又北曰宽街，又北曰砖瓦胡同，又北曰小四条胡同，又北曰小五条胡同，又北曰小六条胡同，又北即小七条胡同。自三官庙以西曰高井胡同，曰北草厂，又北曰永泰寺，曰前牛街胡同、后牛街胡同，《顺天府志》作前后牛犄角胡同。又北曰黑塔寺，[三] 稍东曰火匣子胡同。又北曰前营房胡同、后营房胡同，又北曰草料铺。自北草厂而西曰马相胡同，《顺天府志》作马香胡同。又西曰川堂门，稍北曰东党家胡同、西党家胡同，曰钱筒子胡同，又曰五根槐胡同。又北曰石碑大院，曰菜园。又北曰葡萄院，曰观音庵。自川堂门而西曰酱房大院，不通行。曰桦皮厂，[四] 稍北曰前王子胡同、中王子胡同、后王子胡同，《顺天府志》作八王子胡同。又北曰前桃园、后桃园，曰角楼。自桦皮厂而西曰火药局，曰蔡家大门，曰口袋胡同。又西即西直门内北顺城根。蔡家大门而北曰玉佛寺街，曰铁狮子庙，曰西新开路，曰炮局。再北即德胜门内西顺城根。

注：

〔一〕《顺天府志》：「横桥一，名洪桥。俗称红桥。南有枯渠，自西直门大街直达宣武门西城根，明之河漕也。有菜市。又广济寺，明建，在西直门内新街口。明正德九年为僧梅乐禅师敕建，有碑二：一沙门大勋撰，一梅乐禅师小传，郝穆撰，吴宽跋。其附近有祝寿寺，亦称响铃寺。」《啸亭续录》：「恂郡王府、惠郡王府、贝勒永瑆宅，俱在西直门大街。」《顺天府志》：「恂王，讳允禵，圣祖十四子。康熙时，以贝子授抚远大将军，谥曰勤。今为寿庄公主府，公主宣宗九女也。同治二年，下嫁额驸德徽。惠王讳绵愉，仁宗五子。道光十九年晋亲王，咸丰时授奉命大将军，谥曰瑞〔端〕。①贝勒永瑆，高宗十二子，早薨。嘉庆四年追封，以嗣子绵偲袭贝勒，今为岐公第。」《析津志》：「金城坊在平则门内。」《坊巷胡同集》：「日中坊，四牌十九铺。有永泰寺、广济寺、延寿寺。」《明一统志》：「有永清右卫。」《万历沈志》：「有广化寺、瑞圣寺、慈恩寺、弥陀寺、佑圣寺、延寿寺、永泰寺、永祥寺、万寿寺、慈善寺、华严寺、弥陀庵、佑圣庵、延寿庵、三官庙、三清庙、天仙庙、三义庙、城隍庙、延福庙、药王庙。」《顺天府志》：「案：永泰寺、延寿寺见后，余无考。」《丹墀独对》：「至元二十九年，始用御史中丞崔彧言，以明年正月，营社稷于和义门内少南，以春秋仲月上戊致祀。」《顺天府志》：「案：事具《元史·祭祀志》。今西直门，元之和义门也。社稷坛遗址无考。」《析津志》：「㵲河水门在和义门北，金水河水门在和义门南。又安济桥在铁平章宅后，高粱河由铁平章桥流入元武池。」《燕石集》：「安济桥濒危，俗呼舍命桥。」《顺天府志》：「案：元大内在今禁城西北。安济桥、铁平章宅，当在西直、阜成二门间，集〔宋褧〕有《渡安济桥入史局诗》，②今遗迹不可考矣。铁平章者，《〔日下〕旧闻考》以为特尔格，其赐第在大明宫左，见《元史·列传》。」《天咫偶闻》：「靖逆侯

张勇第在西直门街。侯之勋，已具国史。后裔尚能守世业。按：其嗣侯张仁宗之配高夫人景芳，诗才清绝。张侯家财数百万，以好客喜施，不二十年而罄。逝后其子袭职，贫不能支。太夫人示以藏镪处，发之，得三十万，赖以济。盖侯在时，太夫人已预为之地矣。贤哉！夫人工骈体文，善词赋，有集三十六卷，名《红雪轩稿》。」《骨董琐记》：「礼亲王昭连〔梿〕，③字汲修，号檀樽主人。著《啸亭杂录》。嘉庆二十年〔十一月〕，④以擅用非刑器具、凌辱朝臣等罪，革爵圈禁三年。后迁居西直门大街路北。〔废〕后十三年卒，⑤年五十四。予所寓街有油盐店招牌，「福聚隆」三字，下署礼亲王铃「钤」，⑥有汲修斋印，笔势高古，即其所书。」

按：自横桥达于宣武门之河漕，即大明濠，今已夷为马路。广济寺在阜成门大街之西〔北〕⑦，《顺天府志》云在新街口，当系另一寺矣。又陈太傅《沧趣楼诗》有《九日节庵招饮广济寺诗》，当即在此。

〔二〕《顺天府志》：「崇元观在街北数十武，明珰曹化淳建，俗称曹老公观。岁元旦自上元日有庙市。少东为广济寺，西有崇寿庵、万宁寺。」《〔日下〕旧闻考》：「崇元观门去通衢数十武，绰楔表之，上有「三界圣境」四字。有旧碑一，漫灭不可读〔辨〕，⑧乾隆二〔三〕十三年重修，⑨有御制诗，立碑庭中。」《天咫偶闻》：「崇元观在新街口。明奄人曹化淳建，俗呼曹老公观。正月庙市半月，近已倾圮无余，而市依旧。相传化淳于观中多藏珍宝，以为后人重建地，故俗有「观倒观修」之谚。然以此翻为观灾，尺椽寸瓦，搜求殆遍，今倒尽，更不能修矣。」《都市丛考》：「崇元观，光绪庚子后庙址仅存。民国以来，即以此址改建陆军大学校。」

〔三〕《顺天府志》：「草场口有万佛寺，亦呼黑塔寺，其胡同亦名黑塔寺胡同，然寺已无

塔，亦别无碑碣可考见，不知何以沿其称也。」按：此条已见前冰窖胡同。

〔四〕《顺天府志》：「桦或讹作化。右翼正黄正红两旗炮厂在西北，地以厂名。迤南有火药局，明安民厂故址也。」《芜史》：「王恭厂灾后，移建于西直门街北，赐名安民。」《会典事例》：「安民厂在西直门内之北，收贮炮位，今尚贮废炮。又八旗火药厂，镶黄正黄二旗十有二间，在安民厂，今裁，厂亦废。」《绥寇纪略》：「崇祯十一年六月二日，安民厂灾，贴厂太监王甫、局官张之秀俱毙。」

校勘记：

① 惠王讳绵愉……谥曰端　《光绪顺天府志》云：惠王讳绵愉……「谥曰端」。据改。

② 集有《渡安济桥入史局诗》　「集」当作「宋聚」，《顺天府志》卷一三云：「宋聚有《渡安济桥入史局诗》」。据改。

③ 礼亲王昭连　「连」应作「梿」。据《啸亭杂录》改。

④ 嘉庆二十年　据《骨董琐记》载为「嘉庆二十年十一月」。

⑤ 后十三年卒　《骨董琐记》原作「废后十三年卒」。据补。

⑥ 礼亲王铃　「铃」应作「钤」。据《骨董琐记》改。

⑦ 广济寺在阜成门大街之西　「西」应作「北」。

⑧ 漫灭不可读　「读」当作「辨」。据《日下旧闻考》卷五二按语改。

⑨ 乾隆二十三年重修，有御制诗，立碑庭中　《日下旧闻考》卷五二按语云：「乾隆三十三年重修，有御制诗，立碑庭中」。据改。

第六章　内五区各街市

自地安门外而北曰地安桥，又北曰鼓楼大街，〔一〕又北为鼓楼，又北为钟楼。稍西而北曰旧鼓楼大街，〔二〕以达于德胜门内东城根。

注：

〔一〕《顺天府志》：『地安门街迤北近鼓楼者，亦称鼓楼大街，元称十字街。鼓楼北为钟楼，街东有慈善寺。』《〔日下〕旧闻考》：『慈善寺在鼓楼大街路东，莫详所始，寺内有明万历十四年颁赐藏经并敕谕一通。又碑一，通政司李琦撰。又高公庵胡同有慈隆寺，明万历二十二年太监高勋建，人呼为高公庵，地亦因之得名。内有朱国祚撰碑。』《存素堂文集》：『嘉庆四年秋，余自杨柳湾移家钟鼓楼间，朱寿人为作《移居图》。自移居后，远近以诗龛图寄余者，又得二十余家，①爰附《移居图》后，装联成卷。』《元一统志》：『〔至元〕九年二月，②改号大都，迁居民以实之，建钟鼓楼于城中。』《图经志书》：『钟楼在金台坊东，即万宁寺之中心阁。』《万历沈志》：『慈善寺、文昌宫〔俱〕在靖恭坊，③有勅建碑。』《析津志》：『米市、面市，在钟楼前十字街西南角。段子市、皮帽市，在钟楼街西南。帽子市在钟楼。穷汉市一，在钟

内五区简明图

德胜门东站
西水关
积水潭
北药王庙
后坑
小石桥
大石桥
后马厂
前马厂
张旺胡同
鼓楼
钟楼
什刹后海
什刹前海
甘水桥
银锭桥
烟袋斜街
鼓楼东大街
鼓楼前大街
南宁府
净土寺
法通寺
高公庵
千佛寺
第一中学
分司厅胡同
车辇店胡同
北兵马司
板厂胡同
炒豆胡同
宽街
东不压桥
帽儿胡同
雨儿胡同
三不老胡同
石虎胡同
羊坊胡同
德胜桥
大坑
兴化寺
定府大街
柳荫街
李广桥
三座桥
北平军乐司令部
河北十七中学
德胜门东大街
内
四
区
内
三
区
内
六
区

楼后［为最］。④鹅鸭市在钟楼西，珠子市在钟楼前街西第一巷，靴市在翰林院东，就卖底皮、西甸皮，诸靴材都出在一处。柴炭市、集市一在钟楼。铁器市在钟楼后。」《霏雪录》：「危素为翰林学士，居钟楼街。会稽王山农冕游大都，尝见其文而不相识。一日，危骑而过山农所，与之坐，不问其姓名。徐曰：君非钟楼街住耶？危曰：然。不出他语而罢。人问之，山农曰：吾观其文有诡气，目其人举止亦然，知必危太仆也。」《燕都游览志》：「张公海棠二株，在钟鼓楼东中贵张宅，元时遗物。丛本数十围，修干直上，高数丈，下以朱栏陪之，参差敷阴，犹垂数亩，近易主不知其几矣。」《天咫偶闻》：「地安门外大街最为骈阗。北至鼓楼，凡二里余，每日中为市，攘往熙来，无物不有。余居板场胡同时，暇尝游此。其地西邻海子，行所必经。门外有酒家，二三知己，小酌清言，直不知身在人海。予曾联有「四座了无尘事在，八窗都为酒人开」之句。饮罢，小步湖湄，荷香柳影，致足撩人。按：京师酒肆有三种，酒品亦最繁。一种为南酒店，所售者女贞、花雕、绍兴、竹叶青之属，肴品则火腿、糟鱼、蟹、松花蛋、蜜糕之属。一种为京酒店，则山左人所设，所售则雪酒、冬酒、涞酒、木瓜、乾榨之属，而又各分清浊。清者，郑康成所谓一夕酒也。又有良乡酒，出良乡县，都中亦能造，止冬月有之，入春则酸，即煮为乾榨矣。其肴品则煮咸栗肉、乾落花生、核桃、榛仁、蜜枣、山查、鸭蛋、酥鱼、兔脯之属，夏则鲜莲、藕、榛、菱、杏仁、核桃，佐以冰，谓之冰盘。别有一种药酒店，则为烧酒以花蒸成，其名极繁，如玫瑰露、茵陈露、苹果露、山查露、葡萄露、五加皮、莲花白之属，凡有花果皆可名露，售此者并无肴核，又须自买于市。而诸肆向不卖菜，饮毕，亦须向他食肆另买也。凡京酒店饮酒，以半碗为程，而实四两，若一碗，则半斤矣。疑宋人所谓一角者即此。又宋酒库四月造酒，九月出卖，谓之开

清，今犹沿此称。盖此等酒店，其初必是金人由汴迁至者。余尝曰：于京酒店饮酒，自谓置身唐宋以上。以其伺应规例，仿佛《梦华录》所云也。京师士夫，昔日酒人最多，道光中有大元帅、二元帅之称。聚饮以碗不以杯，或夜以继日，罄瓶始已。《蕉余偶笔》记，前门某酒楼，有内城二客登楼，索酒一坛，饮至暮而罄。疑为酒仙，不知彼时实有此大户。以余所闻，鄂松亭学士恒，即其一也。学士又善大书，或径丈一字，与何蝯叟相善。又杨幼云继振，汉军人，居旧鼓楼街。家有星凤堂，富于收藏，赏鉴尤精，终日闭门，不闻世事，但与古为缘。所藏有「夏承」、「娄寿」二碑，自名承寿双碑之馆，秦谊亭为作图。又得苏迹，自号又一苏斋，所收古泉尤夥。余尝见其所藏王廉州册页上，有幼云跋，其印曰：江南第一风流公子。又有黄氏去尘小印，其妾也。又地安门街西有火神庙，建于明代，国朝重修，联额皆高庙御书。《日下旧闻》谓其后有水亭可望湖。亭久废，地亦改为染坊，道士不复知之矣。」张江裁《燕京访古录》：「后门外地安桥下有石刻三字，曰「北京城」。」

〔二〕《顺天府志》：「旧鼓楼街有清虚观，明景泰间建。」《万历沈志》：「清虚观、广福观，俱勅建，在日中坊。」《明一统志》：「中心阁在府西，元建，以其适都城中，故名。」《析津志》：「中心台在中心阁东十五步，⑤其台方幅一亩，以墙缭绕。正面〔南〕有石碑，⑥刻「中心之台」。又双清杨树大井关帝庙，北去则昭回坊矣。前有大十字街，转西，大都府、巡警二院，直西，则崇仁倒钞库，西，中心阁，阁之西，齐政楼也，更鼓谯楼。楼之正北，乃钟楼也」。明《北平图经志书》：「中心台敌楼一十二座，窝铺三〔二〕百四十三座。」⑦《〔日下〕旧闻考》：「今旧鼓楼大街北城墙，有中心台之名，盖元时〔朝〕都城偏北，⑧以鼓楼大街之中心台为东西南北

之中也。」《燕京访古录》：「旧鼓楼大街之北，有颓残花神庙。正殿照壁后，有黄漆门限一座，高三尺五寸，长六尺，厚一尺，中镌「金门限」三大阴文篆书，左为「艮狱龙德宫」五篆字，右为「工匠人燕用金铸」七篆字。其东墙下，有残缺石碑半段，惟余大隶书二十字，文曰：「大都凤池坊北，钟楼西北相庄金兀术第建翰林院」。按：此「金门限」当系兀术由汴京宫内艮狱龙德宫移此，所余之半段碑，系元时立于翰林院内者。」

校勘记：

① 又得二十余家　《京师坊巷志稿》卷上引《存素堂文集》云：「又得十余家」。

② 九年二月　《元一统志》载：「至元九年二月」。据补。

③ 慈善寺、文昌宫在靖恭坊　《京师坊巷志稿》卷上引《万历沈志》云：「慈善寺、文昌宫俱在靖恭坊」。

④ 穷汉市一，在钟楼后　《析津志辑佚》云：「穷汉市一，在钟楼后为最」。

⑤ 中心台在中心阁东十五步　《京师坊巷志稿》卷上引《析津志》云：「中心台在中心阁东十五步」。而《日下旧闻考》卷五四引《析津志》云：「中心台在中心阁十五步」，未说明在中心阁「东」还是「西」，《析津志辑佚》（引徐氏铸学斋抄本）则载：「中心台在中心阁西十五步」。诸书所引不一致，中心台的准确位置待考。

⑥ 正面有石碑　「面」当作「南」。据《日下旧闻考》卷五四引《析津志》改。

⑦ 窝铺三百四十三处　「三百」应作「二百」，见《日下旧闻考》卷五四引《图经志书》。

⑧ 盖元时都城偏北　「元时」当作「元朝」。据《日下旧闻考》卷五四改。

自地安门外而东，有古兵将局遗址，〔一〕昔为顺天中学，今为第十七中学，旁有小胡同曰岔子胡同。又东为东不压桥，〔二〕其东泽公府在焉。泽公者，前清度支部尚

书，为末叶亲贵之一。再东曰宽街，有僧忠亲王祠，今为怀幼学校。再东即铁狮子胡同。

注：

[一]《天咫偶闻》：「庆似村公子《湖海诗传》称其两世平津，诸兄膴仕，即姻娅亦皆贵盛。当为笔帖式，遽谢病家居。居相府后冰浆局。老屋数椽，轩窗枯槁。独拓地数弓，种竹数十竿，并辇西山沙土以植之。爱兰而北地无兰，取以自名，常为永叹。早亡无嗣，盖其性情幽淡，非软红所得久羁也。然则似村之居，当在今地安门外冰浆局，而尹文端第在今定府大街也。第有绚春园，又名晚香。」

[二]《顺天府志》：「地安门外东城根，有东步粮桥。《宛平王志》：「步」作「部」。又泽公府在北皇城根，公以端惠亲王支子推封。」按：泽公于今年六月卒。

自地安门外大街以东，东不压桥以北，曰马尾巴斜街，又东曰福祥寺胡同，[一]北曰蓑衣胡同。[二]又北曰雨儿胡同，[三]又北曰帽儿胡同，[四]又北曰井儿胡同，又北曰沙井胡同，其间南北小胡同曰南豆角、北豆角。又北曰方砖厂，[五]曰黑芝麻胡同。方砖厂之北曰新寺胡同，[六]曰马圈，曰小厂胡同，曰贯厂。又东曰下洼子。黑芝麻胡同之北曰前鼓楼院、后鼓楼院，亦作鼓楼苑。曰南醋儿胡同、中醋儿胡同、西醋儿胡同，以达于交道口大街，亦曰鼓楼东大街。[七]

注：

〔一〕《顺天府志》：「福祥寺在今蓑衣胡同。明宏治十一年敕建，正德三年修，万历四十一年再修。有明碑三：弘治十一年黎珏撰文一，正德戊辰侍讲沈焘撰文一，万历癸丑大学士赵志皋撰文一。」《万历沈志》：「寺在靖恭坊，有敕建碑。」

〔二〕《顺天府志》：「《坊巷胡同集》有裟衣寺，其遗址疑当在蓑衣胡同。蓑盖裟之讹，地以寺名也。」

〔三〕《啸亭续录》：「公布舒宅在雨儿胡同」。

〔四〕《顺天府志》：「步军统领署在帽儿胡同西北，旧为礼部会同馆。东有文昌宫、斗姥宫。又：步军统领署在地安门外显佑宫之右。步军统领，康熙十三年始行设立，无专署。雍正十二年，以宣武门内京畿道胡同内务府官房为之。乾隆三十一年，管步军统领事傅恒以衙署偏西南，奏准与地安门外帽儿胡同礼部会同馆互易。又：文昌帝君庙在地安门之东，大门三间，左右门各一，正殿三间，东西配殿各三间，魁光阁三间，御书碑亭一，钟鼓楼各一，后殿五间，具服殿三间，配殿三间，明成化年建，国朝嘉庆六年重修。每岁以二月初三日及仲秋月诹吉致祭。嘉庆六年，定后殿奉文昌帝君先代神位（原注：嘉庆六年，太常寺奏准文昌帝君三代姓名，查无确据，未便请加封号，谨拟增制神牌一分，牌面书「文昌帝君先代神位」字样）。嘉庆六年谕，京师地安门外，旧有明成化年间所建文昌帝君庙宇，久经倾圮，碑记尚存，特命敬谨重修，现已落成，规模聿焕。朕本日虔申展谒，行九叩礼，敬思文昌帝君主持文运，福国佑民，崇正教，辟邪说，灵迹最著。海内崇奉，与关圣大帝相同，宜列入祀典，用光文治，著交礼部太常寺，将每岁春秋致祭之典及一切仪

文，仿照关帝定制，详查妥议具奏。」《啸亭续录》：「汤敦甫金钊任祭酒时，尚居地安门外文昌宫，无安宅也。」《万历沈志》：「梓潼帝君庙在靖恭坊，有勅建碑。」《天咫偶闻》：「步军统领衙门在帽儿胡同。按：京城之所以司地面者不一。曰步军统领，所以司内城盗贼者也。曰外营汛，所以司外城者也。曰五城巡城御史，所以司闾阎词讼者也。曰街道厅，所以平治道涂者也。曰顺天府尹，大、宛两县，职在郊坰，城内无其责也。然相沿既久，渐至侵官。偶有违言，任人赴诉。时逢拘捕，听官所为，盖其职不相统摄，民亦莫知适从。辇毂之下，肃清不易，亦半坐此。然步军统领之权稍重，苟得其人，尚可为理。」

〔五〕《天咫偶闻》：「洪文襄承畴第在南锣鼓巷路西。门庭俨然，悬有顺治乙未科进士第匾，其名则洪汝亨，当是文襄诸子。」《燕京访古录》：「洪承畴府第在后门外方砖厂东口外路东，今已废，惟府门外之二铁狮巍然独存。府后门在南罗鼓巷，尚居洪氏之子孙云。」

〔六〕《顺天府志》：「灵明显佑宫在地安门外日中坊桥之东北，南向，缭以周垣。庙门三间，显佑门三间。正殿五间，崇基石阑，三出陛，中九级，东西各七级，两庑各五间，殿前左右碑亭各一，东南燎炉一。后殿五间，庙门内东西钟鼓楼各一，庙门外牌坊一。凡正殿门楼均黑绿琉璃，余均筒瓦。门楹丹雘，梁栋饰以五彩。显佑宫中奉真武。明永乐十三年创建，成化十五年修，俱有碑。本朝雍正九年重修，乾隆二十八年又修，有高宗纯皇帝御碑，略云：图志载，真武之神为靖〔乐〕王太子，①受道秘于紫虚元君，入山修炼飞升，从而著宝号，传真箓，疑于精英惚恍，足以耸动一世之耳目，而不能塞扶翊风教者之心。然礼不云乎！前朱雀而后元〔玄〕武。②释者谓，玄武即龟〔蛇〕，为祧〔旐〕有四旒，③其星虚危七宿，其次元枵娵訾，凡注天官职方者，莫不征引。盖

先王取象以节军旅疾徐进退之度，为能应天而顺人。即由此推之，命讨告功，若祸机伯祷，庸得谓非其所有事，而竟耻［齿］于无文之秩乎？④今道家奉神，左右有将，曰龟，曰蛇，正数典不忘其祖［朔］。⑤其改玄武为真武，则自宋时避庙讳以真代玄始。而羽士尊之曰北极玄天，又取汉时五帝乂疏沿而袭之，其训后为北方，原出经解，匪彼氏哆谭尤信。京师显佑宫建自明永乐十三年，以祀佑圣真君。正德中，更署额为灵明显佑。按成化碑记，备详洪武及靖难间行阵呵护之应。虽语涉响像，尚不谬经文饰恕遗意。其后滥觞罔制，致内官陈善凭兹援纳左道，猥渎明禋，宫尤巍然，神岂顾飨？惟是神宫，地当坎位，禀元冥之令，符天一之行。佑国佑人，昭格融显。有其举之，亦莫可废。乃以癸未孟春，出内帑之羡，鸠工庀材，匪增曰葺。其年十有二月讫事』云云。《燕京访古录》：『后门外帽儿胡同有显佑宫，宫门上嵌有白石一方，石显纹隐如梅枝，枝梢缺月一痕，故居民名之曰梅梢月。』按：《顺天府志》有真武庙胡同，今不见。考其地望，当在今之新寺胡同。

［七］《顺天府志》：『顺天府署在鼓楼东大街东北，元大都路总管旧署遗址建，西有天寿万宁寺。又万宁寺，元刹也，在地安门北鼓楼东偏。元大德九年二月乙未建大天寿万宁寺，后以安成宗御像者（《元史》泰定四年五月，作成宗神御殿于天寿万宁寺）。旧有穹碑二，碑长各二丈余。西一碑国书，不可读。东一碑，欧阳原功文，张起岩书，姚庆义［篆］额，⑥题曰成宗钦明广孝皇帝作天寿万宁寺神御殿碑。明碑四，一为冯祭酒梦祯文，一为焦太史竑［竑］文。⑦今存焦［竑］一碑。又相近有清虚观，在旧鼓楼大街，内有明景泰五年胡濙撰碑。稍西为大石桥，有双寺，东曰嘉慈，西曰广济，明成化间建，万历中修，有碑五。又有广福观在鼓楼斜街，有碑一，已仆，上刻

「天顺敕命」，下刻「成化诰命」，盖当时道录司也。」《东华录》：「乾隆九年十月，以京师钱价昂贵，令各当铺官借本银收钱发市流转，以正阳门外布巷市房一所，地安门外鼓楼东官房一所为钱局，其收钱发银，造册文票，俱用顺天府治中印。」陆继路〔辂〕⑧《崇百药斋续集·黄垆感旧诗》自注：「完颜曙西〔犀〕太守旧宅，⑨在鼓楼东街，合欢作花特盛，花下小斋，余及洁士、于丕、中耆、孟慈、曾容、保绪醉眠处也。」《天咫偶闻》：「顺天府在交道口之西，即元之大都路总管署也。地极宽阔，堂亦宏壮。其私宅甚小，厅事中有秦小岘侍郎书额并堂记。考近代京尹，以周小棠先生家楣称首，惠政极多。光绪九年之水，为之请帑于庙。不足，又募助于各省，凡得若干万。沿村设厂施粥，择公正绅士司之，民得以不病。余款未尽，设义仓积谷，令首事司之，惜后人不善守，公殁不数年，湮没不可问矣。」《瓶庐诗稿》有《喜驾航以京尹内召诗》，注云：「黄寿臣、林颖叔、卞颂臣、彭芍亭尹京时，觞客于后圃宜晴快雨之阁，周小棠、沈仲复尚修旧迹，今改为海棠院矣。」

校勘记

① 真武之神为靖王太子　《顺天府志》卷六云：「真武之神为靖乐王太子」。据补。
② 前朱雀而后元武　《日下旧闻考》卷五四引《御制重修显佑宫碑记》云：「前朱雀而后玄武」。
③ 元武即龟，为祧有四旒　「祧」当作「旐」，《顺天府志》卷六云：「元武即龟蛇，为旐有四旒。」据改。
④ 竟耻于无文之秩乎　「耻」应作「齿」。据《日下旧闻考》卷五四引《御制重修显佑宫碑记》改。
⑤ 正数典不忘其祖　《日下旧闻考》卷五四引《御制重修显佑宫碑记》云：「正数典不忘其朔」，与《顺天

府志》引文异，录此待考。

⑥ 姚庆文额　《日下旧闻考》卷五四云「姚庆篆额」。据改。

⑦ 焦太史竑　「竤」当作「竑」。据《日下旧闻考》卷五四改。

⑧ 陆继辂　「骆」当作「辂」。据《京师坊巷志稿》卷上改。

⑨ 完颜麐西太守旧宅　「西」作「犀」。据《京师坊巷志稿》卷上改。

自东不压桥而北之南北胡同曰南锣鼓巷，其东曰炒豆胡同，〔一〕稍北曰板厂胡同，三六桥多都护宅在焉。〔二〕又北曰棉花胡同，前国务总理靳云鹏居于是。又北曰秦老胡同。又北曰前圆恩寺胡同、后圆恩寺胡同，〔三〕中有小胡同曰马勺胡同，不通行。又北曰大菊儿胡同，《顺天府志》作大、小局儿胡同，注云或作橘。其西有小胡同曰小菊花胡同。又北曰肃宁府，〔四〕又北即交道口。路南有小胡同曰太平胡同，不通行。稍西有小胡同曰寿比胡同，《顺天府志》作臭皮厂，亦称臭皮胡同。

注：

〔一〕《顺天府志》：「博多勒噶台亲王府，在安定门内炒豆胡同。科尔沁郡王索特那木多布齐尚仁宗三女庄敬公主，追赠〔封〕亲王衔，①其子博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咸丰时以剿贼功，食双亲王俸，谥曰忠，配享太庙。今王伯彦讷谟祜嗣府为忠王所建，非公主赐第也。」《天咫偶闻》：「僧忠亲王邸在炒豆胡同，专祠在宽街。按：王本蒙古科尔沁郡王，以功晋爵，生平忠节，可与定

边超勇亲王并峙。其不可及者，则有数端。自兵民既分，遂不相入。虽节制之师，不扰民者有之，断无民愿兵之来者，惟王异是。闻山左人言：捻匪之乱，王驻兵于彼凡数年。它将非养寇自重，即弃民不顾。惟王专以救民为心，凡捻踪所及，不必追踪而至。首令保护百姓，故民皆仰之如父母。中丞设筵飧之。甫入座，忽喧声沸于门外，命视之。云：某村因捻至，赴诉于王。王从座起，呼马。中丞请少飧，王不及待，即席上怀馒头数枚而去。一日，王师将至某邑，忽邑中饼师皆闭户。有从买者，以无饼对。买者怪之。入视则积饼如山，且溲面不已，买者责以妄言。则曰：此将以犒王军，虽多钱不卖也。其得民如此。王之殉节也，师少匪众。匪围之数重，王乃下马踞坐于地，示诸军无退意，匪亦不知其王也。然围之甚急，适诸将皆先发，左右无可以解此围者。王恐为贼所得，遂从容就义，及既死，贼见其冠服，始知之，然无敢犯其尸者。一贼取冠献之其酋。酋问：冠何来？以王就义对。其酋曰：既王就义，此冠即不当持来。令速诛之。明日陈镇国瑞求王尸，贼复围之，陈凡三出入。呼曰：王之威德，尔辈所知也。岂可令其不返葬故乡乎？今日不得王尸，吾必不返。贼相谓曰：彼既求王尸，不可困之。乃解去。陈卒护王尸以出，其诚及寇又如此。在军，与士卒同甘苦，军不休不入帐，不食不进膳。寒者解裘被之。一日绝粮，只存胡萝菔数石，命[以]充食，②人不能下咽，王坐军门，连尽数器，若有余味，众始不敢有言。及薨，百姓罢市，巷哭野祭，灵舆返京城，万民伞至七十余柄。兵弁百姓皆迎祭，哭声震地。亦有纸钱一陌，奠于道左，竟不知其谁何者，沿途比比皆是。非其诚之感人也深能之乎？故至今山左人与关帝并祀，祠宇殆遍通省，不下城阳景王也。又德壮果公第亦在炒豆胡同，其后人尚居之。公以平三省教匪功，爵为通侯而俭素如故。平贼归来，囊橐萧然，不亚曹武惠之图书数百卷也」。按：伯彦纳谟祜薨，子阿穆尔灵圭袭，称阿

王，仍居炒豆胡同，今年薨。

［二］《鹤庐诗存》有《和樊樊山讌三六桥宅诗》，原序云：「六桥都护板厂胡同新居，相传为文文忠故宅，春日杏花盛开，招客讌赏。樊山前辈即席有诗，嗣复有一诗。序云：弢庵太傅谓，文忠故宅在兵部洼，身后改为家祠。外此更无别业，当系传者之误。太傅为文忠门下士，较知其详。六桥亦谓，闻之邻右，乃某文相国子姓尝居之，非文忠也。复作是诗正之。」

［三］《万历沈志》：「前、后圆恩寺胡同关帝庙有勅建碑，今无考。圆恩寺在昭回坊，又有广慈庵。」《顺天府志》：「圆恩寺，元刹也，在圆恩寺胡同。」《［日下］旧闻考》：「为元至元间建，有碑二，剥落不可读。寺西有广慈庵，庵内碑碣有「建立十方院，圆恩寺是比邻」之句。」

［四］《天咫偶闻》：「交道口西有巷曰肃宁府，明魏良卿封肃宁伯居此。至今巷口大石狮一岿然尚在，第则不可问矣。」

校勘记：

①追赠亲王衔　「赠」应作「封」。据《京师坊巷志稿》卷上改。

②命充食　《天咫偶闻》卷四曰：「命以充食」。据补。

自旧鼓楼大街以东，鼓楼东大街西头而北曰宝钞胡同，［一］其西曰北醋儿胡同，曰草厂，有东西南北四口。越钟鼓楼而西曰钟库胡同，曰小铃铛胡同，曰铃铛胡同，曰牛圈，曰汤平胡同，《顺天府志》作汤锅胡同。至是而北曰赵府街，为南北胡同。其西曰娘娘庙胡同，稍北曰张帽胡同，《顺天府志》帽或讹作旺，又讹望。又北曰酒醋

局胡同。〔二〕又北曰玉皇阁。〔三〕又北曰西绦儿胡同。又北曰菜园，以达于安定门西城根。其东曰豆腐池胡同，稍北曰王佐胡同。又北曰高公庵胡同。〔四〕又北曰国祥寺胡同，《顺天府志》作国祥胡同。又北曰碾儿胡同，又北曰中绦儿胡同，又北亦达于城根。

注：

〔一〕《顺天府志》：「超勇亲王府在宝钞胡同。案：王讳策凌，尚纯慤公主，圣祖十女额驸也，〔谥曰襄〕，①配享太庙」。按：今其后人那彦图袭爵，府曰那王府。

〔二〕《寄园寄所寄》：「酒醋局胡同，明酒醋局外厂也。」

〔三〕《顺天府志》：「玉皇阁，明建，有顺治间鼎一。」

〔四〕《顺天府志》：「高公庵胡同，公或讹古。有慈隆寺，明珰高勛建。」《寄园寄所寄》：「慈隆寺在金台坊，酒醋局外厂东。」

校勘记：

①「圣祖十女额驸也」句之后，有「谥曰襄」句。据《顺天府志》卷一三补。

自宝钞胡同以东，安定门大街以西，中间之南北胡同曰北锣鼓巷，其西曰大、小佛寺胡同。稍北曰扁担胡同，又北曰法通寺胡同，〔一〕又北曰琉璃寺胡同，又北曰净土寺胡同，〔二〕又北曰纱络胡同，《顺天府志》作沙拉胡同。〔三〕又北曰郎家胡同，

〔四〕又北曰千佛寺胡同，〔五〕又北曰东絛儿胡同，再北即城根。其东曰大经厂、小经厂，曰下洼子，曰西下洼子。又东曰桌腿胡同，曰牛圈，均不通行。稍北曰分司厅胡同，《顺天府志》作粉子亭胡同。又北曰谢家胡同，又北曰车辇店胡同，《顺天府志》作伽蓝〔殿〕胡同，①曰今讹作车辇店，辇又讹作碾，或作帘。又北曰柴棒胡同，又北曰姑姑寺，又北曰灵官庙，曰木樨园，中间曰蒙古府，曰花园。又北曰大桂子胡同、小桂子胡同，其西曰天仙庵。再北亦达于城根。

按：大、小桂子胡同、天仙庵、木樨园、官房大院、下洼子、牛圈、桌腿胡同诸名，为《顺天府志》所不载。志有闹营胡同、三官庙、财神庙，今不见。

注：

〔一〕《顺天府志》：「法通寺为元遗刹。明曰净业，康熙间改名净因。」《〔日下〕旧闻考》：「净因寺旧名法通，在北锣鼓巷法通寺街。寺原名法通，建于元至正间，明成化丁酉复建，堂三间，曰净业。弘治十二年〔翰林院〕学士汪谐为之记。又修于万历四十年，有〔户部〕主事刘应诏撰碑。②本朝康熙四十四年重修，改名净因。侍读学士查昇撰碑。殿外额曰「净因寺」，殿内额曰「拈花正教」，皆圣祖御书。」

〔二〕《〔日下〕旧闻考》：「净土寺在净土寺胡同内，寺内有明嘉靖二十二年碑。」

〔三〕《析津志》：「沙料〔刺〕市一巷，皆卖金银珍珠宝贝，在钟楼前。」《顺天府志》：

「沙剌即沙拉，国语珊瑚也。《〔日下〕旧闻考》译改作舒噜，今沙拉胡同，疑沿元时旧称。」

〔四〕　《天咫偶闻》：「八旗书院在郎家胡同路北。先是，八旗各有官学，建自雍正中，然年久废弛，徒存其名而已。八旗子弟亦无入官学者，学舍皆圮。光绪十年，因谏臣之请整顿官学，以礼部尚书延煦、吏部尚书徐桐为管学大臣，每学管学官一人，司事者三人，学师十人，胥由大臣辟举。于是兴工修复，规模一新。教习之勤惰有赏罚，学生之优劣有进退。岁颁巨款以为俸薪、束修、奖赏、膏火、纸墨、书籍、饮食之费，于是官学遂为人才林薮。八旗子弟无虑皆入学矣。至近数科，每一榜出，官学人才居半，然费如许心力所造就者，举业耳。于学之实，固无当也。于是当事者又筹及书院，适延尚书殁，遂售其宅之半入官，开书院焉。分经义、治事为二。经义，月作四书义一篇；治事，月课通鉴论札记一册，讲书二日，选官学生住院肄业。」

〔五〕　《顺天府志》：「宝泉局西作厂在千佛寺胡同东北，俗称其地为钱局。」《坊巷胡同集》：「金台坊，九铺，有万宁寺、法通寺、净土寺、千佛寺。」《顺天府志》：「千佛寺，元遗刹，明正统间改名吉祥，俗仍旧称。后因八步口别创千佛寺，乃称小千佛寺以别之。」

校勘记：

①伽蓝胡同　《京师坊巷志稿》卷上作「伽蓝殿胡同」。

②主事刘应诏　《日下旧闻考》卷五四云「户部主事刘应诏」。据补。

自地安门外循皇墙而西为西不压桥，〔一〕再西为兴化寺街，〔二〕宛平县署在北。西不压桥之北为十刹海，〔三〕其东曰白米斜街，〔四〕张文襄之祠故宅在焉。北

曰马家大院，南曰乐春坊。地安桥之东北曰帽局胡同，不通行。

注：

〔一〕《顺天府志》：『西步粮桥，俗称西不压桥，以皇城跨其上也。玉河水由此入西苑，宛平县署在北，迤东有白马关帝庙，隋旧基也。药王庙东濒十刹海，俗称南药王庙。旌忠〔勇〕祠①祀将军明瑞等，贤良祠祀怡贤亲王等。』《会典》：『关帝庙在地安门外，南向，缭以周垣，庙门一间，左右门各一，正门三间，前殿三间，三出陛，各五级，东西庑各三间，殿西御碑亭一，东庑燎炉一，庑北斋室各三间。殿后界墙重门三，内后殿五间，东西庑及燎炉与前殿同。殿后东为祭器库，西为治牲所，各三间，石梁一，在庙门外。凡正殿门庑均覆绿琉璃，余均筒瓦。门楹丹雘，梁栋五采。』《〔日下〕旧闻考》：『庙建于洪武年间，成化十三年重修。每岁春秋〔二〕仲月(诹吉)及五月十三日〔遣官〕致祭。②雍正三年，封神曾祖为光昭公，祖裕昌公，父成忠公，崇配〔祀〕后殿』。③明商辂〔撰〕《关帝庙碑》：『汉寿亭侯庙在都城西北隅，盖洪武中建。〔我〕太宗文皇帝嘉侯功烈，④特颁龙凤黄纻丝旗一面，揭竿竖之，以彰威灵。每岁正旦、冬至及朔望祭祀，香烛等仪具有恒品。列圣相承，崇奉益严。第岁月〔日〕滋久，⑤殿堂门庑，浸以颓圮。成化丁酉春二月初吉，皇上申命内官监太监宿政，董众工，发群材，重加修葺。朽者更之，腐者易之，圮者正之，缺者补之，漫漶者增饰之。涂以丹漆，傅兹藻绘。于是正殿、两廊、重门，皆焕然一新。揄木植竿，内制暗花柳黄纻丝旗揭之，并制纻丝大红织金等袍服，青织金云幡，被之悬之。添设神桌神龛黄绫帷幔，朱红竹帘，黄铜香炉，花瓶烛台，凡供用之器罔有不备。后嫌于窄隘，复命太监金辅赍内帑白金若

干，偕宿政市民居房地展之，并付本庙永奉香火。内植松柏，外列垣墉，规模广大，观者起敬。政等以竣事闻。上深嘉悦，命臣辂撰文，勒之穹碑，以［垂］示永久。⑥臣辂顿首受命。谨按：侯姓关氏，讳羽，字云长，本河东解人。闻涿郡先主聚徒乡里，匡扶汉室，遂往归之。时与张飞翼德齐名。先主及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遂累建奇勋，三分天下，使炎鼎获存，汉统复绪［续］，⑦侯之功居多。侯精忠大义，炳若日星，千载之下，凛然犹有生气。祠庙之设，遍于天下。然涿郡发迹之地，顺天为涿之会府，都城有庙，揆理尤宜。祭法曰，圣王之制祭祀也，以劳定国者祀之，以死勤祀［事］者祀之。⑧侯盖兼之矣。历代累封王爵，备极褒崇。我皇明重定典礼，忠臣烈士一依当时秩守，此汉寿亭侯之称，所以［谓］有合于先王之制也(下略)。⑨成化十三年六月十三日。』《御制重修关帝庙碑记》：『（上略）考神生［值］炎汉之季，炳大节，锄奸回，本末具载志传。要之，超伦轶群，其志在春秋，其气浩然常塞乎天地，以故前代屡致褒崇，至我朝而愈显。且神迹不可殚记，而于行师命讨为益彰。自顺治九年勅封忠义神武，迨康熙、雍正间，诏晋三代公爵，增置五经博士。及朕临御，以神原谥因袭陈寿旧史，名义未孚，每廑于怀。我国家久仰灵威，近于西师之役，复昭蒙佑顺，因特加封曰忠义神武灵佑，并允太常议，于地安门外神庙，恭书新号神牌，门殿易盖黄瓦，其岁逾旧葺隳制者，垩之粲之，俾称茂典。以今年仲冬月讫工(下略)』。《［日下］旧闻考》：『庙以白马得名。元混一《方舆胜览》，以慕容氏都燕罗城有白马前导，因以为祠，而庙碑载，明英宗梦见帝乘白马，故名。所说不同，然神之昭布显赫，益可想见矣。』《顺天府志》：『旌勇祠在地安门外半藏寺西，乾隆三十三年建，南向，大门三间，左右门各一。正中碑亭一，东官房五间，西库房五间，二门一间，正屋三间，东西庑各三间，燎炉一，覆以黑琉璃瓦，绕以砖垣，

闲以朱栅。祀诚嘉毅勇公，谥果烈明瑞，配都统，谥昭节扎拉丰阿，护军统领观音保，总兵李全、王玉廷。三十四年，以总兵德福入祀。每岁春秋仲月諏吉致祭。 又贤良祠在地安门外白马关帝庙旁，南向，缭以周垣。大门、二门各三间，左右门各一。正殿三间，东西庑各三间。东庑南燎炉一。后屋五间，两庑及燎炉如前。左右门各一，东为治牲所，西为安牲房。二门外左右御碑亭各一。东正殿正门均覆琉璃瓦，余均筒瓦。门楹丹雘，梁栋五采。雍正八年勅建。谕曰：国家效忠宣力之臣，勋绩懋著，必膺崇报之典，令其世飨烝尝。雍正二年，朕已敕建昭忠祠，自开国以来，致命立功尽忠报国之俦，皆得春秋妥侑，世世血食。顾念古者大烝之祭，凡法施于民、以劳定国者，皆得并列祀典，永受明禋，则我朝名臣良弼，其经邦佐治，黼黻升平者，皆祭法所必登，朕欲为之建立祠宇久矣。即如怡（贤）亲王⑩之精白一心，忠诚体国，勋在社稷，泽被生民，其功德隆盛，又岂一切效忠宣力者之所可比伦乎？洪维太祖太宗创业垂统，厥有一德佐命之良，世祖抚绥万邦，实多奋庸熙载之彦，迨我圣祖临御六十余年间，良臣硕辅，后先相望。据朕所深知者，举其一二，如大学士公图海，公赖塔，大学士张英，尚书顾八代、马尔汉、赵申乔，河道总督靳辅、齐苏勒，总督杨宗仁，巡抚陈瑸等，持躬正直，奉职公忠，或垂节钺之勋，或励冰霜之节，俯仰无愧，为朝野所共钦，终始无欺，无瑕疵之可指。此等靖共尔位，不愧古大臣之风者，正不乏人。既树羽仪于一世，宜隆俎豆于千秋。（中略）著于京城内选择吉地，特建庙宇，命名贤良祠，春秋以时展祀。其应入祠之人，著大学士会同该部查明本朝满、汉文武大臣，才德著闻完名全节者，详慎开列，具奏请旨。将来续［继］起之臣，⑪亦并得沾被恩光，永为盛典。」又有世宗宪皇帝御制碑文。《宸垣识略》：「一等忠达公第，在地安门外西城根。一等恭诚侯第，在地安门外西北。」《顺天府志》

按：「康熙时，大学士定西将军抚远大将军图海，追封忠达公，谥文襄。顺治时，二等伯乌拉忒贝勒明安，追封恭诚侯，谥忠顺，今侯启泰，宫散秩大臣。」黄富民《礼部遗稿》：「先勤敏公赐第在地安门外。」《顺天府志》：「黄富民，黄左田钺之子。」《万历沈志》：「宛平县在积庆坊」。《天咫偶闻》：「自地安门桥以西，皆水局也。东南为十刹海，又西为后海。过德胜门而西，为积水潭，实一水也，元人谓之海子。宋婴词所谓「浅碧湖波雪涨，淡黄官柳烟濛」者也。然都人士游踪，多集于十刹海，以其去市最近，故裙屐争趋。长夏夕阴，火伞初敛。柳阴水曲，团扇风清。几席纵横，茶瓜狼藉。玻璃十顷，捲浪溶溶。菡萏一支，飘香冉冉。想唐代曲江，不过如是。昔有好事［者］于北岸开望苏楼酒肆，肴馔皆仿南烹，点心尤精。小楼二楹，面对湖水。新荷当户，高柳摇窗。二三知己，命酒呼茶，一任人便，大有西湖楼外楼风致。余至湖上必过之，乃以富豪所不喜，竟至闭门。未几为山左人所赁，改建连楼，云窗雾阁，烹鲜击肥，全是市井一派，而车马盈门矣。若后海则较前海为幽僻，人迹罕至，水势亦宽。树木丛杂，坡陀蜿蜒。两岸多古寺，多名园，多骚人遗迹。诒晋斋居其北，诗龛在其西，蝦菜亭、杨柳湾、李公桥、十刹海皆萃此地。湖上看山，亦此地最畅。昔翁覃溪先生曾集二十四诗人于湖上酒楼，每月有诗会。一时群羡为神仙中人，如法石帆、何兰士、顾南雅、王惕夫、张南山、宋芝山诸人皆与。事载张南山《诗人征略》中。成邸故府，即在北岸，旧为大学士明珠第」。《匏庐诗存》有《丁巳上巳樊山前辈同实甫书衡亚蘧揆东颖人重集同人十刹海修禊诗》。

［三］《旧京闲话》：「后门外十刹海，世传为小说《红楼梦》之大观园故址。《燕市贞明录》亦称之。予久居北平，间尝考之，此说亦不为无据，特系附会之词耳。盖此说实源于下列二书

所云而起。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云：「先师徐柳泉先生云：小说《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又俞曲园《小浮梅闲话》云：「《红楼梦》一书，世传为明珠之子而作。……」按：十刹海北岸，成亲王邸（今为醇王府）旧为大学士明珠之第（见震钧《天咫偶闻》）。《红楼梦》为其家事，十刹海又密迩其第，谓为大观园，此说亦极近理。然主张《红楼梦》为明珠家事之说，胡适之已为文证其非是（见《胡适文集》卷三《红楼梦考证》）。然则，十刹海为大观园之说，亦不攻自破矣。」《骨董琐记》：「积水潭稍南为十刹海，所谓西涯也。李文正法梧门所居，已不可寻，十刹无考。张文襄《广雅堂诗》题为石闸海，当有所本。再南曰荷塘，方广数十亩许，已半废为田。文襄旧宅在湖南岸白米斜街，后人不恒居之，屋瓦多颓圮者。宅南有文襄庖人所设会贤堂，嗣会贤迁于北岸，筑堤通湖南，沿堤植柳，高入云霄。自夏至迄中秋，堤上设茶肆及诸杂戏，游人佻㒓经过，唯前朝诸戚贵则凝妆坐会贤楼上，内家妆束，照映生姿，行人犹指目也。南丰赵声伯卖字为生，小楷称当代第一，僦屋湖滨，疏帘竹几，望若神仙中人。湖东北庆云楼在烟袋斜街，昔亦诗酒流连之地，今为诸荡子所趋，招致城中诸卖笑者，伪为人家眷属，谑浪笑傲，龌龊逼人，曩日流风扫地尽矣」。《桃花圣解庵日记》：「入宣武门、西安门，过金鳌玉蝀桥，朝日艳映。桥之两岸，红荷盛开，丹楼碧山，矗出水际。经神武门过大高殿，明世宗所建大高玄殿也，以奉三清，金碧巍焕。出地安门，由钟鼓楼迤西至十刹海，土名南河，实即积水潭，明人所呼净业湖者也。周回约三里许，荷花极盛。南岸树阴夹峙，第宅相望，多临街为楼，或为水榭，绿窗映之。西岸稍荒寂，惟故协揆麟文端第最华整，朱楼重阑，极似江南，高柳带拂，尤为佳胜。香涛、肯夫、廉生、吴清卿、顾缉庭及陆编修懋宗已先在，有新为浙江粮道归者，名奇克坦太居其

地，因借其楼憩焉。午后奇君以酒馔相款于别室，是日观荷者士女填集，百货列衢，临水树下，居人各设几席卖茶，偕肯夫循堤柳周行湖边，至麟氏楼而回。」

［四］《顺天府志》：「案：《坊巷胡同集》有白米寺，今无考。白米斜街岂地以寺名欤。」

校勘记：

① 旌忠祠　「忠」当作「勇」。《顺天府志》卷一三云：「旌勇祠祀将军明瑞等」。据改。

② 每岁春秋仲月诹吉及五月十三日致祭　《日下旧闻考》卷四四引《畿辅通志》云：「每年春秋二仲月及五月十三日遣官致祭」。据改。

③ 崇配后殿　《日下旧闻考》卷四四，「配」作「祀」。

④ 明商辂关帝庙碑……「太宗文皇帝嘉侯功烈」　《日下旧闻考》卷四四引明商辂撰《关帝庙碑》云：「我太宗文皇帝嘉侯功烈……」。据改。

⑤ 第岁月滋久　「月」当作「日」。据《日下旧闻考》卷四四引明商辂撰《关帝庙碑》改。

⑥ 以示永久　《日下旧闻考》卷四四引商辂撰《关帝庙碑》云：「垂示永久」。据改。

⑦ 汉统复绪　「绪」当作「续」。据《日下旧闻考》卷四四引商辂撰《关帝庙碑》改。

⑧ 以死勤祀者祀之　「祀者」当作「事者」。据《日下旧闻考》卷四四引商辂撰《关帝庙碑》改。

⑨ 所以有合于先王之制也　「以」当作「谓」。据《日下旧闻考》卷四四引商辂撰《关帝庙碑》改。

⑩ 怡贤亲王　《顺天府志》卷六云「怡亲王」。据改。

⑪ 将来续起之臣　「续」当作「继」。据《顺天府志》卷六改。

自地安桥而西，北曰马家楼，曰义溜胡同，曰兴隆大院，曰万汇大院。又北曰烟袋斜街，［一］曰石碑胡同，中间小胡同曰小石碑。其南曰银锭桥，是为什刹后海水流入前海之门户。［二］沿后海之北岸，界于鼓楼西大街之后者曰侯位胡同，曰广化寺，

今为协和修道院。[三] 又西曰鸦儿胡同，龙华寺在焉。[四] 又西曰甘水桥，有瑞应寺。[五] 再西为醇王府。[六] 再西为心华寺，为药酒葫芦，今改为孝友胡同。为段家坑，为段家胡同，其北有庙曰十刹海。[七] 又北曰糖房胡同，稍西曰丁家街，再西即德胜门大街。[八]

注：

[一]《宛平王志》：「广福观在鼓楼东[西]烟袋斜街口」。①

[二]《顺天府志》：「银锭桥，桥以形名。海潮观音寺在南湾，有明赵用贤碑」。《帝京景物略》：「寺旁有英国公新园，今无考。」《燕都游览志》：「银锭桥在三座桥北，城中水际看西山第一绝胜处。桥东西皆水，荷芰菰蒲，不掩沦漪之色。南望宫阙，北望琳宫碧落，西望城外千万峰，远体毕露，不似净业湖之逼[逼]且障也。」②《西陂类稿·过银锭桥旧居诗》：「鼓楼西接后湖湾，银锭桥横夕照间；不尽沧波连太液，依然晴翠送遥山。旧时院落松槐在，仙境筌簧岁月间[闲]；③白首炼师茶话久，春风料峭暮鸦还。」

[三]《骨董琐记》：「德胜门大街大石碑胡同协和修道院，故广化寺也，有明毅宗赐曹化淳御笔草书碑，高丈余，字径五六寸，笔势挺秀，文曰：「明理记实，心领神会，五韵精严，八法清贵。周旋于规矩之中，超越乎万象之外。有以似其人乎？然也，若止于笔，文焉则未，司礼掌印化淳，有作辄佳，特赐。崇祯戊寅八月谷旦」。上有「敬天法祖亲贤爱民之宝」。左右别有二碑，稍小，皆镌所赐御札。陕西碑洞有毅宗赐杨嗣昌出视师碑，草书径四寸许，上有方玺及花押，旁一长

图书，文曰御笔之章。毅宗御书，海内当只存此两碑耳。《池北偶谈》记于京师见毅宗御笔，书王维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笔势飞动，上有「崇祯建极之宝」。又《屈翁山诗外》云，顾云美得毅宗书「松风」二字，因榜所居为松风寝。《石遗室诗话》：苕雪有《忆广化寺》[诗]云：「千金筑馆辟蒿莱，却锁重门未忍开；湖上清光余几许，春来风信又多回。事经变幻忘初意，士失雕镌定不才；此局废兴争属目，宁论吾彼寸心灰」。张广雅管学部时，于广化寺设编译局，仁先苕雪诸人与焉。」

[四]《顺天府志》：「鸭儿胡同，鸭或作鸦。有广化寺、万善寺、海会庵、兴善寺。」《[日下]旧闻考》：「广善[化]寺在鸭儿胡同，④无碑碣可考。左为海会庵，右为兴善寺，寺内有崇祯七年[奖谕司礼监]太监曹化淳诗碑。⑤又有万善寺，亦在鸭儿胡同。」

[五]《顺天府志》：「龙华寺，明建，康熙间改名瑞应。西有心华寺，又西旧有三圣庵，其前则十刹海也。又瑞应寺旧名龙华，明成化三年锦衣卫指挥佥事万贵自创，寺成，疏请寺额于朝，宪宗赐额曰「龙华寺」。万历五年重修，有明碑二：一僧道深撰；一万历重修碑，金陵朱一[之]蕃撰。⑥康熙五十二年奉敕改名瑞应寺。石刻圣祖《御制文光果诗》。又有吏部侍郎汤右曾撰碑。碑云：「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十八日，为皇帝六十万寿圣节，而瑞应寺者则左都御史揆公祝厘之所也。寺为龙华寺旧址，公拓而新之，逾年讫工，以其事闻。天子乃锡之嘉名，亲洒宸翰，蛟龙炭缠，炳在榜额。又书唐人七字诗，俾张殿柱。以四月七日于苑西禁庐宣赐。公再拜捧持而归，左右莫不动色。右曾时侍直，亲睹之也。夏五月闰[间]，⑦广廷植木，文光果实忽骈蒂骈颗，青荧光泽，寺僧因驿骑寄公。时公方扈从塞垣，右曾亦至行在，相顾惊叹，以为上甫赐额，瑞即应之，因

为公赐诗。明日，上命中使取进，俯赓原韵，御制一章，传为盛事。」其寺西有小龙华寺，盖别于兹寺也。又有三圣庵，在寺西路南，北临稻田。《春明梦余录》：「稻田千亩，不减江南」。《燕都游览志》：「三圣庵后筑观稻亭，北为内官监地，南人于此艺水田，粳秫分塍，夏日桔槔声不减江南。」按：今瑞应寺之西有龙华寺，即小龙华寺也。

〔六〕、《啸亭续录》：「成亲王府在净业湖北，系明珠宅。」《顺天府志》：「王讳永瑆，高宗十一子，嘉庆初任军机大臣，谥曰哲。府中有恩波亭，以恩赐分〔引〕玉河水入宅也。⑧今为𬍤贝子府。」《啸亭续录》云：「成亲王府在净业湖北，明珠旧居也。庆亲王府在三转桥，和坤旧居也。按：明珠孙成安，家世富厚，以迕和珅籍没其产，珍物重器有大内所无者。成邸之封，恰在此时，或即因赐以之，然净业北畔实无余地可供卜筑。边袖石《十刹海诗》：平泉花木翠回环，相国楼台占此间。又云：鸡头池涸谁能记，渌水亭荒不可寻。《天咫偶闻》谓即今醇邸。今成邸在西直门内半壁街，乃光绪初改赐者。和珅宅曾割其半以居丰伸殷德及和孝公主。丰早卒于道光初，门户式微已甚，咸丰时，并庆邸改赐恭王。和珅花园名十笏者，赐成邸，在海淀，未久即废。道光初仅余花神庙、绿野亭，山阳潘德舆四农为赋《水调歌头》所谓一径田山合，上相旧园亭。及绿野一弹指，宾客久飘零。坏墙下是绮阁，是云屏者是也。」按：光绪十四年，以贝子毓𬍤府第赏给醇亲王，而以西直门半壁街之房赏给毓𬍤。醇王府在瑞应寺之西，面临十刹海，当即成亲王故府。民国十三年，宣统出宫后，先止于是，嗣乃移居天津。

〔七〕《宛平王志》：「十刹海庵在稻地西。」《〔日下〕旧闻考》：「十刹海庵，顺治六年僧编〔遍〕融创修，编〔遍〕融即《帝京景物略》云万历中三藏师也。⑨康熙三十一年重修」。《阅

微草堂笔记》：「嘉庆丙辰冬，余以兵尚出德胜门监营官射，以十刹海为馆舍，前明古寺也。殿宇门径，与刘侗《帝京景物略》所说全殊，非复僧住一房，佛住一房之旧矣。寺僧居寺门一小屋，余所居则正寺之后殿，亦精洁，而封闭者多，验之，有乾隆三十一年封者，知旷废已久。余住东廊室内，气冷如冰，爇数炉不热，数灯皆暗黯作绿色，知非佳处，然业已入居，姑宿一夕，竟安然无恙。」

〔八〕《顺天府志》：「德胜门大街有德胜桥，玉河水由积水潭至桥下合流，南经李广桥，东迤为十刹海，有贸货市。桥东有永泉庵，北有佑圣寺，唐遗刹也。少东为寿明寺」。《〔日下〕旧闻考》：「十刹海后即佑圣寺，在德胜门大街路北。有明嘉靖〔三十〕九年重修碑，嘉禾唐〔张〕文宪撰碑，⑩称寺系唐咸通年建。稍东为寿明寺，有明弘治四年及正德八年重修碑。又德胜门内有德胜桥，桥东不数武有永泉庵，内有康熙四十四年大学士张玉书撰碑。」《宛平王志》：「有真武庙、地藏庵」。《燕都游览志》：「积水潭水从德胜桥东下，桥东偏有公田若干顷，中贵引水为池，以灌禾黍。绿杨鬖鬖，一望无际」。《客燕杂记》：「德胜门水次，稻田八百亩，以供御用，内监四十人领之」。《昭忠录》：「王家彦，字尊五，福建莆田人。协理京营兵部右侍郎，崇祯甲申三月守德胜门。城陷，自投城下。不死，折臂及足，其仆扶入民舍，自缢死」。《顺天府志》：「按：《甲申传信录》作安定门，或传闻之误。」

校勘记：

① 广福观在鼓楼东烟袋斜街口 《京师坊巷志稿》卷上云：「烟袋斜街，井一，有广福观」。烟袋斜街在鼓楼西。据改。

② 不似净业湖之追且障也　《日下旧闻考》卷五四引《燕都游览志》「追」作「逼」。

③ 仙境笙簧岁月闰　《京师坊巷志稿》卷上引《西陂类稿》，云「仙境笙簧岁月闲」。据改。

④ 广善寺在鸭儿胡同　《日下旧闻考》卷五四按语云：「广化寺在今鸭儿胡同」。据改。

⑤ 寺内有崇祯七年太监曹化淳诗碑　《日下旧闻考》卷五四按语云：「有崇祯七年奖谕司礼监太监曹化淳诗碑」。

⑥ 朱一蕃　「一」当作「之」。据《日下旧闻考》卷五四「按语」改。

⑦ 夏五月闰　《日下旧闻考》卷五四引汤右曾《瑞应寺碑略》云「夏五月间」。据改。

⑧ 以恩赐分玉河水入宅也　《顺天府志》卷一三云：「以恩赐引玉河水入宅也」。据改。

⑨ 顺治六年僧编融创修，编融即《帝京景物略》云万历中三藏师也　《日下旧闻考》按语云：「《帝京景物略》云，明万历中建，本朝顺治六年修。碑云乃僧遍融所创，即所称三藏者也」。据改。

⑩ 有明嘉靖九年重修碑，嘉禾唐文先撰碑　《日下旧闻考》卷五四引《渌水亭杂识》云：「佑圣寺在龙华寺之后，有嘉禾张文光碑，称寺系唐咸通年建，嘉靖三十九年重修」。据改。

自西不压桥而北，十刹前海以西，曰箭杆胡同，今改为千竿胡同。曰南药王庙，曰贤良祠夹道，曰东钱串、西钱串，曰龙头井，曰羊角灯胡同。又西曰东官房、中官房，今改为福寿里，西官房今改为五福里。曰贵人关，《顺天府志》作鬼门关，今改为旌勇祠。曰厂桥。又西曰前铁匠胡同、后铁匠胡同，曰枪厂大坑，曰褒忠祠，今已废。曰仓夹道。自贵人关而北曰兴化寺街，〔一〕曰扁担胡同。又北曰定府大街，今改为定阜大街，〔二〕涛贝勒府在东，今已售为孔德学校，庆王府在西。又北曰松树街，

〔三〕北达于羊房胡同。又北即后海之南岸。松树街之西庆王府之北，曰散子胡同，今改为繖子胡同。曰张皇亲胡同，今改为尚勤胡同。曰刘海胡同，曰弘善寺，曰石虎胡同，平民大学在焉。又北有中药王庙，即羊房胡同。松树街之东，孔德学校之北曰铜铁厂，曰新开路，曰小新开路，曰西口袋胡同，曰金家大院。又北亦即羊房胡同。自兹而东曰南河沿，李广桥在其北，〔四〕有庆王府花园。自南药王庙而北曰三座桥，〔五〕再北曰毡子庙，有罗王府、恭王府。再北曰西煤厂，曰大、小翔凤胡同。〔六〕毡子房之东曰东煤厂，〔七〕稍南曰粪箕胡同，今改为慎思胡同。再东曰南河沿，有会贤堂饭庄，名人雅集恒于是。稍北曰南官房，〔八〕再北曰海潮庵，曰大金丝套、小金丝套，曰宝庵，〔九〕曰前井儿胡同、后井儿胡同。稍北曰西河沿，东曰北官房口，再东即银锭桥。

注：

〔一〕《顺天府志》：「宛平县东半里许有兴化寺，内有明嘉靖等年重修碑四。」《啸亭续录》：「〔公〕永璥宅在兴化寺街。」《藤阴杂记》：「兴化寺街于文襄敏中第，雨梧书屋后赁蔡小霞廷衡。韦约轩谦恒重过，见藤花有感诗：东阁当年未敢窥，年来频见紫云垂。不知醉溺车茵者，谁向花前酎〔酹〕一卮」。①

〔二〕《顺天府志》：「庆郡王府在定府大街。案：庆亲王讳永璘，高宗十七子，谥曰僖。今王奕劻初袭贝勒，光绪十年晋郡王，府为道光时大学士琦善故宅」。按：庆郡王于光绪末年晋封亲王，世袭罔替。革命后王薨，子载振袭爵。按：《顺天府志》扁担胡同之下有制炮局、堂子胡同诸名，今不见。今其地有涛贝勒府，系宣统间所建，或即其处。涛贝勒，宣统之叔父也，今迁于山老胡同。

〔三〕《宛平王志》：「松树街有兴福寺」。《〔日下〕旧闻考》：「德胜门内有德胜桥，桥东有宏〔弘〕善寺，今其街即以寺名。明成化七年建，有敕赐碑」。

〔四〕《京尘杂录》：「后门外李广桥一带明湖渺漾，大似江南水国，每过其地，辄令人起秋风莼鲈之思。有庆龙堂，水槛、回廊，轩窗四敞，盛夏入其中，一望芰荷芦荻，间与凫鹥鸥鹭，上下浮沉，薰风腰凉，心清香妙，恍如置身海上三神山。明时金鳌玉蝀，深闳禁御。诸臣得承恩直西苑赏花钓鱼者，诩为希世之荣」。《顺天府志》：「李广桥亦作藜光桥」。《复初斋集·钱萚石诗序》：「己卯春，萚石自藜光桥移居宣南坊」。《存素堂文集》：「煤厂为李西涯故居，西则李广桥，宏〔弘〕治时太监李广以符箓获幸，桥或广所造。奸珰遗秽，桥亦蒙羞，后人易名藜光。又嫌文饰，不如直呼李公桥。余居距桥不数武，门外即杨柳湾，西涯屡至其地。」《啸亭续录》：「蒙古法祭酒式善，居净业湖畔，筑诗龛三间，投赠诗句，皆悬龛中。」《卷施阁集·法式善学士招饮诗龛并至西直门看荷花诗》：「东头词宗百菊溪，宗伯宅复连街西。自注：谓百侍御龄，铁侍郎保。」《藤阴杂记》：「蒋文肃廷锡第在李广桥，枕净业湖，御赐「秀写蓬壶」额。」《燕都游览志》：「德胜桥下泛舟东行，转而南，得藜光桥，径僻岸无行人，古槐浓樾，覆阴如盖

画。」《天咫偶闻》：「英煦斋协揆居，在李公桥北后海之西岸，原居史家胡同，此系赦归后所移居。公为德定圃侍郎之子，而石东村之孙也，满洲索绰罗氏，少年科第，六掌文衡，门生半天下。任司农时，创行海运，实为本朝行海运之始。又奏请官米搭放折色，至今行之。著有《盛京赋》、《卜魁城赋》、《恩福堂笔记》、《恩福堂诗集》。又工书，得法于诸城相国，曾汇刻赵文敏真迹入石，名《松雪斋法帖》。」

[五] 《啸亭续录》：「愉郡王府在三座桥西。《宸垣识略》云在龙头井。」《顺天府志》：「澧贝勒府在三转桥西。又愉王讳永瑀，圣祖十九[五]子，②谥曰恪。后为钟郡王府。钟王讳奕裕[诒]，③宣宗八子，谥曰端，无嗣，以恭亲王子贝勒载滢为后。按：其地有恭王府，当即澧贝勒府。」《顺天府志》：「越桥俗称三座桥。越或作月，座或作转，旧名海子桥，见《燕都游览志》。」《啸亭续录》：「庆亲王府在三转桥，系和珅宅。又云：庆僖亲王讳永璘，纯庙十七子，乾隆末年或有私议储位者，王曰：天下至重，何敢妄觊？惟冀他日将和珅邸第赐居，则愿足矣。故睿庙籍没和珅，即将其宅赐王，以酬昔言。」《顺天府志》：「庆亲王府今为恭亲王府。王为宣宗六子，同治初任议政，后复任军机大臣。」《宛平王志》：「真武庙在三座桥供用厂内。」《芜史》：「织染所掌内承运库所用色绢。德胜门三座桥有空地画为园圃。此所工部亦有监库，有所大使，不隶内织染局。」《天咫偶闻》：「恭忠亲王邸在银锭桥，旧为和珅第。从李公桥引水环之，故其邸西墙外，小溪清驶，水声霅然。其邸中山池，亦引溪水，都城诸邸，惟此独矣。珅败，以赐庆亲王。相传乾隆之末，亲[诸]王相聚，④语及和珅，争欲致之法，王独无言。」按：恭王府在三座桥稍北，此云银锭桥，似误。

〔六〕《骨董琐记》：「大、小翔凤胡同，清恭王别邸在焉。清时禁令颇严，声伎等事不得入邸，故王于此创别业以为招致声伎之所。院临后湖，座设明镜，以揽山色水光之胜。民国后，为吉林宋小濂铁梅所有，题曰止园。邓守瑕荃簪予斋有诗赋之：澄临一水接西涯，旧是先朝帝子家，闾户不嫌山突兀，面城渐隔市嚣华。边筹到老何曾展，州宅逢人且自夸，此是题糕重九宴，春来还与赋梅花。」

〔七〕《宸垣识略》：「一等武毅谋勇公第在煤厂胡同。」《顺天府志》：「〔乾隆时〕，定边将军兆惠封武毅谋勇公，⑤谥文襄。又阿拉善亲王府在煤厂胡同，非赐第也。不常居。」《渌水亭杂识》：「李长沙别业在北安门北。集中《西涯十二咏》，程篁墩和之。有桔槔亭、杨柳湾、稻田、菜园、莲池，而响闸、钟鼓楼、慈恩寺、广福观，皆在十二咏中。今遗址不可问，当在越桥相近。」《〔日下〕旧闻考》：「《东海集·诰命碑阴记》云：曾祖洪武初以兵籍隶燕山右〔护〕卫，〔挈先祖少傅〕始居白石桥之旁。⑥后廓禁城，其地已入北安门之内，则移于慈恩寺之东，海子之北。又云：迁居海子之西涯，集中重经西涯诗甚多，盖其幼时所居之地也。」《怀清堂集·乔庄简跋文衡山西涯图》云：「慈恩寺后曰西涯。又云，西涯公岳降地，公诗有「泪痕应其水俱流，恸哭儿童钓游地」等句，今法华庵，意即当时之西涯」。《存素堂文集》：「全〔余〕综诸说与地址印证，⑦盖广福观之南，响闸之西，月桥之北，海潮寺之东，地名煤厂，文正故第当在是。」《顺天府志》：「法华庵即今汇通祠，汤说似未核。《西涯十二咏》，见《怀麓堂集》、《渌水亭》所举九题外，尚有海子、西山、饮马池三首。」

〔八〕《顺天府志》：「官房一作关防。」《啸亭续录》：「贝子允禩宅在关防口。」《顺

天府志》：「允䄉，圣祖十子，初封郡王。雍正二年以罪除。乾隆二年封辅国公，六年薨，以贝子礼葬。」

〔九〕《燕京访古录》：「古槐在十刹海西北隅，有寺曰净海寺，俗曰槐宝庵，为前明天启时建，后为清初达天和尚挂锡之区。内有古槐一株，其干南倾而枝北向，树心已空，叶犹茂盛，其势蜿蜒，宛若龙蟠。上系铁链如绠，询诸土人云，因达天参修时，此树尝为人祟，故制巨链以制之，今仍存。」

校勘记：

① 谁向花前酎一卮　《藤阴杂记》卷四云：「谁向花前酹一卮」。据改。

② 永裪，圣祖十九子　《清史稿·诸王六》「愉恪郡王」条云：「愉恪郡王允禑，圣祖第十五子」。据改。

③ 钟王讳奕裕　「裕」当作「詥」，《清史稿·诸王七》云：「钟端郡王奕詥，宣宗第八子」。据改。

④ 亲王相聚　「亲」当作「诸」，《天咫偶闻》卷四云：「诸王相聚，语及和珅……」。据改。

⑤ 定边将军兆惠封武毅谋勇公　《京师坊巷志稿》卷上云：「乾隆时，定边将军兆惠封……」。据补。

⑥ 曾祖洪武初以兵籍隶燕山右卫，始居白石桥旁　《日下旧闻考》卷五四按引《东海集·诰命碑阴记》云：「曾祖洪武初以兵籍隶燕山右护卫，挈先祖少傅居白石桥之旁。」据补改。

⑦ 全综诸说　「全」当作「余」。据《京师坊巷志稿》卷上引《存素堂文集》改。

地安门外厂桥而西曰前、后铁匠胡同，曰枪厂大坑，曰褒忠祠，曰仓夹道，即太

平仓之夹道。稍北即护国寺街之东头。又北曰藕芽胡同，曰棉花胡同，曰麻花胡同，曰前、后罗圈胡同，曰花针胡同，曰斗鸡坑，曰三不老胡同，曰菠萝仓，曰草厂大坑，[一]曰罗儿胡同，曰马神庙。再北即蒋养房胡同之东头。又北曰梅竹胡同，不通行。其间曰铁香炉，曰水车胡同，曰豆腐巷，均为南北胡同。又北曰抄手胡同，今改为钞手胡同。[二]曰府菜园。又北曰高庙，[三]曰普济禅林，曰高庙后身，以达于积水潭。[四]潭之北曰净业寺，[五]其间有小胡同曰猪尾巴胡同，今改为净业寺夹道。潭之中有汇通祠。[六]其北曰太平桥，曰西小关，[七]是为泉流入城之总汇。积水潭之东，德胜门大街以西，曰钱家胡同，曰马家大坑，曰水章胡同，曰铜局胡同，曰井儿胡同，今改为景尔胡同，以达于德胜门城根。

注：

[一]《坊巷胡同集》：「朝天宫有西城草厂」。《[日下]旧闻考》：「今蒋养房胡同有隙地，犹有是名，或即其遗址。」

[二]《顺天府志》：「金刚寺在钞手胡同，又名般若庵。兴德寺，今改名兴隆寺。」《宛平王志》云：「寺在德胜桥湾」。《燕都游览志》：「金刚寺在兴德寺东，有石勒金刚经。前小阁，后静室，纸窗棐几，殊有幽趣。后乃改创大殿高阁，左、右翼楼数十楹，往昔清凉幽趣之致，尽

化于沙砾间矣」。《帝京景物略》：「金刚寺即般若庵也。背湖水，面曲巷。旧有竹数丛，小屋一区。万历中，蜀僧省南大之，前立大殿，后建［立］高［大］阁。①寺西庑，石刻金刚经，署宰官名，倩人笔也［代笔也］。②士大夫看莲北湖，每一［来］憩寺中。」③《顺天府志》：「寺西庑旧有石刻金刚经，今无存。惟有碑二：姚希孟募缘疏碑；一顺治十年高去奢碑。后有兴隆禅林，旧称兴德古刹，左傍地俱售之般若庵，逼仄不能容步，右傍多僧舍，修篁绿筿，丛木青柯，相望楚楚。后有平台，大可亩许，解带临风，开襟敌水，固不减在濠濮间也」。

［三］《顺天府志》：「普济寺俗称高庙，有正德间重修碑。按：今棍贝子府、德贝子府在高庙后身」。《荃督余斋诗注》：「丁巳复辟，兵事多在南城，予故安孥高庙，以避其冲。庙中白海棠高数丈者五六株，花时繁英缀玉，他处所无也。」

［四］《元史·河渠志》：「海子岸上接龙王堂，以石甃其四周。海子一名积水潭。」《燕都游览志》：「积水潭东西亘二里余，南北半之，或因内多植莲，名莲花池。或因水阳有净业寺，名净业湖。内官监向严鱼禁，今稍弛矣。每年三伏日，锦衣卫率御马监官校，浴马湖干，如濯云锦」。《北京岁华记》：「六月十二日，御厩洗马于积水湖，导以红仗，中有数头，锦帕覆之，最后独角青牛至，诸马莫能先也」。《一统志》：「元时既开通惠河，运船直至积水潭。自明初改筑京城，与运河截而为二，积土日高，舟楫不至，是潭之宽广，已非旧观。故今指近德胜桥者为积水潭，稍东南为十刹海，又东南者为莲花泡子。高宗纯皇帝《御制汇通祠诗注》：河流分闸灌输，纡徐［余］潴蓄，④前人经理实善，旗民夹岸而［居］，人烟辐辏，⑤因筑墙为之限制，以禁汙秽。」《顺天府志》：「案：积水潭亦称北湖，元明以来，环湖古迹甚多，附著于后。」《燕都游览志》：

「旧城肖然杰构，云是元时旧址。中作铁沟，昔时以车运水上流者，今尚坚致。寒藓荒苔，遥映林泉翠蒨，殊可凭高吊古。」《帝京景物略》：「立净业寺门（前），目存水南。坐太师圃、晾马厂、镜园、莲花庵、刘茂才园，目存水北，东望之，方园也，宜夕，西望之，漫园、湜园、杨园、王园也。望西山宜朝」。《燕都游览志》：「定国徐公别业，从德胜桥下，右折而入，额曰太师圃。前有一堂，堂后纡折至一沼，地颇疏旷。沼北广榭，后拥全湖，高城如带，堂左右书室，西筑高台，眺望最远，滨湖园为第一。又孝廉刘百世别业，堂三楹，南有广除，眺湖光如镜，故名镜园。下有路委折临湖，门作一台，台下地最卑，眺湖较远，今属冉都尉。从兴德寺折北而西，为莲花庵，疏林朗樾，含吐余清。后一台，瞰湖阳诸寺，若列眉案。邻有火神庙，可眺远。刘茂才园，创三楹，北向，无南荣，东累层级而降，下作朱栏小径。北轩二楹，南有小沼，种莲。北扉当湖，东有书室，上作平台，地居湖中，乃南北最修处，所以独胜。漫园在积水潭东，米仲诏万钟所构，中有阁三层。湜园，太守苗君颖别业，西面望湖。杨园在湜园稍南，杨侍御新创。莲花社有亭，在水关西，今倾圮。虾菜亭在莲花社西，一藩隔之，水部戴大圆建。相国方公园，在水关西。」《春明梦余录》：「元石湖寺在德胜门北湖旁，后为方阁老园。」案：诸园亭及石湖寺俱无考，惟虾菜亭居人颇能言其遗迹，亦与《游览志》所云在水关西者不合。方园在太平庵东，见明崇祯间碑记。《日下旧闻考》谓莲花庵即今地安桥北之火神庙，盖据《游览志》庵邻火神庙语。然相隔辽远，核以《景物略》所言，方址殊未足据。又《元好问集》有《临锦堂记》，为幕府从事刘公子作，云在御苑之西，其地当亦与积水潭相近。《李彰九先生遗稿·游净业湖诗序》：「净业湖在北京德胜门内，周广二里许，围以长隄。沿隄植苇，隄外有沟，狭而深。沟外万柳交阴，凭高下视，若三环相

袭，而平置青铜镜面者也。王小航先生卜居湖之西岸，复起高楼于湖东，登楼可望西山诸胜，故取柳州故事，颜之曰「爽襟」。丁巳中伏，大雨初晴，湖水平阔，鸿春访先生于水东草堂，先生呼弄小舟，相将游湖一匝。诗中景物，皆当时耳目所睹记，无虚构者。湖北净业寺，古刹也，湖由寺得名。」《骨董琐记》：「都中北城三湖，北通玉泉，南达三海，极北曰积水潭，即净业湖，为明代洗马处。湖上汇通寺，⑥乾隆时所建，御碑尚存。寺后一石，高丈许，所谓落星石，实则云头皴皆雕琢而成，或谓石有金星，故名。湖水澄净，夏无蚊蚋，荷盖掩抑，柳条分披，实尘氛中一清凉胜地也。己未十月，桂林梁巨川投水死于此。予居城北时，辄凌晨往吊之。」《畏庐文集》有《净业湖泛舟记》略云：「乙卯八月二十九日，同人觞桐城姚叔节于湖上，招同朱仲我、姚仲实、马通伯集于陈明侯寓斋，臧硐秋病足新愈，徐又铮强之登舟，是日到者十七人，彭翼仲最后至，而座中年最少者则林奏丹、张仰韩也。」《燕京访古录》：「燕京有四水镇，西北德胜门右之积水潭，东北地安门左之后海，西南宣武门西之太平湖，东南崇文门右之泡子河是也。相传此四水各据一隅，名义各殊，金元后建城者为之，其详不可考也。」按：民国五年，梁君巨川济愤国事之日非，自沈〔沉〕于积水潭，学者私谥为□□先生。

〔五〕《顺天府志》：「迤东有太平庵，又东有净业寺，旧为智光寺。又净业寺在德胜门西，寺西为智光寺基址。寺门临水岸，去水尺许。其湖或以寺名为净业湖，即积水潭也。潭之东即德胜门，潭上有汇通祠，旧名镇水观音庵，乾隆二十六年改建，赐今名，高宗御制诗碑立庭中。」

〔六〕《燕都〔京〕访古录》：⑦「积水潭上汇通祠，四周乱石参差，若磴然，石下雕一石螭，长八尺，肩宽二尺二寸。北岸即水关。寺后立石一，层叠如云，相传为陨星所化，高六尺

五寸，下承以石座。石之阳有天然一鸡一狮，鸡左向右走式，狮右向下伏式，石顶高处，另有镌刻一大鸡一大狮，鸡大四寸，居左向右走式，狮大七寸，居右向左卧式，此二鸡狮亦系天生形貌，后有镌刻家加以摹刻，愈觉形象逼真，堪称奇石，俗呼鸡狮石。」

〔七〕　《燕都游览志》：「水关在德胜门西里许，水自〔西〕山经高梁桥来，⑧穴城址而入，有关为之限，下置石螭，迎水倒喷，旁分左右，既噙复吐，淙淙然自螭口中出。」《长安可游记》：「水口为石犀以当之，遏冲突，缓水势也，而庵在其上，曰镇水观音庵。」《顺天府志》：「案：石犀即石螭，《〔日下〕旧闻考》分为二，似误。观音庵旧名法华寺，乾隆间改名汇通祠。祠据高阜，俗名积水潭，水木明瑟，消夏尤宜。」高珩《水关竹枝词》：「德胜门前酒茑铺，漫夸江上有西湖。阿谁更作长堤主，与种垂杨一万株。酒家亭畔唤渔船，万顷玻璃万顷天。便欲过溪东渡去，笙歌直到鼓楼前。」《燕京访古录》：「德胜门内积水潭西大铜井，井泉芳液，有黄铜井口一眼，外方内圆式，四周方八尺八寸，厚八寸，由口至边宽二尺，里口围圆三尺八寸，铜面上镌「大元至顺辛未秋七月，赐雅克特穆尔自用」十七隶字，下镌「铁平章大铜井」六隶字，皆为阴文。」

校勘记：

①　后建高阁　《帝京景物略》卷一「金刚寺条」云：「后立大阁」。据改。
②　倩人笔也　《帝京景物略》卷一「金刚寺条」云：「倩人代笔也」。据改。
③　每一憩寺中　《帝京景物略》卷一「金刚寺」条云：「来憩寺中」。据改。
④　纡徐猪蓄　「徐」应作「余」。据《顺天府志》卷一三改。
⑤　旗民夹岸而人烟辐辏　《顺天府志》卷一三云：「旗民夹岸而居，人烟辐辏」。据改。

⑥ 汇通寺 即汇通祠。

⑦ 《燕都访古录》 「都」当作「京」。即《燕京访古录》。

⑧ 水自山经高梁桥来 《顺天府志》卷一三引《燕都游览志》云：「水自西山经高梁桥来」。据补。

自鼓楼西大街而北，旧鼓楼大街以西，曰清虚观，曰大、小黑虎胡同，曰铸钟厂。[一]稍西曰四位胡同，曰果子观。稍北曰前马厂，曰后马厂。[二]再西曰新开路，曰酱房大院。再北曰小石桥、大石桥，[三]中间曰双寺胡同，[四]曰半壁街，曰八步口，[五]曰别籍胡同，北曰药王庙。大石桥中间有小胡同曰郭家大院，不通行。其北曰东绦儿胡同，其南曰井儿胡同，曰碧峰寺，曰八道湾，《顺天府志》作八条湾。又西即醇贤亲王祠堂，民国以来改祀关岳。又西曰西绦儿胡同，[六]曰铁影壁，《顺天府志》作铁影背胡同。曰扁担胡同，其南曰果子市大街，与西鼓楼大街相接，以达于德胜门。

注：

[一]《顺天府志》：「铸钟厂有碧霞元君庙，又有真武庙。」《春明梦余录》：「华严钟厂在德胜门内，旧铸高二丈余，宽二[一]丈余者，尚有十数仆地上，皆楷书佛经。」《顺天府志》：「案：钟仅存其一，旧悬万寿寺，今移德胜门外觉生寺，俗称大钟寺。」按：周退庵子干作《大钟考》，甚详。

[二] 《长安客话》：『海子桥北，旧有海印寺，宣德四年重建，改名慈恩，今废为厂。』《[日下]旧闻考》：『今海潮寺碑云，海印寺东为广福观，西为海潮寺。又龙华寺碑云，辅碧峰与海印，则今之马公厂，殆即《长安客话》所云寺废为厂者欤。』《顺天府志》：『案：海印寺旧有镜光阁，明人题咏甚夥。《宸垣识略》云海印在广福、海潮之间。①今银锭桥东南沿湖隙地，疑即海印废址，故有镜光阁以临水。若碧峰寺，在今小石桥胡同，与银锭桥相去约二里，[且]前后无水，未可以马家[公]厂证《长安客话》所云也。』②按：王书衡式通先生寓后马厂。

[三] 《顺天府志》：『大石桥有双寺，东曰嘉慈，西曰广济，明成化时建，万历中修，有碑五。』按：大石桥北有小胡同，名双寺胡同。

[四] 《顺天府志》：『小石桥南有碧峰寺。』《万历沈志》：『寺在日中坊，有敕建碑。』案：碧峰寺今或讹作壁峰寺。

[五] 《顺天府志》：『拈花寺，明为护国报恩千佛寺，孝定太后建也。在德胜门北八步口。』《[日下]旧闻考》：『万历九年，明司礼[监]太监冯保承太后命特建，内有诸天阿罗汉铜像。有明碑二：一长沙杨守鲁撰，一安阳乔应春撰，俱番禺[镇阳]林潮书。③雍正十一年敕修，赐名拈花寺。为玉琳琇禅[国]师修，④有御制碑文。』《[日下]旧闻考》：『妙缘观旧为真武庙，明景泰三年扩而新之，赐名妙缘[观]。⑤成化十年修，碑二，俱胡濙撰。又乾隆五年重修(碑)，刑部尚书[侍郎]张照书[碑]。⑥又观中有虚靖真君大道碑，碑阴则[刻]冲元亭书养心百字，[今存]。⑦又寺之南一里有小千佛寺，即吉祥寺。有纪事碑二，一嘉靖丙申顺天府学生马经撰，略云：吉祥寺即元之千佛寺也，在都城坎地金台坊，旧有石刻云元贞丙申建，至宣德癸丑，凡百三十

有八年，因故址而新之，遂为精蓝焉。正统戊午五月敕赐为吉祥寺，而俗犹以千佛寺称之。万历九年，另建千佛寺德胜门北八步口，遂称小千佛寺以别之。」《荃誓余斋诗注》：「鼓楼后拈花寺，明以来大刹也。莲池太师曾为知客，李自成入城累日，寺众闭门禅诵，竟无闻知，至今传戒讲经，宗风不替。」按：拈花寺今尚完好，明清碑均存，有虬松一株，甚偃蹇。

［六］《顺天府志》：「鼓楼西斜街迤南甘石桥有果子市。」《国史·安亲王岳乐传》：「康熙十二年冬，京师有自称三太子朱慈璊者，伪署广德元年，纠众京城内外，举火作乱，擒其党于鼓楼西斜街及灯市口。诘以朱慈璊，云即杨起隆，已遁矣。」《瀛洲道古录》：「元时翰林院以金乌珠第为之。欧阳楚公词「翰林老屋势深雄，犹是金家兀术宫」是也。」《「日下」旧闻考》：「元翰林国史院屡经迁徙，至顺间赐居北中书省旧署。《析津志》称院内古木繁阴，蔚然深樾者是也。其地在凤池坊北，钟楼西。钟楼又在中心阁西，俱见《析津志》。志又云：南省、北省乃金时二税赋宰相之庄，曰南相庄、北相庄。据此，则元之北省，后改翰林院者，为金时北相庄。乌珠亦称北相，可互证也。」《道园学古录》：「鳌峰者，国史院庭中石名也，伯宁御史为仆言：自其先公时，与诸老名胜赋诗者，盖数百篇，今玉堂无本，而御史家具有之。」《析津志》：「玉铉坊在中书省前相近，凤池坊在斜街北。」《芜史》：「冯保之弟佑宅在果子市街南，惠安伯张元善住街北，拜为义父。果市地租从街心分南北，佑怜元善贫，以街南租并归之，且为新其居。又客氏私第在正街迤西，席市街北。魏忠贤亦有第在街南斜对不远。」《顺天府志》：「案：席市街今无考，其地当在后门外，姑附此。」

校勘记：

①海印在广福、海潮之间　《宸垣识略》卷八按云：「海印寺东为广福观，西为海潮寺」。当以《宸垣识略》原文为准。

②马家厂　应作「马公厂」。据《宸垣识略》卷八改。

③俱番禺林潮书　《日下旧闻考》卷五四引《渌水亭杂识》云：「皆镇阳林潮书」。

④玉琳琇禅师　《日下旧闻考》卷五四引《世宗御制拈花寺碑》云：「玉琳琇国师」。

⑤赐名妙缘　应作「赐名妙缘观」。据《日下旧闻考》卷五四引《世宗御制拈花寺碑》改。

⑥刑部尚书张照书　「尚书」应作「侍郎」。据《日下旧闻考》卷五四改。

⑦碑阴则冲元亭书养心百字　《日下旧闻考》卷五四按语云：「碑阴刻冲元亭书养心百字，今存」。据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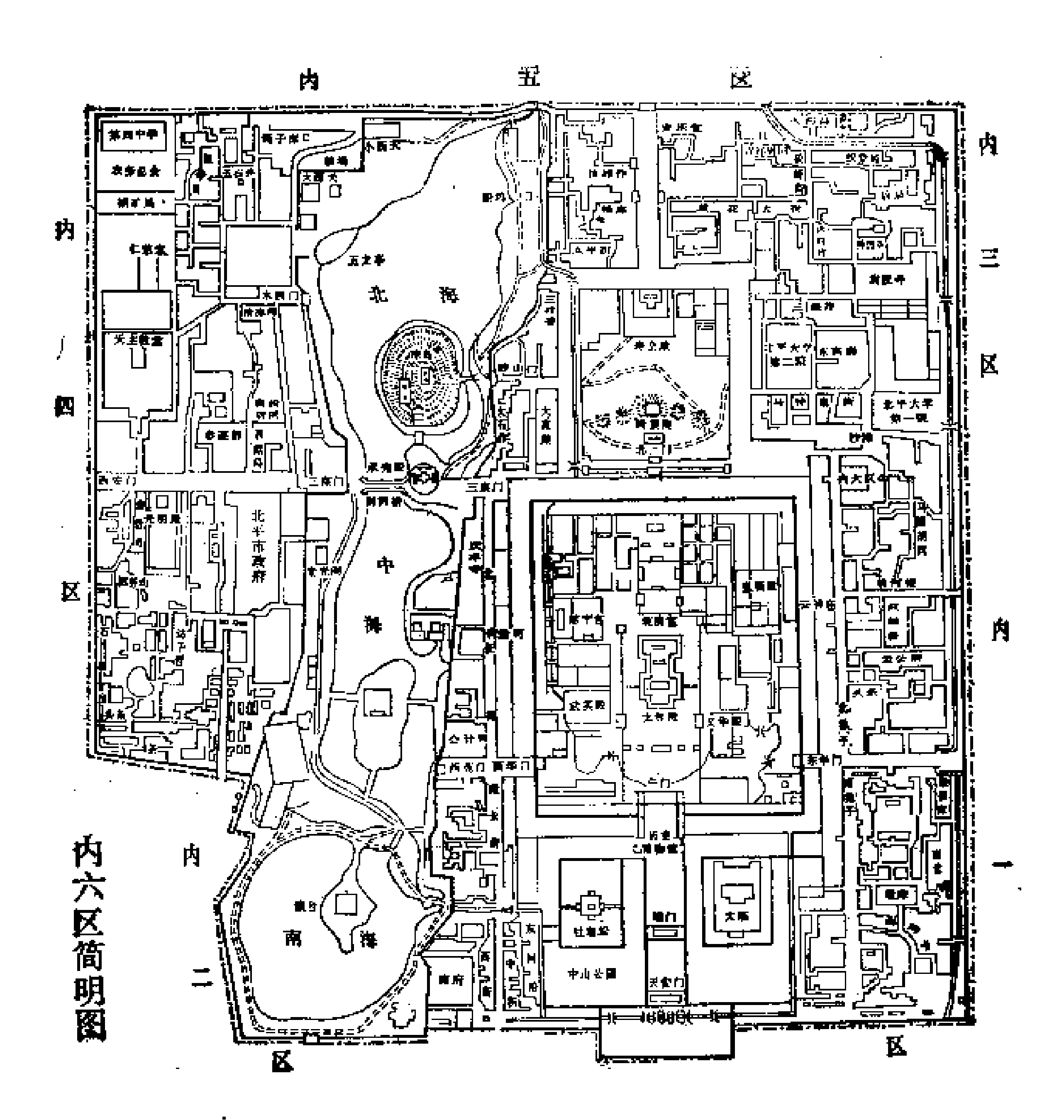
第七章　内六区各街市

昔日皇城（今俱改称黄城）以内，均属内六区管辖区域，宫禁、景山、三海诸处，业已载入第一编，兹不复叙。

天安门之西，皇城之南面，有门三，俗称南豁子。其中额曰南长街，民国元年所新辟也。入门而北，为南长街，又北为北长街。南长街南口之东，曰南花园，〔一〕今已尽为居民。中山公园辟门于是，未开行。稍北曰四条胡同，曰三条胡同，曰二条胡同，曰头条胡同。再北曰大悲院胡同。再北曰真武庙。〔二〕再北曰北河沿，其东为东河沿，今已阑入中山公园内。北河沿之中有桥，曰织女桥，逾桥而北，为南长街之北段。其西为鹿囿，今亦在中山公园内。又北为经租库，今为民有。再北而北向者为关防衙门，〔三〕今改为内六区自治公所，其西即西华门，〔四〕宫禁之西门也。

注：

〔一〕《金鳌退食笔记》：『南花园在西华门迤南，东向，明时曰「灰池」。种植瓜蔬于炕洞



内六区简明图

〔内〕，①烘养新菜，以备春盘荐新之用。立春日进生〔鲜〕萝卜，②名曰「咬春」。本朝改为南花园，杂植花树，凡江宁、苏、松、杭州织造所进盆景，皆付〔浇〕灌〔培〕植。③秋时收养蟋蟀，至灯夜则置之鳌山灯内，乐罢忽闻蛩声自鳌山〔中〕出。④其余杂花奇树，不可名言，按时舁送各宫殿安放。」《春明梦余录》：「西苑门迤南，向东曰灰池。」《芜史》：「宝钞司造草纸，备宫人使用。祖宗时，抄造印板及红印，闻俱在库中。其署左临河，后倚河，有泡稻草池，池中石灰滤渣积成卧象形，名象山。作房七十二间，各具一灶突，名曰七十二凶神。」

〔二〕《日下旧闻考》：「织女桥南真武庙〔中〕有明万历八年《重修宝钞司〔内〕真武庙碑记》，⑤则真武庙即宝钞司故址也。灰池、象山、作房、灶突久废，今其地犹有七十二烟洞之名。」《顺天府志》：「内务府所属掌仪司署在织女桥南。」

〔三〕《顺天府志》：「西华门外南长街，俗称南池子，内务府所属管理三旗纳银庄署在东，署向隶会稽司。雍正元年始设专署于西华门外南长街胡同路东，廨舍三十有五，专掌畿辅各庄岁纳粮银之属。掌内管领关防署在南（署在西华门外路南，廨舍共二十一楹，所属曰官二仓、曰饽饽房、曰酒醋房、曰傢伙仓、曰冰窖、曰恩丰仓），万寿兴隆寺在西，明季兵仗局即在此地。兵仗局设佛堂，内有米汉雯重修碑记。」《明史·职官志》：「兵仗局掌印太监一员，签理掌〔提督军〕器库太监一员，⑥管理、金书、掌司、写字、监工无定员，掌制造军器。火药司属之。康熙二十九〔三十九〕年敕改为万寿兴隆寺，⑦其殿额皆圣祖御书，又有墨刻心经宝塔一轴。」

〔四〕《香祖笔记》：「米紫来汉雯迁侍讲，赐第西华门。」《茶余客话》：「张文端英以谕德赐第西华门后，蒋杨孙、查声山皆赐第西华门内。」

校勘记：

① 种植瓜蔬于坑洞　《金鳌退食笔记》卷下《南花园》条原作云：「种植瓜蔬于坑洞内」。据补。

② 立春日进生萝卜　「生」原作「鲜」。据《金鳌退食笔记》卷下《南花园》条改。

③ 皆付灌植　《金鳌退食笔记》卷下《南花园》条曰：「皆付浇灌培植」。

④ 乐罢忽闻蛩声自鳌山出　《金鳌退食笔记》卷下《南花园》条原作：「奏乐既罢，忽闻蛩声自鳌山中出」。据改。

⑤ 织女桥南真武庙有明万历八年重修宝钞司真武庙碑记　《日下旧闻考》卷四一云：「织女桥南真武庙中有明万历八年重修宝钞司内真武庙碑记」。据补。

⑥ 签理掌器库太监一员　《明史·职官志》《八局》条原作：「提督军器库太监一员」。据改。

⑦ 康熙二十九年　「二」应作「三」，即康熙三十九年。据《日下旧闻考》卷四一「按语」改。

南长街之西，南曰猪肉下坡，今改为西大街。又西曰昇平署，[一] 今为华北大学。稍北曰后铁门，再北曰大烟筒胡同，今改为大宴乐胡同。曰土地庙。再北曰西大街。再北即织女桥，曰北河沿，律师公会在焉。又北曰苦水井，曰九道湾，曰百子门，曰甜水井，曰玉钵庙，[二] 曰良家胡同，曰槐树院，稍东曰东大坑。又北曰黄羊胡同，曰灵官庙，亦曰老爷庙，昔李君释戡宣倜寓于是，有海棠二株，甚茂，故李君自称曰双棠馆主，今为中美文化办事处。又北曰羊圈。再北即西苑门，与西华门东西相对。

注：

〔一〕《鞠部丛谈校补》：『南府本为吴驸马府第，后改为昇平署，习俗相沿，仍呼南府也。升平署总管一人，首领四人，所部太监并能演剧，但以时唱宴差一出而已。南巡后，伶人始得供奉，乃增外学首领二人。旧有之四首领，则别其名为内学首领，并隶于总管，于是太监伶人同时供奉矣。然伶人不住府中，杂居于邻近之官房，每人例得挈眷占官房三间，领十名之口粮及钱粮〔银〕四两。嘉庆中，有首领号王拐棍者，最得宠，以事得罪宣宗，及帝即位，乃革去首领，自是而后，无外学首领矣。同治以还，伶人多移居南城，官房则为总管据为己有，或以出赁，每年随意给原主税金若干，伶人莫敢与较也。』

〔二〕《〔日下〕旧闻考》：『御用监〔废〕，〔其旧址〕今为玉钵庵，即明真武庙。〔西〕南有关帝庙，①为御用监南库旧址，亦有碑。』《人海记》：『西华门外西南一里许，明御用监在焉。又南数十步为真武殿，庭前有老桧一株，下有元时玉酒海，承以石床。』《顺天府志》：『玉钵庵康熙五十年重建，〔殿前有〕玉瓮，（得名）〔因以名庵〕。②乾隆十年移玉瓮置承光殿。』《芜史》：『自西上北门过西上南门，则御用监也。』《明史·职官志》：『御用监掌印太监一员，里外监把总二员，典簿掌司写字监工无定员。凡御前所用围屏、床榻诸木器及紫檀、象牙、乌木螺甸诸玩器皆造办之』。《水部备考》：『御用监承造五色雕填剔漆龙床、顶架、袍匣、服橱、宝箱及坛庙供器，上用兜罗绒袍、应用鱼牙杯箸〔柘茨〕，③安置各宫床柜、膳桌、天灯、万寿灯、日月仙灯』。曹日瑛《重修真武庙（碑）记》略云：『〔紫禁城〕西华门外西南里许，④乃前明御用监旧址也。房舍尽为〔军〕民〔所〕居，⑤惟真武庙存焉。殿前有古玉钵一口，大可容二十石，山龙海马，云容水态，备极雕镂之巧。且露处庭中，久历年所，沐日月之精华，经风雨之嘘润，斑斓光彩，夺人

心目。以故文人墨士时共访观，忆余于嚗［像］直之暇，⑥亦曾摩挲数匝，徘徊久之，深叹有器如此而竟散置于禁近之地也。辛丑春，僧生［性］福过访，⑦云住此二十六年，一瓦一木，咸出行乞。至康熙五十年，庀材鸠工，重建真武殿三楹。复建前殿三楹，供康熙［大士］像，⑧移玉钵于座下，叠石为小山，贮水于玉钵，以示普陀南海之意。左右增修僧［禅］堂各三楹。⑨虽殿宇无多，而钟鼓不缺。更喜落成之日，适值今上御极六十年，甲历初周，香灯佛火，朝夕讽礼，仰祝我朝宝历万年之盛。」《顺天府志》：「乾隆十六年重建是庵，别制石钵，以存旧名。」《芜史》：「石作阁又西曰乾明门，迤南曰兵仗局，每年七月兼供乞巧针，亦称小御用监，曰旧监库，曰尚膳外监，曰甜食房，造虎眼糖松饼，曰西上北门，东则西下马门矣。」《顺天府志》：「今街西兴隆寺，即明兵仗局佛堂，其西直房旧监库、尚膳外监、甜食房，皆当在北长街，遗迹俱无考。吴长元称，今玉钵庵西关帝庙为旧监库余址，盖误以御用监为旧监库也。关帝庙在西华门外西南，与《芜史》所称西上北门之北者不合。」《明史》：「永乐二十二年十二月，作观天台于禁中。」《芜史》：「御用监又南向西则银作局也。再南，过桥曰灵台，亦有观象台，铜铸浑天仪，以测星度、观云气。其占候书曰《观象玩占》、《流星撮要》等［书］，皆抄录［写］腾授［受］，不敢传布于世。⑩教法极严，比司礼监书堂较胜。每年（历样）造历，皆灵台、钦天监［公］同［经］管。」⑪《顺天府志》：「灵台明遗址，在织女桥南，今尚存，俗称观星台」。《顺天府志》：「明《嘉靖癸丑修南库碑记》：御用监初立为行在作房，次改御用司，宣德朝更为监，各库作，东则外库大库，西则花房库作、南库冰窨［窨］，左右四作：曰木漆，曰碾玉，曰灯作，曰佛作。按：油漆作疑即明漆作遗址，余诸作当亦在御用监左右。」《［日下］旧闻考》：「以冰窨为

御用监之冰窨［窖］恐误。」按：玉钵庵今尚存。兴隆寺在北长街，当即《顺天府志》所云明兵仗局佛堂之地，与此地无涉，各库作今均无可考。地安门内之油漆作，与此无关。

校勘记：

① 御用监今为玉钵庵，即明真武庙，南有关帝庙《日下旧闻考》卷四一原作「御用监废，其旧址今为玉钵庵，即明真武庙，西南有关帝庙」。据改。

② 以玉瓮得名 《日下旧闻考》卷四一按云：「俗称为玉钵，因以名庵」。《顺天府志》卷一六原作云：「殿前有玉瓮，因以名庵」。据改。

③ 应用鱼牙杯箸 「杯箸」原作「柘炎」。据《日下旧闻考》卷四一引《水部备考》改。

④ 西华门外西南里许 原作云：「紫禁城西华门外西南里许」。据《日下旧闻考》卷四一引《重修真武庙碑记略》补改。

⑤ 房舍尽为民居 《日下旧闻考》卷四一云：「房舍尽为军民所居」。据改。

⑥ 曝置 「曝」当作「儤」。据《日下旧闻考》卷四一引《重修真武庙记略》改。

⑦ 僧生福 「生」当作「性」，《日下旧闻考》卷四一引《重修真武庙记略》原作「僧性福」。据改。

⑧ 供康熙像 原作「供大士像」。据《日下旧闻考》卷四一《重修真武庙记略》改。

⑨ 僧堂 「僧」当作「禅」，《日下旧闻考》卷四一引《重修真武庙记略》原作「左右增修禅堂各三楹」。据改。

⑩ 皆抄录誊授 《明宫史·木集》原作：「皆抄写授受，不敢传布于世」。据改。

⑪ 每年历祥造历，皆灵台、钦天监同管 《明宫史·木集》原作云：「每年造历，系灵台、钦天监公同经管」。据改。

自南长街而北，过西华门与西苑门之间为北长街，［一］其东为都虞司署，［二］为营造司署，［三］为房租库，［四］今俱改为民居。稍北为福佑寺，［五］今为班禅驻

平办公处。其西为奉宸苑，［六］苑之东有小胡同曰木椅子，稍北曰牛儿胡同，均不通行。又北曰会计司胡同。［七］又北曰静默寺，［八］曰乔道士庙。又北曰雷神庙，［九］今为教育会。其北小胡同原曰雷神庙夹道，今改为教育会夹道。又北曰乔道士庙。又北曰前宅胡同、后宅胡同，曰兴隆寺，曰庆丰司，［十］今改为三时学会，以讲佛学。又北曰兴隆胡同。再北曰关家胡同。再北为慎刑司，［十一］今为巡警分驻所。再北即东三座门，［十二］为东往神武门，西接金鳌玉蝀桥之孔道。

注：

［一］《今白华堂诗钞·大庾师晋陟端揆招过其寓邸诗》自注：『公赐第在西华门外北池子』。《程侍郎遗集》：『时余寓西华门外，入直退直，必过金鳌玉蝀。』《内务府册》：『乾隆三十八年，创置活字版，锡名聚珍，置局西华门外北长街之东，排印各书。』《涌幢小品》：『余过西华门，马足恰恰有声，俯视见石骨黑，南北可数十丈，此真龙过脉处。』

［二］《顺天府志》：『都虞司署在西华门外路北，南向，五重，廨舍共四十间。其东为箭亭，内务［府］大臣挑甲验看于此。①都虞掌升補武职咨行俸饷及供应畋渔等事，初名尚膳监。顺治十八年，改为采捕衙门，康熙十六年，改今名。』

［三］《顺天府志》：『内务府所属营造司署，［在西华门外北长街，西向］，②大堂五楹，二堂后有鲁班殿，前后凡四重，廨舍共七十间，掌理工作，兼司薪炭。初名惜薪司，顺治十八年，

改为内工部，康熙十六年，改今名。管辖番役处，雍正四年奉命［遵旨］设立。③旧署在东华门外南池子，乾隆三十六年移建西华门外长街之北。西向，廨舍共三十九间。其番役专隶内府，捕缉各案暨逃走太监等，由三旗人选充，属慎刑司。」

［四］《顺天府志》：「内务府营造司所属官房租库在东。」

［五］《［日下］旧闻考》：「福佑寺在［西华门北街］东，④雍正元年建，正殿奉圣祖仁皇帝大成功德佛牌，东案陈设御制文集，西设宝座。大门外有东西二坊，皆世祖御书。」《癸巳存稿》：「伏读圣祖御制文集，康熙六十年谕，令王大臣等为朕御极六十年，奏请庆贺行礼，钦维［惟］世祖章皇帝，因朕幼年时未经出痘，令保姆护视于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此朕六十年来抱歉之处。孝陵告祭文云，伏念臣昔在冲龄时防出痘，遂令［依］保姆居于禁外，⑤父母膝下未承一日之欢，此臣六十年来深疚负歉者也，故正月初七日、二月十一日因念忌辰之前，庆贺皆不敢受。圣制文如右。今西华门福佑寺，传为雨神庙，实梵宇也。后殿奉神牌，书「圣祖仁皇帝大成功德佛」九字，背面书圣制五律一首。其寺本为当日保姆护御之邸，见《恩福堂笔记》，当由内（务）府记载与圣制禁外文合，《日下旧闻考》不记其所由耳。」

［六］《顺天府志》：「奉宸苑署在西华门外，西苑门之旁，廨舍十有五楹，总理苑囿、河道、稻田之属，初隶尚膳监，⑥康熙二十五年设奉宸苑，铸给印信。」《会典》：「奉宸苑兼管苑事大臣，特简，无定员。卿二人，掌苑囿之政，所属郎中二人，员外郎四人，主事一人，分管苑囿诸事，笔帖式十有六人。南苑郎中一人，员外郎二人，主事一人。畅春园郎中一人。圆明园兼管大臣，［特简］，无定员。⑦协理二人，或郎中或员外郎，主事一人。清漪园兼管大臣，［特简］，

无定员。⑧员外郎一人。静宜园员外郎一人。苑丞共四十五人。苑副六十九人，库掌一人，笔帖式三十九人，分置禁苑，各备典守。」

〔七〕《顺天府志》：「会计司署东向，前后五重，廨舍共四十五间。掌内府户口、地亩、征收庄粮等事，初名内官监，顺治十七年，改宣徽院，康熙十六年，改今名。」

〔八〕《顺天府志》：「福佑寺南有静默寺。寺为明季关帝庙旧处，康熙五十二年重建，寺门有敕建静默寺额。」

〔九〕《顺天府志》：「昭显庙在兴隆寺南，雍正十年敕建，以祀雷神。」

〔十〕《顺天府志》：「庆丰司署东向，廨舍共二十三间，掌牛羊厩暨口外牧群，所属有南苑鹿圈村牛圈、槐房村经板库、南海淀各牛圈、丰台羊圈。」《〔日下〕旧闻考》：「庆丰司所属各圈牛羊，皆大内所用，其牺牲所喂养牛只为祭祀之需，向隶太常寺，乾隆二十六年奉旨简总管内务府大臣一员值年经理，每岁派内（务）府司员〔二〕专司其事，以昭敬慎。」

〔十一〕《顺天府志》：「慎刑司署东向，前后三重，廨舍共五十三间，掌内府之刑罚。初名尚方司，顺治十二年，改为尚方院，康熙十六年，改今名。」

〔十二〕《顺天府志》：「北长街俗称北池子，西北有三座门，明之乾明门也。迤西为承光殿，又西为金鳌玉蝀桥。」

校勘记：

① 内务大臣　「务」当作「府」，即「内府大臣」。据《日下旧闻考》卷七一引《内务府册》改。

② 内务府所属营造司署，大堂五楹　《日下旧闻考》卷七一引《内务府册》原作：「内务府所属营造司署在西

华门外北长街，西向，大堂五楹」。据补。

③ 雍正四年奉命设立 「奉命」应作「遵旨」。据《日下旧闻考》卷七一引《内务府册》改。

④ 福佑寺在东 《日下旧闻考》卷七一引《大清一统志》原作：「福佑寺在西华门北街东」。据补。

⑤ 遂令保姆居于禁外 「令」当作「依」。据《光绪顺天府志》引《癸巳存稿》改。

⑥ 尚膳监 《顺天府志》卷七云「尚膳监」，而《日下旧闻考》卷七一引《内务府册》云「尚膳处」。录此待考。

⑦ 圆明园兼管大臣，无定员 《日下旧闻考》卷七一云：「圆明园兼管大臣，特简，无定员」。据补。

⑧ 清漪园兼管大臣，无定员 同上文亦应改作「清漪园兼管大臣，特简，无定员」。

过东三座门，经团城，越金鳌玉蝀桥而西，为西三座门。出门为西安门内大街，［一］街之南为国务院，旧为蚕池口，［二］嗣改名集灵囿，宣统间建摄政王府，民国肇建，改为国务院。徐总统时改为总统府。段合肥执政，海陆军两部居之，今为河北省政府。院之西曰新开路胡同，其后有小胡同曰后胡同。再西曰永佑庙，［三］今为秀贞女学校。又西曰光明殿，《顺天府志》作光明殿胡同，俗又呼为大光明殿。［四］又西有大楼，军队驻焉。又西为借薪司胡同，［五］其西有小胡同曰西岔，稍北曰桃枝胡同。再北曰土地庙。再北曰槐树胡同。再北曰图样山，［六］即明代兔儿山之转音。再北曰朝阳洞，曰后大坑，今改为厚达里。曰石版［板］房，曰炭厂，［七］曰头条、二条、三条胡同，以达于皇城之南面。后大坑之东曰达子营，曰小菜园，曰井儿

胡同，曰西椅子胡同、东椅子胡同，再东为府右街，北与新开路胡同相接，南达于皇城南之豁子。在府右街西首各胡同，在北曰电灯公所，不通行。稍南曰盔头作，曰妞妞房，曰三眼井，曰饽饽房，曰枣林街。饽饽房之西曰转马台，今改为兴羊巷。曰观音堂。再西即与头、二、三条胡同相接。

注：

〔一〕《寄园寄所寄》：「康熙辛酉，都城西安门内有内监治宅掘地，误发古墓，中有瓦[illegible]一，瓦罂一。墓石二方，广各一尺二寸，一刻卞氏墓志四字，环列十二辰相，皆兽首人身；一刻墓志铭，题曰《大唐故濮阳卞氏墓志铭》，文曰：贞元十五年，岁次己卯七月，癸卯朔，夫人寝疾，卒于幽州蓟县蓟北方，以其年权窆于幽州幽都东北五里礼贤乡之原。」

〔二〕《日下旧闻考》：「三座门街南曰蚕池，有云机庙，久废。明时宫人织锦之所。又蚕池口内西为天主堂，又西苑东北隅有蚕坛，东南为亲蚕殿，又有具服殿、斋宫及蚕室、茧馆，皆近仁寿宫，明世宗所始建者也。」《金鳌退食笔记》：「亲蚕殿在万寿宫西南，有斋宫、具服殿、蚕室、茧馆，皆如古制。」《明典礼志》：「嘉靖九年，筑亲蚕坛于安定门外。礼部言，皇后出郊亲蚕不便。十年三月，改筑坛于西苑仁寿宫侧。坛高二尺六寸，四出陛，广六尺四寸。东为采桑坛，方一丈四尺，高二尺四寸，三出陛，铺甃如坛制。台之左右树以桑，东为具服殿，殿北为蚕室。又为从室，以居蚕妇，设蚕官署于宫左，置蚕官令一员，丞二员，择内臣谨恪者为之。十四年，皇后亲蚕于内苑。」《〔日下〕旧闻考》：「明时先蚕坛在仁寿宫侧，已废。」蔡（文）升〔元〕《纪恩集》①

有《居蚕池养疾恭纪诗》。」《茶余客话》：「虞山蒋文肃廷锡，以庶吉士侍直内廷，赐第西华门蚕池西，御题扁曰「揖翠堂」。」

〔三〕《顺天府志》：「永佑庙在蚕池口内草厂西，庙祀城隍神，雍正九年建，庙西为大光明殿。」《金鳌退食笔记》：「万寿宫在西安门〔内〕迤南，②大光明殿之东，明成祖潜邸也。或曰即旧仁寿宫。明世宗晚年爱静，常居西内。今朱垣隙地，杂居内务〔府〕人役，③间艺黍稷及堆官柴草，南曰草厂，北曰柴阑。」《荃督余斋诗注》：「瀛台西内，本明世宗玄修之所。」按：永佑庙在国务院之西，是该地确为当日之蚕池口，亦即明代之亲蚕坛地，惟仁寿宫或云即万寿宫，在大光明殿之东。又《日下旧闻考》云：先蚕坛在仁寿宫侧，则仁寿宫当在西苑之西北。《顺天府志》所云西苑东北隅者，殆误。

又按：蒋景祺《瑶华集》云，机庙故基，当时有毛家湾、巧机营等名，今俱无考。

〔四〕《日下旧闻考》：「光明殿明万寿宫，嘉靖间建大光明殿，本朝雍正十一年修，乾隆四十八年〔三十八年〕重修。④殿内奉玉皇。又太极殿内奉三清四御，又天元阁内奉斗母后土宝月光元君，其太极殿两旁添建〔日〕三星殿、三星〔皇〕殿、慈佑殿、慈济殿，后有方丈三，亦〔皆本朝〕添建。⑤又迤南为拜斗殿，本称寿明殿，乾隆三十九年修，殿基二重，高丈余，殿三楹，中奉斗姆，今其地亦称拜斗殿。」《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十六年，大光明殿工成。」《金鳌退食笔记》：「大光明殿在西安门内万寿宫遗址之西，地极厂〔敞〕豁，⑥中祀上帝。相传明世宗与陶真人讲内丹于此，即大玄都也。今仍设内监道士守之。顺治十八年正月，世宗章皇帝升遐，顾命大臣索尼、鳌拜、苏克萨哈辅政，⑦共来焚香盟心于此。各衙门亦次第设誓，余赐第在左侧。」

《江村集》有《赐居西苑自城北移家诗》。《茶余客话》：「高江村以侍讲赐第西华门，其先以詹事主簿赐第。」《啸亭续录》：「汤敦甫金钊官词林时，寓光明殿左廊房，授读蒙童，无异冬烘。」《西河诗话》：「旧西内有大光明殿，亦曰圆殿，是明世宗炼真处。」

[五]《顺天府志》：「惜薪司胡同有土地庙，迤南歧路曰西义[叉]口，⑧又南曰倒堂，有双节寺。」《[日下]旧闻考》：「寺为明惜薪司太监所立，其地称惜薪司胡同，西安门内街南之极西地。寺内有钟一，正德元年造，上铸惜薪司佛堂字。」《明史·职官志》：「惜薪司掌印一员，总理佥书、掌道、掌司、写字监工，及外厂、北厂、南厂、新南厂、新西厂各设佥书监工，俱无定员，掌所用薪炭之事。」《芜史》：「南曰惜薪司，正西则西安门也。惜薪司管宫中所用柴炭及三十四衔[衙]门、山陵等[处]内官柴炭。」⑨《金鳌退食笔记》：「我朝悉除明制，惟内廷柴炭于此关支，荆篚亦不刷红土。」《明武宗实录》：「正德三年八月，司礼监刘瑾传旨，改惜薪司外薪厂为办事厂，营府旧仓地为内办事厂。京师谓之内行厂，比东、西二厂尤酷烈。」

[六] 兔儿山、旋磨台，俗名[讹]转马台。⑩《春明梦余录》引《明宫殿额名》作旋波台。《[日下]旧闻考》引为旋坡台。《钤山堂集》：「小山在仁寿宫西，入清虚门，磴道盘屈，甃甓皆肖山[小]龙文，⑪叠石为峰，巉岩森耸，元氏故物也。」《顺天府志》：「案：旋磨台，嘉靖二十八年更名仙台。」《明英宗实录》：「天顺四年作西苑亭轩成，苑中蓬莱山顶有广寒殿，金所筑也。西南有小山，亦建殿其上，规制尤巧，元所筑也。」《顺天府志》按：「蓬莱山即万岁山，西南之小山，疑即兔儿山。明时为重九登高之地。」《明宫史》：「旋波台即兔儿山显扬殿也」。《群玉楼稿·李默游西内记》：「缘堤稍南，树益密，林端望见昭光殿，常侍曰此兔儿山也。」按：宫史作显扬殿，微

异。《金鳌退食笔记》：『兔儿山⑫在瀛台之西。由大光明殿南行，叠石为山，穴山为洞，东西分径，行〔纡〕折至顶，⑬殿曰清虚，俯瞰都城，历历可见。砌下暗设铜瓮，灌水注池。池前玉盆内作盘龙，昂首而起，激水从盆底一窍转出龙吻，分入小洞，复由殿侧九曲注池中。乔松数株参立，古藤萦绕，悬萝下垂，池边多立奇石。一名小山子，又〔曰〕小蓬莱。其前为曲流观，甃石引水，作九曲流觞，皆雕琢奇异，布置神巧。明嘉靖时，复葺鉴戒亭，取殷鉴之义。又南为瑶景、翠林二亭，古林延翳，奇石错立，架石梁通东西两池。南北二梁之间曰旋磨台，螺盘而上，其巅有甃，皆陶埏云龙之象，相传世宗礼斗于此。台下周以深堑，梁上玉石栏柱，御道凿团龙，至今坚完如故。老监云：「明时重九，或幸万岁山，或幸兔儿山清虚殿登高，宫监〔眷〕内臣皆著〔着〕重阳景菊花补服，⑭吃迎霜兔菊花酒」。』《西河诗话》：『曾见山东徐登瀛一诗，其颔句云：「结客曾回梁父辙，求仙不上堆儿山。」人不识堆儿山所出，后予入都，相传旧西内有大光明殿，前有假山𡽱岌，名兔儿山，即世宗焚𤆍瞻斗之地，则意兔儿者堆儿之误。前有旋磨台，如鳌带围绕，由庳而高，逐步渐登，恍履平地。旧时高尽处犹蕉心中凸，耸以重台，今亦亡矣。老宫监住此者云，客魏时，宫人忤意者，安置此地，死相枕藉，洞中骨发秽积。此又在《酌中志》之外者。第缔构过凿，洞必双穿，峰不单峙，则宫殿规制，与外稍除耳。』张江裁《兔儿山记》：『余旅北平久，尝读《戴褐夫先生文集》中《兔儿山记》云，山在西安门内光明殿之右，山上有红亭，明世宗好道术，尝修炼于此。每岁九月九日，在亭中食迎霜兔。余以为此山必尚在此间。然问之都人，竟无知者。未几，余于西安门内府右街之侧得光明殿，为明季所建，今改为培根女学校，有废阁一，榱桷翼张，丹缋宛然，犹宫禁遗制。殿以外皆民居，仍不见有山也。一日，有友人来寓云：徙居图样

山，余聆其音，与兔儿山相似，亟往访之，则适当光明殿右，乃悟所谓兔儿山者，不知何时划去。今所称图样山，即此山耳。余周览近地，无他寺观，无二百年以上之古树，而废地甚多，有巨石若杵，若甑，若象鼻，若龙之半身，皆委置荆莽间，盖当时山上红亭中物，无可疑矣。先生游此山时，在康熙十四年，山中故物，经鼎革之后，尚未尽摧剥。今读其游记，若有不胜痛惜之意，岂知阅时未久，并此山亦无存耶！山犹不能久存，而谓安重不如此山者，尚可望长留于人世哉」（下略）。

「七」《芜史》：「宫中用炭，皆易州产。按尺寸锯截，编小圆荆筐，用黄土刷筐盛之，名曰红箩炭。顺天府岁贡糯米十五石一斗，永平府岁贡红枣一万五千五百七十斤，于红箩厂交纳，厂中香匠制香饼鲁炭，造将军等像，高三尺许，名曰彩妆。腊月二十四日安宫殿中旁，次年二月仍归本司。」

校勘记：

① 蔡文升　《京师坊巷志稿》卷上「蚕池口」条原作「蔡升元」。据改。

② 万寿宫在西安门迤南　《金鳌退食笔记》卷下「万寿宫」条云：「万寿宫在西安门内迤南」。据改。

③ 杂居内务人役　「务」原作「府」。据《金鳌退食笔记》卷下「万寿宫」条改。

④ 乾隆四十八年重修　《日下旧闻考》卷四二按语云：「乾隆三十八年重修」。

⑤ 三星殿　此处「星」当作「皇」。《日下旧闻考》卷四二按语云：「其太极殿两旁曰三星殿、三皇殿、慈佑殿、慈济殿，后有方丈三，皆本朝添建」。据改。

⑥ 地极厂谿　「厂」应作「敞」。据《金鳌退食笔记》卷下「大光明殿条」改。

⑦ 顾命大臣索尼、鳌拜、苏克萨哈辅政　辅政顾命大臣除以上三人外还有遏必隆。

⑧ 西义门 「义」当作「叉」。据《顺天府志》卷一三改。

⑨ 二十四街门、山陵等 《顺天府志》卷一三云：「二十四衙门、山陵等处……」。据改。

⑩ 俗名转马台 「名」当作「讹」，见《京师坊巷志稿》。

⑪ 甃甓皆肖山龙文 《京师坊巷志稿》卷上原作：「甃甓皆肖小龙文」。据改。

⑫ 兔儿山 《金鳌退食笔记》「兔园山条」作「兔园山」。

⑬ 行折至顶 《金鳌退食笔记》「兔园山条」云「纡折至顶」。据改。

⑭ 宫监内臣皆著重阳菊花补服 「监」原作「眷」，「著」原作「着」。据《金鳌退食笔记》「兔园山」条改。

西安门大街路北，参谋部在焉，今为警备司令部。其东胡同曰酒醋局，[一]又东曰养蜂夹道，[二]中间有小胡同曰扁担胡同，再东曰小马圈，其南曰上驷院，均为明玉熙宫旧址。[三]今其北为红十字会医院，其西空地建为国立图书馆，尚未落成。小马圈之北为北海之水西门，其西为清凉庵。庵之北，西曰四棵槐，北曰剪子巷。又北曰旃檀寺，[四]光绪庚子毁于兵，最古之旃檀佛已失去，清末建为禁卫军，今仍更迭为驻军之所。参谋部之西曰真如镜，[五]又西曰刘蓝塑胡同，[六]再西曰西什库，[七]法国天主教堂在其北。又北曰仁慈堂，又北曰陆军部硝磺库，又北有农务学校、第四中学，又北曰财政部铁库，又北即皇城之西北隅。天主教堂以东曰西什库夹道，槐柳阴森，地极幽寂。刘蓝塑胡同之北曰草岚子，又北曰川堂门，曰天庆宫，曰口袋

胡同，曰牛圈。又北曰保守学，又北曰毛窝胡同，又北即禁卫军操场，又北曰妞妞房，曰麻花胡同，曰当铺胡同，曰菜院，曰西街，曰盒子胡同，曰杨家大院，曰盾库，稍东曰赃罚库，［七］今改为永祥里。曰北炭厂，自西街而东曰南炭厂。又东曰虎城，［八］稍南曰佛仓胡同，今改为府藏街，稍北曰玉石井。又北曰绳子库，其东为操场，［九］上年法人购其地建道明大学，未久而废。

注：

［一］《金鳌退食笔记》：「西酒房、西花房、牲口房、旧虎城皆在棂星门西北，今尽废。」《［日下］旧闻考》：「酒醋局巷内有真武殿，至今称为酒房，盖即西酒房旧址」。柯凤孙《蓼阁诗存》：「西安门外酒醋局为立山故宅。」

［二］《顺天府志》：「羊房夹道俗讹为养蜂夹道。」《［日下］旧闻考》：「延寿庵在羊房夹道路西，明司礼监经厂之佛堂也。」《大政记》：「正德八年五月，诏建延寿僧寺堂释殿於西内经厂。」《明史·职官志》：「司礼监提督太监一员，掌司太监一员，秉笔太监、随堂太监、书籍名画等库掌司、内书堂掌司、六科廊掌司、典簿无定员。提督掌督理皇城内一应仪礼刑名，及钤［钤］束长随、①当差、听事各役，关防门禁，催督供应等事。掌印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硃，掌司各掌所司，典簿典记章奏出纳号簿。」《日下旧闻考》：「延寿庵在羊房夹道路西」，「②有钟一，嘉靖六年制，上铸延寿庵及内府安乐堂佛堂永远供奉等

字，其院墙南面有康熙中重修碑记。庵西即经板库。」《芜史》：「由金海桥玉熙宫迤西，曰棂星门，迤北曰羊房夹道，牲口房、虎房在焉，内安乐堂在焉。凡宫人病老或有罪，先发此处，待年久再发外之浣衣局。成化间，万贵妃专宠，孝穆纪皇后托疾居此，诞孝宗。牲口房收育异兽珍禽，有虎城、羊城。」《春明梦余录》：「羊房夹道旧有贞庆殿，万历三十一年八月拆去，为大山子工所用。」案：大山子即万岁山。

〔三〕《顺天府志》：「西安门大街东为金鳌玉蝀桥，南为西苑福华门，北为阳泽门，门内傍北海，地名小马圈。」《芜史》：「金海桥之北，河之西岸，向南曰玉熙宫，神庙于此选近侍三百余员学宫戏。」《金鳌退食笔记》：「玉熙宫在西安门里街北，金鳌玉蝀桥之西，明世宗嘉靖四十年十一月辛亥，万寿宫灾，暂御玉熙宫。神宗时，选近侍三百余名，于玉熙宫学习官戏。岁时陞座，则承应之，各有院本，如盛世新声、雍熙乐府、词林摘艳等词。又有玉娥儿词，京师人尚能歌之，名御制四锦。他如「过锦」之戏，约有百回，每回十余人不拘，浓淡相间，雅俗并陈。又如杂剧古事之类，各有引旗一对，鼓吹送上。所扮备极世间骗局俗态，并拙妇騃男，及市井商贾、刁赖词讼、杂耍诸项。盖欲深宫九重之中，广识见，博聪明，顺天时，恤民隐也。「水嬉」之制，用轻木雕成海外诸国及先贤文武男女之像，约高二尺，彩画如生，有臀无足而底平，下安卯笱〔榫〕，用竹板承之。设方〔木〕池，③贮水令满，取鱼虾萍藻实其中，隔以纱障，运机之人，皆在障内游移转动。一人鸣金宣白题目，代为问答。惟暑天白昼作之，以销长夏。明愍帝每宴玉熙殿〔宫〕，④作过锦、水嬉之戏。一日，宴次报至，汴梁失守，亲藩被害，遂大恸而罢，自是不复幸玉熙宫矣。康熙〔三〕十〔三〕年五月，⑤于此设席殿，停仁孝皇后梓宫，集百官举哀。今改为内厩，豢

养御马。又土谷坛在阳泽门外西南数十步。明嘉靖中［年间］因给事［中］王玑言，⑥建坛于此，今废。《梅郇诗》：先皇驾幸玉熙宫，凤纸签［金］名唤乐工。⑦苑内水嬉金傀儡，殿头过锦玉铃珑。一自中原盛豺虎，嫚阁才人罢歌舞。即咏此。东墉有琵琶，命小吟蝉，上镌［玉熙宫］三字」。《芜史》：「大藏经厂，司礼监之经厂也」。《金鳌退食笔记》：「大藏经厂，在玉熙宫遗址之西，贮经书典籍及释藏诸经，今仍旧制。」《燕都游览志》：「藏经厂碑记言，厂隶司礼监，写印上用书籍，造制勅龙笺，库则堆贮经史文籍、三教番汉经典及御制御书诗文印板。建自正统甲子，历嘉靖戊午，世宗造元都宫殿，将本厂大门拆占。隆庆改元，元都拆毁，其后内监展拓旧基，重加修饬。始万历二年二月，落成于五月。」《顺天府志》：「案：库今废，其地尚仍旧名。」

［四］《顺天府志》：「旃檀寺即宏仁寺。」《［日下］旧闻考》：「宏仁寺在太液池西南岸，地最爽朗，即明清馥殿旧址。康熙四年［五年］改建为寺，⑧有御制碑记。寺前建二坊，寺门内有白石方池，上跨三梁，池西作龙首，自墙外汲太液水灌注之。绿荷出水，朱鱼吹藻。池北天王殿，殿东、西峙钟鼓楼。再进为慈仁宝殿，左曰弼教，右曰翊化。又进为大宝殿，左曰普慧，右曰觉德。康熙四年移鹫峰寺旃檀佛像于寺之正殿，寺因是并有旃檀之名。」《金鳌退食笔记》：「旃檀佛像高五尺，鹄立上视，后瞻若仰，前瞻若俯，衣纹水波骨法见其表，左手舒而直，右手舒而垂，肘掌皆微弓，指微张而肤合，三十二相中鹅王蹼也。勇猛慈悲，精进自在，以意求之皆备。相传为旃檀香木，叩之声铿锵若金石，入水不濡，轻如髹漆，晨昏寒暑，其色不一，大抵近于沉碧。万历中，慈圣太后始傅以金。」《圣祖御制旃檀佛历代传祀记》：「（上略）按元翰林学士程钜夫《旃檀佛像记》，佛道成，思报母恩，遂升忉利天，为母说法。优填王欲见无由，乃刻旃

檀为像，佛自忉利，复下人间，见所刻像，摩顶受记曰：「我灭度千年后，汝往震旦，广利人天。自是像在西土一千二百八十余年，龟兹六十八年，凉州一十四年，长安一十七年，江南一百七十三年，淮南三百六十七年，复至江南二十一年，汴京一百七十六年，北至燕京供圣安寺十二年，又北至上京大储庆寺二十年，南还燕宫内殿五十四年，元丁丑岁三月，燕宫火，复还圣安寺五［一］十九年，⑨至元十二年乙亥，迎供万寿山仁智殿。二十六年己丑，还大圣寿万安寺后殿。又按，明万历间释绍乾《瑞像来仪记》，明初自万安寺迁庆寿寺，嘉靖十七年寺焚，迁鹫峰寺一百二十八年，康熙四年，创建宏仁寺，自鹫峰寺迎供至今又五十七年矣。计自优填王造像之岁，当周穆王十二年辛卯，至康熙四［六十］年辛丑，⑩凡二千七百一十余年。昭昭瑞像，肇自西方，流传中土，光明莹洁，今古常存。考历代之往迹，昭新创之宏规，勒诸贞珉，以记盛事」云。乾隆二十五年，又发帑重修，有御制碑文，其寺后为明虎城基址。《［日下］旧闻考》：「旃檀寺东为仁寿寺，寺大门乾隆二十六年建，上悬御书仁寿寺额，殿中圆外方，中央及八方供长寿佛，中有复壁，壁上悉悬诸佛，东西南北各辟一门，甃以白石。」

［五］《芜史》：「经厂又西曰洗白厂，曰果园厂，曰西安里门。绦作即洗白厂，造兜罗绒各色五蕴等绦，兜罗绒传自西域，无敢私造者。甜食房并此厂，皆属御用监，最繁苦可悯。」《金鳌退食笔记》：「果园厂在棂星门之西，明永乐年制漆器，以金银锡木为胎，有剔红、填漆二种。剔红盒有蔗段、蒸饼、河西、三撞、两撞等式，蔗段人物为上，蒸饼花草为次。盘有圆、方、八角、绦环、四角、牡丹瓣等式，匣有长、方、二撞、三撞四式。其法，朱漆三十六次，镂以细锦，底漆黑光，针刻「大明永乐年制」。比元时张成、杨茂剑环香草之式，似为过之。填漆刻成花鸟，彩

填绸漆，磨平如画，久而愈新。其合制货小，深者五色灵芝〔边〕，⑪浅者回文戗金边。价数倍于剔红，二种皆厂制也。又果园遗址，今为内务府人〔役〕所居」。⑫《〔日下〕旧闻考》：「真如境庙内〔有〕隆庆戊辰御用监造厂碑〔记〕云，本监洗白厂成造上用兜罗绒袍。公廨又有隆庆辛未修厂碑。稍西地名刘銮塑。真武庙中有《万历癸巳修洗白厂绦作碑》云，初绦作置公廨〔一区〕于果园厂前，⑬机作等房俱聚于此，后择果园厂隙地建立绦作。是洗白厂、果园厂俱在此地。」按：今真如镜名尚存，洗白厂、果园、绦作均无考。

〔六〕《骨董琐记》：「虞集《刘正奉塑记》略云：至正七年，建护国仁王寺，诏求天下奇工，造梵天佛像，得黄冠刘正奉，名元，字秉元，宝坻人。先事青州杞道录，传其艺，及被召，又从阿尼哥国公学西天梵相，遂为绝艺。两都名刹，有塑土范金搏换为佛者，一出正奉之手。赐两宫女为妻，以昭文馆大学士、正奉大夫、秘书监卿官之，尝敕正奉，非有旨不许擅为人造〔神〕像。⑭梵佛多秘不得观，所见上都三皇庙尤古粹，造意得三圣人之微。大都长春宫都提点冯道颐始作东岳庙于宫之东，正奉亲造仁圣帝像、炳灵公像、司命君像及佐侍诸神。正殿仁圣帝、两侍女、两内侍、四丞相、两介士，其西炳灵公、两侍女、两侍臣，其东司命君、两道士、两仙官、两武士、两将军。初欲造侍臣像，适阅秘书图画，见魏征像，矍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称为相臣。遽走庙中为之，即日成。所谓搏换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去其土髹帛俨然。其像昔人尝为之，至正奉尤好搏换〔丸〕。⑮又曰脱活，京师语如此。按：《元史·工艺传》阿尼哥尼，波罗国人也。至元十年，授人匠总管，今每讹刘元塑为刘蓝塑。张船山有《天庆宫观刘銮塑像歌》，又讹作銮矣。」《顺天府志》：「天庆宫旧为元都胜境，在宏仁寺西。」《〔日下〕旧闻考》：「元〔玄〕都

胜境建于元代，⑯因内有刘蓝塑像，今其地即名刘蓝塑。乾隆二十五年重修，赐名天庆宫。前殿[额]曰泰钧，后殿[额]曰统元。⑰又刘蓝塑[内]有真武庙，庙有万历癸巳修洗白厂缘作碑。』《析津日记》：『京师像设[之]奇古者曰刘銮塑。说者疑銮与元音近而误。考郝伯常《陵川集》，燕有四贤祠，其像塑自刘銮，则銮别自[是]一人，著名于正奉之先者也。』《燕京访古录》：『西华门刘蓝塑胡同天庆宫系羽士所居，元名元都胜境。宫中之像为正奉大夫刘元手铸，右殿奉天师降妖像，桌上设一尺六高生金方印，下篆书「九宫八卦五雷神印」八字。此印重八百斤，乃元至元物也。又刘蓝者，元朝人，以塑神像著名一时，故都有刘蓝塑胡同，即其旧居，地以人传也。刘塑像重在传神，往余在平，观某关帝庙，有刘塑之关公像。关公之目视周仓，而周仓目眦视马夫，马夫之目则视其马，故其神气如生，盖刘蓝所塑也。』

[七]《顺天府志》：『西什库隶内(务)府，西丁戊三库兼属工部。』《[日下]旧闻考》：『慈云寺在西安门内街北十库前，即明之天王殿。殿前有修库题名碑，又修庙碑记。康熙五十二年改为慈云寺。十库西鸽子房有二圣庙，即内府鸽子房土地祠也，有万历十九年重修碑。』《金鳌退食笔记》：『西十库在西安门内，向南。旧设掌库太监一员，贴库数员，签[佥]书数十员。⑱本朝三十余年，十库封锢不开，尘土堆积。库后古木丛茂，居人鲜少，众鸟翔集，作巢以数万计。上常游幸至此，命内务府清查立档案焉。』《会典事例》：『戊丁二库在西十库，内收贮弓、刀、箭、弦、鸟枪等项，丁字库今贮硝磺。』《明会典》：『天财库，凡正阳等九门并各钞关本折钱及皇城各门锁钥，俱送本库收。』《[日下]旧闻考》：『慈云寺修库题名碑所记十库与《芜史》合，而冠以司钥库之名。其修庙碑记则云，禁城西北隅有司钥库，而天财库亦属焉。是司钥库乃十库总

理，天财库其附焉者也。再考《明史·职官志》所记十库，止详九库职事，独阙广积一库，今依《明会典》增入」。《明史·职官志》：『十库：甲字掌贮银硃、黄丹、乌梅、藤黄、水银诸物；乙字掌贮奏本等纸及各省所解胖袄；丙字掌贮丝绵布疋；丁字掌贮生漆、桐油等物；戊字掌贮弓箭、盔甲等物；承运掌贮黄白生绢；广盈掌贮罗纱诸帛匹；广惠掌造贮巾帕、梳笼、刷抿、钱贯、钞锭之类；赃罚掌没入官物。以上各掌库一员，贴库签［金］书无定员。」《明会典》：『广积库收焰硝硫黄等物。」《阅微草堂笔记》：『内务府一官言，西什库贮硫黄处，亦有二蟒，皆首戴一角，鳞甲作金色，将启钥必先鸣钲，其最异者每一启钥，必见硫黄堆户内，磊磊如假山，足供取用，取尽复然，意其不欲人入库，人亦莫敢入也。或曰即守库之神，理或然欤。《山海经》载，山之神，蛇身鸟首，种种异状，不必定作人形也。」《骨董琐记》：『光绪十六年，以库地及帑金三十五万［两］予天主教易蚕池口教堂旧址，扩充西苑。闻当时掘得漆蜡类百桶，他物称是，获利无算。」《西巡大事本末记》：天主教堂在京者共四处，分东西南北。东堂、北堂均系天主教大掌教法维尔所募建。建造北堂一事，故实甚繁。在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北京内城只有天主教教堂一座，该堂与皇宫相近，教堂毬顶高处，可以瞭及宫庭，颇为宫禁所增［憎］恶，既建高墙以蔽之，后复商之法使将此堂迁往他处。至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在内地赐地二十英亩，复给英金七万五千镑，故此堂在四堂中为最新。光绪庚子，该堂为义和团围攻二月未破。」按：今西什库为天主堂，仅余财政部铁库及陆军部硝磺二库。至赃罚库乃十库之一，今旃檀寺西北胡同犹有赃罚库之名，则赃罚库之地，在十库极北。又按：《明［宫］史》言，⑱司钥库俗名天财库，积有历代古钱，此天财库之所由名也。又言，乾清、午门、东华等门钥匙，皆本库监工于五更三点时自宫中发出，分启各门后即缴回，

其言与《明会典》合。是实财库即司钥库无疑，《［日下］旧闻考》分为二，似误。

［八］《燕都游览志》：「虎城在太液池西北隅，睥睨其上而阱其下，阱南为铁门关而窦其南为小阱，小阱内有铁栅如笼，以槛虎者。虎城西北隅有豹房。百兽房在虎城之后，连楹南向。」《明武宗实录》：「正德二年八月造豹房。七年，添修豹房［屋］二百余间，⑲上朝夕处此，不复入大内。」《金鳌退食笔记》：「腾禧殿在旃檀寺西，明武宗以居晋王乐伎刘良女，俗呼为黑老婆殿。傍有古井，曰王妈妈井。」《［日下］旧闻考》：「腾禧殿久废，其地当与豹房毗连，稍南有北极庙，相传亦明代古刹。」《顺天府志》：「案：《明武宗实录》言，建镇国寺于豹房，今遗址亦无考。」《野获编补遗》：「武宗南幸，至杨文襄一清家，有歌童侍焉，上悦其白皙，问何名，曰杨芝，赐名曰羊脂玉，命从驾北上。」《明史·武宗本纪》：「正德二年八月丙戌，作豹房居之。」《酌中志》：「河之上游，有倒影入水如城阙龙宫者，曰乾德殿，即俗称北台是也。高出云表，下瞰衢陌，建自万历年间，天启时毁之，即其处为嘉乐殿。」《明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九年六月，建筑大内乾德殿，御史林道楠疏其工，至三十年四月，道楠上言，三殿二宫高不过一十二丈，今台高八丈一尺，加以殿宇，又复数丈，其势反出宫殿之上，禁中岂宜有此？」《闻史掇遗》：「乾祐阁，宫中谓之北台，高八丈余，广一十七丈，磴道三分三合而上，俯临闾井，繁猥毕见。钦天监言风水不利，议毁之。天启元年十一月十三日，工部疏请得旨，时高工部道素初授虞衡司主事，于次日始督拆北台。」《明宫殿额名》：「万历三十三年八月，更乾德殿为乾祐阁，天启元年八月毁之。四年五月，添建嘉豫殿。」按：嘉豫殿当即嘉乐殿也。

［九］《顺天府志》：「教场地极轩广［敞］，以东为内宫［官］监胡同，⑳又东则地安

门也。」《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十年，上更定营制，命更旧内教场［名］曰内勇营。欲以团操内使。次年二月，工部请营建祀所并营舍，中立一台，备御视。」《［日下］旧闻考》：『内教场今名教军场，在宏仁寺东北，其地有三圣祠，祀火神、［水草神、马帅］。㉑碑云禁旅之设，遴拔监局诸司内员精健者三千人。统以总提，分治以中军，领以总牌。次设明甲、硬弓、随武［伍］等官，㉒于大内西北二处分场训练，后皆并练于此。」《野获编》：『初，穆宗好观武事，时江陵为末相，遂于条疏中特列一款曰实武备，请上每次［秋］大阅，㉓躬诣校肄。上大喜，褒美举行。自是而内教场习射等事起矣。」《顺天府志》：『案：明武宗特设东西两官厅于禁中，视团营。又「立内教场」，自领阉人善骑射者一营为中军，晨夕操练，事见实录。其教场当亦在此。」案：教场当即今模范团操场地。

校勘记：

① 铃束长随　「铃」当作「钤」。据《明史·职官志》卷七四改。
② 按，此句原书漏排。今据《日下旧闻考》卷四一「按语」增补。
③ 下安卯楯，用竹板承之，设方池　《金鳌退食笔记》原作：「下安卯榫，用竹板承之。设方木池……」。据改。
④ 玉熙殿　《金鳌退食笔记》卷下原作「玉熙宫」。据改。
⑤ 康熙三十年五月　《金鳌退食笔记》卷下「玉熙宫」条作：「康熙十三年五月」。据改。
⑥ 明嘉靖中因给事王玑言　《金鳌退食笔记》「土谷坛」条云：「明嘉靖年间，给事中王玑言」。据改。
⑦ 凤纸签名唤乐工　「签」当作「佥」，据《金鳌退食笔记》卷下「玉熙宫」条改。又，此段引文，与原书文字结构略有不同。

⑧ 康熙四年改建为寺 《日下旧闻考》卷四一「按语」云：「康熙五年改建为寺」。据改。

⑨ 复还圣安寺五十九年 《金鳌退食笔记》卷下云「二十九年」，与《日下旧闻考》记载有异，录此待考。

⑩ 至康熙四年辛丑 《日下旧闻考》卷四一引《圣祖御制旃檀佛历代传祀记》云：「至康熙六十年辛丑」。据改。

⑪ 深者五色灵芝 《金鳌退食笔记》卷下云「深者五色灵芝边」。据补改。

⑫ 今为内务府人所居 《金鳌退食笔记》卷下云：「今为内务府人役所居」。据补改。

⑬ 缘作置公廨于果园厂前 《日下旧闻考》卷四二云：「初缘作置公廨一区于果园厂前」。据补改。

⑭ 不许擅为人造像 《骨董琐记》第一六九页云：「不许擅为人造神像」。据补改。

⑮ 至正奉尤好搏换 「换」当作「丸」。据《骨董琐记》第一七〇页改。

⑯ 元都胜境 《日下旧闻考》卷四一按语作「玄都胜境」。

⑰ 前殿曰泰钧，后殿曰统元 《日下旧闻考》卷四二云：「前殿额曰泰钧，后殿额曰统元」。据补。

⑱ 签书 「签」当作「金」。据《金鳌退食笔记》卷下「西什库」条改。

⑲ 这里引用之书应为《明宫史》。

⑳ 添修豹房二百余间 《日下旧闻考》卷四二引《明武宗实录》云：「添修豹房屋二百余间」。据补。

㉑ 内宫监胡同 「宫」当作「官」，即「内官监胡同」，见《顺天府志》卷一三及《日下旧闻考》卷四二。

㉒ 祀火神 《日下旧闻考》卷四一「按语」云：「祀火神、水草神、马帅」。据改。

㉓ 随武 「武」当作「伍」。据《日下旧闻考》卷四一「按语」改。

㉔ 请上每次大阅 《京师坊巷志稿》引《野获编》云：「请上每秋大阅」。据改。

自北长街北头而东，达于神武门，南面紫禁城，御河绕之。每当夏日，荷芰盛开，馨芬远袭。路之东为大高元〔玄〕殿，〔一〕明世宗斋醮之所也。有牌楼，甚壮丽。民国六年，以南向一坊，倾斜特甚，拆去之。今惟余东西两面。其题额，相传严

蒿所书。殿西有小胡同曰牛犄角，不通行。又西曰小石作，曰大石作，〔二〕其北曰雪池，〔三〕冰窖在焉。〔四〕西为北海陟山门，东为景山西街，又东即景山西门，亦曰北上西门。〔五〕雪池之东有小胡同曰魏家胡同，〔六〕稍北曰房钱库。再北曰高卧胡同，再北曰三柱香，《顺天府志》作三座箱。再北有桥二，曰白石桥，俗曰西板桥，自石桥而东，为景山后大街，其北曰内官监，〔七〕今改为恭俭胡同，南北直达于地安门西皇城根，中间有小胡同曰十字街，北头路西有小胡同曰四眼井。内官监之西曰太平街，〔八〕贡王府在焉。贡王名贡桑诺尔布，字乐亭，蒙古科尔沁旗人，工书画。又西曰地安门大街，东西列屋数十楹，曰雁翅楼，今改为乞丐收容所，及工程队驻所。街之西有上驷院，今改为民居，稍北曰米粮库，予所居淑园在焉。〔九〕又北曰油漆作。〔十〕又北即地安门内西夹道，〔十一〕今皇城尽拆，与十刹海之南接壤矣。

注：

〔一〕《野获编》：『西苑斋宫，独大高元〔玄〕殿以有三清像，至今崇奉尊严。内官宫婢习道教者，俱于其中演唱科仪』。《〔日下〕旧闻考》：『灵真阁、炯灵轩、象一宫皆供奉释道处，又有始阳斋、无上阁』。《桂洲集》：『始阳斋在无上阁左，象一宫在无上阁右』。《〔日下〕旧闻考》：『殿门前有二亭，制极巧，中官呼为九梁十八柱，其殿之北，则里冰窖也。』

《[日下]旧闻考》：『万历中，皇三子生，郑贵妃册乞怜于上，欲立为太子。北上西门之西有太[大]高元[玄]殿，以祀真武，贵妃要上诣殿行香设密誓，御书誓词，缄玉合中，存贵妃所。后廷臣敦请[建]储，①慈圣又坚主立长，上始割爱，立皇长子。既立，遣人往贵妃处索玉合至，封识宛然，内所书已蚀尽，止存四腕素纸而已，上悚然异之。』《骨董琐记》：『《枣林杂俎中集》，京师西苑高元[玄]殿桧一松四，并金时植。嘉靖中，封松指挥使，俸米专给孤贫。』按：即衡山西苑诗所称为数百年物，予甲子四月过之，已槁其半矣，为低徊[回]久之。

[二]《芜史》：『大高元[玄]殿稍西曰石作，有阁。』

[三]《藤阴杂记》：『西华门内雪池，康熙中赐蔡升元，饬内府司员，冰雪施工，尅期告竣，令同值[直]陈元龙送归新第』。②按：蔡升元为康熙时状元，今北海有状元府，当即赐蔡之第，周退舟有《状元府考》甚详。

[四]《芜史》：『内官监所管十作，曰木作、石作、瓦作、土作、搭材作、东作、西作、油漆作、婚礼作、火药作，并米盐库、营造库、皇坛库、里冰窨[窖]、金海等处。』《顺天府志》：『《旧闻考》以冰窨[窖]为御用监所属之冰窨[窖]。据《芜史》所言，则里冰窨[窖]属内官监，与御用监相去颇辽阔，疑当时本有两冰窨[窖]也。』《大清会典事例》：『紫禁城内设冰窖五，景山西门外冰窨六，德胜门外冰窨三，正阳门外冰窨二，分藏京河、通州龙王堂、莲花池等处之冰。』

[五]《金鳌退食笔记》：『大高元[玄]殿之东，即北上西门，有桥，甃砖石各半，谓阏车轮耳。』《顺天府志》：『迤东为大高元[玄]殿，又东北为景山西门，与景山门相值[直]者

为西苑陟山门，稽察内务府衙门在焉。稽察内务府御史衙门，雍正四年设，在景山西门路北，房四十有六楹，以都察院满监察御史二员籍核其事，迤北有乐部公署。」《[大清]会典》：「乾隆七年，创建乐部，所属有神乐、和声二署，掌仪、司旗、守[手]卫、什榜、处乐并隶焉。乐部管部大臣亦曰典乐，以礼部满尚书一人兼之。又王大臣知乐者简用，无定员，神乐、和声二署设署正、署丞等官。」

[六]《芜史》：「过北中门迤西，则白石桥、万法寺[宝]等殿。」③《明世宗实录》：「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定新建万法宝殿[名]，④一作万德，又作万福，中曰寿憩，左曰福舍，右曰禄舍。」《春明梦余录》：「万法宝殿毁，万历二十九年，添盖佛殿连房。三十年，佛殿添额名祖师殿。」《[日下]旧闻考》：「今白石桥西魏家胡同有万法殿，地基颇狭，似非其旧矣。」

[七]《顺天府志》：「内官监胡同口火神庙，桥二，曰鸳鸯桥，明之白石桥也。」《芜史》：「北安门内黄瓦西门之里，则内官监也。」《[日下]旧闻考》：「监今废，其地犹名内官监胡同。内有大佛堂，其碑记备列黄华[瓦]门营造库、⑤米盐库、油漆作、外铁作、婚礼作、东行、西行、西瓦厂、石厂、黑窑厂、神木厂、铸钟厂、供应厂、备用厂、金殿厂、稻田厂、蜂窝厂、东花房、马鞍房、琉璃局、外冰窖等名目，与《水部备考》及《明史》所载多合。」《愁书》：「紫禁城有护城河，河外即御沟也。河自北闸口分流，经内官监、白石桥、大高元[玄]殿之东，北上西门之外，至紫禁城下而东而南，经太庙之东，玉芝宫飞虹桥之西，而其在西一派，则自太社、太稷坛西，至灵台宝钞司之东，合流于涌福之河以出。」《池北偶谈》：「金忠洁公铉，甲申三月，以兵部主事巡视皇城，尽节玉河，时有中官吕胖子同死，二公骨不可辨，其家人遂同葬

玉河之岸焉。」《天问阁集》：「铉闻变，大呼号，痛哭拜母曰：「儿职在皇城，死皇城为正」。遂冠袍束带，带牙牌，趋大内，宫女俱涌出，乃往皇城西北隅，临海子河，即投。长班惊相挽，铉搏长班，跃入死。」《三垣笔记》：「铉初以驾部巡皇城，每过玉河，辄留连不能去，归语其弟锦曰：「吾一见玉河，若依恋不忍舍，何也？」竟投玉河死。」《顺天府志》：「案：金忠洁死节之所，《明史》云在金水河，据《天问阁集》则在皇城西北隅。《甲申传信录》亦同。其地当去内官监不远。《日下旧闻》叙于皇城外玉河桥者，误。」《燕京访古录》：「御河堤侧，有明金兵部及内监吕胖子合骨塚在焉。兵部[主事]名铉⑥，字伯玉，号在六，武进人，以顺天籍领解。崇祯戊辰进士，官兵部主事，鼎革之交，兵部分守皇城。已而李闯乱作，兵部上书陈辞，上皆不能用，已而贼兵入燕，平城将陷。兵部[主事]知不可救，痛哭别母挥泣曰：「儿职守城，今城亡，当与亡，请从母乞身以殉国」。其母厉声曰：「嗟呼！昔谓汝读书知大义，今始向我乞身耶！」趣之出，城即陷。崇祯帝殉国难于煤山，内监王承恩从之。兵部喟然曰：「不谓若辈尚有能知义者，我反后之，愧矣！」乃跃身御河死。有吕胖者，阉人也，行至御河，视兵部屍浮水面，吕心有触，叹曰：「若辈向薄视我，渠能死节，我独不能耶！」乃投抱公尸而死。其后有知其事者，欲拾而葬之，两尸已腐不能辨矣。乃藁葬于此，名曰合骨塚。」

「八」《顺天府志》：「太平街迤西曰狮子衙门，今无考。」

「九」《顺天府志》：「米粮库疑即明之米盐库，又东北则地安门也。」按：《顺天府志》此地尚有西黄瓦门，当即米粮库胡同东口之门。民国十六年，内务部拆卖皇墙，已被拆卸。予居胡同东口，名曰淑园，自有记。其东皇墙则个人出资购得，保存至今，附《淑园记》于下。陈莼衷《淑园

记》：『予之先居金陵者，十有二世，有宅于城南水左营，地广数亩，洪杨之乱毁于兵。先大夫子身避地，糊口四方，而浙而赣而闽，不遑暇食，虽晚景稍裕，而曾无一椽之居。予生十五而孤，习于贫困，壮岁幸列籍，遂以闽为乡，然闽中实未有田庐焉。旅京二十年，节衣缩食，薄有余积。岁癸亥，乃择地于地安门之左，曰米粮库者而居焉。地广十亩而强，辟其南为门，左右为楹六，以为园厩庋藏之所。入门数十武，筑待客之楹七，是为南室。又十余武，筑居寝之楹七，是为北室。两室之间，其东为楹三，以备朝食，是为朝室。其西为楹三，以备夕食，是为夕室。夕室之后为楹三，以居吾姊及外姑焉。其他庖湢厕牏之所，皆称是。室之外，隙地数十弓，大木数章，荫可蔽亩，间以松、竹、桑、槐、榆、柳、枫、楸之树，桃、杏、李、栗、梨、枣、葡萄、苹婆、樱桃之果，海棠、玫瑰、蔷薇、玉簪、木槿、紫薇、芍药之花，有余土积以为山，辟小池实以芙蕖，后有圃，杂植瓜壶、豆、蔬、韭之属。风雨有蔽，星月有辉，室丽于园，而园为主，因名之曰淑园。淑者，善也，非徒景物清淑之谓，因将以自淑其身，且以淑吾子孙。思予先祖父世有恒产，徒以遭际离乱，不恒其居，予小子生逢时会，幸博微禄，朝乾夕惕，以毋陨厥宗，轮奂匪崇，阀阅是绍，念创业之不易，知负荷之尤艰，则所以继续前徽保世滋大者，当更有在，岂徒耽居处之安适，骋岁时之游观已哉。呜呼！世道陵夷，神州苍莽，生斯世者群有其何能淑胥及溺之忧，而予犹斤斤于谋田园长子孙，欲以淑己而淑人，其不为时流之所嗤，亦且为达人之所诮也。是又可以无言已。』

〔十〕《顺天府志》：『明内官监所属油漆作当在此。』

〔十一〕《顺天府志》：『地安门西夹道迤西有响闸，在西天梵境后。其外有西步粮桥，

按：西步粮桥又名西不压桥，今此西皇城均已拆卸，北海公园北门在焉。

校勘记：

① 后廷臣教请储 《日下旧闻考》卷一四引《先拨志始》云：「后廷臣教请建储」。据补。

② 令同值陈元龙送归新第 「值」当作「直」。据《藤阴杂记》卷四改

③ 万法寺 《日下旧闻考》卷四一作「万法宝殿」。

④ 嘉靖四十四年十月，定新建万法宝殿 《日下旧闻考》卷四一引《明世宗实录》原作：「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定新建万法宝殿」。据改。

⑤ 黄华门营造库 《日下旧闻考》卷一四引《芜史》则云「黄瓦门营造库」。

⑥ 兵部名铉 《顺天府志》卷一三原作「兵部主事名铉」。据补。

天安门之东，皇城之南面，有门三，曰南池子，〔一〕民国元年所新辟也。入门左右曰东银丝沟、西银丝沟，稍北有河曰菖蒲河，〔二〕御河之水所从出，循旧皇城内折而北曰南河沿，民国六年复辟时，张定武上将军守于是。〔三〕又北曰北河沿，以达于东不压桥。南池子大街以西最北曰官猪圈，稍北曰小苏州胡同、大苏州胡同。又北曰飞龙桥。〔四〕又北曰南井胡同。又北曰冰窖胡同。又北曰门神库，〔五〕今辟为西通太庙之门，改曰民声胡同。又北曰石缝胡同，〔六〕均不通行。再北即东华门。南池子大街之东，曰南库子、北库子，《顺天府志》作南、北库司胡同。再北曰皇史宬，〔七〕俗称表章库，其东曰官豆腐房，关颖人之稊园在焉。〔八〕又东曰十达子庙，今改为欧美同学会，〔九〕稍北曰南湾子，再北曰武备院。自皇史宬

而北曰表章库夹道，再北为南湾子之西口。再北曰里新库，俗称缎匹库。〔十〕再北曰扁担胡同，不通行。里新库之北曰后胡同，其东曰鸭蛋井。再北曰前胡同、东胡同、西胡同，曰磁器库南岔。又北曰普度寺，〔十一〕其东曰东夹道，其西曰西夹道。再北曰捷报处，曰葡萄园，其东曰对子圈，不通行。又东曰北岔胡同，曰磁器库，〔十二〕以达于南河沿。其南有太平巷、金钩胡同，均不通行。葡萄园之南有小胡同曰羊圈胡同，曰北月胡同，曰箭厂胡同，〔十三〕均不通行。葡萄园之北，即东安门大街，西为东华门，〔十四〕东为东安门，〔十五〕有桥曰望恩桥，亦曰皇恩桥，民国十二年改建，桥上有庙，今移于西北。

注：

〔一〕《顺天府志》：「东华门外南长街，俗称南池子，今从俗名。内务府所属外养狗处在西。又〔旧〕有管辖番役署，①后移西华门外北长街。鹰房、狗房，旧俱在东华门内。其在南池子者，外署也。嘉庆壬戌，〔复将〕内署亦移于东华门外。」②按：鹰房、狗房今俱无存。

〔二〕《芜史》：「菖蒲河〔皇史宬〕③再东则追先阁、钦文阁，勒世庙《钦天颂》于碑。再南则御作也。」《顺天府志》：「今大院子，地临菖蒲河，即明之御作。」按：今追先殿等处，俱已夷为民居。

〔三〕《芜史》：「皇史宬东南有门通河，河上有涌福阁，俗所谓骑马河也。」《〔日下〕旧

闻考》：『今普胜寺东北有马鞍桥，当即骑马河旧址。』《荃詧予斋诗存》云：『丁巳复辟兵败，主兵者宅第烬焉，许将军卒迁其重器，黄咏裳君惟取焚余残画，为题二绝。』《舟车集咏·南河沿诗》：『夜半人语喧，汽车杂奔马，夺门尔何为，震惊遍朝野。孺子故昏愦，神器宜可假。由来窃人国，往往利孤寡。朱温与董卓，拥立本苟且。岂真忠故君，谬欲支大厦。所嗟南河沿，一夕复千瓦。』按：今朱艾卿太传［傅］居南河沿，④皇史宬尚存，涌福阁、普胜寺均无考。

［四］《顺天府志》：『飞龙桥旧为飞虹桥。《明英宗实录》：「初，上在南内，悦其幽静，既复位，数幸焉。因增置殿宇，其正殿曰龙德，正殿之后，凿石为桥，桥南北表以牌楼，曰飞虹，曰戴鳌。」《芜史》：「飞虹、戴鳌二坊，姜立纲书。」《燕都游览志》：「自东华门进至丽春门，凡里余，经宏庆殿，历皇史宬门，至龙德殿隙地，皆种瓜蔬，注水负瓮，宛若郇舍。过此则飞虹桥，石刻黑虎禽兽［鸟］状，⑤传为西洋僧载而来」。案：丽春门，明南城中路门也，见《春明梦余录》。《长安客话》引弥陶从政诗：中官三宝下西洋，载得仙桥白玉梁。则桥石为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时所得。《芜史》载其事亦同。《游览志》言西洋僧所献，传闻异词耳。』按：今桥固在，而石则寻常，不知何时已易去矣。桥南辟门一，即名南池子。

［五］《顺天府志》：『工部制造库所属门神库在南池子西，因以名。案：《野获编》世宗初建献皇帝庙，既祔庙称宗，遂闭旧庙不复祀。嘉靖四十四年，旧庙柱产芝，上大悦，改名玉芝宫。』『［日下］旧闻考』：『玉芝宫久废，以《大礼集议》所［记］地界考之，⑥当在南池子西北。今之门神库或即其地欤！』

［六］《顺天府志》：『石［头］缝胡同，内务府北鞍库所属鞍作在焉，今无存。』

〔七〕《匏庵诗存·德宗景皇帝实录尊藏皇史宬礼成恭纪诗》注：「皇史宬旧藏《永乐大典》及经史诸书，康熙朝高搓客待诏直内廷，尝奉敕入宬检书，《赋检书行》述规制甚悉。今宬中只藏列圣实录，其《永乐大典》，据乾嘉诸志考证，与翰林院所藏者，别是一部，不知后移何处。又奉命大将军印，乃太宗授睿亲王以入关者，亦藏于此。咸丰己未，以授惠亲王督师畿辅，尝绘授印图，遍征朝士题咏，今印亦不知所在。」

〔八〕《茎簪余斋诗》注：「关赓麒颖人稊园，在官豆腐房」。《匏庵诗存》：有《关颖人重葺稊园落成诗》。

〔九〕《顺天府志》：「南箭亭有十鞑子庙，原名普胜寺，清初番僧恼木汗驻锡北京，顺治八年敕建三寺以居之，此实为三寺之一。康熙九年重修，有励宗万所撰碑，书蒙满汉三体文字，今尚在。」按：十鞑子庙，俗作石达子庙，今改建为欧美同学会。南湾子迤南为皇史宬（俗称为表章库），为尊藏实录、圣训、玉牒地。

〔十〕《顺天府志》：「户部所属缎疋库在南池子东，与大库、颜料库通谓之三库。南小胡同曰鸭蛋井，正白旗侍卫教场在小南城。」《啸亭杂录》：「缎疋库旧为睿忠亲王府，即明南宫故地。」《顺天府志》：「王讳多尔衮，太祖十四子。顺治间，称辅政皇叔父王，后以罪除。乾隆四十三年，特旨昭雪，复旧封世袭，追谥忠。」《芜史》：「重华宫之东，曰洪庆宫，供番佛之所也。又东则内承运库，再东则崇质宫，俗云黑瓦殿。景泰间，英庙所居。」《〔日下〕旧闻考》：「明英宗北还，居崇质宫，谓之小南城。今缎疋库库神庙，有雍正九年重修碑云，缎疋库为户部分

罚，建在东华门外。小南城名里新库，则里新库亦小南城也。东南为普胜寺，寺前沿河，尚有城墙旧址。』《顺天府志》：『明南城本东苑旧地，英宗复辟后，大加修拓，遗址甚广。』

[十一] 《顺天府志》：『普度寺旧名玛噶喇庙，[国]初为睿亲王府。』⑦《癸巳存稿》：『墨尔根王，[为睿亲王，]为摄政王，[]⑧当时称为台星可汗九王，见毛奇龄《后鉴录》。其旧府据《恩福堂笔记》，在东安门内之南，明时南城，今玛哈噶喇庙。吴伟业《读史偶述诗》云，与今地址悉合。』《元史·泰定帝纪》：『至治三年十二月，塑玛哈噶拉佛像于延春阁之徽清亭。梵书言玛哈喇佛有十二，皆文殊观音化身，及护法神也。明南城有洪庆宫，供番佛之所，见《梦余录》、《明宫史》诸书。玛哈噶喇佛盖其遗制。』《天咫偶闻》：『明之南内，今已拆尽。按行遗迹，惟普胜、普度二寺，似犹是旧殿之仅存者。普度寺殿宇极宏，佛像极奇，皆西天变相。手执戈戟，骑狮象。陈设多宝物，沉香长及丈，雕镂花纹。明成化中，番僧板的达所贡七宝佛座，即仿其规式造[五塔寺者]，⑨今尚供寺中，完好无恙，乃木雕加漆者。疑《涌幢小品》记所云南内最后一殿，供佛甚奇古者，或即指此而言。国初，睿忠亲王曾作府邸，吴梅村诗所谓：十载金縢归掌握，月明车马会南城者也。今殿极东一间，北墙下番佛五，皆乘狮象。南窗下悬王之甲胄弓矢，甲长七尺余，黄缎綉龙，鲜好如新。胄径九寸余，护项亦黄色。刀剑弓矢长于今三之一，弓无弰而一人之力不能开。旁二护卫像，著甲执兵，皆真物，王之二巴图鲁也。殿外作龙尾道，直抵山门，道旁古松林立，清荫甚美。』《鋆誓余斋诗》注：『南池子即明南宫故地，清初为摄政王府。今玛哈噶喇庙，殿基高峻，盖其遗趾。旧传壁间挂有多尔衮弓箭，亦久无考。前清开国及禅国，皆由摄政王，亦异事也。』《燕京访古录》：『玛嘎啦庙在旧都东安门内磁器库后，为元代所建。正

殿供欢喜佛，供品用人髑髅一具，今犹未改。清顺治初，摄政王多尔衮薨后，命人用鱼皮造像，尚存庙中。又传该庙旧有女佛像一尊，其阴部亦系机械所构成，清制皇后每成婚日，则由内官导之入庙参拜，其意亦与参拜正心殿之见同。」

〔十二〕《顺天府志》：「内务府所属磁器库，在南池子东，地因以名。」《芜史》：「内承运库在东下马门，职掌库藏。在宫内〔者〕曰东裕库、宝藏库，谓之里库。⑩其会极门、宝善门迤东一带，及南城磁器等库，则谓之外库。」《〔日下〕旧闻考》：「缎疋库、神〔库〕庙东，⑪地名磁器库，巷口石狮二，临河巷有南北两叉，内有黑琉璃瓦房，盖即库房未毁者。」

〔十三〕〔《顺天府志》：〕⑫「箭厂胡同，内务府毡库所属箭厂在焉。」

〔十四〕《匏庐诗存》有《月夜过东华门诗》注：「丙午会议官制朗润园，撤后移就项城私邸。又两月始毕，街南旧有黄酒馆，老屋数间，仅可容膝。潘文勤在南斋下直常过饮，间或留宿，榜以壶天。李文正再直枢廷，亦尝赁此为憩息之所，常以白事至其处，嚣尘湫隘，极不可堪，而诸老处之怡然，可想见其风度矣。」

〔十五〕《顺天府志》：「东安门大街有东安桥，亦称皇恩桥。」《啸亭续录》：「武英亲王府在东华门，今为光禄寺署。」《藤阴杂记》：「署〔寺〕为英亲王故邸，规模宏厂〔敞〕，今半空闲。谨按：王讳阿济格，太祖十二子，初封武英郡王，晋亲王。顺治八年以罪除。」《芜史》：「过东上北门、中东门，街北曰弹子房，曰学医读书处，曰光禄寺，曰篦头房，曰东安里门，过桥即东安门也。」《顺天府志》：「光禄寺在东安里门，今仍明旧，余无考。」《翰林记》：「宣德中，赐杨溥第于东安门」。《客窗偶谈》：「中官初入选进东华门，门内有桥曰皇恩，谓从此即受皇

恩也。俗呼曰忘恩桥。以中官即富贵，必仇其所生也。」东安门俗亦称外东华门，偶谈益仍俗称。

《天咫偶闻》：「左文襄入都，僦居东安门内。《盾鼻余沈》自记有石鼓阁，即此。公入军机，锐意欲有为。曾闻一章京云：公虽欲有为，而成例具在，丝毫难于展布。陈奏发行，急于星火，无暇推敲。且有明日拜章而今日甫定稿，了无更正之暇。有所建白，亦多中辍。所以文襄入直未几，即力疏求去，有以也。然而京官之钳制堂官，亦见于此。」

按：此宅文襄公出都后，瞿子玖相国居之，其后壬居于弓弦胡同内之牛犄角胡同。今其哲嗣兑之先生驹为瞿氏所有，晨夕讽咏其中，继先志也。东安门已拆卸，仅余门洞三，桥亦改建。其北有真武庙，本在桥上，改建时迁焉。

校勘记：

①又有管辖番役署　「又」原作「旧」。据《顺天府志》卷一三改。

②嘉庆壬戌，内署亦移于东华门外　《京师坊巷志稿》卷上原作云：「嘉庆壬戌，复将内署移东华门外长房」。据改。

③菖蒲河再东则追先阁、钦天阁　《顺天府志》云：「皇史宬再东则追先殿、钦天阁。」据改。

④朱艾卿太传　疑为朱艾卿太傅。

⑤石刻黑虎禽兽状　《京师坊巷志稿》卷上引《燕都游览志》原作云：「石刻黑虎禽鸟状」。据改。

⑥以《大礼集议》所地界考之　《日下旧闻考》卷四〇按语云：「以《大礼集议》所记地界考之」。据改。

⑦初为睿王府　应作「国初为睿王府」。据《京师坊巷志稿》卷上补。

⑧墨尔根王，当时称为台星可汗九王　《京师坊巷志稿》卷上引俞正燮《癸巳存稿》原作：「墨尔根王为睿

亲王，为摄政王，当时称为台垦可汗九王」。据补改。

⑨ 即仿其规式造 《天咫偶闻》卷一原文曰「即仿其规式造五塔寺者」。据增补。

⑩ 在宫内曰东裕库、宝藏库 《京师坊巷志稿》云：「在宫内者曰东裕库、宝藏库」。

⑪ 神庙 应作「神库庙」。据《京师坊巷志稿》补改。

⑫ 据《光绪顺天府志》卷一三增补。

南池子之北曰北池子，[一]路西有武备院旧署，近岁改为民居，稍北有小康家胡同，不通行。又北为日人大仓住宅，林木颇盛。路东在南之胡同曰文书馆，不通行。稍北曰头条、二条、三条胡同。又北曰云神庙，今为警察分驻所。又北曰骑河楼，[二]张远伯总长志潭故居在是，今为清华同学会。又北有小胡同，宣统间，徐东海总统曾居之。又北曰盔头作，徐幼铮上将故宅在焉。又北曰草垛胡同，又北曰风神庙，今为卫生试验所。再北曰沙滩，昔日有三座门，今已拆除。北池子南头而东，东安门大街之北，曰万庆馆胡同，又东曰光禄寺胡同，前清时有光禄寺署，[三]后为宗人府署，民国十六年改为孔德学校。其北为礼器库，东曰东夹道，西曰西夹道，今改为孔德东、西巷。再北曰箭杆胡同，其东旧为译学馆，今为北京大学第三院，门临北河沿。再北曰孟公府夹道，吴光新故宅在焉。东口有桥曰光新桥，其西曰妞妞房，曰闷葫芦罐，今改称蒙福禄馆，其东曰承侯大院，[四]又东有岐公府，再北即骑河楼。又北曰五所胡同，曰庙儿胡

同，〔五〕曰斗鸡坑，曰马圈胡同，〔六〕曰新开路，其东有八旗先贤祠，今为北京大学第三宿舍。又北曰银闸，〔七〕再北即沙滩，其东曰汉花园。

注：

〔一〕《顺天府志》：「东华门外北长街，俗称北池子。宣仁庙祀风神，凝和庙祀云神，俱在东。内务府所属武备院署、俄罗斯文馆〔俱在西〕，又〔东〕有小胡同曰文书馆、万庆馆。」①按：武备院署原改为中一区警察署建筑基址，去岁售为民居，建筑始竣。文书馆、万庆馆俱在东，志似误。

〔二〕《顺天府志》：「骑河楼旧有内务府所属三旗参领署，后移白米斜街。南鞍库所属熟皮作，与楼相架。」《〔日下〕旧闻考》：「以骑河楼为明涵碧亭遗址，北箭亭为崇德殿遗址。」按：骑河楼之名尚存，楼则无可考矣。

〔三〕《顺天府志》：「查嗣瑮《查浦诗钞》：『长连墙接短连墙，紫禁沧州列两厢。催取四时花酿酒，七层吹过竹风长』。长连、短连两街名，在仁智殿西南御酒房后，见《芜史》及《西河诗话》。此大内之御酒房，非光禄寺御酒房也，查诗似未晰。《藤阴杂记》引《西河诗话》系于光禄寺者误。紫沧禁洲额在光禄寺署中，明黎维敬所题。」按：今光禄寺已改为宗人府署，上年又改为孔德学校。

〔四〕《顺天府志》：「骑河楼迤北曰城隍大院，亦作成侯大院。」《胡书农年谱》：「甲戌三月，移居东安门内成侯大院宅，为英煦斋相国别业，宅止老屋数楹，庭前有丁香二株，甚茂。」

按：成侯大院今讹为承侯大院，吴光新居宅甚壮丽。其东口河上有桥曰新安桥，亦光新所命名也。

〔五〕　《顺天府志》：「庙儿胡同旧名煖阁厂，有关帝庙。庙有钟一，铸煖阁厂关帝庙康熙四十九年孟秋虔造字。」

〔六〕　《春明梦余录》：「内承运库、外马房，在御马监南。」《芜史》：「过外马房，余宅数区，所谓河边者也」。《顺天府志》：「今骡圈，当即明外马房遗址。」按：今此处有马圈胡同、草垛胡同，而无骡圈。《春明录》所云河边，当即马圈胡同。

〔七〕　《顺天府志》：「神机营幼丁队左厂在银闸。」《芜史》：「御马监听事之南曰里草阑草场。永乐初建，收料豆。宣德间，将中府草场之草分受，始立场，有仓厫也。」《〔日下〕旧闻考》：「今御马圈旁〔南〕，②地名银闸，有真武庙，即明御马监里草阑旧址。庙内有天启三年碑记可考。」《燕京访古录》：「东华门内御马监南，为元时之御水河，今已划平为地，土埋有白银铸水闸一座，横梁长四尺八寸，宽五寸，厚三寸，两旁竖柱，高三尺，宽三寸，为长方式，中间八竖柱，四棱式，厚三寸，横梁正中镌〔银闸〕二大篆字，上首镌「大元元统癸酉秋奉旨铸银水闸一座」十五小字，下首镌「太傅左丞相萨敦监铸」九小字。当元时，用纯银铸此水闸，莫详其故。」按：今左厂及草阑均无考。内六区警署在银闸。《燕京访古录》所云以银铸闸之说，恐不足信，但言之凿凿如此　姑录存之。

校勘记：

①　内务府所属武备院署、俄罗斯文馆，又有小胡同曰文书馆、万庆馆　《顺天府志》卷一三原作云：「内务府所属武备院署、俄罗斯文馆，俱在西，东有小胡同曰文书馆、万庆馆」。据改。

②今御马圈旁 〔旁〕当作〔南〕。据《日下旧考闻》卷三九按语改。

自北池子北头而东为沙滩，其西达于景山东大街，东南两面间以红墙，墙之内曰老虎洞、西老胡同、东老胡同、孟家大院。又东曰操场大院，昔为大学堂操场，民国七年建为北大第一学院。北曰景山东街，亦曰马神庙，〔一〕北京大学在焉，是即光宣间之京师大学堂，今为北大第二学院。中间有小胡同曰大学堂夹道，其东曰松公府夹道，两夹道之间有南北横胡同曰东高房，〔二〕再东即松公府。其北曰嵩祝寺，〔三〕稍西曰嵩祝寺夹道，曰二眼井，其间有南北小胡同曰横栅栏。再西曰三眼大院，又西曰三眼井，稍北曰吉安所，〔四〕今已售为民居。所之东曰东夹道，西曰西夹道，其北曰铁匠营，其东曰东板桥大街。街之东，南曰内府库胡同，今改为纳福胡同，曰蜡库南岔，曰钟鼓寺胡同，〔五〕曰西椅子胡同。再北曰蜡库中岔，曰蜡库北岔，其东曰后局胡同，曰马粪居，曰水簸箕，其西曰酒醋局胡同，〔六〕不通行，曰织染局胡同。〔七〕再北曰河沿，有桥三，曰头道桥、二道桥、三道桥。再北曰火药局胡同，〔八〕其北有头条、二条、三条、四条、五条、六条胡同。再北为北箭亭，为皇城之东北隅。头道桥之北有小胡同曰火神庙，曰如意胡同，均不通行。东板桥大街以西，铁匠营以北曰黄化门，〔九〕中间路南有南北胡同曰司礼监，〔十〕其西曰

碾儿胡同，昔不通行，今南面皇城已拆卸，可达于景山后大街。黄化门中间路北有南北胡同曰帘子库，其东曰锥把胡同，曰西妞妞房，曰东吉祥胡同，其北曰吉祥胡同，不通行，其西曰慈慧殿，［十一］曰南月牙胡同、北月牙胡同，《顺天府志》作北月偃、南月偃，故友徐君容光恩元之故居在焉。又北曰安乐堂。［十二］再北即地安门皇城根，亦曰东夹道。［十三］

注：

［一］《宸垣识略》：「一等忠勇公第在马神庙。」《顺天府志》：「乾隆时大学士傅恒，封忠勇公，谥文忠。其子福隆安，尚高宗四女和嘉公主。赐第在旧宅东，今公果齐逊袭封，官散秩大臣，府西即其家庙也，乾隆间敕建。」《荒史》：「又南曰尚膳监［拨子］，［斜对］御马监。」①《［日下］旧闻考》：「马神庙即明御马监马神旧祠也。《明史·职官志》：『御马监掌印、监督、提督太监各一员。腾骧四卫营各设监官、掌司、典簿、写字、拏马等员。象房有掌司等员。』庙基旧在街之稍北。乾隆二十年移建，［今庙］有碑。庙殿［旧］额曰『明霞馆』，②圣祖御书。庙内大钟一，［上］有『正德十(一)年铸御马监马神庙供奉』③十三字。小钟一，上有『敕建马王庙康熙四十二年造』十二字。殿前大钟［炉］一，上有康熙四十二［六］年造御马监马神庙供献十五字。④殿内小炉十五，皆有『康熙丁亥造御马监马神庙供奉』字。迤南为御马圈，其地盖仍明旧。」《野获编》：「内市在禁城之左，过光禄寺入内门，自御马监至西海子一带皆是。每月初四、十四、

二十四日设场贸易，闻之内使云，此三日例令内中贱役辇粪秽出宫弃之，以故各门均［俱］启。⑤因之陈列器物，借以博易焉。」案：内市之制，亦见明徐克《暖姝由笔》。《［日下］旧闻考》云，无考。以《野获编》所言核之，御马监今为马神庙，西海子即太液池，其地犹约略可稽也。按：和嘉公主赐第及傅文忠祠今尚在，但祠已倾圮。马神庙今为北京大学。

［二］《芜史》：『新房之北则司礼监，南则御马监也。［新房］东西一街，⑥南北一连、二连、三连、（四连），连之［十字］路口各有井。』⑦《顺天府志》：『高房胡同，当即新房遗址。《芜史》言十字路口各有井，今东西高房胡同之间有二眼井、三眼井，当即一连、二连、三连、（四连）之地。』

［三］《顺天府志》：『嵩祝寺，章嘉胡图克图所居。东有法渊寺，西有智珠寺。又东为三厂遗址，明设番经厂、汉经厂、道经厂于此。寺东廊下有铜钟一，铸番经厂字。西廊下有铜云板一，铸汉经厂字。《芜史》：「番经厂念习西方梵呗经，凡有佛事，本厂内官易番僧帽，衣红袍，黄领，黄护腰，一日或三昼夜。汉经厂念习释家诸品经，僧伽帽，袈裟，缁色衣，与僧人同，惟不剃发耳。佛事毕，仍易内臣服色。明陈悰《天启宫词注》，番经厂内官遇万寿、元旦等节，于英华殿作佛事，卒事之日，一人扮韦驮，抱杵北面立，［余］被璎珞，鸣铙鼓，吹海螺诸乐器，赞唱经咒。至夜，五方设佛会，立五色伞，数十人鱼贯行其间。有所谓九连环者，其行逾疾，至九连环变则体迅若飞鸟，观者目眩矣。天启辛酉后，奉旨以宫人为之。」寺之大殿及后楼，其联额为高宗御书。法渊寺有铜鼎一，高六尺有咫，有张居正《番经厂记》。』《大清会典事例》：『嘉庆十一年，上谕：现在章嘉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转世，着仍赏给香山法海寺、五台山普乐院等寺居住，所

有国师印信及金顶黄轿、九龙黄坐褥、黄伞等项，着在松竹寺内妥为供贮，俟转世之呼毕勒罕学习经卷后，能维持黄教时，再加恩赐。」

〔四〕《国朝宫史》：「吉祥所，凡宫监病逝，殡于此。」

〔五〕《顺天府志》：「钟鼓司胡同，司亦作寺，有钟鼓寺，明钟鼓司即其地也。」《〔日下〕旧闻考》：「钟鼓司掌印太监一员，佥书、司房、掌艺官无定员，掌管出朝钟鼓及内乐传奇、过锦、打稻诸杂戏。」《谷城山房笔尘》：「内官诸署，指钟鼓司为东衙〔衙〕门，贱而弗居」。⑧《野获编》：「内廷诸戏剧，俱隶钟鼓司演习，相传院本沿金元之旧，故其事多与教坊相通。」

〔六〕《顺天府志》：「酒醋局胡同，神机营幼丁队右厂在焉（神机营幼丁队分左、右二队，额设官兵五百名）。有兴隆寺，乃酒醋局太监立也。局废后，其胡同仍存其名，寺中有炉一，上刻「酒醋面局佛堂供奉」字。」《芜史》：「酒醋面局，掌宫内食用酒、醋、糖、酱、面、豆诸物，与御酒房不相统辖。」

〔七〕《顺天府志》：「织染局胡同有华严寺，内织染局太监立，有宏治、嘉靖二次重修织染局佛道碑记。」《明史·职官志》：「内织染局掌印太监一员，管理佥书、掌司监工无定员，掌染造御用及宫内应用缎疋。」《〔日下〕旧闻考》：「织染局原建嵩祝寺后，乾隆十六年，移万寿山之西，与稻田毗近，立石曰《耕织图》，原机上织染局三字，今改为《耕织图》。」《芜史》：「织染局有外厂，在朝阳门外。又有蓝靛厂，在都城西，皆本局之外署」。

〔八〕《啸亭杂录》：「火药局胡同，迤东临河，有镶黄旗侍卫教场。」《芜史》：「火药局即兵仗局之军器库也。」

[九]《曝书亭集》：『康熙癸亥，予入直南书房，赐居黄瓦门之东，又有《赐居禁垣诗》。』《顺天府志》：『案：《茶余客话》谓彝尊赐第在西华门内者，误也。』《芜史》：『自北安门里街东曰黄瓦东门，门之东南街曰尚衣监，街北曰司设监。』《[日下]旧闻考》：『黄瓦门之名见于大佛堂碑刻，俗呼为东、西黄华门，音之讹也。尚衣监、司设监今废。黄瓦门之东迤南有玉皇庙，即尚衣监旧廨，迤北曰慈慧殿，稍东南为帘子库，有真武庙，稍东为织染局。有华严寺，其碑文碑额，皆有司设监名。』按：今黄瓦门又讹为黄化门，慈慧殿、华严寺、帘子库均尚在。

[十]《芜史》：『再南曰新房，曰都知监，曰司礼监。司礼监[第一层]门向西，门内稍南有松十余株者，内书堂也。稍北有崇圣堂。公厅大门外有东西二井，递封汲之。西井之西一小门，东井之东一小门，其内为提督监官、典簿文书房掌司所居。』

[十一]《顺天府志》：『慈慧寺，慧俗讹菇。慈慧寺，莫详所始。明司设监以寺为私廨，其地向呼司设监，监废后，以寺得名，曰慈慧殿。寺中有碑二，一明碑，其篆额「司设监」三字，余即模糊不可读。一即康熙间重修碑，碑文有云明宫监以梵字为私廨云云。』

[十二]《春明梦余录》：『安乐堂在地安门东。』《芜史》：『北安门街西曰安乐堂，内官有疾者徙此。山陵及外厂九门官，则不送也。』《[日下]旧闻考》：『安乐堂在街东，《芜史》作街西，误。今堂额虽存，并非内官养病之所。』《彤史拾遗》：『明孝穆纪太后者，宪宗妃，孝宗母也，广西贺县人，本蛮土官女，上尝行内藏后应对称旨，悦之，一幸有身，万贵妃知而恚甚，乃谪居安乐堂。久之，生孝宗，使门监张敏溺焉。敏惊曰：上未有子，奈何弃之？藏之他室，至五、六岁未敢剪胎发。上一日召张栉发，照镜叹曰：「老将至而无子」。敏伏地曰：「有，但恐不能

保耳」。上即日幸西内，遣使迎皇子，后抱孝宗泣曰：「事已觉，吾无生矣。儿去，见黄袍有须者，即儿父也。」皇子衣小绯袍，乘小舆，拥至阶下，发披地走，投帝怀。帝置之膝，抚视久之。其六月，妃暴薨。」

〔十三〕《茶余客话》：「励文恪杜讷，以编修赐第厚载门。」按：《顺天府志》以此条属于地安门东夹道，文恪赐第当即在此。

校勘记：

① 又南曰尚膳监，御马监 《京师坊巷志稿》卷上引《芜史》原作云：「又南曰尚膳监披子，斜对御马监」。据补改。

② 有碑。庙殿额曰明霞馆 《日下旧闻考》卷三九「按语」云：「今庙有碑，庙殿旧额曰明霞馆。」据改。

③ 有正德十一年铸御马监马神庙供奉十三字 《日下旧闻考》卷三九按语云：「上有正德十年铸御马监马神庙供奉十三字」。据改。

④ 上有康熙四十二年铸御马监马神庙供献十五字 《日下旧闻考》卷三九按语云：「上有康熙四十六年造御马监马神庙供献十五字」。据改。

⑤ 各门均启 据《顺天府志》卷一三改作「各门俱启」。

⑥ 东西一街 《京师坊巷志稿》卷上云「新房东西一街」。据改。

⑦ 南北一连、二连、三连、四连，连之路口各有井 《京师坊巷志稿》卷上引《芜史》原作云：「南北一连、二连、三连等连，连之十字路口各有井」。据改。

⑧ 东街门，戕而弗居 《日下旧闻考》卷三九引《谷城山房笔尘》云「东衙门，戕而不居」。据改。

第三编 外城

第一章 外城总说

北平外城之建筑始末，暨丈里城堞门闉之数，已详见于第一编。兹编所纪，惟以各街市之故实为主。

外城北面繁盛，南面较荒僻，戏馆、酒楼、妓所之属，多在南城一带。内城不准设立戏园，[一]故俗有「中城珠玉锦绣」之谣。[二]且当时汉人之宦京师者，多旅居宣武门外，崇文门外则为商人荟萃之所，故俗又有「东贵西富」之谚。至于今日，则交通便利，市街移徙，而外城亦稍稍萧索矣。

注：

[一]《桃花圣解庵日记》：「同治九年八月十一日上谕：御史秀文德请严禁内城卖戏一

折，京师内城地面，向不准设立戏园，近日东四牌楼竟有太华茶轩，隆福寺胡同竟有景太茶园，登台演戏，并于斋戒忌辰日期公然演唱，实属有干例禁，著步军统领衙门严行禁止。」

〔二〕《京尘杂录》：「前门外戏园多在中城，故巡城口号有「中城珠玉锦绣」之语。中城尉所治地，或且因缘为利（东城布帛菽粟，西城牛马柴炭，南城禽鱼花鸟，北城衣冠盗贼，中城珠玉锦绣，此五城口号也。各举重者为言）。

又宣武门外大街南行近菜市口，有财神会馆，少东铁门，有文昌会馆，皆为宴集之所。西城命酒徵歌者多在此，皆戏园也。内城禁开设戏园，止有杂耍馆。外城小戏园徽班所不到者，分日演西班小班，又不足，则以杂耍补之，故外城亦多杂耍馆（西城果子巷内旧有戏园曰太和轩，西草厂胡同有吉阳楼，皆杂耍馆。一年中演戏无几日。或云朝阳门外另有戏园，非东岳庙西之芳草园，余不知也）。又城外小园凡五。在南城者二，崇文门外曰广兴；宣武门外曰庆顺。东城一，在齐化门外曰芳草。西城一，在平则门外曰阜成。北城一，在德胜门外曰德胜，皆徽班所不到，惟嵩祝偶一莅之，亦但分下包而已。又乐部各有总寓俗称大下处，春台寓百顺胡同，三庆寓韩家潭，四喜寓陕西巷，和春寓李铁拐斜街，嵩祝寓石头胡同。诸伶聚处其中者曰公中人，聘歌师食月俸者曰拏包银，司事者曰管班。管班职掌分为三：曰掌银钱；曰掌行头（衣箱为行头）；曰掌派戏。生旦别立下处，自称曰堂名中人。堂名中人初入班必纳千缗或数百缗有差，曰班底。又戏庄演剧必徽班，戏园之大者如广德楼、广和楼、三庆园、庆乐园，亦必以徽班为主，下此则徽班、小班、西班相杂适均矣。又今之戏庄宴客者，酒家为政，先期计开宴者凡几家，有客若而人，与乐部定要约。部署既定，乃告主人署卷为验。主人折柬以告客曰某日集某所，乐演某部，届期衣冠必庄，肴核必腆，一献之礼，宾主百拜，自朝至于日中昃，肃肃雍雍如也。戏园听歌，酒馆买醉则不然，

屏车骑，易冠裳，轻裘缓带，笑傲自得，放浪形骸之外，不复有拘束矣。酒庄则公宴小集，听从其便，是合戏庄酒馆为一者，特无歌舞耳。乾隆间，金陵楼与今戏庄异，亦合戏园酒馆为一者，雅座小卖，熊鱼兼美，任适口体，无愧醉乡（小屋垂帘，分曹而饮曰雅座，肥甘蔬笋选味而尝曰小卖，酒庄酒馆皆然，戏庄则无之，今戏园俱有茶点无酒馔，故曰茶楼）。金陵楼于五十一年丙午秋八月停市，今多不知其处，或以五和楼、东升楼当之，非也。广和楼盖即其地云。又广和楼柱今皆欹斜南向，如金陵瓦官阁然，或言楼高受朔风震荡，理或然欤！又春台、三庆、四喜、和春为四大徽班，其在茶园演剧，观者人出钱百九十二曰座儿钱（此散座也，官座及桌子则有价）。惟嵩祝座儿钱与四大班等。堂会必演此五部，日费百余缗，缠头之采不与焉。（戏庄及第宅綵觞宴客皆曰堂会）。下此则为小班，为西班，茶园座儿钱，各以次递减有差，堂会则非所与闻。」

外城南面天坛、先农坛两处，占地甚广，前清时皆禁地也。今则虽已开放，然以距城较远，游者仍稀。城南游艺园，备具诸般杂耍，系由商办，近年亦稍衰落，现已停办。故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一带，仍多荒僻，苇塘菜圃，与冢墓相间，昔年官立义冢，多在外城以内。［一］施粥厂舍，亦均在南横街、三里河各处，以其为贫民之所麇集也。［二］

注：

［一］《大清会典事例》：「中城义冢三：一设永定门内香厂；一设南城永定门外地方；一

设西城广宁门内老君〔庙〕地方。东城义冢四：一设崇文门外文昌宫前；一设东便门外核桃园；一设东便门外储济仓后；一设东直门外北后街。南城义冢四：一设广渠门外地方；一设金鱼池地方；一设金台书院前；一设右安门内圣贤庙东。西城义冢四：一设广宁门内报国寺后；一设潘家地内；一设广宁门内老君地东；一设阜成门外三塔寺。北城义冢二：一设宣武门外黑窑厂；一设西城地方白马寺坑。」

〔二〕《大清会典事例》：「中城饭厂二：一设正阳门外珠市口给孤寺；一设永定门内佑圣庵。东城饭厂二：一设朝阳门外海会寺；一设崇文门外蒜市口兴隆庵。南城饭厂二：一设广渠门外积善寺；一设三里河安国寺。西城饭厂二：一设阜成门外万明寺；一设广宁门内增寿寺。北城饭厂二：一设德胜门外关帝庙；一设宣武门外永光寺。」

外城亦曰罗城，其街市之大者曰正阳门街、永定门街、宣武门街、崇文门街、东便门大街、西便门大街，和平门开辟以来，南新华街亦与北新华街相接，直达香厂，是为南北经路；曰东、西珠市口，曰骡马市大街，曰彰义门大街，曰三里河大街，曰广渠门大街（其总名亦曰南大街），曰南横街，曰打磨厂，曰西河沿，是为东西纬路。其余街市交贯纵横，然斜行互出，不如内城之坦直矣。

按：前清光绪庚子以后，京奉火车由永定门西首通轨入城，京汉火车由西便门之南通轨入城，俱达于前门，为东、西两站。论者以为外城之守已失，然民国九、十年间，

直皖、直奉战争之役，兵匪迫迩，犹闭各门以守，火车入城，停行盘结，是城濠犹非虚设也。自昔国家以金阳〔汤〕为固，今则炮火之用，情势迥殊，趋时者流，动言拆卸，实则有事之时，崇墉高垣，亦非无补。刘玉春之于武昌，傅作义之于涿县，高桂滋之于诸城，其事可知。传曰：「有其举之，莫敢废也」。前人即已有作，后人曷勿保存，金韩忠献之筑四城，海陵尚知不撤，岂非与其不备毋宁过计也乎！若夫天时地利之言，四邻四境之论，则事关根本，又非可与攻守之论，同日而语矣。谋国者尚其知所办焉。

第二章 外一区各街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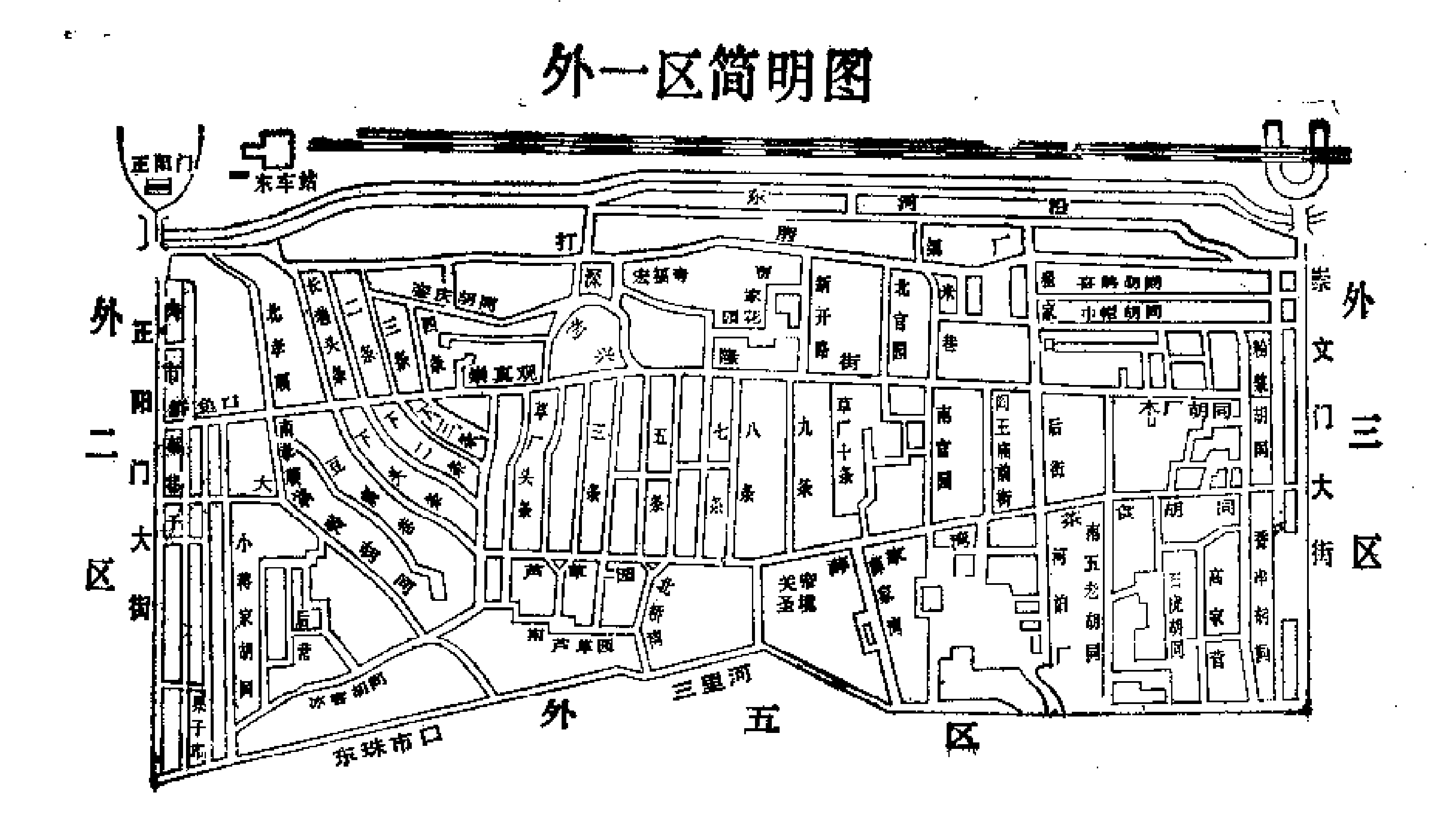
自正阳门而南曰正阳门大街，俗称前门大街，跨护城河[一]有桥，甃以文石。民国八年，以石栏间之为四，以便往来。桥南昔为驰道，今已平为马路，并设铁轨以行电车。南有坊，颜曰『正阳桥』，迤南直达永定门街。夹道肆廛林立，中孚银行、北平证券交易所均在路西，小食肆都一处亦颇有名。[二]庚子以前，桥北傍月墙者东曰荷包巷，西曰帽巷，其后改为正阳商场，今俱拆去，[三]惟东有观音庙，[四]西有关帝庙，[五]岿然尚存。

注：

[一]《寄园寄所寄》：『万历四十六年四月，礼部奏城河水赤，西自宣武门外东响闸起，至正阳门外御河闸止，约长三里许，水色尽赤，深红紫暗，状如积败之血。四十七年四月中，正阳门外御河水复殷赤如前，时正辽阳三路丧师之候。』

[二]《顺天时报丛谈》：『正阳门都一处，小饭店也。地势狭小，门中甬路一道，凸起如

外一区简明图



正阳门
东车站
东河沿
打磨厂
崇文门大街
正阳门大街
外二区
外三区
外五区
东珠市口
三里河
北孝顺
长巷头条
二条
三条
四条
西兴隆街
新开路
北官园
南官园
草厂头条
草厂十条
三条
五条
七条
八条
九条
后街
木厂胡同
冰窖胡同
芦草园
高家营
南孝顺

早，称曰土龙，坑坎难行，亦不加修葺。自谓设肆百余年，生意兴隆，土龙有力焉。」

〔三〕高承埏《鸿一亭笔记》：「正阳门前搭盖棚房居之为肆，其来久矣。崇祯七年，成国公朱纯臣家灯夕被火，于是司城毁民居之侵占官街棚房壅塞衢路者。金侍御光宸上言：穷民出〔僦〕居无资，①藉片席以棲身，假贸易以餬口，其业甚薄，其情可哀，皇城原因火变，恐延烧以伤民，今所司奉行之过，概行拆卸，是未罹〔罹〕焚烈之惨，②而先受离析之苦也。且棚房半设中途，非尽接栋连楹，若以火延棚房，〔即毁棚房〕③，则火延内室，亦将并毁内室乎？疏入，有旨停止」。吴伟业《读史偶述诗》：「布棚摊子满前门，旧物官窑无一存。王府近来新发出，剔红香盒豆青盆」。《香祖笔记》：「灯市初在灵佑宫，稍列书摊，自移于正阳门大街之南，则无书矣。」《燕石集》：「西方进士来试南宫者，率僦居丽正门外。」《明一统志》：「南城兵马司在城外正阳街。」《燕京访古录》：「正阳门旧制，城外有月墙，环月墙东西为荷包巷，其始东曰帽巷，西曰荷包巷，后统名曰荷包巷，本系临时市集，商民于此支棚架屋，日久遂成为商场。行人辐凑，毂击肩摩。《都市竹枝词》有曰：「五色迷离眼欲盲，万方物货列纵横。举头天外分晴晦，路窄人皆接踵行」。可想见当日之繁盛。光绪庚子之变，焚毁无遗。宣统元年，商人集资奉准内务部修复，于冬季开工建筑。计两边共分六门，南北两头各一门，中间东西各一门，内留平地走道，距石路三丈，安设玻璃亮窗，装置电灯，靠城墙另筑小道一股，约宽二尺余，二年夏工竣。各行旧商，仍复迁回原住房舍营业。民国二年，国务院有规划全城电车之议，交内务部土木警政两司暨警察厅，会同议订拆卸月城，改修马路，移让房屋，增辟门洞各办法，议决交由内务、交通两部办理。三年六月，两部会派人员组织委员会共同研究，决议将东、西月墙分别拆改，东、西各辟二门，组织工程

处与工程司罗克格礎订包修合同，定实修价为十八万二千二百元，并组织督修工程处，将所有各商铺房屋及公私民房，大小六十余所，一律收用，迁移拆让。迄四年六月始毕，共费七万八千余元。是年六月十六日开工，十二月全工告竣。五年一月呈请派员验收，总其事者为内务总长朱启钤，交通总长梁敦彦，警察总监吴炳湘云。」

［四］《匏庵诗存》有《论洪文襄诗》，序云：「前门月城大士庙，相传明庄烈闻洪承畴殉难，建祠以配关公，嗣知已降清，撤之奉佛，其事不甚可信。《顺天府志》亦载之云云。」又注：「文襄两庄遗址，在金鱼池侧，向为流妓所聚。」

［五］《寄园寄所寄》：「关夫子庙，独显京师正阳门者，以门近宸居，在左宗庙、右社稷之间，朝廷岁一命祀。万国朝者退必谒，辐辏者至必祗祷也。」《祀典》：「岁五月十三日，祭汉前将军关某。先十日，太常寺题，遣本寺堂上官行礼。凡国有大灾，祭告之。万历四十三［二］年十月十一日，④司礼监太监李恩赍捧九旒冠、玉带、龙袍、金牌，牌书「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于正阳门祠，建醮三日，颁知天下。然太常祭祀，则仍旧称。史官焦竑奏言：「应阳［称］汉前将军，侯志也。」⑤天启四年七月，礼部复题得旨，祭始称帝。先是，成祖北征本雅失礼［理］，经阔滦海，至斡［斡］难河，击败阿鲁台，军前每见沙漠［漠］雾霭中，有神，前我军驱，其巾袍刀状［仗］，貌［色髯影］，果然关公也，独所跨马白。⑥凯还，燕市先传，车驾北发日，一居民所畜白马，晨出立庭中，不动不食，哺则喘汗，定乃食，回跸则止。事闻，乃敕崇祀。祠有修撰焦竑碑，庶吉士董其昌书之。祠签最灵，休咎一［后］无爽谱」。《诗史阁丛刊》：「正阳门关壮缪祠，三百余年夙著灵应。《王阮亭年谱》、《李越缦日记》均详载之。」

《燕京访古录》：「正阳门关帝庙中之关帝法身，乃明世宗宫内旧关帝像。世宗以宫内所祀者形体小，不惬意，命木工制大像一。像成，就卜者问焉，卜者谓，旧像曾受数百年香火，灵异显著，弃之不吉。世宗韪其言，乃命祀之于此。及崇祯帝临朝，李闯陷燕城，入宫禁，古物多被摧残，而新像亦遭劫。先是，清兵入关，举朝失措，帝设筵招洪承畴，授上方剑，命北征。未几，洪负义，投诚清军。诸臣固已知之，恐帝震怒，乃伪奏洪死。帝闻奏，哭失声，挥涕草文，设位于此而祭之。」

校勘记：

①穷民出居无资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原作云：「穷民僦居无资」。据改。

②是未罗焚烈之惨　「罗」当作「罹」。据《京师坊巷志稿》卷下引《鸿一亭笔记》改。

③若以火延棚房　此句之后有「即毁棚房」句。据《京师坊巷志稿》卷下引《鸿一亭笔记》补。

④万历四十三年十月十一日　《帝京景物略》卷三「关帝庙」条云：「万历四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司礼监太监……」。录此待考。

⑤应阳汉前将军，侯志也　《帝京景物略》卷三「关帝庙」条原作：「称汉前将军，侯志也」。据改。

⑥《帝京景物略》卷三「关帝庙」条原作：「先是成祖北征本雅失理，经阔滦海，至斡难河，击败阿鲁台。军前每见沙濛雾霭中，有神，前我军驱，其巾袍刀仗，貌色髯影，果然关公也」。据改。

自正阳门大街而东，为东车站，北宁铁路（原名京奉铁路）之车站也。〔一〕南越城壕为东河沿，〔二〕东口曰戳子市。〔三〕又南为打磨厂，〔四〕其间小胡同在西曰北深沟，稍东亦曰东河沿，再东曰鸭子店，再东曰箭杆胡同。打磨厂为正阳门大街直达

于崇文门大街之东西孔道。自打磨厂而南，以达于东珠市口、东柳树井、三里河大街，其间胡同最为纵横交错。

注：

〔一〕《坊巷胡同集》：「正东坊自正阳门〔外〕至东河沿，①至崇文门外西河沿，八牌四十铺。有萧公堂、崇真观、天庆寺、慈源寺、清〔青〕化寺、②西三里河、东三里河、芦苇园。」《顺天府志》：「正阳门外东城根有朝阳阁，明建，乾隆间重修，置粥厂于此，今废。东有桥，玉河水出水关后，迳桥下入护城河。自庚子后，京奉铁路设东站于前门之东，铁路沿东城根而入，水关则辟为门，通于东交民巷，以便外人之出入。」

〔二〕《顺天府志》：「后河沿即东河沿，步军统领所属南营守备署在南，今废。奉新、浮梁、句容诸会馆皆在。」

〔三〕《顺天府志》：「戥子市迤东歧为东河沿、打磨厂二胡同。」

〔四〕《顺天府志》：「打磨厂有玉皇庙、关帝庙，有粤东、潮郡、临汾、宁浦、应山、钟祥诸会馆。旧有郢中会馆，今废。铁柱宫本名灵佑宫，明嘉靖间建，祀许旌阳真人。萧公堂明万历间建，祀鄱阳湖神〔萧公〕。(萧公堂)均(今为)江西公所。」③沈进《行国录》：「山川坛之北有灵佑宫，旧为十方道院，止一楹。万历壬寅，始拓为三楹，名真武庙。越岁癸丑，太〔司礼〕监魏学颜辟地数十亩，建阁一，为〔殿五〕，请于朝，赐额曰灵佑殿〔护国灵佑宫〕。④外有碑二：一大学士叶向高撰，一天启乙丑王绍徽〔微〕撰。」⑤《魏贞庵年谱》：「时有打磨厂菜园圈占，公肩舆行南城

察院公署，有百姓数百号泣云，广宿莱园空地住有千家，今大兴县禀传，奉户部堂牌，云系嘉蔬署官地，百姓无栖。公曰：勿啼，为尔请命也。即具疏以闻，上欣然从之，免圈至今。』《洪北江年谱》：『乾隆乙［己］亥，⑥开四库馆，座师董公诰为总裁，属总核［校］江宁孙舍人溶延先生至打磨厂寓斋，总司其事。』王崇简《青箱堂集》：『打磨厂，金忠洁公弦故居。』《马氏日钞》：『正统己巳春，打磨厂西军人王胜家，井中有五色气［云］起。』⑦《顺天时报丛谈》：『打磨厂在正阳门外，为有名之街市，原多刀剪铺及各种铜铁棕蔺杂货，现时则大旅馆大客店麇集，一改旧观。萧公堂即在其处，并有金公铉之故居，均已无考。而奉祀许旌阳真人之灵佑宫，至今尚存，此系江西会馆之故址，后楼存有明严分宜所书额，并天启二年之鼎云。』

校勘记：

① 正东坊自正阳门东河沿至崇文门外西河沿　《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云：正东坊「自正阳门外东河沿，至崇文门外西河沿」。据补。

② 清化寺　「清」当作「青」。据《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改。

③ 萧公堂均今为江西公所　《顺天府志》卷一四「坊巷下」云：「均江西公所」。据改。

④ 太监魏学颜辟地数十亩，建阁一，为请于朝，赐额曰「灵佑殿」　《日下旧闻考》卷五五引《行国录》云：「司礼监魏学颜辟地数十亩，建阁一，为殿五，请于朝，赐额曰「护国灵佑宫」。」据补改。

⑤ 王绍微　《日下旧闻考》卷五五按语作「王绍徽」。

⑥ 乾隆乙亥　「乙亥」应作「己亥」，《京师坊巷志稿》卷下引《洪北江年谱》云「乾隆四十四年开四库馆……」乾隆四十四年为己亥年。据改。

⑦ 井中有五色气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引《青箱堂集》云：「井中有五色云起」。据改。

正阳门外街之东，其南北并行之胡同曰肉市。正阳楼食肆，以蟹及羊肉著名。广和楼在北，即旧日之查楼也。[一] 其南曰鲜鱼口，[二] 曰梯子胡同，曰南豆腐巷，市廛繁盛，有天乐园剧场。自肉市而东小胡同曰穿店胡同，曰井儿胡同。又东曰罗圈胡同（《顺天府志》作罗筛胡同），北孝顺胡同，南孝顺胡同。[三] 又东曰庆隆大院。又东曰长巷上一条胡同、长巷下一条胡同，[四] 曰长巷上二条胡同、长巷下二条胡同，[五] 曰长巷上三条胡同、长巷下三条胡同，[六] 曰长巷上四条胡同、长巷下四条胡同，[七] 其北曰鸾驾胡同（《顺天府志》作鸾庆胡同），[八] 中间小胡同曰扁担胡同。再东曰高井胡同，[九] 曰大施兴胡同，曰小施兴胡同（《顺天府志》作大小始兴胡同）。再东曰南深沟，[十] 稍南曰庆云巷胡同，再南斜出而西者曰大席儿胡同[十一]，又南斜出而西者曰冰窖胡同，[十二] 以达于东珠市口。肉市之南曰布巷子，[十三] 其西曰果子市，其东曰西湖营（《顺天府志》作西河营），曰抄手胡同，[十四] 曰大、小蒋家胡同，[十五] 曰后营、前营，[十六] 曰吊打胡同（十七年改为孝达胡同），曰罗家井胡同，曰小席儿胡同，曰坑洞胡同（十七年改为康阜胡同），曰半间楼，曰高庙胡同。[十七]

注：

〔一〕《宸垣识略》：「查楼在肉市，明巨室查氏所建戏楼，巷〔街〕口有小木坊，〔旧〕书「查楼」〔二〕字。①乾隆庚子毁于火。今重建。」《藤阴杂记》：『京师戏馆，惟太平园、四宜园最久，其次则查家楼、月明楼。比年如方壶斋、蓬莱轩、昇平轩最著。语见《亚谷丛书》，此康熙末年酒园也。查楼木榜尚存，〔改名广和〕，余皆改名，大约在前门左右，〔庆乐、中和似其故址〕』。②《京尘杂录》：『陈银儿盛时，召侑酒者非金陵楼不赴，其地在肉市，今为广和楼，即昔查家楼也。今日肉市酒楼最多，而味最恶劣，无谙水火之齐者，余尝谓携美人赴肉市饮食；亦焚琴煮鹤之一事。其南则晋元楼在焉。皆西商所集，其中不设雅座，诸伶足迹所不到。园中问，今夜宴集何所？答曰晋元楼，则摇首径去矣。』按：今肉市戏园有广和楼，或即查楼旧址，余则大栅栏之庆乐园，门框胡同之广德楼，粮食店之中和园，鲜鱼口之同乐园，西珠市口之第一舞台文明茶园，内城东安市场之吉祥园，皆颇繁盛。」

〔二〕《顺天府志》：「鲜鱼口有帽市。迤东有小桥，迤西抵大街，有鱼市。」《京尘杂录》：「旧时挡子班打采，多在正阳门外鲜鱼口内天乐园，今为小戏园矣。」《顺天时报丛谈》：「鲜鱼口该处原为鱼市，因以得名，且接近肉市也。迤南为手帕胡同，其地有吉安二公祠。祠中奉祀文文山、谢叠山两公，今已圮废，门额犹存。向北则为打磨厂矣。」

〔三〕《顺天府志》：「南、北孝顺胡同有长沙会馆。」

〔四〕《顺天府志》：「长巷上、下头条有泾县、南昌、汀州、江右、丰城诸会馆。旧有武林会馆，今废。」

〔五〕《顺天府志》：「长巷上、下二条有临江、汀州、浦城、武陵诸会馆。旧有广丰会馆，

今废。」

〔六〕《顺天府志》：「长巷上、下三条，有长吴、金溪、临江、南城诸会馆。旧有元宁、泾县会馆，今废。」

〔七〕《顺天府志》：「长巷上、下四条，有岳阳、上新、新城、乐平、休宁、金谿、南昌诸会馆。旧有贵池、德兴、南雄诸会馆，今废。」

〔八〕《顺天府志》：「鸾庆胡同，鸾作銮。有襄阳、粤西会馆。」

〔九〕《顺天府志》：「高井胡同〔旧〕有武宁、义宁、进贤、武河诸会馆，今废。」

〔十〕《顺天府志》：「深沟口，旧有江山会馆，今废。」

〔十一〕《顺天府志》：「大、小席儿胡同，有玉泉庵。有石埭、德化、庐陵会馆」。

〔十二〕《顺天府志》：「冰窖胡同有乾泰寺，康熙三十九年重修。有唐县、漳州、浙瓯、建宁、平镇诸会馆。」《天咫偶闻》：「尝见国初人尺牍十数册，多与潘次耕者，首册即顾亭林，内一札云，吴门之行，想已回府。弟在兖州所寄之札，曾入览否？弟以三月二十九日入都，寓在珠市口东冰窖胡同三官庙中。此来全无名利之图，所求者，读古人书，友天下士而已。」

〔十三〕《顺天府志》：「布巷有布市。」

〔十四〕《顺天府志》：「抄手胡同西有吉安二忠祠，为吉安会馆。」《藤阴杂记》：「二忠祠在鲜鱼口，吉水人祀文信国、李忠肃邦华。忠肃甲申殉节于吉安会馆，即此。《〔日下〕旧闻考》称在城内文信国祠，未确。柴市一祠，未闻作吉安会馆。此祠又名怀忠会馆。丞相祠堂边华泉联句：「花外子规燕市月，柳边精卫浙江潮」。赵瓯北翼有《谒祠诗》。今两遭回禄，门榜徒存。」

《顺天府志》：「祠今已重修。忠肃殉节当在内城，《〔日下〕旧闻考》之言不误。邵长蘅作忠肃传，言十八日贼破外城，公移宿吉安会馆文信公祠下，诘朝，外城陷，亟奔大内，门闭不得入，归馆投缳而绝。考《甲申小纪》，十八日薄〔暮〕，〔贼〕蚁傅正阳、崇文二门，③十九日黎明，守城珰开正阳门迎贼。是时寇骑充斥，忠肃如寓外城，安能奔至大内？况怀忠会馆在信国祠旁，《梦余录》载其地甚明，信国祠在柴市，不闻在外城也。郡邑会馆例祀乡贤，二忠祠盖景慕遗徽而作，不必定为殉节之区，戴说固矣。」

〔十五〕《顺天府志》：「大蒋家胡同，有旌德、松江、吉安、贵州诸会馆。旧有韶州会馆，今废。」

〔十六〕《顺天时报丛谈》：「西湖〔河〕营，④前营、后营不知当时有何根据，现在西湖〔河〕营接近东珠市口，前营、后营为三等娼寮，其繁华虽逊于西城之八大埠，然较之黄花苑已有天渊之别。」

〔十七〕《顺天时报丛谈》：「芦草园之北有关帝庙，其地即名高庙胡同。在崇真观之侧，有小巷一名小观。先时亦为土娼之薮泽，现已无有。至崇真观，原明时之旧刹，现已成为小货贩之公寓。」按：《顺天府志》此处附近有冰窖厂、花绒胡同诸名，今不见。又半间楼作十间楼，疑亦传称之误也。

校勘记：

① 巷口有小木坊，书「査楼」字　《宸垣识略》卷九原作「衖口有小木坊，书「査楼」二字」，据改。

② 査楼木榜尚存，余皆改名，大约在前门左右　《藤阴杂记》卷五原记：「査楼木榜尚存，改名广和，余皆改

名，大约在前门左右，庆乐、中和似其故址」。据补改。

③ 十八日薄，蚁傅正阳、崇文二门 《顺天府志》卷一四原作云：「十八日薄暮，贼蚁傅正阳、崇文二门」据补改。

④ 西湖营 「湖」作「河」。据《京师坊巷志稿》卷下改。

自南深沟而东曰翔凤胡同，[一]再东曰宏福寺（《顺天府志》作红佛寺），再东曰衙门胡同，再东曰贾家花园，[二]再东曰新开路，[三]再东曰北官园，[四]再东曰细米胡同（《顺天府志》作细米巷），再东曰大沟沿胡同，其南曰大桥胡同（《顺天府志》有打雀胡同，应即此地）。再东曰三川柳胡同，再东曰板井胡同，[五]其南曰灵官庙胡同。再东曰翟家口，再东则为东西胡同，曰喜雀胡同，[六]其南曰中帽胡同，又南曰豆腐巷（十七年改为东豆腐巷）。巷之东曰宋姑娘胡同（《顺天府志》作送姑娘胡同），曰莲子胡同，曰北粉浆胡同（《顺天府志》作粉线胡同），以东达于崇文门大街。《顺天府志》此处附近有大、小崇真观，今不见。

注：

[一]《顺天府志》：「翔凤胡同，或作墙缝，旧有泸溪会馆，今废。」《顺天府志》：「崇真观，明珰张政故宅也。今其地以观名。又崇真观在正阳门外打磨厂之南巷，明司礼监太监张政舍宅立，正统十四年赐额。有景泰四年碑，胡濙撰。」

〔二〕《藤阴杂记》：「陈泽州《三晋会馆记》，尚书贾公治第崇文门外，东偏，作客舍，以馆曲沃之人，曰「乔山书院」，又割宅南为三晋会馆。」

〔三〕《顺天府志》：「新开路有常山、曲沃、安陆诸会馆。」按：大栅栏同仁堂药肆，相传数百年，贸易兴盛，肆主人乐氏寓新开路，栋宇联衔，支族繁衍，北平商业以斯为最。

〔四〕《顺天府志》：「北官园，旧有介休会馆。案：明桂萼疏言，三里河附近势家庄园，成化间杨茂尝议修濬，竟阻不行。吴长元谓，今草场胡同东有平乐园、南北官园、贾家花园等名，皆昔时园亭遗址也。」

〔五〕《天咫偶闻》：「崇文门外板井胡同，有祝姓，人称米祝。盖自明代巨商，至今家犹殷实，京师素封之最久者，无出其右。祝氏园向最有名，后改茶肆，今亦毁尽（国初人多有祝家园诗词。《宸垣识略》谓在先农坛西；《藤阴杂记》谓在安定门西，皆非也。《毛〔西〕河诗》：①「挟筝怜小妇，请唱祝家园」。则当时且以入之时调矣）。」

〔六〕《顺天府志》：「喜鹊胡同有杨氏园，近设电报（商）局于此」。②

校勘记：

① 毛河诗　应作「《毛西河诗》」。据《天咫偶闻》卷六改。

② 电报商局　应作「电报局」。据《京师坊巷志稿》卷下改。

自长巷上四条胡同之南口东达于崇文门大街者，在西曰兴隆街，十七年改新开路，迤东者为东兴隆街，〔一〕再东曰木厂胡同。自兴隆街而南〔曰〕庆云巷胡同，而东

曰草厂头条、〔二〕二条；〔三〕上三条、下三条；〔四〕上四条；下四条、〔五〕上五条、下五条；〔六〕上六条、下六条；上七条、下七条；〔七〕上八条、下八条；〔八〕上九条、下九条；〔九〕上十条。〔十〕自草厂二条而南曰北芦草园、中芦草园、〔十一〕南芦草园，〔十二〕再南曰靠山胡同，其西曰南缺子（《顺天府志》作南䦆子胡同），又西曰大蒋家胡同，曰高挑胡同（《顺天府志》作高跳胡同），十七年改为高筱胡同，其南曰东珠市口，〔十三〕曰东柳树井。由芦草园而东曰北桥湾，〔十四〕曰关帝圣境，曰八角胡同，曰东八角胡同，其南曰三里河大街。〔十五〕

注：

〔一〕《顺天府志》：「兴隆街有准提庵、药行会馆。」章学诚《实斋文集·任幼植别传》：「乙巳之冬，余在保定，暂至京师，馆同年潘编修庭筠家，时潘居兴隆寺街，与君居衡宇相望，谈晏流连，互为主客。」

〔二〕《顺天府志》：「草厂头条胡同有归德、广州、兴国、麻城、金箔诸会馆。」

〔三〕《顺天府志》：「二条胡同有邵武、黄冈、临江、应城诸会馆。」

〔四〕《顺天府志》：「三条胡同有南临〔陵〕、①临江、太平会馆。」

〔五〕《天间阁集·甲申贼者传》：「顾懿，北京芦草园四条胡同妓也，贼破城，掠去。一日，乘贼醉，解己系红丝带缢死，即自缢。缢不得即死，他贼至，执之，见巨贼刘宗敏。宗敏曰：

「妓何如此」？顾氏曰：「本不过妓，只是见京师忽然改变，不见旧时朝廷，甚愤不能平，故死耳。」又问：「欲死，死耳，何杀我人？」曰：「实欲取快，不思后矣！」宗敏怒，命支解之。」按：芦草园无四条胡同，当是草厂四条胡同，与芦草园相近耳。」

〔六〕《顺天府志》：「五条胡同有宝庆、仙谿、黄梅诸会馆。」

〔七〕《顺天府志》：「上、下七条胡同有孝感、南安、袁州、惠州诸会馆。」

〔八〕《顺天府志》：「八条胡同有辰沅、汉阳会馆。」

〔九〕《顺天府志》：「九条胡同有蕲州会馆。」

〔十〕《顺天府志》：「十条胡同有〔上〕湖南、②湘潭、长沙、湘乡、京山会馆。」《野获编》：「今京师全楚会馆，故江陵张相第也，壮丽不减王公，然特分宜严相旧第四之一耳。会馆之右一小房，虽不及大第十之一，然亦轩敞。先人以廉价僦居，不意其有祟也。迁寓不数月，妖魔百出。时龙虎山真人在都，面请手画一符，悬中堂镇之。是夜，魔投瓦石，专投符上。比明，则糜烂无存。先人寻大病，给假南旋。此房为京师富人徐性善所得，重构华甍，以餽吏部侍郎徐松〔检〕庵。③侍郎先与先人比邻，至是拓为大第，未久亦以白简告归。不数年，性善坐他事籍没，此房亦为官物矣。」《诗史阁丛刊》：「虚舟舫舍邑馆，为陈恪勤公鹏年故宅。客次虚舟扁乃公手书，邑邸在东草厂十条胡同，庚子毁于拳乱，今馆移建保安寺街路北。」

〔十一〕《顺天府志》：「芦草园即《坊巷胡同集》之芦苇园也，盖前代〔明〕积草之地，④故其北草厂诸胡同皆以是名。」《宸垣识略》：「吴越王钱镠祠在芦草园，雍正二年勅封诚应吴越武肃王。其裔孙世章创建。」明桂萼《文襄集》：「正阳门外东偏，有古三里河一道，东有南泉寺，

西有玉泉庵。今天坛北芦苇园、草场九条巷，其地下者俱河身也。」《顺天府志》：「元世祖于文明门外东五里立苇场，岁收苇百万以葺城。至文宗有警，用谏者言，因废。此苇只供内厨之需，岁役市民修补，事见《析津志》。盖元筑都城以土不以砖也。文明门今之崇文门，志言场在门东五里，其遗址固未必在此，然可知南城之有苇场，其来久矣。明时亦于台基厂收芦苇，神木厂收芦席，见明《水轩日记》。」

〔十二〕《顺天府志》：「南芦草园有武宁、京江会馆。」《顺天时报丛谈》：「南、北芦草园之间为中芦草园，均为昔日三里河之沿岸，现居人已久。其西有冰窨胡同，益证此为河边窨冰之所。至在冰窖胡同之乾泰寺，已无可考。」

〔十三〕《顺天府志》：「东珠市口大街即南大街，珠或作猪。管理街道御史署、步军统领所属中营守备署俱在南。乾隆初，〔中营〕游击驻此，⑤后省。有天津、南康会馆。迤东为三里河。」

〔十四〕《顺天府志》：「三里河有桥曰三里河桥。有三官庙。迤东为东柳树井。又东为蒜市、瓜市，南有泰山行宫，祀碧霞元君，明天顺间建。徐富庶、姜逢元二碑。北有双关帝庙。迤西有铁山寺，旧有南泉寺。」《藤阴杂记》：「朱竹垞，康熙戊午入都，舍于三里河桥之南泉寺，与李武曾良〔年〕同寓，⑥撰《惜字林记》，见《竹垞年谱》。今〔圮，惟〕寺门尚存。」《宸垣识略》：「三官庙，羽士居之，双槐甚古。」《衎石斋纪事稿·杭大宗蒜市杂记序》：「蒜市，在京师海岱门南二里」。献县戈芥舟学士涛《坳堂诗文集·本新建街道公署记》言：「乾隆三十一年，始命御史二人、工部及步军统领衙门司员各二人，督理街道沟洫。时学士以御史膺其选，创建公署于三里河西，更定条规。」

［十五］《顺天时报丛谈》：「三里河　即为［通］惠河漕运之源汇，是以附近一带以水名者，如南河漕、薛家湾、河泊厂等，均为当时支分派别，现已成街巷，旧址无考，只有地名而已。三里河东北有三官庙、南泉寺，均无考。惟南北桥湾，仍沿用旧名，而桥已不见。其旧寺院之巍然独存者，只一铁山寺。寺为明正德间有宗洪号铁山者，募缘修析，即于此建祠，遂以僧名寺。中有明修撰周叙《重修三里河碑》。寺之由来，亦三里河历史上之典实，其存而不废宜哉」。

校勘记：

① 南临会馆　《京师坊巷志稿》原作「南陵会馆」。

② 十条胡同有湖南会馆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原作云：「十条胡同有上湖南会馆」。据补改。

③ 徐松庵　《顺天府志》卷一四引《野获编》原作云：「徐检庵」。据改。

④ 芦草园即《坊巷胡同集》之芦苇园也，盖前代积草之地　此句为《顺天府志》卷一四「芦草园」条之记载原文，而《京师坊巷志稿》卷下则云：「芦草园即《坊巷胡同集》之芦苇园也，盖前明积草之地」。

⑤ 乾隆初，游击驻此　《顺天府志》卷一四云：「乾隆初，中营游击驻此」。据增补。

⑥ 与李武曾良同寓　《藤阴杂记》卷五原作云：「与李武曾良年同寓」。据增补。

自草厂十条而东有湖南会馆。［一］再东曰潘家庄，曰铁香炉，曰粪厂大院，十七年改为奋章大院，曰黄土坑，曰五圣庵。又东曰南官园。［二］又东曰阎王庙前胡同、阎王庙后胡同，［三］曰清水营（《顺天府志》作清风营），曰打鼓巷（《顺天府志》作打狗巷），曰老虎洞。再东曰北五老胡同，［四］曰牛角胡同，曰鸟枪胡同，曰风箱胡同，曰苗家大院，曰火鸡胡同，曰广兴园大院，曰南粉浆胡同。再东即崇文门大街。

在以上区域以南之东西胡同，西曰薛家湾，[五]东曰茶食胡同，有元帝庙，疑即《顺天府志》之元真观。自是而南曰平乐园，曰河泊厂，有地藏庵。曰南五老胡同，有白衣庵。曰缫丝胡同，曰黄雀胡同，有土地庙。曰北大院，曰槐树大院，曰石虎胡同，[六]有永安寺。曰高家营（《顺天府志》作高家胡同），曰香串胡同。再南亦即三里河大街，其北有大慈庵。

注：

[一]《天咫偶闻》：「湖南会馆在崇文门外，曾文正[公]晚年入都曾居之。」

[二]《顺天府志》：「南官园胡同有湘潭会馆」。

[三]《顺天府志》：「阎王庙前后街有三晋、宜黄、云梦诸会馆。」按：今俗称延旺庙街，亦取吉祥命名之意。

[四]《顺天府志》：「北五老胡同有宁波、严州会馆。」

[五]《顺天府志》：「薛家湾有鄞县会馆。」《顺天时报丛谈》：「薛家湾有关帝庙，系明时旧刹。巷前有木坊，题为「关帝圣境」四字，仍旧时之形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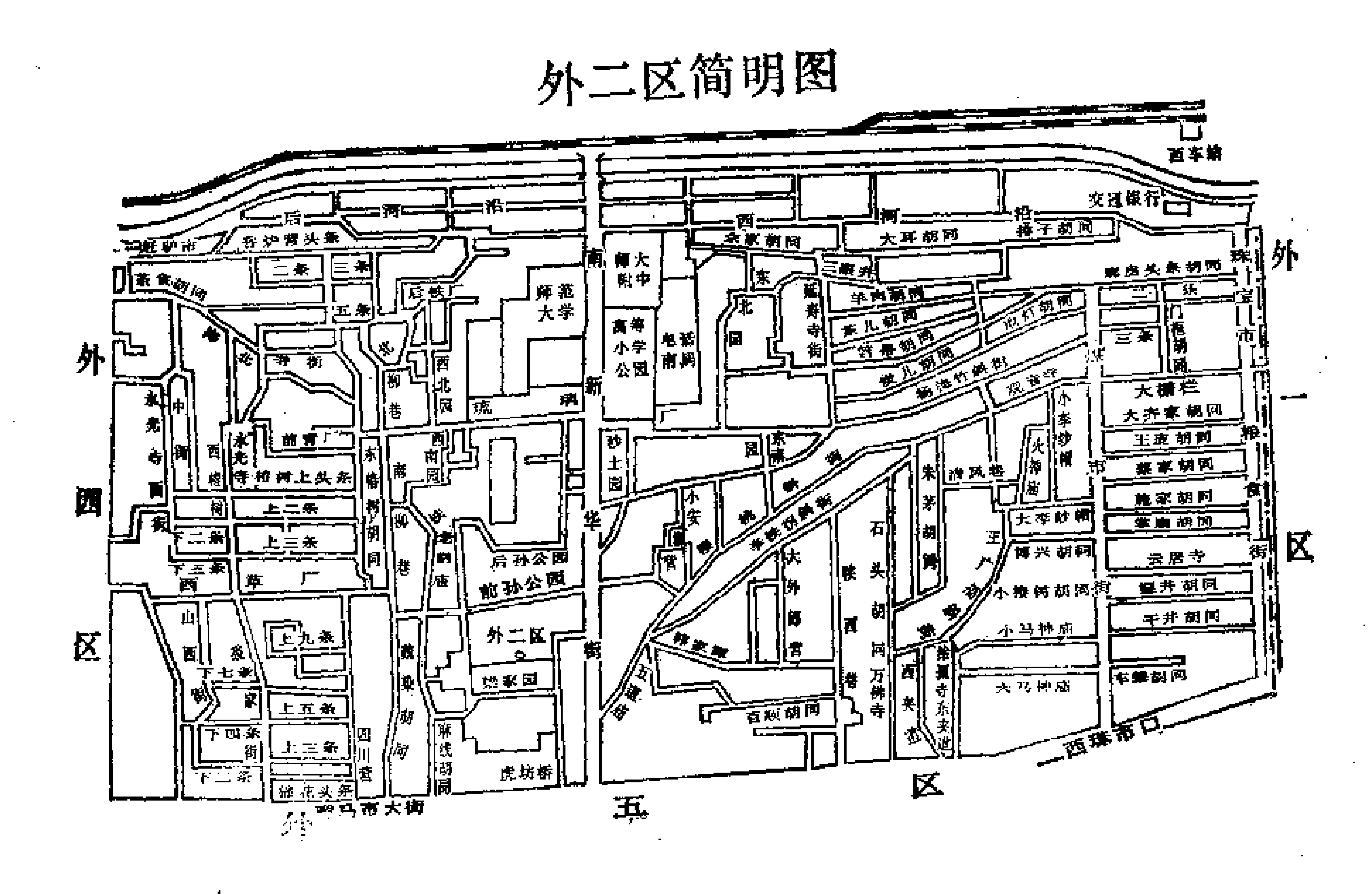
[六]《顺天府志》：「石虎胡同有严陵会馆。」按：《顺天府志》此处附近有石板胡同、杀猪营、双关帝庙诸名，今俱不见。今其地有火鸡胡同、广兴园大院、鸟枪胡同、老虎洞、缫丝胡同、黄雀胡同、白衣庵、地藏庵、永安寺、风箱胡同、黄土坑、铁香炉诸名，又俱为《顺天府志》所不

载，而河泊厂地域颇广，顺志亦不载之，何也？

第三章　外二区各街市

自正阳门而西为西车站，即平汉铁路之车站也。越城濠而南为西河沿，〔一〕旅馆最多，交通、盐业两银行在其北。斌升楼食肆原名龙源楼，清穆宗微行，尝饮宴于是。由东口而南曰珠宝市，再南曰粮食店，〔二〕有中和戏园，南达于西珠市口。由珠宝市而西，曰廊房头条胡同，〔三〕有劝业场，建筑壮伟。其北有南北小胡同曰通源夹道，曰堂子院，曰鸟枪胡同。其南曰廊房二条胡同。再南曰廊房三条胡同。〔四〕中间南北小胡同曰门框胡同，广德楼戏园在焉。再南曰大栅栏，〔五〕为北平昔日商业最盛之区，有三庆园，〔六〕庆乐园戏场。〔七〕再南曰小齐家胡同、大齐家胡同，曰王皮胡同，〔八〕曰蔡家胡同，曰施家胡同，〔九〕昔日有华威银行、殖边银行，现均停闭。今尚有河北省银行、泉通银行在是。再南曰掌扇胡同。再南曰云居寺胡同。〔十〕再南曰湿井胡同。〔十一〕再南曰甘井胡同。〔十二〕再南即西珠市口。

外二区简明图



外西区
外一区
五区
西车站
交通银行
西河沿
后河沿
南新华街
师范大学
师大附中
高等小学公园
电话南局
琉璃厂
东北园
延寿寺街
杨梅竹斜街
大栅栏
大齐家胡同
王皮胡同
蔡家胡同
施家胡同
云居寺
甘井胡同
车辇胡同
大马神庙
小马神庙
西珠市口
虎坊桥
骡马市大街
魏染胡同
外二区
清风巷
后孙公园
前孙公园
百顺胡同
万佛寺
上三条
上五条
下三条
下二条
上九条
永光寺
沙土园
大李纱帽
小李纱帽
朱茅胡同
大外廊营
石头胡同
陕西巷
椿树上头条

注：

〔一〕《顺天时报丛谈》：『正阳门外正阳桥迤西，为北京都市极繁华之区域，商铺花埠咸集于斯，一切景物较城外迤东亦有生气，如大栅栏、观音寺之繁盛，八埠一带之奢丽，城南公园之雅静，以及天桥各小市之热闹，均为都市可观玩之形色，是北京风景之富丽，要当以此为冠云。』《顺天府志》：『西河沿南小胡同迤西有万寿关帝庙。庙东隶中城，西隶北城。正乙祠，康熙五十一年建。关帝庙明建，俗称粗旗杆庙。有萧山、渭南、代州诸会馆，皆在北城界内。旧有如泰会馆，今废。西河沿之北为南河沿，又北逾河抵城根为北河沿。北河沿近正阳门者为〔旧〕贯市。』《汪琬钝吟续稿》：『京师丰台、西河沿皆与同人习游者，病中追赋：「病怀衰骨两支吾，记得年时卧酒垆。借问河边攀攫柳，也应憔悴似人无。」』《〔王〕渔洋集·同人集河楼下诗》：①『下直经旬鬓不梳，河楼高会剪春蔬。已喜绿蒲藏睡鸭，更烧红烛射游鱼。玉河杨柳见飞花，露叶烟條拂狭斜。十五年前曾系马，数株初种不胜鸦』。《今白华堂诗钞〔录〕·公谦诸同年诗自注》：『西河沿之禄寿堂、虎坊桥浙绍乡祠戏席最盛。』《坊巷胡同集》：『正西坊自正阳门外西河沿至宣武门响闸桥东，六牌二十四铺。有延寿寺、云峰寺、观音寺、云居寺、万善寺、抬头庵。』《顺天府志》：『按：云峰寺无考。』《顺天时报丛谈》：『西河沿最古之庙宇，为万寿关帝庙，该庙为明时旧刹，又名为双旗杆关帝庙。设有惜字纸老会。有〔往〕年，庙内余屋甚多，现已分居各商贩，然在表面上观之，尚可谓为巍然独存之老庙。由此向东则为正阳市场，内分鱼市、肉市，各立门户，营业极好，两市场皆直达后河沿，迥非小市场之可比。余家胡同西口外有正乙祠，为明代古寺，清康熙五十一年重修。②在东复有一关帝庙，则在西河沿之响闸，名为粗旗杆，用别于双旗杆

云。」按：南河沿、北河沿之名，今已废。贯市今亦不存，西车站当即其址。近年城濠淤塞，粪土污积，过者掩鼻。汪钝翁、王渔洋所谓「河边腊柳」、「露叶烟条」殆无余迹。西河沿与打磨厂相并峙，而街道与商户则较打磨厂为少强，古迹亦较多。但前此则以金店、皮铺为该处之极大商号，现在金店、银店而外，又加以各大旅馆，较之他处旅馆，亦似稍胜一筹。至其最足令人注意者，则为该街极东之劝业场。劝业场建于前清光绪末叶，层楼洞开，百货骈列，真所谓五光十色，令人目迷。惟两次被火，加之近今市况，该场商业亦无可发展。讵料，前日复遭回禄，近虽修复，然商业萧索，远不如东安市场之盛。

〔二〕《顺天府志》：「粮食店有火德真君庙。」

〔三〕《人海记》：「永乐初，北京四门、钟鼓楼等处，各盖铺房店房，召民居住，召商居货，总谓之廊房。视冲僻分三等，纳钞若干贯，洪武钱若干文，选廊房内居民之有力者一人，签为廊头，计廊纳钱钞，敛银收买本色，解内府天财库交纳，以备宴赏支用。今正阳门外廊房胡同，犹仍此名。」

〔四〕《顺天府志》：「廊房三条胡同有临汾会馆。」

〔五〕《西巡大事本末记》：「庚子五月十六日，拳匪焚崇文门内教堂，十八日，焚顺治门外教堂，其大栅栏等处教民所开之店铺，亦遭焚毁。二十日，大栅栏有老德记药房为西人所开，从北焚烧，是日西南风大作，延烧四处，东尽前门大街，西尽煤市街、南河沿，又逾河而至月墙荷包巷，正阳门城楼亦被延及，是日共计被焚店铺不下四千余家。」《顺天时报丛谈》：「观音寺迤东为大栅栏，该处为北京最繁盛之区域，其热闹光景，可谓为数百年如一日。在拳匪构衅时，于清光

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由老德记药房起火，连及小齐家胡同、廊房头、二、三条以至西河沿、正阳门城楼，均付一炬，实为未有之浩劫。乃自庚子后，不惟次第修复，且更愈增华丽，如大观楼（大栅栏）、第一楼（廊房头条），均庚子以后之建筑也。」

［六］《京尘杂录》：「今日三庆园，乾隆年间宴乐居也。其地昔甚广大，今当铺亦从此析出。又其旁有六合居，③亦其地也。」

［七］《骨董琐记》：「大栅栏庆乐园有『大千秋色在眉头，看遍翠暖书香，轻游瞻部；十万春华如梦里，记得丁歌甲舞，曾睡昆仑』一联，脍炙人口。相传出吴梅村笔，又谓龚芝麓，恐皆非是。彼辱身二姓，岂不忸怩思讳，安肯自道身世如此，盖遗老余澹心一流人所为也，或讹睡为醉，醉字终隔一层。」

［八］《顺天府志》：「王皮胡同有仙城会馆」。

［九］《顺天府志》：「施家胡同有青阳、广德会馆」。

［十］《顺天府志》：「云居寺胡同有云居寺」。

［十一］《顺天府志》：「湿井胡同有真武庙」。

［十二］《顺天府志》：「甘井胡同有遂宁会馆。」《潜研堂集·柬曹习庵诗》：「甘泉［井］汲井［泉］宜勿幂，④官园种菜自为乡。自注：予寓官菜园上街，习庵寓甘井胡同。」

［十三］《顺天府志》：「西珠市口大街，即南大街。中城副指挥署在南。有珠市汛。迤西为西柳树井，北有万善给孤寺，传云创自康贞观间，疑即《坊巷胡同集》之万善寺也。东偏为关帝庙［祠］，⑤有津南、潞安、赣宁、奉天、九江、平定、翼城、仁钱、卢州、盂县诸会馆。又有越

中先贤祠。北小胡同曰给孤寺夹道。」《京城古迹考》：「青〔晋〕阳庵有古铜大士像，⑥下有款识云「大唐贞观四〔十四〕年⑦尉迟敬德监造」。后移受水塘古佛庵。庵坏，移稽山会馆。今浙绍乡祠是也。内有眼药庵，供铜大士〔一尊〕，左右列善才〔财〕、龙女，⑧亦皆铜像，然并无尉迟监造〔款识〕字样，而铜质古润，法像端严，洵〔的〕是旧物。」《藤阴杂记》：「李文贞光地第在西珠市口，有「夹辅高风」赐额，赁宅尚是后人。又陈泽州廷敬初寓宣武门东街，与李湘北少宰比邻。《乙丑除夕移青藤馆新居诗》：「五春三度移居日，桃梗椒花总闭关」。《新斋诗》：「莫道幽居小，楼头十万家」。又《青藤馆画睡诗》：「汗简纷难就，青藤蔓许长」。又有《六友斋玩月诗》、《简西邻给孤寺主诗》，则定在珠市口西，今莫考其旧第。」

按：《顺天府志》廊房头条胡同路南有小胡同曰高家胡同，今并入门框胡同。又甘井胡同之南有车辇店，后改名教子胡同，有观音寺，今不见。

校勘记：

① 《渔洋集》……「河楼高会剪春蔬」　《京师坊巷志稿》引文为《王渔洋集》。

② （正乙祠）清康熙五十一年重修　《宸垣识略》卷一〇云：「正乙祠在西河沿，康熙五十一年建」。此载与《顺天时报丛谈》所记不同，今录此供参考。

③ 六合居，疑为六必居，其位于大栅栏南粮食街路西。

④ 甘泉汲井宜勿幕　《顺天府志》卷一四云：「甘井汲泉宜弗幕」。

⑤ 关帝庙　《顺天府志》卷一四云「关帝祠」。

⑥ 青阳庵　「青」原作「晋」，《京城古迹考》「晋阳庵」条云：「晋阳庵有古铜大士像」。据改。

⑦ 大唐贞观四年　《京城古迹考》「晋阳庵」条原作云：「大唐贞观十四年尉迟敬德监造」。据改。

⑧ 善才、龙女 「才」作「财」，《京城古迹考》「晋阳庵」条云：「供铜大士一尊，并铸莲花宝座，左右列善财、龙女，亦皆铜像，据僧云是伊师从他处移供于此。然细验法身，并无尉迟款识字样」。今据增补改正。

自堂子院乌枪胡同而西曰排子胡同，[一]曰九道湾。又西曰大耳胡同，[二]曰汾州营，原名粉子营，曰三眼井。又西曰石候胡同（《顺天府志》作石猴街），曰五斗斋。[三]又西曰花枝胡同，曰延寿寺街。[四]

注：

[一]《顺天府志》：「排子胡同有江夏、凤阳会馆。」《顺天时报丛谈》：「排子胡同，冠帽顶戴铺，为曩年本地风光，现在祗有少数之珐瑯作及宝华楼饭馆而已。该处有地藏庵，亦为前明之古寺，清康熙间又复重修。庙内存有康熙二十年之铸鼎一。再南则为三府菜园，清末该地犹为一片空旷之地，现则楼房林立，商铺星罗，已大改昔日之观。」

[二]《顺天府志》：「大耳胡同有婺源会馆」。

[三]《顺天府志》：「五斗斋胡同，斋或作面。」

[四]《顺天府志》：「延寿寺，辽刹也。在琉璃厂东北，其地名延寿寺街。寺为辽、金旧刹（原注《辽史·圣宗纪》：「十二年，以景宗石像成，幸延寿寺饭僧」。《辽史·游幸表》：「兴宗重熙十一年十二月，幸延寿寺饭僧，诏宋使观击鞠」）。童贯、蔡攸帅师入燕，号抚定，勒「勒」碑于寺以纪功，①将佐姓名皆列于碑，留十日乃还。宋徽宗北来寓此（原注：蔡鞗《北狩行录》：「太上北至燕山，寓上延寿寺。」赵子砥《燕云录》道：「君以丁未五月十八日到燕山，于

延寿寺驻跸，所取本朝辂辇逍遥子俱在延寿寺安放。七月中旬，郑后体违和，渊圣诸后同来延寿寺问候」）。金人以汴京所获车辇悉置于寺，意今之厂地，昔皆寺之基，而今之寺特其一隅耳。明正统六年开渠得断碑，上有大金延寿寺，太原僧湛然因为重建。有明碑二，其一即重建碑，四明汪奉撰。碑云：「寺在京畿正阳门关外西二里许，《方舆胜览》载有延寿寺，未知是否。自元季是寺废弛，至为榛芜之区。宣德八年，湛然禅师自太原交城圆明禅寺游方至此，施主郭金等留住持是寺。于是改其故址，鸠工命匠，始创建焉。正统六年五月兴工，构正殿以居诸佛，树山门以通官衢。工未克就而师圆寂。众人以是寺无主，［金］举其徒道晟住持，②言于僧籙司，劄付入寺，祝圣寿万年，以主维之。晟常受业祖［定］禅师，③痛念其为是寺开山，不有文以记之，久则泯没无闻，来渴为记云。时正统十二年夏五月。」其二为嘉靖二年敕赐延寿寺碑，字迹漫剥，惟岁月及篆额差可辨耳。又琉璃厂有兴胜寺，道光十一年重修。又延寿寺有平乐、潮州、长元吴［诸］会馆。西小胡同曰泰小［山］巷。」③《辽史·游幸表》：「圣宗统和六年四月，幸延寿、延洪二寺。十五年四月，幸延寿寺」。《松漠纪闻》：「燕京兰若相望，大者三十有六，然皆律院，自南僧至，始立四禅寺，曰大觉、招提、竹林、瑞像。延寿院主有质坊二十八所，僧职有正、副判录，或呼司空。」

校勘记：

① 勤碑于寺以纪功　「勤」当作「勒」。据改

② 晟常受业祖禅师　《日下旧闻考》卷六一引汪奉《延寿寺碑略》记「晟常业祖定禅师」。据改。

③ 延寿寺有平乐、潮州、长元吴会馆。西小胡同曰泰小巷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延寿寺街」条云：「延寿寺有平乐、潮州、长元吴诸会馆。西小胡同曰泰山巷」。据改。

自廊房头条胡同而西曰协资庙，俗名蝎子庙，[一]曰北火神庙，亦曰北火扇。曰羊肉胡同。[二]其南曰茶儿胡同，《顺天府志》作柴儿胡同。[三]曰笤帚胡同、[四]炭儿胡同。其东小胡同曰穿堂门。自协资庙斜达于笤帚胡同者曰南火扇，中间小胡同曰尾巴胡同。南火扇之南曰取灯胡同，再南即为杨梅竹斜街。[五]

注：

[一]《顺天府志》："七圣庙俗称蝎子庙。"

[二]《顺天府志》："羊肉胡同西有回人礼拜寺，有惠安会馆。"

[三]《顺天府志》："柴儿胡同有鄱阳会馆。"

[四]《复初斋文集·跋班马字汇〔类〕》：①"曩日僦居琉璃厂北笤帚胡同，篝灯孜孜掇拾两汉字义，今三十有二年矣。"

[五]《顺天府志》："杨梅竹斜街有和含、酉西会馆。"《藤阴杂记》："杨梅竹斜街梁文莊公第，清勤堂前藤花，汪文端公有诗："三万柘坡光泰，馆此修三通"。又严海珊刺史遂成贻诗云："满架藤阴史局中，让君一手定三通"。又，青乳轩以寓王中书穀原又曾。文端[庄]告养归里，②又曾送诗："藤阴假馆年华晚，潞水抽帆别思频。"文莊终养来京，于此宣麻，旋卒于位。今久改旅店，藤花尚茂，车过时犹及见之。"《骨董琐记》："梁诗正居在杨梅竹斜街，见《湖海诗传》。"《阅微草堂[笔记]》：③"乾隆庚子，京师杨梅竹斜街火，所毁殆百楹，有破屋岿然独存，四面颓垣，齐如界画，乃寡妇守病姑不去也。此所谓孝弟之至，通于神明"。《顺天府志》：

「大宏庙，康熙三十六年僧明泐重建，有大学士张玉书碑。」

校勘记：

① 跋班马字汇 「汇」当作「类」。据《京师坊巷志稿》卷下引《复初斋文集》改。
② 文端告养归里 「端」当作「庄」。据《藤阴杂记》卷五改。
③ 阅微草堂 这里即指纪昀著《阅微草堂笔记》一书。

自延寿寺街而西，西河沿而南，曰佘家胡同。[一] 稍南曰许家大门。又南曰百花园，其西曰东北园。[二] 再西即新辟之南新华街。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在路东，师范学校在路西，即昔年之琉璃窑厂，光宣间五城中学旧址也。再西曰前铁厂、后铁厂。[三] 又西曰香儿胡同，曰后坑，曰大沟沿，曰鹿犄角胡同，曰北柳巷。[四] 又西曰香炉营头条，上、下二条，上、下三条，上、下四条，上、下五条，[五] 六条。其南曰海北寺街。[六] 又南曰娘娘庙胡同，曰周家大院，曰前青厂、后青厂，[七] 曰顺德馆夹道，曰澧阳馆夹道，曰东大院。又西曰方壶斋、[八] 永光寺中街、[九] 永光寺西街。[十] 又西曰赶驴市，有北极庵。[十一] 曰茶食胡同，曰枣林街，以达于宣武门外大街。越城濠而北曰北河沿，[十二] 今为平汉火车经行地。

注：

[一]　《顺天府志》：「余家胡同有襄陵会馆」。

[二]　《顺天府志》：「东北园旧有当涂会馆，今废」。

[三]　《顺天府志》：「铁厂南小胡同曰鬼门关」。《洪北江年谱》：「嘉庆四年三月抵都，寓同年戴刑部敦元铁厂寓斋。」《顺天府志》：「步军统领所属南营守备署在前铁厂。」《顺天府志》：「后铁厂有叙州会馆。北抵西河沿，有大隐庵，餘姚乡祠也，明嘉靖间建，有康熙六十年重修碑。」《亦有生斋集·自海波寺街移寓铁厂用竹垞韻诗》：「闭门随意著巾幞，坐拥陈编斋字斋。绝似三家村里住，寺钟隐隐出前街。注：巷内居人只三家，前为大隐禅林。」

《天咫偶闻》：「后铁厂义学，相传为张文敏公照之故居，余友人王逸珊宝田居此。逸珊欲倩余补书「法华庵」额，未果而移去。逸珊初居东城镇江胡同，终日座上客满。余一日偕续耻庵往访之，值李雨苍参赞云霖郑东甫比部杲先在。逸珊留饮，酒间雨苍先生谈楚军旧事，有如读杜老《北征》，使人神往。余赋《七古》记之云：「人生快意殊难必，胜侣相逢便超逸。座中宾客皆岳岳，论诗说剑俱第一。王公高议欺论衡，郑君说经言硁硁。耻庵平日最蕴藉，酒余意态殊纵横。座中更有河东守，杀贼人称好身手。李广归来竟不侯，真卿老去仍鯛口。方今时事须欧韩，庙堂正赖诸公安。奈何高会但置酒，苍生望子抒艰难。街鼓沈沈［统统］动归骑，①犹想雄谈未申意。愿君勿忘此宵欢，他时应入城东记。」诗不足道，此会不可不志。」

[四]　《顺天府志》：「北柳巷有南丰会馆。」《顺天时报丛谈》：「琉璃厂西门外，南、北分名为南、北柳巷，中有永兴寺，相传为前明之古刹。先时一般书局及裱工作多僦居于此，现已改为发行新闻纸之市场。厂西之对面为鹿犄角胡同，北极庵南口迤西则为青厂矣。北极庵亦明

刹，内中奉祀玄帝。迤西则为后青厂，迤北则为兴盛寺，西则海波（北）寺街。②清初，朱竹垞之古藤书屋即在于此。寺为明刹，亦无考，已久倾废，而街名则仍传未改云」。《顺天府志》：「香炉营头条胡同有抚州会馆，旧有江山会馆，今废。」《商盘质园诗集》：「我从弱冠游神京，僦居曾忆[记]香炉营，密通往还潘太史，谈谐跌岩[宕]倪先生。③自注：潘谓允敏」。

[五]《顺天府志》：「香炉营五条有广西会馆」。

[六]《顺天府志》：「海波寺见《坊巷胡同集》，久废。有广西、颍州、澧州、顺德、潮州会馆」。《曝书亭集》：「僦宅宣武门外，庭有藤二本，柽柳一株，旁帖湖石三五，可以坐客赋诗。又《自禁垣移居宣武门外诗》：「詔许移家具，书难定客踪。谁怜春梦短[断]，④犹听隔城钟。」」《顺天府志》：「此康熙甲子彝尊初罢禁职，自黄瓦门移居诗也。在此纂《日下旧闻》，见自叙。集中如《古藤书屋送人诗》云：「我携家具海波寺，九月未槁青藤苗，夕阳倒影射柽柳，此时孤坐不自聊。」迟汤右曾诗云：「柽叶绿如织，藤花红满担」。复有紫藤花下作花下醉歌，送吴魏二子联句。柽联句，坐青藤下烧竹火炉试武彝茶[联句]。⑤至己巳二月，乃移下斜街。诗云：「不道衰翁无倚著，藤花又让别人看。」当移居时，查慎行赠诗，有「僦居会向春明宅，好借君家善本书」之句。又有《闰夏共饮古藤书屋，限藤、柽二字诗》。王士祯有《戊辰来京，竹垞邀饭[饮]古藤书屋，⑥食鲍鱼半翅，观米海岳研山图诗》。」《寄园集·甲戌元夕，饮于章云中翰汉翔古藤书屋诗》：「坐啸三休丛桂老，屈停五易古藤留。自注：寓为金文通之俊甲午旧邸，递传龚芝麓、何蘧音、朱竹垞以及中翰，五易主矣。」《藤阴杂记》：「何蘧音元英寓此，名「丹台书屋」。王横云未遇时，饮屋中诗云：「龙门百尺邈难登，喜到高斋对古藤」。汪蛟门

诗：「护持劳太傅，燕赏惬尚书。留得清阴在，重为水部居」。康熙丙辰，竹垞有《饮何少卿藤花下诗》。」《东舍诗评·曲阜孔东塘尚任燕台杂兴诗》：「藤花不是梧桐树，却得年年引凤凰」。自笺：「宜兴蒋京少景祁寓古藤书屋，予与阮亭先生数过谈，[其地为金太傅之俊旧第，龚芝麓]、朱竹垞、黄俞邰、周青士诸君先后寓此。」⑦《藤阴杂记》：「《孙松坪致弥移居诗》：「一枝许寄即吾庐，莫笑生涯琐珐〔蛣〕如。」⑧时与王云冈同寓，管青村榆诗：「王猷与共孙登啸，宋玉堂为庾信居」。时为康熙庚辰。今古藤靠壁，铁干苍坚，古色斑驳，洵百余年物。特屋未宏敞，大第已析为三四宅，西偏赁施小铁冈卿朝幹，移居时，余赠有「依稀诗老留题处，想像宾筵载酒余」之句。继而知古藤在东邻余姓屋内，访之，主人绘图示客。又阅《竹垞集》，有《冯检讨勖招诸同年集六枳园对菊诗》：「可怪南邻冯检讨」。则似在海波寺街。」赵怀玉《亦有生斋集·移居诗小序》：「癸丑八月，自青厂移居海波寺之古藤书屋，朱竹垞检讨旧寓也。再案：《腾笑集序》：庭有藤二本，柽柳一株，旁贴〔帖〕湖石三五，⑨可以坐客赋诗，余寓舍藤止一本，而柽柳湖石皆在。右邻余氏有藤一本，而距此颇远，岂余氏别一本，所谓二本者仅存其一耶？既属李君秉德作图，且乞同人赋诗纪事。」按：海波寺街，今作海北寺街，张君玉裁来书云：古藤书屋在今之顺德会馆，藤已枯死，仅余尺根，然考之前人诗词，藤早已难觅其处所，似难指顺德馆为即竹垞所居故址也。

〔七〕《顺天府志》：「前、后清厂，清或作青。前清厂井一。有武阳、四川、广西、凤翔、汉中、榆林诸会馆。旧有顺德会馆，今废。迤东〔西〕曰鹿角胡同。」⑩《日下旧闻考》：「水光寺东清厂有巨潭，元果洛易之《万寿寺怀古诗》云：「清凉白玉池」，疑即是地」。《孙渊如先

生年谱》：「乾隆五十二年丁未，会试中式，殿试一甲二名，授编修。时寓青厂，即今武阳会馆。」《船山诗草》有《过青厂旧宅诗》。《顺天时报丛谈》：「青厂分前、后两街，前街相传有龙王庙，庙外有巨潭，本系古刹，现寺已无考，巨潭已成荒圃，矮屋数家，无风景之可言。至永光寺则在青厂之西，分中、西两街，寺为元时之大方寿寺，明时曾经重修，现寺已无考，衹有街名而已。」

[八] 《顺天府志》：「乾隆三年置北城平粜局于方壶斋，今废。」《藤阴杂记》：「傅谨斋副宪移寓方壶斋，相传为田山姜故寓，吴白华赠诗云：『夹巷笙歌喧北里，残年冰雪爱南荣』。[又云]：『诗翁倒[例]作鸿胪长，乾馔[撰]沦[论]才价未丰[低]』。」⑪田时官大鸿胪，傅尔时亦长鸿胪云。」《亚谷丛书》言：「京师戏馆比年如方壶斋、蓬莱轩、昇平轩最著。今诸园皆废，惟方壶斋屡易新名，人尚称为方壶斋，城西仅此一馆，春初尚盛，在永光寺西街。」《藤阴杂记》：「京师戏园，止剩方壶斋，今园久废，其地尚名方壶斋。查楼今中和园，余皆不可考。」《京尘杂录》：「嘉庆朝，湖州戴光禄璐久官京师，撰《藤阴杂记》，大半取材《日下旧闻考》，于都城古迹，考证特详。云乾隆间，查家楼、月明楼皆国初旧迹也。余道光壬辰北来，卸装即居永光寺西街八宝店年伯朱澧帅茱堂先生家，所见惟查楼尚存，即今前门外肉市广和楼也。对门有小巷通大街，尚榜曰查楼口，或讹呼茶楼矣（戏园招牌皆曰茶楼）。余初访月明楼无知者。戊戌夏，云梦道中老仆杨升言，月明楼即在永光寺西街，其地近枣林，世俗相传有康熙私访月明楼之语，编为歌谣，演为杂剧，刻为画图，虽妇人孺子皆能言其事，顾鲜有知其地者。」

[九] 《顺天府志》：「国初设粥厂于永光寺中街，今仍之。有重庆会馆。」《藤阴杂记》：「梁药亭佩兰寓永光寺，与朱悔人、宋山言醉后放歌。吴鉴南璜随父璞庭寓寺侧，生子，商宝意盘

寄诗：「原是释迦亲抱送，永光古寺翠微僧」。庚辰成进士，由农部任知州，殉木果木难。吴超亭别驾兴宗题其遗集云：「朱邸赐莲宵禁肃，永光击钵晓钟寒」。』元纳延《金台集·寓万寿寺怀古诗》：『皇唐开宝构，历劫抵金时。绝妙青松幢，清凉白玉池。长廊秋飕响，高阁夜钟迟。独有乘闲客，扶藜读古碑。自注：寺有许道宁画屏。』《日下旧闻考》：「琉璃厂西门外为清厂，清厂西为永光寺。寺在元为大万寿寺，有《开山传法历代宗师实迹碑记》，字迹久剥，仅存「万寿辨公」等字。有明正统十一年一碑，本山住持本恩立[石]，⑬昭化寺住持妙清碧潭篆额，碑称辨公居此，湛然、屏山居士为其上首外护。湛然即耶律文正王楚材。屏山，金李翰林纯甫也。又景泰年碑二，胡濙撰文，并没于土。果啰洛纳延《金台集·万寿寺怀古诗》有曰：「皇唐开宝构，历劫抵金时」。又曰「独有乘闲客，扶藜读古[旧]碑」。⑭则其寺始于唐也。惜元之实迹碑，已成没字矣。』《顺天府志》：『今其寺仅存山门，额曰「重修永光寺」。寺内破屋数间，余皆废坏，成通衢矣。旧石无一存，其寺东为清厂。厂迤北有海波寺，久废，其地名海波寺街。又清厂有北极庵，内碑一，明万历间朱之蕃撰。龙王庙门外有巨潭。清厂东口外迤南为南柳巷，有永兴寺，寺无幢碣可考。』《燕京访古录》：『顺治门外永光寺街，有畏卢在焉，吾师林琴南先生故居也。先生侨居北平三十余年，终老于此。其门楹有自书联云：「扪心只有天堪恃，知足当为世所容」。盖自况也。林师既殁，余与诸同门议于此地建筑畏庐，未果。』

[十]《顺天府志》：『永光寺西街有四川、新会、顺德诸会馆。西小胡同曰八宝甸，曰枣林。』

[十一]《顺天府志》：『北极庵祀元帝，有明万历间朱之蕃碑。有凤翔会馆。』

「十二」《顺天府志》：「通河为北河沿，宣武门外东城根也。内城东沟水出水关后，迳桥下入护城河，有响闸。汤右曾《怀清堂集·宣武门东城下晓行诗》：「老去应官有底忙？未明先起揽衣裳。人从鸦鹊声中出，路入轮蹄影里长，窗下已添秋水势，城阴初散晓烟光。隔河楼上花枝好，尚护重衾半篆香。」按：南河沿之南有赶驴市，《顺天府志》无此名。

校勘记：

① 街鼓沈沈动归骑 「沈沈」当作「统统」。据《天咫偶闻》卷七改。

② 海波北寺街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作「海波寺街」。

③ 僦居曾忆香炉营，密通往还潘太史，诙谐跌宕倪先生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香炉营头条胡同」条引《商盘质园诗集》云：「僦居曾记香炉营，密迩往还潘太史，诙谐跌宕倪先生」。据改。

④ 谁怜春梦短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引《曝书亭集》「短」作「断」。

⑤ 坐青藤下烧竹火炉试武彝茶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海波寺街」条「按语」云：「坐青藤下烧竹火炉试武彝茶联句」。

⑥ 邀饭古藤书屋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海波寺街」条云：「邀饮古藤书屋」。据改。

⑦ 予与阮亭先生数过谈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海波寺条」原作：「予与阮亭先生数过谈，其地为金太傅之俊旧第，龚芝麓、朱竹垞……」据补。

⑧ 莫笑生涯琐珐如 《藤阴杂记》卷九云「莫笑生涯琐琣如」。

⑨ 旁贴湖石三五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贴」作「帖」。

⑩ 迤东曰鹿角胡同 《京师坊巷胡同集》卷下「东」作「西」。

⑪ 诗翁例作鸿胪长，乾馔沧才价未丰 《藤阴杂记》卷九原作云：「诗翁例作鸿胪长，乾馔论才价未低」。案：《京师坊巷志稿》引《藤阴杂记》「低」作「丰」。

⑫ 绝妙青松樟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引《金台集·万寿寺怀古诗》云：「绝妙青松樟」。《日下旧闻考》

卷六一引果啰洛纳延《万寿寺怀古诗》「墇」作「障」。《天府广记》卷四二录逦贤《南城咏古·万寿寺诗》亦云「障」。录此待考。

⑬ 本山住持本恩立　《日下旧闻考》卷六一「永光寺」条云：「本山住持本恩立石」。据补。

⑭ 扶犁读古碑　《日下旧闻考》卷六一引《金台集》云：「扶藜读旧碑」。

自纸巷子而南曰煤市桥，〔一〕有食肆曰泰丰楼，昔年之丰楼也，《越缦堂日记》常言之。再南曰煤市街。〔二〕煤市街以西，杨梅竹斜街以南，曰抬头庵，曰皈子庙，曰樱桃斜街，〔三〕曰观音寺，〔四〕曰李铁拐斜街。〔五〕其南之南北胡同曰小李沙帽胡同，〔六〕曰火神庙夹道，〔七〕曰朱家胡同，曰清风巷，曰朱茅胡同（《顺天府志》作猪毛〔尾〕胡同），①曰杨茅胡同（《顺天府志》作羊毛〔尾〕胡同），②〔八〕曰燕家胡同，曰史儿胡同，曰石头胡同。〔九〕再南曰大李沙帽胡同，其西曰留守卫。再南曰博兴胡同，曰广福巷，曰王广福斜街。〔十〕再南曰小椿树胡同，〔十一〕曰小马神庙，〔十二〕大马神庙，其西为给孤寺，〔十三〕昔为粥厂，今为驻军之所。有东夹道、西夹道以达于西柳树井。

注：

〔一〕《顺天府志》：「煤市桥无桥。」

〔二〕《顺天府志》：「煤市街有漳郡、赣州会馆，公善水局。」《藤阴杂记》：「高安朱

文端公第在煤市街，今为旅店。查礼铜《鼓书堂集·移居宣南坊诗注》：「今岁夏就任农曹，正阳门外煤市街旧有老屋数椽，湫隘不能容足。」

〔三〕《顺天府志》：「樱桃斜街有贵州会馆。」《藤阴杂记》：「樱桃斜街阮都谏应商寓，侄学浩入翰林，吴文简襄赠诗：「斜街旧雨忆黄门，六十年来老弟昆。」」《骨董琐记》：「当涂黄钺左田《壶斋集》有《十一月七日移寄樱桃斜街诗》四首，时乾隆乙巳丙午间也，至乙亥年复有诗题云，范摄生太常旧宅在樱桃斜街，余馆其家前后几十年，听事老榆犹余昔时手植，今已出屋寻丈矣。又有诗注，蒙恩赐宅地安门西堂子胡同，盖嘉庆癸未也。」

〔四〕《顺天府志》：「观音寺街有寺」。《顺天时报丛谈》：「观音寺为外城之热闹处所，如宾宴楼、青云阁，均为新式之商场，百货陈列，极见繁富。最近两处各约票友演唱清音，热闹场中之别开生面者也。至一般商铺之生意，虽不如大栅栏之畅旺，然在该处以南，娼寮丛处，所谓八大埠是也。八大埠者，如王广福斜街、石头胡同、陕西巷、韩家潭、朱茅胡同、朱家胡同、胭脂胡同、燕家胡同、柏兴胡同、留守卫、小李沙帽胡同、火神庙、青风巷等，是以数计之，实不止八，且在煤市街迤东尚有王皮胡同（俗谓之王八胡同）、蔡家胡同两处，虽为少下等级之娼寮，然均俗所谓之大街北之娱乐处所，此盖以西珠市口大街为经，用以区别雅俗耳。由王广福斜街迤西，大半为少有声色之小班，其东则多为二三等茶室下处，至该处地名如火神庙本以庙名街，现庙已败陋而名犹存。留守卫则辽金时之禁兵营卫故址，至今乃红楼碧户，舞扇歌衫，未可谓非该地之佳运。」

〔五〕《顺天府志》：「李铁拐斜街有襄陵、延定会馆，又有肇庆会馆。」〔二〕③《藤阴

杂记》：「灵椿坊李铁拐斜街，黄侍郎叔琳父卜居，梦祖授以小钺，侍郎果巡抚浙江。」韩泰华《无事为福斋随笔》：「黄叔琳宅有万卷楼。」④朱筠《笥河文钞》：「蒋编修泰［秦］树⑤为余辛巳分校所得士，官中书，与余居同巷，余家在日南坊李铁拐斜街之北，君居在南。」《顺天府志》：「案：宅中有椒华吟舫，屡招名流觞咏。其弟珪为兄墓志，言珪与公同官翰林，同车马者七年。乙未，珪自山西归，乃比邻居，宅后可通往来，而伯兄居老屋对门，珪自名所居曰「鄂不草庐」。」《笥河诗集》：「壬申岁，王介眉先生住余宅，即今椒华吟舫。」程晋芳《三长物斋记》：「壬申［辰］，⑥居房师朱先生第。箧中有东井砚，项子京藏，镌坡公名而不字，一为北宋拓《圣教序》，一元人画达摩像，钱箨石名之曰「三长物斋」。」《定厂全集·王仲瞿墓表铭》：（上略）「簇道人者，居京师之李铁拐斜街。或曰年三百有余岁矣。色如孩，臂能掉千钧。」《越缦堂日记》：「李铁拐斜街之且园，满洲同年宜伯敦宜垕为其尊人某都司所新辟也。栽花筑榭，营造未已。有城南别舍三楹，小足留憩。其西穿池置廊，畚锸方始，而位置粗俗，粪壤等观，八旗恶札，偏满堂庑。」《燕京访古录》：「且园在李铁拐斜街，为清季士大夫觞咏之所，今改为同丰堂。」按：同丰堂今亦歇业，改为旅馆矣。

［六］《京尘杂录》：「竹枝词又云：「每味上来誇不绝，那知依旧庆云堂」。又云：「恒德堂中尚可赊」。今日酒庄酒馆俱无此二家矣。往日银官为李海门召客于宜庆堂，今观音寺前有承庆堂，大栅栏有衍庆堂，然皆酒庄，非戏庄也。湘舟云，小李纱帽胡同口庆云堂犹及见之，今承庆堂即其地。」

［七］《顺天府志》：「火神庙夹道有蚕桑局、忠义局」。

〔八〕《顺天府志》：『留守卫小胡同曰羊毛胡同，有高安会馆』。

〔九〕《顺天府志》：『石头胡同有翠江、龙岩会馆，天仙宫、准提庵』。

〔十〕《顺天府志》：『王广福斜街有汾阳、新建会馆』。

〔十一〕《顺天府志》：『小椿树胡同有漳浦会馆』。

〔十二〕《顺天府志》：『小马神庙有六圣祠』。

〔十三〕《顺天时报丛谈》：『王广福斜街迤南，有所谓给孤寺夹道，在此口外即为万寿给孤寺。该寺在西珠市柳树井路北。相传创自唐贞观时代，清顺治时重修，庚子联军入城，寺已被抢，佛像已多拆毁。当时并有附近住户(即今日之谦安客栈)，俞氏一家仰药殉难之妇女计共七口，均浮厝于此。乱平后始行改葬。未几该寺僧即将庙出售，嗣后遂改建戏园，即今日第一舞台是也。』

校勘记：

①猪毛胡同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作『猪尾胡同』。

②羊毛胡同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作『羊尾胡同』。

③又有肇庆会馆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原作：『又有肇庆会馆二』。据补。

④黄叔琳宅有万卷楼　案：《京师坊巷志稿》卷下：『黄叔琳万卷楼故居在李铁拐斜街。』

⑤莽编修泰树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引《筠河文抄》『泰』作『秦』。

⑥壬申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李铁拐斜街』条引程晋芳《三长物斋记》作『壬辰』。

自石头胡同而西曰陕西巷，光绪庚子时，名妓赛金花张艳帜于是。其后为醉琼林食肆，其间小胡同曰万佛寺湾。又西曰大、小外廊营。〔一〕稍南曰韩家潭。〔二〕再南曰百顺胡同，〔三〕曰东皮条营、西皮条营，今改作东壁营、西壁营。又南曰胭脂胡同。又南即虎坊桥大街。〔四〕韩家潭之西曰小百顺胡同。又西曰后河，曰五道庙，〔五〕北接李铁拐斜街，南达南新华街。

注：

〔一〕《顺天府志》：「大、小外廊营，有潮州、琼州会馆。旧有泾阳、凉州会馆，今，废。」《藤阴杂记》：「外廊营为徐文穆本第，后归王文庄际华，甫兴作而赐第护国寺街，因售作全浙公产，凛存堂额尚在。」《陈句山年谱》：「庚寅八月至京，借寓汪芍波〔陂〕给谏新宅，①九月杪移归外廊营旧宅。」按：外廊营一带今多为伶人所居，无达官名人邸宅。朱幼芬寓所，予曾一至，茗椀瓶花，布置有致。今幼芬贫屡，恐亦无复当年情趣矣。

〔二〕《顺天府志》：「韩家潭有上虞、广州会馆。」《宸垣识略》：「芥子园在韩家潭，康熙初，钱塘李笠翁渔寓居。今为广东会馆。」《藤阴杂记》：「王文庄初寓韩家潭，每于中秋前后，张乐邸第，燕乙丑同年及门生。堂曰宝言，书室曰梦舫。」《骨董琐记》：「沈碧香官吏部，居韩家潭，门联云：「十载藤花署，三春芥子园」。盖李笠翁芥子园故址也。马号联云：「老骥伏枥，流莺比怜」。」《天咫偶闻》：「符右鲁户部曾所居韩家潭。琳帏之外，书鐡画卷，茗椀香鲔，

列置左右。几案无纤尘，四时常供名花数盎。王述菴笑谓之曰：『入君燕寝，已如在断桥篱落间，使人不复忆西子湖矣。其雅洁萧潇，非东华輭红尘土中人所能企也。』《香祖笔记》：『韩宗伯菼所居与胡侍讲任舆为邻，韩逝未浃月，胡亦卒。』《燕京访古录》：『韩家潭在正阳门外虎坊桥东北，又名寒葭潭，无可考。或曰清康熙时，韩宗伯慕卢(菼)之旧居。慕卢，江苏人，以八股文名一时。』

〔三〕《顺天府志》：『百顺胡同旧有太平、晋太会馆，今废。』李文藻《游琉璃厂记》：『乾隆乙〔己〕丑，②予以谒选至京师，寓百顺胡同。』

〔四〕《顺天府志》：『骡马市大街迤东有桥，曰虎坊桥，明虎坊遗址也。今桥北小巷，犹有是名。房或讹坊。有福州、湖广、宜昌、三原、襄陵、曲沃、杭州诸会馆。南小胡同曰九道门槛。北小胡同曰磨脐胡同，曰虎房，在魏染胡同西。』《藤阴杂记》：『竹垞己未同徐检讨釚移寓虎坊桥，辑《瀛州道古录》。查他山《别谭都谏瑄诗》：「宣武门东旧宅，虎坊桥畔凭栏。可惜手栽红杏，花开又让人看」。似皆桥西赁宅。阎恭定循琦廓而大之，继居者王韩城、赵副宪。陈无轩焯肄业城均。③馆韩城邸中。宋芝山葆淳作《湘管斋图　题屋字韻七古》，和者甚众。朱笠亭炎诸君又合作一图，无轩答诗，后录为《湘管联吟》。又毛西河会鸿博同年于众春园，各赋一诗。始未知其地，偶见笔肆招贴〔帖〕，④乃即今虎坊桥西炭厂。』邵斋焘《玉芝堂诗集》：『虎坊桥新寓有作。』《潜研堂集·移寓诗》：『客居燕台两寒暑，有似泽雉遊樊笼。虎坊柴〔菜〕市三易寓，⑤去住踪迹风转蓬。』纪昀《姑妄听之》：『余虎坊桥宅为岳威信公故第，厅事东偏一石高七八尺，云是雍正中〔初〕造宅时所赐，⑥移自兔儿山者。余号孤石老人，以此。宅有青桐，数百年物

也。惜虫蛀一孔，雨渍久而中朽，遂枯。」黄安涛真《有益斋文编》：「癸酉秋仲，始偕舍人曾君崑圃僦屋于宣武门外虎坊桥之侧，屋为前大宗伯纪文达公故居，乾隆间，大将军岳威信公创筑也。文达裔孙割半见赁，中有室类舫者曰岸舟，有若堂者曰阅微草堂。履声已遥，题署可识。盖文达昔年燕闲撰著之所，于斯在焉。」《香雪巢诗钞》有《赋赠纪惠轩贰尹诗》注：「君为文达公曾孙，今虎坊桥旧第，尚存阅微草堂额。」《阅微草堂〔笔记〕》：⑦「京师花木最古者，首给孤寺吕氏藤花，次则余家之青桐，皆数百年物也。桐身横径尺五寸，耸峙高秀，夏月庭院皆碧色，惜虫蛀一孔，雨渍其内，久而中朽至根，竟以枯槁。吕氏宅后售与高太守兆煌，又转售程主事振甲。藤今犹在，其架用梁栋之材，始能支柱。其阴覆厅事一院，其蔓旁引，又覆西偏书室一院。花时如紫云垂地，香气袭衣。慕堂孝廉在日（慕堂，名元龙，庚午举人，朱石君之妹婿也，与余同受业于董公文恪），⑧或自宴客，或友人借宴客，觞咏殆无虚夕。迄今四十余年，再到曾游，已非旧主，殊深邻笛之悲。倪穟畴年丈尝为题一联曰：『一庭芳草围新绿，十亩藤花落古香』。书法精妙，如渴骥怒猊，今亦不知所在矣。」《顺天府志》：「给孤寺，〔相传〕唐贞观间创，⑨名万善寺，顺治间重修，〔寺门〕额曰『皇恩给孤寺』，⑩〔寺屋〕盖用琉璃瓦。内有顺治十四〔六〕年给事中史彪占、康熙三年御史方吉午二碑，寺令〔今〕为施粥之所。」⑪《藤阴杂记》：「给孤寺东吕家藤花，刻『元大德四年』字。商宝意诗：『万善寺旁吕氏宅，满架古藤翠如织。铁干谁镌大德年，模糊辨是元朝植〔值〕』。今屡易其主，藤尚无恙。」《阅微草堂笔记》：「虎坊桥西一宅，南皮张公子畏故居也。今刘云房副宪居之。中有一井，子、午二时汲则甘，余时则否，其理莫明，或曰阴起午中，阳生子半，与地气应也。然元气昆仑，充满天地，何他井不与地气应，此井独应乎？西士最

讲格物学识，方外纪载，其地有水，一日十二潮，与晷漏不差秒忽。有欲穷其理者，构庐水侧，昼夜测之，迄不能喻，至恚而自沉，此井抑亦是类耳。」《大乙舟诗集·和叶云素移居诗》：「相公旧第亦前缘，扉让风高愿执鞭。朝典风谙原望重，楹书谁读况儿贤。长斋自守庚申夜，修绠谁争子午泉？一笑元龙楼百尺，也辞故宅赋新编。注：宅为王文端旧居，有子午泉。」《顺天府志》：「案：此即《如是我闻》所记之宅。」许宗衡《玉井山馆诗余》：「汉阳叶名澧作《桥西老屋卷子》，著《桥西杂志》，内有风雨移［怀］人馆，⑫亦见诗集。」《陈句山年谱》：「庚辰二月，自棉花胡同移居虎坊桥。」《邵亭诗钞》：「国子学正刘裁云传尝招同曾学士国藩，小饮虎坊寓宅，歌以为别。又有「归来索居过三载，忆子往往梦虎坊」之句。」《海藏楼诗》有《九日虎坊桥新馆独坐偶成一诗》。戊戌年郑海藏入都时旅居于此。罗惇融《瘿庵诗集》注：「大学堂编书局，初设于虎坊桥，余以韩力畲同任编纂。」《京尘杂录》：「《都门竹枝词》云：「谨詹帖子印千张，浙绍乡祠禄寿堂」。谓酒庄也。禄寿堂在打磨厂，今尚存。浙绍乡祠未尝日日宴会，特堂会偶然借用，其地在虎坊桥之东。《藤阴杂记》言，向不知众乐园何在，后见李自实笔帖云在虎坊桥众乐园口，乃知之。今道光年李自实笔店乃在珠宝市，而虎坊桥则固无有知众乐园之名者。」按：光绪末叶，予初至北平，虎坊尚有桥无水，今则夷为马路，无余迹矣。至《阅微草堂笔记》所谓吕氏宅，在给孤寺之东。民国初元，予友李君石芝景铭曾居之，主人陈姓，藤花被覆厅事，垂阴甚广，当犹系吕氏旧物。壁间嵌有石刻，记载颇详。嗣陈姓为债家所逼，以屋归之，受者又弃而弗居，尘封者十数年。今过其门，犹能指点其处，但藤花如何，不复可问矣。

［五］《顺天府志》：「自观音寺前分樱桃、李铁拐二斜街，复并于五道庙。有三原、襄陵

会馆。」明王象乾《建玉帝殿碑记》：「正阳门西，由臧家桥至宣武门，乃龙脉交通车马辐辏之地，旧有五道庙镇焉。其址广不数武，天中羽士揭真诚者见而喟然曰：冲衢应建玉帝行宫，率诸神威镇之斯可也。经始于万历三十五年七月，次年告成，乞言于予。文成即以交龙名碑。」《燕京访古录》：「韩家潭（旧名寒葭潭）西口有两斜街，其东名李铁拐，其西名为樱桃，界其间有小刹数椽，颜曰五道庙，有明王元美先生谓此处为正阳、宣武龙脉交接点，故立庙以镇之。或曰庙系明季诸阉为客魏所建以祈福者。及工成，乃求某名流为撰碑志其事，意在得其言以媚客、魏。某居权威之下，不敢辞，赞扬之又非所愿，乃率笔书曰：「夫五道庙者五道之神也，人以为树在庙前，我以为庙在树后，何则？请列芳名。」阉等不通文义，以为出自名手，即是佳构，乃选名工刻之于石，而树于庙中，今尚存焉。」按：此碑文亦曾见于他处记载，予曾亲访未得。《访古录》云今尚存，未谂确否。

校勘记：

① 借寓汪苓波给谏新宅 「波」原作「陂」，据《京师坊巷志稿》卷下引《陈句山年谱》改。

② 乾隆乙丑，予以谒选至京师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引李文藻《游琉璃厂记》原作「乾隆己丑」。《琉璃厂小志》第三章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亦曰「乾隆己丑五月二十三日……」。据改。

③ 陈无轩焯肆业城均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此句中「城」作「成」，而《顺天府志》卷一四则作「城」。录此待考。

④ 笔肆招贴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骡马市大街」条「贴」作「帖」。

⑤ 虎坊柴市三易寓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引《潜研堂集·移寓诗》「柴市」原作「菜市」。

⑥ 云是雍正中造宅时所赐，移自兔儿山者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骡马市大街条」云：「云是雍正中初造宅时所赐，移自兔儿山者。」

⑦ 《阅微草堂》，即纪昀著《阅微草堂笔记》。

⑧ 与余同受业于董公文恪 《阅微草堂笔记》原作云：「与余同受业于董文恪公。」据改。

⑨ 给孤寺，唐贞观间创 《顺天府志》云「相传唐贞观间创」。据补。

⑩ 万善寺，顺治间重修，额曰「皇恩给孤寺」，盖用琉璃瓦 《顺天府志》卷一四原作：「万善寺，顺治间重修，寺门额曰「皇恩给孤寺」，寺屋盖用琉璃瓦」。据改。

⑪ 顺治十四年 《顺天府志》卷一四云：「内有顺治十六年给事中史彪占、康熙三年御史方吉年二碑，寺今为施粥之所。」据改。

⑫ 内有风雨移人馆 「移」作「怀」。据《京师坊巷志稿》卷下引《玉井山馆诗余》改。

自杨梅竹斜街而西曰一尺大街，又西曰琉璃厂，书籍古玩之肆所荟萃也。南新华街直贯于厂之中间，其东有海王村公园，民国六年即厂甸旧址所创建。再东有火神庙，今亦称文化商场，每岁正月十五以前，珠玉书画各商群集于是，游人杂沓，不减当年。〔一〕东西小胡同曰夹道，后改名曰东西太平巷，今改曰东西太平胡同，不通行。

注：

〔一〕《顺天府志》：「工部所属琉璃窑在琉璃厂北，其前隙地曰厂甸。有吕仙祠。厂东门有观音阁，北为火神庙，岁正有庙市。迤西有仁威观、真武庙、延寿庵。南小胡同曰铁胳膊胡同，北小胡同曰火神庙西夹道，曰双鱼胡同，亦称门牙胡同。曰仁威观〔夹道〕，①曰小香厂。」《日下旧闻考》：「吕祖祠祈签甚验，香火颇盛。祠前即厂甸，后即琉璃厂。其在东者有仁威观，明正统

年建，正德年修。再东有火神庙。正月初庙会特甚。又厂西有真武殿，明万历年修，明内监所修葺。」《会典事例》：「康熙四十年，议琉璃亮瓦厂房屋例征地租，今改为按间收租，交大兴县征解户部，凡官员有力之家征银，贫穷小民准按季征钱。四十一年，议征钱者量免其半，只身贫寒之人，免征房租，仍以官地起租。雍正三年谕，嗣后止征地租，免其按间计檩，逐月输纳。」《藤阴杂记》：「厂东门内一宅，相传王渔洋曾寓，手植藤花尚存。近程鱼门晋芳移居，以诗寄袁太史枚，有「势家歇马评珍玩，冷客摊前问故书」之句。笑曰：「此必琉璃厂也」。」《孙渊如年谱》：「乾隆五十四年二月，应礼部试，居孙君星衍琉璃厂寓斋。」《复初斋诗集》自注：「乾隆癸巳，開四库馆，即于翰林院藏书之所分三处，凡内府秘书发出到院为一处，院中旧藏《永乐大典》，内有摘抄成卷，汇编成部者为一处，各省采进民间藏书为一处。每日清晨，诸臣入院，设大厨，供茶饭。午后归寓，各以所校阅某书应考某典，详列书目，至琉璃厂书肆访之。是时，江浙书贾奔辏辇下，书坊以五柳居、文粹堂为最。」李文藻《琉璃厂书肆纪略》：「厂东西可二里许，厂东书肆凡二十家，中有二酉堂，或曰前明即有之，谓之老二酉。其略有旧书者惟京兆堂、积秀堂二家。又西而南转沙土园北口路西有文粹堂，肆贾谢姓，颇深于书。又北转至正街，有桥，桥居厂中间，北与窑对，桥以东街略狭，多参以卖眼镜、烟筒、日用杂物者；桥西街阔，书肆外惟古[骨]董、法帖、装潢、字画、镌刻碑版耳。桥西卖书者，十[才]七家。②五柳居在路北，旧书甚多，多璜川吴舍人企晋家藏书。又西为延庆堂，肆贾韦姓，颇晓事，而好持高价，有曹楝亭家书数十部，多宋刊本。又西为厂西门，门外无鬻书者。」《顺天府志》：「案：琉璃厂书肆，盖盛自雍、乾以后。李氏所举诸

肆，今皆易名矣。兹录其著者，余不取。」《宸垣识略》：「灯市向在东安门外，今散置正阳门外、花儿市、琉璃厂、猪市、菜市诸处，而琉璃厂尤盛。厂前陈设杂技，钲鼓聒耳，游人杂沓，市肆玩好、书画、时果、耍具，无不毕集。自正月初四五至十六七而罢，名曰逛［光］厂。」③《有正味斋日记》：「新年朝元会罢，士大夫联裾接袂以纵游观，至收灯而止，谓之光厂。百戏之属，则有演书、跳罈、料虎、驯熊、幻技、乔妆，穷变尽巧。」《倚晴阁杂钞》：「琉璃厂瓦有黄碧二种，明代各厂俱有内官司之。殿瓦之处所置，一曰鱼缸［瓶］，贮红鱼杂［翠］藻于中。④一曰琉璃片，以五色渲染人物花草炼成，嵌入窗户。一曰葫芦，大或至经［径］尺，⑤其色紫者居多。一曰响葫芦，小儿口衔，嘘吸成声，俗名倒掖气。一曰铁马，悬之簷以受风戛者也。」鲍鉁《春游词》：「车驻雕轮马驻鞭，手拈瓜子步差肩。排门尽启君平肆，趁赚痴儿问福钱。从脞书多卷帙残，几人著眼笑寒酸。南沙画遍［片］香泉字，幅幅装成［他］骨董摊。⑥料丝羊角灿成行，簇帛堆纱锦绣装。岁岁灯棚变新式，鳌山结撰到西洋。像生花草捻泥人，鼓板笙箫小店陈。风景不殊笑语杂，勾人情绪武邱春。」《明水轩日记》：「工部设五大厂，其一曰琉璃厂，烧作砖瓦及内府器用。」吴伟业《读史偶述诗》：「琉璃旧厂虎房西，月斧修成五色泥。插遍御花安凤吻，绛绳扶上广寒梯。」《潜研堂集》：「乾隆庚寅三月，琉璃厂窑户掘土得古墓，棺椁不具而骨节异常人，旁有一石，眦［视］其文，则辽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司空、行太子左卫率府率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陇西李公墓志铭也。督厂工部郎中孟澔募人改葬于故兆东二十步，别买石，书李公官位表于道，而志石则仍瘗之。其文渐丽，颇可诵。略云：公讳内贞，字吉美，妫汭人。以保宁十年六月一日薨于卢龙坊私第，以八月八日葬于京东燕下乡海王村。」《顺天府志》：「案：此石当时仍瘗墓中，世无拓

本。《潜研堂集》、《简河文钞》均有记，且录世系官阀，而钱记加详。《日下旧闻考》所录与《简河文钞》同。钱又有诗，见本集。」《郎潜纪闻初笔》：「京师书摊，今设琉璃厂火神庙，谓之庙市。考康熙朝诸公皆称慈仁寺买书，且长年有书摊，不似今之庙市，仅新春半月也。相传王文简晚年名益高，海内访先生者率不相值，惟于慈仁寺书摊访之，则无不见，亦一佳事。」《桃花圣解庵日记》：「厂甸正月，百肆所聚，大率妇人小儿插戴玩弄之物，及虎豹孔雀各种玩具。有吕祖阁，妇女烧香者尤众。前有小石桥，已陷土中，俗名厂桥。盖明嘉靖前，外城未筑时，此地有水，西流为清厂潭。又西南为章家桥，又南为虎坊桥，又南为潘家河沿。而自厂桥南为梁家园，可引凉水河，处处经脉流通；今皆久成平陆，并凉水河亦迷其处矣。」按：琉璃厂旧址，已废为师范大学，厂桥早已堙塞。如清厂潭、梁家河、潘家河、后河、臧家桥、虎坊桥诸地，皆仅有其名，毫无余迹。吕仙祠尚在，香火亦颇寥寥。琉璃窑外亘东西统谓为琉璃厂，本街住户较少，商铺亦多为书画、古玩、笔墨店。相传自明迄今此街未曾一遭回禄之厄，亦异事也。书肆数十家，连亘相望，新旧杂揉，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为其中之卓荦大者，然欲求旧籍，则必旧肆是趋，而旧肆之名，与书肆纪略所载者，颇多出入。正月间逛厂之风，依然不减。惜近年珍贵之品，陈列无多，灯景亦几绝迹，已非复当年之盛。上年政府改用新历，于阳历年首招商陈设，然游人无多，足见习俗之难骤变也。陇西李公墓，今无考。

校勘记：

① 曰仁威观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云「曰仁威观夹道」。据补。

② 桥西卖书者十七家 《琉璃厂小志》第三章《琉璃厂书肆记》：「桥西卖书者，才七家」。据改。

③ 逛厂　「逛」或作「光」。见《琉璃厂小志》第二章《时代风尚》。

④ 一日鱼缸，贮红鱼杂藻于中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引《倚晴阁杂钞》云：「一日鱼瓶，贮红鱼杂翠藻于中」。

⑤ 大或至经尺　「经」作「径」。据《京师坊巷志稿》卷下引《倚晴阁杂钞》改。

⑥ 南沙画遍香泉字，幅幅装成骨董摊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引鲍钞《春游词》原作云：「南沙画片香泉字，幅幅装他骨董摊。」

琉璃厂东头以南，杨梅竹斜街而西，曰桐梓胡同（《顺天府志》作桶子胡同），曰东南园。又南曰大安南营，曰沙土园。［一］又南曰小安南营，中间南北胡同曰小安南营，今改大、小安澜营头条、二条、三条。再南曰臧家桥，［二］曰堂子胡同，以达于南新华街之南。《顺天府志》此处有琉璃厂南夹道，［三］今并入琉璃厂。

注：

［一］《顺天府志》：「大、小沙土园有广育堂、崑新会馆。」

［二］《顺天府志》：「章家桥，章或作臧。有渭南、朝邑会馆。」《日下旧闻》：「海波寺街南有清厂潭，上有龙王潭［堂］，①又南东为章家桥，又南为虎坊桥，西南为潘家河沿，计新城未筑时无地无水，今故道皆不可考矣。」

［三］吴玉纶《香亭文稿》：「壬午夏，迁于琉璃厂南夹道王渔洋之旧寓。藤为渔洋手植。」《潜研堂集·题吴香亭鸿胪古藤诗思图》：「海王之村近书市，新城尚书曾卜庐。藤花一本手所植，岁久翦败惟枯株。又云：比邻更续程舍人。自注：谓程鱼门。」《顺天府志》：「渔洋旧

寓，《宸垣识略》言在火神庙西夹道，与《藤阴杂记》合。吴氏所云，疑传闻之误。」

校勘记：

① **龙王潭**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引《日下旧闻》，「潭」作「堂」。

南新华街南头以西，琉璃厂西头以南，在东曰吉祥头条胡同、吉祥二条胡同，稍西曰万庆夹道，再西曰八角琉璃井，［一］专门医科学院在焉。再西曰西南园，再西曰南柳巷。［二］自西南园而南曰铁老鹳庙，［三］再南为东西大街。西曰十间房，［四］东曰孙公园，亦曰前孙公园。［五］自十间房东头而北，曰兴胜寺，今亦作兴盛寺。［六］其东曰孙公园西夹道，稍北曰后孙公园，［七］再东曰孙公园东夹道，以达于南新华街。

注：

［一］《顺天府志》：「八角琉璃井有渭南会馆。」《洪北江年谱》：「嘉庆元年二［八］月，移居［寓］八角琉璃井官房，①有亭池树石之胜。」《亦有生斋集》：「方比部体移居八角琉璃井，招集苊园祭诗，即洪大旧居也。」

［二］《顺天府志》：「南柳巷有建宁、静［晋］江、②华州诸会馆。旧有江震会馆，今废。」《行国录》：「永兴寺在宣北坊柳巷之南，寺东向。」《顺天府志》：「案：寺今尚存。有正德十五年钟一。」《藤阴杂记》：「广西门外为南北柳巷，徐憺园出都，韩慕庐、王横云送至柳巷，口占赋赠：『柳市凉吹送客飔，高谈二妙有新辞』。二公乃司寇壬子所取士。」

[三]《顺天府志》：『铁老鹳庙祀关帝，庙前古槐一，殿鸱吻下设铁雀二，随风旋转，以驱鸟巢，故名。内有明嘉靖甲寅刘铎碑。有大荔、蒲城会馆。』《陈句山年谱》：『乾隆辛未十二月，移居铁老鹳庙。』《燕京访古录》：『宣武门外迤东有铁老鹳庙，庙已圮，仅存殿宇三楹。殿顶上有大铁鹳二，昂然高立。庙有古槐尚存。燕城多鸟，独此槐无鸟敢棲，或畏铁鹳，望影避之。今其地俗名曰铁老鹳庙，地以物传也。』

[四]《顺天府志》：『十间房有洒阳会馆』。《竹叶亭杂记》：『步军统领俗称九门提督，旧秩三品，嘉庆己未六月二日，皇后关防出神武门，有恒谨者不之避，兵部罪步军统领不能稽察。时定亲王摄此职，上以布彦达赉代之，定职从一品，设左、右总兵，秩正二品。其巡抚[捕]五营③，改中营为提标副将为提督南、左二营参将以下，并所辖之十汛，归左翼总兵管。是年十月，定总兵每人在[至]南城外轮住半月，④以十间房郑源泰抄官房为公所。六年，改左翼总兵驻外城，右翼总兵驻圆明园。』

[五]《顺天府志》：『前孙公园有锡金、泉郡会馆。』查慎行《敬业堂集》：『宫友鹿寓孙公园，与唐实君、赵蒙泉、杨耑木同巷，仆及姜西溟、家声山相距稍远，友鹿作比邻诗索和：『便与中央成鼎足，姜居西舍我东邻』。自注：时余居琉璃厂东。』董潮《东皋杂钞》：『钱唐洪昉思昇著《长生殿传奇》，一时名士张酒治具，大会孙公园，名优内聚班演是剧，主之者为真定梁相国清标，具柬者为益都赵赞善执信。虞山赵星瞻徵介馆给谏王某所，不得与会，因怒，乃促给谏入奏，谓是日皇太后忌辰，为大不敬。上先发刑部拏人，赖相国挽回，后发吏部，除名者五十余人。』《顺天府志》：『案：劾赵者为黄给事六鸿，是时值孝懿仁皇后国恤，非忌辰也。查说多

误。」《天咫偶闻》：「按洪昉思以《长生殿》获罪，据《柳南随笔》云，演于孙公园，而赵秋谷自叙则云演于查楼，未知孰是。」《复初斋集》：「壬辰春还都，赁孙公园居，以屋中有合欢一株，因名『青棠书屋』。」《孙渊如年谱》：「癸丑，移居孙公园。宅故多变怪，扃户数年无人敢居者。君与主（人）约，⑤减租改宅，君以天罡塞鬼户时壮寅方后户，宅遂宁。有枯松复生，同人绘图为诗，以纪其事」。《阅微草堂笔记》：「安州陈大宗伯宅在孙公园（其后废墟即孙退谷之别业），后有楼贮杂物，云有狐居，然不甚露形声也。一日，闻似相诟谇，忽乱掷牙牌于楼下，琤琤如雷，数之得三十一扇，惟阙二四一扇耳。二四么二二牌，谓之至尊（以合为九数），得者为大捷，疑其争此扇怒而抛弃欤。余儿时曾亲见之。杜工部大呼五白，韩昌黎博塞争财，李习之作五木经，杨大年喜叶子戏，偶然寄兴，借此消闲。名士风流，往往不免。乃至元邱校尉，亦复沿波。余性迂疏，终以为非雅戏也。」

［六］ 《顺天府志》：「兴胜寺，大兴张志作兴圣，误。」《行国录》：「永兴寺折而东有兴仁寺，南向，其建置年月无考。」《宸垣识略》：「今十间房有兴胜寺，疑为兴仁寺之讹。寺有明天启二年铜钟。康熙辛巳，长洲［州］汪士鋐［竤］书禅林［迳］清闲额。」⑥《藤阴杂记》：「兴圣寺在琉璃厂南，胡南苕会恩有《大雪步至兴圣寺访沈存田一揆诗》，用东坡聚星堂雪韻。近潘榕堂司马汝诚寓寺，雪中召客，亦用聚星堂韻。」

［七］ 《顺天府志》：「后孙公园有台州、安徽会馆。」《藤阴杂记》：「孙公园后相传为孙退谷别业。前为安州陈尚书第，后有晚红堂，吴白华官翰林时赁住，［盖宅］为茶陵彭［大］司马维新旧宅［第］。⑦宅后一第，有林木亭榭，沈云椒侍郎寓焉。有兰韵堂，诗云：「亚地清阴三伏

候，参天老树百年余」。」叶继雯《谿林馆诗集·移居诗注》：「庚申冬移居后孙公园，即退谷研山堂也。」《筠庵集·李氏园诗注》：「即孙少宰承泽故园之一隅也。」《顺天府志》：「案：孙氏别业今为安徽会馆。」《曝书亭集》有《集孙侍郎研山斋诗》。其旁余屋，道光时，刘侍御位坦居之，《东洲集》有《宴集诗》。」《桃花圣解庵日记》：「冒夫琴岩来，偕至广和居小饮，午后同冒夫诣安徽会馆公宴朝鲜使臣朴瓛卿，若文麟伯香涛味秋廉生清卿皆至。饮于碧玲珑馆，颇有竹石，清池曲阑，垂杨映之，为最佳处。晚归。」《京尘杂录》：「魏三有弟子二人，长曰金官，今人但知银官而已。金官白皙，银官微有雀麻，兄弟同买屋孙公园别宅而居。今相传直隶总督温公承惠宅即其地，非也。银官宅在后孙公园，当日呼亢家花园，阔其中有茔地在焉。园即归银官，复赂亢氏子孙使迁葬，大兴土木，穷极侈丽。不二月而祸作，门外筑马墙犹未竟也。先是，有游僧坐关银官门外，募千金施。靳弗与，未几遂及于难，僧亦不知所往。此与西门庆施五百金营梵刹事相类而相反。」《荃訾余斋诗注》：「今后孙公园安徽会馆，即孙侍郎研山斋故址。」按：《顺天府志》此处附近有玉皇庙，有富平东、西二会馆，今馆犹存，而玉皇庙之名不著。

校勘记：

① 嘉庆元年二月，移居八角琉璃井官房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八角琉璃井」条引《洪北江年谱》云：「嘉庆元年八月，移寓八角琉璃井官房。」

② 静江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南柳巷」条云作「晋江」。据改。

③ 巡抚五营 「抚」原作「捕」。据《京师坊巷志稿》卷下引《竹叶亭杂记》改。

④ 在南城外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引《竹叶亭杂记》云「至南城外」。据改。

⑤ 君与主人约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前孙公园」条引《孙渊如年谱》云「君与主约」。据改。

⑥ 长洲汪士鋐书禅林清闲额《宸垣识略》卷一〇云，「长州汪士鋐书禅林逕清闲额」。

⑦ 为茶陵彭司马维新旧宅《藤阴杂记》卷一〇云，「盖宅为茶陵彭大司马维新旧第」。

孙公园十间房以南，南新华街南头以西，曰裤裆胡同。稍南曰梁家园后身，再南曰梁家园，[一]第十九小学校在焉。再南达于虎坊桥大街。裤裆胡同之西曰西夹道，再西曰麻线胡同，[二]中间小胡同曰医院胡同，今并入梁家园。再西曰魏染胡同，南达于骡马市大街。[三]东头路北有小胡同曰虎坊胡同，不通行。

注：

[一]《顺天府志》：「寿佛寺粥厂设于此。梁家园有借字会馆。」《一统志》：「梁家园，明时都人梁氏建，今废。」《春明梦余录》：「梁园在京城之西南废城边，引凉水河入其中，亭榭花木极一时之盛。」明刘定之《呆斋集》：「梁氏园外有旧城。旧城者，唐藩镇、辽、金别都之城也。元迁都稍东，于是旧城东半遂入于朝市间，全无迹可见，而西半犹存，号为肖太后城，即梁氏园所在。或谓此虽辽、金都城，而非唐藩镇城，不然也。唐时此为范阳藩镇，安史反后，改名卢龙，而所治幽州、蓟县不改，恶得非唐藩镇旧城乎？辽、金不因藩镇以为都，而曷因乎？且稽诸载记，辽、金亦何尝创建都城乎？今其城仅存土耳，甓皆为人取去，其土皆真黄土，人取之和煤炭以烧，亦有即之作墓者，以其高坚也。」《顺天府志》：「案：凉水河今流迳南苑，由张家湾入白河。《梦余录》所称梁园引水故道，久湮废矣。考明正统间，以刘忠愍球言，命钦天监正皇甫仲和审视宣武门西作减水河利否，仲和言，门西旧有凉水河，可疏通以洩水势。此明时河水迳宣武门

外之确证也。嘉靖筑新城后，並未断流，故梁园得引入其中。今虎坊桥下有枯渠，直抵南下窪，盖其故道之仅存者，余皆不可考矣。元筑新城于辽、金故都东北，而以故都城为旧城。《元一统志》载旧城坊名颇悉，似新旧两城本不相属。《呆斋集》言东半入朝市间，以梁园废城为西半遗迹者，核其地望，疑未足据。」《茶余客话》：「黄兰岩民部寓梁家园，积水到门，颜其堂曰半房山，后有疑野亭、朝爽楼，前对西山，后绕清波，极亭台花木之盛。池之南北，旗亭歌榭不断，遊人泛舟，竟夜忘返，赋诗者甚多，惟张文端一首尤传诵。」《藤阴杂记》：「康熙中，龚尚书鼎孳《招董玉虬文骥梁园李家庄汎舟观灯诗》云：『此地足烟水，当年几溯遊』。王横云有《宋荔裳招饮梁家园诗》：『半顷湖光摇画艇，一帘香气扑新荷。』沈心斋有《陈以树招饮梁家园瞥翳轩诗》：『野旷天高启八窗，门前一碧响淙淙。』《日下旧闻考》称，南极于魏村，似又在右安门外，今莫知其址。但知北城有梁家园，空旷平原，并无烟水。余己卯入都，但见堆积粪土，后筑官房，李吏部调元寓焉。筑看云楼，有『槛外远山排闼绕，楼前积水当湖看』之联。今有僧募盖寿佛寺，设义学。」《顺天府志》：「寿佛寺在梁家园。寺立于乾隆四十四年，僧莲性募建也。梁园明时都人建，在京都之西南废城边，旧有水道，今湮。」《有正味斋日记》：「二十七日过候罗碧泉修源于梁家园，昔王阮〔阮〕亭①与宋荔裳诸君曾泛舟于此。」明程敏政《篁墩集》：「京师卖花人联住小南城，古辽城之麓，其中最盛者曰梁氏园。园之牡丹、芍药几十亩，花时云锦布地，香冉冉闻里余。」《匏翁家藏集》：「小南城梁家园往时芍药最盛，人多携酒赏之。后其家废，无一本在者。」《京尘杂录》：「梁家园在虎坊桥，或云故真定相园也。其南则下窪子在焉，是为先农坛。后梁园亭榭树石无存者。有僧营佛宇其中，曰寿佛寺。募诸善男子善女人，日费八金为糜粥以食饿者。五

城惟冬春之际设饭厂，独寿佛寺粥厂无间寒暑。其西又有义学，大门春帖子曰：「为善最乐，读书便佳」。近年京城有东西悦生堂，皆寿佛寺倡之，可谓无量功德。相传众乐园在虎坊桥，究不知其地，必非梁家园也。」《顺天时报丛谈》：「梁家园为前明梁旭公花园，内有寿佛寺。自前清乾隆壬子宛平绅士周之极东方先生创设义学，建筑校舍于寺西，招生开校，至民国十七年五月（夏历三月二十日），已历一百三十九年。其间虽屡有变迁，而弦诵不绝，至清末改称宛平模范两等小学校。民国元年，又改称第二十九小学校，四年，又改称第十九小学校。」、于景枚《都市丛考》：「寿佛寺今改为外右二区公署。」按：日人那波利贞氏所著《辽金南京燕京故城疆域考》，对于《春明梦余录》所谓梁家园旧城系唐藩镇、辽金别都之城之说，指出其失当之点。略云：唐之幽州镇城，与辽金之燕京位置全然不异，所为第一误；又以辽之燕京与广义之金之燕京殆为同一之都城，所考为第二误；金之燕京为海陵王天德三年（西历一一五一年）所扩张者，一概称为辽金之都城，而以如此疏谬之知识，解释梁家园西所谓萧太后城，又谓当元大都之建设，以辽金城之东半部，入元大都城内，为第三误；元大都南限界线，以今日内城东西长安街之线为限，今日之观象台等处，位置于当时元大都之城外，辽燕京之东半部，尚得入元大都之中乎？又金之燕京，依后段所论述考证之，鄙见北限界线，不及今内城东西长安街之线以北，然其东半部当得入元大都之中？如果得入，则海陵王扩张以后，金中都大兴府外郭城之东北部，为入元大都，于此种要点，皆置度外，下此论定，殊属卤莽。中国地理志类叙都城之沿革，其记载法大概属于非科学的，于此不加玩味，为第四误。盖波氏之说，谓此旧城非唐幽州镇城东城壁之遗物。据唐景福元年重藏舍利记铭文，暨辽寿昌中慈智大师石幢，唐幽州镇城之东限界在陶然亭以西，烂缦胡同以东之间，而梁家园附近之废城，或为辽之燕京，

或为金之燕京，未可知也。

〔二〕《顺天府志》：「麻线胡同有淮安、安陆、郢中诸会馆」。

〔三〕《顺天府志》：「魏染胡同有南城会馆」。《灵岩山人诗集·梁瑶峰移居魏染胡同相传为吴梅村旧寓诗》：「清华江右尽闻声，祭酒当年最擅名。故国鹃啼余旧痛，画梁燕垒又新营。敦槃咋启思前辈，花木重栽怅隔生。我是娄东吟社客，瓣香私淑不胜情。」《敬业堂集》：「庚寅秋，以槐簃湫溢，不能容，迁居魏染胡同，西邻枣树一本，已累累垂实矣。余下榻于东偏，故名曰「枣东书屋」。」《藤阴杂记》：「张匠门、缪湘芷于此饯饮。又，吴文简公襄旧宅，赐额「兰藻」尚存。沈东西〔田〕方伯寓此。②东有饲鹤轩。后祝芷堂德麟、曹剑亭锡宝俱居之。汤西厓亦寓此。有「旁人错比扬雄宅，异代应教庾信居」之联。迤南大宅，金桧门总宪瑛第，有一经斋。」《复初斋集》：「史胄司夔亦曾寓此」。

〔四〕《顺天府志》：「骡马市大街即南大街，黎明市曰西小市。元帝庙，明建，前室祀马神，亦称马神庙，有王熙、刘廷玉二碑。设骡马税局于此。有直隶、三晋、中州诸会馆。」

校勘记：

① 王院亭　「院」当作「阮」。《京师坊巷志稿》卷下「梁家园」条引《有正味斋日记》云：「昔王阮亭与宋荔裳诸君曾泛舟于此」。据改。

② 沈东西　「西」当作「田」。据《藤阴杂记》卷九「魏染胡同」条改。

自南柳巷而西曰当铺胡同，又西曰东椿树胡同，又西之东西胡同曰小椿树胡同，

〔一〕曰椿树上头条、下头条，〔二〕曰椿树上二条、下二条，〔三〕曰椿树上三条、下三条，〔四〕中间曰西椿树胡同。再南即西草厂胡同。〔五〕由椿树下二条而西曰永光寺西街，再西曰八宝甸，西达于宣武门大街。

注：

〔一〕汪沆《小眠斋稿集·堇浦寓斋看丁香诗》：『颇忆前年上巳后，小椿树巷经旬柄。殿春花好压担买，花光浮动银留犁。』

〔二〕《顺天府志》：『椿树上、下头条胡同有绩谿、龙谿、新城会馆。』《钱辛楣年谱》：『乾隆癸酉〔秋〕，移寓椿树头条胡同。』《小重山房集·移居椿树胡同诗》：『聊从后巷迁前巷，为卜今年胜旧年。』

〔三〕《顺天府志》：『椿树上、下二条胡同有永春、郃阳会馆。』《太乙舟诗集》：『先君官京师时，买宅椿树胡同，庭中植藤花甚盛，及余来居，而藤无存，因买藤种之，作《补藤篇》以记其事。又家大人以椿树二条胡同宅作藜川新馆，所供像及记文，自家大人出守后皆佚去，予既补作后记，又购得圣像供奉前堂，敬题绝句。』

〔四〕《顺天府志》：『北城吏目署在下三条胡同北。又有绛山会馆。』《藤阴杂记》：『椿树三条胡同，汪文端由敦寓，以所藏《快雪时晴帖》颜斋曰「时晴」。公后赐第东城，申拂珊副宪甫接住，赋诗，沈云椒初和作，有「山〔小〕斋数典纪时晴〔晴〕」之句。①《笏山诗集》注：椿树寓舍本汪文端公别宅，西偏屋数椽，雅有树石，公自署曰「时晴斋」，旧制以居他姓，近始并

僦之。又题《吴香亭银台古藤诗思图》注："「我时僦居时晴斋，花前置酒招朋侪。紫藤传是匠门植，晴香扑扑萦襟怀。注：旧为张匠门先生寓居，紫藤一株，即其手植，花时甚盛。」《骨董琐记》：『赵瓯北有《移寓椿树胡同诗》，有句云「宣武坊今僦屋新」。是知为宣武门外之椿树胡同。又註云：寓即汪文端师时晴斋书室。按：汪第在东四牌楼十二条胡同之北，见《藤阴杂记》，必无误理，此盖其别宅也。』按：《藤阴杂记》云，公后赐第东城，椿树胡同乃文端先时之寓居，非别宅也。

〔五〕《顺天府志》：『西草厂胡同有正觉庵。有安福会馆。』《藤阴杂记》：『姜西溟汤西厓移居诗》：「椿树前头巷，先生卜宅成」，似今之西草厂胡同。又「吴突烟通舍，查沟水过湾」。谓吴元朗璟、查声山昇皆邻近。又云「吾老欣同巷，归休愿息关」』。《潜研堂集·移寓诗》自註：『壬申十二月，寓草厂胡同僧舍。』

校勘记：

① 山斋数典纪时晴　《藤阴杂记》卷九原作：「小斋数典纪时晴」，据改。

西草厂以南魏染胡同以西，其南北直达之胡同，在北曰敫家坑，〔一〕迤南曰四川营。〔二〕敫家坑迤西曰裘家街，〔三〕曰山西街。〔四〕又西曰铁门，〔五〕再西即宣武门大街之南头。自敫家坑、四川营而西，其间之东西胡同，在北曰棉花九条，〔六〕稍南曰棉花八条，再南曰棉花七条、下七条，棉花六条、下六条，〔七〕

棉花五条、下五条，［八］棉花四条、下四条，［九］棉花三条、下三条，棉花二条、下二条，棉花头条。［十］再南亦达于骡马市大街。［十一］

注：

［一］《顺天府志》：「敫家坑有海昌、正定会馆。」《顺天时报丛谈》：「敫家坑本一小巷，而名曰坑，想亦当时之园圃池塘耶。」

［二］《顺天府志》：「四川营有延安、四川诸会馆。」《藤阴杂记》：「四川营四川会馆，相传秦良玉勤王至京，驻师于此。后改石芝庵，旋改作会馆。《王褛［楼］村集》有石芝庵四律而不及秦事，①京师亦别无石芝庵也。」《燕京访古录》：「秦少保良玉曾率白杆军来燕勤王，驻兵于宣武门外四川营。其遗址川人乃筑会馆以祀之。邻巷棉花胡同，闻系少保当年曾在此地施屯田政策，令其军士纺织棉花，地以人传，后人遂以此名之。」《顺天时报丛谈》：「四川营相传为明时石柱女帅秦良玉屯兵之所。先时于此曾设立女校，现已停办，仍为四川会馆，今尚榜其门曰蜀女界伟人秦良玉屯兵遗址云。」

［三］《顺天府志》：「裘家街，裘或作仇，有临川、雷阳会馆。」

［四］《顺天府志》：「山西街，山或作陕，有甘肃、四川会馆。」

［五］《顺天府志》：「北城正指挥署在铁门路东，有宣城、广信会馆。」《箕城杂缀》：「虎坊桥在琉璃厂东南，其西有铁门，前明虎圈地也。」《渔洋诗集·过宣城馆有感诗》：「暮天黄叶落，一过西州门。无复高人迹，空闻宿鸟喧。新阡思挂剑，旧馆忆开尊。南望澄江水，谁招屈

宋魂？自注：施愚山故居」。《愚山集·移寓寄宋牧仲诗》：「书声不敌市声喧，恨少蓬蒿且闭门。此地栖迟曾宋玉，藓墙零落旧题痕。」《邃雅堂集·乙丑正月卜居铁门诗》自注：「宅南为北城指挥宅」。《馒欲亭集·和陶移居诗》自注：「嘉庆已卯，居铁门，先君旧寓也。余生于是，年十三始归里。」《越缦堂日记》：「光绪二年，以刑部候补郎中刘锡鸿出使英国。锡鸿广东人，已酉举人，昔年同寓铁门，曾一往还，其人已老，雅以经济自许。又同治十一年寓铁门，大门春联曰：「何言汉朴学，正似楚材官」。宋景文语也。」《壬癸诗存》注：「李越缦侍御五十九岁，自书楹帖云：「藏书差足五千卷，来岁便为六十人」。」《燕京访古录》：「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西，有胡同名铁门，胡同内约有井七十二眼，虽室中，往往亦有井眼。其地多制酱局，需水多，盖缘此也。」

[六]　《顺天府志》：「天仙庵在棉花九条胡同，亦比丘尼所居」。

[七]　《曾文正年谱》：「道光二十年十二月，移寓棉花六条胡同路北。」

[八]　《顺天府志》：「上、下五条胡同，有圆通庵，庵即旧圆通寺。向有古碑，其纪年为宋皇祐也，建立已古矣。乾隆十一年，尼照珠重修，有碑。」汪由敦《重修圆通庵记》：「佛教流布中国三千余年，今世梵刹琳宫，照耀寰宇，京师尤盛。上为圣天子祝厘，下为兆民祈福，飞阁层轩，云霞蔚起，宸章碑额，日月光辉。洵乎极天下之巨观矣。圆通庵在南城灵中坊，乃女僧焚修之所，供大士诸佛像。有古碑久仆阶下，漫漶不可识，惟宋皇祐纪年隐隐可辨，则此庵创建旧[盖]六百年于兹矣。②乾隆十一年，住持照[照]珠新葺殿宇，③请记于予。因为之记，使刻诸石，来者庶有考云。」《顺天府志》：「按：宋皇祐年此地属辽不属宋，汪文恐误。或辽碑纪与宋交涉，汪辨数字，遂以为皇祐所建欤。」

〔十〕　《顺天府志》：「步军统领所属南营都司署在棉花头条胡同路北。旧有协中、川东会馆。」张江裁《林白水故居记》：「宣武门外棉花头条东口路北第一门，为燕市凶宅之一。卜居之，多不利。据故老相传，其地为秦良玉屯兵之所，兵卒违反军法者，就戮于此，孤魂无归，时出为祟。按：此类齐东语，殊不足信，惟此宅不利于居者，已为都人士所共知也。吾友闽侯林白水先生，曾赁是居，办社会日报。白水喜蓄砚，有生春红砚，系莘田老人故物，为白水蓄砚中之最珍品。以爱砚故，遂榜所居曰「生春红室」。白水为血性男儿，其所为文章，嬉笑怒骂，皆有为而作，虽遭时忌不顾也。而白水竟以冤死，天下惜之。」

〔十一〕　《燕京访古录》：「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铁门南口迤西，有明代所设之西鹤年堂，其榜额相传为严世蕃所书，或曰乃清致仕李中丞所写。又前门外粮食店北口路西有酱菜馆曰六必居者，此匾额则为严嵩所书，惟累施髹漆，笔意渐失。或曰该店自明清之际，迄今已两遭回禄。第一次匾幸未毁，第二次真者已付焚如。相传该店真鼎未灭时，一学徒每日冲刷纽板，必对匾用帚摹临数次，日久逼真。今之存者，乃毁后学徒用帚默书者也。余儿时又曾闻诸塾师云，六必居在明时乃六人合资所开，托某亲贵乞题于严嵩，严率笔书「六心居」三字归之。既而思之，六心则必不能合作，殊非吉兆，乃于心字加添一笔，遂成「必」字。今观六必居之「必」字，乃系改添者。此等传闻，固无所据，然亦近人情，姑记而存其说。」

校勘记：

① 王楼村集　「楼」当作「楼」。据《藤阴杂记》卷一〇「四川营四川会馆」条改。

②则此庵创建旧六百年于兹矣　《顺天府志》卷一六云：「则此庵创建盖六百年于兹矣」。据改。

③住持熙珠　「熙」当作「照」。据《顺天府志》卷一六改。

第四章　外三区各街市

自崇文门而南曰崇文门大街，〔一〕其东在城濠迤南者曰南河沿，〔二〕南曰上头条胡同，再南曰上二条胡同，〔三〕再南曰上三条胡同，〔四〕再南曰上四条胡同，有崇恩观。〔五〕中间小胡同曰川堂胡同（《顺天府志》作穿心店），再南曰花市大街。〔六〕中间小胡同曰曹家店，曰西观胡同、东观胡同（《顺天府志》作鑵儿胡同）。

注：

〔一〕《顺天府志》：「崇文门（外）大街，①俗称哈达门大街，跨护城河有桥，曰崇文门桥。街东，崇文门税务署在焉。有镇海寺。有山东会馆。」《査浦诗钞杂咏诗》：「九门征课一门专，马迹车尘亘接连。内使自收花担税，朝朝插鬓掠双钱。」《坊巷胡同集》：「崇北坊在新城广渠门东北角〔里〕。崇文门外，东河沿往东，至都城东北〔南〕角〔外〕，〔新城便门东北角内〕。②七牌三十七铺。有天仙庙、崇恩观、卧云庵、元量庵、卧佛寺、增福庙、白云寺、积谷寺、万福寺。」《顺天府志》：「元量庵、崇恩寺、积谷寺今无考。余见后。」《人海记》：「崇文门东南有净度寺，元张中丞养浩作其子雁奴圹铭，有云「权厝文明门外净度寺之南原」，寺盖元时有之矣。」

《宸垣识略》：「水木清华亭，元御史王伾别业，在文明门外东南里许，园池沟〔构〕筑，③甲诸邸第。许有壬记云，北瞻阛阓，五云杳霭；西望舳舻，汎汎于烟波浩渺，云树参差之间。虞道园有诗。」《顺天府志》：「净度寺、水木清华亭遗址皆无考。核其地望，当与今花儿市街相近，故附此。」按：崇文门税关于民国二十年一月一日裁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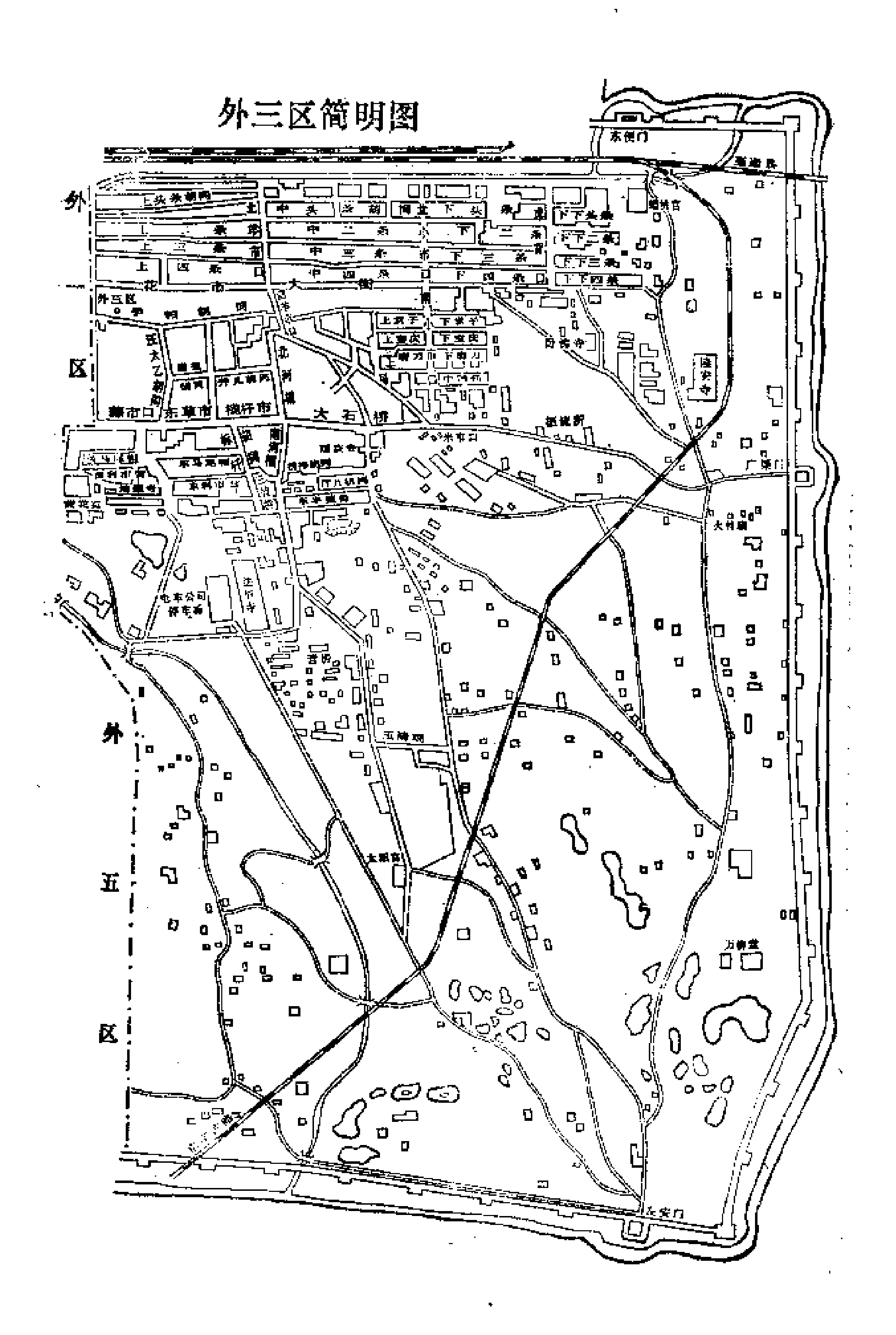
〔二〕《顺天府志》：「上、中、下河沿有圣泉寺。」

〔三〕《顺天府志》：「上二条胡同有苏州〔蓟州〕会〔试〕馆。」④

〔四〕《顺天府志》：「步军统领所属东营守备署在上三条胡同北。有天仙庙、五圣祠。」《洪北江年谱》：「乾隆庚戌，抵〔计偕入〕都，⑤居仲弟海岱门三条胡同寓斋。」

〔五〕《顺天府志》：「崇恩寺本名崇恩福元寺，元刹也。以安元武宗御容者，旧有碑。其相近者有卧佛寺，一名妙音寺，乾隆三十一年重修。案：《日下旧闻》据姚燧《牧庵集》录其所撰碑文，而孙氏星衍《京畿金石考》称元崇恩福元寺碑，欧阳元〔玄〕撰，⑥大德十一年立。《元史》及姚燧碑文，寺创于武宗至大元年，成于仁宗皇庆元年，不得在大德，金石考疑误。又隆安寺为天圣间废刹，万历己酉，僧翠林自蜀来，募金修佛殿后堂三楹，曰净土社。堂列龛五十三，结僧徒念佛。其寺后一阁，崇祯元年僧大为立也。康熙四十七年重修，有右副都御史刘兆麒撰碑。」《元史·仁宗纪》：「至大四年十月，敕绘武宗御容，奉安大崇恩福元寺。皇庆元年四月，崇恩福元寺成。」《元史·祭祀志》：「武宗及二后为东西二殿，藏玉册十有二牒，玉宝一钮。」《兵志》：「延祐元年闰月，隆禧院官言：世祖影殿有军士守之，今武宗御容于大崇恩福元寺安置，宜依例调军守卫。」《顺天府志》：「又有卧云庵，东口小胡同曰曹家店，通花儿市，曰穿心店，曰罐儿胡同，曰

外三区简明图



东便门
外
区
外
五
区
下下头条
下下二条
下下三条
下下四条
上四条
东草市
大石桥
电车公司
停车场
法华寺
隆安寺
广渠门
左安门

西罐儿胡同。」《元一统志》：「遂初亭在施仁门北，崇恩福元寺西门西街北旧隆禧院，正厅后乃张子有平章别墅也。」《明一统志》：「遂初堂在府南，元詹事九思别业也。」《道园学古录·张九思墓志》：「治园于南门外，作堂曰遂初，花木水石之胜，甲于京师。」《顺天府志》：「案：施仁门，金都城东北门也。元筑新城后，以辽、金故城为南城，其遗址在今外城西南隅。遂初亭、隆禧院皆与崇恩寺相近，今不可考矣。赵孟頫《松雪斋集》、王恽《秋涧集》均有宴遂初亭诗。」

〔六〕《顺天时报丛谈》：「花儿市之火神庙，为明隆庆二年所建，原为神木厂悟元观下院，清乾隆四十一年重修。每月逢四日开放，并在庙外招商设市，极为繁盛。但初时此项集市，原为火神庙而起，亦如西城之土地庙。然讵日久渐移花儿市集，竟与火神庙无涉。至与火神庙相并称者，为都灶君庙，在花儿市东，亦明时之旧寺，现已无考。有古柏一。康熙年重建寺，每年阴历八月初一、初二、初三三日开放，厨行中人每多于此日召集同行祀神云。又礼拜寺（清真）、崇兴寺亦在花儿市。他如木厂胡同之天仙庙，石虎胡同之永寿寺，上三条、上四条之天仙庙、崇恩观、卧云菴、无量菴，均为明时有名之古刹，惟在东城之寺观，士大夫鲜有游历之纪录，故一切碑碣已无可考。」

校勘记：

① 崇文门外大街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作「崇文门大街」。据改。

② 崇北坊在新城广渠门东北角。崇文门外，东河沿往东，至都城东北角　《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原作：「崇北坊在新城广渠门东北角里。崇文门外，东河沿往东，至都城东南角外，新城便门东北角内。」

③ 园池沟筑　《宸垣识略》卷六「水木清华亭」条作「园池构筑」。据改。

④ 苏州会馆　《顺天府志》卷一四及《京师坊巷志稿》卷下均作「蓟州试馆」。据改。

⑤ 抵都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上三条胡同」条引《洪北江年谱》云：「乾隆戊戌，计偕入都」。

⑥ 欧阳元 应作「欧阳玄」。见《日下旧闻考》卷五六。

自花市大街而南，曰手帕胡同。[一]中间小胡同，在西曰黄家店，在东曰堂子胡同。又东曰瓜子胡同。[二]①自手帕胡同而南之南北胡同，西曰汪太乙胡同，[三]《顺天府志》作汪太医胡同，东曰缨子胡同。[四]再东曰包头胡同，再东曰北河漕。汪太乙胡同与北河漕之间东西横胡同曰扁担胡同，曰井儿胡同。其南曰栏杆市，昔日之缆竿市也。自栏杆市东头而北曰抽分厂，参将署在焉。[五]

注：

[一]《顺天府志》：「仓场总督署在手帕胡同北。有齐鲁会馆。」按：今区署在北，当即仓场总督旧署。

[二]《顺天府志》：「宝子胡同有九泉积善寺。」按：今其地有瓜子胡同、包头胡同，无宝子胡同，或即瓜子胡同之转音。

[三]《顺天府志》：「汪太医胡同，小胡同曰扁担胡同，有福喜庵。」

[四]《顺天府志》：「缨子胡同有观音庵。有延邵会馆。」

[五]《顺天府志》：「步军统领所属中营［南营］参将署在抽分厂。②有五圣禅林。」按：《顺天府志》此处附近尚有南、北火局之名，今不见。

校勘记：

① 爪子胡同　应作「瓜子胡同」。据《明清北京城图·崇北坊各街市名称》改。

② 中营参将署　《顺天府志》卷一四云「中营参将署」，而《京师坊巷志稿》卷下「抽分厂」条作「南营参将署」。录此待考。

自上头条胡同而东，其南北直达之胡同，曰北羊市口、南羊市口（《顺天府志》作南、北羊肉口），再北即北河漕。北羊市口以东，曰中头条胡同、〔一〕中二条胡同、中三条胡同、〔二〕中四条胡同。〔三〕再南即花儿市大街。〔四〕再南曰上堂子胡同。〔五〕自是而南曰旋马上湾，曰雷家街（《顺天府志》作雷家胡同），曰我营胡同，曰礼拜寺街，曰上宝庆胡同，曰上唐刀胡同（《顺天府志》作上镳刀胡同），曰國强胡同（《顺天府志》作上锅腔胡同），〔六〕曰天和大院，曰东河漕，〔七〕曰猪营，曰大石桥。其间小胡同曰猪尾巴胡同，今改竹篱笆胡同。曰万佛寺（《顺天府志》作万福寺），曰朱家营，曰后坑，曰李家大院，均不通行。

注：

〔一〕《顺天府志》：「中头条胡同有白衣禅林、火神庙。」按：白衣禅林今作白衣庵。

〔二〕《顺天府志》：「中三条胡同有观音庵。」《藤阴杂记》：「崇文门外三条胡同，有查氏园，施塘叔朝榦赁住时，频往访，林木蓊倩，池馆清幽，后无京官居住，恐鞠为茂草久矣。」

〔三〕《顺天府志》：「中四条胡同有关帝庙、寿佛寺、无量庵。」

〔四〕《顺天府志》：「东城正指挥署在花儿市大街北，有花儿市汛。火神庙，明隆庆二年建，有李琦、崔应阶二碑，每旬四日有市。灶君庙，明建。有孙岳、冯云骕二碑。岁八月朔至三月〔日〕有庙市。①又有回人礼拜寺。《小重山房集》有花儿市歌。」《天咫偶闻》：「花儿市大街，在崇文门外大街东，每月逢四日有市，日用及农器为多，来者多乡人。其北四条胡同，皆闺阁妆饰所需，翠羽明珰，假花义髻之属，累累肆间。」

〔五〕《顺天府志》：「上堂子胡同有关帝庙」。

〔六〕《顺天府志》：「上锅腔胡同有观音庵」。

〔七〕《顺天府志》：「东城吏目署在东河漕北，有大慈庵。」

校勘记：

① 岁八月朔至三月有庙市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云：「岁八月朔至三日有庙市」。据改。

自中头条胡同而东，其南北直达之大街曰北小市、南小市（《顺天府志》作北小市口、南小市口），〔一〕再南曰元宝市。自是而东，在北曰后河沿，有关帝庙、白衣庵。稍南曰下头条胡同，有弥勒庵。〔二〕中间小胡同曰后河沿夹道。再南曰下二条胡同，中间小胡同曰紫竹林大院。再南曰下三条胡同，〔三〕再南曰下四条胡同，再南即花儿市。自花儿市以南，在西曰曹家大院，稍东曰铁辘轳把，〔四〕再东曰史家胡同。再东曰牛角湾胡同。〔五〕自曹家大院、铁辘轳把而南，曰下堂子胡同。再南曰下宝庆胡同。中间小胡同曰叶家胡同，曰下堂子大院。再南曰下唐刀胡同（《顺天府志》作下

镳刀胡同）。再南曰炕儿胡同，〔六〕中间小胡同曰十字巷，曰炕儿大院，曰烟筒胡同。再南曰中国强胡同（《顺天府志》作锅腔胡同）。〔七〕再南曰四川营。中间小胡同曰何家大院，曰枣树院（《顺天府志》作枣子营）。〔八〕自牛角湾胡同而南俱为荒野，西有天龙寺、〔九〕马神庙，稍东有卧佛寺，〔十〕再东为隆安寺，〔十一〕为广东义园，〔十二〕其旁有卧佛寺头条、二条、三条、四条、五条、六条、七条、八条各胡同。迤南曰佘家湾，其东曰石道口，有元帝庙。又东曰北水关，东南即广渠门大街。

注：

〔一〕《顺天府志》：「南小市口，有地藏庵。迤北曰小市。」

〔二〕《顺天府志》：「下头条胡同有关帝庙、三元寺。」

〔三〕《顺天府志》：「下三条胡同有观音庵。」①

〔四〕《顺天府志》：「铁辘轳把有崇兴寺、②观音庵。迤东曰板桥。」

〔五〕《顺天府志》：「牛角湾胡同有土地祠、财神庙，即《坊巷胡同集》之增福寺。迤东曰佘家营。」

〔六〕《顺天府志》：「炕儿胡同，有白云寺。」

〔七〕《顺天府志》：「上锅腔胡同有观家〔音〕庵，③迤东曰四川营，有三清观、法域寺、天龙寺。〔天龙寺〕明万历间建，金华会馆也。今为义园。」

〔八〕《顺天府志》：『枣子营有宝庆寺。』

〔九〕《顺天时报丛谈》：『下锅腔胡同之天龙寺，在明时原为浙江之金华会馆，现仍其旧。』

〔十〕《顺天时报丛谈》：『卧佛寺在崇兴寺东口，入山门有圆殿，佛立其后，殿有卧佛，长丈二，形状甚奇兀，在肩背环立者有佛十三，无碑志可考。西廊有铁钟一，系明正德壬辰所铸，所称为妙音寺也。』

〔十一〕《顺天府志》：『史家胡同东南里许有隆安寺，土人传云唐刹也。《宸垣识略》谓，殿前二柏，乃〔殆〕四五百年物，④为元刹无疑。西有三官庙，迤西曰白桥，西南半里许为卧佛寺，一名妙音寺，又有忠义观。』孙廷铨有《隆安寺访山晓上人，时自天童应召入都诗》。《顺天时报丛谈》：『隆安寺为花儿市东南之第一著名古刹，明天顺间已废弃，万历间，有蜀僧翠林募修，结净土社〔堂〕，⑤集僧徒念佛。岁元旦设果饵享佛，盘以千纪〔数〕，⑥名曰千盘会。现在旧刹荒芜，此会已不复举矣。』按：《顺天府志》此处附近尚有四棵树胡同，今不见。隆安寺今尚在。

〔十二〕《荃誓予斋诗存》注：『袁崇焕墓在京师广渠门内广东义园，碑题「明袁大将军之墓」，粤人南海吴荣光书』。又注：『京师东莞会馆，有袁画像，仪容秀美。』《燕京访古录》：有明袁元素（崇焕）先生，以万历成进士，由邵武知县累官兵部尚书，总督辽蓟。鼎革之交，死于反间，天下冤之。当公被戮，暴尸于市，其仆佘氏窃负公尸，葬之燕京广渠门内，即今之广东旧义园中。佘氏守墓终身不去，比卒，乡人义之，葬佘于其旁，至今守墓者仍佘之子孙也。每岁清

明，匣九，吾粤之客居燕京者，咸往展拜，岁以为常，数百年如一日焉。督师墓前丰碑屹立，上题「有明袁大将军墓」七字，为南海吴荷屋先生手书。大书深刻，笔画挺秀，凡往谒者，念及督师，无不唏嘘欲涕。吾师荣县赵尧生先生(熙)，辛亥之秋，偕陈伯陶往拜公墓，曾有诗哭之。诗曰：「谁云乱世识忠臣，山海长城寄一身。不杀文龙宁即祸，空嗟银鹿亦成神。遗闻玉貌如佳女，亡国天心胜醉人。万古大明一坯土，春风下马独霑巾」。又吊督师义仆诗云：「天留忠骨伴将军，一撮田横岛上坟。守祀不刊千古节，褰尸曾藉九边云。穷途似子思交道，大石何年刻墓文。野草荒荒春不绿，自将清泪一浇君」。音节嘹亮，以之哀悼督师，诚不愧称题之作。」

校勘记：

① 下三条胡同有观音庵　此引《顺天府志》卷一四。而《京师坊巷志稿》卷下则云：「下三条胡同有紫竹林」。今录此待考。

② 铁镜铲把　《京师坊巷志稿》及《顺天府志》均「作铁辘轳把。」

③ 观家庵　「家」当作「音」，即观音庵。

④ 乃四五百年物　「乃」当作「殆」。据《宸垣识略》卷九改。

⑤ 结净土社　《宸垣识略》卷九原作：「结净土社堂」。据补改。

⑥ 盘以千纪　《宸垣识略》卷九原作：「盘以千数」。据改。

自下头条胡同而东，曰下下头条胡同、下下二条胡同、〔一〕下下三条胡同、下下四条胡同。中间南北小胡同，西曰虎背口(《顺天府志》作户部拉口)，或讹为虎喇叭口。东曰狗尾巴胡同，今改作威播胡同。再东即帑〔蟠〕桃宫，①北即东便门大

街。〔二〕

注：

〔一〕《顺天府志》：「下下二条胡同有药王庙。」

〔二〕《顺天府志》：「东便门大街有桥曰便门桥，护城河迳桥下，遍东北出水关，入通惠河。普陀寺在桥北，太平宫在桥南，俗称蟠桃宫，道观也。明建，有吴达礼碑。岁三月朔至三日有庙市。又有关帝庙、观音庵。」《万历沈志》：「普陀寺、金山寺在崇北坊，俱有勅建碑。」《顺天府志》：「金山寺久废。」《宸垣识略》：「观音庵旧名白云深处，康熙间建，室宇精雅，传为宦家别业所改。」《天咫偶闻》：「太平宫在东便门内，庙极小，岁上巳三日，庙市最盛。盖合修禊踏青为一事也。地近河堧，了无市聒。春波泻绿，软土铺红。百戏竞陈，大堤入曲。衣香人影，播飏春风，凡三里余。余与续耻庵游此，辄叹曰：一幅活《清明上河图》也。按：查昌业诗有云：正是兰亭修禊节，好看曲水丽人行。金粱风景真如画，不枉元宫号太平。国初已然矣。」《顺天时报丛谈》：「太平宫，即俗所谓蟠桃宫，在东便门内大桥以南，为羽士之祠观。该庙系明初所建，清康熙元年重修。每年三月由初一日起，开放三日，并设有跑马场，此为都人士青春试马之好机会。惟在先时，祗为三日之开放，现在则开放期定为五日，前年尚有延期十日之举。蟠桃宫之东，旧有观音庵，原名为白云深处，系康熙时建，室宇极精雅，传为宦家别业。又有普陀寺，在东便门大桥之北，现无地址可考。」

校勘记：

① 蟠桃宫 「幡」当作「蟠」。见《京师坊巷志稿》卷下「东便门街」条。

自广渠门大街而南以达于左安门，均为荒凉寂寞之区，蔬圃麦畦，颓垣废冢，一望皆是。其有名称可记者，惟二三寺庙而已。广渠门大街[一]以北有地曰南里，自是而南，曰夕照寺，[二]曰南台寺，[三]曰安化寺，[四]曰育婴堂，[五]稍西曰护圣庵、[六]土地庙、弥勒庵。再西曰兴隆街、[七]小兴隆街、四棵树胡同。又西曰延庆寺。稍南曰银锭坑，曰放生池。[八]又南曰文昌宫，曰宋家胡同，稍东曰南极庵。[九]再南曰玉清观，[十]有玉清观街。又南曰五虎庙，[十一]曰太阳宫。[十二]其西曰龙须沟，逾沟为天坛东墙外地。曰四块玉，曰小酱房，曰北小庙、南小庙，曰八道桥，曰南缺口。曰法藏寺，寺已毁，塔尚在，[十三]是为北宁火车入城经由之地。自南极庵而东，曰火神庙，曰五圣祠，曰交龙庵。再南曰万柳堂，[十四]曰拈花寺，曰魁星桥。再南曰五里屯，曰打把厂。再南曰三义庙，曰甘露寺，广东新义园。其东曰东火桥，有袁督师庙。[十五]再南即左安门，[十六]路西有吉祥庵，有大西街，张园在焉。[十七]路东有头条、二条、三条、四条小胡同。

注：

[一]《顺天府志》：「广渠门大街即南大街，俗称沙窝门大街。迤西直崇文门街者曰缆杆

市，俗称阑干市。迤东曰麻绳市，曰米市，曰柴市。又东曰大石桥，曰斜桥，桥各一。自缆杆市以东，当城未筑时，皆三里河所经也。又东曰元宝市。」《石鼓斋杂录》：「李寅棠，大兴人，历官少宗伯。其父方懋，世居沙窝门，久困诸生，著《说部》六百余卷，名曰《雅荟》。魏柏乡称为光怪陆离。今不独书不多得，并沙窝门故第亦莫可考。」《坊巷胡同集》：「崇南坊在新城广渠门、左安门东南角。七牌三十三铺。有地藏寺、法藏寺、妙音寺、宝应寺、崇教寺、安化寺、吉祥寺。」《万历沈志》：「大悲寺在崇南坊，有勅建碑。」《顺天府志》：「《旧闻考》地藏寺、法藏寺、妙音寺俱存，余无考。今法藏寺塔尚修整，地藏寺街名存而寺废矣。妙音寺亦废，安化寺见后。」

按：缆杆市今作览干市。

〔二〕《顺天府志》：「育婴堂少西曰夕照寺，雍正间文觉禅师元信尝退居于此。殿壁左为王安昆书《高松赋》，右为陈寿山画松。又寺莫详所始，其建置年月亦无碑记可考，谓「燕京八景」有「金台夕照」，此寺之所由名也。赵吉士《育婴堂寺记》云：夕照寺，顺治初已圮，仅存屋一楹，盖其来旧矣。今殿宇甚完整，殿壁上画松可观。」《天咫偶闻》：「夕照寺为东南城寺院之最整洁者。殿壁画松及《高松赋》，今皆无恙。人传松为陈松绝笔，信然。即左壁王安国之书壁，高丈余而行欵端若引绳，亦不易也。寺僧吉云以能书名，其人本不识字，常往来于贺云甫尚书寿慈第，睹尚书作书，忽有所悟，遂能自运。尚书奇之，指授笔法，且聘为代笔。一时书名大噪，求者接踵，有铁门限之风。然胸既无书，目又无帖，遂流入甜熟一路矣。」俞青源《陈寿山传》：「京师万柳堂之西北隅，有古刹曰夕照寺，或谓即「燕京八景」「金台夕照」之遗址也。大兴王安昆书《高松赋》于殿之左壁，右壁松树五株，为陈寿山笔。寿山名崧，天长人，遊燕不遇，入都卖

画作生涯。笔多匠气，观之令人胸次作恶，故其画恒为市廛商贩及胥椽家所宝，骚坛艺苑之士，莫有持缣素乞其挥洒者。独夕照五松，离奇天矫，苍翠浓郁，恍闻谡涛声，起詹际而置身千岩万壑间。余每入寺，必瞻玩移晷，不忍去。寺僧为余言，寿山作画时，值长夏，解衣裸体，酌巨觥连饮，磨墨贮瓦瓯，睥睨久之，然后累几而上，皴擦勾研，飒飒有声。晌午，天大雨，倾注若黄河乍泻，千珠万珠跳掷阶下，庭水积尺许，雨霁而画毕，夕阳犹在高春也。殆古人所谓胸有成稿，意在笔先者乎。盖画无论山水人物花木，不难于小，而难于大。譬诸写字，以纤毫凭几，於尺幅中作小楷，极整齐结构。及纵笔作擘窠书，往往散漫而失绳墨者有矣。殿壁纵横各二丈有奇，松本围径尺而有参天之势，枝干屈曲，针叶疏密，均得手法，画松之能事毕矣。王安昆书素亦自负，与画对峙，似为减色。足徵笔墨有一日之短长，而寿山涂抹半生，得画壁而传，可谓厚幸矣。」《桃花圣解庵日记》：「伯寅招集夕照寺，为万柳堂补柳，索赋长歌：『廉公好客今所无，笙歌十队红氍毹。疎斋松雪踞上坐，当筵一曲千明珠。刘姬双手白于玉，笑折荷花倾玉壶。盛事风流久消歇，遗迹沧桑向谁说。四百年后佳山兴，种柳名堂后先埒（冯文毅万柳堂实非廉野云旧址，嘉庆间山人朱野云误认为一，阮文达遂题曰元万柳堂）。又，夕照寺创于明时，为西山浙僧分院，规制颇狭，而廊宇雅洁，窗槛明靓，有江南风。后殿右壁有北人陈松寿山画松，左壁有王安昆①平圃所书沈约《高松赋》，后有跋，言京师左安门外弘善寺静观堂有陈香泉、禹之鼎两君画壁，观者云至。夕照寺恒吉师欣慕之。乾隆乙未夏六月，因乞陈寿山画松，而平圃书此赋。今日寺僧言陈君画时，年已将八十，当暑盘礴，顷刻而成，其画雄深苍古，笔力绝人。王君谓其笔墨阴森，一堂风雨，洵不虚也。王书作行草，亦婉劲，有米襄阳董文敏之风。沈赋见其本集，有云「叶振禽踪，枝通猿路」，又云「飞莲下

卷，明月孤悬」，为一篇之警策矣。东院有挹翠轩，为燕坐处。庭中有竹树小池，对轩有平台，上设栏槛。墙外环以杨柳，野景萧寥，女墙掩映，南望荒亭一二，踌躇榆槐，即冯益都万柳堂也。麐伯六舟后来，清卿金甫期而不至，蔡梅庵不期而来，是日行厨借庭芷庖人，肴馔精洁，晡后酒毕，夕阳澹然，初月已上，坐平台上，秋烟远生，疏柳微黄，归鸦万点，为之徙倚不能去也。傍晚游万柳堂，已为佛寺，门垣俱圮，仅存御书楼三楹尚完好，阮文达题「元万柳堂」四字八分书。楼上中间有石刻「简廉堂」三字，为圣祖御书。两旁壁间皆嵌石刻诗，楼外有阑，眺望甚美，春夏之间，应弥佳耳。楼西为大悲阁，尚藏绢屏一扇，为朱鹤年野云所画《万柳堂图》，阮文达书赵文敏所赋《廉园诗》于上，文达以为此地即元廉野云之万柳堂，而冯益都因之。后石仓场文桂改为拈花寺。然予考朱竹垞《日下旧闻》，录廉希宪万柳堂于存疑卷中，是已莫知其处，当日益都开阁延宾，最称好事，竹垞亲为坐客，使旧址可寻，不容不知，未悉文达何所据也。《畏庐文集·夕照寺为冒巢民先生作生日记》，略云：夕照寺莫详所始，在广渠门内，经道至荒陋，车行如入深谷。辛亥三月十五日，如皋冒鹤亭于寺中集同人，为巢民先生作生日。鹤亭渊博能诗，于巢民先生虽断缣零素，必拾而藏之。呜乎！先生于万历辛亥三月生，去今辛亥三月，三百余年矣。以壬午副贡，累膺徵辟，咸无就，而余亦以壬午领乡荐，是先生三百余年之后辈。而今日复值辛亥三月，为先生祝，匪惟科名同，即所遭之遇几同矣。」《都市丛考》：

『夕照寺在广渠门内万柳堂西北。按：赵吉士《育婴堂记》云：夕照寺，顺治初已圮，仅存屋三楹，其来盖久。今殿宇完整，壁有画松。「燕京八景」中有「金台夕照」，寺或以此得名欤。』《燕京访古录》：『「一代文流少嗣音，几株杨柳黯疎林。游鱼吹却桃花片，不许春风引佛心。金台风景占京畿，辇上双松墨迹稀。剩有白云千古在，夕阳高阁牖僧衣。」此黄天河《夕照寺记游诗》也。

夕照寺在广渠门内，育婴堂东，惜无碣石记其始，惟赵吉士《育婴堂记》云，夕照寺，顺治初已圮，仅存一楹，盖其由来古矣。余居张园，去寺不数弓，每届花晨月夕，辄访寺僧，相与徘徊树下，纵谭古今成败，无稍倦容，然偶叩及寺之往迹，僧则默然无以答，盖沧桑屡易，遗老尽矣，惟寺之壁松，尚足记述。考壁松为寿山陈松所绘，势若参天，阴凝匝地，翠能入目，凉欲浸衣，几如置身其间，不自知其徒作壁上观也。平圃王安昆，①写沈约《高松赋》于松侧，并跋语曰，左安门外弘善寺，静观堂两壁，有陈香泉、禹之鼎两先生遗迹，游人多慕而往观。夕照寺恒吉师，雪其堂壁，乞余与寿山涂之。因嘉其意，于乾隆乙未年六月九日，卒其业，顾余书拙，何敢媲爽前人。若寿山画笔，黑阴森森，一堂风雨，游人见之，心目清凉，实足以替吉师说法。安昆笔势挺秀，飘飘有逸气，足与寿山之古松并传不朽。惟剥落殆尽，殊可惜也。寺有挹翠轩，为云岩上人修道处。禅房花木，芳芬袭人，旁悬一联曰：「月在上方诸品静，心持半偈万缘空」，乃陈希祖为寺僧挺秀上人所书。房外悬有横幅曰「居云」，曰「静心」。循小门出为园，园中遍植丁香，杂以幽花奇草。丁香盛放，不减法源。尘虑可涤，若参妙谛。禅房后有小榭，翼然而出，广可数尺，上悬一额，颜曰「静观」。与小榭斜对，有一四角小亭，拾级而登，高可远眺，垒层石以为台，台高丈许，旁植丁香，间以海棠、蔷薇、藤萝之属，翠阴如画，堪称佳景。亭边围以朱栏，风动影碧，浮映衣袂。亭之外，鳞藤错杂，烟墟远树，历历在目。广渠门内，荒邱一片，登高遥睇，不禁感慨系之矣。」

〔三〕《顺天府志》：「安化寺少南曰南台寺，康熙间重建。迤东曰义学，雍正时韩城宁永禄创始，有庄存与朱珪二碑。其旁旷地曰杨家马圈、陈家马圈、刘家马圈、高家马圈、张家马圈。」《天咫偶闻》：「南台寺在夕照寺后，亦古刹也。光玉如孝廉熙于地安门街买得李谷斋世倬

《游南台寺诗》墨迹，今尚在。」《宸垣识略》：「东南寺院多停旅榇，故旧址重新，颇为宏敞。夕照、南台其最著者。」魏之琇《过夕照寺诗》：「钟声[磬]不闻林鸟寂，②鲍家诗唱古先生。」

[四]《万历沈志》：「安化寺在崇南坊，有勅建碑。」《顺天府志》：「兴隆街以东为安化寺，明天顺八年赐额，⑧有景泰间三衢释大善、弘治间光禄卿张天骏二碑。」

[五]《顺天府志》：「南台寺迤南里许为育婴堂，康熙时建，有世宗赐额。」《顺天时报丛谈》：「育婴堂在安化寺南，夕照寺西，今移东珠市口、三里河之间，已非昔日之故址。」

[六]《顺天府志》：「炉圣庵为山西冶工所建，明刹也。有孙嘉淦、戴章甫二碑。旁为潞安会馆。又有弥勒庵。」《顺天时报丛谈》：「炉圣庵在广渠门内，亦明代所创修，原为山西冶行公建，乾隆十一年重修，现该庵已零落。」

[七]《顺天府志》：「兴隆街有关帝庙、兴隆庵、弥勒庵。福宁禅林，明天顺间建，有工部主事翁洪碑。」

[八]《顺天时报丛谈》：「延庆寺无碑可考，有康熙十年之鼎、炉各一，均铁制，故其地又名为铁香炉云」。《天咫偶闻》：「放生池在火神庙街。顺治中，浙人范思敬建。范尝梦至一兰若，院悬木鱼。有人云，东坡居此。遂入谒。坡云，吾有王文正金书《法华经》以授汝。坐侧一人侍立，云姓何。放生池既成，延一老宿居之，而未之往也。一日至寺，则宛然梦境也。僧云，有一法宝，今赠居士，视之，王文正金书经也。室有募缘疏，乃何御史书，乃知僧为东坡后身。此段见《池北偶谈》。乾隆中，果邸重修之，后渐颓。光绪初，僧洞天募而新之，别建幽室数楹，颇为明

净。种花数亩，秋菊尤盛。续耻庵与僧相识，恒往来探花事。壬午秋试后，曾招同辈数人，饮于崇文门外，兼访东篱芳讯，至此寺，同人咸乐其幽静，然尚未悉梦坡一事也。余一日偶翻《池北偶谈》，见之以语耻庵。耻庵甚喜云，京师绝无坡迹，此亦水中月影也。遂倩张叔宪度隶书《梦苏亭》榜，悬之禅房，且大会同人以落之。明年十二月，又集同人寿苏于此。」

[九]《顺天府志》：「八圣庙有南极观，迤南曰放生池。」按：南极观当即今之南极庵，惟八圣庙之名，今已不见。

[十]《顺天府志》：「云集观，康熙时建，后有斗姥阁，今改名玉清观。又有文昌宫。」

[十一]《顺天府志》：「半壁街迤南里许曰法华寺，又南曰四瑰玉，东南曰五虎庙，明刹也，五或讹石。」《宸垣识略》：「五虎庙殿前古松二株，二百余年物也。寺僧云，昔时〔五虎庙塑〕关、张、赵、马、黄西蜀五将得名，后毁于火。④今前殿祇奉关帝，而五虎之名仍旧。」《顺天时报丛谈》：「太阳宫后有五虎庙，亦为明之旧刹，康熙年又重建焉，无碑可考。」

[十二]《顺天府志》：「法藏寺西有太阳宫，顺治初建，道流居之。迤南里许有三义庙。又南曰吕家窑、潘家窑。」《都市丛考》：「太阳宫在左安门内，羽士居之。」按：京俗二月初一日，市人以米粉团成小饼二，贯寸余小鸡，曰太阳糕，居民以为祭日之供品，沿习成风，亦不知起于何时。《顺天时报丛谈》：「太阳宫在法藏寺西，为清顺治初年建。奉祀太阳星君，羽士居之。现殿庭所有之无字碑亦不可考。当时每年二月一日，尚举行开放，其热闹不减于日坛。今庙已废倾，盛会亦久不举矣。」

[十三]《顺天府志》：「法藏寺俗称白塔寺，金之弥陀寺也。在左安门内岗子路，内有弥

陀塔七级，高十余丈，中空可登。天气晴时，北望宫阙，黄瓦参差，西观两坛，松桧郁茂，西山黛色，如在檐前。今塔尚存。」《帝京景物略》：『法藏寺旧名弥陀寺，金大定中立。景泰二年，太监裴善［静］修之，⑤更曰法藏。有明碑二：一祭酒胡濙撰，一沙门道孚撰。道孚，戒坛第一代戒师，世人称鹅头祖师者也。」《天咫偶闻》：『天坛之东有法藏寺，浮图十三级。登之所见甚远，都人以重九登高于此。寺已毁尽，惟浮图仅存，而往者如故。其中容人之地无多，登者蚁附至绝顶，则才容二客挨肩而过，斗室之中，喘息不得出，竟不知其何乐。耻庵尝登而苦之，问余此何所取？余曰：都人重九喜食蒸蟹，蟹入甑中，不得转侧，其苦万状而食者怡然，登浮图殆所以忏此业耳，相与绝倒。」《顺天时报丛谈》：『法藏寺在震家桥，俗呼为白塔寺，金时之弥陀院也，系金大定中建。明景泰时重修，始改为法藏寺。因北地多风，故塔不空。该塔崇十丈，窗八面，每窗各置一佛，共五十八佛。佛前各设一灯，每岁值上元节，即燃灯绕塔，念经作乐，极为热闹。现此塔犹存，此种盛典久付缺如。」

［十四］《京城古迹考》：『万柳堂在广渠门内，为国朝［国初为］大学士益都冯铨别业。⑥康熙时，开博学鸿词科，待诏者尚雅集于此。」《藤阴杂记》：『益都相国冯文毅仿廉孟子万柳堂遗制，既建育婴会于夕照寺傍，买隙地种柳万株，亦名万柳堂。毛西河奇龄、乔石林莱作赋，陈其年序，朱竹垞记。」《西河诗话》：『壬戌上巳，益都夫子率门下士二十二人修禊万柳堂，首唱二首，有「水声风约故淹留」句，似有寄。及阅和诗，每遇是韵，辄沉吟良久。最后至潘稼堂耒，东山身为草堂留，拍案而起，称为第一，盖其年七月将致政归也。」《藤阴杂记》：『高念东珩《亦园记》：「万缕将披细柳，知浓阴行埒苏堤；数尺自出清泉，是神力驱成香海。」是万柳

堂，又名亦园。冯益都《亦园春兴诗》：⑦「小筑城隅柳满堤，绿云低护草初齐」。「乱飘柳絮错新径，细数桃花过野溪[塘]」。⑧是园即万柳堂。王横云和诗，严存庵我斯有题亦园一诗，毛西河有亦园修禊诗。」《顺天府志》：「案：元廉希宪万柳堂在今右安门外，与此异地。」《笥河诗集》：「康熙中，堂归石氏，时[illegible]贵欲得之，石召工建大悲阁，一夕成，以家祠[祠]谢乃已。⑨自此遂为拈花寺。」《太鹤山人集》：「光绪[道光]戊子七月五日，⑩胡竹村培翚祀郑康成于万柳堂，以是日康成生日也，绘图征诗。」《顺天府志》：「《馒飥亭集》亦有诗。」《天咫偶闻》：「京师园亭，自国初至今未废者，其万柳堂乎，然正藉拈花寺而存耳。此园冯益都相国临去赠与石都统天柱，石后改为拈花寺。当时诗人颇有讥之者，而不知石之见甚远。盖自古园亭，最难久立。子孙不肖，尺木不存。《帝京景物略》所载，今何如乎？石湖之治平寺，古人已有行之者矣。今寺中尚存御书楼，阮文达榜曰：「元万柳堂」，以神谶体书之，朱野云为之补柳作图。近寺僧颇知修葺，补栽花木甚盛。余与耻庵暇辄往游，于经厨搜得查声山学士昇手书二诗。直幅云：「晚照秋光冷研屏，更无人处鹤梳翎。独留一径萧萧叶，童子关门自理经。坐爱红栏映曲池，风光留客去迟迟。我来祇少茶烟畔，相对人如澹菊姿。」后署访衲公和尚不值，留赠二绝。查昇又得朱野云《万柳堂图》，盖仿松雪本。边绫上有阮文达、翁覃溪二诗，又有叶润臣觐仪、宗梅岑穆[稷]臣联句。⑪劝僧重装，今罩以玻璃，悬壁上矣。然园地多碱，实不宜柳，野云所补，既无存。潘文勤又种百株，亦成枯树[株]。⑫惟池水清冷，莓花萧瑟。土山上有松六株，尚是旧物。寺又有元人「山水」一幅，见陈[程]春梅[海]⑬侍郎集。问之僧，已为某尚书用萧翼法赚去，而僧初不知为何等画也。」《燕京访古录》：「左安门内拈花寺者，其东侧有小楼三楹，清初益都相国冯公之别业

也。冯公慕元廉希宪之万柳堂，效而名之。朱彝尊《万柳堂记》谓廉希宪之万柳堂，在今丰台左右，或曰此地即其故宅也。康熙之际，开博学鸿词科，待诏者雅集于斯，后堂归户部侍郎石文桂。石侍郎于康熙四十一年建大悲阁、关帝、弥勒三殿，并于壁上画刻诰身，供长生禄位，颜之曰拈花寺。黄钧宰《金壶悵墨》云，拈花禅寺为益都相国万柳堂址，周迴一顷有余，中有小土山，昔之莲塘花屿也。自石氏改建佛寺之后，一片荒芜，人迹罕至，不复昔年雅集之乐矣。余居拜袁堂，与万柳相距百步耳，故时时往游焉。万柳堂上悬一额，颜曰「元万柳堂」，下款戊戌阮元留题。字体俗鄙。侍僧云，旧额已毁，此乃他人仿书者。堂壁悬《万柳堂赋》，检讨毛奇龄作也。楼三楹，结构虽小，颇有幽致。壁上悬康熙御笔，颜曰御书。楼正中颜曰：「简廉堂」，有小联副之，均刻之青石。联云：「归岸数间斗室，临河一叶扁舟」。两旁皆以石勒康熙御笔书唐人诗句，末附以跋云，康熙三十二年五月，皇上幸天津，阅视河堤，蒙御书《桂树赋》。三十八年，皇上又赐御书九幅。四十二年三月，南巡，又蒙赐御制诗一副，录唐诗一副。叠荷宠荣，感激无地，方将垂法万年，岂容视为家宝，敬汇勒贞珉，就拈花寺之东，辟三楹贮石四壁，俾游观士庶，皆得仰觐圣恩云。末署总督仓场户部右侍郎臣石文柱恭记。⑭由是观之，则此三楹，非旧万柳堂矣。余扪碑庄诵，抚景兴怀，不胜惆怅。时寺僧在余侧，愀然似有感伤者，曰：「吾髫岁即来此守寺，今已六十年矣，香火盛衰，历历如睹。当光绪十六年洪水为灾，此楼倾欹，几欲堕水。曩道光初年，朱野云处士，补种垂柳百株，其存者可十围，为水冲去，千条万缕，今无一存，岂不可悲耶。」言已涔涔泪下。呜呼！往者尝读刘海峰《万柳堂记》。至一至犹稍有亭榭，再至则飞梁架于水上者，今欹卧于水中，三至则凡其所植柳斩焉无一株之存。人世富贵之荣光，其与时升降，盖略与此园等矣。」《骨

蕫琐记》，「宣南名迹，大抵皆废矣。万柳堂在夕照寺之旁，冯文毅所建，后归石文桂，改建拈花寺。康熙末年即废，鲍西冈〔珍〕诗⑮所谓「故相遗踪尚可寻」是也。端木旧集中有《胡竹村以七月五日祀郑司农于京师万柳堂诗》，或曰，万柳竹村之堂也，龚自珍诗可证。阮文达尝于拈花寺补柳，属朱鹤年作图。同、光时，潘文勤尚补植新柳，招胜流觞咏，顾其地荒僻，积潴为泊，去御河流处绝远，今竟无过而问之者矣。」《堇督余斋诗》注：「冯益都万柳堂在崇文门外东南隅，今为拈花寺。阮文达书「元万柳堂」匾尚存。寺僧亦知廉野云别业在丰台，阮匾为误。嘉庆时，朱鹤年补种万柳堂柳，募□，今存畿辅先哲祠。」

〔十五〕　张江裁《袁督师庙记》：「袁督师庙，在北京左安门内东火桥，门牌二十八号。庙额字大一尺，以石为刻，颜曰「袁督师庙」，下款丁巳二月，乡后学南海康有为书。庙门有石联一副，高与庙齐，联云：「其身世当中夏存亡，千秋享庙；死重泰山，当时乃蒙大难；闻鼙鼓思中原将帅，一夫当关，隐若敌国，何处更得先生。」下款：「孔子二千某某年某月某日，乡后学南海康有为撰书。」庙内中间有袁督师石像，眉鬓生动，令人肃然起敬。其石像上悬一额，颜曰「听雨」，乃袁督师自书遗墨。两旁悬一联云：「自坏长城慨今古，永留毅魄壮山河」。下款「乡后学南海康有为撰并书」。庙内有大石碑一幅，刻南海康先生所撰书之《袁督师庙记》，字字工楷，笔笔遒峭。又一刻新城王树楠所撰《袁督师记》，醴泉宋伯鲁书。又一刻《袁督师遗诗》数十首，亦醴泉宋伯鲁书。又一附刻家君所撰之《袁督师义仆佘义士墓志》。相传佘义士于督师杀身成仁后，检拾袁督师之骸骨，葬于京师广渠门内广东旧义园。佘义士为粤东顺德县马江人，督师出，必挈之行，相随督师二十余年。佘义士葬督师后，守其墓，死葬于督师墓侧，至今佘氏子孙尚守其墓。紫

县赵熙题《余义士墓诗》云：「天留义骨伴将军，一撮田横岛上坟」，即指此事也。今乡人于每年清明祭督师时，尚称道余义士事，家君义之，特作此志为之表扬，并为立碑，竖于督师庙内。庙左为意钓亭，即家君供奉袁氏香火时以为休息之所，右为悼亡亭，乃家君悼元慈之亡，刻其哀词，以志哀悼也。庙前遍植槐柳松柏，今已成阴。循庙而下，行数百步，面临苇塘，青翠欲滴，有小墩五尺许，门植槐树二株，即家君之篁溪钓台也。又循钓台而下，约百步，柳色宜人，清气扑入眉宇，坟方封覆以新土两围松柏，苍翠可爱，则家君自营生圹也。呜呼！韩陵片石，自足千古，安知五百年后，不有考古之士徘徊于斯乎！」

〔十六〕《顺天府志》：「左安门〔大街〕，⑯俗称江擦门街，左右亘四五亩，皆旷地也。义园外多蔬圃。」

〔十七〕 王树楠《张园记》：「京都左安门内，篁溪辟一园，曰张园，可四五亩，康长素之所题额也。己未之夏，疫疠大作，篁溪制方剂施药其中。又以酷暑炀于往年，行者多渴死，复建茶亭于张园之侧，于是居者旅者无不知有篁溪其人者。而篁溪益用怛然，深恐为善者之不卒也，乃分其俸馀购地十亩，以为久远之图，吁何其周也（下略）。」又张沧海《意钓亭记》：「乙卯之岁，东莞张沧海比部，出其《篁溪归钓图》，属余为之诗。越二载，复筑亭于京师左安门内袁元素督师祠侧，名之曰「意钓」。钓者，钓篁溪也。虽然意之说有二焉，心之所向在此，汲汲以赴之，必求至乎其的而后已，此一说也。心之所向本不在此，至不获已，託之于此以为之寄，此又一说也。阮籍、刘伶之于酒，刘毅、刘裕之于博，陶潜之于琴，杜甫、李白之于诗，张旭之于书，之数子者皆吾所谓意不在此，不获已而託焉以为之寄，而后人景慕而称说之者，辄谓某也嗜此，某也嗜此，乌

足以论古人，更乌足以知今人哉。群亿万千百不可量之物，而有吾之一身，历亿万千百不可极之世，而有吾身所寄之一事，其所谓寄者，不过忽焉一旦暮间耳。而此一旦暮间所寄之事，又或为吾意所纷纭抢扰，终其身而不得所寄者往往而是，夫亦可哀之至者矣！沧海寄身法部，方将出其所学，以法律范围天下之人，其意之在钓不钓，吾不得而臆焉，其或者如吾之所谓至不获已而寄之于此，亦未可知。或曰善射者不射，善钓者不钓，沧海之意，在此不在彼。新城王树楠记。」按：《顺天府志》此处附近有赵家庄、魏家口、纪家桥、霍家桥诸名，今不见，此外有吕家窑、刘家窑、名家窑、潘家窑、贾家坟、枣树林，俱不过三五人家，自成村落而已。

校勘记：

① 王安昆 《天咫偶闻》卷六称作「王安国」。今录此待查。

② 钟声不闻林鸟寂 《宸垣识略》卷九「声」作「磬」。

③ 明天顺八年赐额 此为《顺天府志》所记，《宸垣识略》卷九作「正统八年赐额」。今录此待考。

④ 昔时，关、张、赵、马、黄西蜀五将得名，后毁于火 《宸垣识略》卷九原作：「昔时，五虎庙塑关、张、赵、马、黄西蜀五将得名，后毁于火」。据补改。

⑤ 太监裴善修之 《帝京景物略》卷三原作：「太监裴善静修之」。据改。

⑥ 国朝大学士益都冯溥别业 《京城古迹考》原作：「国初为大学士益都冯铨别业」。据改。

⑦ 春兴诗 即《冯益都亦园春兴诗》，见《藤阴杂记》卷六。

⑧ 细数桃花过野溪 「溪」当作「塘」。据《藤阴杂记》卷六改。

⑨ 以家词谢乃已 「词」当作「祠」。据《顺天府志》卷一四引朱筠《笥河诗集》改。

⑩ 光绪戊子七月五日 「光绪」应作「道光」。据《京师坊巷志稿》卷下「万柳堂」条引《太鹤山人集》改。

⑪ 宗梅岑穆臣 应作「宗梅岑稷臣」。据《天咫偶闻》卷六改。

⑫ 亦成枯树 《天咫偶闻》卷六原作云：「亦成枯枿」。据改。

⑬ 陈春梅 《天咫偶闻》卷六「万柳堂」条云作「程春海」。据改。

⑭ 石文柱 《日下旧闻考》卷五六按语云：「后归仓场侍郎石文柱。」今录此待考。

⑮ 鲍西冈 《藤阴杂记》卷六云：「鲍西冈钞诗……」。据改。

⑯ 左安门，俗称江擦门街，左右亘四五亩，皆旷地也 「左安门」应作「左安门大街」，见《京师坊巷志稿》卷下「左安门大街」条。

自大石桥、榄杆市而南，兴隆街以西，曰米市口，曰细米巷，曰细米厂，〔一〕曰两棵槐，曰染坊夹道。再西曰火神庙大街，〔二〕曰粪厂（今改为粉厂），曰官马圈，曰缨纬胡同，曰南河漕。其南曰厅儿胡同，曰半壁街。再南曰笔管胡同，曰北岗子。再南曰法藏寺，曰半截街，曰南岗子，曰营房街，有头条、二条、三条、四条、五条、六条、七条、八条、九条、十条、十一条、十二条、十三条、十四条胡同。再南曰宽街。〔三〕自南河漕以西曰首院胡同，曰标杆胡同，曰东马尾帽胡同，曰西马尾帽胡同，中间小胡同曰烟袋胡同，曰田湾胡同，曰石板胡同。再西即瓷器口大街。自东西马尾帽胡同而南曰西河漕，曰东利市营、西利市营。再南曰关王庙街，曰铁香炉，曰地藏寺，曰东唐洗洎〔泊〕街，西唐洗洎〔泊〕街（《顺天府志》作唐四宝街），其间小胡同曰三转桥，有法华寺、〔四〕驹章胡同（《顺天府志》作局章胡同），曰蒲

帘胡同，曰烟扫胡同，曰东胡同，曰黄花院，曰黄花中胡同。再南即法华寺。又南曰东大院，曰三教宫，曰红桥。再南即天坛北墙。

注：

〔一〕《顺天府志》：「米市口，亦名细米厂头条胡同」。按：《顺天府志》此地附近有八条坑、板桥、双龙坑诸名，①今俱不见。又案：米市口、细米巷、兴隆街等处，今俱在广渠门大街中间之北，距左安门尚远，而《顺天府志》列于左安门大街之下，未谂何故。入左安门，有头条、二条、三条、四条、吉祥庵、甘露寺诸名，《顺天府志》乃均不载，大约当时左安门内左近，并无街市，近始逐渐加增也。

〔二〕《顺天府志》：「火神庙街，庙建自明成化间，有建昌侯张延龄碑。又有延庆寺。」

〔三〕《顺天府志》：「蓝旗小营房、大营房，顺治十八年改设正蓝旗教场于此。见《八旗通志》。中有头条、二条、三条、四条胡同。」按：今其地胡同自四条以下至十四条，又其旁有宽街，在营房街之南。

〔四〕《顺天府志》：「三转桥无桥。华严寺俗名槐寺，金天会五年经幢称其地为魏村杜大市庄。少西景福寺，旧名石佛寺，有明正德间费宏、陈天祥二碑。又寺始无考。有金天会经幢一，仙露讲经论比邱僧圆委建寺，后有明僧塔三，寺久颓圮。光绪二年，僧洗尘重立殿宇，稍西有景福寺，明建，今圮。两寺碑犹存。」《日下旧闻》：「张爵纪五城坊巷，崇南坊有南河漕、子〔于〕家湾、②递运河〔所〕、缆〔揽〕竿〔杆〕市，③又有三转桥、纪家桥、板桥、双马庄、八里庄、

十里河，皆三里河入张家湾故道，今其名虽存，而深谷为陵，遗蹟渐不可考矣。」《顺天府志》：「于家湾、递运所，今并无是名。」《顺天时报丛谈》：「黄河沿，现已改为黄花院，推源溯本，盖仍蓄有河漕通运之意。现则矮屋一片，已为三、四等妓女之娼寮，亦外城东偏之特别烟花窟。但地处偏僻，人物杂错，殊不若西城八大埠之有致也。中营参将署在磁器口迤东，原为极有声势之武官署，现已改为中小学校。崇文税务署，原在崇文门大街，现仍其旧云。」

校勘记：

① 板桥、双龙坑诸名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作：「板厂、双龙庵诸名」。录此供参考。

② 子家湾 《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云作「于家湾」。据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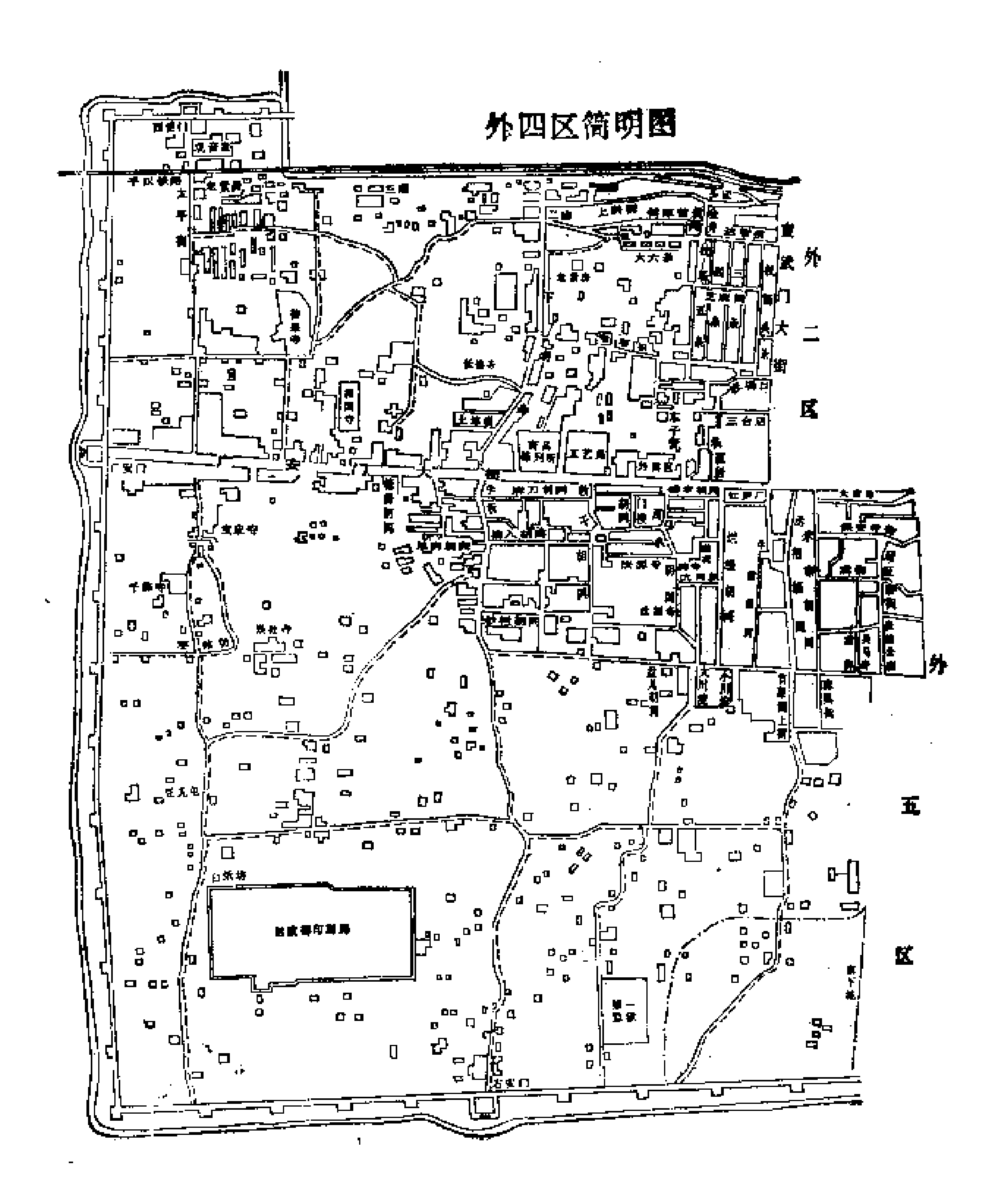
③ 递运河、缆竿市 《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云：「递运所、揽杆市」。据改。

第五章　外四区各街市

出宣武门而南，〔一〕曰宣武门大街，〔二〕江西会馆在东，福建会馆在西，昔日之财神馆也。首善医院初设于是，今迁于府前街。再南曰菜市口，为昔日刑人之地。〔三〕自宣武门而西，城濠绕之，〔四〕平汉铁路经其北。濠之南曰头庙，再南曰上斜街。〔五〕其西曰大耳胡同，〔六〕曰孔雀胡同，〔七〕曰冰窖，曰三庙。其南曰达智桥（《顺天府志》作炸子桥），松筠庵在焉。〔八〕稍西曰皮库营，〔九〕中间小胡同曰金井胡同，光、宣间沈子敦家本侍郎寓于是。侍郎为清末之律例专家，刑民律各草案，皆其所手订者也。又南曰教场头条、〔十〕二条、〔十一〕上三条、下三条、〔十二〕上四条、下四条、上五条、下五条、〔十三〕小五条、六条、七条，中间横胡同曰芝麻街。〔十四〕再南曰教场胡同（《顺天府志》作将军教场胡同），〔十五〕其间曰骆驼湾，东曰教场口。

注：

〔一〕《阅微草堂笔记》：「宣武门子城内，如培塿者五，砌之以砖，土人云五火神墓。明成祖北征时，用火仁、火义、火礼、火智、火信制飞砲，破元兵于乱柴沟。后以其术太精，恐或为变，杀而葬于是。立五竿于丽谯侧，岁时祭之，使鬼有所归，不为厉焉。后成祖转生为庄烈帝，五人转生李自成、张献忠诸贼，乃复仇也。此齐东之语，非惟正史无此文，即明一代稗官小说，充栋汗牛，亦从未言及斯人斯事也。戊子秋，余见汉军步校董某言，闻之京营旧卒云，此水平也，京城地势，惟宣武门最低，衢巷之水，遇雨皆汇于子城，每夜雨太骤，守卒即起，视此培塿，水将及顶，则呼开门以泄之，没顶则门扉为水所壅，不能启矣。今日久渐忘，或有时阻碍也。其城上五竿，则与白塔信砲相表里。设闻信砲，则昼悬旗，夜悬灯耳，与五火神何与哉？此言似乎近理，当有所受之」。《天咫偶闻》：「宣武门瓮城内有土砖合砌之垛五，俗称为五人墓，亦云系五火神墓，其说尤诞。询之故老，实以宣武门地势最低，每届大雨滂沱，内城水皆西趋，穿城而出。门者即以石垛为测水之具，若与垛齐或没其顶，无论何时，急开水门，以泄城内之水，否则门为水壅，即不能开，故呼为水平云」。《壬癸诗存》注：「光绪十九年癸巳六月，京师霪雨，水闭宣武门者三日。」《燕京访古录》：「宣武门外箭楼下吊桥西立石碣一，刊「后悔迟」三大字，碣为清朝所立。清制每遇犯人赴菜市口就刑，必经宣武门，使犯人见此石碣，可知自省而后悔已迟矣，是亦教民之一道。」按：本年(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市府工务局督工拆除宣武门瓮城，本市保古机关因该城系旧都古建筑物，已有七百余年历史，有关名胜古迹，理应保存。上书当局，请求保留。但当局因欲表现观瞻，决将该瓮城拆除。近日拆毁外楼，发现巨大铁砲二门，据土著老人云，该巨炮系


外四区简明图
宣武门大街
外二区
外五区

明建文时代之古物，且与瓮城圈内西南隅之土丘最有关系，并谓该土丘内，系明朝燕王征讨北番时，王之部下有五员猛将，用此巨砲在张家口迤西柴沟堡地方，建有最后胜利之伟功，事后五将因遭疑忌，乃被诱至宣武门瓮城圈内，突将内外城门关闭，隔断后援，杀于该处，尸体就地掩埋。后人哀其惨遇，乃堆土成墓，以志其迹。迄至清末，仅有三塚巍然耸立，五虎墓之名，尚有知者。民国以来，该地为瓦器商厂租佔，遗存之三塚，渐被侵毁。现在该古迹既少知者，将来瓮城拆平时，故塚当必变成马路，古迹湮没，殊为可惜等语。此事一经土著老人言述后，一般好奇之人，闻而往寻古塚者，日甚络绎，事为保古机关闻知，刻已派员前往该地考查，俟将墓迹觅得后，即行设法保存，俾供后人凭吊。此说流传已久，《阅微草堂笔记》、《天咫偶闻》皆已辞而辟之，而世人犹以为疑，何也？至「后悔迟」石碣，予在北平凡三十年，时经宣武门，未见此碣，不知著者何所见而云，姑录之以广异闻。宣武门桥于民国十五年改建，非旧观矣。

〔二〕《顺天府志》：「宣武门外大街，俗称顺承门大街。街东属北城，〔街〕西属西城。跨护城河有桥，曰宣武门桥。有全闽会馆暨直隶、关中、翼城、天门、歙县、韩城、灵石、咸长、善化、永济、南通州诸会馆。旧有四川、永丰、建昌、抚临诸会馆，今废。西小胡同曰花枝胡同，曰堂子胡同，东小胡同曰球子巷，属北城。有太仓会馆。」按：球子巷，今名求志巷。《坊巷胡同集》：「宣北坊在新城广宁门里，宣武门迤东，响闸迤西，至都城西南角便门西北角。七牌四十五铺。有海波寺、永光寺、圆通寺、玉虚观、接待寺、竹林寺、老君堂、报国寺、紫金寺、昊天寺、善果寺、归义寺、宏法寺。」《日下旧闻考》：「弘法寺无考。惟悯忠寺辽时石匣上有提点弘法、竹林之名，似辽时已有之。」《顺天府志》：「案：《日下旧闻》引金国文具录云，秘书省今

在燕弘法寺」。《析津志》：「寺在旧城，金大定十八年，潞州崔进之女法珍，印经一藏进于朝。命圣安寺设坛，为法珍受戒为比丘尼。二十三年，赐紫衣弘教大师，有明昌四年赵沨碑，党怀英篆额，盖即此寺也。海波以下四寺今改隶北城，余俱见后。」《玉堂荟记》：「崇祯丁丑九月，车驾阅城，总督京营成国公朱纯臣，协理陆完学，以营兵屯宣武门外，上临视，大加称奖。于西南城楼召二人，各赐以酒三金杯，便以杯赐之。」《槎翁集·顺承门送别诗》：「送客出城秋已凉，太行南上楚天长。顺承门外斜阳里，荞麦花开似故乡」。《析津志》：「穷汉市一在顺承门南街边。柴炭市、果市俱在顺承门外。」《顺天府志》：「柴炭市今尚有之，在菜市西。」《藤阴杂记》：「吴少司空应棻寓顺承门街东井书屋，常以秋日召客，名曰秋盘。酒具曰犀槎。张太史映斗有《犀槎歌》。又有［得］墨纱蕉幅，张之斋右［膈］，①因名蕉窗，赋诗。后归纪太仆复亨、费学士南英，今屋已成墟，东井亦枯。」《曝书亭集》：「江［汪］蛟门懋麟僦寓宣武门之右，②穷巷萧然，爨炊不继，久病，梦入广庭，得石砚十二［三］枚，③瘖而作歌，因名其斋。」《鲒埼亭集》：「雍正癸丑，予春试报罢，束装欲归，前侍郎临川李公图留予应制科。其时侍郎居宣武门南，故合肥李相国邸也。西有紫藤轩，割以居万公孺庐，又割其东以居予。」《潜研堂集·自珠巢街移居宣武门外题壁》：「真似山僧惯打包，桑根三宿等闲抛。劳如车轴无停转，拙比林鸠未定巢。市近米盐喧耳聒，客疏尘土积堂坳。年来学得安心诀，容膝三间即乐郊。」《壬癸诗存》有《王船山生日诗》注：「庚申九月朔日，郭春榆、宋芝田、夏闰枝、李孟符诸前辈，闵葆之、丁闇公、顾竹侯、章缦仙、宋子威及寒山诗社诸君，同集宣南大街赣园，拜船山先生生日。」《定厂全集·问经堂记》：「（上略）京师宣武坊有堂薜然，曰问经堂。主人陈其氏，庆镛其名，颂南，

其字，福州其籍，户部主事其官。」

〔三〕《顺天府志》：「宣武门街，有市曰菜市口，刑人之所。菜市汛在焉。」按：菜市口昔为行刑之地，戊戌六君子、庚子三忠，俱尽节于此。其北有西鹤年堂药铺，相传为严分宜所书。但吾师陈弢庵太傅云，系盛本所书。盛曾官福建知府，嘉、道时人也。

〔四〕《顺天府志》：「上斜街，北临护城河，有响闸。明正统间，侍讲刘球请于宣武门西作减水河，此其故迹也。逾福〔河〕为宣武门外西城根，④桥一。内城沟沿水出水关后，逕桥下入护城河。」《藤阴杂记》：「宣武门外河名银湾。王文安铎所题《孙松坪中秋诗》：『碧涨银湾类影娥』。」《池北偶谈》：「明时六月十二日，御厩洗马于积水潭，导以红仗。今三伏日洗象，亦导以红仗，在宣武门外响水闸上。」《顺天府志》：「《渔洋集》有《洗象行》。又有《竹枝词》：『玉水轻阴夹绿槐，香车简轿锦成堆。千钱更赁楼窗坐，都为河边洗象来。』」

〔五〕《顺天府志》：「上斜街有灵官庙。关帝庙有三，其在东者俗称头庙，北有山右三忠祠，明天启四年勅建，祀张铨、高邦佐、何廷魁等。乾隆间（三十九年）〔重〕修，⑤有朱筠碑记。嘉庆十九年重修，今为山西会馆。又有中州乡祠、番禺会馆。」《日下旧闻考》：「山右三忠祠祀沁水张忠烈公铨、襄陵高忠节公邦佐、大同何忠愍公廷魁。三公皆山西人，故额曰『山右三忠祠』。堂三楹，中楹像祀三忠，左右楹木主祀从祀者，左为旧祀明二十人，右为新祀本朝六十四人。」《曝书亭集》：「乔侍读莱尝辟一峰草堂于宣武门斜街之南，暇与布衣纫履之士，诗篇酬和。」《酒人集》：自注：「己巳，寓居上斜街，与孙恺似致弥近，仅一垣。」又《槐簃集·小序》：「去宣武门西半里，有隘室十余间，从马上望见老槐二树，亭亭出屋，遂僦居焉。有移居诗

二十韻。又有周桐野、王楼村《过槐簃看菊留饮诗》：「老瓦盆中花十本，上槐街里屋三间。」《藤阴杂记·朱竹垞、曹贊善鉴伦移居诗》：「后园虚阁压城壕，溅瀑跳珠槛口牢。正好凭阑看洗象，玉河新水一时高。今洗象在宣武门西河内，其居必是上斜街。又《查他山同园看花诗》：「结邻真喜近斜街，步屟寻春又一回。五日重来光景换，早花零落晚花开。」复有同园修禊诗，今无考矣。徐司寇《乾学集》有《饮李将军园亭诗》：「宣武门西别业幽，群公载酒共销忧」，今亦无考。又顾侠君嗣立家吴中，有秀野堂，京寓宣武门壕上，背郭环流，杂莳花药，查查浦颜曰「小秀野」，并系以诗。侠自题云：「数间小屋傍城西，纸阁屏风新品题。堪笑生涯同燕子，春深到处好添泥。草堂春柳正鬖髿，芍药红兰渐著花。生怕梦归难识路，却教移得到京华。」壕上，即今上斜街，寓址莫考。余赁官廨七年，藤萝成阴，丁香花放，满院浓香，不得已而迁去，赋留别诗。」《顺天府志》：「案：汪沆《槐庐诗话》：顾侠君入都，寓宣武门三忠祠内，小屋数椽，颜曰「小秀野」，自题二绝句，一时名流和者甚众。又道光时，平定张穆尝属祁文端隽藻补题「小秀野」三字，悬之祠偏老屋。事见穆所编《阎潜邱年谱》。」《䜱𩞄亭集》有《题「小秀野」图诗》，自注：「图为康熙三十五年禹鸿胪之鼎所作，图首竹垞分书「小秀野」，题诗者十九人。又云：魏坤小村第二图，新城、秀水皆有题诗。」《天咫偶闻》：「顾侠君集中有自题「小秀野」四绝句，并序云：余不到京华十有一年，家居卜筑秀野草堂。五架三间，傍花映竹，几作忘世之想。今岁复理装北上，虽呻吟羸背，而醉欢睡兴，无日不在梦寐中也。入都后，又于宣武门西，三忠祠内，僦屋数椽。推窗北望，雉堞云横，草深院落，颇觉萧疏可爱，因属查二德尹颜之曰「小秀野」。漫赋四绝，望诸君子属和焉（诗见前）。以此考之，则「小秀野」草堂在三忠祠内也。」《䜱𩞄亭集》有《题顾侠君

小秀野堂图诗》，注云：「《秀野草堂图》乃王麓台临董文敏卢鸿草堂旧本，此图则康熙三十五年禹鸿胪于鼎所作。」《匏庐诗存》注：「顾侠君秀野草堂，本其父松交吏部秀野园旧迹，在都寓宣武门三忠祠内，颜其室为「小秀野」。道光时，张石洲属祁文端补题，悬之祠偏，以三忠皆晋人，借志乡邦故事，文端草堂花市一联，亦缘此而起。后来寓斜街者争相假借，皆未深考。其选辑元诗，亦在家时事，竹垞记可证。闽县陈石遗衍居上斜街顾侠君秀野草堂，罗瘿公惇融有《饮石遗老人宅诗》原注云：石遗精庖，梁髯誇为冠绝。何道州题「草堂小秀野，花事下斜街」。石遗属爱苍中丞书之，梁髯梁文忠也。陈子言诗《十月五日陈石遗先生招饮上斜街赁宅诗》注：「朱彊邨先生尝赁居查查浦旧宅，即在东邻。」力轩举钧《奉答石遗先生诗》有句云：「再过亭台新易主，归来环佩孰招魂。」注：斜街为君悼亡地。」杨昀谷增荦《题石遗所居小秀野草书诗》注：「君有仆能诗，草书酷似郑苏戡」。」《骨董琐记》：「王阮亭通籍观政时，所居在斜街。彭羡门《夜过斜街别西樵礼吉贻上诗》有「朔冬集冬杪」句，时顺治己亥十月也。越二十三年，壬戌羡门《斜街宅诗》有「三移斗柄春」句。则渔洋移居当在庚申之际。又有「门扉临剧道」句，则所居当近彰仪门大街。及庚午羡门有《移居米市喜与阮亭比邻诗》，则阮亭已改官京曹十年矣。今人但知火神庙夹道为阮亭旧宅，而不知曾在斜街米市也。」按：石遗先生所寓之宅，后归吾乡林君肖旭棨，花木清幽，未数年肖旭出都，宅又易主。三忠祠在其东，其非小秀野堂旧址可知也。

〔六〕《顺天府志》：「大耳胡同南接下斜街，北抵城根，居民寥落。」

〔七〕《顺天府志》：「孔雀胡同旧有孔雀寺，故名。今亦称二庙胡同，〔其一为〕关帝庙。⑥关帝庙已颓敝，中祀三皇，门额书「古隤轩辕」。关帝庙无碑碣可考。」《顺天府志》：「笔管胡

同旧有法林寺，金之竹林寺也，今废为菜园。」《日下旧闻考》：「竹林寺在笔管胡同。《宛平王志》云在长营。」《金台集·竹林寺诗》：「城南天尺五，祇树给孤园。甲第王侯去，精兰帝释尊。老僧誇塔影，稚子斫松根。何日天台路，相从一问源。自注：竹林寺，金熙宗驸马宫也。寺僧云一塔无影。」《顺天府志》：「案：寺建于辽道宗清宁八年，楚国大长公主舍第为寺，见《日下旧闻》引《奉福寺尊胜陀罗尼幢》。又明吕原《法林寺记》：宣武门西南二里有故址焉，其先竹林禅寺也。正统中，释惠灏访得其地。景德［泰］中，⑦司礼太监兴觉满等修之，赐今额。」赵子祇《燕云录》：「戊申三月，刘彦宗搜索举人赴燕山就试，于竹林寺作试院，南北同院异场引试。二月十七日引试北人，诗赋一场。二十八日引试南人三场，至三月二十七日开院，北四百人取六人，南六千人取五百七十一人。彦宗云：第一番进士须宽取诱之。」《西河诗话》：「竹林寺旁有酒家名顶泉居，酒名蓟酒，尝骑马诣益都相公第，必造饮。同官张毅文鸿烈往酤诗云：「竹林寺旁顶泉居，井洌泉甘新醉［醉］余。」」⑧《顺天府志》：「案：康熙时，益都冯溥也，时居下斜街。今笔管胡同寥寥数家，土人几不能举其名，何论酒肆？惟竹林寺名犹著」。《顺天府志》：「东、西长营，东西［南］距下斜街里许。⑨迤西曰融脖树，迤南曰问葫芦罐。」按：笔管胡同、竹林寺、东、西长营诸名，今俱不见，考其地望，当在孔雀胡同左近，故附于此。

［八］《顺天府志》：「松筠庵在炸子桥南，杨忠愍继盛故宅也。西偏为谏草亭［堂］，⑩道光戊申僧心泉募建，其壁嵌忠愍谏草石刻，海盐张受之辛手摹也。今为士大夫游讌之所。」《藤阴杂记》：「庵不祀佛，塑幞头神像，相沿为城隍神。乾隆丙午，杨给谏寿楠、李都谏融祝城，访知为杨忠愍故宅。其时曹宗丞学闵、阮司寇葵生、郑侍御徵倡议鼎新，榜曰「忠愍故宅」，仍号

松筠。」《阮葵生记略》云：「读公年谱，嘉靖丁未，年三十二，成进士，除南京吏部主事，辛亥，升兵部车驾司，旋谏阻马市，廷杖谪边。壬子冬，复武选司。癸丑，劾嵩下狱，是前后居斯宅者，仅传舍耳；而至今人心翕然，爱护保持，不忍暂毁。盖公之灵爽，日在天地，虽烟云草木，一榻蘧庐，犹令人系思无穷。矧其退食休憩之所，曾焚香而修谏草者耶？」海盐沈炳垣《谏草亭落成纪事诗并序》：「忠愍两疏遗墨，观者跋尾殆遍。岁丁未，松筠庵僧心泉属海盐张受之辛手摹勒石，并筑亭于庵之西南隅以弆之。疏劲竣，而受之婴疾殁于庵。亭建始于戊申，十阅月而藏［蒇］事，⑪并诗以纪之：「长安市上多词豪，书墙画壁喧啾嘈。巉巉片石勒谏疏，孤亭兀立星辰高。一鹗崎崎百鸷鹯，两疏万言言沥血。彼苍特为忠荩留，纷纷尾牍徒饶舌。张君劲铁笔一枝，借不镌公临死诗。腥风漉漉壁上喷，丹心万古振聋疲。古来神物谁销泐，印识平原琴信国。此亭此石撑人伦，灏气崔巍一椽塞。我欲圬池地盈尺，以铁铸贼仆亭侧。贼身朽尽疏不灭，人来载手犹骂贼」。」《啸亭杂录》：「松筠庵在宣武门外响闸，乾隆丁未胡司寇季堂会诸僚友，醵金立祠，绘公像及同事诸公神位。有古槐一株，忠愍手植。」《池北偶谈》：「康熙庚申，高念东侍郎珩以老病得请，移居松云禅舍，冯益都溥过之，流连竟日。高赋诗云：「户倚双藤梵宇开，无人知是相公来。榻看一笑忘朝市，风味依然两秀才。」冯有答诗，予和之。」《顺天府志》：「偶谈「筠」作「云」，《蚕尾续集》仍作「筠」，《啸亭续录》作「鹤」，误也。」《桃花圣解庵日记》：「同治十一年三月初八日，游松筠庵。以今日与肖夫六舟清卿同钱孙琴西并邀孝达廉伯漱兰共饮也。廉伯已先至，诸君相次俱来，遍览谏草堂中石刻。谏草堂者，道光中道州何绍基所题。堂为僧心泉所新辟，杭州布衣张受之刻杨忠愍疏草于石，因嵌之堂壁也。庭中颇有树石，偕诸子列坐谈谐，甚乐。」《天咫偶闻》：「炸子桥迤东路

南松筠庵，为明杨忠愍故居，至今恒寓名流。光绪戊子彭刚直公曾寓此，画梅花刻石于壁。公一生不肯居方面之任，但以钦差大臣终其世。官大司马，止于入觐时一莅任而已，此后依旧出京。计一生居京官之职，任外官之事，亦近代所未有也。尤好为微行，布衣芒屩，游行市间，民皆呼为彭打铁。南方谚语不畏彊禦之谓也。见者震慑，奸人匿迹。晚年经略广州，独居镇海楼，日惟作书、画梅、赋诗、饮酒而已，而洋人终不近广州，有莱公「北门锁钥」之风。又咸丰中，僧心泉居松筠庵，善鉴别书画，厂肆贾人多就正焉。世遂传其能以鼻嗅手扪而知，未知信否。何子贞、张石州皆与之往来。石州之刻杨忠愍谏草，延张受之于杭州，寓庵中，心泉亦为之助役，及刻成，受之遂卒于庵。诸人资助还其丧，子贞为之书墓志。今与谏草皆嵌庵壁，子贞又篆谏草堂额。庵中有刘石庵先生书碑，最佳。都中国手向推僧秋航为巨擘，年九十余，以奕为日课。自僧卒，都中遂无国手」。《香雪巢诗钞》有《题松寥山人诗集题句注》：「集为建宁张亨甫际亮初稿，先生幼有大志，慕武侯汾阳之为人，时因游焦山，爱松寥风景之胜，取以为名。论者以为近今作者，若吴兰雪、黄仲则为最名辈，充其才力，固宜稍逊此君。先生卒于京师松筠庵，桐城姚石甫先生为之经纪其丧。先生全集名《思伯子堂》。」《金壶七墨》：「松筠庵有谏草亭、古香亭、春婪旧馆，宿迁王惜庵先生寓庵之后轩内，设浑天球一具。」《顺天府志》：「又有接待寺、朝庆庵。有河南会馆，额曰「嵩云草堂」。」按：今为河南中学。

〔九〕《顺天府志》：「皮库营有太原、四川会馆。阎先生若璩祠在太原馆西偏」。

〔十〕《顺天府志》：「教场头条胡同有云南、山左、宣荆、永新诸会馆」。

〔十一〕《顺天府志》：「教场二条胡同有贵州会馆」。

〔十二〕《顺天府志》：「教场三条胡同有川西、广西会馆」。

〔十三〕《顺天府志》：「教场五条胡同有仙遊、蒲城、泾阳、温州诸会馆」。

〔十四〕《尚䌹堂集》：「借琴南移寓芝蔴街，地有花圃，闲旷特甚。」《荃賸予斋诗存·枲社城南作东坡生日诗注》：「宣武门外芝蔴街蜀中先贤祠，昔之观善堂也。祀东坡木主，每生日，乡人醵金公祭，今主移入储库营新馆」。

〔十五〕《潜研堂集·将军教场胡同壬午冬移寓诗》：「玉虚道院南邻近，时有天风度碧笙。自注：陶晚闻、阮裴园、沈钦伯诸前辈，俱曾寓此。」又《过将军教场旧寓，庭前槐大半已枯感赋诗》：「廿六年前僦此廛，槐阴如缴一庭圆」。」《匏庐诗存》有口占二章，序云：『唐文简尚书、吴石莲侍郎故居皆在校场胡同，津沽避地，迄未过从，暇日偶经其处，不胜山邱之感。」《阅微草堂笔记》：『西城将军教场一宅，周兰坡学士尝居之，夜或闻楼上吟哦声，知为狐，弗讶也。及兰坡移家，狐亦他徙。后田白岩僦居数月，狐乃复归。白岩祭以酒脯，并陈祝词。次日，楼前飘堕一帖云：「仆虽异类，颇悦诗书，雅不欲与俗客伍，此宅数十年来皆词人棲息，惬所素好，故挈族安居。自兰坡先生翘然舍我，后来居者目不胜驵侩之容，耳不胜歌吹之音，鼻不胜酒肉之气，迫于无奈，窜跡山林。今闻先生山薑之季子，文章必有渊源，故望影来归，非期相扰。自今以往，或检书獭祭，偶动芸签，借笔鸦涂，暂研鹳眼，此外如一毫陵犯，任先生诉诸明神，愿廓清襟，勿相疑贰。末题康默顿首顿首。从此声息不闻矣。」按：唐文简即唐春卿景崇尚书，寓芝麻街，吴石莲即吴仲怿重熹侍郎，寓金井胡同。此云教场胡同，以一在胡同之北，一在胡同之中也。周兰坡先生旧居无可考。

校勘记：

① 又有墨纱蕉幅，张之斋右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引《藤阴杂记》云：「又得墨纱蕉幅，张之斋牖」。

② 江较门懋麟就寓宣武门之右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宣武门外大街」条引《曝书亭集》「江」作「汪」。

③ 得石砚十二枚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引《曝书亭集》「十二」作「十三」。

④ 逾福为宣武门外西城根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云：「逾河为宣武门外西城根」。据改。

⑤ 乾隆间三十九年修　《顺天府志》卷一四「上斜街」条云：「山右三忠祠……乾隆间重修」，未详年代，录此供参考。

⑥ 今亦称二庙胡同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云：「今亦称二庙胡同，其一为关帝庙」。据补。

⑦ 景德中　「景德」应作「景泰」。据《顺天府志》卷一四「笔管胡同」条改。

⑧ 井洌泉甘新醉余　《顺天府志》卷一四「笔管胡同」条引《西河诗话》云：「井洌泉甘新醉余」。据改。

⑨ 东西长营，东西距下斜街里许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作「东、西长营，东南距下斜街里许」。

⑩ 西偏为谏草亭　「亭」作「堂」，据《顺天府志》卷一四改。

⑪ 十阅月而藏　《藤阴杂记》卷七「藏」作「蒇」。

自教场口而西曰老墙根〔一〕西有玻璃公司，占地甚广，光绪末叶创办，未开工而中辍。路南小胡同曰司家坑，〔二〕曰广慧寺夹道。〔三〕其西曰火道口，〔四〕又西曰下斜街，〔五〕云山别墅在北，民国元年设行刑场于其后，今已移至天桥。长椿寺、〔六〕妙光阁、〔七〕全浙会馆、〔八〕土地庙〔九〕在南，畿辅先哲祠〔十〕居火道口之交。其南曰四眼井，〔十一〕再南为工艺局，为商品陈列所，门在广安

门大街，今已俱废。教场口之南曰辘轳把胡同，亦曰辘轳湾。曰车子营，曰三和店，有晓市。小[晓]市①迤南为广安市场，[十二]门亦在广安门大街。稍东即菜市口，西有洪洞、西晋、河东、贵西、扬州诸会馆。[十三] 其间小胡同曰活树林，曰夹道居，其旁有增寿寺。[十四] 曰芝麻店，曰狮子店（《顺天府志》作柿子店），曰补烟锅胡同，曰鸦雀胡同，曰广安胡同（《顺天府志》作罐儿胡同），有玉虚观，[十五] 斜街口有大悲阁，[十六] 今俱废。

注：

[一] 《顺天府志》：「工部所属惜薪厂在老墙根北，俗讹七星厂。旧设监督，今改隶内务府营造司。迤南曰葱厂，迤西抵下斜街回子营，旧有蓝旗营分居于此[北]，②今废。」《知稼轩诗》有《留别老墙根旧宅诗》，有句云：「城西类野处，地阔无巷陌。花市接街头，山翠当门额。五更过驼群，铃响连数百。任嘲墟墓邻，胜傍王侯宅。庭中故多树，藤花尤奕奕。只愁灌溉疏，生枯不自惜，云云。原注：稗楷将入都，仍居此屋。」《匏庵诗存·题力轩举医隐庐图诗》注：「君以医供奉内廷，出处本末，具详畏庐撰序。此图亦其所绘，畏庐每岁谒崇陵，有亭林之风。」按：震钧之《天咫偶闻》以为辽金南京燕京北城之界限线，在今日北京内城南城壁以南一华里半地点，即宣武门外老墙根之东西线上，盖以老墙根地名为根据。又以旧志云，下斜街之土地庙，为即金代燕京通玄门内路西之都土地庙。广安门内之燕阁胡同，为即《辽史·地理志》东北隅之燕角

楼，故为如此之推定。日人那波利贞氏《辽金南京燕京故城疆域考》则云，曾往老墙根实地踏查，老墙根西部一带其地高燥，而由北方向南方，又西方向东方之地面，渐向低倾斜，其与土地庙斜街相交之处，地面凸凹，恰如小邱陵之起伏。自土地庙斜街之南，向北顺次调查，其与老墙根相交稍南方地面少起，与老墙根相交之边，其地面忽又低下更向北进，从而隆起，此为土城崩颓常有之状况，然能为辽燕京土城遗址之积极的考据者，殆无一焉。至土地庙问题，系根据《金图经》都土地庙在旧城通玄门内一语而来。然金代之通玄门，为外郭城之门，其位置在今北京内城之内。《金图经》之说殊为不可思议。若燕角楼之说，系以《辽史·地理志》有云：燕角楼在东北隅。但《辽史》该条系谓皇城，非谓燕京都城。盖辽南京燕京东城壁限界线，至少当在今之南柳巷、麻线胡同、粉房琉璃街暨迤南之一带也。波氏据以驳震钧氏之说，似颇有力。《日下旧闻考》暨缪荃孙太史《金故城考》，亦系根据《金图经》之说，谓金故都当在今外城迤西以至郊外之地。金盖因辽旧城展拓其东北隅，当与今都城西南隅相接。并谓西便门外，白云观附近土阜尚存，即为辽燕京北城壁之遗址。《金图经》之不足信，既如前述，则此说亦被动摇。其西便门外白云观西方之土阜，波氏以为系属唐幽州镇城西面土城之遗址，而非辽金南京燕京故城之遗址。波氏对于辽金南京燕京故城之疆域，为如下之断定：（一）其西南隅，在今日北平外城右安门外东管头村、鹅房营、凤凰嘴，作曲尺型，遗存之土城之西南隅之地点；（二）其西北隅，在今日北平西便门外西北西五华里，钓鱼台之西南，西约二华里半之地，所存称为黄亭子地点附近；（三）其东南隅，在今日北平永定门外西南四华里当马家铺北方之地点；（四）其东北隅当今日北平内城西长安街之西，长安牌楼之西六部口附近之地点。波氏基于故籍之考据，及实地之踏查，创为此说，引证援列，成为巨篇，不可谓非有功故实之

作。然日人奉宽氏《燕京故城考》即有异同。故城考尚未出书，则甚矣，考古之难也。又按：今玻璃公司，当即惜薪厂旧址。玻璃公司，光绪末年浙人蒋唐祐所创办，农工商部加入股本，并拨官地济用，规制颇宏，乃以经费不继，遂致停办，搁置二十余年，厂屋亦渐倾圮。「知稼轩」张师珍午元奇所居书室额也，稗惜者叶小韩在琦侍御，侍御居二年后，予与林仲勋宰平昆季同居是宅，时光绪戊申年也。是宅以西为玻璃公司，又西为力轩举钧之医隐庐。

〔二〕《顺天府志》：「司家坑，司或作史，西有广慧寺，慧今作惠。」

〔三〕《顺天府志》：「广慧寺莫考所始，明内官监太监刘成、朱仲修之，今尚完整。有明嘉靖辛酉年碑，余一鹏撰。又嘉靖甲子年碑，户部侍郎孙絵撰」。余一鹏《重修广慧寺碑记》：「宣武门外二里许，岡迴水抱，古木参郁，中有丛林，风雨摧残，旧基仅存。询其名，乃古刹护国广慧寺，世代莫考。嘉靖三十一年，内官监太监刘成施金半千复其地。三十七年，内官监太监朱仲建正殿、禅堂、山门、廊庑，种种完相，始营于己未春，落成于辛酉冬。嘉靖四十年冬十月立。」

〔四〕《顺天府志》：「大小合道口，合或讹火。迤西有广西义园。」

〔五〕《顺天府志》：「下斜街亦称槐树斜街，俗称土地庙斜街。迤北曰兴隆街，曰毛厂。广西南菜园，都土地庙在西，《坊巷胡同集》之老君堂也。旬三日有庙市。少北为长椿寺，又有畿辅先哲祠、全浙会馆。迤西曰窦家坑，俗讹斗鸡坑。有广谊园，为浙江义地。又西曰黄土坑。」《人海记》：「槐树斜街旧时古树夹路，今每月逢三日为市集，槐亦仅有存者。」冯勗《六街花事》：「丰台种花人，都中目为花儿匠，每月初三、十三、二十三日，以车载杂花至槐树斜街市之。」《曝书亭集·自古藤书屋移寓槐树斜街诗》：「莎衫桐帽海棕鞋，随分琴书占小斋。老去逢春心倍惜，

为贫花市驻斜街。屠门菜市费赢骖，地僻长稀过客谈。一事新来差胜旧，昊天寺近井泉甘。」查慎行《饮朱竹垞槐市斜街新寓诗》：「寺［槐］街旧与一分［蜂］邻，③酒瓮重开为洗尘。最爱今年春带闰，迟来犹作看花人。」《藤阴杂记·沈心斋阁学涵避暑阮氏园亭用少陵游何将军山林十首韵诗》：「苔藓行匝地，绀宇耸云霄。自注：园在长椿寺左，今则荒垄空地，尽设官房，阮氏未识何人。」《道古堂集·金文淳十五日复雪再过红泉馆呈堇浦先生诗》：「先生招我饮羊羔，滑达斜街屐齿折。三分著树眼乍明，一尺平阶路几灭。」《觉生诗钞·光栗园聪谐移居有作和诗》：「计日趁墟花满市，卖花声里泮春冰。注：地有花市，旬日一集」。吴嵩梁《香苏山馆诗·家人将至移居下斜街作》：「古寺清游遍，幽居此闭关。春愁无著处，独夜不胜闲。出谷莺声暖，营巢燕力孱。杜鹃红十里，作梦又京山」。《顺天府志》：「案：集中简比邻同好诗，为钱金粟学士林，顾南雅编修莼、潘芸阁侍讲锡恩、谢向亭学士阶树诸先生，中有移家同住寺门前句，是诸先生均寓斜街。吴清皋《壶园诗》：「忆昔曾夫子，斜街有草堂。」指宾谷先生也。」《元史·刘秉忠传》：「赐第奉先坊。」《秋涧集》：「真常真人李居寿召赴阙下，④特旨于奉先坊创太一广福万寿宫，中建斋坛，继太保刘秉忠，禋六丁神将。」《顺天府志》：「案：《析津志》言，都土地庙在奉先坊。坊在南城清怡门。明《北平图经》则云，奉先坊在旧城通玄门内。通玄，金之北门也，见《大金国志》。清怡当即通玄之别称。刘太保第及广福宫，皆近今下斜街，然无可考矣。」

［六］《顺天府志》：「长椿寺，明万历二十年敕建，在土地庙斜街，孝定太后以居水斋禅师，有米万钟《水斋禅师传碑》（传云：「长椿寺水斋大师者，名阴明，故中山郡鹿氏子，于嘉靖

三十八年七月十有一日生。镇星甫周，即从剃落，嗣法本耶慈氏太和座下，肇修苦行，八越暑霜。自是三十余年间，普陀大士、峨眉普贤菩萨、少林达摩祖师道场，躬亲顶礼，往来五台、终南、伏牛等山，普行饶益。最后来京师，以水斋著，人号水斋师。先期不食一再七，然后呷水，日数升，以为常。功行既圆，高深允格。圣母太皇太后、皇帝陛下实嘉与之，赐金冠、紫衣，钦命焚修敕建大华严寺于永乐店，再建大祚长椿寺于今所。万历戊午立秋日。」按：米万钟敫下有孙承泽题识数行，今半漫漶。规模宏敞，为京师首刹。未百年，而坛席荒凉，僧徒零落。国朝康熙己未秋七月地震，寺益颓废。益都冯公溥一日游寺中，见而悯之，捐赀修葺，焕然更新，有修寺碑。乾隆二十一年重修。殿中有渗金佛塔，其高充栋，大殿旁小室内藏佛像十余轴，中二轴黄绫装裱，与他轴异。一绘九朵青莲花，捧一牌，题曰九莲菩萨。明神宗母李太后也。一绘女像，具天人姿，戴毘卢帽，衣红锦袈裟，题菩萨号，下注崇祯庚辰年恭绘。烈皇生母刘太后也。今刘太后像尚存寺中。旧建有九莲阁、妙光阁、香林亭，今俱无存。寺在康熙年间为名流觞咏之地，后律僧戒携酒榼，遂无闻也。其寺左向有阮氏园亭。」《谀闻续笔》：「长椿寺，慈孝皇后建，以居水斋禅师。其大弟子为神庙替僧，赐千佛衣及姑绒［冬］衣各八百件，⑤米、麦等物动千石。有二库，临以二中官，专贮三宫布施金钱。」《居易录》：「予过长椿寺，见慈圣李太后及田妃像，皆白皙丰美，田像有怨容。」《顺天府志》：「案：周在浚《燕舟客话》但言寺藏像二：一为明神宗母李太后，一为烈皇生母刘太后。未闻有妃像也。徐嘉炎亦有《展田妃像诗》云：「先携茂陵碗，后傍鼎湖弓」。然考《日下旧闻考》，言今止存其一，无九莲菩萨字，亦无崇祯年标题，与《燕舟客话》所记又异。岂王氏、徐氏所见即此欤？将士铨有诗，专咏李太后，似未深考。」《荃誓余斋诗》注：「长椿寺弘慈极圣

智上菩萨像，为明庄烈帝生母孝纯皇后御容，绘于崇祯庚辰。」《都市丛考》：「长椿寺有渗金多宝佛塔，高一丈五尺。又有水斋禅师传碑，为明万历工部郎中米万钟书。清乾隆二十一年重修，有兵部尚书宋德宜碑。」《桥西杂记》：「自首善书院废，七八十年，京师无复立有书院。康熙庚辰，钱京兆晋锡设大、宛二义学，宛平寄宣武门外长椿寺，大兴僦屋于洪庄。」《藤阴杂记》：「向闻九莲阁在妙光阁之后，久圮。渔洋山人与郑山公登九莲阁诗：凭阁试骋望，远近一寒林。不见西山色，苍茫云外深。」《定山堂集》：「阁如姬人善持君所作，即所谓横波夫人也。殁殡长椿寺中，尚书《清明感悼诗》云：「石火频催白首春，芳兰折尽感芳辰。布金园阔忘家俭，炊玉心枯念客贫。化去魂归无色界，悲来佛是有情人。让他帘外双飞燕，又见垂杨碧草新」。又绝句：「生辰岁岁汪名香，幢盖莲花绣妙光。」横波仲冬三日生辰，恒于阁中礼诵，故云」。査他山《同荆州见过一茎庵饮香林亭下诗》：「尚书别业改，香火付兰若」。

[七]　《定山堂集》：「清明同古古、伯紫、仲调、兔牀诸子登妙光阁诗二律，自注：阁为善持君所建。」《顺天府志》：「陈廷敬、冯溥、汤右曾、陈维崧、张大受、徐嘉炎皆有《游妙光阁诗》。王士禛有《与郑山公登九莲阁诗》。查慎行有《步入一茎庵登妙光阁诗》、《过一茎庵饮香林亭下诗》自注：亭为合肥宗伯所葺，盖皆在长椿寺后。今尽圮，惟妙光阁圮而复建，为浙人旅殡之所，其北浙江义园也。」《顺天时报丛谈》：「长椿寺为明慈孝皇后创建，寺内存有画像十二幅，惟各书所载与现存者绝不相符，想亦为人窃去而以赝鼎充数。前此该寺为宣北最有名之禅院，降至今日已为公共寄柩之所。」

[八]　《藤阴杂记》：「寄园为高阳李文勤公别墅，其西墅又名李园。狄立人亿于此设宴，

见《姜西溟诗》。其后归赵恒夫给谏吉士，改名寄园。沈心斋、胡南苕、查他山皆有诗。给谏休宁人，予占浙籍中式，被劾，谪助教，久住京师，以园捐作全浙会馆。浙人建景贤祠以祀。张匠门大受有《同顾侠君、王玉衡上巳载酒月张园诗》，王楼村有《匠门邀过寄园小集诗》。是匠门曾寓于此。园有梨一株，踰常味。高阳居时嗜之。后艾司寇元徵、徐漕帅旭龄及桓夫接住，餽以为常。癸亥，梨大熟。甲子，高阳薨，梨随枯。事见《寄园寄所寄》。」《顺天府志》「案：馆旁有紫藤。」《太鹤山人集·住寄园精舍诗》：「朝隐频年未放还，寄园今寄我清闲。看花西寺逢三市，视草东垣隔八班。炉焙茶香人短榻，佛灯书味夜空山。紫藤老惜生涯薄，每倚春风借酒颜。自注：中供观音佛龛。又有《宣南藤舍注易成夜坐诗》。吴锡麒亦常寓此，见《有正味斋日记》。月张园见内城西城。《燕都游览志》载其地甚明。孙记所称，盖传闻之误。教子胡同亦有寄园遗址。」《藤阴杂记》：「宣武门街右为陈少宗伯邦彦第，堂曰「春晖」，屋有藤花。文简丙午自粤还朝，见花盛放，赋诗。今屋归全浙会馆，藤花尚盛。又龚芝麓尚书寓宣武门左，有香严斋，海内文人延致门下，岁暮各赠炭资。」《壬癸诗存》注：「下斜街寄园，为高阳李文勤别墅，后改作全浙会馆。馆旁旧有紫藤，端木国瑚《太鹤山人集》有诗咏之，近岁浙人修葺，颇擅亭台花木之胜。」

[九]《顺天府志》：「都土地庙在土地庙斜街，旧为老君堂，明万历四十三年重修，有明神宗御制碑。每旬之三日有庙市。游人杂沓，与护国、隆福并称胜。」按：明张爵《坊巷胡同集》所载之老君堂，即此也。今居民不复知有老君堂之称矣。

[十]《鉴督余斋诗》注：「畿辅先哲祠观南皮张文襄所种松。畿辅先哲祠为张文襄公之祠所营构。《沈涛园集》有逸社第四集，以都下故事命题，余得斜街花市，父兄故居在焉。又近彰义

门，为当日圆明园趋直之便道，感赋长句。」原注又云：「甲辰秋间南皮张文襄公由鄂督入觐，留定学部章程，住畿辅先哲祠，余尹京兆，文襄过从无虚日。」

［十一］《缦舫亭集·自园还城诗》：「斜街老屋孰为邻？井洌泉甘意倍亲。东海到今誇戚里，西山随我入城闉。退朝且喜寒窗共，送客无端别绪新。借取围炉好时节，天边还待欲归人。自注：城居下斜街四眼井，旧题曰「东海戚里」。」《东洲草堂集·寿阳相国招集慈仁寺出长夏勘书图命题诗》：「草堂小秀野，花市下斜街。凉院双藤合，奇书万轴排。云烟看世事，风雨记吾斋。难得清尊满，论诗四叟偕。自注：寿阳相国所居四眼井屋，先文安曾寓此，今日客屋即予读书处也。首二句公昔年自占语，属余篆书悬壁间」。《邵亭遗诗》有《奉谢寿阳相国诗注》：「草堂小秀野，花市下斜街。相国楹联句也。所居四眼井，在下斜街，近花市。」《缦舫亭集》有《深巷万花深处吾庐与春海邻诗》：「春海，程司农也」。《知稼轩诗》有《哀祁文恪故宅诗》，序云：「祁文恪师故宅，今为商部工艺局，与予居接衡宇，林木苍蔚，相对辄怆然也。诗云：双柏何森森，朱门已易姓。乔木念世臣，行人犹致敬。吾师负谅姿，爱才故如命。招我道南居，竹木极明靓。诸郎从受经，退食接谈咏。」又云：「仓皇庚子乱，举室忧坑穽。南奔依亲朋，转徙苦无定。峨峨大宅空，遂为官厂并。」又云：「井水湛以深，退哉高风复。原注：宅前即俗所称四眼井」。」按：工艺局今亦停闭。

［十二］《顺天时报丛谈》：「由玉虚观至三合店一带，均为广安市场附设之小市，中有灶君庙，夏历八月初一至初三三日开放，惟祇行典礼，无甚可观，现已久不举行。由此向南经夹道居过则为广安市场。本市场为西城著名之菜市。」

〔十三〕《藤阴杂记》：「王楼村式丹《慈仁寺东扬州会馆移居诗》：「大地浚〔邻〕虚总一尘，冷官随处可容身。栽花树柳〔栅〕间〔闲〕中事，爱酒怜诗我辈人。⑥桑下岂惟三宿恋，槐阴也作两家春。却恐旧雨东西路，千万还应更买邻。」按：扬馆今在菜市口，离慈仁几二里。刘大山岩《赠楼村移居诗》：「碧山堂里老尚书，二十年前此卜庐。」」《顺天府志》：「案：扬馆旧为江甘仪馆，徐乾学碧山堂，见北城。馆盖其旧宅也。」

〔十四〕《顺天府志》：「增寿寺在广宁门大街之北，寺即辽之仙露寺故址。康熙二十六年居民掘地，得辽藏舍利佛牙、石匣，旧有明勅建碑。乾隆二十一年发帑重修，今为施赈之所。」《析津日记》：「京师仙露寺，《明一统志》、《寰宇通志》皆不载，顺天新旧志亦无之。近菜市西居民掘地得石匣，乃辽世宗天禄三年所瘗，中藏舍利无有也。匣如石椰而短小，旁刻僧志愿记，具书布施金钱姓名，其盖已失。始知此地为仙露寺遗址，地名千人邑，故比邱尼皆曰邑头尼。」《北狩行录》：「仙露寺，金人俘宋室子女置其中。」《万历沈志》：「增寿寺在宣北坊，有勅建碑。」《藤阴杂记》：「西城饭厂设增寿寺。钱饮光澄之《到京寓寺诗》：「一路风尘满鬓华，解鞍偏宿老僧家。房留官座监施饭，店与人开带卖茶。庭树午余时系马，钟楼日落乱栖鸦。五更不睡骡车过，铎响铃声枕畔哗。」知康熙初年舍饭即在此寺。」《北狩行录》：「太上北至燕京〔山〕，寓延寿寺，〔宗室〕嗣濮王仲理以下驯居仙露僧舍。」⑦《燕云录》：「嗣濮王仲理以下宗女等千八百口，至燕山仙露寺，日给米一升半，月支盐一升，二圣同圣眷起发中京，金人纳绢万疋，道君分赐百五十疋与仙露寺宗室作冬衣。」《顺天府志》：「仙露寺在菜市西，诸志失载。国初，居民治地，得辽天禄三年藏舍利石匣，旁有释志愿记，始知此地即寺遗址。记后「千人邑」三字，盖社

名也。事见《析津日记》。又元王恽有《商鼎歌》，其序谓仙露寺僧藏商鼎有年，燕士张文季好求古器，不惜百金，易而得之。见恽所著《秋涧集》。《匏庵诗存》有《增寿寺奈花诗》注，亦见《箨石斋集》，实蘋婆花也。全谢山尝辨蘋婆非奈，未知如何。丁亥岁殡先室冯夫人于此。」《顺天时报丛谈》：「增寿寺亦为明刹，现已改建陈列所。至再东之憺园，则改为工艺局矣。两处当初创办，均极有声色。现在陈列所已无人涉足，工艺局亦改为工厂。」《宸垣识略》：「憺园在增寿寺夹道，贵抚王燕别业，今尚存。毛奇龄有《游王大中丞园林诗》」。《顺天府志》：「案：燕为国初大学士王熙之弟。万光泰《游憺园诗》：小巷大街东，园基近佛宫。残蝉斜照后，独鸟乱烟中。树老藤全白，篱荒枣半红。曲池无寸水，弹入雍门桐。近更鞠为茂草矣。」

〔十五〕《顺天府志》：「罐儿胡同北有小石桥，又西曰过街沟，曰瓜市。又斜街罐儿胡同内有玉虚观，相传为金之遗址也。明正统间石亨重建。」《金史·章宗纪》：「泰和二年十一月甲子幸玉虚观」。《元一统志》云：「观有金泰和八年尚书户部主事云骑尉庞铸撰《重修玉虚观三清殿记》，又有金故太师梁忠烈王祠堂。王讳宗弼，乃太祖武元第八子。泰和四年，道士高守冲为之立碑，其文亦庞铸所作。元至元七年，建玉虚观大道祖师传授之碑，参知政事杨果撰，商挺书。今俱无考。惟存明胡濙、李锦二碑。」《元一统志》：「玉虚观在旧城仙露坊。」《元史·文宗纪》：「天历二年十一月，命道士建醮于玉虚、天宝、太乙、万寿四宫。」明胡濙《玉虚观碑记》：「〔玉虚〕观自昔奉佑圣之所，〔在都城之西南〕，岁久〔远〕为风雨所坏，⑧遗址为锦衣千户吕仪别墅。正统丁巳秋，吕偕法师吴元真、处士刘泰游其地。泰年老，言其蹟甚详。法师欲复之，吕公慨然捨其地。总戎石亨弟石贵捐赀以建。」《顺天府志》：「案：《析津日记》疑玉虚观

即玉虚宫。考《析津志》，玉虚宫在析津府都总管署西。元李蕃《玉虚宫词》有「金水河边莲欲花」之语，则地当在今德胜门内，与玉虚观无涉也。《元一统志》言，观中有梁忠烈王宗弼祠，今遗址不可问矣。」

[十六] 《顺天府志》：「圣恩寺古刹也，在斜街口。寺即大悲阁，在旧城之中，建自有唐，辽开泰重修。圣宗遇雨，飞驾临此，改寺圣恩，而阁隶焉。今在外城西，唐之镇城内地也。」又按：《元一统志》：悯忠、圣安等寺在旧城。而此寺亦曰旧城，则今之圣恩寺，当即唐时故址无疑，惟无碑碣可考耳。《析津志》：「圣恩寺即大悲阁，阁祀大悲观音菩萨。寺后有方石甃八角塔。穷汉市在大悲阁东南巷内，蒸饼市在大悲阁后。披云楼在大悲阁东南，胭粉市在披云楼南。」《金台集》：「大悲阁榜虞世南所书。」《辽史》：「太祖援石晋，自潞州迴入幽州，幸大悲阁，指白衣观音像曰：「我梦神人令送石郎为中国帝，即此也」。因移木叶山建兴王寺，春秋告祭，尊为家神」。《金史·五行志》：「大安二年十一月，大悲阁幡竿下石隙中火出，高二三尺，人近之即灭，凡十余日。自是都城连夜燔爇二三十处。[三年]三月[大悲]阁灾，⑨延烧万余家，火五日不绝。」《春明梦余录》：「披云楼题额，是金章宗手书，上有远树影，虽风雨晦冥皆见。」《顺天府志》：「大悲阁在金元时最为名刹。宋张甫尝使窝罗虎给，元将俚呰奴饮于此，推使投阁几毙。又元至正间，京师大疫，宦官朴不花对此设醮，事各具本传。《日下旧闻考》尚称为圣恩寺，近复改作广恩，门额书道光十一年重修，或即其时改名也。寺已颓敝。旧碑无一存者。阁与塔皆久废。披云楼据志言当在今右安门内，旧迹无可徵也。」《顺天时报丛谈》：「下斜街南口外有圣恩寺，寺为辽开泰年修，有大悲阁，并有方石甃八角塔。今寺门犹存，而阁与塔均无觅处。」

校勘记：

① 晓市 疑小市即为晓市。

② 旧有蓝旗营分居于此 「此」当作「北」。据《顺天府志》卷一四「老墙根」条改。

③ 寺街旧与一分邻 「寺」当作「槐」，「分」当作「峰」。据《京师坊巷志稿》卷下「下斜街」条改。

④ 真常真人李居寿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引《秋涧集》作「真常人李居寿」。

⑤ 赐千佛衣及姑绒衣各八百件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下斜街」条引《谀闻续笔》原作「赐千佛衣及姑绒冬衣八百件」。据改。

⑥ 大地凌虚总一尘，冷宦随处可容身。栽花树柳闲中事，爱酒怜诗我辈人。「凌」当作「邻」，「柳」当作「栅」，「间」当作「闲」。据《藤阴杂记》卷七改。

⑦ 太上北三燕京，寓延寿寺，嗣濮王仲理以下别居仙露僧舍 《日下旧闻考》卷五九引《北狩行录》作「太上北至燕山，寓延寿寺，宗室嗣濮王仲理以下别居仙露僧舍」。据补改。

⑧ 玉虚观自昔奉佑圣之所，岁久为风雨所坏 《日下旧闻考》卷五九引胡淡《玉虚观记略》原作云「玉虚观自昔奉佑圣之所，在都城之西南，岁远为风雨所坏」。据改。

⑨ 三月阏灾 《金史·五行志》卷二三载，「三年三月大悲阁灾」。据补。

自下斜街而西，其间多为义冢，地极空旷。在北曰黄河圈，稍西曰范家胡同，〔一〕再西曰高八岗，曰槐树馆，曰槐柏树，顺城濠而西曰观音寺。又西即西便门大街。〔二〕街之西曰染房胡同，稍南曰太平街，曰前兴隆街，曰中兴隆街，曰后兴隆街，曰小北栅栏。再南曰西北头、二、三、四、五条，曰东北头、二、三、四、五条，中间曰北宽街。再南曰西南头、二、三、四、五条，曰东南头、二、三、四、五

条。中间曰南宽街。〔三〕东南头条之南曰善果寺。〔四〕再南曰皈依寺，〔五〕曰核桃园。再南为西便门大街之南头。其西曰莲房胡同，曰万春堂夹道，曰北马道口。其东曰北线阁，〔六〕曰韦驮庵，曰王子坟，〔七〕曰大锥把胡同，曰小锥把胡同，曰靴子胡同。稍北有报国寺。〔八〕再东曰贡善堂，曰北培乐园，《顺天府志》作北胳膊园。〔九〕再东曰小枚子胡同，曰石虎胡同，曰平安巷。再东即下斜街南口，均在广安门大街西头路北。

注：

〔一〕《顺天府志》：「范家胡同，东距下斜街半里许，有西晋会馆。」

〔二〕《宸垣识略》：「晚翠阁，顾侠君寓居，近西便门。查慎行有《顾庶常招饮晚翠阁诗》」。《藤阴杂记》：「顾侠君嗣立寓有晚翠阁，查他山诗云：「依稀宣北坊西角，鸿爪留泥我亦曾」。似在西便门街，今无存。」曹摄蘅《都门名胜记》：「侠君旧居，尚有教场四条者。《闾邱年谱》：于康熙五十一年四月十七日，迁寓将军教场四条胡同，屋后有阁，可眺西山，因嘱同年林进士吉人颜之曰「晚翠」，同人讌其上，各赋诗二首，用东坡白鹤新居诗韻。查编修夏重诗云：「一身旷荡真藏海，双眼分明祗看山」。日容诗云：「朝爽不名名晚翠，闲官何似似高僧」。有晚翠唱和诗，皆当时所作。《宸垣识略》、《藤阴杂记》均谓阁在西便门街，而不知即今之教场四条也。侠君寓此，距居斜街小秀野堂时，已越十六年矣。」《元一统志》：「大昊天寺在旧城，寺建于辽。乾文阁待制孟初撰妙行大师碑，言道宗清宁五年，秦越大长公主舍棠阴坊第为寺，道宗施五

万缗以助，额与碑皆御书。殿后建宝塔，高二百尺，有神光飞绕如火轮。清信施财者沓至。又有咸雍三年翰林学士王观撰御笔寺碑」。王圻《续文献通考》：「大定二十四年二月，大长公主降钱三百万建昊天寺，给田百顷，岁度僧尼十人。中统三年十二月作佛事于昊天寺七昼夜，赐银一万五千两。」《析津日记》：「昊天寺塔址已为居民所侵，寺门一井，泉特清冽，不减天坛夹道水也。」《顺天府志》：「寺故基在西便门街之西，宋徽、钦二帝曾会于此，见《燕云录》。元郝经《陵川集》、王恽《秋涧集》皆有登昊天寺宝严塔诗。王士祯有《同施愚山、陈蔼公集王山史昊天寺寓观唐子华水仙图诗》。又有《柬陈蔼公于昊天寺诗》：「重来依老衲，兰若倚西城。白日一何远？青山无世情。冢中王辅嗣，林下古先生。好共蝉连语，宁论世上名。」自注：寺旁多古冢。知寺在开国初尚未废也。今遍为菜圃，遗迹不可问矣。」《元一统志》：「大开泰寺在昊天寺西北。寺之故基，辽统军鄴王宅也。始于枢密史魏王汉宁所置，赐名圣寿。圣宗开泰六年，改名开泰。殿宇楼观雄壮，冠于全燕。至金国又增之，后毁于兵，独存大殿。壬子春，海云诸大老请云山珍公开堂演法，遂为寺之五代祖。宪宗弥加崇重，赐以金帛」。《辽史·游幸表》：「开泰八年十二月，幸开泰寺宴饮。」《兴宗本纪》：「重熙二十三年冬，以开泰寺铸银佛像，曲赦在京囚。」《洪忠宣行状》：「永祐陵讳闻，皓北乡泣血，旦夕临，后遇讳日，即开泰寺为文以荐，有云：'故宫为禾黍，改馆空馈于秦牢，新庙游衣冠，招魂徙歆于楚些。'故臣读之，无不掩涕。」《顺天府志》：「按：寺在明时已废。据志言在昊天寺西北。新城筑后，其限于城外与否，莫可考也。」

[三] 《顺天府志》：「西北距西便门半里许，镶蓝旗营房在焉。康熙间自内城徙此，中有头条、二条、三条、四条、五条胡同，各分东、西、南、北。凡小胡同二十，今仅存大半矣。迤东

曰高八缸［缸］，①井一。曰狗尾胡同，迤南里许，曰土坯坑。」

［四］《顺天府志》：「善果寺明珰所立也。在广宁门大街北巷内，初名唐安寺。明天顺八年太监陶荣即其址复建，赐额善果。孝宗时，太监姚训又新之，有明碑四：一成化四［三］年修撰严安理撰，②一正德三年太常卿张天瑞撰，一正德三年李绅撰，一成化十七年周洪谟撰。顺治年间，世祖尝临幸也。康熙十一年重修，有碑。」《顺天府志》：「案：严安理撰碑（按：此指严安理撰《善果寺碑记》）云，白纸坊，乃南梁汉兴元府之唐安寺，废弛岁远，基址尚存。其文甚浅鄙，南梁汉兴元府之说，尤不可解。冯溥《重建善果寺碑记》：「京师宣武门之西有善果寺，创于南梁，初名唐安，日久而废。故明天顺时太监陶荣等捐赀恢复，奏改今额。［此善果寺之名所由始也］。顺治十七年，圣驾临幸，嘉其乔木阴森，院宇宏敞，不杂阛阓，宛然名山，叹为京师第一胜地，选振庵月禅师驻锡兹寺。车驾凡五过焉。未几，公振还山，住持超宗嗣主院事，修举废坠。按形家言，寺地深邃，前昂后低，宜建杰阁以为寺之后镇。予为捐俸创成之，琅函贝叶，悉贮其中。阁之前为浮图，浮图之前为大士、大雄两殿，又前而南则天王殿在焉。天王殿岁久倾圮，三韩李芝英新之，工创于康熙十一年二月，告成于九月初吉」。」《顺天府志》：「按：冯碑创于南梁之说，即本严安理碑文也。考唐末刘守光据幽州，于后梁乾化元年八月，僭号应天［天应］，三年十月亡。③此寺或创于守光未僭号以前。在后梁开平年间，故属诸梁乎？然南字终不可解。又按：今寺中已无所谓阁者。有平台一，为檀越舍馆之所。又大殿前围廊设罗汉堂，内有明太监姚训像，寺僧谓旧埭于此。夫姚训虽不如王振之奸横，然其像之宜毁则一也。」查慎行《辽石幢诗》云：「地作邻人业，苔侵破庙壖。两工碑背字，犹记会同年。」《顺天府志》：「善果寺，岁以六

月六日作斋，有庙市。寺之西为明珰茔地，俗称老公坟，今尚存内官监刘成等四碑。其东旧有紫金寺，宋遗刹也。」《人海记》：「紫金寺，寺门西向，有嘉靖二十三年尚宝卿河间李圻碑记。」《潜研堂集·游善果寺诗》：「白纸坊前青豆房，当年赐额乞貂珰。修廊傅换须眉古，老干支离柏桧凉。丰碣未磨礼部劄，荒原谁认故侯墙。山桃一树开旋落，瞥眼春光有底忙？自注：东西廊塑五百罗汉，明孝宗时内官监太监姚训所造。又碑载四至：东至官路，西至归依寺，④南至慈仁墙，北至太平侯墙。」《顺天府志》：「太平侯第今无考」。《骨董琐记》：「善果寺在慈仁寺后，完然无恙。山门内左右廊有悬山大殿，颇卑，与蓝靛厂广仁宫相类。此皆金之旧宇。每六月六日，有晾经会，实无所晾。士女云集，骈阗竟日而已。」《都市丛考》：「善果寺每年六月初六日寺中晾经。」按：寺中晾经，即《骨董琐记》之所谓晾经会也。

〔五〕《顺天府志》：「唐之归义寺在善果寺之北，久成荒墟。《析津志》云，寺在旧城时和坊，内有《大唐再修归义寺碑》，幽州节度掌书记、荣禄大夫、检校太子洗马兼侍御史、上柱国张冉撰。略曰：归义金刹肇自天宝岁，追以安氏乱常，金陵史氏归顺，特诏封归义郡王，兼总幽燕节制，始置此寺，诏以归义为额。大中十年庚子九月立石。今碑已无存。寺之西有菜圃，又有辽旧刹基，昔有《弥陀邑特建起院碑》，今亦无。乾隆三十九年，土人于菜圃复掘得辽石幢，一《会同中原建佛顶尊胜陀尼幢记》，一《保宁元年重移尊胜陀尼幢记》，其幢移置善果寺内。又寺东南百余步，旧有紫金寺，久废。」《析津志》：「归义寺在旧城时和坊」。《〔日下〕旧闻考》：「善果寺西半里许菜圃中，有《辽弥陀邑特建起院碑》。《倚晴阁杂钞》谓其地即归义寺。以碑考之，似别为一寺，而归义寺乃其寺之北至也。」《顺天府志》：「辽幢二，移置善果寺，今仅存

其一，幢记言：建法幢于灏村之坟，京东之墓。考归义寺近燕角，在辽都城东北隅，此幢从他处移置，非归义寺中旧物。第灏村既在京东，要去归义不远，盖亦今南城内之地。」钱大昕《过归义废寺诗》：「一泓古井两株槐，券尾比邻署字皆。輭幢模糊埋碧鲜，古幢剥落卧空阶。老僧持钵身全病，过客寻碑眼独揩。听话闲坊宣化事，刹那兴废漫牵怀。自注：寺有弥陀邑，特建起院碑，载咸雍元年卖地券云，今卖自己在京宣化坊门巫街西小巷子内空闲地，内有井一眼，槐树两株。末有东邻、南邻、西北邻人姓名。又载寺所藏邻人画像大小硬幢九坛，輭幢四坛云云。宣化坊当亦在元旧城中，其名不见于《元一统志》，盖辽时旧名也。」《顺天府志》：「善果寺西有归义寺，唐遗刹也，皆久废。归义寺之名犹著，俗讹归依。北曰核桃园。」按：善果寺明碑载四至，有云西至归依寺。归义之讹归依，自明已然。今又讹为皈依，则不知其所始矣。

〔六〕《顺天府志》：「北燕角，燕角，辽旧名也，俗讹烟阁，烟或作线。」按：今作北线阁。

〔七〕《顺天府志》：「王子坟，明宗人茔地在其后。」

〔八〕《顺天府志》：「报国寺在广宁门街北百余武，有顾先生炎武祠。又报国慈仁寺，明成化初为周太后弟吉祥立也。在广宁大街之北。寺本辽金时报国寺，明宪宗为孝肃周太后弟吉祥改建，赐额慈仁寺，俗仍呼报国寺。乾隆十九年敕修，其门额曰「大报国慈仁寺」。初，寺有二松，金时旧植，东者可三四丈，有三层，西则仅高二丈，枝柯盘屈横斜，荫数亩，其最修而压地者，以数十红架承之。移榻其下，梳风霏翠，一庭寒色，今久无存。新种三株，一枝斜出，仍有画意。松前有门通顾处士祠。道光癸卯平定张穆建屋数楹，祀昆山顾炎武。后穆卒，同人亦附祀其室。岁时

举行春秋二祭。荃孙与祭毕，即与诸友徘徊松下，清风谡谡，洒人襟袖。孙枝若此，愈令人慨想当年矣。又旧有毘卢阁，三十六级，阁外通廊，环行一周，俯视西山，若在襟袖。今亦圮。阁内祀有观音，盖窑变也。明神宗时，李太后崇礼大士，欲得一磁相奉之。举念间，景德镇窑中诸器化一庄严法像，绿衣披体，宴坐支颐，两膝低昂，左偃右植，手轮梵字，篆法宛然。献之阙下，命供于寺。今瓷观音奉于正殿之后，北向，龛座周镌高宗《御制窑变观音像记》。又有海棠院。海棠千数围，亦元时物，今已废为染衣之所。其殿庭之右，恭立《御制重修报国寺诗碑》，对立者为明成化御制碑。每月朔望及二十五日，旧有市。其寺左有槐楼，久废。又左为广德寺，太监王勤为僧德观请白金千两修造。阶东有《匡山释宗林碑》。又寺西北隅有小报国寺，寺中有辽乾统三年石幢，今无考。」《排闷录》：「寺建于报国寺之东南，都人至今目为报国寺，然实非报国旧址。」归有光《赠大慈仁寺左方丈住持宇上人序》曰：「大慈仁寺在京城宣武门外西，寺盖孝肃皇后以其弟为僧，故为太后时建此寺。宜〔宪〕宗皇帝两御碑记，⑤顺奉母后之志也。余舍于寺左方丈，见其长老，云祖师名吉祥，姓周氏，为儿时好出游，尝出不复归家，家亦不知其所在。太后自未入宫，师已与其家不相闻，久之去，祝发于大觉寺。然常游行市中，夜即来报国寺伽蓝殿中宿。太后意亦若忘之。忽夜梦伽蓝神来言，后弟今在某所。英宗亦同时梦，梦觉相与言皆同。即日遣诸小黄门以梦中所见神言求之。至则见师卧伽蓝殿中，遂拥以行。小黄门白入见，帝后皆喜，后问所以出游及为僧时，为泣下，因曰：何如今日为皇亲耶？吉祥不愿也，复还寺。后不能强，厚赐之。英宗宴驾，太子即位，后为太后，出内藏物建大慈仁寺。报国寺故小刹也。今为大寺，其西伽蓝殿犹存云。孝宗时，太后为太皇太后，为立护勅碑，碑所载庄田无虑数百顷，师以左善世示灭，帝遣官致祭。师时所招僧至数百人，

道后庆寿寺毁，僧亦来居于此。僧众矣，惟今道宇独其九世世嫡也。隆庆元年，予入觐，来见道宇，尚披髮。后三年来，则道宇之师已化去，道宇以年少荷重负，得部劄为左方丈，住持于是。京城内外凡为其教者皆来为道宇贺，而道宇之徒师昂为之请序于予。予谓祖师脱屣皇舅之贵，而乐世外之教，孝肃皇后在慈宫，二圣隆孝养，恩赐无所不至，而祖师澹寂自若。英庙以外戚恩泽侯者不能数世，祖师之赐庄犹存，衣食寺中数百人，此有以见一时富贵不能久，而澹寂者之长存也。道宇神气清明，卓为禅林之秀，吾知祖师之传不坠，遂序之以为赠。」《析津日记》：「慈仁寺亦呼报国寺，盖先有报国寺在寺之西北隅也。僧院中尚存辽乾统三年《尊胜陀罗尼石幢》。」《[日下]旧闻考》：「今报国寺西北隅有寺无额，土人呼为小报国寺。辽幢今无考。」《排闷录》：「慈仁寺本为周太后弟吉祥建，寺有成化二年御制碑，止云为太后祝厘，不及吉祥。盖当时尚讳言其事。唐应德诗云：『同行更说前朝事，绣蟒银鱼有故僧。』至归熙甫作记，始详言之。」《春明梦余录》引《蒋德璟记》：「初入东廊，憩禅悦庵，少迟入寺后总圣门[礼佛]，⑥两旁名画百二十轴，皆天堂地狱变相。僧云，宫内送至寺者。登大毗卢阁，三十六级，阁外通廊，环行一周，俯视西山，若在襟袖。」《顺天府志》：「案：毗卢阁自明以来，题咏甚夥，今小阁三间，已非其旧，画轴久佚，惟傅雯指画阿罗汉像，寺僧时出以示人。」《香祖笔记》：「每月朔望及下浣五日，百货集慈仁寺，书摊只五六，往时间有秘本，二十年来绝无之。」《池北偶谈》：「己亥，予于慈仁寺[市]上见『客氏拜』三字敝刺，⑦朱克生以三钱得之，赋《客氏行》。」《人海记》：「报国寺旧有矮松二株，其右尤奇，干长不过数尺，而枝横数丈，人往往觞咏其旁，自内城城隍庙市移于此，每月三度为系马之具。数年无复存矣。」《藤阴杂记》：「庙市久废，前岁复兴，未几仍

止，盖百货全资城中大户，寺距城远，鲜有至者。国初，诸大第宅皆在城西，往游甚便，自地震后，六十年来荒凉已极。」《顺天府志》：「案：慈仁寺庙市，国初最盛，屡见名流篇咏。《六街花事》言寺有花市，今亦无之。双松后竟鬻入木厂，见《茶余客话》。今所存者仅孙枝耳」。《居易录》：「戊戌观政兵部，寓慈仁寺。梁日缉熙为乙未同年，本不相识。时以咸宁令行取入都，亦寓寺中，遂与定交。」《顺天府志》：「案：渔洋《蚕尾集》有《询刘公勇慈仁寺寓诗》，盖体仁尝寓此也。高念东珩亦寓此，有诗。」张穆编《顾亭林年谱》：「康熙七年，先生在都，寓慈仁寺，闻莱州黄培诗狱牵连，即星驰赴鞫。三月，下济南府狱。十月，狱解得释。考李因笃《受祺堂集·答先生赠诗》有云：忆折前津柳，同炊古寺羹。自注：前年与先生同客慈仁寺，予先别去。盖即此年春事也。道光二十三年夏，何太史绍基匄赀为先生建祠于寺西偏，辟地一区，架屋三楹，几筵礼器悉备，岁春秋致飨祀焉。」《顺天府志》：「何绍基《顾祠诗》云：亭林先生祠，小子始营缮。繄维城西偏，慈仁森佛殿。又有春禊、秋禊二图，见《东洲草堂词·自注》。同治时，复祠阎潜丘若璩于寺中，今移皮库营太原会馆。」《曾文正年谱》：「道光二十六年夏秋之交，病肺热，僦居报国寺，闭门静坐，携金坛段氏所注《说文解字》一书，以供披览。汉阳刘传莹精考据之学，每从于寺舍，兀坐相对竟日。」《郎潜纪闻初笔》：「京师广安门内慈仁寺，乃古双松寺遗址。前明改建者三楹也。其雁悬胜果妙因图。乾隆丙午夏，傅雯奉勅以指绘画中诸佛及罗汉像，最小者犹与人相等。屋凡图之，广狭称是，洵奇观也。」《郘亭遗诗·独游慈仁寺诗注》：「寺中奉窑变观音搘颐像，两侍者皆仰笑不住。」《东洲草堂集》有《慈仁寺荷光池诗》四首。《馥皖亭集》：有《题慈仁寺柏槐诗》，序云：「慈仁寺柏槐，皆数百年物也。元时双松今已补植，独

此蔚然尚存。闰夏雨后，与客纳凉其下，归而赋诗以张之。」《天咫偶闻》：「祁文端公寓藻居宣武门外之四眼井，地近大报国慈仁寺。公退之暇，杖履往来。寺后毘卢阁，乾隆中拆去。其基隆然，公于其上建小阁三楹，立石记之。又何子贞编修绍基、张石州穆二人，起顾亭林祠于庙左，集同人祠之。寺中子贞书画最多，僧人不解，皆为人取去，今寺已全颓，山门倒尽，不久将成白地矣。余先茔在广宁门外，上塚必过之，至今已四十年。每过，未尝不想见渔洋先生风廊搜异书，及竹垞、钝翁诸老抚松倡和时光景，为之神往。恐后百许年，物换星移，并此地亦不可识矣。寺有《妙音图》。绘佛说法，而听者济济。乃傅凯亭雯笔，画于乾隆中。藏之已久，忽为火焚其一角」。《荃警予斋诗存》：「京师彰义门内报国大慈仁寺双松，向亦有名，今改为昭忠祠。广雅堂作双松歌，然松固不甚大」。《壬癸诗存》有《集顾祠拜亭林先生生日诗》注：「慈仁寺顾祠，落成于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十月。生日公祭，始于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五月。与祭者凡十七人，苗仙露龄最长，实主祭事，时何子贞因典试贵州出京，同治六年丁卯公祭，仁和王小铁有诗纪事。又注：慈仁寺久圮，光绪季年，定兴鹿文端创议改建昭忠祠。」《骨董琐记》：「慈仁寺松毁于清初，亦光绪初叶补种者，偃卧颇有致，庚子寺毁于火，西寮亭林祠独全，寺僧得借栖焉。尝为予言世谓窑变观音，已流落海外者伪也，实为庆宽所得，展转归于张翼」。《燕都游览志》：「槐楼在报国寺左，武清侯李伟别业，置三层阁［于上，层级升之］，碧梯赤栏，⑧隐见于苍霞翠霭间，望之胜于登焉」。《顺天府志》：「案：今无考」。《藤阴杂记·宋牧仲荦登毘卢阁饮樵沙道院诗》：「更从别巷访樵沙，道院幽幽惬微尚。院似在西城。」《顺天府志》：「查慎行敬业堂亦有诗：「樵沙道古院，风气清浏浏。入门树干霄，桧柏榆槐楸。」云云。今遗址亦无考。」

〔九〕《顺天时报丛谈》：『报国寺迤东曰南北路膊园，多土妓下处，现名（乐培园），牛鬼蛇神，妖红怪紫，是为最下等之娼寮。』

校勘记：

① 高八缸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作『高八釭』。

② 一成化四年修撰严安理撰　《日下旧闻考》卷五九引《析津日记》云：『一立石于成化丁亥』，成化丁亥年即成化三年。录此待考。

③ 僭号应大　『应天』当作『天应』。按：刘守光僭号大燕，改元天应。

④ 归依寺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善果寺东、西夹道』条案：『归义之讹归依，盖自明已然矣』。

⑤ 宣宗皇帝两制碑记　《日下旧闻考》卷五九引《归有光赠大慈仁寺左方丈住持宇上人序》『宣宗』作『宪宗』。据改。

⑥ 少迟入寺后总圣门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引《蒋德璟记》如上文，而《日下旧闻考》卷五九引《蒋德璟记》则云：『少迟入寺后总圣门礼佛』。今据《日下旧闻考》所录补之。

⑦ 于慈仁寺上见客氏拜三字敝刺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引《池北偶谈》云：『于慈仁市上见客氏拜三字敝刺。』

⑧ 置三层阁，碧梯赤栏　《日下旧闻考》卷五九引《燕都游览志》云：『置三层阁于上，层级升之，碧梯赤栏』。据增补。

广宁门大街以南，其西地多空旷，〔一〕门之左有关帝庙，稍东为宝应寺，〔二〕再东为关帝庙、净土寺、准提庵。再东曰南培乐园（《顺天府志》作南胳膊园）。再东曰糖房胡同，人烟稍稠密，路西横胡同曰香儿胡同，曰吴家桥头条胡同、

吴家桥二条胡同、吴家桥三条胡同、吴家桥四条胡同。〔三〕再南曰老君地，路东横胡同曰堂子胡同，曰周家胡同，曰丁家胡同，曰守备胡同，曰吴家湾，曰羊肉胡同，曰张家胡同，曰穆家胡同，曰甄家大院，曰巴家胡同，曰西大胡同，曰石羊胡同。其南有庙曰道士观。再东曰牛街。〔四〕

注：

〔一〕《顺天府志》：「广宁门大街俗称彰义门大街，义或讹仪。彰义，金之正西门也。少西曰柴炭市，曰炭市，曰草市，曰粮食店。西城正指挥署、步军统领所属南营游击署俱在南。南小胡同曰南马道，曰双马市，曰铲子胡同，曰南胳膊园。」曹学经〔佺〕《名胜志》：①「婆娑亭在彰义门内，元马文友别墅也。」《春明梦余录》：「文友又筑饮山亭。」《七人联句诗集·陈一夔赠赵栗夫诗》：「菜市街西新卜居，豆棚瓜蔓共萧疏。胸中富有书千卷，谁笑家无儋石储！」《顺天府志》：「马文友、赵栗夫故居，今皆无考」。

〔二〕《顺天府志》：「南有宝应寺，亦传为古刹也。在彰义门内教子胡同西南，其地旧名燕角，辽建有燕角楼。今无考。惟土地庙之西，其地亦有燕阁儿之名。寺有明万历壬寅所立碑，编修顾秉谦撰。寺旁为明珰王安墓，其外山左义园也。」《顺天府志》：「俗讹烟阁。西有竹林寺，比丘尼居之。少南曰燕蘽儿，蘽即角之误也。迤东曰大门口，曰蘽上。」《坊巷胡同集》：「燕角儿在广宁门右安门内西南角。」《明一统志》：「燕角楼在府西南一十五里，辽建。今其地犹名燕角。」《日下旧闻》：「《辽史》言燕角楼在东北隅，不知何据。称在府西南一十五里，未敢信

也。」《［日下］旧闻考》：「今土地庙西，犹有燕角儿之名，角读如蘸。」《顺天府志》：「案：燕角儿今在南燕阁东南，与《一统志》、《坊巷胡同集》所记地望正合。《［日下］旧闻考》云，在土地庙西者，盖约举之词。今东［南］北燕角经［径］三里许，②皆以燕角楼得名，北燕阁直抵便门，正《辽史》所云东北隅也。朱彝尊据史言以驳《明一统志》，《［日下］旧闻考》已辨其非矣。」

［三］《顺天府志》：「牛街迤南有吴家桥，步军统领所属南营守备署在西。又南有回人礼拜寺，寺内碑碣皆回部书。北小胡同曰香儿胡同，南小胡同曰巴家胡同、目家胡同。旧有吴家桥头条、二条、三条胡同，贾家胡同，王老胡同，今皆废。其西南隙地，荒冢外多蔬圃。少东曰三间房，曰大明园，迤西曰老君地，其北有峨眉禅林，康熙初建。西南曰道士观，元之长生观也。曰道士坟，明之官园也。又西南曰望远村，城南道院在焉。国初名流游咏之地，今废。」

［四］《敬业堂集·移寓城南道院纳凉诗》：「不信人间有郁蒸，好风来处晓［晚］凉增。③满城钟磬初生月，隔水帘栊渐吐灯。书少只宜高阁庋，墙低聊当曲栏凭。自须道士休相避，我已身如退院僧」。《元一统志》：「长生观，长春邱仙翁门第崇德宋真人所创建，在旧都丰宜关，有《崇德祠堂记》，长春宫元学讲经宣义大师史志经撰」。《顺天府志》：「长生观为元十四道观之一，《日下旧闻》已不能指其处。今道士观西有明道士单重亨碑，称葬于长生观之西，南官园之原，旁又有朱升旸等三碑，俗称其地为道士坟。则今之道士观，为长生观遗址无疑。《元一统志》言观在旧都丰宜关。考丰宜门，金之正南门，见《大金国志》。兹地当城南关厢，与悯忠寺记门楯康衢之言，足资参证。」

校勘记：

① 曹学经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广宁门大街」条「经」作「佺」

② 今东北燕角经三里许 《京坊师巷志稿》卷下「南燕角条」原作：

③ 好风来处晓凉增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小街条」作「好风来处

牛街为回人聚居之所，有一巷、二巷、三巷、四巷，在西，余均在东，均不通行。东又有麻刀胡同、寿刘胡同、老师傅胡同、沙［栅］栏胡同。①再南曰圣安寺街，［一］胡同，不通行。曰花园胡同，曰小寺街（《顺天府志》作同。［二］

注：

［一］《顺天府志》：「圣安寺，金刹旧址也，在圣安寺街大师晦堂大师菅缮。皇统初，赐名大延圣寺。大定三年，命晦堂成，崇五仞，广十筵。八月朔，作大佛会于寺，以落成之。七年章宗、世宗及李宸妃像。又元中统初，迁祖宗神主于寺，今久无奉宁寿官，其寺在明改名普济。乾隆四十一年，发帑重修，内为殿，额俱御书。有碑二，在瑞像亭内，其一前刻旃檀像，像有诸恭赞。其一前刻观音像，后刻关圣像，俱勒万历己丑八月字。又

《湛然居士集》：『圣安寺庭前有怪柏数株。』《日下旧闻》：『宋显夫《南城俚歌》十首，其四云：「停骖惆怅圣安寺，后堂空祀李宸妃」。则寺中留像，不独世宗、章宗二帝也。』《析津日记》：『寺中金、元旧碑无一存者，殿前明碑二，怪柏已尽，惟有两楸树而已。其地名东湖柳村。匪独湖湮，柳亦不见。』《西陂类稿·夏日柳湖僧舍诗》：『长楸落晚花。』又自注云：『寺在柳湖村，旃檀佛尝飞至寺中。元学士程巨夫有记。』《燕舟客话》：『圣安寺一名柳湖，中有佛像诸天像四，以藤为胎，泥金装饰，璎珞甲胄，俱嵌珊瑚、青金诸宝石。寺僧云，崇祯时大内赐出。』《池北偶谈》：『寺殿有商喜画壁。』《藤阴杂记》：『圣安寺，竹垞在寺饯曹检讨，称寺藏金、元帝后及旃檀佛像，诗有「画壁商喜留，吴装何诡丽？绝笔追顾陆，璎珞杂配璲」等句。田乐园需有《同孙子未过寺观画壁·慧明上人出王文安所遗饮器贳酒相饷诗》。』《顺天府志》：『案：旃檀像自乾隆间移奉宁寿宫，诸像及楸柏皆无存矣」。《茶余客话》：『圣安寺旧有双楸树及古槐，乃金时物。马樱花一株，宋牧仲手植。圣恩似即圣安之讹，今俗亦有是称，非斜街口之圣恩寺也。』《金台集·圣安寺怀古诗》：『兰若城幽处，联镳八月来。知元时寺在旧城东南隅矣。』《元史·世祖纪》：『中统三年十一月，勅圣安寺作佛顶轮会。』又《王磐传》：『磐以年老乞骸骨，行之日，公卿百官皆设宴以饯。明日，皇太子赐宴圣安寺，公卿百官出送丽泽门外。』

〔二〕《顺天府志》：『教子胡同，教或作轿。迤南石沟小桥一。西有永庆寺，寺无碑记可考，惟一钟铸「万历壬寅五月」字。东小胡同曰龙凤坑，东北有南营箭厂，迤西有米厂，乾隆三年设西城平粜局于此。今厂废，而犹存其名。自教子胡同以西，多回人所居。』《篝廊偶笔》：『永庆寺最为卑陋，僧文然居祖师殿，前白杨、古柏各二。余寓北邻，时过访，师室无他物，壁有联云：

「石压笋斜出，岩斜花倒开」。乙卯再过，已圆寂。赋诗吊之：「古庵如空山，幽绝招提境。春风叩禅扇，斜日林间静。小别二十年，依然磬声冷。不见白头僧，间阶踏空影」。」《曝书亭集》：

「赵恒夫所居寄园，浚池累石，分布亭馆，种花木，海内名士入都，恒流连不忍去。」《顺天府志》：「案：园在教子胡同，今圮」。沈德潜《归愚诗钞·移居寄园诗》：「屋角时闻噪晚鸦，土墙一带任周遮。行人欲认诗人寓，老树村边第二家。苔垣旧剩玲珑句，土室新安曲盝床。莫语寄园全盛事，酒旗歌扇已苍凉」。《笥河文集》：「赵给事吉士居城西古悯忠寺侧为寄园，尝以名其所著说部，后园益圮，剥其一角，老树十余株尚存，前辈名流多居此。今为余及门宣城张侍讲焘嘉青所侨寓，取古诗庭中有奇树之义，以嘉树名其屋。」《复初斋集·蒋香泾莲花寺寓斋分饮诗》自注：「寺西为寄园旧址，吾师沈榕溪旧居也。」又《心余、榖人、瘦铜同日移居诗》自注：「赵氏寄园旧址，庚辰、辛巳间予与诸桐屿、王述庵比邻居，时有三家村之目。榖人新居即张涵斋侍讲旧居，其先王述庵居之，榖人斋名烟梦舫。」又《瓯北诗集序》：「己卯、庚辰，予与款松邻，居寄园旧址，日夕过从。」《有正味斋诗集》：「辛丑十月移居蒲褐山房，即赵天羽寄园故址」。《骨董琐记》：「王兰泉蒲褐山房，在宣武坊南悯忠寺北教子胡同，谓即赵天羽给谏寄园，张南华、沈归愚皆曾居之。兰泉后，吴榖人复僦居之。《藤阴杂记》谓寄园捐作全浙会馆，与此说异。岂恒夫曾居教子，后迁斜街月张欤」。

校勘记：

①沙栏胡同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记有「栅栏胡同」，云：「栅栏胡同，或作沙拉」。今录此供参考。

自教子胡同而东，曰西砖儿胡同，[一]中间横胡同曰醋章胡同（《顺天府志》作醋张胡同），有宏衍寺（《顺天府志》作宏衍庵）。[二]稍南曰小巷子，不通行。曰门楼胡同，[三]曰后胡同。再南曰簪儿胡同，[四]曰法源寺后街，有谢叠山先生祠。其西曰龙凤坑，曰三条小巷，南即法源寺，古刹也。[五]寺西曰白帽胡同，有赵公祠。[六]再西曰桑园街。

注：

[一]《诗史阁丛刊》：「谢叠山先生祠在宣外西砖胡同，与法源寺为邻。」《尚絅堂集》：「秋日黄霁臣编修偕潘农部移寓西砖儿胡同宅，奉访占此以赠：秋至刚惊白露瀼，青骡载具鹤移装。行来共说潘郎壁，徙后休嗤陆氏庄。当院闭门先种竹，两家扫径合分杨。鲤鱼风起无边信，早晚乡书自魏塘。」孙雄《校经图记》云：「赁庑于宣武城南西砖胡同，与法源寺及谢叠山祠为邻，有诗史阁及蜩螗居，蒲圻贺履之、涿县胡佩衡等为作《校经图记》。」

[二]《顺天府志》：「宏衍庵在醋张胡同。」《居易录》：「康熙庚申春，予与施侍读[讲]愚山同过宏衍庵看海棠，①各有四绝句。今庚午二月重来，海棠三株皆已化去。愚山之墓木已拱矣，不胜今昔存没之感。因复成一绝云：『十年不见谢宣城，目极澄江远恨生。白首重吟枯树赋，江潭憔萃庾兰成。』」《带经堂集·施愚山侍讲过宏衍庵看海棠柬梅耦长诗》：「韦杜城南十万家，东风处处酒旗斜。不知冷节匆匆过，犹见僧楼一树花。」《藤阴杂记》云：「纪太仆复亨寓此赋诗：「平阳池馆亚枝红，移入香龛便不同。莫为丛残自怜惜，梅花[家]诗体擅江东」。②自注：耦长

先有三绝句」。

[三]《顺天府志》：「门楼胡同旧有青州会馆，今废」。《藤阴杂记·陈紫澜宫詹浩移居门楼胡同诗》：「数卷残书一酒瓢，移家东去尚西郊。略无根柢萍浮水，不费经营鹊有巢。知己忽成千里别，归期久媿北山嘲。右安门近寻芳路，且喜春风上柳梢。」《骨董琐记》：「据《龚定庵集》王仲瞿墓表，定庵少时寓门楼胡同西首。」《都门名胜记》：「《龚定庵集》有《过门楼胡同感赋诗》云：「情多处处有悲欢，何必沧桑始浩观。昨过城西眄书地，蠹鱼无数讯平安。」又《庚辰三日同过胡同故宅》云：「城西郎官屯，多官阅一宅。家公昔为郎，有此湫隘室。朝阳与夕阳，屋角红不积。春雨复秋雨，双扉故钉啮。无形不知老，有质乃易蚀。往事思之悔，至理悟独立。中有故我魂，三呼如欲出。」以上皆足补《坊巷志》之遗」。

[四]《顺天府志》：「簪儿胡同北有谢文节祠。」《宋史·谢枋得传》：「福建行省参政魏天祐见时方以求才为急，欲荐枋得为功。枋得见天祐，傲岸不为礼。与之言，坐而不对。天祐怒，强之而北。至元二十六年四月至京师，问谢太后攒所及瀛国公所在，向之再拜恸哭。已而病，迁悯忠寺，见壁间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犹尔，吾岂不汝若哉？」不食而死。」《明景帝实录》：「景泰七年九月，以巡抚江西右佥都御史韩雍之请，命原籍所司岁举祀事，仍与文天祥同赐谥，天祥曰忠烈，枋得曰文节。」《藤阴杂记》：「近见《卜砚集》，知公建宁桥亭卖卜一歙砚，程文海铭，永乐中出土，三百年流传至天津，周月东焯宝藏，临终赠查中丞礼，携之至京，遍征名辈题咏，毕秋帆制府为刊行。」

[五]《顺天府志》：「西砖儿胡同有处州会馆。又法源寺即唐悯忠寺，都城古刹也。在宣武

门外西砖儿胡同，寺前门在白帽胡同。唐悯忠寺，贞观十九年，太宗为征辽阵亡将士所造。其地为唐时幽州镇城东南隅子城东门之东也，今则在外城西矣。昔宋钦宗北来，曾寓此寺。旧有东、西两砖塔，高可十丈，云是安禄山、史思明所造。又有高阁，乃李匡威所建。唐谚所谓「悯忠高阁，去天一握」是也。并圮。今有藏经阁，其额为圣祖御书。又有石坛，栽丁香花颇盛。其寺在明改曰景福，正统七年重修改额，有翰林院待诏陈赞碑。万历三十五年又修，有谕德公鼐碑。今额曰法源，雍正十一年重修敕赐也。山门内为大殿，次为戒坛，顺治年间敕建。次无量殿，后为藏经阁，其殿前立雍正十二年世宗御制法源寺碑，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励宗万奉敕书。又有高宗御书心经碑。乾隆四十三年又重修。其戒坛前有辽应历七年石幢一幢，后有石函一，亦辽物。函四周刻字。其僧廊壁间嵌有唐至德二载唐［张］不矜《宝塔颂》，苏灵芝书。景福元年沙门尚［南］叙《重藏舍利记》，③知常书。又有辽大安十年观音地宫舍利函记碑一，沙门善制，门人义中书。又金大定中礼部令史题名碑一，党怀英记。其寺东旧有智泉寺，其西有绵山寺，其在寺前者，有灵虚观。《元一统志》称在悯忠寺前虾蟆北岸，今无此地名矣。又有静宁寺，距悯忠寺甚迩，明成化间亦改名崇福，今其遗迹皆无考矣。惟新立有谢文节祠在寺北」。文惟简《塞北事实》云：「燕山京城东壁有大寺一区，名悯忠，廊下有石刻云，唐太宗征辽东高丽回，念忠臣孝子没于王事者，所以建此寺以荐福也。」赵子砥《燕云录》：「渊圣至自云中，驻跸燕山悯忠寺。」《春明梦余录》：「寺前有舍利塔，隋仁寿二年［正月］，幽州节制窦杭［抗］所造。④木塔五层，扃舍利于其下。至唐文宗太和八年，塔灾。会昌六年丙寅，得石函于故基，遂移置于悯忠寺多宝塔下。僖宗中和壬寅又灾，延烧悯忠寺楼台俱烬。昭宗景福壬子，迁舍利于阁内。」《顺天府志》按：「隋塔在智泉寺，在



此寺前。」《金史·选举志》：「金大定十三年八月，于悯忠寺东策试女直进士。寺旧有双塔，进士入院之夜半，闻东塔上有声如音乐，西达于宫，考试官侍御史完颜佛宁等曰：「文路始开而有此，得贤之祥也」。」《顺天府志》：「采师伦《悯忠寺重藏舍利记》称，寺为后魏元象元年戊午岁幽州刺史尉苌命造，遂号尉使君寺，后改为智泉寺。至大唐则天时改为大云寺，开元中又改为隆「龙」兴寺。⑤太和甲寅灾，火延寺，浮图灵庙，飙为烟烬。会昌六年，乃以舍利归悯忠寺。而《元一统志》则云大延寿寺起自尉苌，命为大云，后为智泉，毁于后周，隋复之，改名普觉，唐曰龙兴，灾于太和，又灾于大中，节度使张信伸奏立精舍，并东西浮图，赐寺额曰「延寿」。辽保宁中，建殿九间，复灾于崇熙，又复兴修。金皇统二年，留守邓王益加完葺。四年又灾。海陵天德三年为宫。世宗大定二十二年，令有司别锡地重建此寺。泰和二年工就，六年八月立石，翰林院待制路铎撰记。其称大云之名，为起自元象年间初建时，不知所据，当以采师伦所记为实。」《坊巷胡同集》：「宣南坊在新城右安门里东，宣武门大街南，五牌二十七铺。有碧霞元君庙、新寺、悯忠寺。」《顺天府志》：「案：庙今无考。新寺即静宁寺。」《析津日记》：「都城之南，旧有寺曰静宁，圮已久矣。天顺庚辰，太监潘瑛复建。成化丁亥寺成，请于朝，赐额崇福寺。今圮矣。土人尚目之曰新寺。」平致美《蓟门纪乱》：「史思明僭位于范阳，建元顺天，国号大燕。六月，于开元寺造塔，改寺名为顺天。」《顺天府志》：「按：悯忠寺东、西两砖塔，安禄山、史思明所造，见文惟简《塞北事实》。元纳延《金台集·题双塔寺》：「安史开元日，千金构塔基。世尊宁妄福？天道自无私。宝铎游丝罥，铜轮碧藓滋。停骖指遗迹，含愤立多时」。塔在前明时已毁，或指为庆寿寺之双塔，误也。而开元、顺天之名不著，殆后人以安史所建，讳言之欤。」《东都事略》：「宋真

宗崩，仁宗遣使告哀。辽主集蕃汉臣举哀，令燕京悯忠寺置真宗灵御，建道场百日。」《辽史·兴宗纪》：「重熙十一年十二月，以宣献皇后忌日，上与太后素服饭僧于悯忠寺。」《燕云录》：「渊圣至自云中，驻跸悯忠寺。」岳珂《桯史》：「徽祖上宾，洪忠宣皓尝于悯忠寺肆筵以奠。」《元一统志》：张养浩《归田类稿》：「天会五年，迎旃坛［檀］端［瑞］像到燕京，⑥奉安于悯忠寺。」《元一统志》：「大延寿寺在旧城悯忠阁之东，起自东魏元象幽州刺史尉苌命为大云，后为智泉，隋为普觉，唐为龙兴，大中时赐额曰「延寿」，辽、金益加完葺，海陵天德三年为宫。」《元史·泰定帝纪》：「泰定四年正月，皇子云丹藏布受佛戒于智泉寺。」《春明梦余录》：「尉使君寺，尉苌命造，后改为智泉，则天后时改大云，开元中改龙兴。寺在悯忠寺前，隋造塔藏舍利处。」《顺天府志》：「智泉寺久废。《梦余录》之言，本诸唐会昌六年采师伦《重藏舍利记》。记称：寺在子城东门东百余步，大衢之北面也。舍利塔移悯忠寺以是年。景福元年，僧知常书《重藏舍利记》有云：大燕城内东南隅有悯忠寺，门临康衢。知兹地为唐幽州城之东南隅，少南有子城，其东北则限诸城外矣。辽、金都城因唐镇城之旧，如琉璃厂今隶北城，而辽李内贞墓志谓京东燕下乡海王村。圣安寺在今右安门东，元时虽在旧城中，而地名东湖柳村，盖已僻在城隅。今宣武门当元顺承门南，而刘崧《送客诗》有「顺承门外荞麦花开」之语，其地限于旧城外可知。盖辽、金都城在今城之西，明嘉靖时筑入外罗城者，特其东南一隅也。延寿寺在金、元时为名刹。《北狩行录》、《燕云录》皆云宋徽宗至燕，馆于寺中。《析津日记》谓在今延寿寺街，以明正统六年开渠得断碑，上有大金延寿寺字为据。考延寿寺街西邻琉璃厂，辽、金时当为海王村地。金人俘宋宗室置仙露寺，钦宗悯忠寺，徽、钦二宗相见于昊天寺，皆在城中，相去二、三里许，而独置道君于城外海王村之延寿寺，恐不

若是之疏也。《燕云录》言，郑后体违和，渊圣诸后同来延寿寺候问。其地当与悯忠寺相近。《元一统志》所云大延寿寺在悯忠寺之东者，疑即徽宗寓居之地。《析津日记》考之未审也。辽圣宗、兴宗屡经临幸。《辽史·本纪》及《游幸表》亦当在此。今以辽、金遗事仍系诸北城，而著其辨于此。』《析津志》：『绵山寺在悯忠寺阁西，今已废之甚矣。兴禅［寺］在燕圣安寺之东，悯忠阁之西』。⑦《元史·礼乐志》：『国史院进先朝实录仪，命左三部、太常寺、少府监于兴禅寺置局。』《元一统志》：『灵虚观在悯忠寺前虾蟆北岸，内有大古槐一株。』《顺天府志》：『案：寺与观遗址皆无考。虾蟆北岸，今亦无是名。』《天咫偶闻》：『法源寺，即古悯忠寺。悯忠台尚存，高阁及双浮屠已不可考。西廊嵌《唐宝塔颂》石刻。僧院中牡丹殊盛，高三尺余。青桐二株，过屋檐。』《池北偶谈》：『憨［悯］忠寺有贯休画罗汉十八轴，世祖末，吴人持以进御者，会崩，遂弼寺中。又见朱彝《筠廊偶笔》。』《旧京闲话》：『法源寺即唐之悯忠寺，旧藏经典法物珍品极多，余往年随喜得观一二，忆所见有佛牙二枚，长及四寸，宽约寸许，其质类石。寺僧语余，「此西域番僧所供于清皇室者，后由清室供养于寺中」云。余观此物，甚为怀疑，以人类中绝无此巨牙者。虽佛号丈六金身，亦无生此巨牙之理，其为伪物可知。当时余虽有此理解，然恙无佐证，未敢自信以为然也。后阅宋刘昌诗《芦浦笔记》有记佛牙一则云：「四明图经载，昌国县九峰山吉祥院有辟支佛牙一枚，长四寸，阔一寸，舍利缀满。乃建炎初给事中黄龟年所施，窃计之，人长五尺，两牙不能半寸，今一牙长四寸，上下相合，必倍之，则佛须身长八丈，方能容八寸之牙。常闻佛号丈六金身，此乃五倍，恐无是理。黄给事何自得之而信之而施之耶？世有赵凤必能验真伪而斧之矣」。吉祥院之佛牙，与今法源寺之佛牙大小相同，刘昌诗怀疑之，其理解先得我心，

可实余说也。"《桃花圣解庵日记》："法源寺，古悯忠寺也。丁香二十余株，开花正繁，寺宇华整，规制甚严。山门之内，二门以内，皆植丁香，东边尤盛。又有白皮松一树，雪干孤竦。广庭中为重台，登之则星攒玉粲，花头毕见。此寺建于唐贞观十九年，太宗悯东征高丽战亡士卒，因建此以荐福。历代崇饰，故事最多。而宋末谢叠山复抗节饿死于此，故其寺额明改崇福，国朝改法源，而今道俗皆仍古称。忠义之风，感人深矣。寺尚有唐至德二载碑文，及会昌六年、景福元年重藏舍利两记。其东、西双塔已不复存，殿前重台，盖即《春明梦余录》所谓"悯忠高阁，去天一握"者也。金史肃，元乃贤、张翥，明袁凯皆有《登悯忠寺阁诗》。都中梵刹虽多，大抵创于有明。金、元所建，存者已少。如琉璃厂东之延寿寺，建于辽初西之永光寺本元大万寿寺。一二尚在人耳目，而延寿最号大刹，辽之诸帝，屡降銮舆，金俘道君，亦寓其宇。今仅僧院数间，甚为湫隘。永光自辨公卓锡，曹洞大兴屏山湛然皆居坐下，勒碑纪法，允为名蓝。今亦惟寮庑粗存，略无名迹。至大宁之基，肇兴元魏，魏为光林，隋为宏业，唐为天王，金为大万安，今额则明宣德中所改也。然当元末兵火荡尽。今寺乃明成祖在藩时所重造，盖自一塔以外，无昔制矣。其法界代崇，云构宏峙，缁徒守律，清规不替者，惟悯忠耳。今寺中正门不开，有宴客者，不得携舁腥入。京师花事，悯忠丁香，崇效牡丹，今已枯花之极乐海棠，极乐本有荷花，今已无。天宁芍药，亦有牡丹及菊花。丰台芍药，在南西门外，地皆民家散植村落间，以卖花为业，含葶稍吐，即负担入城，亦有它植，皆无可留赏。十刹海荷花而已。慈仁、长椿二寺亦多花，然不名一种。慈仁殿前双偃松，奇古绝尘，传为元时物。寺建于明成化时，以居周太后之弟吉祥。而相传寺西北隅有小寺曰报国寺，尚存辽乾统三年尊胜陀罗尼石幢。吉祥为僧后又常宿于此。故俗犹呼慈仁曰报国寺。然寺额题曰报国大慈仁，盖已兼而有之，故双松得为先杭。有毗卢阁可登眺，故游屐时至。长椿寺有明孝定李太后九莲菩萨画像，寺僧甚秘之，别摹一幅，供之丈室。花之寺曾侍郎燠所题也。本名三官庙，盖即韦公寺。刘侗《帝京景物略》所称武宗朝内侍韦霦所建，赐额弘善寺，在左

安门外二里。寺内西府海棠二株，左右列者是也。惜所谓临流水亭，柰子古树，不复可问。而自一井以外，亦并无深谿里许荻花芦叶之观。」《桃花圣解庵日记》：「同治十二年，偕许竹筼同游法源寺，摩挲唐人苏灵芝行书《宝塔颂》，僧知常正书《景福元年重藏舍利记》、《金大安十年舍利函记》，又李北海所书《云麾将军李秀断碑》共四石，实二础之两面也。此石旧在安定门内文丞相祠中，嘉庆末通州□小山尚书重模刻之，嵌于寺廊壁间，几欲乱真。都中外城，此最为巨刹，规制深严，有北藏全经。其主僧丈室，精洁幽邃，花竹便娟。有刺桐一株，作花方盛，明人诗所谓「露出几隻红鹦鹉」者，语虽凡俗，实象形惟肖矣。」《瓶庐诗稿·题法源寺方丈静涵和尚小照诗》有句云：「腊粥斋前寻画去，春灯廊庑摸碑来。」注：傅雯三十二相二唐碑。」《骨董琐记》：「法源寺有寿山石彫刻罗汉像十八尊，云系清时御赐。光绪庚子联军入京，外人欲劫以去，寺僧再三乞哀，乃留十六尊，仍携二尊以去。」《雨当轩集·恼花篇》：「时寓法源寺」。《卷葹阁集·法源寺访黄二景仁病因同看花诗》有「「法源寺近称海棠，崇效寺远繁丁香」之句，今寺中丁香亦盛。又有《独游法源寺，值冯户部敏昌同过寺旁亡友黄二寓室已倾圮不可入载赋诗》」。《复初斋集·过王述勤［庵］法源寺寓斋即送其南归诗》注：⑧「述庵昔居此，曰蒲褐山房。又《钱湘舲移居听钟山房，与法源寺比邻，订今春看花小集，和香树老人旧韵诗》」。《潜研堂集·移寓珠巢街诗》注：「乙亥二月，寓悯忠寺街。」《壬癸诗存》注：「甲寅春，民国三年，湘绮翁入都，集百余人于法源寺，为赏丁香之会。」

［六］《顺天府志》：「大悲院在法源寺前，同治初建。有云南会馆、湖广义园。」《天问阁集·甲申诸臣传》：「赵譔字镇所，昆明人，举人，官御史。城陷被获，大骂贼，贼愤极，诸贼齐奋刀

乱斫，在白帽胡同死。」《啸亭杂录》：「赵忠愍譔，崇祯时巡视南城，为流贼害于白帽胡同。时党人气盛，公以边远士未及攀跻清流，故南中祭享及本朝赐谥皆未之及。乾隆初，同乡侍御傅某为之表白，始补谥忠愍，立专祠祀之。今为云南会馆。」《藤阴杂记》：「悯忠寺旁，明末侍御赵譔殉节葬此。乾隆二年，侍御傅为诗奏请赐谥，建景忠庵。」《顺天府志》：「案：《甲申传信录》载忠愍事，与《天问阁集》略同。」日人那波利贞氏《辽金南京燕京故城疆域考》：「白帽胡同之南侧，与法源寺相对之大悲院，即唐代之智泉寺。唐之悯忠寺与智泉寺，即今之法源寺与大悲院位置之地点，据《重藏舍利记》铭文中所云，大燕城内东南隅有悯忠寺，门临康衢之语，当在唐代幽州镇城内之东南隅，同时在子城东门外百余步。」

校勘记：

① 予与施侍读愚山同过宏衍庵看海棠　「施侍读」应作「施侍讲」。据《顺天府志》卷一四引《居易录》改。

② 梅花诗体擅江东　《藤阴杂记》卷八纪太仆诗原作：「梅家诗体擅江东」。据改。

③ 其僧廊壁间嵌有唐至德二载唐不矜宝塔颂，苏灵芝书。景福元年沙门尚叙重藏舍利院记　「唐不矜」应作「张不矜」，「沙门尚叙」为《顺天府志》卷一六所记，而《日下旧闻考》卷六〇引《景福重藏舍利记》则云：「沙门南叙述」。录此供参改。

④ 隋仁寿二年，幽州节制窦抗所造　《日下旧闻考》卷六〇引《春明梦余录》原作：「隋仁寿二年正月，幽州节制窦抗所造」。

⑤ 隆兴寺　《日下旧闻考》卷六〇引《采师伦书重藏舍利记》载：「……开元中又改为龙兴寺」。

⑥ 迎旃坛端像到燕京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西砖儿胡同」条引《归田类稿》：「迎旃檀瑞像到燕京，奉安于悯忠寺」。据改。

⑦ 绵山寺在悯忠阁西，今已废之。兴禅在燕圣安寺之东，悯忠阁之西 《析津志辑佚·寺观》云："「绵山寺在悯忠阁西，今已废之甚矣。兴禅寺在燕圣安寺之东，悯忠阁之西」。据补改。

⑧ 王述勤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西砖儿胡同」条引《复初斋集》「勤」作「庵」。

自西砖儿胡同而东曰烂缦胡同（《顺天府志》作烂面胡同），[一]中间小胡同曰箭杆胡同，有七圣庙、天齐庙。稍南曰莲花寺湾，有莲花寺。贵筑姚茫父华居此二十余年，读画吟诗，名流常集。[二] 再南曰九间房，再南曰七井胡同，再南即南横街之西首。烂缦胡同南头路东有小胡同，曰头条、二条、三条，均不通行。

注：

[一]《顺天府志》：『烂面胡同亦作懒眠。西有水月庵，东有广仁堂，乾隆间大学士史贻直故宅也，旧额犹存。有济南、元宁、常昭诸会馆。东小胡同曰红罗厂，西小胡同曰九间房，曰水月庵夹道』。《滕阴杂记》：『水月庵额为孟津王无咎书，张匠门大受有《寒夜同顾嗣立彭廷训集水月东院联句送吴舍人诗》。』《三松堂集·岁暮怀人诗》注：『乙丑三月，与罗台山有高同寓水月庵，七月别去。』《寄园寄所寄》：『京师二月淘沟，秽气触人，烂面胡同尤甚，深广各二丈，开时不通车马。此地在悯忠寺东，唐碑称寺在燕城东南隅，疑为幽州节度使城之故壕也。』《顺天府志》：『唐采师伦书《重藏舍利记》称，智泉寺在子城东门东百余步，大衢之北。智泉寺即大云寺，今已废。据《梦余录》言，在悯忠寺前，此地有唐时故壕，说宜近是。』《躬耻斋诗钞》：『道光二十年，始以山阴会稽别馆为越中忠义祠，建阁其上，曰「正气阁」。明年春，稷辰始集同

人春祭，为诗记事。自注：阁在宣南坊懒眠胡同。自建阁后，忠义之灵甚赫，有居之者，其人不洁，见古衣冠满庭，斥令移出，人相戒不敢慢」。《藤阴杂记》：「接叶亭在烂面胡同中间，汤西崖少宰居焉。赋诗云：「中丞宰木拱，大令宿草深。」注：四十年前，傅雨臣感丁中丞居此。沈确房大令尝寓云。西崖咏斋中草木至五十二首，可谓蕃矣。雍正时，张南华鹏翀居之，赋小集牛字韻八首。乾隆丙辰，鸿博徵士来京，若杭堇浦、周兰坡、申笏珊，恒集于此。《周送翁朗夫照诗》：「懒眠古巷联裙屐，接叶高亭发啸歌」。丁巳，沈椒园侍郎寓。吴少司马应棻招同人燕集，首倡徐恕斋以升赠侍郎诗：「牀休论上下，瓣各占西东」。又有《感怀次吴少司马韻诗》。周西隣天度《感怀诗》云：「青棠如线草如烟，阅世真成浩劫前。日下林皋解若此，人间坛坫益悽然。蜗行蠹壁余残壘，虫网疏窗罢辊弦。熟客不来宾从散，春风夜雨落苔钱。」极写荒凉之景。后为查中丞礼、祝芷塘德麟寓，稍葺治，请［倩］王蓬心宸绘图征诗。①李龚堂调元八叠和韻，今归吴蔺园太史裕德」。《笏山诗集》自注：「丙辰秋冬之间，厉樊榭、沈东甫、沈幼牧、连耕石、汪槐塘诸君同寓于接叶亭。」《顺天府志》：「案：蒋士铨有《查恂叔太守招饮接叶亭看丁香诗》。查氏《铜鼓书堂集》言，移居宣南坊，庭多杂树，古藤数本，荫屋两三间，足供憩息。复有《接叶亭诗》。《碧玉山房诗》自注：山房在东城。今莫知其处矣。又《朱笥河集》有《书祝芷塘接叶亭卷后诗》，历举前后寓公，足补《藤阴杂记》之遗。诗略云：「前辈怀清公，掌院事初摄。文光果诗奏，扆什和密叶。黄公序其集，清绝心所惬。曰卉木竹石，所居胜洛邺。尝自咏斋中，五十二首捷。大稽歌频见，嘉树笔亦涉。感叹傅中丞，宰木隔郊堞。四十年倏去，弹指不堪捻。又云徐氏园，壬癸邃游屧。岁六十重居，旁舍新拓辄。如何华屋处，零落又在睫？人传烂面衕，即公跡所蹑。后来张

詹事，憩吟髯如戟。宝爱著六吟，一亭留更撫。松江张氏住，花树手整捋。地古山精藏，黑夜人卧魇。妙正真人符，驱之行蹀躞。掷绳空中步，姗姗露珠袚。久之亦绝怪，惝慌疑电晔。少选查太守，丁香春捲绝。时从粤西归，叶唱詹低接。工诗赵舍人，拈髭坐妥帖。早岁翰林祝，渺焉停履屧。湖山继前辈，香草此争拾。烟云忽无端，良会殊鹣鲽。翰林移居去，东邻谢旧业。王住毕行行，分陕山之侠。迢迢查与赵，西南邈天胁。此图又何常？过眼吹浩劫」。』《灵岩山人诗集》自注：『祝芷塘移居接叶亭，距余寓楼相去数武。』《天咫偶闻》：『烂面胡同有接叶亭，国初汤西厓少宰居焉，查他山有诗。至乾隆中尚知其处，见《法时帆诗集》。今久迷处所，张叔宪自名其居为接叶亭，然非故址也。』《复初斋集·移居诗》：『半幅寒林借郁然，绳床北际灶西偏。巢莺漫报东桥讯，判乙曾来长史颠。四壁磬悬双石在，比邻茶话一瓶缘。街坊烂面名元好，不敢随人作懒眠。注：王元［无］咎书水月庵扁在懒眠胡同水月庵，②予旧居在庵南也』。《藤阴杂记》：『接叶亭对门大宅，为华亨［亭］王文恭［公］项龄旧第，③堂曰锡寿。公孙祖庚以保定太守，谒选道员。癸未宴丙辰同徵鸿博八人于此。《刘文定纶诗》：「人间盛事传衣钵，天上荣光属斗台」。谓太守继文恭举词科，时惟朱稼翁稻孙，亦继竹垞而举，海内惟此二人。钱宫庶绘七清图。太守补任宜州，袁随园枚亦同举者，因题尾云：「酒置平津阁，灯明锡寿堂。风前怀祖德，雨后对花光。人老衣冠古，园深水石苍。分笺赓白雪，还似咏霓裳」。』《复初斋集·习庵宫允新寓槐云吟舫诗》：『堂名锡寿旧传闻，菊借深杯劝客醺。此夕团圞追旧雨，当年唱和并横云』。《渊雅堂集》：『同年何工部道生割宅见处，其地在宜南坊之烂面胡同。』陈用光《双藤书屋诗集》序：『双藤书屋者，余友兰士颜其斋名也。』《双藤书屋集》：『杨六士比部梦符移居巷南诗以贺之』。《亦有生斋集·

移居诗》：『注：六士近居双槐堂，麓台司农宅也。』《復欲亭集·和陶移居诗》：『自我宦京师，十年四徙宅。自注：今移居懒眠胡同。』《太乙舟集·移居诗》：『西头有居计安便，压担书多策蹇先。吉宅从人誇故相，浮家笑我迫中年。诗吟家具孟东野，画写萝云葛稚川。菜圃花畦料理处，解嘲与客说芝田。又诗注：壬申移居懒眠胡同，嵇文恭［公］故宅也。北邻藤花甚盛，盖地本在此。宅今已售为济南会馆矣。』《天咫偶闻》：『光绪初，元先辈无在者，惟潘文勤以学鸣于朝，先生以书画鸣于野，过之者皆叹息，犹有乾嘉余韵，宾客日盈其门，而先生亦酬接不倦，居宣南烂面胡同，自署其斋曰传壁经堂。堂中古物充牣，四壁皆昔贤妙墨。』《广雅堂诗》：『郑『同治十七年七月五日，郑康成生日，置酒展拜诗，序云：潘少司农嗜郑学，名其读书之室曰『郑庵』。《沈涛园追怀陈弢斋太史同与诗》：『一时觞咏多名流，我亦携家懒眠宅。半截隔巷时相求，故人丁叔衡郑太夷共晨夕。酒垆酣饮从科头，法曲节按长庚拍。鼓书珠串胡十讴，大鼓书胡十常在窑台卖艺。酒阑为我话畴昔』。』按：水月庵今已无存。接叶亭为高阳李文正鸿藻后人所有。庭石森罗，楚楚有致，在外城为佳宅矣。

［二］《顺天府志》：『莲花寺在烂面胡同西小巷内，今其地名莲花寺湾。寺中树木蓊郁，门径极佳，旧闻不载其名，似是旧庵修整，时为述职大吏行馆。』《洪北江年谱》：『嘉庆四年九月二十四日，移寓莲花寺待罪，与知交相别。』《顺天府志》：『案：亮吉是时以上书［成亲王及其座师，进呈后］下狱严讯，谪戍伊犁。』《渊雅堂集·莲花寺读书图记》：『予外弟宋廷弼试京兆，居莲花寺，去余居数十武，步屧相过从，甚乐也』。王苏《试畯堂集》：『上元移居莲花寺湾有作。』张江裁《莲华庵记》：『彰仪门内有莲华寺，姚师茫父故居也。寺之别院，段若膺先生

旧曾旅此，所谓莲华庵也。庵当在寺先，戴簏塘记而未详。以余考之，北院为寺，南院为庵，两院各为门户。南院旧为天齐宫，顺治初，太常司乐张本玉因嘉靖旧院而修葺者也。有碑可考。此旧院或即庵，多年失修，近又塌漏。丙寅秋，姚师商之住持雪厂上人葺之，而榜以莲华庵，存故名也。庵内为岱宗堂，后为何陋轩，供王阳明先生像。另设泰山府君段若膺先生、洪稚存先生神主，祀于中。寺所在深巷，名湾，曰莲花寺湾，省之曰莲湾，实无水，但荒凉若水耳。丙寅秋，姚师复有题莲华庵一律，以陈丈师曾所为图本，合裱成册，亦旧京一段佳话也。」《顺天时报丛谈》：「莲花寺在烂熳胡同南头七井胡同，现改为莲花寺湾。该寺为明代旧刹，清乾隆时重修，曾为善果寺下院。现时住持僧为瑞禅上人，系故善果寺僧湧泉和尚之高弟，湧和尚精于医，瑞上人则工绘画，喜风雅，一般名流多雅集于此，如前清之徐琪（花农）、现代之姚华（茫父）等，均为该寺之大檀越。每于该寺小住，以相研摩，是现代之寺院风雅清洁无逾于是者。惟寺经年久，已多倾圮，殊少严整之观耳。」按：光绪戊戌，陈石遗衍先生，亦寓莲花寺。

校勘记：

① 请王蓬心宸绘图征诗 《藤阴杂记》卷八作：「倩王蓬心宸绘图征诗」。

② 王元咎书水月庵扁在懒眠胡同水月庵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引《复初斋集》「王元咎」作「王无咎」。

③ 为华亭王文恭顼龄旧第 「亭」应作「亭」，《藤阴杂记》卷八作：「接叶亭对门大宅，为华亭王文恭公顼龄旧第」。据补改。

自烂缦胡同而东曰北半截胡同、南半截胡同，［一］中间横胡同曰红罗厂。又东曰

丞相胡同，[二]中间横胡同曰小井胡同，曰裤腿胡同，《顺天府志》作库堆胡同。[三]曰大井胡同。[四]路东小胡同曰第一小巷、第二小巷，均不通行。又东曰米市胡同。[五]路西有小巷一，不通行。

注：

[一]《顺天府志》：「南、北半截胡同，有江宁、黟县、山会诸会馆，西小胡同曰七间楼。北有吴兴、潼川两会馆。」《宸垣识略》：「七间楼在（南）横街南半截胡同口，①即怡园也。康熙中大学士王熙别业，相传为严分宜别墅。北半截胡同有听雨楼，则东楼别墅，今归查氏。」《居易录》：「怡园水石之妙，有若天然。华亭张然所造。然字陶庵，其父号南垣，以意创为假山，以营邱、北苑、大痴、黄鹤画法为之。峰壑湍濑，曲折平远，经营惨澹，巧夺化[画]工。」②《茶余客话》：「华亭张连[涟]，③能以意叠石为假山，子然继之。游京师，如瀛台、玉泉、畅春苑，皆其所布置。王宛平怡园，亦然所作。」《青箱堂集·正月十六夜，儿熙张灯怡园侍饮诗》：「闲园暮霭映帘栊，秉烛遊观与众同。月上空明穿径白，灯悬高下满林红。承欢春酒烟霞窟，逐队银花鼓吹中。共羡风光今岁好，升平惟愿祝年丰。」《藤阴杂记》：「怡园跨西、北二城，宾朋觞咏之盛，诸名家诗几充栋。胡南苕会恩牡丹十首，铺张尽致。《查查浦集》有《公孙枚孙景曾庚辰招集同年饮怡园诗，时已非全盛。读汤西厓怡园感旧诗》：「今日城南韦杜少，旧时池上管弦多」。汪文端《感宛平酒器诗》注：怡园毁废数年。是为乾隆戊午。此后房屋拆卖殆尽，尚存奇石老树，其席宠堂曲江风度赐匾，委之荒榛中。今空地悉盖官房，相传吾乡沈榆翁

太史少游京师，被酒过横街，值怡园诸姬归院，失避，以爆竹炙面而归。故先君上元绝句云：「宣南坊里说遗闻，丞相园林步障分。犹记笙歌归院落，一时憔悴沈休文。」」《顺天府志》：「案：《毛奇龄集·宛平相公园林诗》有「才到射堂门启处，门纱映出一山蓝。行过摘星岩畔望，红亭高出碧云间」之句。知园中有射堂、摘星岩也。」《桃花圣解庵日记》：「怡园者，太傅居第，本宛平王文贞宅也。陈其年曾为园记，相传其山石犹出张南园手，今倾颓半矣。」《顺天府志》：「听雨楼，相传为严分宜东楼，前后即其旧址。汪苕洲侍郎曾寓，见《王楼村集》。近韦约轩谦恒自四松亭移居，有醉经堂、古藤书屋、得石轩、松石间精舍、槐荫馆、绿天小舫、桐华书塾。同人分体赋诗，今归查氏。其旁为吴兴会馆，自是楼旁余屋。」《顺天府志》：「案：查慎行《敬业堂集》有《集听雨楼诗》。」《弇山年谱》：「甲申十月移居宣武门外听雨楼，楼后二小轩，汤少宰右曾书额曰「得石」，有听雨楼存稿四卷。」《查浦诗钞·闻杨耑木中讷移寓半截弄诗》：「衣篋书簏不满车，傍谁池馆觅新华。云窝翠岫原无主，燕偵雕梁便是家。随地可赊邀月酒，有钱先买探春花。故园不是无茅屋，梦里寒梅一径斜。癸巳，使广东还京，仍移半截旧寓，呈汤西厓院长、周桐埜宫端。汤则南邻，周则旧寓此宅，诗云：缕络藤梢架未芜。自注：中庭紫藤，系宫端手植，名起渭，贵筑人。」《藤阴杂记》：「秦鉴泉大士寓半截胡同，庚辰，庭产芝草，长君承恩中式，作《瑞芝诗》。庚寅，又茁一芝，次子承业中式，赋后《瑞芝诗》。又齐次风召南移寓半截胡同，赋诗八首，阮裴园检讨学浩与弟「澂园」学浚和韻。④巷南逼近横街。」《船山诗草·自官菜园上街移居北半截胡同诗》有「菜园屋券价已昂，我宁扣俸租官房」之句。《壬癸诗存》注：「半截胡同广和居食肆，以善为鱼羹著名。往年，潘吴县李顺德时时觞客于此。」按：《顺天府志》

言，听雨楼旁为吴兴会馆，按其地址，今江苏会馆当即其地。北半截胡同之南，有食肆，曰广和居，相传设肆已二百余年。吾师陈弢庵太傅云，实系道光十二年开设，其肆中尚保存其设肆以来之帐册。同、光之间，闽人旅京者，恒集于此，时有「朝朝流汗广和居」之谚。有柳某者，工试帖诗，同人即以此语命题，赋曰：「有酒今朝醉，明朝又浪游。所居和且广，其汗止还流。」析题至工，至今传诵，亦斯肆之一故实也。

[二]《顺天府志》：「绳匠胡同，或作丞相。北有伏魔寺，有中州、休宁、潮州诸会馆。西小胡同曰小井胡同，曰口袋胡同。」《宸垣识略》：「大学士陈文简元龙邸在绳匠胡同[北]，[有]圣祖御书「爱日堂」额。⑤西有园亭，通北半截胡同。」《藤阴杂记》云：「似是钱少司寇维城宅，今归查氏。又徐偕园司寇《碧山堂雨中宴同馆诸公诗》：「积雨冲泥会故人，高斋当暑似萧晨。十年冉冉存双鬓，百感茫茫集一身。缑岭仙人曾憩洛，高阳才子正游秦。今朝佳宴逢休暇，莫厌当筵酒琖频。」时孙屺瞻同作堂在绳匠胡同，今改作休宁会馆。屋宇轩敞，为京师会馆之最。其南其北，昔为秦文恭、姜司寇、刘司农宅。当日自合而为一[宅]，⑥故能容满堂珠履。渔洋假归，门人黄叔琳、李先复、胡闰饯于碧山堂。查他山《饮徐尚书碧山堂花下诗》：「谢公别墅近城壕，载酒曾陪饮兴豪。」孙松坪有《冠山堂呈健庵先生诗》：「宣武门前卜筑宽，过从忘却在长安」。或即碧山」。《潜研堂诗集》自注：「予以壬申六月入都，寓绳匠胡同。年谱云与褚鹤侣同寓。」《素修堂诗集》有《迁居绳匠胡同诗》，用《厉樊榭续集》中移居诗韵。《曾文正年谱》：「道光二十一年八月，移寓绳匠胡同北路东。」《习苦斋集》：「丁未春，予寓居绳匠胡同之南，余女归吴氏者在其北，相望也。」又《偕邵惠西访曾滌生学士诗》：「冷官如僧舍如刹，入门但少孤

磬戛。巷北枢胥肯相过，高论汩汩奋颉滑。为语卷南有阁长，濯濯麂群彼尤黠。」《骨董琐记》：「分宜故第，相传在绳匠胡同，以为丞相之讹，又以为在灯市。按《野获编》云：京师全楚会馆，故江陵相第，壮丽不减王侯，特分宜旧第四分之一，右一小房，为京师富人徐姓者所得，后坐他事籍没。自严及张迄徐，三十年三遭抄没，其为凶宅可知。嘉万相去不远，景倩且曾亲居之。则分宜旧第，不在灯市，明矣。听雨乃东楼之居，或因此讹为绳匠耳。今湖广会馆犹为四大凶宅之一。」《天咫偶闻》：「周立崖大理于礼所居听雨楼，⑦在绳匠胡同，为明严介溪别墅。国初，徐健庵尚书居之，继归于溧阳史文靖公。其后分为数区，秋毕帆得之，为宴会觞咏之地。秋帆出为观察，遂归大理。按：今此居尚存，历为要津所据，诚宣南第一大宅。」《骨董琐记》：「严介溪听雨楼别墅，在神匠胡同。今名绳匠，亦曰丞相。清初徐健庵尚书居之，继归溧阳史文靖，其后分为数处，毕秋帆官翰林时得之，为燕会觞咏之地，后归嶍峨周立崖于礼。立崖好法书，藏弆颇富，勒褚、颜、蔡、苏、黄、米六家书于壁，后辇归于家庙。今楼不可考，或曰听雨楼在北半截，其南即吴兴会馆楼之余屋也。健庵所居碧山堂，即休宁会馆」。《都市丛考》：「丞相胡同又名绳匠胡同，在骡马市大街，有严分宜之赐第，故名。毗连半截胡同，中有一宅，先为海昌查小山所居，后归姚银台租住。宅内听雨楼即东楼赏鉴书画处也。曲槛长廊，宏檠巨础，规模轩敞，罕有其伦。堂之东隅，地有巨窖，甃为青砖，扃以石户，严关铁牡，启之深邃不可测，盖藏珍异之所也。」按：听雨楼或云在北半截胡同，此又以为在丞相胡同，或一宅跨连两街，故各引以为胜欤。然按《顺天府志》，其旁有吴兴会馆之说，则又似在北半截胡同之路西，不能与丞相胡同毗连，又系何故？

〔三〕《顺天府志》：「库堆胡同，堆或作㙻，有浏阳会馆。」

〔四〕《崇百药斋三集·星斋藤花书屋填词图》自注：『度香尚书大井胡同藤花甚盛，今五洲光少居之。』按：林君仲劬志烜、宰平志钧昆季寓大井胡同，宅颇深邃，当是此宅。但藤花已无存。两君文学极优，志意恬淡，读书乐道，俯仰自适，洵无愧于前贤也。

〔五〕《顺天府志》：『米市胡同有中州、江阴、光州、六安、重庆、南海诸会馆。』《池北偶谈》：『康熙丁未上元夜，于礼部尚书王公崇简青箱堂恭睹世祖章皇帝御画山水小幅。』《藤阴杂记》：『王文贞崇简有青箱堂，沈曰溇受宏诗：「西园地接红尘陌，东第门开白玉京。」容园见孙松坪诗。』《宸垣识略》：『青箱堂在米市胡同关帝庙北，今归胡大司寇。』《藤阴杂记》：『曹文恪秀先第在米市胡同。癸巳，仿真率会，邀程文恭〔公〕、嵇文恭〔公〕、吴恭〔定公〕绍诗、总宪张公若潍、崔司寇应阶〔大司寇崔公应阶〕、蒋少司马元益〔少司马蒋公元益〕。戊戌再集，易以蔡漳浦〔漳浦蔡公〕周文恭〔公〕煌、罗总宪源汉〔总宪罗公源汉〕，⑧有「七人元旦五百岁」之句。朱石君以二老同年十九科为对，指蔡公也。』程晋芳《三长物斋后记》：『壬辰，余寓房师朱竹君先生斋中，作《三长物斋记》。阅十年壬寅，盖长住米市九载矣。昔之东井砚、古墨、圣教序，皆为他人有，检点故篋，尚有宣和哥窑炉、端石圭砚一、灵璧脱沙砚山一，复颜屋之南轩曰「三长物斋」』。《研经堂四集》：『屠琴坞庶常倬将出为县令，所寓米市胡同有古藤二株，自绘图卷，寄观索题。』《尚䌹堂集》：『移居米市胡同，即琴坞之双藤书屋也。』《躬耻斋诗钞》小序：『辛卯夏入都，居宣南米市胡同，用荀子儒效篇杅杅自足之意，以名寓斋。』《衎石斋记事稿》：『兄子昌龄补官至京师，予方假馆缪氏澄观之居，即今潘相国世恩米市大宅也，遂同居。』许宗衡《玉井山馆集·壶园诗》：『朱坊紫陌宣南路，旧井秋槐尚夕阳。当日园林盛宾客，一时文讌有沧桑。自注：地在

米市胡同，有井，又有槐一株。道光乙未、丙申间，徐廉峰宝善居此，名曰壶园。」《朱桂莘先生瞿夫人行述》：「瞿文慎公子玖，光绪辛巳入都，居西草厂。己丑居五道庙，旋移寓潘家河沿，再移校场五条蒲城馆。乙未再入都，寓棉花五条，故闽浙总督边君宝泉宅。明年，移寓米市胡同，潘文勤故宅，颇有树石之胜。壬寅随扈入都，寓北池子左文襄在枢庭时故邸，继徙黄米胡同完颜氏半亩园邻宅。今其哲嗣兑之仍居之」。按：瞿君兑之寓弓絃胡同内之牛排子胡同，此云黄米胡同，即牛排子胡同北首之小胡同也。惟第二编第二五四页所云牛犄角胡同，系属抄写之误。

校勘记：

① 七间楼在南横街南半截胡同口 《宸垣识略》卷十「长元按」云：「七间楼在横街南半截胡同口。」

② 巧夺化工 疑作「巧夺天工」。

③ 华亭张连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南、北半截胡同」条引「茶余客话」「连」作「涟」。

④ 阮裴园检讨学浩与弟学浚和韵 《藤阴杂记》卷九原作：「阮裴园检讨学浩与弟澂园学浚和韵」。据补。

⑤ 大学士陈文简元龙邸在绳匠胡同，圣祖御书「爱日堂」额 《宸垣识略》卷一〇云：「大学士陈文简元龙邸在绳匠胡同北，有圣祖御书「爱日堂」额」。据补。

⑥ 当日自合而为一 《藤阴杂记》卷九云：「当日自合而为一宅」。据改。

⑦ 周立崖大理于礼 《天咫偶闻》卷七「于礼」作「于理」，与此引文不同，待考。

⑧ 癸巳，仿真率会，邀程文恭、嵇文恭、吴恭宣绍诗、张总宪若潍、崔司寇应阶、蒋少司马元益。戊戌再集，易以蔡漳浦、周文恭煌、罗总宪源汉 《藤阴杂记》卷一〇原记：「癸巳，仿真率会，邀程文恭公、嵇文恭公、吴恭定公绍诗、总宪张公若潍、大司寇崔公应阶、少司马蒋公元益。戊戌再集，易以漳浦蔡公、周文恭公煌、总宪罗公源汉」。据补改。

自米市胡同而东，在北曰果子巷，［一］在南曰贾家胡同，［二］是为外四区与外五区之分域。中间胡同颇为错杂，东西相贯者，在北曰大吉巷，［三］稍南曰保安寺街，［四］再南曰兵马司后街，［五］曰达子营，［六］又南曰扁担胡同，曰兵马司前街，［七］曰放牲园，吾乡郭太保曾忻曾居于是。［八］其在大吉巷中间而南小胡同曰箭杆胡同，由是而东曰羊肉胡同。［九］其在保安寺街中间而南而东小胡同曰包头章胡同，其东首由北而南直达于南横街者曰驴驹胡同，［十］曰延旺庙街，［十一］曰张相公庙街。［十二］其在兵马司前街中间而北而东以达于延旺庙街者，曰兵马司中街，［十三］自是而南者，亦曰兵马司前街，皆达于南横街。

注：

［一］《胡卜农年谱》：「乙丑五月，移寓果子巷内族叔曾祖文恪公高望宅。时叔祖祖福官刑部，招同陈丈扶雅同居，集中有《重过嘉树堂感事诗》，指此。」《曾文正年谱》：「道光二十年六月，移寓果子巷客舍，病热危剧，几不救，九月乃愈。」

［二］《顺天府志》：「贾家胡同有归德、高州、高郡、开封、蕲水、永州、江震诸会馆。」《赐砚堂集》：「夏日从横街移居贾家巷，即句山旧宅，原宅又为余接居，叠韻八首，有『晨夕好趋前辈召』句。自注：谓张月槎藻、沈勉之荣仁、张南华鹏翀、李玉洲重华、彭芝庭启丰寓皆邻近。」《尚絅堂集》：「借谢向亭移居宣武坊之贾家胡同」。《骆文忠年谱》：「戊戌，

移寓贾家胡同。」《曾文正年谱》：「道光三十年四月，移寓贾家胡同路西」。《桃花圣解庵日记》：「谢梦渔来，梦翁所居贾家胡同，故丹徒杨氏兄弟寓也。有一女子缢死于室，梦翁之孙甫五岁，去冬十二月骤见此鬼，惊而死。梦翁痛之甚，夜坐孙尸旁，此鬼忽至，披发破面，遍体朽腐，梦翁叱之不退，因责之曰：「汝之仇杨氏也，何怨于我而为祟」？鬼曰：「我死甚惨，魂魄不能去此，公占我室，我无所容，不能不触人，阴气所中，福薄者死，非我所能为。公太夫人年高，公亦老矣，宜速徙宅，不然，它日毋怨我也」。谢曰：「汝岂不知我贫，徙居非易，且冤必思报，何不从杨氏而图之。」鬼曰：「彼兄弟凶焰方炽，更二年后，公当知之。我死已十二年，后二年亦当转生人间矣。公固贫，然性命至重，岂不审度也。」谢曰：「都中空宅甚少，猝不得徙，奈何」？鬼曰：「我死在某室，公但先扃锁之，然后卜迁，京华不患无居处也。」谢询问其为杨氏何人，何以致死，则但泣不言，遂倏不见。去年麐伯曾为余言，今日梦翁又历历言之，然则无鬼之论真可废。而范史传王忳遇驿亭女鬼诉状事，不得斥为语怪无稽矣。梦渔又言，前一年病剧几死，忽觉至一公署，室宇华洁，异花满庭，室东一间，案列书两函，如国史档册。见有一人绯衣，自称姓名为萨大年，与谢为同年友，遣吏送之归家。醒而病若失。谢初不省萨为何人，即检其乡会齿录，则萨乃庚戌进士，福建人萨玉衡之子。殿试引见授中书后即告归，殁已久矣！此与昔年简主事宗杰病步至都城隍理事处，见一人绿袍自称为陕西人路璋，与简同官，放之归，事正相同。简云南昆明人，壬戌进士，今在户部候补。路为丙申进士，常官户部主事，久卒，简亦初不知其人也，鬼神之事，盖难言哉。」

〔三〕《顺天府志》：「大吉巷有抚州会馆。」

〔四〕《〔日下〕旧闻考》：『保安寺在宣武门外保安寺街。寺创自正统年间，嘉靖二十六年重修碑一，郭秉聪撰，街因寺名。又有玉皇庙，顺治十八年大学士成克巩撰碑。又米市胡同有关帝庙，明天启乙丑太监所建，有大学士顾秉谦碑。』《顺天府志》：『有丰城新、旧会馆。』《尚䌹堂萧寺集·小序》：『辛酉，移寓保安寺，砌花数种，缀以小兰，雨铃风磬，间出韻语，为赪红中辟一清凉界也』。成克巩《重修玉皇庙碑》：『余所居之右，有玉皇庙』。《青门旅稿·小序》：『己未，客都门，寓保安寺街，与阮亭衡宇相对，愚山相距数十武，冰修仅隔一墙，其年寓稍远，隔日辄相见。常月夜偕诸君叩阮亭门，坐梧桐下，茗盌清谈达曙。』《愚山赠行诗》：『踏月夜敲门，贻诗朝满扇。盖纪实也。』又《与阮亭尚书书》：『奉别将十年，回忆寓保安寺街，踏月敲门，诸君箕坐桐阴下，清谈竟夕，恍然如隔世事。』《香祖笔记》：『海宁陆冰修嘉淑，昔在京师，与施愚山、梅耦长每夕必过予邸，纵谈至夜分始别。陆有绝句纪事：科跣到门衣不船。盖方言也。』《直庐集》：『王学庵给谏移寓保安寺街，寄诗次答：「辘轳便转石栏边，僦屋曾栖蒲褐禅。古井再经愁雨塌，旧交重聚得天怜。明灯照壁何愁蠍？绿树当门定有蝉。稍待泥干走相觅，看君新灶起茶烟。」自注：余壬午、癸未间，曾僦居此街。』《藤阴杂记》：『陈黄门台孙寓保安寺，旁有双槐轩。又寺有奇石，梁少司空敦书寓寺前，移置庭院，名曰「垂云」，作歌。阮吾山司寇和移居云：「曾有诗翁展齿经」。自注：此地为渔洋旧居。渔洋《自题得树堂诗》：「老树空庭得，堂因老树名」。未审即此宅否？又《孙松坪集》：徐虹亭釚寓斋，阮亭旧寓也，庭中老椿二株，近百年物，招饮赋诗：「凭将尽取兰田墅，古木城坳共盍簪」。似又一宅，非保安寺街。』《亦有生斋集·移居古藤书屋胡学士长龄用竹垞得要字韻见赠，次韻奉答诗》注：『君时寓保安寺』。《天咫闻偶》：『翁覃谿先

生故居在保安寺街，钱梅谿谓，登其堂，图书文籍，插架琳琅，如入万花谷中，令人心播目弦，而无暇谈论也。按：先生后人不振，家业凋零，今已无绳武者矣。公为伯祖恭慎公业师，余家存公行述，尚是公子学洛所定。今所刻公集亦有行述，乃出公孙删节，非原文也。中有一段，尤未可删。今节载之云：一生雅好制艺文字，通籍后犹时时为之。多读书，得间及抒写怀抱之作。尝自论，吾艰于场屋，又教人为举子业，故文字颇事裔皇，其不逮先正大家，或当以此。至精深雄健，切近谛当，自觉并时无两。谓《后汉书》最利时文，《文心雕龙》作文体例大备，宜熟复。此皆府君文字心得处。又曰：「每日不阅古书数寸，不得妄诩下笔。读书多，则义理日出，境界日开。沈潜既久，但一含毫落墨，清言名理，自然辐辏。因题立格，自然成章，其乐殆不能喻诸人也。用古当得其精意，非掇拾成语作钞胥可了。汝文勿轻示人，吾少作仅有存者。斯事与年俱进，毋自满假为有识者笑。儤值圆明园，四日始得休沐。就正之文，积案头常数寸。虽应酬杂遝，笔札纷烦，必先阅竟然后他及。吾母或尚有家事待商榷，而府君高吟不顾也。吾母每谓，何太自苦。府君曰：此吾数日来片刻乐境，何云苦耶！」《郎潜纪闻初笔》：「覃溪学士瓣香坡公，每岁十二月二十五日，辄集四方名士于苏斋，为公作生朝。后得本朝王文简像，亦如祭坡公例，惟每祭文简，必遍询坐客，谓渔洋品古今诗，以盛唐为宗，盛唐五言，又以《三昧集》王、孟诸家为宗，而先生选五言诗于唐，止取五家，有韦、柳而无王、孟诸家，何也？请下一转语，方许同列拜跪。」《天咫偶闻》：「渔洋老人曾住保安寺街，故邵青门与渔洋书云：奉别将十年，回忆寓保安寺街，踏月敲门，诸君箕坐桐阴下，清谈竟夕，恍然如隔世事。又自叙：己未客都门，寓保安寺街。与阮亭先生衡宇相对，愚山先生相去数十武，陆冰修仅隔一墙。偶一相思，率尔造访，都不作宾主礼。其年

寓稍远，隔日辄相见。常月夜偕诸君叩阮亭门，坐梧树下茗椀请谈达曙。悬山《赠行诗》有云：「踏月夜敲门，贻诗朝满扇」是也。渔洋又有屋在琉璃厂夹道，孙丹五有诗吊之云：「诗人老去迹犹存，古屋藤花认旧门。我爱绿杨红树句，月明惆怅海王村。」盖屋有藤花，先生手植也。同治以后，老辈崇尚风雅者，以潘文勤公祖荫为一代龙门，居在米市胡同际会堂之对门，以提倡奖拔为己任，闻一才士，亟收罗门下，礼节先施，人以及门为荣。兼京兆尹，最关心民瘼。屡年大水，延绅士放振，不假官吏之手，民不知灾。卒后，日有奠于门者，竟不知为谁何氏也。俸入皆以购鼎彝书籍，及殁不名一钱。所刻《功顺堂》、《滂喜斋丛书》，士林宝之。己丑乡试后，余谒公于私第，蒙奖诩备至，以后起之秀见勖，且赐以《功顺堂》、《滂喜斋丛书》各一部，《吉金拓本》各种。自云：「十一部钟，尤为断［醉］心之品。①子学篆书，不可不细玩也。」」《桃花圣解庵日记》：「同治十三年七月十二日，移居保安寺街东头，屋内外三重，每重四间，予居最后四间，其西有旁院二间，可作精舍，因令种树人阿郭移海棠二树，丁香二树，碧桃一树，芭蕉二本，植于后院。移梧桐、垂柳、李树、紫藤植于西院。」《桃花圣解庵日记》：「同治十三年七月初八，作书致季士周，并银十二两，以赁居其保安寺街宅也。偕梅卿同居，每月各出银四两。」《李越缦集》有《仲彝云门携具来同居喜赋诗》。袁忠节爽秋《浙西村人集·李莼老家藤花盛开诗》：「穷官半亩宫，例占藤阴翠。珑珑靖安坊，簇簇海波寺。注：韩文公有《偶坐藤树下诗》。公第在长安靖安里，朱竹垞古藤书屋在海波寺街。」《壬癸诗存》注：「光绪癸巳间，甲午越缦师居保安寺，余居丞相胡同李仲约师寓斋。」

［五］《翁文恭公同治庚午日记》云：「本家覃溪翁之孙妇陈，年五十八，住兵马司后街，称

为四太太。覃溪祖茔在南东门外北店。」

〔六〕《曾文正年谱》：「道光三十年十月，移寓魁子营关侯庙，与同年钱振纶〔伦〕同寓。」②

〔七〕《顺天府志》：「明南城兵马司，疑当在兵马司前街。」《有正味斋日记》：「乾隆癸丑十月，徙寓兵马司前街。」《洪北江年谱》：「嘉庆元年二月，僦寓兵马司前街。」《尚䌹堂诗集》：「《围炉集·序》：时寓于宣武坊之兵马司前街。」

〔八〕张江裁《方盛园记》：「方盛园，在宣武门外贾家胡同南口内，为东西小巷。东至贾家胡同，西至张相公庙。旧为皖肥崑曲名家方成圆先生故宅。成圆先生，久负盛名于江南。清乾隆帝南游时，招为供奉，随侍来都，卜居于此。花木山石，颇有逸趣。当时士大夫乐与之游，咏觞无暇日。成圆号盛园，地以人传也。盛园殁，家渐落，至星樵君，始克光大，然亦不能继其盛矣。今盛园已变为小巷，可通行人。数年前，尚有三拜楼楼基，今已圮废，仅存方盛园之名。」

〔九〕《顺天府志》：「羊肉胡同有奉新、旌德会馆。」《诗史阁丛刊》：「闵少窗太守荷生，今年八十有一，与朱芷青太守同居果子巷羊肉胡同。」

〔十〕《顺天府志》：「驴驹或作骊珠。有河间、奉新、广西会馆。」《骆文忠年谱》：「乙未，移寓驴驹胡同。」

〔十一〕《顺天府志》：「阎王庙街俗讹延旺。有泸州会馆。」《阅微草堂笔记》：「江阁学晓园僦居阎王庙街一宅，庭有枣树，百年以外物也。按：吾乡李秀瑜户部，曾居阎王庙街，颇饒木石之胜，相传为岳钟琪故宅。陈君徵宇懋鼎曾君云霈毓隽俱曾先后居之，今久荒矣。」

〔十二〕《顺天府志》：「延旺庙街迤南曰张相公庙，有云南会馆。旧有寿张会馆，今废。」《宸垣识略》：「张相公庙在延旺庙街，旧为关帝庙，康熙二十二年，萧山绅士重建，祀文武二帝，暨宋封浙江潮神靖王张公。有少詹事周之麟碑。」《皇朝通典》：「雍正三年，浙抚疏请庙祀江海保障诸神，乃封宋张夏为静安公，庙祀萧山县。」《阅微草堂笔记》：「京师有张相公庙，其源起无考，亦不知张相公为谁。土人或以为河神，然河神宜在沽水、潞县间，京师非所治也。又密云亦有张相公庙，是实山区，并非水国，不去河更远乎！委巷之谈，殊未足征信。余谓唐张守珪、张仲武皆曾镇平卢，考高适《燕歌行·序》，是诗实为守珪作。一则曰：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再则曰：君不见，边庭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于守珪大有微词。仲武则摧破奚寇，有捍御保障之功，其露布今尚载《文苑英华》。以理推之，或土人立庙祀仲武，未可知也。行箧无书可检，俟扈从回銮后，当更考之。」

〔十三〕《顺天府志》：「兵马司中街有西〔南〕城、慈谿、望江诸会馆。」③《尚絅堂集》：「留别兵马司中街寓，即题壁间。」

校勘记：

①尤为断心之品　《天咫偶闻》卷七原作：「尤为醉心之品」。据改。

②钱振纶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鞑子营」条作「钱振伦」。

骡马市之南，其东西并行之大街曰南横街。〔一〕自南横街西头而南，曰钱儿胡同，〔二〕其南曰双槐树，有张公祠，长沙张文达公百熙之祠宇也。再南有万寿西宫，

稍东曰大川淀，[三]有关帝庙、龙王庙。曰小川淀，有五圣祠。再东曰官菜园上街，[四]曰红土店，有观音院。《顺天府志》此地尚有兴隆街，今已无考。[五]再东曰珠巢街，[六]其南有蔡家胡同，有土地庙。再东有福禄庵。再东即南堂子胡同，为内五区界。

注：

[一]　《顺天府志》：『南横街旧有礼部所属会同馆，今废。有千佛庵、圆通观　又有华严庵。有祥符、嘉兴、全浙、淮安、孟县、泾县、粤东诸会馆。南小胡同曰椅子圈、荷叶厂。』《宸垣识略》：『王文贞[家]庙在绳匠胡同南，①析为民居，有「王氏宗祠」四字，砖刻尚存。』《藤阴杂记》：『横街有第，乃怡园之一隅，向为王氏世守，后赁张总宪若淮[澭]，②吴少宰嗣爵。韦约轩中丞谦恒自黔回京，再入词馆，赁住怡园，废址尚剩四松，乃构亭于松石间，颜曰「四松」，并栽花树二十余本，又构有椒书屋，方桃杏盛开，屋又转售，赋留别诗』。《顺天府志》：『案：今粤东会馆当即其地。』又《刘文定纶初寓横街移居诗》：『仆夫忽报趋朝早，小树黯黮夜气浓。此去天街多半里，惊心几杵丑时钟。』又程文恭景伊第在横街，有绿云书屋，文定题云：仙云童童覆瑶席，仙人展坐春无迹。笑认窥檐老树枝，此是吾家道南宅』。《钱辛楣年谱》：『乾隆甲戌，移寓横街，读《汉书》，撰次《三统历衍》四卷，秦文恭邀予商订《五礼通考》。休宁戴东原初入都，造居士寓，谈竟日，叹其学精博，明日言于文恭，文恭欣然与居士同车访之，为延誉，由

是知名。」《曾文正年谱》：「道光二十年正月，入都寓千佛庵。二十七年三月，复寓南横街北。」《铜鼓堂集·移居横街诗》：「碧玉山房春落花，春风催我更移家。此身万岁归何著？两岁三迁似泛槎。检点诗书携作伴，街邻酒肆说堪赊。据经作灶仍无突，爱听松声日煮茶。」《石遗室诗话》：「吴柳堂故宅，在南横街，仿杨椒山故宅例，以祀柳堂，门有扁额。」《匏庵诗存》有《横街吴柳堂侍御题壁诗》。《壬癸诗存》有《于曹君寓斋补祝苏文定公生日诗》注：「瀼蘅居南横街，旧有南园之称。」按：《顺天府志》云《曝书亭集》有《徐尚书载酒虎坊南园联句诗》，云其地当近下洼，瀼蘅所居南横街实与上洼相近，所称南园当即此。瀼蘅有《留别南园旧居并寄移疏坡邻诗》：「横街地近耤坛东，岁岁槐阴满院中。旧居左右邻有老槐两株，夏日扶疏可以忘暑，汪君巩庵为作借槐庐图。隔巷书声滂喜接，米市胡同潘文勤滂喜斋，今为坡邻僦居。连墙诗老放庵同。谓移疏南洼雅集何能忘，北海清尊总不空。付与梦华成掌录，比邻八载话瓶翁。南园间壁为松禅老人旧居。」

［二］《顺天府志》：「华严寺俗称圣贤庵，南有玉皇庙，道光间重修，改名三教寺。」又玉皇庙在盆儿胡同之西，明万历二十九年，荣昌公主所立。本朝顺治十四年重修，世祖曾临幸焉。庙门西向，前为玉皇殿，中为文昌殿，又有殿亦祀文昌，东西祀诸葛武侯、文信国。其旁又有雷神殿，殿前有顺治十八年碑一，金之俊撰。碑云：「京师城南玉皇庙，为都城胜境。顺治丁酉，住持清勤谋新轮奂，即成文昌殿，复建立戒坛。世祖章皇帝临幸，发帑金一千两，遣牛录章京陈秉正赍赐。迄今又阅三载矣。清勤感先皇帝钦祀之至意，伐石徵文于余。顺治十八年二月二日。」又明天启四年碑一，史记事撰。碑云：「岫云王氏一清，徽之歙人，少习制举，长事玄修，神宗圣母弗豫，荣昌公主命岫云祷之有应，遂为建玉皇庙。创始于万历二十九年春，落成于四十八年秋。其东旧有

宏仁万寿宫，明万历四十三年敕建，久废。今玉皇庙中所奉之雷神、文昌、武侯、信国诸像，俱从万寿宫移奉者也。又西为万寿西宫，尚完整。有关帝殿、吕祖殿，斗姥阁高四五丈，关帝殿前亦有明神宗碑。又西为天仙庵，比邱尼居之。迤南有关帝庙，俗称金顶庙。已圮。盆儿胡同之西，皆旷地也。旧有丁家穿店、邹家穿店，今皆废。南曰红水坑，前有火神庙，明宣德四年建，碑称其地为元之火焰营。近庙毁重建，仅三楹，碑亦毁。少西曰万寿东宫，明之宏仁万寿宫也。曰白马寺坑，地以寺名。皆久废。《宸垣识略》言寺在天宫保，今罕能举其名矣。曰双槐树，曰万寿西宫，明万历间建，尚完整。额书关帝庙，有神宗御制封号碑。庙旁旧有松树头条、二条、三条胡同，今废为蔬圃。」《藤阴杂记》：『玉皇庙在盆儿胡同，严宗伯我斯《登玉皇阁诗》：双阙烟生缥缈外，万山青在有元中。」《析津日记》：『宫南坊白马寺，隋刹也。殿后尊胜陀罗尼幢上刻「仁寿四年正月上旬造」。寺重建于洪熙元年。正统八年赐额。有张元桢、张文宪二碑。其东僧塔，前有古碑，为侵占者所毁矣。」《曝书亭集·白马寺诗》：『仁寿千年寺，今存半亩宫。落钟横道北，瓦塔限墙东。客至愁嗥犬，僧寒似蛰虫。夕阳留未去，双树鸟呼风。」《行国录》：『宏仁万寿宫，万历四十三年敕建，中为文昌殿，额曰「崇真保运」。左以祀诸葛孔明，封号曰「天枢上相」。右以祀文信国，封号曰「天枢左相」。皆目之曰「真君」。祀雷神于后殿，设礼升「斗」台，最后「建」高阁十三楹，③曰太极造运宝阁，以安昊天上帝。有神宗御制碑文，督工者司设监林潮。内官不学，神号无稽，知礼者当议毁也。」《顺天府志》：『案：万寿宫久废，神像移奉玉皇庙，今庙亦颓敝矣。」

按：岳云别业祀长沙张文达公埜秋，公遗著曰《岳云楼集》。

〔三〕《顺天府志》：『「大川淀有龙王庙，」朱处士野云建阁〔其上〕于大川淀。④朱为

斜榜之曰涵秋。迤南苇塘数十顷。东小胡同曰小川淀。」

〔四〕《顺天府志》：「官菜园上街有光州、镇江、四川、香山诸会馆。浮梁会馆已废。迤南二里许近城根曰姚家坑，与西城界。井水清洌，曰姚家井。其旁又有三井。迤东至农坛，井凡八。街西里许曰大明园。又西曰官园。皆明时蔬圃也。街疑以是得名。官园俗称道士坟。」《卷施阁集·叶舍人雯移居官菜园上街东作图索诗》：「竭来都门三易居，菜圃开处真吾庐。盘盘老树横街后，分半贮书嫌不够。琐厅退值事亦忙，日力苦短书声长。谈心时接北街李，联句尚有南头王。自注：谓李小松编修、王惕夫孝廉」。《钱辛楣年谱》：「乾隆己丑秋，再入都，仍寓官菜园上街。」《船山诗草·官菜园寓斋即事》：「官菜园把亦虚名，白草黄芦接地生。屋后远山时露影，窗前细雨乍闻声。」《香雪巢诗钞》注：「洪右臣良品寓官菜园上街。」

〔五〕《衎石斋记事稿·蒜市杂记》序：「余居兴隆街，东去蒜市盖十里。」《顺天府志》：「今兴隆街居民寥落，绝无邸舍矣。」

〔六〕《顺天府志》：「珠巢街有扬州、云南、成都诸会馆。迤南有观音院。」《潜研堂集·移寓珠巢街与王礼堂夜话诗》：「积潦晴余聚白沙，新蒲雨后进青芽。荆高酒伴如相访，自纸坊南第一家。刻烛论心水乳投，廿年亲串意绸缪。前身兄弟机云侣，分占东西屋两头。」纪昀《如是我闻》：「辛卯夏，余自乌鲁木齐从军归，僦屋珠巢街路东宅。」《忠雅堂诗钞》：「吴荪圃舍人璟移寓珠巢街，与予隔巷，作诗柬之。」《尚䌹堂集》：「周穉圭同年自粉坊琉璃街移寓珠巢街，步行特访。」《锓欿亭集·和陶移居诗》自注：「嘉庆庚辰，移居珠巢街。」

校勘记：

① 王文贞庙在绳匠胡同南 《宸垣识略》卷十原作：「王文贞家庙在绳匠胡同南」。据补。

② 张总宪若淮 「淮」当作「溎」。据《藤阴杂记》卷九改。

③ 设礼升台，最后高阁十三楹 《日下旧闻考》卷六〇引《行国录》原作：「祀雷神于后殿，设礼斗台，最后建高阁十三楹」。据改。

④ 朱处士野云建阁于大川淀 《顺天府志》卷一四原作：「大川淀有龙王庙，朱处士野云建阁其上」。据补改。

自牛街而南直达于右安门，为右安门大街，〔一〕两旁多田园、冢墓。西有白纸坊，〔二〕居民成聚，旧日财政部印刷局在焉，旁有祖师庙。稍北有崇效寺，为著名古刹。〔三〕再北曰枣林街，〔四〕其西有昙花寺、五道庙、紫竹林、千佛寺、〔五〕三官庙、七圣庙诸处。自右安门大街而东，有里仁街。〔六〕南有毛家胡同，曰郭家井，京师第一监狱在焉。再东有燕家井，有观音寺，有极乐寺。其北有三教寺、天仙庵、关帝庙、半步桥、大清观、永乐寺。再东即南下洼。

注：

〔一〕《顺天府志》：「右安门俗称南西门」。《宛平王志》：「有右安寺，今圮。旁小胡同曰东马道、西马道，曰东胡同、西胡同。迤北有双桥，歧分二道，桥之北曰极乐院，已圮。又北曰高庙，祀关帝，今仅存土阜。少西曰豆儿屯，少东曰樱桃园。右安门西半里许，曰三圣观。又西南曰火药局，工部所属濯灵厂在焉。厂地亘二里许，抵城根，其外多蔬圃。」《会典事例》：「火药局

一，在广宁门南白纸坊西南。又濯灵厂在右安门内，收贮火药，烘药铅子。西南曰赵家井。』按：今惟三圣观、极乐院之名尚在，余均无存。财政部印刷局在右安门西北，当即濯灵厂之地。

〔二〕《顺天府志》：『白纸坊东南距右安门二里许，有吕仙祠、蔡园。』《坊巷胡同集》：『白纸坊在广宁门内西南角，五牌二十一铺。有小圣安寺、大圣安寺、宝应寺、礼拜寺、相国寺、崇效寺。』张远《隩志》：『南城诸坊，白纸坊最大。元于此设税副使，北自善果寺，南至万寿宫，西极于天宁寺，皆是也。自嘉靖筑新城，以城墙界之，坊划而为两矣。』《顺天府志》：『案：小圣安寺、相国寺今无考。天宁寺今在城外，白纸坊元时在旧城中，而《元一统志》列旧城坊名六十二，独无此名。《春明梦余录》载明南城坊名，亦无之。至《坊巷胡同集》始列于宣南坊后。然考成化间严理安重修善果寺碑，已称宣武门外三里许，地志曰白纸坊。则其名固沿元旧也。今居民尚以造纸为业』。明《北平图经志书》：『石经文碑在旧城南白纸坊，乃金旧国子学，殿堂、门庑皆毁，惟余石碑二通，上刻《春秋经传》及《礼记》，文多磨灭不完。』《顺天府志》：『案：《明一统志》与《图经志书》略同。石经旧在汴梁，金人移植于此。王恽《秋涧集》有《修理大都南京石经事状》，其后日就湮没，至明季已不复存矣。白纸坊自嘉靖筑新城后，画而为两，金国学之遗址限于城外与否，亦莫可考也。』

〔三〕《顺天府志》：『白纸坊以北崇效寺，唐刹也。唐刘济舍宅为寺，地在唐城之内。元至正初重葺，明天顺间修之。嘉靖壬午，内官监太监袁福等同僧了空同修。其地旧名柳河村，寺在村之西，旧题无尘别境，明杨忠烈手迹也，惜已洗去。其方丈旧署「静观」二字，顺治丁亥王铎书。有僧塔六，环植枣树千株，王士祯称寺为枣花寺，今尚有存者。又康熙年间，有僧名雪坞者，曾种

樗二株，今无闻矣。寺中旧传四季多花，游屐颇盛，王士祯、朱彝尊俱有题咏。有《红杏青松长卷》。又有王、朱手植丁香，吴嵩梁又移植海棠于丁香左，今俱存。寺有藏经阁，有万历二十一年区大相更建藏经阁碑。碑云：「嘉靖辛亥，有太监李郎于崇效寺中央建造藏经殿一所，堪舆家以为不利，今又倾颓。司钥库金书高臣捐资助工，慕义者从而效之。于是营度方位，得寺之方丈已圮而旧址犹存者，即其地为藏经阁五间。又嘉靖四十二年重修碑，夏子开撰。一为隆庆二年万缘碑，碑首镂瓦屋形，檐霤斗拱咸备，碑心别镂小碑形，高可尺余，勒文其上。上下四旁骈列小格，每格俱作屋形，前后共一百五十八格，中镌人名盈万有奇。又古林院祀关帝，盖里社也。又北有圣寿寺，传云唐刹，无碑碣可考。少西为昙花寺，明建。又西为广宁门中心台。」《析津日记》：「元至正初，以唐贞观元年所建佛寺，赐额「崇效」。嘉靖辛亥，太监李朗于寺中央建藏经阁，阁东北有台，台后有僧塔三，环植枣树千株。」《藤阴杂记》：「寺在柳湖村西，名流竞游，如朱竹垞、宋牧仲、陈泽洲、王楼村式丹、吴荆山士玉、缪湘芷沅、郭于宫元釪皆有诗。王渔洋改名枣花寺。寺藏拙庵和尚《红杏青松卷》。时康熙庚午，渔洋、竹垞、王昊庐、查他山、陈香泉、孙松坪俱有题句。」案：《红杏青松卷》今尚存。藏经阁后台已圮。《元一统志》：「唐刘济拾宅为崇孝寺，在析津府都总管公署左」。或谓崇孝即崇效，以地望准之，其说近是，然无碑碣可证，未敢遽信也。《桃花圣解庵日记》：「崇效寺，古枣花寺也。唐幽州节度使刘济舍宅所建。事载《析津志》，见《永乐大典》徐星伯说。寺中牡丹，昔时最盛，有绿、墨二色异种，又多杂卉。今廊庙半圮，殿门仅存。僧社贫甚，闻其中花木多卖于人。庭院荒芜，几断行迹，殿后藏经阁尚无恙。殿西破屋数间，壁嵌《唐王仲堪墓志》，吴荷屋中丞得之广渠门外者，徐星伯有记，亦刻石。其外为西来阁，已倾陊不可登矣。寺僧出《青松红杏卷》观

之，康熙时，盘山僧智朴字拙安，结庵青沟，绘为此图。一老僧凭松而立，苍枝斜亘，红杏夹之，一沙弥手执一芝立其下。有康熙辛未王渔洋题诗，癸酉朱竹垞题诗，前有行书「青松红杏图」四大字，盖亦出渔洋笔也。其后如陈子文、查初白、翁覃溪、法时帆、吴兰雪皆有诗，桂未谷、孙渊如诸公题款尤夥，而野僧贵官之恶札，亦相厕杂，然寺僧颇秘之，不轻示人也。傍晚复游龙泉寺，观张茶农深所绘龙泉寺图，甚深秀。寺屋华洁，僧富而寿，香涛谓是良田、广宅供养所致也。」《天咫偶闻》：「崇效寺，俗名枣花寺，花事最盛。昔国初以枣花名，乾隆中，以丁香名，今则以牡丹名。而《青松红杏卷》题者已如牛腰，相传僧拙庵本明末逃将，祝发于盘山，此图感松山杏山之败而作也。其图画一老僧趺坐，上则松荫云垂，下则杏英霞艳。首有王象晋序，后题以竹垞、渔洋冠其首，续题者几千人，亦大观也。然而金貂共狗尾偕陈，玉楮与败叶参见。甚至有妄人，将己名与古人夹写，真为不识好恶之尤。曾有某君题诗于匣以止之，亦无人肯顾也。又一卷为《训鸡图》，画一僧抱鸡而坐，别有猫犬在地，不解何意？禅堂中王觉斯书「静观」二字尚在，杨忠愍「无尘别境」额则不可问矣。又有《唐王仲堪墓志》石刻，翁覃溪《丁香花诗》石刻。」《荎誓予斋诗存》有《崇效寺展观红杏青松图感赋诗》序云：「图为清初寺僧智朴禅师所遗，相传师杨州人，俗姓张，从洪承畴军为偏裨，征辽之役，身在行间，及承畴兵败身降，师遁京东盘山寺为僧。红杏青松盖隐指杏山松山，以寓亡国之感云。又注：图中题咏，皆顺、康、嘉、道、咸、同、光、宣名人，而独缺雍、乾两朝，或云遗失一段，且各家跋语，无一涉及本事，盖讳之也。光绪庚子，拳匪之乱，图为杨荫北君所得，今十年矣，仍以归于寺僧。又注：张文襄题寺僧所藏《训鸡图》，谓癸卯六月天贶日，天大热，凌晨诣寺，求观《红杏青松图》不得，盖庚子之乱失之云。」

《荃誓予斋诗存》有《谦集净业湖高庙赏牡丹诗》原注：「崇效寺《唐王仲堪碑》及翁覃溪西来阁《丁香记》石刻，皆在西院，为一弁据作庖厨。今年寺僧始移入客寮。」《燕京访古录》：「崇效寺有梅二株，丁香一株，又有海棠一株，倚丁香而生。相传梅乃康熙时雪坞手植，丁香为王、朱两公手植，海棠则吴嵩梁移植于丁香侧者，然今所存或后人补种，非旧物也。楸树今仅存其二，寺僧谓为唐时故物，干可十围，高参天日，枝干奇古，宿根偃卧。庚子之际，燕京罹兵灾，摧残寺刹，寺中《青松红杏图》几堕于劫，后为杨公荫北所获，寺僧妙慈致意家君，请商诸杨氏。杨氏欣然归之，妙慈以牡丹十本为谢，众皆以为盛事，乃有《移花还卷图》之作。易君实甫又搜辑寺之掌故，暨《青松红杏图题辞》，合编一集，名曰《枣花怀古录》。今实甫、妙慈均已接踵去世矣。」《都门名胜记》：『民国□年十月，崇效寺开展览会，饶阳刘君曾有诗记实，诗云：「月明秋夜照禅关，说甚松山与杏山。三百年来一弹指，长留图画在人间。两卷苍茫古画图，几经尘劫返仙区。牡丹四本移根赠，论价应量百斛珠。归卷移花又一图，沧桑世变感须臾。杨公高义姜生画，韵事留传旷代无。」寺内有楸树数本，繁花浓荫，消夏最宜。太湖徐址帆曾有《楸阴感旧图》之作，名人题咏不少，此亦旧闻之一端也。故附志之。』

〔四〕《藤阴杂记》：「张黄门维赤，字螺浮。有新园在枣林街，合肥尚书过饮诗云：『柳市城阛百尺居，枣林街里一囊书」。螺浮有「十年霜雪老黄门」之句，一时名流争和。」

〔五〕《顺天府志》：「黑纸坊北距南烟阁半里许，迤西曰万人坑。东南曰四门口，北有千佛寺，明嘉靖年重建。」按：黑纸坊、四门口诸名，今俱不见。《顺天府志》此处附近，又有后营之名，今亦不见。万人坑，昔时菜市口戮囚，凡无主者投尸其中，近已填为平地。

〔六〕《顺天府志》：『里仁街在右安门东北，距盆儿胡同一里许。』《宛平王志》：『仁作神。云有宝塔寺，今圮。以西曰半步桥，又西曰椿树坑』。按：《顺天府志》此处附近尚有庙儿胡同、窦家坑、刘家胡同诸名，今俱不见。

第六章　外五区各街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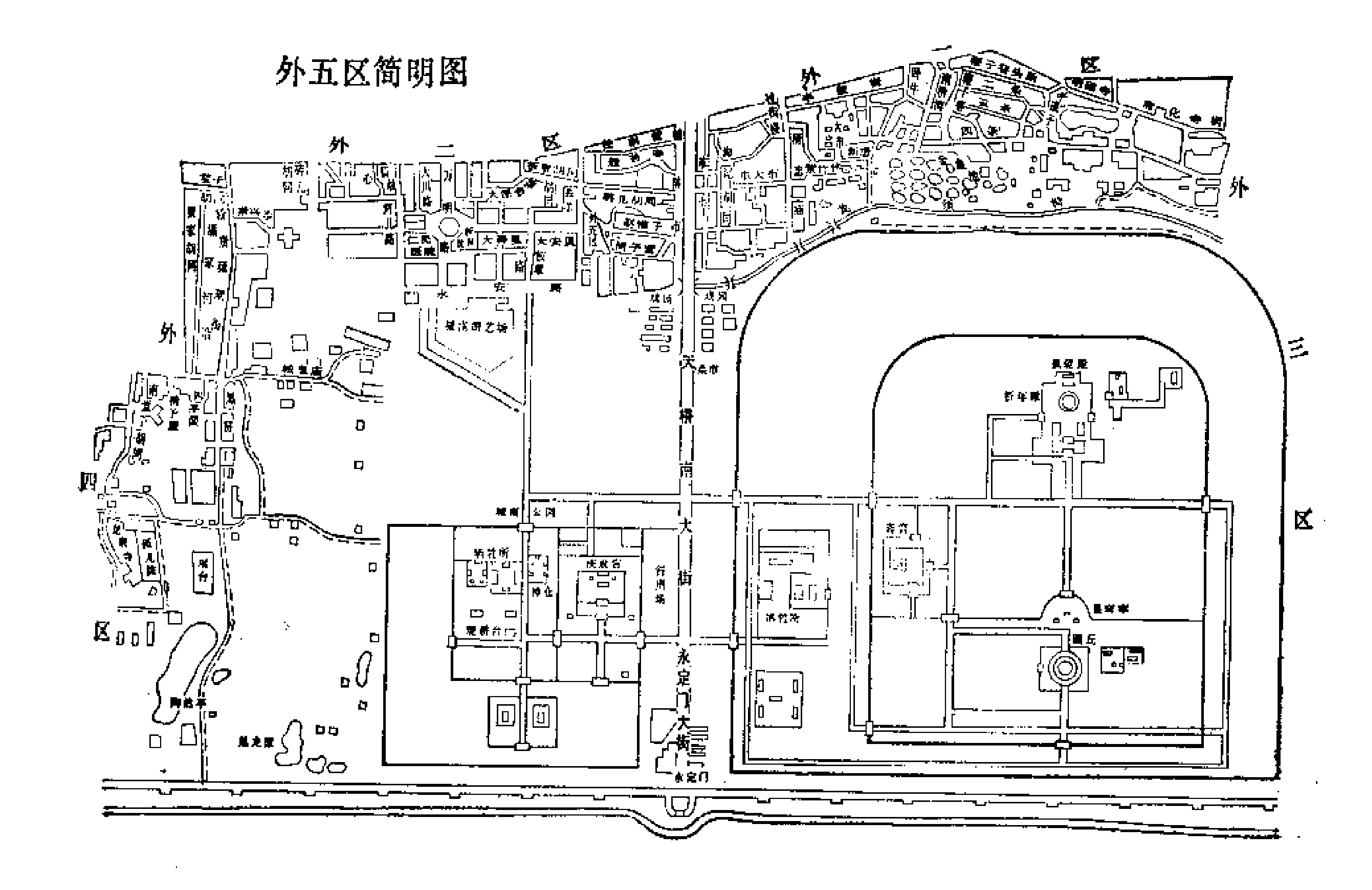
自正阳门大街过东西珠市口而南以达于永定门，曰天桥，〔一〕桥之东西，商贩云集。桥之南，东为天坛，西为先农坛。均见第一编。两坛之外多洼地，春夏之交，常成泽国。民国五、六年时，先农坛外商人支茅作屋，建水心亭，设茶肆，游人颇盛，近已俱废。秋季水涸，都人放马赛车于此，今此风亦渐息矣。永定门内东西有小街市，东曰棋局子胡同，其北有头条、二条、三条胡同，西曰佑圣寺。稍北曰北夹道，再北曰蒋家胡同，再北曰观音寺，其西曰南大院，曰井儿胡同。

注：

〔一〕《顺天时报丛谈》：「天桥在正阳门和永定门之间，有桥无水，地处极高，相传为北京平原之最高处。桥仅三梁，石栏四，两旁原有矮棚，久已倾圮。至民国又复重修，戏棚甚多，在东则率多布摊及旧货摊、估衣棚，北连草市，东至金鱼池。善于谋生之经济家，每多取材于此。至其西面，则较东为繁盛，戏棚、落子馆（即坤书馆）为多，售卖货物者殊尠。民国三、四年间建有水心亭，

亦颇有清凉之致，现已改修。其北建有天桥市场，内多酒饭店、茶馆之属，其他营业总难持久，颇呈寥落状况。惟此处收买当票及占算星命者异常之多，亦殊为市场中之特色。天桥迤西，先农坛以东，今日已成最繁盛之区域，且自电车路兴修以后，天桥之电车站，更为东西两路之总汇，交通便利，游人益繁。自水心亭停业后，该地基已为某资本家取得所有权，现已平垫地基，鸠工运料，行将为大规模之建筑，是该处将必有最大娱乐场。即现在该处所有戏棚，已有五、六处之多，落子馆亦称是，茶肆酒馆尤所在多有。该处有福海居者，俗所谓王八茶馆是也，系年代最久之茶馆，至今犹依然存在，亦该处之陈迹也。由此迤西，沿途均为市肆，茶馆为最多，饭铺次之，杂耍场与售卖货摊亦排列而下，洵为繁夥之市廛。至其西则与先农市场接武矣。先农市场，为先农坛之一部份，系近从城南游艺园划分而来。缘先农坛在今日已分为四：一为先农坛；一为城南公园；一为城南游艺园；一即为先农市场。该处市场，成立之时最晚，系仿照东安市场办法，中设市肆及游戏处所，以备游人之观览，建筑亦极趋新，虽较之东安市场为弗逮，然亦为外城最通俗之娱乐所在云。其西则为城南游艺园，该园景物，久为都人士所欣赏，然此已为两次改造，第一次之园门，即今日城南公园之园门，与新世界相对峙，后以新世界停业，该园又另辟新门，即今日所有之门楼，处于大森里之间，洵可为北京繁华娱乐之优胜区域。又西偏则为城南公园，在炎夏中为消夏之福地。园中景物，本先农坛之旧观，茶坊酒肆，少资点缀，亦足为软红尘中之清凉世界。西首有四面钟，游人蝟集，每至夕阳西下，绿女红男，成群结夥而来，指点园中景物，犹如海上望神山，大有可望而不可及之势。天桥之东为天坛，本郊祭之所，较先农坛少小。坛中风景最足令人注目者为圜丘，其有兴趣者为土井及益母草，现虽几经沿革，而风景犹昔。清季曾于是地设立陆军无线电传习所，未久即

外五区简明图



废，现在亦成一游观处所。由天桥向南，直至永定门，一概石道，路旁种植树木，树外地势极低，每逢夏秋之际，一片汪洋，气味颇难入鼻。坛之北面，即天桥向东之路，此路即为今日天桥之小市。市中售卖旧货，如估衣皮货，以及各种器皿，並有洋货布摊，均隐于戏棚之后。售卖手续，类多骗诈，非熟于经济，鲜有不上当者，此天桥小市之情形。至其摆设形式，亦多杂乱无次，不过为市面之一种集合，自不能目为商场者也。」《天咫偶闻》：「天桥南北，地最宏敞，贾人趋〔趁〕墟之货，①每日云集。更有金张少年，扶风豪士，夕阳未下，黄尘正繁。轮雷乍惊，驹电交掣。飘风一过，忽已远逝。洛阳青门之技，不足斗其捷也。而仲夏南顶之游，驰骋尤众。孙文定公尔准有小寒食，宿雨初霁，踏青至天桥。登酒楼小饮，稗柳清波，滴空皴绿，渺渺余怀，如在江南村店矣。顾其檐额曰「杏花天」，因倚声书壁云：「縠纹学得青帘飐，人倚槛初明。望眼濛濛新柳，余寒浅，一夜雨丝绿糁。休负了玉尊春满，但回首三千程远，杏花也带江南怨，慵傅晨脂浅淡。」公诗集中又有《偕书农小孟饮天桥酒楼》诗。又武虚谷与黄仲则、洪稚存饮于天桥〔酒楼〕，②袁然甚乐，忽顾盼哭失声曰：「我幸叨一第，而稚存、仲则寥落不偶。一动念，不觉涕泣随之耳」。今日天桥左近亦无酒楼，但有玩百戏者，如唱书、走索之属耳。」

校勘记：

① 贾人趋墟之货　「趋」当作「趁」。据《天咫偶闻》卷六改。

② 武虚谷与黄仲则、洪稚存饮于天桥　《天咫偶闻》卷六原作：「武虚谷与黄仲则、洪稚存饮于天桥酒楼」。据补。

自东珠市口至天桥之间，东曰草市街，〔一〕其南有庙曰红庙。再东曰狗尾巴胡同，曰后坑西口，曰山涧口，曰王大院，曰十五间房，曰老虎洞。再东曰精忠庙街，〔二〕旁有小胡同曰紫竹林，〔三〕其北曰沟沿，曰半壁街，中间曰过街楼。再东曰扁担胡同，稍南曰大市北口，再南曰大市，俗曰东大市。〔四〕西有小胡同曰大市北拐湾，南曰大市后身，曰格背店。大市之东，曰苏家坡，〔五〕曰井儿胡同，曰新胡同，曰一尺胡同，曰苏家坡南口。再东曰卧牛胡同，曰金鱼胡同，曰叠道子，《顺天府志》作叠道胡同，再南即金鱼池。〔六〕

注：

〔一〕《顺天府志》：『草市亦称柴火市，迤南为六间房。』

〔二〕《顺天府志》：『精忠庙祀岳忠武，康熙时建，有大学士刘统勋碑』。《藤阴杂记》：『金鱼池西精忠庙，自灵佑宫灯市罢后，庙设烟火，人竞往观，土塑秦桧，以煤炭燔之至尽，名曰烧秦桧，盖仿火判之制也。』《顺天府志》：『庙有铁铸秦桧夫妇像跪门外。旁有喜神庙，伶人所祀也。有龚鼎孳、刘跃云二碑。』《天咫偶闻》：『姚斌关帝庙，在药王庙东。相传始于隋代，盖无可考。其像塑威严生动，绝非后代工人所能梦见。帝君正坐左顾，怒形于色视斌。斌袒裼赤足，系发于柱，勇悍不屈之色可掬。七将皆仰视帝指而意属于斌。马在右而左顾，若长鸣仰诉者。马身装饰甚奇古，尾亦有饰。合一殿人物，如古画一帧，不似神像。或其初竟从古名人卷轴中来，而其塑

手之高，恐非刘供奉不能办也。」《顺天时报丛谈》：「喜神庙为梨园中人所有，现已改为公会。」

〔三〕《顺天府志》：「紫竹林，俗称担子市，旧有赵城、孟县会馆，今废。小胡同曰五间房。」《顺天时报丛谈》：「紫竹林亦旧时之古庙，至今该街市尚沿用其名云。」按：今有十五间房，而无五间房。

〔四〕《顺天府志》：「估衣市亦称南小市，乾隆初，步军统领所属南营东南一守备署在此，后省。有慈谿、山西会馆。旧有兰谿会馆，今废。」《宸垣识略》：「东小市在半壁街南，隙地十余亩，每日寅、卯二时，货旧物者萃焉〔交易于此〕，惟估衣最多。中有慈谿会馆，每科举之期，直隶学政录取遗才于此。」《顺天府志》：「案：今在顺天学政署。」《帝京景物略》：「三里河故道已成陆矣，时雨则停潦，泱泱然河也。武清侯李公疏之入园中，园遂以水胜，可汎舟，周廊过亭。其东梅花亭，砌亭为瓣五，楼为门为窗，绘为壁，甃为池，范为器，皆以梅。又有沤台、凫楼、船桥、鱼龙亭诸胜。」《顺天府志》：「李园今无考。吴长元谓东小市有平桥渠水，传是故家园地，疑即其遗址。然考吴维英《遊园泛舟诗》云：「背城特地又新庄，村店青帘带夕阳。」刘同升《李园小集诗》云：「小桥行过柳溪湾，出郭已知依绿水。」其地当在今东城外三里河故道，径城外八里庄等处，直抵张家湾，固不得以城中囿之。园为武清侯李伟所筑，已在嘉靖筑新城之后，吴、刘诗中所云出郭背城者，亦不得以内〔外〕城当之。①旧闻既已误录，吴氏之说则更无确据也。」《顺天时报丛谈》：「李园为明武清侯李伟别业，在三里河旁，疏水入园，有鱼池贮水，可以汎舟，中有梅花亭，砌亭为瓣五，门窗池壁，皆为梅形，当时为京中之名盛。水岸设村落，如江浦渔市。现三里河

已无水，园久废圮，其地已无可考。或谓东小市，空旷十余亩，有平桥渠水，当即其遗址云。」

［五］《顺天府志》：「苏家坡有金华会馆。」

［六］《明一统志》：「鱼藻池在宣武门外西南燕京城内，金时所凿，池上旧有瑶池殿。」《帝京景物略》：「殿之址，今不可寻。池泓然也，居人界地而塘之，柳垂覆之，岁种金鱼以为业。池阴一带，园亭多于人家，南抵天坛，一望空阔，岁午日，走马于此。［关西胡侍曰：端午走马，」金元躤柳遗意也。」②躤柳，今名射柳。」《顺天府志》：「园亭今无存者，惟种鱼、走马俗尚犹然。」朱筠《金鱼池赋》序言：「池广数十亩，分百余池。」《京尘杂录》：「金鱼池在昔盛时，几如唐之杏园、曲江，今则已无酒肆，但有淫舍，人皆掩鼻而过之，能无今昔盛衰之感？惟市人罾生鱼者，寄畜池中耳。」《天咫偶闻》：「鱼藻池，俗名金鱼池，在天坛之北，金章宗曾幸之。有瑶池殿，久废。明人《帝京景物略》称，池阴一带，园亭甚多。今则居人几家，寥寥数村屋而已。池亦为种苇者所侵，地多于水。国初尚有端午游赏之举，故王横云诗有「花底张云幔，风光露［满］碧汀。③一杯同洛禊，曲水即兰亭」之句。王渔洋句有：「记来剧饮客春天，络马青丝白玉鞭。却依迴廊望珠箔，吴歌赵舞为君妍。」今久废。」《顺天时报丛谈》：「鱼藻池，俗呼为金鱼池，池边绿柳掩映如画，泉水清洁，游鱼可数。池内蓄养金鱼，均各鱼棚之所有。棚下并设有盆养细种金鱼，价值颇昂，购者多系中人以上之资。在清时，一般贵族多喜购，今已一落千丈。」《顺天府志》：「金鱼胡同有金鱼池，迤东有水道，抵大街，盖三里河故道也。东有慈源寺，成化二年指挥朱善建。《行国录》云，有正统初太常少卿措莅潘辰碑，今已泐。惟康熙间大学士卫周祚碑尚可读。迤［又］东数百武，④有姚斌关王庙，元崇恩万寿宫遗址。⑤又有天庆寺，迤北有真武寺

〔庙〕、⑥海潮寺，今皆圮』。元王恽《大都创建天庆寺碑》：『寺即辽永泰寺废址，金大安中兵毁，元世祖至元壬申，有僧普仁〔雪堂〕⑦始来结庵而主之。先是，师越在云朔，尝假息间，有以天庆名所栖而告之者，初不喻其故。既至而观光大都，驸马高唐郡王出重帑易是院为师驻锡之所，逮甲申冬，皇孙噶玛拉出货泉二千五百缗洎名骡二，仍谕留守段祯、詹事丞张九思即所居庀徒蒇事，起三大士正殿，丈室七巨楹，下至门闾庖湢宾客之所，略皆完美。始于乙酉之春，成于丙戌秋仲。役初作，阙地得废钟，所刻「天庆」二字，考之盖有辽建号也。事梦既协，即为新寺名额。』袁桷《天庆寺记》：『至治三年三月甲寅，鲁国大长公主集中书议事执政官、翰林集贤成均之在位者，悉会于南城之天庆寺，命秘书监丞李某为之主，其王府僚寀，悉以佐执事，笾豆静嘉，尊斝洁清，酒不强饮，簪佩杂错，水陆毕凑，各执礼尽欢以承饫赐，而莫敢自恣。酒阑，出图若干卷，命随其所能，俾识于后。礼成，复命能文辞者叙其岁月，以昭示来世。窃尝闻之，五经之传，左国是先。女史之训，有取于绘画。将以正其视听，绝其念虑，诚不以五采之可接而为之也。先王以房中之歌达于上下，而草木虫鱼之纤细，因物以寓意，观文以鉴古，审时知变，其谨于朝夕者尽矣。至于宫室有图，则知礼之不可僭，沟洫田野，则知夫民生之日劳。朝觐赞享，冕服乐悬，详其仪而慎别之，亦将以寓其儆戒之道。则是鲁国之所以褒藏而躬玩之者，诚有得夫五经之深意，夫岂若嗜奇侈闻之士为耳目计哉！河水之精，上为天汉，昭回万物，爾云兴而英露集也。吾知缣缃之积，宝气旁达，占候者必于是乎得之。泰定元年正月。』《顺天府志》：『明宣德中重修碑，有天顺二年碑，瘗英撰。碑云：距城南三里河之滨曰魏村社。其地幽旷阒寂，林木丛茂，有古刹曰天庆。其创始不可考。宣德中僧德諟仍其故址更新之，建大殿、禅堂、斋堂、丈室，以次而成。天顺戊寅十月，或请于朝，仍赐额

曰天庆寺。」《［日下］旧闻考》：「寺有嘉靖乙丑碑，徐阶撰。」《燕石集》：「天庆寺僧舍有雅致亭。」孙承泽《天府广记》：「元天庆寺，辽永泰寺也，成化二年饬右指挥朱善重修。」《春明梦余录》：「寺后有高阁，可望天坛。僧舍有李龙眠画罗汉十六轴。」《顺天府志》：「雅致亭罗汉像今已无存。孙承泽言天庆即辽之永泰，考元王恽撰寺碑略云，永泰寺肇基自辽，弥陀者永泰之别院，至元乙酉重建是院，阙地得废钟，刻「天庆」二字，即以名额。据此，则天庆为永泰别院也。又明綦英修寺碑，谓三里河之滨，地名魏村社，幽旷阒寂，林木丛茂。今社名亦湮没矣。」《行国录》：「圆觉寺在魏村社，明景泰中建。有嘉靖四十二年重修碑，云南道御史赵鏜撰文。」《［日下］旧闻考》：「寺在三里河桥东，已废。其地犹仍寺名。」《明一统志》：「金井在府南魏村社，永乐间尝驻跸于此，饮而甘之，遂命甃焉。」《顺天府志》：「按：今无考。」《天咫偶闻》：「天庆寺，元代名刹。《衮清容集》有《大长公主书画记》即作于此。马石田有《天庆寺纳凉联句》，则寺在昔日亦胜地矣。寺东即南药王庙，朔、望庙市」。《顺天时报丛谈》：「天庆寺即辽永泰寺故址，金大安毁于兵。元至元间重建，僧舍有雅致亭，中藏李龙眠罗汉像十六轴，元时并掘得废钟一，亦刻有「天庆」字样，盖辽时年号也。现庙已无考，像与钟更不知流落何所矣。」

校勘记：

① 亦不得以内城当之 《顺天府志》卷一四「估衣市」条原作：「亦不得以外城当之」。据改。

② 金元躤柳遗意也 《帝京景物略》卷二「金鱼池」条原作：「关西胡侍曰：「端午走马，金元躤柳遗意也」。躤柳，今名射柳」。据补。

③ 风光露碧汀 「露」应作「满」。据《天咫偶闻》卷六引《王横云诗》改。

④ 迤东数百武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金鱼胡同」条引《行国录》云：「又东数百武」。据改。

⑤元崇恩万寿宫《京师坊巷志稿》卷下作「元崇恩万寿寺」，而《顺天府志》作「崇恩万寿宫」。

⑥真武寺：《京师坊巷志稿》卷下「金鱼胡同」条作「真武庙」。

⑦有僧普仁《日下旧闻考》卷五八引王恽《大都创建天庆寺碑》载：「僧原姓张，字仲山，号雪堂，讳普仁」。录此供参考。

自卧牛胡同而东曰南桥湾，曰鞭子巷，东西横出者，曰鞭子巷头条、一条、三条、四条胡同。[一]在二条、三条之间者曰奶子胡同。在四条之南者曰马家井，曰狮子胡同，（《顺天府志》作狮子馆）。其东曰铁香炉，[二]曰东胡同，稍南有顺直学堂，昔日金台书院也。[三]南有东极宫。鞭子巷之东曰明因寺街，[四]曰清化寺街，[五]南有丹凤火柴公司，稍东曰水道胡同，曰药王庙后身，[六]曰水道湾，南曰东晓市，（《顺天府志》作东小市）。[七]又南曰油勺胡同，曰水道子，曰狗尾巴胡同，今改作高宜胡同。曰红桥前街，东即磁器口大街，南达于天坛之北墙。

注：

[一]《顺天府志》：「鞭子巷四条胡同有山西会馆。」按：《顺天府志》此处附近有安国寺中街，并云《藤阴杂记》安国寺建于天顺元年，有胡濙撰碑。今安国寺碑已毁，其东有普贤禅林，比丘尼居之。西有关帝庙，明隆庆鼎一，今均无考。

[二]《顺天府志》：「铁香炉旧有山右、宣城、海昌、正定、嘉应诸会馆，今多废。」

[三]《桥西杂记》：「洪庄者，文襄公承畴赐园也。康熙庚辰，钱大京兆晋锡设大、宛二义

学，宛平寄长椿寺，大兴僦屋于洪庄。后宛平之学并归大兴，延王源主其事，从游日众。京兆欲市庄内隙地构堂，文襄孙奕沔不可，乃上疏，托言奕沔愿割地以建学。圣祖嘉其请，书「广育群材」额以赐，①奕沔闻之大惊，而无可如何。王源为之记。乾隆十五年改名金台书院。」《郎潜纪闻初笔》：「京师金台书院，在崇文门外金鱼池上，国初名「首善义学」，乾隆中始称书院。然非前明首善书院也。明首善书院为邹南皋、冯少墟二先生讲学之所，在大时雍坊，宣武门内天主堂即其故址。今金台书院适奉邹、冯二木主，一时肄业诸生，遂懵然莫识其由来已。」《天咫偶闻》：「金台书院，本洪文襄园，施公世纶尹京兆，谋欲建书院，商之于洪后人某，不允，而施必欲得之，乃为之闻于朝云：洪氏愿施此园为义学。圣祖嘉之，御书「广育群才」额赐之。洪氏不敢争，遂建书院。至今为京师首善，肄业极盛。此外如宣武门内之愿学堂，宣武门外之观善堂，延词林阅卷与书院同，刻有课艺，风行一时。城内西四牌楼又有崇善堂，则系私学，而制亦同。月凡二期，讲书任人往听。此外有各义学，如崇正义塾、海岱精舍之类，皆有月课，亦延词林，不属于官耳。」《顺天时报丛谈》：「金鱼池东，有所谓金台书院者，在明时本为义学，至康熙四十一年，改为金台书院，用以甄录学子。每逢朔望，命题考试，优者给予膏火。此系以地名书院，该地并非金台旧址，都中人每以金台夕照即为此地之名胜，已属非是。现在该书院久已废弃，改为畿辅学校矣。」《顺天府志》：「金台书院夹道东有永济桥，乾隆四十七年重修，有碑。」《顺天时报从谈》：「桥至今尚存」。

〔四〕　《顺天府志》：「明因寺，明慈圣太后所立也。在正阳门外旧三里河东。」又：「明因寺，故三圣寺也。明万历初，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改建赐额。旧有唐贯休罗汉画轴，万历十九年

［二十九年］"，②紫柏大师梦十六僧请挂瓶钵，亭午，有负巨轴售者，轴凡十六，贯休画罗汉也。师购之，系以赞，传寺中。又碑二：一万历十七年立，洗马王祖嫡撰；一万历二十年立，侍郎何洛文撰。殿后右庑南北壁嵌董其昌所书《释迦如来成道记》石刻，凡十二版。」《帝京景物略》：「天启二年，董宗伯其昌过此书。贯休画十六罗汉像，赝本也。」

［五］《顺天府志》：「三里河阳有清化寺，今其街即以寺为名。旧志寺在正东坊，有勅建碑。」《陕志》：「清化寺，宣德壬子，奉圣夫人东安里王妙秀，命其弟义勇后卫百户荣以赐金买故保安寺基，即蔬圃为寺，落成于正统甲子。有奉议大夫金陵宋拯撰碑。正德壬申四月望毁于火，癸酉二月重建，乙亥五月讫工，有右中允濮阳李廷相碑。」《洪北江年谱》：「乾隆五十五年秋，与仲弟移寓三里河清化寺街，饶有竹木之胜，查给事莹旧宅也。」《篁墩集》有《宿清化寺诗》。《顺天时报丛谈》：「清化寺在正东坊三里河南，久废。今其街尚以寺名。南城正指挥署即在其处，现已改为外左五区署矣。明因寺亦在三里河东，故三圣寺也，亦明时之旧刹。寺有李伯时渡海尊者画像，早已失去。明万历间，紫柏大师购得罗汉画像十二，挽董香光书道记，刻石存庙中。现寺址虽存，石刻亦茫渺难觅，所存者祇有街名而已。」

［六］《顺天府志》：「药王庙在天坛北，明武清侯李诚明［铭］立，③有恭顺侯吴惟英书碑。本朝康熙年间止存后楼，至三十二年重建，有碑，詹事沈荃撰。朔、望有庙市。」《六街花事》：「药王庙有花市。」《顺天时报丛谈》：「药王庙在天坛之北，明武清侯李诚明［铭］建，至今犹存。庙内设有戏楼，规模宏大，现已作为药行公会，余房并出租为各行堆货房。现在盛称庙内某字号之油炸蜜供为最驰名云。」

〔七〕《顺天府志》：「东小市东北亦称黑市。」《天咫偶闻》：「东小市、估衣市，均在药王庙西。凡日用衣服、几筵篋笥、盘盂铜锡，琐屑之物，皆于此取办。盖外城士夫多居城西，商贾皆居城东。东城隙地正多，故为百货所萃。」《顺天时报丛谈》：「东小市，在金台书院之东，半壁街之南，向东直通至崇文门外之磁器口，南北开拓亦广阔。在西则多为售卖估衣皮货，在东则售卖旧货为多。每日交易，均在寅、卯二时，故又名为晓市云。在小市之中，原有之慈谿馆，现已改为浙慈会馆。早年为顺天乡试时甄录遗材之所，现在时或排演票戏，假为戏园之用。」

校勘记：

① 圣祖嘉其请，书「广育群材」额以赐 《天咫偶闻》卷六「金台书院」条原作：「圣祖嘉之，御书「广育群才」额赐之」。

② 万历十九年 《帝京景物略》卷三云：「万历二十九年，紫柏大师梦十六僧请挂瓶钵」。疑《顺天府志》卷十六引文有误。

③ 李诚明 《顺天府志》卷一六原作「李诚铭」。

自前门大街南头而西，西珠市口以南，其南北之经路曰铺陈市。《顺天府志》作穷汉市。〔一〕稍西曰高爵街，〔二〕其间东西之纬路，在北曰校尉营，稍南曰九道湾，再南曰鹞儿胡同，〔三〕再南曰沙园胡同，再南曰小盘锥胡同，均不通行。再南曰四圣庙，其西曰赵锥子胡同，南曰观音庵。再南曰储子营，《顺天府志》作厨子营，有古佛寺，旁有小胡同，曰古佛寺夹道，曰北大院，均不通行。其西曰莲花河，《顺天府志》作莲花玉河。曰花枝胡同。再南为天桥沟北，有小胡同曰任家头，曰池家胡

同，曰斗姆［姥］宫，①有东西夹道，［四］不通行。再西有小腊八胡同、大腊八胡同。再西有岳王庙，其西尚有灵佑宫，［五］今不著。

注：

［一］《顺天府志》：「穷汉市亦称补拆市，拆或作陈，小胡同曰大、小眼镜胡同。」

［二］《顺天府志》：「高爵街，俗讹高台阶，有巴陵会馆。」

［三］《顺天府志》：「中城正指挥署在鹞儿胡同北［南］，②有浮山、平介会馆，旧有徽州会馆，今废。」按：今公安局侦缉队公署在鹞儿胡同，当即中城正指挥署旧址。

［四］《顺天府志》：「斗姥宫在真武庙西。康熙三十四年建，乾隆二十二年敕修。殿前有碑二：一侍读学士查升书，一少詹士高士奇书。」

［五］《行国录》：「山川坛之北有灵佑宫，旧为十方道院，止一楹。万历壬寅，始拓为三楹，名真武庙。越岁癸丑，太监魏学颜辟地数十亩，建阁一，为请于朝，［赐］额曰［护国］灵佑［宫］。③殿外有碑二：一大学士叶向高撰，一天启乙丑王绍徽［微］撰。」④《顺天府志》：「佑或讹圣，灵佑宫旧为十方道院，旁为天仙庙。」《人海记》：「灯市旧在东华门外，今移正阳门外灵佑宫旁，至期，结席舍，悬灯高下，听游人纵观，盖京师坊巷元夕不放灯也。」查慎行《敬业堂集·凤城新年词》：「才了歌场便买灯，三条五剧一层层。东华旧市名空在，灵佑宫前另结棚」。《藤阴杂记》：「今宫前绝无灯市。陈泽州有《至日陪祀同王阮亭灵佑宫早起诗》。今天桥宫观悉为诸王斋宿之所。又陈其年有《同人集灵佑宫会饮诗》。案：施润章《学余堂集》有《天仙宫寻徐善长

诗》。」按：《顺天府志》此处附近尚有大、小燕翦胡同、韮菜胡同诸名，今不见。

校勘记：

① 斗姆宫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作「斗姥宫」。
② 中城正指挥署在鹞儿胡同北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云：「中城正指挥署在鹞儿胡同南」。
③ 额曰灵佑宫　《日下旧闻考》卷五五引《行国录》云：「赐额曰护国灵佑宫」。据补。
④ 王绍徽　「徽」应作「微」。据《日下旧闻考》卷五五按语改。

自高爵街而西曰牛血胡同，今改为留学路，曰养羊胡同，曰板章胡同，曰保吉巷，［一］曰王家大院，曰阴阳胡同。其南曰香厂，［二］曰翟家井、崔家井，《顺天府志》作赵家井，有仁寿寺。又西曰万明路，为民国以来新辟之通衢。

注：

［一］《顺天府志》：「大、小保吉巷，保吉亦作包家。」

［二］《顺天府志》：「香厂，有永安桥。万明寺，元水浙庵也，在香厂。元水浙庵故址，明万历重修时改今名。本朝康熙年间都司谷之麟重建。殿宇颇崇丽，称巨刹也。《谷之麟重建碑记》：「京师正阳门外有万明寺，相传为水浙庵故址也。考庵之所由，盖自元季有游僧水浙，道行最高，结茅于此，邦人钦仰，即以其名名之。明万历间始改万明禅林，康熙己丑岁重修。」寺后即虎坊桥东街。」《顺天时报丛谈》：「东岳庙东北，有永安桥。桥亦明代旧物，现在犹存。再东为万明寺，现改为万明路。东西横亘为香厂，现改为香厂路。万明寺为水浙庵，香厂原为一片荒地，现时建筑颇形壮丽，殊非旧观。先时之三仙洞、塔儿店，均为土妓丛居，现已拓为马路。北面之阴阳胡同、王家大院、双五

道庙以及莲花河四神庙等处，虽为下等娼妓，然较之早年，亦已进化。在南之灵佑宫，现为外右五区警察署。天仙庙、斗姆［姥］宫故址犹存，而庙貌已不可仰瞻矣。先农坛以北，原有明沟，以通街市积水，夏日暑气熏蒸，行者掩鼻而过。清末即将此沟填平。其西一带，由永安桥以北直至虎坊桥以南，均兴修为土马路，交通上便利殊多。并在其北地方，如香厂改为香厂路，万明寺改为万明路，牛血胡同改留学路，复在其处建筑大森里楼房，开辟花埠。其北则新民戏院，亦最近之新建筑，惟规模较小耳。其后有平康里，开辟不久，原容纳三等妓女而设，初时尚有几家，生意极不畅旺，未几星散。现在之平康里，率多为乐户人家及附属者所赁居。由此而西，自城南游艺园至第一舞台之南北马路，亦系最近开辟者，因其地原有板章胡同，故即名为板章路。沿此路而南两傍商店林立，多为新式建筑，可谓为北京最新式之商埠。该路一带饭庄饭馆极多，其次化妆品公司、绸缎店，最近又新辟落子馆矣。此项新布置未可谓非北京最新之进化。在此地层楼高耸，建筑宏丽之新世界，于民国初元成立，其时往游者颇不少，都人士亦多赞赏。楼有四层，连接相通，建造颇不腐旧，布置亦颇得法。及至城南游艺园成立，新世界大形减色，其后逐渐低落，遂至债台高筑，断续数四，延至现在，正式歇业者已四、五年。近日纵有许多风传，谓该商场出售，改开某种商场云云，然均为揣测之词，未能见诸事实也。」按：香厂一带，近日市面尤为零落，新民戏院业被焚毁，城南游艺园亦已停办，大森里、平康里艳帜早撤，无复游人踪迹，固不仅新世界未能复整，徒有高楼矗立，供人怅望而已。

自万明路而西曰阡儿胡同，［一］又西曰腊烛芯胡同。《顺天府志》芯作心。又

西曰太平巷，有清泉庵，其南有高庙，有地藏庵。又南有五圣庵。再南有永安桥、太平桥，中间南北新辟之大路，折而东行，直达于万明路者曰虎坊路。其西曰下洼子，亦曰南下洼，[二] 曰胶房，有东岳庙、城隍庙、[三] 三圣庵。再西有铜法寺。又西曰粉房琉璃街，[四] 其北横胡同曰崇兴寺胡同。[五] 又西曰潘家河沿，[六] 北头横胡同曰北堂子胡同。再西北即果子巷，南即贾家胡同。

注：

[一] 《顺天府志》：『阡儿胡同，阡或作拴。』

[二] 《顺天府志》：『南下洼亦称窑洼。有东岳庙、都城隍庙。岁清明、中元、十月朔，都人祭赛，有庙市。自左安门迤西至右安门，亘十余里，其旷地皆下洼也。蔬圃外多荒冢。康熙五十九年曾禁城内丛葬，乾隆后乃渐弛，见《会典事例》。』徐乾学《憺园集·邀陈说岩太常同姜、朱二翰林虎坊别墅宴集诗》：『市南虎坊园，幽居带林薄。雅堪延野色，凭眺有菌阁。极望郊坛树，微风韵遥铎。』《顺天府志》：『案：《曝书亭集》亦有《徐尚书载酒虎坊南园联句诗》。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岁也。考说岩于二十六年由户部尚书转吏部，平生未历官卿寺，太常系太宰之讹。至姜濬[湛]园以诸生入直史馆，①食七品俸，故联句诗称著作。阅九年丁丑科，始举一甲进士，改官翰林，是时不应与竹垞同称翰林。《憺园集》或后人标录之疏也。其地当近下洼，今无考。』

〔三〕《燕京访古录》：「宣武门外南横街东口外有城隍庙。城隍殿神楼前置有喜轿及仪式，其神楼中有床及新婚装饰品。相传某贵人女一日往祭城隍，及归昏迷不醒，未几即卒，当其弥留时，曾告家人曰：城隍爷欲娶我为妻，今将归之。比卒，某贵人痛惜掌珠，为制嫁妆，送其灵牌于庙中，置神楼前，至今犹存。」《顺天时报丛谈》：「江南城隍庙，在先农坛之西，清乾隆间重修。原为都城隍庙，后改为江南城隍庙。传说者甚为神秘，多不可靠。每年阴历清明节、中元节、十月一日，为该寺开放之期。开放时，亦颇热闹。东邻即为东岳庙，亦明刹，庙中有七十二司，所谓泥犁地狱是也。此两庙现均同时开放，烧香还愿者，每于开放时，纷至沓来，犹见迷信风俗盛之。」

〔四〕《顺天府志》：「粉房琉璃街，《大兴张志》作粉房刘家是也。有汾水、延平、晋江、廉州、解梁、萍乡、万载、河南、怀宁、新会、天津诸会馆。」田雯《古欢堂诗话》：「己未，余领冬曹节慎库。七月，自横街移居粉房巷，先至其处，督奴子搬家具，闷坐久，作诗题壁，有「东野家具少于车，墙角殊立山薑花」之句。俄而渔洋至，见而和之。次日遍传都下，和者百人。」陈兆仑《紫竹山房集·移居和阮裴园学浩韵》：时与阮同日移寓，梁新居即仆旧赁也。诗有云：「灯原无尽传何代，粉已成灰剩有坊。」自注：近寓粉房琉璃街，屋后隙地弥望，名下洼子」。齐召南《赐砚堂集·句山移寓粉坊叠韵诗》：「两辈公据东西垒，三馆人联远近坊。」自注：张南华鹏翀、周石帆长发寓占东西。又同馆寓宣武门南约二十〔余〕人。」②《阅微草堂笔记》：「阳宅之说，余终不谓然。然所见实有凶宅。京师斜对给孤寺道南一宅，余行吊者五，粉坊〔房〕琉璃街极北道西一宅，余行吊者七，给孤寺宅曹中丞学闵尝居之，甫移入，一夕二仆并暴

亡，惧而迁去。粉坊〔房〕琉璃街宅邵教授大生尝居之，白昼往往见变异，毅然不畏，竟殁其中，此又何理欤？」《文道希先生遗诗》注：「余时寓粉房琉璃街萍乡会馆，时光绪甲午冬也。」

〔五〕《顺天府志》：「崇兴寺胡同有福州、福清、濮阳、理化诸会馆。旧有鄢县会馆，今废。」《坊巷胡同集》：「正南坊有保安寺、响鼓庙、崇兴寺」。《行国录》：「崇兴寺，明天顺四年敕建。」《大兴张志》：「寺在粉房刘家。」《〔日下〕旧闻考》：「响鼓庙北距崇兴寺数十武，踞高阜，前后神宇各三楹，纵横不逾半亩，僧云庙旧制如此。有万历癸未铁磬一。」《顺天府志》：「案：寺今尚存，比丘尼居之。」

〔六〕《顺天府志》：「潘家河沿西有弥陀庵、晋阳庵，旧供古铜大士像于此，后移眼药庵。有怀庆、吉安、黄陂、馀姚诸会馆。旧有江南、江西、齐鲁、渭南、馀姚会馆，今废。又晋阳庵在潘家河沿南口，建置失考。旧传有古铜大士像，高三尺余，下有款识云：「唐贞观十四年尉迟敬德监造。」黎秘书民表隶书「古佛庵」三字极工，后移置稽山会馆。今浙绍乡祠西偏眼药庵，庵内有〔铜〕像，无字，③似非晋阳庵旧物。内有碑，嘉靖五年立。南口外为南横街，稍西有圆通观，横街中间有千佛寺。」《顺天府志》：「案：明时曾引凉水河入城，径虎坊桥以达于下洼，疑此并河之地也。」《钱辛楣年谱》：「乾隆十七年秋，移寓潘家河沿，仍与褚鹤侣同居。次年〔褚〕〔偕〕鹤侣及吴彩〔杉〕亭习算术，④得宣城梅氏书读之，寝食几废。」《复初斋集》：「壬辰九月，移居潘家河沿，置所刻苏题英德南山、米题药洲二石于斋壁，邀同人作苏米斋诗。」《崇百药斋文集·移寓弥陀庵诗》自注：「院中有古槐二株，数百年物也。」《都市丛考》：「晋阳寺在宣武门外潘家河沿，尼庵也。」按：俞理初《癸巳存稿》云，「尝于潘家河沿晋阳庵看客，

遇一人极訾庵名，言京城庵何得言晋阳庵，亿古事有一切比。刘肃《大唐世说新语》云：「薛良嗣为荆州长史，荆州旧有河东寺，后梁萧詧为其兄河东王造。良嗣见而惊曰，此江汉之间，与河东有何关涉？遂奏改之。良嗣寡学，深为人所笑，欲引以为对，再思之而止。理初此条为晋阳寺辨谤，可为侈口谈古今者戒。」俞荫甫樾《春在堂随笔》：「余丙戌入都，寓潘家河沿，庭中有花盛开，浅红淡白，色颇娇艳。余初不识，问花农曰，此鸾枝花也，子原则云，鸾枝花深红，今色浅非是，乃榆叶梅耳。」

校勘记：

① 至姜詹园以诸生人直史馆　《顺天府志》卷一四引《曝书亭集》云：「至姜湛园以诸生入直史馆」。据补。
② 又同馆寓宣武门南约二十人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云：「又同馆寓宣武门南约二十余人」。据补。
③ 庵内有像无字　《顺天府志》卷一六「晋阳庵」条云：「庵内有铜像，无字」。据补。
④ 吴彩亭　「彩」应作「杉」。《京师坊巷志稿》卷下引《钱辛楣年谱》作「吴杉亭」。据改。

自潘家胡同而南曰黑窑厂，[一]有三圣庵。其旁小胡同曰德明沟，《顺天府志》作黑阴沟，[二]曰糖房胡同，曰后营胡同。稍西曰四平园，[三]曰椅子圈，曰南堂子胡同，[四]有板井高庙。自是而南有三门阁，有关帝庙。稍东有劈炉庵，再南曰窑台，[五]西有大慈悲庵，今无考。[六]又西有火神庙。再西有龙泉寺，[七]龙泉孤儿院在焉。其左近有风氏园、[八]刺梅园、[九]多氏园，[十]今俱无考。南有龙爪槐。[十一]又南有陶然亭，[十二]有花神庙，有香冢，[十三]有醉郭墓。

「十四」东为哪吒庙，为黑龙潭，「十五」东达于先农坛后身，南达于右安门东 城根。

注：

「一」《日下旧闻考》：「黑窑厂为明代制造砖瓦之地。康熙三十三年奉旨，交窑户备办，此厂遂废。其地坡陇高下，蒲渚参差，都人士登眺者往往而集焉。」

「二」《顺天府志》：「黑阴沟东有三圣庵，迤南有火神庙。又南里许曰黑窑厂。「其东半里许曰黑龙潭」，①旧为祷雨之地，有龙王亭，今圮。西南里许曰陶然亭。」

「三」《顺天府志》：「四屏园，屏俗讹平。」《藤阴杂记·毛西河四屏园送吴郎中归里赋诗》：「园在横街口，荒冢累然。」

「四」《顺天府志》：「南堂子胡同有法华寺。迤南曰板井，东有关帝庙，明刹也。又南半里许曰东珠营、西珠营，有龙泉寺、「龙树寺」，②西有太清观，明万历间建，今重修。」

「五」《宸垣识略》：「黑窑厂今废。窑上建真武殿三楹，翼以小屋，道人居之。路口有灵官阁，坡径迂回，盘折而上，「可以眺远」，③名曰窑台。夏间搭凉蓬，设茶具。重阳后，苇花摇白，一望弥漫，可称秋雪。沈德潜有登高诗。」《藤阴杂记》：「黑窑厂登高诗充栋，「不过写景」。④惟渔洋四律，苍凉沈郁。龚芝麓花朝谶集，又招汪苕文、王阮亭、李湘北、陈其年饯董玉虬，以秦州杂诗分韵。《徐儋园集》有《陈说岩太宰招同竹垞、西溟黑窑厂最高处燕集诗》：张幄以御风，重毡覆青油。芳茵藉促坐，曲几罗庶羞。似支搭帐虚，未有亭阁。」《顺天府志》：「《觉生诗钞》，《春日瑶台看雪诗》，又有《雪后登瑶台诗》，改窑为瑶。」

〔六〕《顺天府志》：「慈悲庵，古刹也，在黑窑厂西，陶然亭东偏。庵有康熙二年侍读北平田种玉撰重修碑。碑作观音庵，谓创于元，沿于明，则招提胜境由来旧矣。壁间有康熙乙亥江藻《陶然吟》石刻，则曰慈悲，似一庵而二名也。其院内有辽石幢一，辽寿昌五年慈智大德师佛顶尊胜大悲陀罗尼幢并记。又其庭前有金石幢一，金天会九年造，四面各镂佛像，其三隅刻咒文，亦陀罗尼幢也。」《顺天时报丛谈》：「窑台附近一片荒塘，四围芦苇，清光绪间言此处有妖出现，遂空巷往观。芦苇尽为好事者拔去。芦苇为窑台庙中僧人种植，经此蹂躏，窑台和尚遂成贫乏，现在该处寺已无考，台上仅有大殿三间，夏间卖茶，夏日凉者多往就焉。」按，《天咫偶闻》：「先农坛之西，野水弥漫，荻花萧瑟，四时一致，如在江湖，过之者辄生遐思。光绪甲午四月，忽相惊水中有物，声如牛而不见其形，民庶骇然。讹言日起，逐日往观者近万人，大京兆出示禁之不止。」此即《顺天时报》所云光绪间有妖出现之说。民国初元，怪声又作，当事者拔除芦苇，戽去潭水，得一大鸟，怪声盖自鸟出。于是讹言乃息，鸟陈列于农事试验场，名之曰大老妖，予曾见之。

〔七〕《顺天府志》：「龙泉寺在黑窑厂西，本旧刹。明成化间僧智林重建，旧为缁流挂锡之地。有明碑一，谢一夔撰。碑云：「出正阳门，南行五里许，有故寺曰龙泉，岁久倾废，无遗构，其地已为编氓所有。正统八年秋，大兴隆寺僧万松游锡于是，见地位亢爽，山水秀拱，喟然叹曰：是不可以作金刹而妥佛灵耶？询之邻叟，知为龙泉故址。遂诛茅结庵于其地之隙，慨然以兴复为己任，即赎回其地基，聚材鸠工，先作正殿，次祖师、伽蓝殿，又次之山门、廊庑、方丈、僧舍与夫庖庾之所，钟鼓之悬，像位之列，莫不次第毕具。而土木藻绘，焕然一新。事闻，诏复锡以旧额。

万松以是役不可不书，以垂久远，乃具事之颠末，谒予文记之。万松法名智林，凤阳之定远人。成化九年，岁次癸巳五月立石」。康熙二十四年重修，王熙撰碑记。碑云：「京城之西南隅，有寺曰龙泉。地势平旷，每风月晴霁，望西山诸峰，苍翠郁然，诚廛市纷嚣之所不至，而幽人禅客之居也。其地去余家二里而近，乐其幽寂，暇时辄往焉。当日中分卫，庠序穆然。薄暮诵禅。钟声［鱼］互答，⑤若不知身之在城市者。其住持者为无生禅师，名修证，山西陵川人。康熙乙丑十月，传贤首慈恩二宗第二十八代住持河东海霖立。」寺旧有二巨鼓，王文靖所置。又寺西偏有太清观，已颓敝。光绪初重修，观内百善堂为北城收养贫民之所。」《沧趣楼诗》有《同颖生龙泉庵坐月诗》。宗子威《题龙泉寺检书图诗》：「阅尽前朝几夕阳，萧疏榆荫尚禅房。寺有古榆清耀披骨相图见，篱笠棕鞋老侍郎（余于番禺总长所见星海侍郎遗像）。白皮松老色斓斑，我亦抠衣一往还。谁似题名新卷子，慈仁寺里拜昆山（方君惟一曾影印公祭亭林先生题名册）。照人古道足千秋，短榻支灯费校雠。毕竟定文身后事，平生师友又山邱。遗书爱好见仪征，炯炯幽光照佛灯。寂寞空堂人去后，独留真本付山僧。」又有《题龙泉寺听琴图诗》：「四明狂客乐陶陶，此是诗豪与酒豪。醉泼葡萄三百斛，笔端来往有松涛。禅关深处掩苍冥，四座无言手不停。此地已超尘外劫，窥门尽许蔡邕听。一自成连去不回，人间何处着琴台。龙池记得春如海，曾引游鱼接浪来（北海春禊曾听逸梅上人鼓琴）。」《顺天时报丛谈》：「黑窑厂之西有龙泉寺，寺为元代古刹，经明万历间改建，清时重修，益形扩大，遂为缁流挂锡之所，素称八大长住之一，为北京有名之大寺。清末该寺住持僧觉先，因北京孤贫子弟失教育者甚多，发愿设立慈善处所，以教养此项孤儿。因向各方筹集款项，在该寺设立孤儿院，现已十余年矣。成绩颇有可称。每年秋季，往往举行纪念会，售票筹款，是以该项慈善事

业，得以永久继续。其教养工艺如何，姑不赘述，但北京成立之慈善教育机关，当以此为先导也。」

按：龙泉寺今尚完好，壁嵌梁山舟先生九十一岁所书金刚经石刻，尤为宝贵。

〔八〕《茶余客话》：「封氏园，一作风氏，与龙泉寺相近。」《杨万江集》：「有丙戌夏陪宋商邱过龙泉寺观风氏园古松之作。」《藤阴杂记》：「风氏园古松，见于诸家题咏，宋牧仲偕诸名辈倡和诗皆长篇，王楼村、宫友鹿尤擅场，后高文良其倬赋长歌：「浓阴数亩自周遮，横列十人容坐语」。至雍正时，鲍西冈有《悼松诗》，已无存矣。」《缪湘芷沅集》：「风氏园旁数武，有武家窑，⑧与黑龙潭相对，水木清华，渚溆环互，风日澄霁，宛似江南。李总宪楠将于此移筑广陵馆，仙去不果。丙戌重过，赋五古一章。今黑龙潭左右，一望黄沙，夏秋茭芦丛薄，谁复知有风氏园者？」《宸垣识略》：「封氏园有古松，相传金元时物。查慎行有《过园饮矮松下诗》。」《骨董琐记》：「风氏园古松，形如偃龙，高不过丈余，阴可荫广筵五六。自明之中叶后，屡见名人题咏，言其地为黑窑厂，登高归途所必经，度当在龙泉寺之东，与龙爪槐相去不远。雍正二年壬寅秋七月，暑甚，松凋落无余，干亦离地，为人供薪樵矣。」

〔九〕《藤阴杂记》：「城南刺梅园，士大夫休沐余暇，往往携壶榼，班坐古松树下，觞咏间作。谭舍人吉璁佐郡延安，同官于此祖饯，联句五十韵，高太常层云绘以为图。朱竹垞《同何侍御元英饮松下诗》：「禁烟高柳遍龙潭，未得同游祗自惭。」又《刺梅园饯陆进诗》：「刺梅园里青松树，笑我重来竟白头。」」《孙松坪致弥诗》：「好觅南邻朱检讨，典衣还醉刺梅园。」」《顺天府志》：「曹贞吉《游黑龙潭还过刺梅园诗》：「刺梅花未发，有约故人来。落叶纷如梦，松风对举杯。」园当在黑龙潭北，今悉为苇场。其旁又有祖园。陈维崧诗：「谁割龙潭景，添成物外

游。」徐乾学《饮禊祖园诗》：「旧遊农坛西，紫阁郁连畛。」《宸垣识略》谓为左都御史祝氏别业。考《西河诗话》祝家园在安定关西，关左祝御史别业，梁清标《桂枝香词》所谓赏心乐事祝家园里也。祖祝音近，方言固易混淆，然准诸地望，参以旧闻，吴氏之言，殊未足据。又：右安门外亦有祖园。」

[十] 胡承琪《求是斋诗集·偕同人游城南多氏园林诗》。案：多氏园今亦无考。

[十一] 《茶余客话》：「城南旧有龙爪槐，僧言三百年物。前辈集中不多见，徐电发《钒菊庄词话·白门纪伯紫》云：壬子季夏与合肥龚宗伯、山阳陈阶六、黄门台孙同饮爪槐下，填词。此地在国初亦名流屐齿所常到也。」《桃花圣解庵日记》：「同治十三年九月九日，遊南下洼诸寺，先入龙树院，游人甚盛，无复坐处，裴回花竹间，观鱼而出。步诣龙泉寺门外，贵官车骑填咽，遂却回入山西人所造高庙，有亭翼然，金碧晃耀。又有阁道横跨蹊间，设级偃桥，环堵如堞，南北倚眺，高下旷列，夕阳在山，野色无际，青林黄苇间以塔寺。其南有敞轩，绕以修阑一带，可以列坐，为少年数人所占，不得流连喻赏，可惜也。又有游女四、五人来，遂出。又入一寺，亦名高庙，山门耸峙，石径曲抱，而殿庑迫窄，无可憩息。欲游隔巷观音院，以日已暮，回车。」又《光绪二年重五日游龙树寺记》：「宣武城[门]之南，⑦地形偏下，潢水所积，芦苇丛生，冢肆沓鳞，刹宇结间，绋挽之地，乃为观游钟鱼之场，遂萃壶勺。龙树寺者，本观音寺之下院也。道光初年，有浙西僧增葺寮庑，补栽花竹，以寺有古槐，蟠屈倒垂，枝干阿互，角距四乡，鳞鬣髴披，因易兴诚之名，为龙树之额。面南开轩，野色万顷。春荄发叶，则波浪浮睉，秋荔作花，则缟罽散雪。颜曰蒹葭簃，一寺之胜概也。小茌大苇，雅训堪征。初葭秀蒹，称名各异。要以流连光景，延

寄啸歌。爱雏绿之上帘，雨痕可染；比鹭横之编径，月色都通。不必辨毛许之误文，究孙郭之同异。其东为楼三楹，绕以丛竹，可以栖止畸士，仿偎隐居。西为危楼一间，方广二仞，窗虚四敞，帘垂一重，西山缭青，凭槛可数。朱右臣侍郎眉之曰翰山楼，游息宜于高明，佳境副其题目矣。岁在桃除，月逢夏五，蒲荚汎酒，榴火凝庭，小设羹饱，相邀裙屐，与胡匡伯比部东西分酿，南北夹厨，约恩施樊子云门、黄岩王子弢甫、会稽陶子仲彝孝貌兄弟饮于寓斋。小户易酣，佳兴未已，遂同车入寺，憩于斯楼，轻荫匝檐，凉风在幌，佳茗数瀹，清谈不疲，蝴蝶自飞，芳草无碍，语笑出于天半，鸦鹊望其下风。游女钗符，低飐于花雨；市人角黍，高堆于绿阴。有节物之娱，极婆娑之乐焉。至于南揽江亭，西带崇效，红墙近映，翠幕遥开，挹危蝶之浮云，数平林之过鸟，暮景曈暧，归骑缤纷。逝阴促于驶波，盍戬难于上第。古人不作，将续乎夜游；来者如斯，莫忘夫今乐。缀以短制，首唱八言，和而赓之，是存五子。」《骨董琐记》：「龙树寺本唐兴诚寺。龙爪槐，嘉庆中补植，其废亦久。南皮张文襄之洞尝补种二株，招名流觞咏其下，今即其地为祠，以祀文襄。」《天咫偶闻》：「野凫潭，在先农坛西。积水涨然，与东城鱼藻池等。其北为龙泉寺，又称龙树院。有龙爪槐一株，院以此名，久枯，僧人补种一小株。院有二楼，东楼为满洲高士炳半耋所筑。炳故家子，以不治生而中落，亦不复仕进。筑此楼居之，贫至不能晨炊。日惟作书评画，相访者多不接纳。有音闻远、图牧山之风，亦近代一畸人也。吾友毓赞臣俊曾葬山左诗人王公玉于寺后，种杏花十余株。张淑宪篆书「山左诗人王公玉之墓」。刻石竖墓前，赞臣为作铭刻于后，又近代一畸事也。」周沈观《游龙树寺诗》序云：「同樊山竹勿寻龙树寺不得，遂过龙泉寺小憩。既苾芻上人导往龙树，则楼宇荡然，惟双槐杂立榛莽中。相与徘徊嗟叹而已。樊山感而成咏，予亦继作。原

注，张文襄公于龙树寺出钱筑屋，名蒹葭簃」。《畏庐文集·送胡瘦堂侍御归庐山》序：「光绪戊申，侍御史湘潭赵公芷荪以直谏斥归，同人集送于龙树院。」《匏庐诗存》有《闻晦若得谥文和诗》注：「龙爪槐故址，新祀张文襄画像，君奉命赴西欧考察宪政时，尝寓此治装。」《福雅堂诗钞注》：「宝竹坡侍郎在日，谳游之地龙树院，即俗称龙爪槐。道光时，月泉上人购为松筠庵下院，余拟拓东院为师筑诗龛。」吴董卿用威《蒹葭里馆诗》有《同葆之鹤亭过龙树院适抱冰堂新构落成诗》。《壬癸诗存》有《游龙树寺张文襄祠诗注》：「昔张文襄、潘文勤官京师时，觞名流于兹寺，非学有专长者不与斯选。两公函商座客去取，至往复十数次，今遗札犹存寺中。」按：龙爪槐有看山楼，系文悌罢官时所居。同官饯送于此。文悌即光绪戊戌以御史反对新政者。今楼已圮。

[十二]《顺天府志》：「陶然亭，康熙三十四年工部郎中监督厂事江藻建。亭坐对西山，莲花亭亭，阴晴万态。亭之下菰蒲十顷，新水浅绿，凉风拂之，坐卧皆爽，软红尘中清凉世界也。」《柘坡居士集》：「陶然亭，康熙乙亥江郎中藻所建，取白居易「更待菊黄家酿熟，共君一醉一陶然」。」《藤阴杂记》：「陶然亭又名江亭，有记勒石，百余年来，遂为城南觞咏之地。春秋佳日，宴会无虚，亭前廊以轩槛，可容小部。名家集中多有登览之作。查他山诗：「望远村东缓辔游，忽从饮马得清流。」自注：余寓城南道院，在望远村，去亭二里。近人诗以曹习庵仁虎「穿荻小车疑坐艇，出林高阁当登山」为绝唱。」《东洲草堂集》自注：「旧亭有王孟津书大字匾。」《顺天府志》：「案：亭在观音庵西偏，壁嵌江藻《陶然吟》，其序称，京东南隅有慈慧［悲］庵。」⑧又《大兴张志》：「观音堂在珠营，汤右曾有《秋日登大悲庵后亭诗》，皆即今观音庵也。庵有辽寿昌中慈智大师石幢，称兹地为京东，证以长生观之在丰宜关，智泉寺之在子城东门

外，悯忠寺之门临康衢，地望悉合。旧城东南遗址，约略可知矣。」宋芸子《旧京闲话》：「北平谓重九为「九月九」，旧京习俗，每届重阳，都人士提壶携榼，出郭登高，南则陶然亭、龙爪槐，北则古蓟门（在德胜门外，俗呼为土城），远则西山八大刹，赋诗饮酒，烤羊分糕。深秋景物，北地风光，以此为最矣。重阳食品，有花糕，即古之重阳糕。有两种：其一以糖面为之，中夹细果，乃花糕之美者也；其一则蒸饼之上，星星然缀以枣实，乃花糕之次者也。每届重阳，市肆预制供用，逾期则弗售矣。酒品则以良乡酒配糟蟹，或鸭儿广梨食之，最为清爽甘美。良乡酒本产于良乡，近北平亦能造之，其味清醇，饮之舒畅，但畏热，不能过夏耳。鸭儿广梨，形如木瓜，色如鸭黄，广者即黄之音转，平市应序之物也。」《天咫偶闻》：「陶然亭在潭之南，又名江亭，江郎中藻所建，自来题咏众矣。宣南士夫宴游屡集，宇内无不知有此亭者。其荒率之致，外城不及万柳堂；渺渺之势，内城不及积水潭。徒以地近宣南，举趾可及，故吟啸遂多耳。」《匏庐诗存》有《上巳后十日玉甫复集同人陶然亭为展禊之会诗》。

〔十三〕　《骨董琐记》：「陶然亭后香冢，或云为倬曲妓蒨云者，予读《越缦堂日记》，乃知丹阳张春陔御史盛藻所作。张光绪初，官温州知府。」《天咫偶闻》：「窑台在陶然亭之东，有香冢及鹦鹉冢。相传香冢为张春陔侍御瘗文稿处，鹦鹉冢则谏草也。《香冢铭》云：「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竭。竭一缕烟痕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又诗云：「萧骚风雨可怜生，香梦迷离绿满汀。落尽夭桃又秾李，不堪重读瘗花铭。」《鹦鹉冢铭云》：「文兮祸所伏，慧兮祸所生。呜呼！作赋伤正平。」」《燕京访古录》：「江亭东北为土邱，有小屋三楹，绕以短垣，相传即花仙祠也。南有小石碣二方，出土二尺，各相距仅尺

余。其一题曰鹦鹉冢，作汉隶文，阴有短文，略云：「鹦鹉粤产，慧然如白雪，甚明慧，为狸奴所规。」文后有铭（铭词见前）」。《万柳堂笔记》云：『嘉庆间，怀宁邓完白，携一鹤一鹦来粤，未几鹦死，完白为谋葬地，张文泉一日觞完白于亭，为言有鹦鹉冢在其间，今不存矣，曷不以鹦鹉瘗诸此，随成旧事。完白欣然，拟树短碣镌字记之，未果。今之铭，或为后人补刻者欤。然读其铭，又似怀才不遇而遭时忌者。或又曰张春陔给谏，言事罢官，瘗其谏稿，托鹦鹉以寄其慨焉。昔人有谱《鹦鹉恨传奇》，二十四出，以传其事。曩读某公诗云：「花仙祠畔吊孤坟，为感当年谏草焚。黄土埋愁人去后，伤心慧鸟悔能言。」词婉意讽，弥可玩味。』按：香冢之说，聚讼纷纷，莫衷一是。近有某报又录窈娘墓一则，其说尤新。略云：平中城南，陶然亭侧有香冢一，名流题咏，锦簇云攒，有谓为豸艳者，有谓为葬花者，因旁有鹦鹉冢，遂借以为名，不知皆镜花幻影，未为香灵之知己。是冢，乃窈娘墓也。窈娘李姓，楚产，诞于襄陵之张缵村，性慧，生而能言，能记前生事，母禁之，默不敢言。年渐长，时自喃喃曰：六儿，六儿，再生缘何日了耶！会村人赛社神，演徐柳庭所撰《雨花台传奇》，时窈娘年已十四矣，往观之，座右一媪，频注视窈，窈亦有所感触，无何剧散窈归，媪尾之，窈因询媪姓氏，媪言刘姓，又谓窈娘曰：老身有女名六娘，许于□于徐氏子名昆者，未嫁而卒，汝绝肖吾女六娘，故不觉偕行也。言毕，泣数行下。窈亦不胜戚者，遂肃媪入室。窈娘将原委语诸母。母问媪曰：犹有他异否？媪曰：吾女病沉时，徐生母亲往视之，吾女谓徐母曰：姑须收儿骸骨，来世必再奉姑。及卒，徐氏瘗吾女于莲花沟上。窈母闻之，亦将窈所说之前生事述诸刘，遂约为姻眷焉。一日媪执窈手曰：儿畴昔所观雨花台剧，知出谁氏手笔欤？乃是儿前生婿徐郎也。伊虽授室，幸非患石尤风者，必了儿再生缘。遂托郝姓为冰人，窈归徐氏焉。徐妇

高氏，爱窈甚，以姊妹班之。清明扫墓，适过莲花沟六娘墓，窈娘泣曰：此我前身宅也。后徐宦游京师，窈娘亦从。乾隆壬辰七月，窈婴疾，泣谓徐曰：不能久侍郎矣，奈何？徐讶之曰：卿偶感微恙，何出此不祥语？窈曰：妾记冥中临遣时，袖纳竹籤二十余支，俪者九，恐鸳鸯簿上只定此数耳。逾数日果逝。窈十五归徐，逝年二十有四，计之非九年而何。徐瘗之于城南陶然亭畔，倩曹云澜为之作墓图。徐叙小引曰：绘李树何，姬氏也，依于柳何，柳余号也。遍地落花，红颜薄命也。合竹数竿，冥遣夙兆也。嗟乎！航情海于三生，寄涛笺之一片。图中人，图中人，令我摩挲于笔花墨浪间，仍想像于碧云青海外乎。后好事者踵而增饰之，使香风雅韵，流飏百余年。抵今犹未艾也。云云。录以备考。

〔十四〕《畏庐文集》：「辛丑之冬，联军出京师，有扶醉行歌于市者，则京西郭先生云五也。先生名瑞，产莠于义和团，愤时政隳坠，人心谬戾，则一寄于酒。悉团匪之所以废乱京畿者，编为歌曲，沿道演唱。听者若堵墙，称之曰醉郭。御史遣骑斥去之，先生行歌如故。然听者亦稍稍知团之但能作贼，非果于灭洋也。吴县彭君翼仲伟先生所为，授以通俗之文，俾迪顽蠢。先生得之甚喜，讲益力，声益肆，醉益甚，彭君既以事遣戍，先生哭送之良乡，因而大困，则就养于贫民院。然匪日不颂彭君也，迨彭君归，而先生疾病，语彭君曰：「吾患略间，行归矣」。是夕，先生卒，年六十有九。彭君醵资葬之于此。呜呼！因匪乱而有今日，而乱乃滋炽，果先生在者，歌哭不且更甚耶。」

〔十五〕《顺天府志》：「黑龙潭，康熙中为讌游之地。徐倬园《玉横云集》俱有诗。胡南药《九日集潭诗》：「北望云霞双门迥，西来紫翠万峰攒。」张匠门大受游黑龙潭，地为新城尚书

游谳处赋诗」。《顺天时报丛谈》：「黑龙潭，在先农坛西，原为旧时祈雨之所。潭边有龙王亭，极形清寂，现已蔓草荒烟，斜阳流水，潭之云何，祇一片蒹葭耳。」按：都中所称为黑龙潭者有三：一在城西之眉山；一在房山县；一在黑窑厂，即上述者是也。

校勘记：

① 据《京师坊巷志稿》卷下「黑阴沟」条云，在「旧为祷雨之地」之前应补「其东半里许曰黑龙潭」句。

② 南堂子胡同……有龙泉寺 据《京师坊巷志稿》卷下「南堂子胡同」条云：「有龙泉寺、龙树寺」。本段注［十一］亦曰有「龙树寺」。

③ ……有灵官阁，坡径迂回，盘折而上，名曰窑台 《宸垣识略》载：「……有灵官阁，坡径迂回，盘折而上，可以眺远，名曰窑台」。据补。

④ 黑窑厂登高诗充栋 《藤阴杂记》卷十原作：「黑窑厂登高诗充栋，不过写景」。据补。

⑤ 钟声互答 「声」应作「鱼」，即「钟鱼互答」。据《日下旧闻考》卷六一引《谢一夔重建龙泉寺碑略》改。

⑥ 武家窑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南堂子胡同」条云「武家窟」。录此备查考。

⑦ 宣武城之南 疑「城」作「门」，即「宣武门之南」。

⑧ 慈悲庵 「慧」应作「悲」。据《顺天府志》卷一四改。

本书引用书目

《元史》　王祎、宋濂等修
《元史·祭祀志》
《明史》　张廷玉等修
《明会典》　张居正等修
《明兵例》
《明一统志》　李贤等修
《明宫史》　「刘若愚辑著」　吕毖编次①
《明成祖实录》
《明宣宗实录》
《明世宗实录》
《明英宗实录》
《一统志》
《皇朝通典》
《皇朝文献通考》

《会典》

《大清会典事例》

《顺天府志》　周家楣等修

《国朝宫史》

《八旗通志》

《畿辅通志》　唐执玉等修

《万历沈志》　沈应文等修

《宛平王志》　王养源〔濂〕修②

《日下旧闻考》

以上官书

《松漠纪闻》　洪　皓

以上宋代书籍

《湛然居士集》　耶律楚材

《中堂事纪》　王　恽

《说学集》　危　素

《道园学古录》　虞　集

《燕石集》　宋　褧

《蜕庵集》　张　翥

《丹墀独对》 吴黼
《析津志》 熊梦祥

以上元代书籍

《槎翁集》 刘崧
《典汇》 徐学聚
《客窗偶谈》 陈償
《少室山房笔丛》 胡应麟
《翰林记》 黄佐
《两朝从信录》 沈国元
《七修类稿》 郎瑛
《霏雪录》 刘绩
《懿书》 蒋德璟
《冷然志》 徐善
《两京求旧录》 朱茂曙
《真珠船》 胡侍
《水东日记》 叶盛
《世庙识余录》 徐学谟
《耳谈》 王同轨

《颂天胪笔》 金日升
《帝京景物略》 刘侗、[于奕正]③
《彭惠安集》 彭韶
《大政记》 雷礼
《野获编》 沈德符
《雪庐焚余稿》 赵维寰
《酌中志》 刘若愚
《明水轩日记》 高太素
《明工部志》 朱长芳
《涌幢小品》 朱国桢
《苍霞草》 叶向高
《谷城山房笔尘》 于慎行
《蓟邱杂钞》 王嘉谟
《桂州集》 夏言
《典故纪闻》 余继登
《刘忠愍集》 刘球
《詹事府题名纪略》 黄锦
《长安客话》 蒋一葵

《燕都游览志》 孙国权〔敉〕④

《芜史》 刘若愚

《宛署杂记》 沈 滂〔榜〕⑤

《戒庵漫笔》 李 诩

《双槐岁钞》 黄 瑜

《甲申传信录》 钱士轵

《词林典故》 张 位

《艺苑卮言》 王士祯

《居易录》 王士祯

《马氏日钞》 马 愈

《三垣笔记》 李 清

《三朝野纪》 李逊之

《甲申小纪》 无名氏

《匏翁家藏集》 吴 宽

《昭忠录》

《篁墩集》 程敏政

《行国录》 沈 进

以上明代书籍

《绥寇纪略》 吴伟业
《天下郡国利病书》 顾炎武
《玉堂荟记》 杨士骢
《青箱堂集》 王崇简
《畿辅人物集〔志〕》 孙承泽⑥
《春明梦余录》 孙承泽
《燕北杂记》 武　珪⑦
《檐曝杂记》 赵　翼
《瀛洲道古录》 朱彝尊
《陔余丛考》 赵　翼
《读史方舆纪要》 顾祖禹
《日下旧闻》 朱彝尊
《北京岁华记》 陆启浤⑧
《客燕杂记》 陆启浤⑨
《识小录》 朱茂曜
《朔记》 沈皞日
《璅谈》 高位重
《京畿金石考》 孙星衍

《藤阴杂记》 戴璐
《人海记》 查慎行
《寄园寄所寄》 赵吉士
《礼部遗稿》 黄富民
《青门旅稿》 邵长蘅
《卷施阁集》 洪亮吉
《怀清堂集》 汤右曾
《西教入中国考》 毛奇龄
《西河诗话》 毛奇龄
《彭文敏自订年谱》
《雷塘庵主弟子记》张鉴等
《金陵对泣录》 谈孺木
《改虫斋杂疏》 高層云
《帝京岁时纪胜》 潘荣升
《今白华堂诗钞》 童槐
《忠贤轶纪》 徐懋贤
《躬耻斋诗钞》 宋稷辰
《寂园杂记》 陆容⑩

《茶余客话》 阮葵生
《甲乙汇略》 许重熙
《子朔集》 陈 仪
《露 书》 姚 旅
《都门杂记》
《都门纪略》
《瓶庐诗稿》 翁同龢
《析津日记》 周 筼
《坊巷胡同集》 张 爵[11]
《金鳌退食笔记》 高士奇
《西陂类稿》 宋 荦
《揅经室集》 阮 元
《天间阁集》 李长祥
《宸垣识略》 吴长元
《彤史拾遗》 毛奇龄
《池北偶谈》 王士祯
《香祖笔记》 王士祯
《道古堂集》 杭世骏

《太乙舟诗》 陈用光
《阅微草堂笔记》 纪昀
《渌水亭杂记》 纳兰成德
《郎潜纪闻》 陈康祺
《颐道堂诗集》 陈文述
《查浦辑闻》 查嗣瑮
《存素堂文集》 法式善
《查浦诗钞》 查嗣瑮
《查氏烈女记》
《啸亭杂录》 昭梿
《复初斋集》 翁方纲
《癸巳存稿》 俞正燮
《京尘杂录》 杨掌生
《桃花圣解庵日记》李慈铭
《翁文恭日记》 翁同龢
《广雅堂诗》 张之洞
《香雪巢诗钞》 徐兆丰
《天咫偶闻》 震钧

《匏庐诗存》 郭曾炘
《畏庐文集》 林纾
《黎阁诗存》 柯劭忞
《有正味斋日记》 吴锡麒
《灵岩山人集》 毕沅
《敬业堂集》 查慎行
《小眠斋稿》 汪沅
《小重山房集》 张祥河
《笏山诗集》 申甫
《潜研堂集》 钱大昕
《箕城杂缀》 程迓亭
《愚山集》 施闰章
《邃雅堂集》 姚文田
《缦𬱖亭集》 祁寯藻
《越缦堂日记》 李慈铭
《鲒埼亭集》 全祖望
《曝书亭集》 朱彝尊
《酒人集》 查慎行

《箣庵集》 吴淯鹏
《觉生诗钞》 鲍桂星
《謏闻续笔》 张怡
《定山堂集》 龚鼎孳
《太鹤山人集》 端木国瑚
《东洲草堂集》 何绍基
《排闷录》 陆世楷
《三松堂集》 潘奕儁
《渊雅堂集》 王芑孙
《素修堂诗集》 吴蔚光
《习苦斋集》 戴熙
《衎石斋集》 钱仪吉
《直庐集》 查慎行
《忠雅堂诗钞》 蒋士铨

以上清代书籍

《壬癸诗存》 孙雄
《荃督予斋诗》 邓璐
《三海见闻志》 李景铭

《京尘杂缀》 瞿宣颖
《骨董琐记》 邓之诚
《鞠部丛谈校补》 李宣倜
《李彰九遗稿》 李鸿春
《城西访古记》 振　生
《旧京闲话》 芸　子
《舟车集》 林学衡
《中华地理通志》 林传甲
《若缺居漫载》
《庚子杂记》
《西巡大事本末记》
《都市丛考》 于景枚
《燕京访古录》 张江裁
《故宫考》 故宫博物院
《故宫图说》 故宫博物院
《都门名胜记》 曾经沅

以上时贤书籍

校勘记：

①《明宫史》一书为明刘若愚辑著，吕毖编次。刘若愚原著《酌中志》，共二四卷。吕毖从中选出第十六至二〇卷，改书名为《明宫史》。

② 王养源「源」当作「濂」，即王养濂。

③《帝京景物略》作者应是刘侗、于奕正。

④ 孙国权 「权」当作「敉」。

⑤ 沈榜 榜原误为滂。

⑥《畿辅人物集》，孙承泽著。「集」应作「志」，即《畿辅人物志》。

⑦《燕北杂记》为宋人著作，应为宋代书籍。

⑧⑨《北京岁华记》、《客燕杂记》均为明人著作，应为明代书籍。

⑩⑪《菽园杂记》和《坊巷胡同集》为明人著作，应为明代书籍。

附录　陈宗蕃先生传略

郭久祺

陈宗蕃先生原名同善，后改宗蕃，字舜仲，后改莼衷。一八七九年生，一九五四年去世。

莼老的前辈「世业儒，虽科第不显而不辍弦诵」（《淑园文存·新之府君家传》）。

莼老早失父母，「习于贫困。」（《淑园记》）自幼好读书，但得不到多少书。「八岁读小说家言，渐涉各家笔记。」（《淑园文存·方兆鳌序》，下同）亲戚家有一部《通鉴纲目》，借读数遍。「居延平时，得《十三经注疏》，借读数月而毕。同里王贡南先生设塾，莼衷游其门，始学为古文。后从廖春圃、徐乃秋两先生，皆宿儒，由是学益进。」「马馥村先生好聚时务书，莼衷尽读之。」于是莼老在青年时就接触了「新学」。

莼老少年时期因父亲在福建任职而赴闽，为考试的需要，入福建籍。光绪廿八年（一九〇二），考中举人。甲午战后，陈宝琛在福州创设「东文学堂」。莼老与方兆鳌（策六）、蒲志中（子雅）等同在此校学习。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甲辰科，莼老考中进士，中在第二十几名，殿试合格。任刑部额外主事近两年。

光绪末年，莼老官费留学日本，入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法政、经济，与沈钧儒、林宰平同科，并且常住同屋。

宣统二年（一九一〇），毕业回国，「再来京师，应学部试。同试者，癸卯、甲辰两科翰林、部属

八十余人。」邮传部尚书陈璧（字玉苍）任阅卷大臣，拔莼老之卷置第一名。张之洞认为「部曹不宜在翰林之上，改以江宁（南京）徐璐卷为第一名，把莼老抑置第二名。但陈璧很器重莼老，「特疏调入邮传部，不数月，补主事。」（《方序》）

辛亥革命后，莼老回福州教学。一九一二年下半年返京进审计处，任主计。一九一三年，任第四股主任。一九一四年，审计处升为审计院，莼老被任为审查决算委员会坐办。

一九一六年秋季，徐容光任中国银行总裁，调莼老去银行管文书。一九一七年夏，徐容光辞中国银行总裁职，莼老也辞职。九月，任国务院参事。

一九一九年，钱幹臣、徐容光等创立中华懋业银行，莼老先后任懋业银行北京行经理、总管处常务理事、总文书等职务，直到一九二九年懋业银行歇业为止。

一九三〇年，莼老任卫生局第二科科长。一九三一年，任银行公会秘书。一九三五——一九三七年，任北平市参议员。一九三八——一九四五年，在北京古学院从事讲学和研究工作。

方策六《淑园文存序》说莼老：「人己之界必严，取与之际必慎，人有施于已者，必竭其力称其量以报之。初赴春官试时，家贫甚，徐公乃秋赆金二百佐其行。徐公殁，其弟养之至京。莼衷赍金至养之所，请以归师母。养之辞曰：此事余不知。且即如子言，亦当日之赆也，奚必归？莼衷固以请，乃受。然其时莼衷屡空固如故也。」

《方序》还说：「人之知莼衷者，亦无不曰：莼衷，敦厚笃实君子也。」这是很确切的评价。

宦海浮沉，对于陈莼老并不重要，他一生的主要成就在于著作。他从青年时代就非常热爱祖国，主张革新，同情人民，这些思想在他的著作中常常表现出来。他早年之所以要到日本去研究法政、

经济，即由于他认为这些是救国所必需的。

莼老精通日文，早年曾与程树德、林志烜合译了日本人丰岛直通所著的《刑事诉讼法新论》，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正月印刷，由上海普及书局出版。以后，莼老又自己著了一部《亲属法通论》。

民国初年，莼老又著了一本《古今货币通论》，内容分三章：第一章，「中国古代之货币」，第二章，「中国现行之货币」，第三章，「各国通用之货币」。从书中可以看出，莼老对于古今中外的货币制度是颇有研究的。

莼老的文集，名为《淑园文存》，是一九三七年刊印的。据瞿祖辉为该文集所作的叙中说，莼老「自少习为古文辞。初不自爱惜，未录稿或录稿而散佚者，无虑数百篇，今所存者十一而已。五十而后，始为诗，今积稿亦百数十首。往岁尝以付梓为请，先生谦而弗许。」以后在朋友们「敦促」下，才刊印出来，但仅是文而没有诗。《方序》说：陈易园称赞莼老的古文「纡徐演迤，得欧阳公之神，」方策六自己「睹其所为文，益信易园言为不虚。」瞿兑之序中称赞他的文集「徽徽骊珠，美溢十乘，朗朗麝燮，芳蕴一函。」这些称赞并非溢美。

莼老一生中最有价值的著作，当然是《燕都丛考》。这部书是在一九二七—三五年间逐渐写成和增补的。此书共分三编（三册），在一九三〇—三一年陆续出版，至一九三五年又出版了第一编修订本。第一编包括五章，即沿革、城池、宫殿、苑囿、坛庙，最后附鼓楼钟楼。第二编分七章，第一章为内城总说，以下六章分述内一区至内六区各街市的古迹名胜。第三编分六章，第一章为外城总说，以下五章分述外一区至外五区各街市的古迹名胜，均按照当时的行政区划叙述。但以内外

城城垣为限，未涉及城外。

虽然这是一部未成完璧的著作，但它仍有不少优点，非其它同类书籍所能代替。

此书的结构体裁，颇为特殊。全用文言，每一段先用自己的语言作概括简要的叙述，作为『纲』。下面用小字写下一条条的『注』，注文常为正文的数倍至数十倍，大都是从各种书籍刊物中抄录或节录，一一标明出处。最后往往加上自己的按语或补充材料，也都用小字。三部分互相配合，系统分明，脉络清楚，内容丰富。

此书最大优点之一，是搜集资料的广泛丰富。按书后所附的引用书目，共引用书报二〇五种。其中既有『正史』、『会典』、『九通』等类的官修巨籍，也有方志、私人笔记、诗文集，还有专介绍北京古迹名胜的专书，以及报刊材料等。从时间上看，包括宋、元、明、清、民国各时代的作品，其中有不少种书是今天不易找到的。莼老把这些浩如烟海的资料搜集在一起，条分缕析，眉目清楚，已是很大的功绩。

此书的另一优点，是搜集多种书籍报刊资料的同时，还加上作者自己实地调查了解的情况，一直叙述到落笔之时。

莼老注重实地调查和研究，不轻信，不盲从。对于有争论的问题，经过调查研究，择善而从。不能确定者存疑，不武断。

应该说明，此书关于街巷形势和名称的变化，所以能写得如此详细清楚，原因之一，是得力于蒲志中先生的帮助。蒲志中，字子雅，福建人，当年在福州乌石山东文学校与莼老同学。他从民国初年到解放前不久，任北京（北平）市警察局司法科科长多年，对于北京各街巷非常熟习。莼老著《燕

都丛考》时常向蒲子雅询问，有时还请蒲帮助勘察一些古迹的情况。

《燕都丛考》这部书也不是尽善尽美的，例如其中有一些贬斥起义军的语言，也有些迷信的内容，这些是时代的局限。

遗憾的是，此书由于抄录者的失误，错讹甚多，虽附有勘误表，但未勘出的错误仍多。

莼老还写有《燕都丛考馀话》若干篇，连载于一九三二年《北平晨报》《艺圃》副刊中。

一九四六年，莼老作了一篇很长的骈体文《北平赋》，一九四九年北京解放后，莼老又写了一篇《新北京赋》，献与人民政府，热情歌颂中国共产党和定都北京的伟大胜利。

莼老逝世已三十余年了！他注意研究的北京城，正在欣欣向荣，日新月异！遥想莼老在天之灵，亦当感欣慰！

本文中有不少内容是莼老的哲嗣陈去病老先生回忆的资料，特此表示深深的感谢！